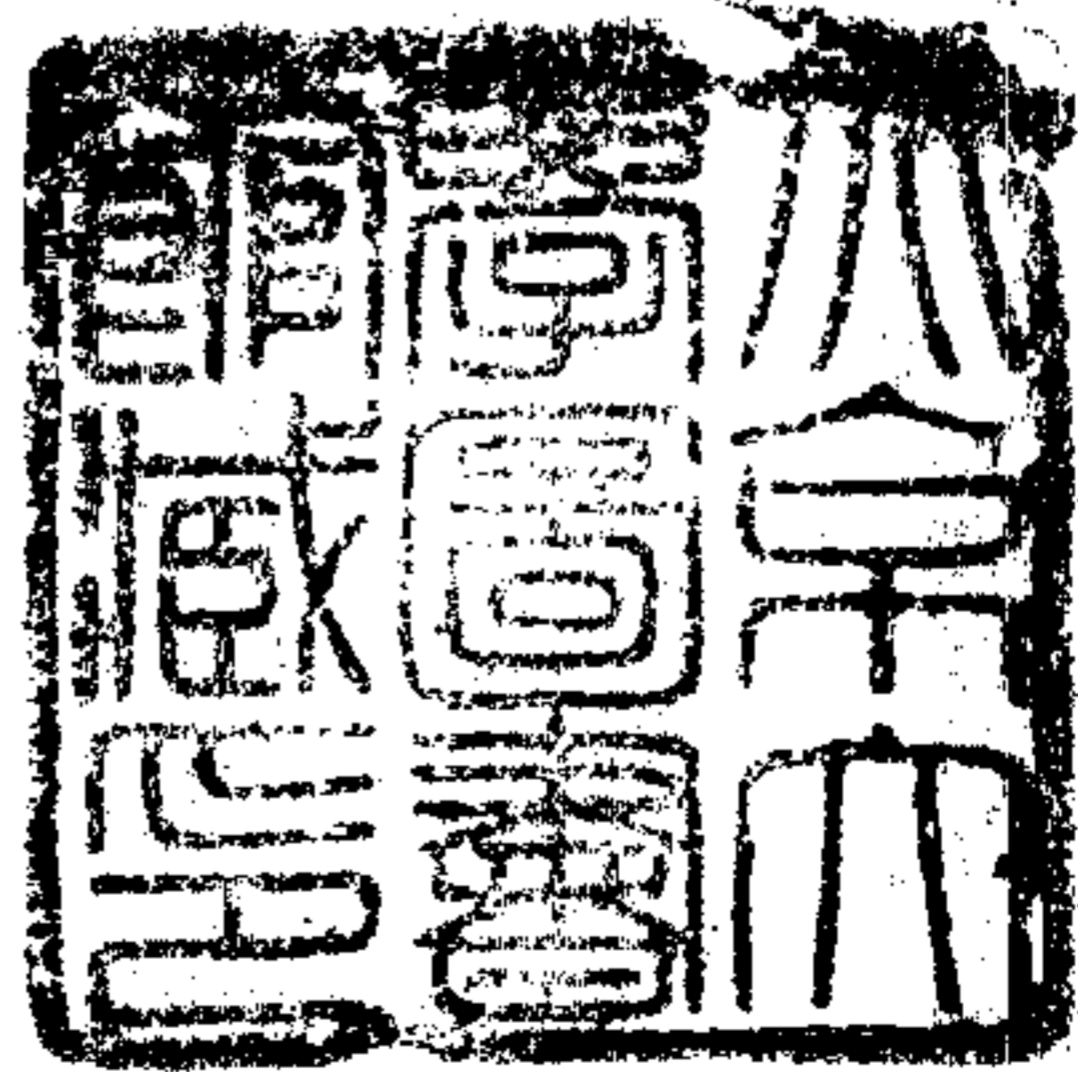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三九·史部·傳記類

國朝先正事略六十卷（卷三十四至卷六十）〔清〕李元度輯……………一

國朝先正事略補編二卷〔清〕李元度輯……………二七一

學案小識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唐鑑撰……………三〇七

2670/09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 經學

平江李元度次高第

顧震滄先生事略 吳鼎 梁錫典

先生順姓名棟高字震滄又字復初江蘇無錫人康熙二十年進士授內閣中書雍正中引見以奏對越次罷職乾隆十五年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明年於所舉中核其名實允字者得四人則先生及陳公澆吳公鼎梁公錫璵也皆旨皆授國子監司業先生以年老不任職辭遂 賜司業銜許其歸會

太后萬壽人京祝嘏 特賜召見 御製七律二章賜之二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十二年

高宗南巡召見 行在 賜祭酒銜并 御書傳經耆碩四字二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一先生所學合宋元明諸儒門運而一之援新安以入金鑰為調停之說著大儒粹語二十八卷又著春秋大事表百三十一篇條理詳明議論精核多發前人所未發毛詩類釋二十一卷采錄舊說發明經義至為謹嚴又尚古真疑二卷四庫書題要謂其多憑臆斷蓋先生窮經之功有以為最書則用力少也乾隆四十八年 詔修國史儒林傳首舉先生名謂如顧棟高輩豈可不為表章館臣遂創儒林傳以先生為始其見承如此吳先生鼎字傳彝金匱人乾隆九年奉入

以薦舉經學授司業擢侍講學士降詔討論所著易傳易傳

二卷十家易象宗說九十五卷袁永徽說元龍在太廟祭郊社等

千家易說以卷李鼎祚重校之後其東莞學案則身及梁錫典

都通漢年也 節亦通曾術深於易 先生錫璵字傳

再山西介休人雍正二年舉人以經學薦 先生授司業吳

先生同食濟說事不為定 先生官祭酒少詹事 旨為所以

易經揆一呈 御覽與吳先生並家及對

高宗面諭曰汝等以經學受舉皆積學所致不似他學

是以用汝等教士又曰躬耕為讀書根本但學經 在躬行實踐汝等能躬行實農方可教人皆經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有 旨吳鼎梁錫璵所著經學著派翰林中書官各

武英殿各繕一部進呈官給筆札原書仍發還其合梁詩止刻

統動董其事稽古之榮海內所希有也

徐位山先生事略

徐先生文靖字位山安徽當塗人雍正元年舉江南鄉試典試者為黃侍郎叔琳試歸語人曰他人但以榜中有狀頭為榮耳吾得三人曰任啟運陳祖范徐文靖其學皆博而醇今世大手筆也乾隆丙辰先生舉博學鴻詞科試未入格十七年復薦經學特授檢討生平考據經史講求實學著周易拾遺十四卷禹貢會箋十二卷山河兩戒考竹書統箋十二卷管城碩記三十卷其言易主程氏而於漢魏之說亦有發明其說禹貢因胡牖明所已言而更推所未至故較雖指益精密惟信山海經竹書紀年太過則好古之僻也管城碩記推原詩禮諸經考及子史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經學三

說部語必求當全謝山嘗服其考據精博

三

說部語必求當全謝山嘗服其考據精博乾隆初張詹事鵬翀嘗以管城碩記山河兩戒考進呈御覽先生老年猶健低頭據案著書不輟年九十餘乃卒

江慎修先生事略 江慎 金榜

江先生永字慎修安徽婺源人少就外傳見邱濬大學衍義補中多徵引周禮即求得周禮熱讀之為諸生數十年健口授徒束脩所入盡以購書遂博通古今尤專心於十三經注疏自壯至老丹黃不去手嘗一遊京師朝廷方開三禮館先生亦素精三禮聞先生名願一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為問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歎服吳編修於儀禮功頗深及交先生實以三禮中疑義往復辯難歎曰先生非常人也會詔舉經明行修之儒有薦先生者力辭免休甯戴震少不習於鄉曲先生獨重之引為忘年交震之學得諸先生為多乾隆二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經學

四

十七年三月辛酉年八十有二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推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台法擬草各一卷其禮書綱目八十八卷哀集經傳釐析篇章足終朱子未竟之緒其近思錄集注十四卷病近本破碎仍遵原書次第皆有關學術之大者先生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於步算鐘律聲韻尤精其論歲實消長口日平行於黃道是為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

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不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  
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為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  
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  
者為準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步  
月行者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策而此月與彼月多  
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不必計也其論黃鐘之宮曰呂氏  
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為黃鐘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黃  
鐘之宮者黃鐘半律後世所謂黃鐘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  
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鐘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  
合於古者黃鐘宮為律本之意律律自然古今不異也伶州鳩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五

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鐘大簇曰下宮  
蕤賓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  
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琴以小絃為大聲大絃為小聲雖龍  
辭以調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  
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用全而居大  
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其說易卦變曰卦  
變之義言人人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為泰泰反為否故曰小  
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彖傳言來言下言反者自反卦  
之外卦來居內卦也言往言上言進言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  
居外卦也其論春秋軍制云儒者多稱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考

春秋之世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十  
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為農者  
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  
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  
三軍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為四軍以新軍無帥而復  
三軍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  
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趙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  
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  
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  
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六

者也皆其素在軍籍練之卒業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  
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之於公若民之為  
農者所出田稅自仍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  
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  
令癸巳至此近都之民為兵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為兵也其  
論深衣之制曰後儒為深衣圖考者數十家大率踵裳交解十  
二幅之譌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考玉藻篇言衽當旁則非前  
後之正幅矣鄭氏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者衽者交  
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  
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拊裳

際漢時謂之曲禮故鄭注云鈎邊若今曲禮也其解論諸攝齊升堂曰古者諸侯三朝外朝治朝皆有位而無堂古之朝儀甚簡日出視朝君與卿大夫士相揖而朝事畢君反乎路殿卿以下各就治事之所君召與圖事乃入內朝內朝有堂有殿孔子攝齊升堂謂內朝非治朝也路門為君乘車出入之地故考工記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治朝在路門外若治朝有堂礎於車行矣禮記言雨霑履失容則廢朝此亦治朝無堂之證先生於經傳制度名物考稽精審多類此先生未之辨明則其說具載方策中而人顧莫之見及指以示人則皆恍然自失而不察其心所欲言蓋其義自漢儒修補以來歷魏晉唐宋元明二千

國朝先王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七

餘年代加修闡有直至今日始明者非好學深思不能知其意也然先生闡述宋五子之書凡數十卷世皆未之見顧僅傳其考證之書世之尊先生者又豈足以盡先生哉先生論古韻謂考古音者昉於吳才老崑山顧氏援證極精博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必按其呼等察其偏旁參以古音乃無遺恨歿後一年詔修音韻述微秦尚書惠田請於朝令江南諸臣檄取先生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財館以備採擇家故貧其居鄉嘗稱春秋傳豐年補助之義以語鄉人乃相與輸田輸穀為義倉行之三十年鄉人不知有饑歲同縣有汪雙池先生者與齊名

汪先生名敏字燦人雙池其別字也初能言母工氏口授四子書五經入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教未嘗從師母歿父適居金陵泣往迎父父曰吾無家安歸此之返先生無以自活為景德鎮畫盤備且備且讀旋館楓嶺浦城間補邑諸生父卒憫錢絕扶柩而歸先生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及壯盡焚之自後凡有述作皆從反身切己而出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為歸其論格物也謂格訓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如書言格於上下格於皇天格於上帝皆至到之義及如有苗格祖考來格則又來字之義也詩云有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為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為窮

國朝先王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八

致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物之理本皆備於吾心但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推及吾心之知必須實從事物上逐一體驗蓋凡可學而知者即皆吾心所固有之知也而陸王家反疑其求之於外過矣先生所著有易經詮義十五卷尚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先儒晤語一卷理學逢原十二卷山海經存九卷詩韻析六卷物銓八卷帝略四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成發談兵及六

敬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詩文集十二卷。先生者。書博而用力。專不求人知。歿後。門人余元。遵傳其遺書。董編修桂。勇表章之。得稍行於世。婺源。居萬山中。為朱子故里。流風餘澤。所被士。多治樸學。不求仕進。而江慎修及先生最著。並祀鄉賢。有專祠。金先生榜。字蕊中。一字榮齋。歙人。慎修先生弟子也。乾隆三十。七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性恬淡。養病。讀書。不復出。治禮宗。鄭康成。博采舊聞。摭秘擷要。著禮箋十卷。復刺取其大者。數十。事為二卷。寄朱文正公珪。文正序之。稱為辭精義嚴。燕中雖最。尊康成之學。然於鄭義所未盡者。必糾舉之。於鄭氏家法不敢。評也。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九

任鈞臺先生事略

先生在姓諱啟。運字翼聖。江南直隸人。居荆溪。近古鈞臺。世稱鈞臺先生。生而穎異。歲未周。母許。指壁間字為訓。翼日復之。亦以指母喜。日為常。六歲。從大父贊讀書。大父志氣慷慨。常舉古聖賢家傑事相勸。道及忠孝事。則掀髯奮發。或涕泗交頤。九歲。讀孟子終。飲泣不食。祖問故。曰。焉有讀無有乎。爾一語不泣者。子祖指註云。程朱去孟子于五百年。得絕學於遺經。今去朱子止五百年。小子宜自勵。漸次讀九經。悉通貫大義。嘗夢二龍。蜿蜒飲視池水。覺而竊喜。自負。時從父大任。經學為吳中大師。從請業。授以中庸性天之學。惺然悟其宗旨。益篤志力學。以聖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十

賢為必可為。年三十一。始籍於校食廩。餽吳中。號多名士。大都逐聲利。志取科名。先生獨抱遺經。講習意。夷然不屑也。雍正元年。舉鄉試。尋應聘。修江南通志。十一年春。詔舉經學。儒儒華亭張文敏公照尹順天。以先生名聞於朝。會中禮部試。即應詔試性理論稱。旨翼日。召對便殿。問太極圖大旨。先生言如泉湧。若不知身在殿廷者。

憲皇帝稱善。授檢討。入直上書房。侍

純皇帝及和親王學。一日。

憲皇帝詢及內典。對曰。臣未之學也。

帝曰。朕知卿非堯舜之道不陳耳。自是恩禮加隆。發覺將大



用矣

純皇帝御極。仍命傅。皇子乾隆元年。晉中允。分校順天鄉試。无日講起居注官。授侍講。遷侍講學士。擢左僉都御史。宗人府丞。充三禮館副總裁。先生自通籍後。開歲必遷其官。或一歲數遷。然每優以輔導之重。未嘗跬步離講席也。既受命總裁。三禮以為生平志業所在。幸得畢力於斯。發凡起例。編排無間。寒暑方侍郎苞。李閣學紱。負宿望。館中莫敢與抗。時方分得周官。李分得儀禮。每有議論。至齟齬不相下。必折衷於先生。得一言而兩家之論定。嘗早朝。上顧其年老。有寒色。解貂裘。賜之。令內侍扶之出。俄嬰未疾。

南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士

賜醫藥存問無何竟不起。

上聞之。嗟悼彌日。賜內帑金以斂。時乾隆九年七月日也。年七十有五。先生忠孝性生。事親克盡。菽水歡有學。使者以重幣來聘。御之曰。吾館里閉時。得定省。豈忍以多金。故遠離吾母耶。告養時年已六十矣。居父憂。喪葬盡禮。撫幼弟有恩。官副憲時。適河決淮南。饑黎四出。詔出常平倉米賑之。先生疏言直隸北境及山西等處。土廣人稀。宜乘時遷南。民以墾北。土勢南上之明。農者仿古。力田科使為田師。相地勢高下。畫疆畝。時蓄泄道種。秋則瘠土可轉為沃。土且溝渠浚。則水有儲蓄。不至悉注於河。而河亦易治矣。在經筵時。成講義六十篇以進。

上嘉納焉。少博覽。強記。諸子百家。靡不探討。已以爲汎濫無益。乃一意治經。成禮記章句十卷。以小戴禮四十九篇。非聖人所手定。漢儒前後損益。篇次頗多混淆。大學中庸。朱子既成章句。則曲禮以下四十七篇。皆可釐為章句。但所傳篇次。悉遵唐孔穎達本。非劉向馬融大小戴刪并之本。其序列分錯。初無義類。可從。爰仿鄭康成序儀禮例。更其前後。并為四十二篇。或刪其目。而以文類并入。則如郊特牲。問喪等篇。或補其文。而以義類聯綴。則如士相見。義朝。義等篇。事以類次。分畫較然。凡有關倫紀之大。而為秦漢元明。輕變易者。必眾著其說。以俟後之論禮者。酌取焉。又以儀禮特牲。少年饋食禮三篇。皆士禮。因據三禮

南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士

及他傳記之有關王禮者。推之成肆。獻禩饋食禮五篇。曰祭統。曰吉蠲。曰朝踐。曰正祭。曰禘祭。每篇各為節次。不得於經。則求之注疏。以補之。較勉齋黃氏祭禮尤精密。儀禮一經。久成絕學。先生研究鉤貫。條理秩然。可與鄭注相參。不愧窮經之目。又以考古者必知宮室之制。而後行禮之方位。節次可明。因考古宮室制度。成宮室考十三卷。繼乃潛心學易。發憤探索。恒徹夜不寐。雍正庚戌九月六日。忽神遊乾坤圖內。身如委蛻。遽見八卦劃然開朗。乃甦。蓋越旬有七日矣。至是成易學洗心傳九卷。謂論語五十學易。即河圖洛書中數。讀易須先從圖書推究。故首列圖象。圖書以後。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先天後天。與夫錯縱變

雜。共立十六圖。而各系以說。原本先儒。開以己意。推廣之。以李鼎祚所集三十餘家為宗。每解一卦。則合上下內外錯縱互變。伏見諸體。以盡其變。推之天時人事。以廣其義。繫辭文言。則以本義為宗。而旁參眾論。說卦序卦。則推本於先天。後天圖陰陽形象。動靜剛柔。見聖人所以闡明卦德。卦位。卦象之說。雜卦傳孔子之序卦也。此為孔子之易。遂節反對中。具有覺世牖民之義。終之以夬者。與文王終未濟同意。初先生計偕入都。時季冬。初先生居前。至忽若電。光閃爍。同舍詫異。迹之。先生方偃臥帷中。蓋頂光。迳露也。其所得可知矣。乾隆壬辰。詔開四庫館。有旨取所著入中秘。其他四書約旨。孝經章句。白虎通正。講女教。圖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經學。三

圖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三

經傳通纂家禮酌竹書證傳任氏世錄清芬堂文集藏於家子翔登進士官吏部員外郎以經學世其家

全謝山先生事略 盛世佐

先生姓全氏。名祖望。字紹衣。一字謝山。浙江鄞縣人。生有異秉。書過目不忘。年十四。補弟子員。應行省試。以古文請查初白。編修。稱修許為劉原父之儔。充選貢入都。上書方侍郎。苞諭。禮或問。侍郎大異之。聲譽頓起。尋舉順天鄉試。出曹公一士門。臨川李侍郎。級見其行卷。歎曰。此深甯東發後一人也。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辭。即以是科成進士。選庶吉士。不與鴻博試。時詞科尚未集。臨川以問先生。先生為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以告會首。輔張文和與臨川相惡。又屢招先生。不赴。以此深嫉之。二年。散館。先生列最下等。以知縣候選。方侍郎欲薦入三禮館。辭

圖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四

之歸。不復出。初見江陰楊文定公。公稱其博而勉以有用之學。先生曰。以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尚譏之。何敢言博。公曰。但見及此。則進矣。先生既歸。貧且病。養殮不給。而好學益厲。人有所饋。皆峻辭。屢主戢山端溪諸書院。成就人材甚眾。有開益廣修粉社掌故。桑海遺聞。表章節義。如不及。重登范氏天一閣。移金石舊編。編為碑目。且鈔其秘書。經揚州。居馬氏會經堂。成困學紀聞。三箋論者。謂在百詩義門二家之上。至湖上。適杭董浦以閏重三日。修禳事。至者四十二人。先生與焉。遂訪方侍郎於滬。時方年八十矣。猶七治儀禮。戒先生不當為汗漫游。陳句山太僕。再以書來。速出山。梁蕪林少師。擬特疏薦。皆力辭之。贈詩以

見志二十年七月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先生負氣件俗有節概相傳為錢忠介公肅樂後身其學淵博無涯浹於書靡不貫穿在翰林與臨川共借永樂大典讀之每日各盡二十冊時開明史館復為書六通遺之南歸後修南雷黃氏宋元儒學案七校水經注續選甬上者舊詩撰丙辰公車徵士小錄及詞科摭言先之以康熙己未百八十大徵士而接以乾隆丙辰書未卒業在端州釋奠禮成祝白沙以下二十有一人從前未有之典也先後答弟子董秉純張炳蔣學鏞盧鎬等所問經史錄為經史問答凡十卷足啟後學卒後秉純等哀其文為鮎埼亭集又所著有漢書地理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同時浙東學者有盛世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 經學 五

國朝先正事略

五

佐字庸三秀水人舉人官龍里知縣撰儀禮集編四十卷彙眾解而研辨之持論謹嚴無淺學空談輕排賈鄭之習又樹復儀禮圖入行世然其說皆本注疏而時有并注疏之意夫之者庸三一一是正其於諸家謬誤辨證尤詳

焦里堂先生事略

焦先生名爾字里堂江蘇甘泉人世傳周易之學少穎異八歲客阮氏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疑阮氏奇之遂字以女年十七丁父及嫡母憂八閱月未嘗櫛沐食臥不離喪次哀毀甚阮文達元督學山東浙江旋奉撫浙之命先後招先生往遊乾隆辛酉舉於鄉壬戌復從阮公遊浙有勸應禮部試且資之者先生以生母病辭之母竟以是冬卒先生哀毀如初服除遂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樓曰離菰有湖光山色之勝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庚辰七月卒年五十有八先生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於經無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五

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勤成書其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說眺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同例乃徧求說易之書讀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稿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撰擬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為恨病瘳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為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

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豫。五之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換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五亦爲无妄。故巽之噬。即噬。噬之噬。即三之離上。成豐。噬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即離之日。長豐之日中。即噬。噬之日中。漸上之歸。姤三。歸。姤成大。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七

壯漸成。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姤以須之。即需也。歸。姤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姤成。臨。臨通。逐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即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共四十卷。先生易學既成。隨筆記錄二十卷。曰易餘齋錄。凡反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復錄存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目錄。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先生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眺密雲。蹤跡甚顯。漢蔡樽酒。假借可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既又著孟

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以己意折衷。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又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變。通字爲浮。而訓爲務。驟解斯爲。厥而釋爲。賤役。蓋以六書通借之法。解經。尙未達於馬鄭諸儒。惟貌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說尙書者。多以孔傳爲偽。然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偽也。即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舉其說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自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尙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七

與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女。婿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之失。然未有補其奸而發其覆者。撰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蔽千萬世制禮之法。而訓諸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補疏三卷。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指。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懇。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

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為六經補疏二十卷先生游浙因阮文達考浙江原委以證馬賈三江乃撰禹貢斯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又仿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為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又錄當世通儒說尚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衛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為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先生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 經學 九

黍尺撰非一時錄復無次戴庶常句股割圓記務為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詹事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嘗與詹事論七政諸輪詹事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為洞徹根原先生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又謂康熙甲子歷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歷書用精圖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時而改撰釋攝一卷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

先生與吳縣李尚之銳歛縣汪孝嬰萊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先生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奇尚之尚之為之疏通證明先生又得秦氏所為數學天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於帶分奇母同數相削之故條分縷晰發揮無餘自李樂城郭邢臺之後為此說者未知此妙也李樂城之學先生既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仍不能豁然嗣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後命其子琬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 經學 十

用變之法詳示疏琬乃得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算推策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書其式先生喜曰得此而演段可讀矣即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以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先生善屬文最愛柳州諸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為王叔文黨先生為雪之且日出山蘊馮山公王西莊三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生平於治經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表章先正作北湖小志六卷又撮拾揚州雜文舊事為目錄一卷名曰足徵錄又成刊記六卷每得一書必識其頭末有所契則手錄之刻是者三十年成禮堂道藏錄五十卷又舉國朝人著述三十

二家作詩詩三十二贊文集手訂者曰雕菰樓集二十四卷詞  
三卷詩話一卷性誠樸敦孝友恬淡寡欲惟以著書爲事湖山  
自娛壯年卽名重海內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  
之英煦齋家半序其易學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子琬能讀書  
傳其學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三

惠松崖先生事略

惠先生棟字定宇號松崖侍讀學士士奇次子初爲吳江縣學  
生改歸元和籍幼承家學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釋道二藏靡  
不津逮臨川李公楨一見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  
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  
惠門四子嘗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  
則四子皆自以遠不逮也及學士被讒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  
口困甚遭兩喪不以貧廢禮中年課徒自給行義至高雖極困  
得財輒分與同氣未嘗輕事干謁陋巷屢空坦如也每得善本  
書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僞瞭然若辨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三

黑白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總督尹文端繼善黃  
文襄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稱然先生於兩  
公非有半面識也五十後尤遂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  
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存  
其略於李氏集解中精學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  
撰次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  
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燦然復章  
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篇孔  
氏正義據馬融陸績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教  
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享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

生獨辨之於明夷之五日。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字。其古音亥亦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箕。茲荀爽據以為說。讀其子為亥。其與亥子與並。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闕於亥。孽萌於子。該亥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為箕。蓋涉象傳而為五。為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乘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兆於西漢博士施雠。讀其為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為其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其子者。萬物方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雠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與雠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圖。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 經學

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為改師法。中梁邱之僭也。雠賀嫉喜而弁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雠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鄭湛以漫衍無經識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禱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鄭湛譏荀誦而周易之學。晦鄭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又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為晉望。梁岐皆冀州之望。此所謂王謂夏后

氏受命。告祭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之始。說文元從一。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氣始生。東方為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為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利即利正。即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文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為九。六二爻以上變為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著之數。八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為卦之未成者。藏往為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為著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補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為治天下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 經學

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稱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四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維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遡遠。郊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元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咸遂。物無疵癘。所謂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大學。穎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注禮記亦云。明堂即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若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者親諸侯。或巡狩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明堂於塞外以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三

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即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堂。儀禮覲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禮六宗。而謂四岳。羣牧。粵禮方明。而鄭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即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禘禮亦廢。鄭氏謂國丘。方澤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蕭。又誤。魯詩故經。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故魏明帝謂漢氏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請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祈之爲二十四。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即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三

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史公從安國問故。其說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章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開與諸儒相違。於是樂通序。長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章鄭之遺。前修不狎。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尙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如命。其爲文。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於亳城北。用服虔本證。是爲京



之譌聖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  
為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為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侯  
說二人當為二入賦文仲廢六闕訓廢為置讀如公羊廢其有  
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  
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都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  
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信公三十年顏氏言君  
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閭者非取邑  
之辭也今何本亦無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  
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辰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  
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邵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 經學

風俗通稱穀梁為子夏門人楊士勳謂受經於子夏案桓譚新  
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殘略  
多所遺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  
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  
麋信注穀梁以為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勳言穀梁作傳傳孫  
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案孫卿齊潛襄時人當秦  
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著書言天子廟數及聘贈禮合之義述  
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詎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  
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倍二  
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以不教民戰是則

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  
成云穀梁善於經也其論論語曰宜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  
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  
廢譏無恒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為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  
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頌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  
門如見大賁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  
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已復禮左氏以  
為古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為古語參分天下而有其  
二周志之遺文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  
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 經學

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  
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信爾雅而  
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二十二卷  
討論古字古音以博異聞正俗學益都李進士文藻見其書而  
善之為錢板粵中李與先生亦素不相識也論者謂宋元以來  
說經之書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為  
已有儒林之名徒為空疎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  
所得尤深據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  
能及也先生少時已好撰述有王文簡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  
論者以為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焉又有後漢書

補注十五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厓筆記二卷周易本義辨證  
五卷松厓文鈔二卷及諸史會撮竹南漫錄諸書先生卒於乾  
隆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其弟子知名者江蘇余蕭客自有傳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三

王西莊先生事略

弟西莊

今日追

費士瓊

西莊先生諱鳴盛字厚階。晚號西莊。江蘇嘉定人。少警穎。為諸  
生時。巡撫陳文肅大受招入紫陽書院。院長王侍御峻奇賞其  
才。為文銘鏗鏘。史泉湧風發。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  
試不第。歸時沈文懋德潛以侍郎致仕。海內英駿皆師之。先生  
稱高第弟子。又其時長洲吳泰來企晉。上海趙文哲損之。青浦  
王昶遠庵。及先生妹婿錢大昕曉徵。皆以博學工詩文稱。而羣  
推先生為渠帥。十九年以一甲二名進士。賜及第。授編修。公  
卿禮教之。奏文恭。蔥田方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而尤見重於  
學。院學士蕭文格。博二十一年大考翰詹名第一。擢侍讀學士。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三

三十四年典福建鄉試。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還朝。坐漕  
用驛馬。左遷光祿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久之。遷居蘇州。學  
者望風。靡至。有江左十二子。苦吟諸集之刻。聲氣益廣。望益高。  
而樓戶讀書。絕不與當事酬接。家本寒素。嘗積賣文。自給。餘一  
介不取也。倂仰自得者垂三十年。嘉慶二年十二月卒於蘇州。  
年七十有八。先生為詩。少宗漢魏。盛唐。在都下。見錢謙石蔣心  
餘輩。喜宋詩。往往效之。後悔。復操前說。於明李睦。嗣何大復。李  
子綰。王元美。陳臥子。及國朝王貽上。朱錫鬯之詩。服膺無間。  
大抵以才輔學。粹然正始之音也。古文不專一家。於明初。嗜王  
遵嚴。繼效歸熙甫。嶽經義之精奧。而以委折疏達出之。有耕獲

齋詩文集四十卷。早歲與元和惠定字吳江沈冠雲。研精經學。一以漢人為師。許鄭尤所墨守。所著尚書後案三十卷。專宗鄭康成。注鄭注亡逸者。采馬融王肅注補之。孔傳雖偽。其訓注非盡虛造者。閱亦取焉。又著軍賦考。精深博洽。比古今疑義而折衷之。又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校勘本文。補正譌脫。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能剖其異同。證其舛誤。其書博辨詳明。與容齋伯厚相上下。前人糾謬拾遺之作。不屑沿襲。據也。晚作城術編一百卷。其目有十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皆刻行於世。弟鳴韶字鶴溪。工詩畫。為古文。以清簡為工。先生奇其才。真以制舉業日。兄愛我良厚。不知我心。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三

素淡也。補新陽縣學生時。先生已入翰林。鶴溪獨侍二親。閉關絕塵事。典衣購書。類其堂曰逸野。旁開一室。懸篋笠。以見志。嘗自作篋笠軒圖。授徒講業。以終。著文十卷。春秋三傳考。十三經異義考。祖德述聞。竹窗瑣碎。共若干卷。先生次江左。十二子詩。以鶴溪居其一。論者不以為私。先生嘗曰。吾門下以金子璞。圓為第一。費子士璣。次之。璞。圖名曰追。嘉定諸生讀書不求聞達。十三經皆有校本。而儀禮尤精。著儀禮正訛十七卷。士璣。吳江人。嘉慶戊午舉人。治漢易。

錢竹汀先生事略 弟大昭 猶子塔 坊

先生名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江蘇嘉定人。年十五為諸生。有神童之目。乾隆十六年。

高宗南巡。獻賦。召試舉人。以內閣中書用。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考。擢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大考。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學士。遷少詹事。時朝廷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先生咸充纂修官。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京察三列一等。典試河南之歲。即命督學廣東。踰年丁父憂。歸。初先生以侍讀學士。特命入直上書房。授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三

皇十二子書。每預。內廷錫宴。賦詩稱。旨前後。賜賚有加。上深知其學。行將大用。而先生淡於榮利。以識分知足為懷。慕邵曼容之為人。謂官至四品。可休奉諱。歸里後。即引疾不出。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垂詢先生里居。狀廷臣寓書。勸還朝。皆婉言報謝。歸田三十年。歷主鍾山婁東紫陽書院。而在紫陽至十有六年。門下士積二千人。其為臺閣侍從。發名成業者。不可勝計。九年十月卒於紫陽。年七十有七。卒之日。尚與諸生講論。少疲倚枕。臥不逾時。家人趨視。則已瞑矣。先生博極羣書。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凡經史文義音韻訓詁。歷

代典章制度官制氏族年齒古今地理沿革金石書傳等事以及古九章算術迄今中西歷法無不洞晰其是非疑似少與上蘭泉及妻兒王鳳階同肄業紫陽書院員文名時吳江沈冠雲元和惠定字方以經術稱吳中先生益推而廣之錯縱貫串開拓心胷謂古人屬辭不外雙聲疊韻而其秘寶具於三百篇中雙聲即字母所由始初不傳白西域又謂康成讀易簡之易與變易不易初無兩音又謂鄭注三禮並無麒麟皮冒鼓之說皆信而有徵不獨可以伸鄭也官內閣時與同年生褚摺升吳荀叔講算學適西洋人蔣友仁以地球圖說進奉旨繙譯詔先生與禮部尚書何公國宗同潤色何公久領欽天監事精推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 經學 三

統以來諸家術數精確不刊尤嗜金石文字舉經史子集以證其異同同好如畢秋帆阮雲臺武虛谷黃小松孫淵如咸有記撰而先生熟於歷代官制損益地里沿革以暨遼金國語蒙古世系故其考據精審多出數公之外其論易先天後天之說曰說卦傳言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惟不見坤兌二方兌為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離兌之間亦必位西南矣伏羲以來蓋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宋初方士始言先天圖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周公之上母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傳會先天之說尤為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顛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論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為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尚書初得之屋壁莫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闕闕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為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參考雖亦寫定而不為訓詁故馬融之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

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即如禮古經五十六篇。如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務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經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為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為逸篇作傳。則都尉制廟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九篇。子向亦未喻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并悟及之。論詩毛傳多轉音。曰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如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為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為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為就。即是讀如就。音善顧命克。

國朝先王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美

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瀕下之水。同復俱雷。是集有就音也。如魏魏吳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為因。即轉從因音。與下句後為韻也。又如匪且有且。傳訓且為此。即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為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溱洧之溱。當作為溱。說文溱水出鄭國。引詩溱與洧。方渙渙兮。是也。今毛詩作溱者。讀溱如溱。以諧韻耳。溱即溱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求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亦云。溱溱也。增溱聲相近。轉增為溱。亦以諧韻。與溱洧作溱洧同也。

論春秋曰。孟子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首奸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書於史策。未見其能懼也。孟子之言。毋乃大而夸乎。然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為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諶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弒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為之。杜其漸。隱之弒也。於鞏帥師戒之子般之弒。

國朝先王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美

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弒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為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驗其分也。趙盾弒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弒。由於盾也。盾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使崇盾尚得辭其罪乎。使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弒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弒君。棄疾成。

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故。以。相。殺。為。友。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弟。弟。不。可。以。愛。憎。為。子。奪。也。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為。交。行。有。失。國。之。道。也。聖。行。則。嫌。於。獎。勳。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當。棄。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為。申。生。子。不。孝。則。為。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卓。子。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書。聞。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罪

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彘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綱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弑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頓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鄒楚。襄公用蔡世子。皆恃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為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弑君稱君。若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為誦病。愚謂君誠有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四

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怨。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為。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見。諸。行。事。故。爾。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為。記。者。之。誤。曰。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疑。宋。以。後。儒。乃。疑。之。子。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峰。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開。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即。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為。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人。第。知。昆。陵。為。江。入。海。之。口。不。知。銅。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尚。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五。百。里。其。為。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此。即。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為。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江。即。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嘗。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昆。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為。江。水。所。至。則。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美

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怨。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為。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見。諸。行。事。故。爾。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為。記。者。之。誤。曰。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疑。宋。以。後。儒。乃。疑。之。子。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峰。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開。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即。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為。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人。第。知。昆。陵。為。江。入。海。之。口。不。知。銅。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尚。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五。百。里。其。為。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此。即。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為。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江。即。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嘗。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昆。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為。江。水。所。至。則。

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此。先。生。說。經。之。大。略。也。所。著。廿。二。史。考。異。百。卷。通。鑑。注。辨。正。二。卷。三。統。術。衍。三。卷。補。元。史。氏。族。表。三。卷。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元。詩。紀。事。五。十。卷。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金。石。文。字。目。錄。八。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養。新。餘。錄。三。卷。三。史。拾。遺。諸。史。拾。遺。各。五。卷。洪。文。惠。洪。文。敏。陸。放。翁。王。伯。厚。王。弁。州。年。譜。各。一。卷。癸。年。錄。恆。言。錄。聲。類。地。球。圖。說。若。干。卷。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皆。行。世。先。生。學。究。天。人。泰。文。恭。公。輯。五。禮。通。考。及。奉。勅。修。音。韻。述。微。皆。延。請。相。助。與。弟。大。昭。以。古。學。相。切。劘。猶。子。曰。塘。曰。玷。曰。侗。等。皆。有。著。述。能。具。其。一。體。文。學。萃。於。一。門。其。流。澤。可。謂。遠。矣。大。昭。字。晦。之。一。字。竹。虛。淹。貫。經。史。著。書。滿。家。刊。行。者。惟。後。漢。書。補。表。八。卷。而。已。嘉。慶。初。舉。孝。廉。方。正。賜。六。品。服。塘。字。學。淵。號。澥。亭。少。與。諸。嚴。論。注。翔。青。王。鶴。谿。王。耿。仲。相。唱。和。為。西。莊。蘭。泉。所。激。賞。願。不。欲。以。詩。名。益。肆。力。經。史。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江。甯。府。教。授。專。務。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皆。有。神。解。著。律。呂。古。義。六。卷。辨。秦。助。以。漢。尺。為。周。尺。之。非。及。有。明。算。篇。較。度。篇。皆。極。精。核。又。著。史。記。三。書。釋。疑。於。律。歷。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書。疏。通。證。明。之。律。書。土。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究。小。司。馬。疑。其。數。錯。塘。據。淮。南。子。太。元。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作。補。注。三。卷。以。闡。其。旨。又。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堯

作春秋古義以糾杜氏之謬其所作文曰述古編凡四卷玷字獻之澥亭弟也少穎敏精小學游京師朱簡河學士延為上客乾隆甲午副貢客關中畢中丞所與方子雲洪稚存孫淵如訂論訓故輿地之學後官乾州州判著詩音表車制考各一卷論語後錄五卷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新解注地理志十六卷工小篆不在李陽冰徐鉉下晚年右體偏枯左手作篆尤精絕嘗注史記詳於郡縣沿革山川疆域陝督松筠公重其品學親至榻前問疾索未刊著述獻之以史記注付之且曰三十年精力盡於此書侗字同人弱冠舉於鄉能傳先生歷算之學先生撰四史朔閏考將成遠捐館舍侗覆加編次證以羣書數百種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四 經學

堯

金石文字二千通繙閱釐補其非月朔而有干支可逆推者如各帝之生日聖節金之射柳及擊毬并御常武殿臨幸東宮元之廷試皆有一定日期又如偽齊劉豫用金正朔其朔可考計與金必同共增輯一千三百餘條至廢寢食乃獲成書云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五 經學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朱竹君先生事略 李威

先生諱筠字東美一字竹君號筭河大興人文正公珪兄也年十三通七經十五與文正同補諸生負文名順天尹蔣公炳招劉文定編程文恭景伊錢文敏維城莊侍郎存與莊學士培因及先生兄弟飲試以崑山雙玉歌諸公激賞乾隆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二十六年分校會試丁父憂哀毀骨立先生素無宦情服闋欲徧遊天下名山已乞假矣上召見文正詢家事曰翰林無定額汝兄當補官不比汝需缺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也文正以告掌院索假呈歸曰兄實無疾恐

上再詰問不敢欺其強為弟起先生不答既而驟然曰弟敗我清興矣是年授贊善明年大考擢侍讀學士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戊子分校順天鄉試己丑分校會試庚寅典福建鄉試辛卯分校會試是年秋提督安徽學政安徽故多樸學先生重刻許氏說文以詔學者謂為學必先識字躬拜莫婺源江永汪紱之主祀之鄉賢以勸士先生初為劉文正統勸所知以為疏儒奇士及在安徽會

高宗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校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劉文正在軍

機處顧不喜謂非為政之要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敏中詞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開矣館開凡十有三年而書成共存書三千四百六十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有四卷其得自永樂大典者凡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本也先生又請做照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

高宗手勅曰候朕緩緩酌辦未幾坐事左遷編修入四庫館纂修日下舊聞時文正薨金壇總裁館事尤重先生會以館書稿本往復辨析欲先生往就見而先生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所無往見禮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忤金壇大憾一日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見

上語及先生

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金壇默不得發第言朱筠辨書願遲

上曰可令蔣賜榮趣之時蔣方以舊侍郎直武英殿也尋督學福建至閩以經學六書訓士口講指畫無倦容某生為攝介某坐以殺人鍛鍊成獄先生雪其冤士林頌之逾年

上使文正代之歸數月遂卒年五十有三天性孝友博聞宏覽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儒諸史百家皆考證其是非同異古文法班馬而參以韓蘇詩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先生既久次望益



重則大言翰林官以讀書立品為職不宜修小禮曲意委順於達官貴勢願篤好交遊一言之善稱道不容口即有過輒覆掩之後進多因以得名陸君錫熊程君看芳任君大椿皆其所取士而黃君景仁洪君亮吉輩則北面稱弟子戴君震汪君中元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先生幕中獨無閒言孫君星衍以未見先生為恨屬洪君為紹願遂執弟子禮先生許之其督皖學也延名宿十二人司校閱聯鑣出國門賓從稱盛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連舉數十觥不亂談笑窮日夜酒酣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清濁別邪正聞者悚然生平提唱風雅振拔卑寒後進天下士歸之如市所居室曰柳花吟舫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三

亂草不除雜花滿徑聚書至數萬卷金石文字千種嘗對客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所欲言無不盡尤愛山水使車所至嘗再登黃山武夷峭壁不通樵徑必攀蘿造其巔題名鏤石而後返所著有筍河文集子錫庚字少白乾隆戊申舉人候選直隸州知州讀書好古精左氏春秋能世其學先生高弟自陸程任黃孫洪外有李威字畏吾龍溪人戊戌進士官廉州知府深於六書之學著說文解字定本十五卷

盧抱經先生事略 孫志祖 丁杰

先生諱文弼字詔弓號抱經其先自餘姚遷杭州父存心恩貢生 召試博學鴻詞有白雲詩文集母馮氏山公先生景女也公生而穎異濡染庭訓又漸涵於外王父之緒論長則彙先生調元塔而師之馮桑二公皆浙中懋學之士故其學具有本原乾隆戊午舉順天鄉試壬午考內閣中書壬申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編修丁丑入直上書房由中允薦陞侍讀學士乙酉典廣東鄉試旋提督湖南學政戊子以學政言州縣吏不應杖辱生員左遷明年以繼母年高乞養歸先生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在館閣十餘年歸田後主講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老孝無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四 怠味爽起繙閱點勘朱墨並作几間闕無置茗盃處日月暝始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即安而寒酷暑不稍閒宦俸補修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聞有舊本必借鈔之有善說必謹錄之一策之助分別逐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今抱經堂藏書數萬卷皆是也校讐之事自漢劉向揚雄後至 聖朝極盛公自以家居無補於國而以刊定之書惠學者亦足以餽益右文之治出所定經典釋文孟子音義逸周書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荀卿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諸善本錢板行世又苦錢板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如經典釋文例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以行世所自為

書有文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六卷。鍾山札記四卷。龍  
 城札記三卷。廣雅注二卷。皆能使學者從正。積非蓄疑。漸釋先  
 生治經有不可磨之論。其言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  
 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尙有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  
 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鈕鑄矣。南宋後  
 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間。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  
 所據也。則鈕鑄更多矣。後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  
 真。幸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鈕鑄。啟人考覈者。故注疏釋文合刻  
 似便而非古法也。其讀書特識類此。乾隆乙卯卒。年七十有九。  
 平生事親孝謹。喪繼母時。年七十三矣。居喪猶畫禮。待弟如音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五  
 極友愛。篤師友之誼。而性尤伉直。方壬申殿試時。對策中力言  
 直隸差徭之重。  
 純皇帝爲勳。睿總督方觀承。申奏自劾。士論偉之。同縣孫志  
 祖亦以著書爲事。志祖字詒。乾隆三十一年進士。官御史。所  
 著讀書勝錄七卷。考論經子雜家。折衷精審。不爲武斷之論。家  
 語疏證六卷。證王肅之僞。又著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注補正四  
 卷。補正姚之駟。輯謝承後漢書五卷。又歸安丁杰。字升衢。一字  
 小元。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教授。肆力經史。旁及六書音韻。算  
 數。長於校讐。於胡氏禹貢錐指。摘誤甚多。四庫館開。朱竹君。戴  
 東原。皆延之。助校勘。所著書。曰周易鄭注後定。大戴禮記。卷小

西山房文集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六

邵二雲先生事略

邵先生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浙江餘姚人先生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浙東自陽明以道學顯而功業風義兼之念臺忠謹著大節其弟子黎洲覃研經史博洽於文辭先生生其鄉私淑三先生故性質貞亮而經經緯史涉獵百家不懈而進於古乾隆三十年舉於鄉典試者為錢少詹大昕得先生文謂非老病不辦及來謁年裁踰冠叩其學淵博無涯淡少詹拊掌曰不負此行矣三十六年會試第一成進士廷試二甲歸部銓選二十八年 詔開四庫館時

高宗崇獎實學思得如劉向揚雄者任之大學士劉公統勳首薦先生 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踰年授編修五十六年遷中允擢侍講轉侍讀歷左庶子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直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七

父淵閣歷充咸安宮總裁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又為國史館提調兼掌進擬文字典試廣西者一教習庶吉士者二生平至性過人執親喪哀毀骨立與人交始終如一未嘗以博雅自矜惟以非義干者不待語竟即拂衣起人以是嚴憚之少多病左目微眇清癯如不勝衣而獨善讀書數行俱下寒暑舟車未嘗頃刻輟業於四庫七略無不研究而尤能推極本原實事求是在館時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葉中百不失一咸訝以為神蓋自元明以來儒者務為空疏

無益之學六書訓故駁斥不談於是儒術日晦雖聞有能讀書如楊慎朱謀埠者非果於自用即安於作偽立論往往不足依據迨 本朝興而樸學始輩出顧處士炎武閻徵君若璣首為之創然奧叢未盡闡也乾隆之初海宇久平已百餘年魁儒鉅公接踵惠徵君棟戴庶常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開先生與戴君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於是士大夫始重經史之學言經學推戴君言史學推先生海內駁駁然趨實學矣然先生尤以浙東三先生為宗每上下古今凡政治得失人才消長君子小人之元黃水火皆能抉其弊之所由始與審之所由終尤熟於前明掌故於朋黨奄禍及唐魯二王起兵始末口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八

講手畫往往出正史之外每語一事輒亟稱三先生不置蓋其學之所本又心儀其人而欲取以為法者也豈徒以旁通訓詁方名象數及草木蟲魚之多識謂足盡先生也哉先生於經深三傳及爾雅以宋邢昺爾雅義疏蕪淺遂別為正義一書以郭景純為宗而兼采舍人樊劉李孫諸家凡三四易稿始定如以九府之梁山即今衡山釋草蒙菴菴菴為即今菽東同人皆歎為絕識又有孟子述義穀梁古注韓詩內傳考並足正趙岐范滂及王應麟之失而補其所遺嘗病宋史是非失實又久居山陰四明閒習聞三先生緒言擬為南都事略一編詞簡事增過正史遠甚嘗語人曰南宋諸傳最無理法其彙創於袁桷倘與史

氏中外故於兩東諸人多鄉曲之私今讀南宋諸雜史及柳涪容集始知其論之確也畢制軍沅撰續宋元通鑑先生為刪補考定之制軍歎曰今之道原真父也有方輿金石編日皇朝大臣論述錄輅軒日記南江詩文稿等書所校官書如薛居正五代史則採自永樂大典中參以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并通鑑長編諸書辨證條繫悉符原書一百五十卷之數書成奏御館臣請仿劉煦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宮至分枝石經先生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亦較他經獨多為文操筆立就與衍淵懿學者宗之卒於嘉慶元年六月年五十有四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九

戴東原先生事略 段玉裁 莫麗正

戴先生震字東原休甯人生十歲始能言書過目不忘甫授大學章句問塾師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朱文公說也問文公何時人曰宋人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人周未相去幾何時曰幾二千年矣曰然則文公何以知其然塾師不能對自後讀書每字必求其義得許氏說文解字大好之遂盡通十三經注疏能全舉其辭嘗曰經以載道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學者當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某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十

言為之數十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宋儒譏訓詁之學而輕語言文字是猶度江河而棄舟楫也時婺源江先生永治經稱大師先生年二十以所學就正江先生驚異之齊侍郎召南見所作考工記圖曰奇書也年二十九補縣學生有族豪侵佔祖塋地訟之豪倚財結縣令欲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時紀編修昉王編修鳴盛錢編修大昕王中書昶朱編修筠皆甲戌進士以學問名一時見先生皆擊節歎服遂館於紀氏作勾股割圓記秦文恭惠田延致之與講觀象授時之學五禮通考中全載其勾股割圓記以集古今算法之大全尋館王文肅安國家公子念孫從受學能得其傳南歸講惠先生棟於揚

州時盧編修紹已為盧運使見會校刊大戴禮先生數指其謬遺書與任進士大椿論禮經舉康熙壬午鄉試是時秦文恭用江慎修及先生之說疏請刊正韻書薦先生與錢君大昕任其事

高宗以相沿已久未允也先生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於是作孟子疏證及原善論性諸篇嘗言朱子注大學開卷言虛靈不昧便涉異學其言以具眾理應萬事尤非理字之指古人日理解者尋其廢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十一

言依夫天理即所謂彼節者有開也古聖賢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於私為理是以意見殺人成自信為理矣中庸注言性即理也其可乎論語開卷言學以明善而復其初復其初出莊子絕非孟子以擴充言學之意也其持獨見多類此朱文正珪雅善先生為山西布政使時修汾州府及汾陽縣志先生正舊志之謬謂汾陽於漢為茲氏縣戰國時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於此郡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浮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而於謁泉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輩

始指為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皆非其實吉甫又謂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即今州治不知魏晉之西河皆治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甫元和郡縣志敘述最有法而猶有外謬甚哉地理之難言也乾隆三十八年詔開四庫全書館于文襄敏中以紀文達的表文達曰修之言薦先生於朝

上素聞其名遂以舉人特召充纂修官首校水經注別經於注正唐以來經注混淆之失

高廟褒嘉御製詩冠首蓋先生之受主知深矣乙未會試不第

第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十二

上命一體與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庶吉士先生起自孤寒獨以文學為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先生為考究頗未各得其意以去晨夕討論靡闕寒暑竟以積勞致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五時四十二年夏五月也先生所校定官書自水經注外曰周髀算經謂此古蓋天之法自漢迄元明皆主渾天明時歐羅巴入中國始稱別立新法其實皆出於周髀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曰孫子算經張邱建算經夏侯陽算經五曹算經海島算經五經算術九章算術皆王奕旭謝

臣梅定九諸公所未見者先生悉心校正

高宗皆裁詩題卷首刊行而古九數之學大顯矣曰儀禮釋宮儀禮識誤儀禮集釋項氏家說蒙齋中庸講義大戴禮揚子方言皆能正其闕誤所自著書曰原善三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勾股割圓記三卷策算一卷原象一卷考工記圖二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文集十卷續天文略二卷水地記一卷方言疏證十三卷毛鄭詩考正四卷考正鄭氏詩譜一卷果溪詩經補注二卷大學補注一卷儀禮考正一卷歷問一卷古歷考二卷六書論三卷爾雅文字考十卷屈原賦注九卷孔戶部繼編為刊戴氏遺書弟子段君玉裁復刊之先生無他嗜好惟專力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三

於讀書雖詞義鉤棘難曉者一再讀之輒渙然冰釋旁觀驚為宿悟要由精誠所致其學長於考辨每得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確不可易後儒多言易亂於費直先生以漢書證之曰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所同也儒林傳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章句其解經即用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後人誤讀儒林傳輒咎費氏之改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軌注云故書軹為軹杜子春云軹當為軹謂兩軹或讀軹為簪并之并先生辨之曰軹當讀如并杜君改為軹與軹內之軹二名混淆非也以特

釋敬端之軹亦非也軹者車輪軒者轅末軹者軸末後代字書

并軹字無之矣祭軌字刊本多譌為軌毛公釋詩云自軹以上為軌說文軌從九車轍也軌從凡車式前也依詩意宜音范以韻考之又不合疑漢時軌軌二字相溷毛公殆誤併為一歟其述明堂之制曰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曰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四

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真饋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闢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禮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四正之室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室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先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

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為徵者王猛與鄭忽同為以國氏忽未即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即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勾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勾股不能御三角先生折之日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勾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勾股法也又言治經宜自爾雅始如釋言梳充也六經無梳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為充橫梳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作橫被今孔傳猶訓光為充文譌而義不

因朝先王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五

殊也釋言麻廕也即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即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為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為此其考證通悟類此者不可枚舉璿璣玉衡為古觀天之器久失其傳先生神悟於二千年後令巧匠為之且詳其制於原象篇所繪地圖尤精核 國朝言地理者有顧景范顧亭林闕百詩胡麟明黃子鶴趙東潛錢竹汀諸家然皆以郡國為主而求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為主而求郡縣故精審能出其上歿後十餘年一日

高宗校刊石經 命小璫問南書房請臣職震尙在否對曰已死

上歎息久之先是總督方恪敏觀水聘先生修直畿河渠書百十一卷未成而恪敏薨蒙藏周制軍元禮家嘉慶己巳吳江王履泰以貴為通判得書攘為己有刪其半益以乾隆己丑以後事實易名畿輔安瀾志進於 朝

仁宗謂此有用之書 命武英殿刊行賞履泰同知發永定河試用先生嗣子仲孚攜原藁入都欲為辨正不果亦可見先生經世述作身後猶見賞於 朝廷云

段先生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東原高第弟子也年十三受知學使尹元亨先生為諸生授以梁谿高愈所著小學遂究心焉乾隆庚辰舉人貴州玉屏知縣越三年改四川巫山知縣辛丑引疾歸遂不復出上平講求古義精小學著書滿家行世者有說文解字注尚書撰異毛詩傳小注詩經小學錄經韻樓文集其女夫曰龔麗正字閣齋仁和人嘉慶丙辰進士官部中以懋堂為師能傳其學者有國語章昭注疏

因朝先王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六

孫淵如先生事略

先生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父勳舉人官河曲知縣大母許夢星陸於懷舉以授其母金比旦遂生先生幼有異稟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全誦之未冠補諸生與同里楊君芳燦洪君亮吉黃君景仁齊名袁君枚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淵如天下奇才也遂相與為忘年交先生雅不欲以詩名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皆通其義錢少詹大昕主鍾山書院深器之會陝西巡撫畢公沅招入幕府一時名宿踵至先生譽最高畢公撰關中勝蹟志山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及技刻惠徵君諸書皆先生手定乾隆五十一年朱文正珪典試江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七

南在都與彭文勤元瑞約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及摺遺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拆卷得先生而汪實未就試明年賜進士第二人授編修充三通館校理五十四年散館試屬志賦用史記銅駟如畏語大學士和珅疑為別字置二等以部曹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和珅知先生名欲令屈節一見先生不仕曰吾甯得

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郎前此吳文煥有成業或謂君一見當道即得之先生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為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為成例補刑部主事總辦秋審先生掃室焚香為諸名士燕集之所高麗使臣樓齊家入貢

見先生所校古書特謁先生書問字堂額賦詩以贈五十八年遷員外郎次年扈蹕五臺逾年扈蹕天津會大風御舟阻

上改御步輦至行宮先生約同僚步行卅里赴宮門治事待賜級匹五十九年遷郎中阿文成胡莊敏二公皆器先生每有疑獄輒令依古義平議行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途貫詣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罪應流先生謂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大司寇詰以乙所言無實證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先生曰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先生又言律文稱囚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六

到官輒名為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縱囚非正名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勅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於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先生謂古者父在為母亦期屈於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為行服謂子無絕母理又引唐八座議凡父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道故也護嫁母出母均當與母同議減闕殺罪甲有馳車犯乙者已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馳驟車馬獲重罪介所知以兼金求免先生曰吾不受暮夜金也君罪止過失殺無為人所誑甲慚謝去有孝子為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父姊控部弟竇為縣役逼與請檢尸傷當道為緩頰先生曰



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其持正類此六十年投充沂曹濟道先生以濟陰湯陵在曹南其山西榮河縣湯陵雖列祀典實未以來相沿之誤因編考諸書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並考榮河之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後得銘附會殷湯未為典要宜申大府改正後再官山左令曹縣令修葺湯陵廟屋以祭田奉祀立碑紀事嘉慶元年曹南水漫灘潰決單縣地先生偕按察使康君基田築塞之鳩工集夫五日夜從上游築隄遏禦之溜歸中滋不果橫決康語先生曰吾治河數十年未見決口能即堵閉者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 國家帑金數百萬矣尋署按察使事以整肅吏治為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九

己在親問囚定爰書於慎庶獄甲與乙有姻共飲乙醉墜火炕吐燒酒引火燄灼爛至死甲醉臥不知獄者以甲奪壺斟酒有爭鬪形擬圖殺罪先生曰甲主乙賓奪乙壺勸之飲名奪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罪有婦因姦謀命獄其婦某家妾也夫遠出主母惡之會僕婦死誣以謀毒淋者又實以姦夫言妾淫主婦令僕婦守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先生鞠婦以某日歸甬僕婦後二日以子弑與夫爭忿自盡出冤婦於獄囚有共毆人至死過堂呼冤者自言本緯夫途遇有眾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越數月邑令忽拘訊之酷刑誣服下手毆人先生詰以眾中有相識者否答曰有舅氏某為縣役在旁知狀密拘縣役詰之乃

因姦殺人縣令回護聽其屬婦認罪始以鬪殺傷輕緩其死上官駁詰改擬傷重入情實囚知死乃不承先生誠縣官乃以失察處分枉人命吾為若救止陰禍也有詬罵婦女致死獄先生以事在一月前不得謂之忿激鞫得婦自與夫毆詈自經狀出其罪凡權臬七閱月平反數十百獄活死罪誣服者十餘人亦不以之罪縣官云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幕客誤之也山左風氣為一變先生又以先儒伏生及鄭康成功在傳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立五經博士後大吏奏請鄭議格而伏允行其議自先生發也濰縣有武人犯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因賄通和珅門下屬託大府先生訪捕鞫之械和門來者於衢巡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十

撫不便其所為因奏言河防任重宜令回本任上俞之時各屬感先生廉正卻陋規相率集貲餽贈皆不納是年江南豐工及山東曹工同時漫溢先生以無工處所得疏防咎大府請嚴議 特旨予畱者異數也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先生與濟東登萊二道各治二十里先生治中段廣深中程嚴於察弊不煩苛不染指畢工較上下段引河共省帑三十餘萬凡河工堵築決口須於將合龍時放引河則水疾下而無停淤時隄未大塞而巡撫欲放引河康河督力止之不得既放水河盡填淤於是復抽溝而曹工遂不能合

矣四年巡撫奏先生熟習刑名操守廉潔惟河務非所長請以守巡道補得 俞旨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羨餘謂之扣費先生不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尚未合河督及巡撫亟奏合龍移先生任尋又奏稱合而復開開則分賠兩次塌工銀九萬兩當半屬後任司事者并責諸先生先生亦任之曰吾無寸椽尺土然既兼河務不能不為人受過也未幾母憂歸僑居金陵六年浙撫阮公元闢詒經精舍於西湖聘先生及王侍郎昶迭主講席以經史疑義課士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請業者盈門未十年舍中士擢巍科入館閣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三

數先生淡於宦情服闋後游吳越數年終以河工債項故不得已再出有 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署登萊青道補山東督糧道山東衛河經臨清開口夏秋水漲高於開內之汶水即閉閘謂之閘口糧艘阻滯先生知德州哨馬營及恩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合流入老黃河即鉤盤鬲津故道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請開濬以洩衛水異漲德州舊設繭營駐防官兵五百口一口爲一戶增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例支道倉米七千八百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石支銀一兩糧價貴賤今貴折色不敷其半官兵日苦累而道倉支贖餘米歷年運交通倉需運費銀二千餘兩先生請以存給官兵本色除折色

不獨值滿兵且省運費皆從之十二年署布政使事時侍郎廣興奉使山東供張頌履先生慎守庫帑獨無所餽後廣以賄敗豫東二行省以支帑獲罪者眾先生不與焉十三年督運北上請訓

仁宗溫諭移時面奏乞假三月省迎老父於江南尤之抵江甯糾族眾建孫子祠回任自刻城取道費縣訪季桓子得積羊井銘於縣署又訪曾哲南城葬處及澹臺子羽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始先生之官山東考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范縣東今所傳在歷城者誤也曾徵縣令訪求遺墓迨嘉慶八年再泣東省以察賑按行范縣會河溢不能詣墓所及官糧道忽夢浚井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三

出古丈夫自稱閔子覺而異之因出賞屬縣令唐晟訪廢墓申禁樵採修祠堂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縣之義城寺東皆爲文紀其事十六年引疾歸尋客揚州運署校刊全唐文累主鍾山書院生平立身行事皆蹈儒術廉而不刻和而介屢以剛正不獲於上官早歲文詞華麗繼乃沈潛經術博極羣書喜獎借後進所至士爭附之尤好聚書聞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及古彝鼎書畫皆能窮竟源委文在六朝漢魏閒不欲似唐宋八家嘗病古文尚書爲東晉梅賾所亂撰集古文尚書馬鄭王注十卷及逸文三篇又爲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蓋積二十餘年而後成其專精如此又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

傳校正三卷。魏三石經殘字考一卷。倉頡篇三卷。孔子集語四卷。史記天官書考證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集五卷。岱南閣文集五卷。五松園文集一卷。平津館文集一卷。詩集若干卷。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訣義六卷。尚書考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議三十卷。卒於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年六十。有六配。王恭人名采薇。工詩。善書。有長離閣集。

國朝先王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三

洪稚存先生事略 趙懷玉 莊忻 劉逢霖

洪先生亮吉字稚存。陽湖人。生六歲而孤。家貧。以師事。公卿。開朱學士筠督學安徽。先生從遊最久。旋客浙江。學使王文瑞。杰幕中。資館穀養母。母卒。時方拔試處州。弟謫吉不敢赴。說。母疾甚。趣之歸。先生亟行。距家二十里。舍舟而徒。方渡橋。遇貨。僕之父仇三得家。狀號。踊失足。落水。中流。數里。汲者見。疑。水。上。攬之。得。人有識先生者。昇至家。久之。乃。避。以。不。及。視。合。論。故。遇忌日。輒不食。年四十五。成乾隆庚戌進士。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明年充石經館收掌官。以舊書十三經多謬。俗白。欲更正之。未能從也。壬子分校順天鄉試。圖中并視學。貴州。命故事。詞臣未散館。無授學政者。異數也。在貴州。疏言禮記宜以鄭康成注。易陳灝為部議所格。教士以通經學古為先。黔士向學先生有力焉。嘉慶元年入直上書房。先生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先生知其無成。欲早自異。遂於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隨引蕩吉之喪。以古人有期功去官之義。乞病歸。其後座主朱文正珪有書起之。復入都供職。嘉慶己未。教習庶吉士。先生長身。火色。性超邁。歌呼飲酒。怡怡然。每興至。凡朋儕所為。皆掣亂之。為笑樂。至論當世大事。則日直視。頸皆發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會有與先生先後起官者。文正公並譽之。先生大怒。以為輕己。遂邑邑。

國朝先王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三

不樂復乞病行有日矣時川陝賊未靖先生欲有所獻督願檢例不奏事乃上書成親王暨當事大僚言時事冀其轉奏故貝子福康安所過繁費州縣吏以供億致虛帑故相和坤擅枋時達官清選多屈膝門下列官中外者四十餘人未復指斥乘輿有羣小熒惑視朝稍晏語成親王以聞有旨軍機大臣召問即日覆奏落職交刑部治罪先生就逮西華門外都虞司羣議洶洶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其友趙中書懷玉見先生縲絏藉藁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先生笑字謂趙君曰味辛今見稚存死邪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旨毋用刑先生聞言感動大哭自引罪坐身列侍從用疑似語誘君父大不敬議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美

斬立決奏上免死戊戌伊犁將軍某妄測  
聖意奏請侯君至獎以法先發後聞得旨嚴飭不行明年京師早詔減釋軍流不雨朱文正奏安南黎氏二臣忠於其主久繫獄請釋之又下雨  
上乃手詔赦先生是日沛然雨遂頌諭言天人感應之理至捷誠臣工弗以言為諱御製得雨紀事詩有亮吉原書無違礙之句有愛君之誠實足啟沃朕心已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之注  
仁宗之睿直臣超越前古而先生諒節實能上格天心云先生生在成所不及百日自獲罪至成還文正公常調護之既歸自

號更生居士丁卯歲大祲有司勅不成災饑民剝樹皮以食先生力請當道設賑局捐金為之倡所全活數十萬計性嗜山水遊嵩華黃山皆蹟絕壁題名家居十餘年卒年六十有四其學無所不窺詩文有奇氣少與武進黃景仁仲則齊名江左號洪黃仲則客死汾州千里奔其喪世有巨卿之目其後沈研經術與同邑孫星衍季述論學相長人又稱孫洪云所著左傳詁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比雅十二卷弟子職箋釋一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音四卷乾隆府廳州縣圖五十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詩文集共六十四卷行於世趙君懷玉字億孫一字味辛武進人乾隆庚子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美

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出為登州府同知好學深思書無所不讀工詩古文著亦有生齋詩文集同時為漢學者有莊君斯字虛庵乾隆戊子副榜官知州深於聲音訓詁之學校刻淮南子為之注又有劉君逢祿字申甫嘉慶丁卯舉人淹通經傳皆先生同郡人

洪初堂先生事略 洪初 程瑤田 汪龍 汪炎

洪先生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人年十五為諸生乾隆乙酉拔貢與兄樸同應 召試兄授中書而先生未遇梁文定公國治時督學安徽皆賞異之先生從文定游至山西舉乾隆戊子鄉試丙申應天津 召試冠其伍授內閣中書少與同郡戴東原金輔之交粹於經學因鄭康成易贊作述贊二卷又著明象未成書其解周易詁訓本兩漢行文類先秦又撰四聲韻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卷先是江先生慎修切字六百十有六是書增補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見溪等字注於廣韻之日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齒唇五音蓋其書宗江戴二家之說而加詳焉又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毛

著周易古義錄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錄詩經釋典儀禮十七篇書後春秋公羊傳例論諸古義錄初堂讀書記初堂隨筆許氏經義諸書留心奇遁之術以其術犯造物忌病中舉所著火之惟新安大好紀麗久刊行先生律身以正考友著於鄉生平所學服膺戴氏戴氏作孟子字義疏證讀者不能通其義先生稱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間必自戴氏始也撰東原行狀載其與彭尺木書朱竹君謂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此先生上書論之詞甚辨弟梧字桐生乾隆庚子 召試舉人授中書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由編修官沂州知府博通古今工詞翰亦邃於經

學同邑學者有程易疇汪瑩泉汪孝嬰羅子信洪資華皆以經術名

易疇程姓名瑤田乾隆庚寅舉人太倉州學正著有通藝錄行世瑩泉名龍乾隆丙午舉人著毛詩申成毛詩異義孝嬰名萊優貢生大學士祿康薦修 國史天文志官石埭訓導十二經注疏能背誦如流水而又能心通其義有問者觸類旁通無窒礙尤善歷算通中西術著衡齋算學行於世子信名永符乾隆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善讀書通經史工詩古文時推疏儻奇士資華名瑩為初堂族子嘉慶己巳一甲一名進士 賜及第授修撰恬於仕進五經各有撰述皆歙人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天

任子田先生事略

任兆麟 黃承吉

李惇 許珩

宋綿初 汪光燾

秦恩復 李鍾潤

任先生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江蘇興化人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以通經聞著易象大意先生少工文詞既乃專究經史傳注乾隆三十四年二甲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三十八年修四庫全書充纂修官禮經哀輯為多提要多出其手尋以郭中授御史五十四年卒年五十有二先生家貧盡色養讀書守道義素不欲以空言講學服官行已無媿古人所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著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繪一卷吳越備史注三十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集六卷先生初欲督率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即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元

求他類所著深衣釋繪諸篇皆博綜羣籍衷以己意或視為爾雅廣疏寶禮經別記之意學者能推其意廣所未盡以類窮之可以會經之全矣族弟兆麟嘗采獲百五十條為字林考逸補正云兆麟字文田一字心齋震澤諸生舉孝廉方正嘗注夏小正本鄭仲師周官注移主夫出火一條在三月又移時有見稀始收一條在五月又補入采芑雞始乳二條王西莊序以為當所著曰有竹居集時江北學者有李先生惇號孝臣高郵人治經通敏尤深於詩及春秋三傳晚好歷算通宣城梅氏書與同郡劉端臨王懷祖汪容甫善力倡古學篤內行恂恂退讓遇友朋患難則執義不回久困諸生以高第將舉拔萃科試之前

夕執友賈田祖死往經其喪遂罷試舉乾隆庚子進士注選知縣尋卒著歷代官制考考工車制考說文引書字異考左傳通釋杜氏長歷補渾天圖說羣經識小錄諸書又宋君綿初字守端亦高郵人乾隆丁酉拔貢官訓導邃經術尤長於說詩著韓詩內傳徵四卷子保字定之廩生精聲音訓詁之學又秦君恩復字敦夫一字澹生江都人乾隆丁未進士官編修讀書好古所居五等仙館蓄書萬卷丹鉛不去手校刊陶宏景鬼谷子注盧重元列子注及隸韻諸書與人謙抑口不談學問是以世無知者又黃君承吉字春谷亦江都人嘉慶乙丑進士官知縣天資過人為漢儒之學研究精微通歷算能辨中西之異同尤工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手

詩古文能自出機杼空無依傍又儀徵許珩者字楚生能詩治經有心得著周禮獻疑七卷又汪君光燾字晉蕃儀徵諸生父棟進士官員外郎與惠定宇戴東原王述庵王西莊錢竹汀為莫逆交晉蕃承庭訓夙聞諸老宿緒論遂博通經史嘗辨惠氏易爻辰圖之謬又作蕘稗釋人服其精核又李君鍾泗字濱石甘泉人書一覽不忘治經精左氏春秋撰規規過一書抑劉中杜焦里堂見而歎服嘉慶六年舉人與晉蕃皆早世

孔驛軒先生事略 孔驛軒 郝懿行 鄭鴻馨 趙曾

先生諱廣森字眾仲又字搗約號驛軒孔子六十八代孫居曲阜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檢討年少入官翩翩華胄一時爭與之交然性恬淡耽著述裹足不與要人通謁告養歸不復出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毀卒時乾隆五十一年也年三十有五先生聰穎特達經史小學沈覽妙解少受經於戴東原所學在公羊春秋唐陸德明云魏晉以來公羊久成絕學先生沈深解判著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於胡毋子都董仲舒何邵公條例師法不墜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為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三

之經制發為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為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于羽儀可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興一於春秋乎託之春秋之為書也上通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道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日時二日月三日日王法者一日議二日貶三日絕人情者一日尊二日親三日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而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於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毋子都董仲舒

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鳴於朝廷立於校官董生授弟子嚴公贏公授睦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為嚴頗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為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其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實非天子之因革耶旬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札下存宋襄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邽非天子之黜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三

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為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為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為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為賢論貴戚之卿又實本於不言刺立以惡衍之義且論語責輔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臯陶則與晉賈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於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晉唐以來公羊殺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啖趙橫與宋儒踵扇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為所奪其嘗毀三傳率據拾本例而膚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

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循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記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曹羈宋萬未督之為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廬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為篡天王入於成周乃非篡出者為有外天王出居於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於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於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三

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僕指述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蔡仲之事蔡仲權一時之計紆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弑廢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為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仲仲之權而

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日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蔡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間特殊異二子於眾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尚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蓋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嗷嗷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為詳則以不日為略以月為詳則以不月為略其以不日為恆則以日為變以日為恆則以不日為變甚則以不月為異其以月為恆則不月為變以不月為恆則以月為變甚則以日為異將使學者屬辭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三

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惟趙訪一人哉推舉其概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則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丙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人入曹何以別於宋人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場宮亦立而知季隱如之為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意乎常辭備戰日詐戰不日獨至於敬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



姜戎敗秦於殺癸已葬晉文公背殯之罪口之而益見復歸不  
 有言曰者獨衛獻公口讀其經曰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刺甲午  
 衛侯衍復歸於衛諷弒之跡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  
 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  
 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  
 衍而非衍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  
 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  
 說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  
 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  
 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於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蹈名教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義

之宏罪犯今古之極慈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  
 情固有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媚桓弒隱公子招  
 之脅君亂國充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慮久已不  
 範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天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  
 立朝必不待其弒君亂國早已放流之數極之又何不逆億之  
 有以誅不待教之罪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  
 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於鄙貶  
 翬於伐鄭伐宋以戒後世之為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  
 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惟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勿  
 謂公子招弟也而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陳者弗良當絕其位

親者不良但不當任之亦弗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  
 也俗儒不知春秋病在不能探深窺微筆在所傳聞之世諛言  
 貶之遂在所聞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  
 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日隱如至自  
 晉一日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  
 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  
 乎始終用致夫人弗曰其始則終身不免為篡成風之含贈會  
 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為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翬  
 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  
 者也譏貶皆不概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示之法人莫知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義

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  
 人宋人書漢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徒義公子側  
 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肖  
 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句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  
 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  
 與吳伐鄭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經與戎則正言之曰鄭  
 伯伐許以為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  
 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輪而蔡之辭  
 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  
 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

第十一册 丹黃參日年... 史部

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哆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絕於春秋。何則。般之弑父易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恨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爲慮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虔也。譬以其比在刺桀館。譏猶釋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爲大夫。既爲大夫。即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於貶絕備矣。而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釋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三

執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敢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爲難。行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放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吳氏。則滅項不嫌。非齊書成鄭虎牢於下。乃可以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爲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公孫會見司寇有入議之祥。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爲盟之法。其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召陵。高法霍。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

也。三亡國之諱亡也。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忍日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逮聞。所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當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願云齊陳桓執其君。真於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况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圍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惟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於註疏。漢儒授受之旨。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三

旨。春秋漢議文。諡例等。尙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訛率臆。未能醕會傳臆。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強殊鼻。我於挾。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夫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辭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劭公反張大之。目爲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亦猶傳本未與輒拒父。雋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明。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

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以於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被其拘窒。增其隱漏。真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決為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母生董生。既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為略依胡母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眾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字斷。其心曠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托不腐。其又奚辭。蓋自有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伯之註。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讀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既竭。不知所裁。先生又著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詩聲類十三卷。禮記危言六卷。經學危言六卷。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又喜屬文。工篆隸。著儀鄭堂駢體文三卷。江都汪中讀之。歎為絕手。

孔君繼涵。字荏谷。翼軒之叔也。乾隆辛巳進士。官戶部郎中。深於三禮。校刻微波榭叢書。同時有郝君懿行者。字恂九。棲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主事。撰山海經注。為實事求是之學。又濟甯

許君鴻燾。字漸達。進士官江蘇同知。深於輿地。凌次仲。亟稱之。其雪帆雜著。皆辨駁地理之說。不在臆明。景范下。與萊陽趙君齊名。趙君名曾。字北嵐。乾隆己酉舉人。官知縣。好金石文字。及古錢。治經。深於三禮。及古文。尚書。左氏春秋。皆山左翹楚也。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五 經學

罕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經學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周書昌先生事略 桂馥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其先餘姚人也高祖始遷山東之歷城生而好學棄產營書凡積五萬卷見藏書家易散有感於擇道難約桂君未谷築借書園祠祀漢經師伏生叔重諸先生聚書其中以致致來學與李君文藻同修歷城縣志朱學士筠稱其詳慎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特召修四庫書改庶吉士授編修典試貴州能得士與程君晉芳丁君杰邵君晉涵善嘗借館中書屬未谷為四部考鈔胥數十人昕夕校治會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經學

一

禁借官書遂止先生之學淹博無涯於先正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稱張稷若自謂文拙不存彙亦不著書未谷名韻字冬卉曲阜人於書無不窺尤遠於金石六書之學少以優行貢成均交翁覃溪學士詣益進又與濟南周書昌友誘接後進甚篤乾隆五十五年進士知永平縣卒官年七十永平故嶺之邊邑君臥閣以治政簡甚因以其餘為經生業嘗謂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日取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為說文義證五十卷又繪許祭酒以下至二徐吾邱衍之屬為說文統系圖題書室曰十二篆師精舍著禮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八卷詩集四卷

程綿莊先生事略

程先生延祚字啟生號綿莊先世本歙人遷江甯少好學十三經二十二史諸子百家書無不讀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弟嗣章字南耕深於史先生獨好治經而於天文輿地食貨河渠兵農禮樂之事皆能竟委探源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生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為之肅弱冠補諸生鄉試概不利乾隆丙辰召試鴻詞科有要人慕其名欲令出門下屬密友道意曰主我試必入選先生正色拒之竟不用自此不復應鄉舉惟閉戶窮經而已自王輔嗣注易盡掃圖緯之說宋元儒尊希夷河洛圖書及變互卦氣之說又或拘執爻位陰陽秉承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經學

二

比應之體易學轉晦先生乃著易通及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作象爻求是說六卷自成一家言少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尚書冤詞乃作冤冤詞以攻之又著晚書訂疑推拓其說別成尚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說二十卷魯論說四卷春秋識小錄三卷禮說二卷多能發前人未發之覆同時方君望溪鍾君厲暇皆盛推之辛未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被薦入都復報罷自以家近青溪其出處與劉嶽兄弟相類乃自號青谿居士云卒年七十七所著經學外有詩文各三十卷嘗言墨守宋學已非墨守漢學者尤非孟子不云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謂孫復疏經多背先儒非也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為孫

復其持論若此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三

崔東壁先生事略 陳履和

崔先生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入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嘉慶元年授羅源知縣武弁多藉海寇邀功誣商船為盜先生要平反之於是奸徒控其擅釋巨盜臺使者故知先生得免議四年調上杭關稅向贏數千金先生悉解充緝盜公費未幾投劾歸著書三十四種而考信錄一書尤生平心力所專注其上古考信錄二卷謂易傳僅溯至伏羲春秋傳僅溯至黃帝不應後人所知反詳於古人凡緯書所云十紀史記所云天皇地皇人皇皆妄也謂龍馬負圖出緯書乃方士之言謂庖羲非太皞神農非炎帝以五行配五帝乃陰陽家言謂楊墨欲高於儒者故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四

稱述上古以求加於唐虞三代之上凡稱引上古多異端假託之言不可為實事謂上古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聖人出則天下尊之為帝既沒則已焉自唐虞而後有禪自夏商而後有繼不可以後世之事例上古其唐虞考信錄四卷謂舜事統於堯古但有堯典今本割慎微五典以下為舜典始於齊代姚方興其謬有三謂堯非帝嚳子堯之德能協和萬邦故天下歸之非藉父兄之業謂歷數在躬非聖人之言聖人豈有置人事不言而以歷數為據使後世聞干者藉為口實乎謂舜以前未有州舜始設之故曰肇十有二州其後水患既平乃併其三而為九州偽孔傳謂禹別九州之後舜改為十二州者謬謂舜讓三苗於

三危何以復命禹征之何以舜之德久不能格舞干羽而七旬  
遂格此偽書采韓詩外傳而增飾之耳其夏商考信錄四卷謂  
彭蠡別一地非鄱陽彭蠡自在江北爲漢水所匯鄭樵以東匯  
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爲衍文固謬朱子蔡傳不  
疑以鄱陽爲彭蠡之誤而反疑經爲誤亦非謂庭堅非皋陶當  
是兩人謂允征乃偽書義和廢職黜之可也何必與師且義和  
黨羿必助之仲康安能征之至六卿分掌六師甘誓所記甚  
明白周官始言司馬掌六師而偽書周官篇因之夏時必無是  
語也謂界盪舟非陸地行舟乃力能搖盪尋之舟而覆之也謂  
元鳥生商當從毛傳春分元鳥至祈於郊禘而生契不當從史  
記吞鳥卵之說謂湯誓言率割夏邑則知夏之政不行於諸侯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五

言夏罪其如台則知桀不能囚湯湯固未嘗立桀之朝爲桀之  
臣也謂外丙仲壬當從孟子不當從偽孔傳削去外丙仲壬兩  
代程子胡氏之說皆謬謂祖甲乃武丁子非太甲當從馬鄭其  
豐鎬考信錄入卷謂夏商周未有號爲某公者公賈父相連成  
文猶所謂公劉公非公叔類也古公賈父猶言昔公賈父也謂  
太王流離播遷之不服何暇謀商闕宮詩語夸誕僖公乞師於  
楚以伐齊而此詩反謂荆舒是懲則剪商一語豈可信以爲實  
謂齊魯韓三家皆以闕昨爲康王時詩闕昨取與河洲而岐陽  
距河絕遠况序但言后妃尙未指爲何王之后安得據一言而

廢三家之說乎謂周自立國於岐與商無涉文王未嘗立於紂  
之朝所謂服事殷者不過王帛皮馬卑禮以奉之耳非委贄而  
立於其朝也謂文王羨里之厄詩言不言論語孟子亦不言至  
易傳始言之易傳本非孔子所作是以汲冢周易有陰陽篇而  
無十翼即所云大難亦未言爲何難謂武王牧野以前其事殷  
之心與文王不異孔子言周之德周者文武之統稱况上文  
記者武王之言以爲論武而兼文則可若以爲專論文而不及  
武則上下文不相屬矣謂偽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不書月而  
反書時尙書有是文體乎又云惟戊午王次於河朔蒙日於時  
而反無月不特尙書即春秋亦無此文體也謂周介戎狄之間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六

乃商政所不及至寢昌寢大又商所不能臣紂與文武原無君  
臣之分但爲名號正朔所存故論文武者但問其實爲紂臣與  
否而不必問其伐商不伐商果君臣也則曹操雖不篡漢而異  
與不無殊非君臣也則武王雖伐商而至德與文王不異謂雖  
有周親二句承周有大賚而言言周雖有親戚不敢善人故大  
賚之也上句周指武王下句周豈可指紂謂唐叔乃成王母弟  
周公之東也唐叔實往歸禾則成王非幼明矣蓋成王居喪不  
言周公以冢宰聽政後人但聞周公攝政遂誤以成王爲幼耳  
謂管蔡二叔以殷畔漢以前皆不言霍叔至晉皇甫謐始稱監  
殷有管蔡霍三叔而偽尙書采之謂微子之命難於措辭而託

但通養其僞尤易明。謂儀禮非周公之制。古禮臣拜君於堂下。雖君有命。仍拜畢乃升。今儀禮君辭之乃升成敗。是拜上非拜下矣。古者公之下不得復有公。今儀禮諸侯之臣所謂諸公者。是春秋之末。大夫僭也。覲禮大禮也。聘禮小禮也。今儀禮聘禮之詳。反十倍於覲禮。蓋周衰。覲禮缺失。而聘禮通行。故也。王穆后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今儀禮喪服篇。為妻期年。果周公所制之禮。叔向豈有不知。何以所言喪服與儀禮迥異。且十七篇多係士禮。而文繁物奢。已如此。然則此書之作。當在周末。文勝之時。周公所制。必不如是。謂周禮條理詳備。然以為周公所作。亦非也。書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七

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今周禮封國。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海內安得如許地。而封之。畿之耶。古者建國。必本大而末小。今周禮天子之地。僅四諸公。而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賈誼所謂腰大如腰。指大如股者。是豈先王之法制乎。孟子。其實皆什一也。公羊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今周禮乃云。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屨無大里之布。是正賦之外。無課於民者。今周禮使不毛者。無職事者。出夫里之布。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如郊。祭地則如社。今周禮云。祭天南郊。祭地

北郊。果爾。則周公於洛。何以一郊。即兼祭天地。且南北郊亦不當同日。春秋書郊。凡九。皆但書郊。果有南北兩郊。不應混而同之。謂共和者。因周召二相和衷共懼而稱之。以為共伯和者。諺謂龍聚事荒誕。不足信。謂伯夷叔齊無相馬。諫伐紂事。辟紂故。餓餓。故思養而歸於周。論語但言餓於首陽。不言餓死於首陽。蓋戰國時。楊墨橫議。常非堯舜。薄湯武。以快其私。毀堯則託諸許由。毀禹則託諸子高。毀孔子則託諸老聃。毀武王則託諸伯夷。六史公尊黃老。故好采異端雜說。學者但當信論孟。不當信史記。其洙泗考信錄四卷。餘錄三卷。謂今論語非孔門論語之原本。亦非漢初魯論之舊本。齊論語章句多於魯論。是齊魯互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八

異也。張禹本投魯論。晚講齊論。後刪而合之。號張侯論。然則今之論語。乃張禹所更定也。禹但知媚王氏。以保富貴耳。何足以知論語。其不當刪而刪。不當采而采。蓋不少矣。如公山佛肸兩意。蓋戰國之士。顧自便其私。故誣聖人以自解。而張禹誤采之。夫佛肸叛。乃趙襄子時事。其時孔子已卒矣。何往之。有此誣聖之大者。也。謂孔子家語。原書已佚。今之家語。乃魏晉間人雜取子史中孔子事跡。增益而成者。謂孔子事。見於異端雜說者。人猶不信。至世家及家語。載之。而人始信之矣。至孔子年譜。則又采之。世家家語及諸雜說者。其謬尤甚。謂左傳言孔子相者。相禮也。非相國也。史記誤以為相國之相。謂匡為宋邑。似畏匡過

宋本一事。匡人其如子何。桓魋其如子何。似一時一事之言。記者小異耳。謂孔子無刪詩書之事。先儒以春秋為託南面之權。行黜陟之事。其說亦非。蓋春秋所關者。天下之治亂。所正者。天下之名分。不可仍以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春秋得孔子修之。則善不待褒而自見。惡不待貶而自明。大義慄然。功罪昭著。故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謂孔子所謂一貫。曾子以為忠恕是。即忠恕也。先儒釋之曰一理渾然。此渾然者。果何物乎。從曾子之言。則學者皆有以持循。從宋儒之言。則聖道反入於虛杳。吾甯從曾子。不敢從宋儒也。謂南宮敬叔以為一人。其誤有六。語詳本書。謂論語左邱明非作傳之左邱明。作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九

傳之左邱明。未嘗親炙孔子。劉歆謂親見夫子無所據。其論語餘說一卷。謂天下之理皆寓於事。非聞見閱歷不能知。故聖人教人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至宋儒始好以窮理為說。以靜坐為功。以明心見性為道。然則聖人何為教人多聞多見乎。其孟子事實錄二卷。謂孟子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當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敗之後。蓋惠王三十七年。始僭稱王。惟既稱王。故孟子稱之曰王。惟既敗。故有喪地之語。謂後人疑孟子當尊周室。不當勸齊梁行王政。不知周顯王時。周已失國。至東周西周君。列為兩國。已降同諸侯。是時民困已極。孟子急

欲救民。故勉以王政保民之事。此時而責以尊周。是不識時勢而妄議也。其三代正朔考一卷。謂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斷無改本朝正朔之理。王正月即周正月也。謂三正並行於侯國。列國自用其歷。聖王不强使從。已故周十二月。卜偃謂之十月。周三月。絳老人謂之正月。可見周用周正。晉自用夏正也。其三代經界考一卷。謂聖王治天下。惟期安民。必不紛更。以擾民。夏貢殷助周徹。各因其宜。至諸侯之國。各仍其舊。公劉當夏殷之際。而徹田為糧。可知夏殷貢助不盡行於天下也。謂方田法。田不盡方。而算自方。井田之制。亦若是耳。其禘祀通考一卷。謂禘見於春秋者二。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太廟。觀此。則太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十

廟羣廟皆有禘器。非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禘見於左傳者三。昭十五年。將禘於武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此三事皆禘羣廟。非祭始祖所自出也。禘見於論語者二。所以不欲觀。所以不答。或問之。故皆無明文。禘見於王制禮運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祭義。皆無祭始祖所自出之說。惟喪服小記。及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亦無祭始祖所自出之說。加始字於祖之上。其誤始於趙匡。謂國語多自相矛盾。不足據。即據國語禘嘗之文。亦以其有功而祭。非以其為始祖所自出而祭也。祭法一篇。出於漢儒。蓋襲國語之文。其謬有三。其讀風偶識四卷。謂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三家之詩雖亡。然



見於漢人引述者有之。與今詩序互異。豈毛詩獨可信而齊詩  
韓詩不可信耶。謂前人以詩序為子夏毛公所作。非有實據。而  
衛宏作詩序。則後漢書實有明文。夫申公說詩疑者不傳。衛宏  
在後。何以每篇皆能悉其為某人之事。謂風雅南皆詩之體。江  
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不當言化自北而南。其古文尚書辨偽  
二卷。謂東漢以後。杜林賈逵馬融鄭康成傳古文尚書皆止二  
十九篇。史記所引尚書皆二十九篇之文。並無今書二十五篇  
一語。謂後人尊偽書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為宋以來理  
學諸儒所宗也。不知危微二語出荀子。荀子凡引詩書皆稱詩  
云書云。獨此稱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則知荀子所見秦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五 十一

火以前之尚書無危微二語也。先生之學考據詳明。如漢儒而  
未嘗墨守舊說。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嘗空  
談虛理。而不核乎事之實。山陽汪文端序稱其書為古今不可  
無之書。其功為世儒不可及之功。其心折如此。先生卒於嘉慶  
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弟子陳履和雲南石屏舉人。遇先生於  
京邸。見考信錄。即執弟子禮。先生歿。為刊其遺書。

張皋文先生事略 章士錫

阮文達居館職時創立 國史儒林傳。其序述前代師儒分合  
及 本朝理學經學諸儒源流甚晰。而亟稱近世張惠言之於  
孟虞易說與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皆為專家絕學。蓋自惠氏  
棟作周易述大旨遵虞翻補以鄭荀諸儒學者。以未能專一少  
之漢人之易。孟費諸家各有師承。勢不能合。張先生傳虞氏易  
即傳漢孟氏易矣。是以為孤經絕學也。先生名惠言。字皋文。江  
蘇武進人。少孤貧。年十四即為童子師。舉乾隆丙午鄉試。教習  
景山官學。期滿例得引見。聞母疾急歸。遂居母憂。嘉慶四年  
睿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慎先生中式時。大學士朱文正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一 經學 十二

公以先生學行特奏。選庶吉士。充寶錄纂修官。蓋前移七試禮  
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癸六年散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  
授編修。七年卒。年四十二。先生清羸。眉作青紺色。面有風棱  
而性特和易。至義之所在。必達而後已。鄉會試皆出文正之門。  
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  
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先生斷斷以善相諍。不敢隱文正  
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先生言。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  
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  
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復有過大臣。先生言。庸猥  
之輩。伴致通顯。復壞 朝廷法。惜全之。當何用。文正喜。進淹雅

之士先生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於廣坐靜之文正不以爲忤也爲庶吉士時嘗奉 命詣盛京

象  
列聖加尊號玉寶言於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 寶不得磨治當事以爲然格於例不果奏又言翰林官乃

皇帝侍從奉 命象

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於例不果奏先生歎曰天下事皆如是耶吾位卑能言之而已象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溫言象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十三

最稱晉書象勢是晉人語非漢中郎語也少爲詞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禮主鄭氏康成言易主虞氏翻所著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其虞氏易序曰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皆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鄭康成康成作易注而荆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惟翻傳孟氏學嘗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

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離根散葉豈茂條理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空言解易唐立之學官而漢儒之說微獨李鼎祚作集解頗採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書盡亡而宋道士陳搏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易之河

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破而易陰陽之大義盡盡晦矣 清興百

年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孟京荀鄭虞氏古義作易漢學又自爲

解釋曰周易述然撥拾於已廢之後左右采獲十無二三其所述大氏宗補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摭拾欲一日而其道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十四

復明斯固難也翻既承世學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十餘家惟鄭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槪爲消息二卷庶以探賾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耳先生又撰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及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諸聲譜茗柯文集共數十卷生平修學立行敦禮自守嘗言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弟子從受易禮者十數榜董士錫字晉卿能傳其學

汪容甫先生事略 賈田祖 江德遠 顧九苞 顧厚毛

汪先生中宇容甫江蘇江都人生七歲而孤家賤貧冬夜藉薪而臥旦供爨給以養親力不能就外傳母鄉投以小學四子書稍長備書村塾中代學子為文塾師大驚異久之就書賈借讀經史百家觸目成誦遂為通人弱冠補諸生杭董甫沈椒園皆賞異之學使朱竹君禮為上客同時鄭炳也王德甫錢竹汀盧紹弓並為延譽乾隆丁酉謝侍郎補督學江蘇選充拔貢生每試別置一榜署名諸生前謂所取士曰若能受學於容甫業當益進又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以學則北而事之矣先生以母老竟不朝考絕意仕進兩午朱文正以侍郎典試江南語人曰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十五

此行必得汪某為選自不知其不與試也文正旋督學浙江先生往謁問及揚州文獻作廣陵對三千餘言文極奇偉畢尚書沅開府湖北禮先生入幕屬撰琴臺銘黃鶴樓記甫脫稿好事者爭傳誦之先生治經宗漢學謂 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陸緒若顧亭林閻百詩梅定九胡臈明惠定宇戴東原皆足繼往開來經學自亭林始闢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細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闢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擬作六儒頌未成好金石碑版嘗從射陽湖項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像因署其堂曰問禮性仇直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謂周禮天神地示人鬼今合而為

一如文昌天神也東嶽地示也先聖先師人鬼也天神地示世俗必求其人以實之豈不大愚乎尤惡淫祀見人邀福祠禱者輒罵之問者掩耳走而先生自喜益甚於時彥不輕許可見負盛名者必譏彈其失或規之則曰吾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或且求吾罵焉不得耳事母至孝家無瓶石儲而澆糶必具侍母疾晝夜不交睫廁除皆親滌焉晚歲憊使全德耳其名延請登別書書甲寅校四庫全書於浙江之文宗閣疾終西湖葛嶺僧舍年五十有一先生少工詩治古文不取韓歐以漢魏六朝為則著述學內外篇及廣陵通典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子喜孫字孟慈嘉慶丁卯舉人能讀父書長於考據同時學者有賈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十六

君田祖江君德量顧君九苞鍾君襄皆與先生善田祖字稻孫號禮耕高郵人廩膳生好學多所瞻涉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與陽湖洪稚存同里王懷祖李孝臣友善矜立名節猛志疾邪蓋篤學力行之士也德量字成嘉一字秋吏儀徵人世父昱字賓谷江都諸生讀書好古為聲音訓詁之學者有松泉集韻歧瀟湘聽雨錄諸書秋史少溺苦於學與汪容甫為文字交所業益進乾隆庚辰一甲二名進士 賜及第授編修改御史精於小學好藏碑版名書畫古錢著泉志三十卷又撰廣雅疏未成而卒九苞字文子興化人治問強記長於毛詩三禮母任氏子田侍御之祖姑也博通經史

女子之學得諸母教為多。舉乾隆辛丑進士。尋卒。子鳳毛。字起宗。亦受經於祖。母年十一。通五經。著有毛詩集解。楚詞韻考。入聲韻考。乾隆甲辰。聖駕南巡。召試列二等。後舉戊申副榜。早世。鍾表。字蔚崖。甘泉人。優貢生。與阮文達元。焦孝廉循善共討論經學。實事求是。君澹然無欲。以讀書為樂。生平篤實敦善。行賞撰漢儒考。較陸元朗所載增多十餘人。文達為刻考古錄四卷。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十七

凌次仲先生事略

凌先生廷堪。字次仲。安徽歙人。六歲而孤。家貧。年十二。棄書學。賈。偶讀唐詩選本及詞綜。遂能詩詞。見者大異之。二十餘始復讀書。懼時過難成也。著辨志賦以見志。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之學。復從翁覃溪。阮文達遊。於禮經用力最深。不較寒暑。二十餘年。於史則大事本末。地里官制沿革。及元史姓氏。有問者。從容置答。如數家珍焉。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門。例選知縣。改甯國府教授。便於養母。治經也。著禮經釋例十三卷。謂儀禮委曲繁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若其難。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十八

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列亦與之同。尸即鄉飲酒之賓也。侑即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即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即鄉飲酒之主人酬賓。奠而不舉也。旅酬無算爵。即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籩豆。牢俎。七措。肉。滫。播。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尸。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司徹獻尸。俎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酒。但獻眾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解於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解於賓而已。

有司徹無算爵。賓黨則用主酬賓之解。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解。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解於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於士冠禮。冠畢禮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性饋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於鄉飲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說此賓客之禮也。而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雁。即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即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即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而鄉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即私覲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眾介面。即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經學 九

聘賓之私覲畢介覲眾介覲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雁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預者請命而已。聘禮既享未覲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償。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襲。賜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問卿則受幣於堂中西昏禮則受雁於楹間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於士相見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饗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於親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

不同也。而其為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覲禮不同也。而其為郊勞執玉行享庭賓之例則同也。特性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為尸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同也。而其為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觀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為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為卷十三。至於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經學 三  
經意乃為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先生又著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又著魏書音義。未成。先生雄於文。九慰七戒。兩看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姓詩。楚茨考。旅酬下為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後古文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復禮上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

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三

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醢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悅聲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膳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是矣。其篇亦不僅

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是矣。良金之在井也。非槩氏之模范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車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爲量不必待模范也。材之爲車不必待規矩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渺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下以禮爲學。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禮。而父子之親。油然而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贊以至於既見還贊。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困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焉曰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復禮中曰。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三

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為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為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眾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組用肩。獻介則共階。其組用肫。肫獻眾賓則其長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辛三

升受有薦而無組。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養生。養生然後禮作。董生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掩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觀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眾賓。則謂

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眾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於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為斯人所共出。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為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為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乎天命民彝而出之。即一器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辛四

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即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為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為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為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為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

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復禮下曰：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性極於幽深微渺，適成其為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乎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蓬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為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三

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性極其幽深微渺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為弗如。於是竊取其理氣之說而小變之，以襲聖人之道，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渺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為性，不如我之以理為性也。嗚呼！以是為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為闢異端而不知墮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說者以為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即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

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為感歎時往不可復追，即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為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渺，則為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子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為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為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為仁者，惟禮焉耳。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即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望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即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渺皆釋氏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五

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渺皆釋氏



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恆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耶。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先生此論。與張蒿庵之中庸論。皆古今絕識。大有功於聖學者也。其燕樂考原。由燕樂以通古樂。江君鄭堂謂其思通鬼神焉。先生卒於嘉慶十四年。年五十有五。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三七

余古農先生事略 江藩 汪元亮 袁廷禧 鈕樹玉

先生諱蕭。名字仲林。別字古農。吳縣布衣也。年十五。通五經。家貧。不能蓄書。有茗溪書。買徐姓借。以左傳注疏讀。而月還之。徐訝其速。曰。熟讀矣。徐試之。背誦終卷。無誤。大駭。曰。子奇人也。贈以十三經注疏。十七史。說文解字。玉篇。廣韻。於是閉戶肄經史。博覽羣書。性癖古籍。聞有異書。必徒步往借。以郭注爾雅。用舊注。而掩其名。謂之懷善無恥。乃採孫炎李巡舊注。為之釋書。未成。先成注雅別鈔八卷。專攻陸佃新義。埤雅。及羅願爾雅翼之。誤兼及蔡卡毛詩各物解。沈宗伯德潛見其書。折節與交。年逾冠。以注雅別鈔。就正於惠氏。定字。定字曰。陸佃蔡卡。乃安石新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三五

學。人人知其非。羅願非有宋大儒。均不足辨也。凡讀書。撰著。當務其大。且遠者。先生矍然。遂執費稱弟子焉。吳縣朱文游。藏書最富。先生館其家。得備讀四部書。又嘗閱道藏於元妙觀。閱佛藏於南禪寺。所夕手一編。弗輟。致力虧損。或令坐暗室。中目蒙藍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後。目復明。然讀書。但能讀大字本而已。方恪敏觀承。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遊京師。與朱學士鈞。紀文達的。胡文怡。高望善。咸謂其學在深甯。亭林之間。因目疾。復作舉戴氏震自代。遂南歸。以經術教授鄉里。閉目口授。時江震滄。孝廉。鈞亦以目疾。授徒。人並稱盲先生。同郡以經義詩古文相論難者。薛家三。汪愛。盧彭尺木。汪竹香。諸君。上下其議。

論風發泉湧先生貌奇偉頂有二肉角疎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軌革家懸鬼谷子像同社中戲呼鬼谷子云卒年四十有七所著述甚多爾雅釋注雅別鈔及文選音義均悔其少作不以示人別撰文選雜題三十卷皇侃論語義疏選音樓詩拾各若干卷其古經解鈎沈已採入四庫書弟子江藩字子屏甘泉人博聞強記心貫羣經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使兩漢儒林家法之承授本朝經學之源流釐然可考又作宋學淵源記三卷分北學南學附記共若干人又取諸家撰述凡專精漢學者倣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作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於易取胡氏渭之易圖明辨惠氏士奇之易說惠氏棟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經學 三九

之周易述易漢學易例及本義辨證洪氏榜之易述贊張氏惠言之虞氏義虞氏消息顧氏炎武之易音於書取閻氏若璩之古文尚書疏證胡氏渭之禹貢錐指惠氏棟之古文尚書考宋氏鑒之尚書考辨王氏鳴盛之尚書後案江氏聲之尚書集注音疏尚書經師系表於詩取惠氏周揚之詩說戴氏震之毛鄭詩考正顧氏炎武之詩本音錢氏坵之詩音表於三禮取沈氏彤之周官祿田考惠氏棟之禘祫說江氏永之周禮疑義舉要戴氏震之考工記圖任氏大椿之弁服釋例錢氏坵之車制考張氏爾岐之儀禮鄭注句讀沈氏彤之儀禮小疏江氏永之儀禮釋宮譜增注褚氏寅亮之儀禮管見金氏日造之儀禮正譌

張氏惠言之儀禮圖凌氏廷堪之禮經釋例黃氏宗義之深衣考惠氏棟之明堂大道錄江氏永之深衣考誤禮記訓義擇言任氏大椿之深衣釋例惠氏士奇之禮記說江氏永之禮經綱目金氏榜之禮箋於春秋取顧氏炎武之左傳杜解補正馬氏驥之左傳事緯陳氏厚耀之春秋長歷春秋世族譜惠氏棟之左傳補注沈氏彤之春秋左傳小疏江氏永之春秋地理考實惠氏士奇之春秋說於論語孟子取閻氏若璩之四書釋地江氏永之鄉黨圖考戴氏震之孟子字義疏證錢氏坵之論語後錄劉氏台拱之論語駢枝於諸經總義取顧氏炎武之九經誤字惠氏棟之九經古義江氏永之羣經補義臧氏琳之經義雜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經學 三

記余氏蕭客之古經解鈎沈武氏億之經讀考異義證劉氏台拱之經傳小記於爾雅取邵氏晉涵之正義戴氏震之方言疏證江氏聲之釋名疏證續釋名任氏大椿之小學鈎沈字林考逸桂氏馥之說文解字義證吳氏玉指之別雅於音韻取顧氏炎武之音學五書江氏永之古韻標準音學辨微四聲切韻表戴氏震之聲韻考聲類表洪氏榜之四聲均和表示兒切語於樂律取江氏永之律呂新論律呂闡微錢氏塘之律呂考文凌氏延堪之燕樂考原皆專宗漢學凡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皆不著錄亦可謂篤信謹守者矣又汪君元亮字竹香元和人少與同郡余古農薛香閣結詩社於城東牌

晚條子不可一世乾隆壬午與戴君東原同舉於鄉相親善乃究心經義及六書之學生平論學推東原及程易疇論詩文推古農從游者多掇科第去而君獨以著述終又袁君廷檣鈕君樹玉皆吳縣人廷檣字壽階家楓江有小園饒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為樓弄之蓄書萬卷皆宋元槧刻及金石碑版法書名畫之屬又得徐健庵畫植洞庭山之紅蕙種之名其室曰紅蕙山房與錢竹汀王西莊段懋堂王蘭泉諸公以經學相質證生平無書不窺尤精於小學樹玉字非石家洞庭山隱於賈博極羣書亦深小學著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三

江氏庭先生事略 顧廣圻 徐頌 褚貢亮

江先生諱聲字叔澐江蘇吳縣人少與兄筠同舉不事帖括讀尚書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又怪孔傳庸劣支離安國不應若此年三十五師事惠松崖徵君得讀所著古文尚書考及闔百詩古文疏證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偽作乃集漢儒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故訓成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議偽字一條尚書經師系表一卷凡經文注疏皆以古篆書之疑偽古文者始於宋之吳才老朱子以後吳草廬郝京山梅篤皆未得其要領至本朝問惠兩徵君乃能盡發其作偽之跡勦編之原若刊正經文疏明古註則猶未之及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三

也先生出而集大成焉其辨泰誓尤精核多闕惠二君所未及精於小學以許叔重說文解字為宗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書筆札皆用古篆俗儒非笑之不願也嘗著六書說一首自書勒石其說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為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為同意相受實前人所未發又恆星說一卷讀者燎如指掌喜為北宋人小詞亦以篆書書之先生性耿介不慕榮利交遊中若王西莊畢秋帆王蘭泉皆重其品藻而先生未嘗以私干當事益重其人嘉慶元年詔開孝廉方正科江蘇巡撫費文恪公首舉先生賜六品冠服卒年七十有八晚年因性不諧俗取良背之義自號良庭學者稱良

庭先生子鏐字貢廷名諸生孫沅字儀君優貢生世傳其學弟  
子數十人元和顧廣圻長洲徐頌最知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菴  
邑諸生天資過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天文歷算輿地之學靡  
不貫通又能爲詩古文詞及駢體爲海內所推重頌字述卿嘉  
慶乙丑以第二人賜進士及第官編修先生老友中來往親  
密者自錢宮詹大昕外推褚部郎寅亮爲最

寅亮字指升號鶴侶長洲人乾隆十六年召試舉人由內閣  
中書遷刑部員外郎與錢宮詹爲同年友深於經學從事禮經  
幾三十年嘗謂宋人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惟儀禮一  
書爲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庵勉齋信齋又崇信之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三

故鄭氏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與敖繼公撰集說雖云采  
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臆專攻鄭氏學者苦注  
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於世至說有不通每改竄經文  
以曲就其義蓋幾於無所忌憚矣著儀禮管見四卷其說之最  
精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駁之曰注明言統  
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解升  
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駁之  
曰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  
也燕禮勝觶於賓敖改觶爲解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解燕  
禮宰夫主獻既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解矣安可破觶爲解乎大

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放依鄉射改爲於右駁之曰上射位  
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位所同但鄉射位在福西從福向  
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福東從福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  
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練冠敖改練爲練駁之  
曰練冠之紕亦飾以練故閒傳云練冠練緣就其質言之曰練  
冠就其紕言之曰練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  
也士虞禮明齊醴酒敖以醴酒爲衍文駁之曰注明言有酒無  
醴據下文普薦醴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  
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眾賓眾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駁  
之曰鄉飲酒眾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六 經學

三

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此相例乎先生精天文歷算  
之術尤長於句股和較相求諸法作句股廣問三卷錢少詹者  
三統術衍先生校正刊本誤字少詹服其精審早年爲公羊何  
休之學撰公羊釋例三十卷謂三傳惟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  
秋本爲後王制作皆議公羊者實違經旨又因何邵公言禮有  
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作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又著十  
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名家文集筆記  
七卷乾隆五十年卒

鄒叔勤先生事略

鄒先生漢勳字叔勤湖南新化人兄弟六人少秉庭訓皆以才稱而先生為最年十五通左氏義佐伯氏纂左氏地圖說十六七佐伯氏纂博物隨鈔佐仲氏纂山經集譜諸書十八九纂六國春秋鄉居苦書少輒詣郡學借觀手錄口誦於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數之屬靡不研究而制舉業不循繩尺繁或干言簡不盈幅久困童子試道光十七年學使試以三江九江考異之拔補郡學生旋食廩餼亦先耳其名故也當先生孜孜為學時人無知者惟同縣鄧顯鶴湘皋深異之惜其羅縕里閭無繇出與名流結納以擴見聞招至甯鄉學舍同編蔡忠烈公遺

集旋校刊王而農先生遺書數十種先生知名自此始湘皋修

三五

寶慶府志先生與焉所論述為多郡守黃君宅中量移黔中招先生往至則爭相延致而貴陽大定興義安順諸郡志以次成事其中形勢說循吏傳皆洞中日後情事羅文傳繞典胡文忠林翼時方官黔深與契合先生居黔五載歸里而有邵陽之獄初族中有枉死者令不為申理諸生某爭於縣庭先生隨眾往觀令并執而幽之將中以法湘皋力救之事得解是歲為咸豐元年先生舉鄉試明年禮部試報罷東之淮上訪同郡魏源默深於高郵互出所著相參訂越歲賊陷江甯默深昇以遠史及尚書未定稿促其開道歸長沙時南昌告警先生弟漢章已隨

江忠烈公援江西侍郎曾公國藩新募楚勇千人令江君忠淑偕先生率以往圍解致勞以知縣用未幾忠烈擢安徽巡撫約先生相從遂同及於難先是省會移廬州賊由桐舒往犯忠烈道病至六安益劇所部勇僅開化鎮軍數百人倍道前進先生守大西門賊三為燧道攻之城圯數丈登陴矣先生力擊卻之忠烈專疏上其功有 詔褒獎以同知直隸州用 賞戴花翎時援師營城外五里不得入而廬州守所部勇目徐淮久與賊通臘月十六夜過半賊緣北城入詰旦忠烈投水自盡先生命酒左手執杯右手持劍大呼殺賊賊至格鬪斃賊數人賊怒刃中項血淋浪項偏折兩卒掖之前走數武死之時年四十有

九事聞 贈道銜 子郵禮祀廬州及湖南昭忠祠先生生時

三五

母氏夢虎驚而寤少溺苦於學罔舍晝夜衣履垢敝不稍修飾兄弟互相師友志在勵名節敦氣節前後館穀所入不下數千金悉供購書周急之用家無餘石儲弗計也所纂貴陽府志百十二卷大定府志六十卷興義府志二十四卷安順府志五十卷皆刊行又學藝齋文集三十六卷詩詞十六卷讀書偶得三十六卷穀梁傳例十四卷廣韻表十卷說文韻聲簿十六卷夏小正義疏一卷易象隱義二卷雜卦圖說一卷卦象推廣一卷六國春秋二十四卷頤頊憲考二卷帝繫詰一卷詩序去書釋滯發微四卷凡十四種藏於家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三十七 文苑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侯朝宗先生事略

明啟。頑。聞。逆。聞。擅。枋。日。戕。賊。善。類。一。時。才。峻。雄。傑。之。士。身。不。在。位。奮。然。以。東。都。清。議。自。持。者。曰。四。公。子。四。公。子。者。桐。城。方。以。智。密。之。如。皋。冒。襄。辟。疆。宜。與。陳。貞。慧。定。生。及。商。邱。侯。方。域。朝。宗。也。而。朝。宗。先。生。尤。以。文。章。著。先。生。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戶。部。尚。書。季。父。恪。官。祭。酒。皆。以。東。林。件。關。黨。先。後。除。名。先。生。幼。從。父。官。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懷。甯。阮。大。鍼。故。魏。闕。義。兒。也。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敬。大。鍼。罪。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作。雷。都。防。亂。劫。定。生。及。貴。池。吳。應。箕。次。尾。主。之。大。鍼。愧。且。恚。然。無。可。如。何。知。先。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來。交。權。先。生。覺。之。謝。客。弗。與。通。而。大。鍼。家。有。伶。一。部。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先。生。置。酒。高。會。徵。阮。伶。大。鍼。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誦。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鍼。心。益。喜。己。而。抗。聲。論。天。下。事。語。稍。及。大。鍼。遂。戟。手。罵。詈。不。絕。大。鍼。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次。骨。甲。申。南。都。擁。立。大。鍼。驟。枋。用。與。大。鍼。將。盡。殺。黨。人。捕。定。生。入。獄。次。尾。亡。命。先。生。夜。出。走。渡。楊。子。依。鎮。帥。高。傑。得。免。先。生。豪。邁。不。羈。多。大。略。少。膏。與。楊。公。廷。樞。夏。公。允。彝。醉。登。金。山。臨。江。悲。歌。指。評。

當。世。人。物。而。料。事。尤。多。奇。中。方。尚。書。公。之。督。師。援。汴。也。先。生。進。曰。大。人。受。詔。討。賊。廟。堂。議。論。牽。制。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之。不。應。徵。辦。者。而。晉。帥。許。定。國。師。陳。當。斬。以。狗。軍。事。辦。威。立。疾。馳。渡。河。收。中。原。土。寨。團。結。之。眾。以。合。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倚。角。並。進。則。汴。圍。不。救。自。解。矣。尚。書。叱。曰。此。跋。扈。也。小。子。多。言。趣。遣。歸。道。遇。永。城。叛。帥。劉。超。挾。之。先。生。曰。君。所。坐。不。過。粉。一。御。史。柰。何。遽。反。今。載。輔。有。警。君。率。所。部。疾。走。勤。王。必。可。轉。禍。為。福。即。不。然。亦。湔。洗。惡。名。失。此。則。身。死。名。裂。超。不。能。從。先。生。既。負。才。不。試。以。明。經。累。舉。於。鄉。輒。報。罷。順。治。辛。卯。列。副。榜。初。放。意。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為。詩。古。文。倡。韓。歐。學。於。舉。世。不。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為。之。日。嘗。遊。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藁。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順。治。十。一。年。卒。年。三。十。有。七。方。密。之。國。變。後。以。僧。服。終。定。生。在。南。都。被。逮。大。鍼。敗。脫。歸。後。與。辟。疆。俱。卒。於。家。而。次。尾。當。王。師。下。金。陵。謀。起。兵。被。執。不。屈。死。

魏叔子先生事略

兄際瑞 弟禮 彭士望 林時益 李騰蛟 邱維屏 曾燦 彭任 梁份

南都三魏伯曰祥字善伯改名際瑞季曰禮字和公而叔子先生禧尤著先生字冰叔號裕齋父兆鳳字天民以孝聞居喪哀毀如古禮家故饒於財好施與急人之難逾於己崇禎初薦舉徵辟皆不就學者稱之曰徵君先生負異稟年十一為諸生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先生號慟日哭臨縣庭憤吃不欲生謀從會給事應遴倡義兵不果乃棄諸生服隱居教授先生形幹修願負才略善學畫理勢專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八九方流氓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先生獨憂甚移家翠微峯距甯都四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狹自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三

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坡鑿磴道梯而登因置閣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躬庵林時益確齋亦至皆與先生立談定交挈妻子來家翠微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甯都被寇翠微峯獨完先生既謝諸生益肆力古文辭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為文主識議凌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慕畫淋漓年四十乃出遊涉江踰淮至吳越思益交天下奇士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胤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毘陵交憚日初楊瑞方外交藥地稿木皆遺民也當是時南豐謝文海講學程山星子宋之盛講學善山弟子著錄者皆數十百人與易堂相應和論者謂西江自歐陽鄒魏宗陽明講

性學陳艾依復社工帖括其聲力氣餒皆足動一時易堂起獨以古文實學為歸風氣一振由先生為之領袖云康熙戊午詔舉博學鴻儒先生被徵以疾辭有司督催就道不得已昇疾至南昌就醫巡撫疑其詐以板扉舁至門先生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揚州故人約卒於儀徵年五十有七其婦謝氏絕食十三日以身殉彭躬菴及其未死時執贄拜牀下奉為女師易堂九子自三魏及躬菴確齋外曰李騰蛟戚齋邱維屏邦士彭任中叔曾燦青藜敦古友誼如骨肉子弟無恆父師高僧無可嘗至山中歎曰易堂真氣天下無兩矣無可明檢討方公以智也凡戚友有難進之言或處人骨肉間先生批卻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一 文苑

四

導竅一言輒解其紛或訝之先生曰吾每遇難言事必積誠累時與其精神相貫注夫然後言所著有文集目錄左傳經世諸書伯子性敏善強記為諸生於兵刑禮制律法皆能窮析原委遇難事剖決如流客潮鎮劉伯祿幕時大兵圍潮久不下主兵者怒約城下日盡屠之伯子力言於劉劉叩頭力請乃免范忠貞公撫浙禮為上客凡蠲荒賑饑諸善政伯子宣力為多康熙丁巳賊將劉大任踞贛當事議撫之大任揚言非魏善伯來吾不信也時伯子客總兵哲爾肯所遂遣之友人及諸弟皆勸弗往伯子慨然曰鄉邦之禍烈矣願拌此身圖之遂往甫入營官兵

遽從東路急攻。大任疑賈已曰。先生來將為買林乎。抑效郡食其也。伯子無以應。被拘留。十月大任變計。走降。開拔營。日伯子迷。遇害。子世傑。字興士。邑諸生。聞變。徒跣往迎。喪抵家。拔佩刀。自刎。左右持之。遂日夜推背。哭死。血結少腹。下目上。胸。僕不能立。呼號二十日而死。年三十。有三人比之。何炯。謝蘭。云。伯子著文集十卷。雜俎五卷。興士所著曰。梓室詩文集。

季子少叔。兄五歲。父命叔子授以書。皆樂受。曰。叔兄愛我也。比弱冠。更刻苦自勵。學日進。兩兄儼然。以畏友待之。既棄諸生。乃益事遠遊。歷閩粵。渡海。達瓊。臣北抵燕京。返轍夷門。過洛陽。南浮漢沔。入秦。關涉伊水。經鳳。嶺道中。足跡幾徧天下。所至圖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七 文苑 五

必交其賢豪。尋訪窮巖。遺佚之士。嘗省故人於韓城。往觀。砥柱三門。聞高士彭荆山居華山絕嶺。直上四十里。手鐵。繩。躡。飛。磴。訪之高韓。昌黎。痛哭。處十里。性慷慨好義。所得金。輒隨手盡。居翠微峯頂。榜曰吾廬。更以自號。年六十六卒。有詩古文集。子世傑。字昭士。世儼。字敬士。皆有集。能世其家。

彭躬菴名士望。一字樹庵。南昌人。少有雋才。究心經濟。學。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開。崇。禎。已。卯。父。哲。病。且。革。閱。邸。鈔。見。漳。浦。黃。公。道。周。平。臺。召。對。詔。附。枕。歎。曰。鐵。漢。也。願。謂。兒。當。師。之。躬。菴。治。喪。畢。即。裹。糧。往。謁。時。黃。公。已。下。詔。獄。為。傾。身。營。救。會。太。學。生。涂。仲。吉。上。疏。訟。公。免。拜。下。獄。辭。連。躬。菴。禍。幾。不。測。黃。公。論。成。事。乃。解。

尋參揚州軍幕。未久辭歸。在易堂中所學。尤以躬行為本。名其文曰。恥躬堂集。鄉人有死節者。其子幼。被掠。傾家贖之。為娶婦。篤風義。至老不衰。卒年七十有四。

林時益。字確齋。本明宗室。名議。隱與彭躬菴同里。國初。江。洪。間。數。被。兵。兩。人。謀。卜。居。躬。菴。與。叔。子。一。見。定。交。極。言。金。精。諸。山。可。為。嶺。北。耕。種。處。乃。變。姓。名。攜。家。往。先是。父。統。續。以。崇。禎。丁。丑。進。士。令。江。夏。卒。官。嘗。支。帑。金。數。萬。修。城。結。吏。匿。其。籍。確。齋。覲。獲。追。憶。條。寫。而。目。算。之。無。纖。毫。爽。攝。印。存。驚。以。為。神。然。自。是。得。嘔。血。疾。比。遷。甯。都。已。盡。破。其。產。結。廬。冠。石。傭。田。而。耕。非。其。力。不。食。子。楫。孫。門。人。吳。正。名。在。安。世。輩。皆。帶。經。負。鉏。歌。聲。出。金。石。過。者。如。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七 文苑 六  
觀古畫。圖焉。冠石宜茶。確齋以意製之。香味。擬。陽。羨。所。謂。林。芥。者。也。康熙七年。詔。故。明。宗。室。子。孫。眾。多。有。鼠。伏。山。林。者。悉。歸。出。廬。姓。氏。皆。復。舊。而。確。齋。寄。籍。甯。都。久。不。樂。歸。山。居。三。十。年。卒。工。書。喜。為。詩。晚。好。禪。悅。著。冠。石。詩。集。五。卷。

李君騰蛟。字力貞。甯都人。明季諸生。與臨川陳際泰。羅萬藻。甯化李。世。熊。同。邑。邱。維。屏。為。文。會。晚。入。翠。微。於。易。堂。中。年。最。長。諸。子。兄。事。之。嚴。敬。母。教。後。別。居。三。巖。峯。以。經。學。教。授。著。周。易。贖。言。年。六。十。卒。  
邱邦士。名維屏。三魏姊婿也。性高簡。率穆。讀書多。元悟。弱冠。為。諸。生。督。學。侯。忠。節。公。奇。賞。其。文。值。變。避。亂。翠。微。峯。家。故。居。甯。都。



之河東多古松望之蒼藹無際邦士著書其下稱松下先生叔子嘗從之學古文邦士之學原本六經左國史漢旁及諸子百家頗獨有得於泰西之書心悟神解信無可來易堂常與布算退語人曰此神人也青州翟世禎守饒州傲僻藐天下獨心折邦士七聘乃往北面事以師禮邦士主其署齋為演易數偶乏紙即用牌票紙背書之翟悉以錦軸裝潢其草囊青州馮相國欲邀一見邦士卒不往嘗絕炊婦令借米鄰家久不至規之則方負手立池上看往來行人乃別措米炊召之食輒大啖亦不問米所由來也著有周易勤說及文集康熙己未卒年六十有六先是淮安閻再彭以帛作書求邦士為其妻銘墓未作也卒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七

之日命家人取帛出日以付叔子還淮安閻氏

曾君燦字青燕一字止山明給事中應遴仲子與吳曉並工詞章喜然諾方明季多故思以功業自見折節下士士翕然歸之歲乙酉楊文正公延麟竭力保吉贛給事公以閻嶠山澤間有眾十萬俾往撫之既行而給事病卒贛亦破乃解散去尋祝髮為僧遊遊閩浙兩廣間大母陳母溫念燦成疾乃歸甯都以大母命受室築六松草堂躬耕不出後乃入易堂少有詩名選海內名家詩二十卷號過日集僑居吳下最久著止山集西庵草堂詩客遊燕市以卒

彭君任字中叔一字遜仕甯都諸生少與同邑溫應博友應博

死難時兵燹蒼黃人莫敢盡行中叔獨往購其尸哭而殮之鼎革後結廬蠟山名所居曰一草亭足不履城市自入易堂後嘗一訪其友謝文海甘京於南豐之程山未嘗再他適也著禮記類編及草亭文集皆論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於辨之不明而在於行之不篤其持論最平卒年八十有四

梁質人者名份南豐人彭躬菴魏叔子高弟也少從兩先生講經世之學嘗隻身遊數萬里西盡武威張掖南極黔滇徧歷燕趙秦晉齊魏之墟覽山川形勢訪古今成敗得失遐荒軼事一發之於文方望溪王崑繩皆重之為人樸摯強毅退守窮約至老不少挫年八十有九卒著懷葛堂文集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八

宋荔裳先生事略 田雯 曹貞吉 顏光敏 王萃

宋先生琬字玉叔號荔裳山東萊陽人順治四年進士授戶部

主事監督蕪湖關潔己恤商歲額逾於舊遷吏部郎選人無滯

抑之歎出為隴西道值地震後修城垣瘞屍賑粥不遺餘力隨

督隴西學政清慎公明稱得士歷永平兵備及甯紹台道駁駁

嚮用矣族有不逞子以風憾飛章告密被逮對簿西曹久之事

得白流寓吳越居無何

天子察其冤起四川按察使會入覲留京師而吳逆叛成都失

守妻子皆在蜀憂憤而卒性孝友虛懷下士工詩古文詞盛名

滿天下有南施北宋之目施謂愚山也所著有安雅堂集同時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山左詩家自漁洋外有田山蘊曹實菴顏修來王秋史徐東癡

謝方山張歷友

山蘊姓田氏名雯字紫綸德州人康熙三年進士授中書中書

號丞相椽舊以貴郎充選有御史言機務重地宜用進士始開

此例累遷工部郎中督江南學政力崇古學所取皆雄駿通偉

之士風氣為一振每按試從兩驢蒼頭二人隨戒有司勿供張

自市蔬菜十把脫粟三斗遠近稱之調湖廣督糧道遷光祿卿

巡撫江南會秋兩積陰漕米色多變民艱輸納特疏以請得隨

時交兌又請勸帑金大濟京口運河以省歲挑之費蘇常民皆

德之並請減湖田稅免銅課俱次第九行調撫貴州時苗冲狃

源粵督方議會勅公移書制府謂制苗之法犯則治之否則防

之而已無庸動眾勞民也議遂寢丁憂起補刑部右侍郎調戶

部以疾歸康熙中王漁洋負海內重名山蘊天資高邁記誦亦

博負其縱橫排弄之氣欲以奇麗駕漁洋而上之故詩文皆組

織繁富煅鍊刻苦成一家言著有古懽堂集長河集實菴名貞

吉字升六安邸人山蘊同年進士官禮部郎中詩格迥鍊其黃

山諸作極為宋牧仲所推著有實菴詩略修來名光敏字遜甫

曲阜人康熙六年進士官吏部郎中好讀書善鼓琴精騎射尤

耽山水性孝友勤於睦族年四十卒生平不信浮屠星命之說

嘗言軀體猶炭神氣猶火也火傳於炭然後能為功炭當風則

日事久工馬四 卷三十一 文苑

易燼扇之則立燼置密室覆以灰則後燼然則謂人可長生者

妄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所著曰樂園集兄光

猷光敏皆進士歷官中外有文名王秋史名萃歷城人康熙丙

戌進士所居聖水泉元子欽所品七十二泉之第二十四也少

有狂名王漁洋田山蘊賞其詩並奇其人有王黃葉之目所著

曰二十四泉草堂集徐東癡名夜新城人年二十九棄諸生堀

門士室絕跡城市有朱桃稚杜子春之風薦鴻詞科以老辭詩

格清峭近韋左司孟東野謝方山名重輝德州人官刑部郎中

有杏村詩漁洋稱其去膚存骨去枝葉存老幹真賞甚稀存之

篋中以待元次山杜清碧其人定相賞於絃指之外其傾倒至

夫。歷。友。張。姓。名。篤。慶。淄。川。人。學。殖。淹。博。下。筆。千。言。諸。老。宿。稱。為。冠。世。才。不。虛。也。充。選。貢。生。廷。試。不。過。歸。隱。崑。崙。山。不。復。出。杜。門。著。書。有。八。代。詩。選。班。范。筋。截。五。代。史。筋。截。兩。漢。高。士。贊。等。書。詩。以。盛。唐。為。宗。著。有。崑。崙。山。房。集。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士

熊次侯先生事略 劉子壯 金德嘉 顧景星 張仁熙

熊先生伯龍字次侯。湖北漢陽人。祖籍進賢。晚自號鍾陵。示不忘祖也。少博學。工文章。順治六年。賜進士。及第第二人。由國史院編修。累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屢司文。皆得士。自少至老。手一編不置。在朝。籍。拘。拘。如。儒。生。歷。官。二。十。年。不。妄。交。游。不。立。崖。岸。易。贊。時。惟。以。未。得。澤。被。生。民。為。憾。其。制。舉。文。與。同。年。生。劉。克。猷。修。撰。名。雄。渾。雅。健。開。國。初。風。氣。天。下。號。曰。熊。劉。而。先。生。古。文。尤。工。著。有。毅。貽。堂。文。集。集。中。代。言。諸。作。尤。樸。茂。有。東。京。之。遺。特。為。時。文。所。掩。耳。克。猷。名。子。壯。一。字。稚。川。黃。岡。人。順治六年。廷對第一。官修撰。九歲失恃。每念母。輒為孺子泣。遂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士

以此思名其堂。所著曰。肥思堂集。克猷生明季。早負文名。嘗夢登甲第。出朱之彌門下。偶見童子自塾歸。甚類儁。訊之。則朱姓之彌名。誨曰。吾豈當為弟子耶。及遭寇亂。奔竄山崖。水溪。間。不獲與計。偕入國朝。始大慰天下。其時分校禮部。試者果之彌也。自熊劉後。楚北文章家。推金會公。檢討為最著。

會公名德嘉。號豫齋。廣濟人。五歲而孤。事母孝。以主敬存誠為學。康熙二十一年。會試第一。官檢討。與修明史表章列節諸臣。分撰一統志於楚中。郡邑考訂尤精核。丁卯。與貴州試。所拔多名。宿致仕二十年。足跡不入城市。益鍊戶著書。時同郡顧景星。張仁熙。劉醴。驥。沿。王。李。徐。習。追。慕。秦。漢。營。襄。川。會。公。獨。守。韓。歐。

家法著有居業齋集續錄元明名臣言行錄卒年七十有八顧景星字黃公新州人記誦淹博才氣尤橫肆不羈詩文雄贍稱窮才著有白駒室集又有讀史集論九卷潭池錄一百十八卷南渡集來耕集共七十三卷皆錄入四庫張仁熙字長人廣濟人諸生其論詩謂時弊雖深救之者輒變而加厲公安救歷下失之從竟陵救公安陷於房時以為允米牧仲通守黃州於雪堂築東齋延長人說詩著有藕灣集卒年八十有四贈號字千里號廓菴亦廣濟人生而有文在手曰歷性方直以歲貢入都與魏敏果公講業極懽或勸之仕曰吾不任此也遂歸著有芝在堂集及學庸古本解諸書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三

汪堯峯先生事略 褚象

先生名琬字若文號鈍菴江蘇長洲人學者稱堯峯先生少孤讀書五行俱下順治十二年進士觀政通政司未幾假歸肆力古文辭嘗慨然念前明隆萬以後古文道喪乃由南宋以上溯韓歐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尋補戶部主事分司大通橋歲滿改刑部員外郎遷郎中坐江南奏銷事降兵馬司指揮復為戶部主事公退無時不以古文白娛嘗與龔鼎孳李文定天馥王文簡士禎陳文貞廷敬未尚書學劉戶部體仁董侍御文驥等以詩文相切劘陳公侍直禁廷聖祖問今能為古文者其誰輒舉先生以對先生因文見道務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南

為經世有用之學故歷官皆有名蹟可紀其為刑部郎也河南民張潮兒以報母仇殺其族兄三春罪坐死詔法司核議先生以潮兒母先為三春所殺著復讎論引律文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凶人者杖六十又罪人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為據他疑獄必引經附律務母枉縱其降為北城指揮也強直不渝所守某閣學欲并其鄰人居會鄰人母自經死問學欲重其罪其門下生適以御史巡城屬先生文致先生卒白其誣尚學怒必欲置諸理先生力爭事乃解旗人與民爭縛民至司其黨數十人臥踞廳事官出岸然不動先生卒直民而緝旗人囑壯繆廩祝為人所殺無主名禱於神神告以夢杓一誓者得

其情卒獲犯寘諸法道死者親為收瘞奸民以假命噬人家家  
奴恃勢脅良善皆重錘之任滿且去北城民熟香攜酒送者填  
溢衢巷達官呵殿至擠塞不得行問之曰民送兵馬司也兵馬  
司秩卑而職冗士大夫左遷類偃蹇不屑意前此未有得民心  
留去後思如先生者其再入戶部也王尚書宏祚夙重先生會  
姚總憲文然疏請夏稅以五六月秋糧以九十月下部察國儲  
果否足支一季餉先生集同官窮日夜會計得見銀二百四十  
萬兩以復於王公曰兵餉可無虞緩徵便遂輯書曰兵餉一覽  
既而廷議格不行書存篋衍中先生曰異日有為緩徵之政者  
吾書可取視也議輸漕五米十銀為官收官兌法而旗弁之橫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五

息議裁吳三桂兵餉而強藩之勢阻其端皆先生發之權江甯  
西新倉上羨餘金若干無纖毫染指亡何病免歸結廬堯峯居  
九年益閉戶著書康熙十七年 詔徵博學鴻儒陳文貞疏薦  
先生未尚書德宜亦別為疏同日以薦比試

上親拔其文授編修與修明史先生以道德文章為已在雖與  
一時賢士遊而流俗往往不悅其所為深中者尤忌畏之在史  
館六十日選史彙百七十有五篇杜門稱疾逾年仍假歸所居  
堯峯擅山水之勝蕭然野服手一編斲斲窮年曰吾老猶冀有  
所得也嘗語學者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  
不可無本末其文根抵六經出入廬陵震川閒於易書詩春秋

三禮喪服咸有發明性下急不輕許可嘗與宋荔裳爭辯歸而  
志曰吾柰何與彼同名然坦中無城府人有一言之善不難悅  
首至地生平淡於榮利難進易退自登仕籍前後閒居二十餘  
年泊然自樂也二十三年

聖祖南巡偕在籍諸臣迎 駕

上溫諭垂詢撤 御前餅餌賜之 諭巡撫湯斌曰編修汪琬

文名甚著居鄉不與聞外事朕深嘉之可特賜御書一軸

上嘗與近臣論本朝文學研行之儒首稱數先生其受 知如

此卒年六十有七所著堯峯文集五十卷同邑褚先生篆字蒼

書為諸生淬厲古學屏棄舉子業天爵自尊韓文懿公以父執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六

敬禮之康熙二十六年

聖祖南巡 召見於行在 命書箋二幅 御書海鶴風姿額

賜之時年九十六矣越歲卒著有海鶴堂集

王于一先生事略 陳宏緒 徐世溥 歐陽斌元

王先生猷定字于一號軫石江西南昌人選拔貢生父時熙明進士官太僕卿天啟中名在東林先生工詩古文為人側儻自豪少時馳騁聲伎狗馬陸博神仙迂怪之事無所不好故產為之傾晚寓浙中西湖僧舍為父多鬱勃如殷雷未奮又如崩崖壓樹柯槎盤礴旁枝得隙突然干霄書法亦重一時自明季公安竟陵之說盛行文體日瑣碎先生與新建陳士業徐巨源歐陽憲尚輩均能獨開風氣所著曰四照堂文集

士業陳姓名宏緒號石莊父道亨明進士官兵部尚書楊忠烈漣以劾魏闖削籍公抗疏申救不納遂投劾歸卒贈太子少保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七

諡清襄士業性警敏家集書萬卷晝夜講肄以任子薦授晉州牧時真定屬邑多被兵闖臣劉宇亮出督師欲移師入晉州士業拒不納遂被劾縱騎遠問士民哭闕下頌其保城功得釋謫湖州經歷署長興考豐二縣事有惠政尋免歸入本朝屢薦不起移居章江輯宋遺民錄以見志著有石莊集恆山存彙寒衣策周易備考詩經尚書義等書

巨源名世溥姓徐氏父良彥明進士官宣大巡撫忤崔魏削籍成清浪崇禎初起大理卿遷工部侍郎巨源年十六補諸生時東鄉艾南英以文名與巨源約為兄弟江左錢謙益姚希孟里中萬時華輩皆以拘斗歸之明南翰巡撫潘曾私得祥符王維

儉所修宋史屬巨源及晉江會異撰重加更定巨源才雄氣盛一往自遂屢躓於鎖闥入本朝遂絕意進取順治初溧陽相枋政欲修徵辟故事直指使親式其閭又作手書遣司理持禮幣往山中致之拒不納所著曰榆溪集

歐陽憲萬名斌元幼奇慧讀書日十行下終身不忘為諸生受知學使蔡忠襄懋德侯忠節峒曾二公皆禮以國士姜公曰廣楊公廷麟尤相推重稱為奇才博學王景略之亞與樂平王綱南昌彭士望為兄弟交講求經濟以學業相砥鍊嘗為南左司馬呂公大器草疏劾馬士英二十四大罪又嘗佐督師史公可法幕府史公薦擢推官士英知呂疏出君手銜之擯弗用尋歸隱順治乙丑卒年四十四有文集十二卷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六

梅瞿山先生事略 梅庚 高詠 袁啟旭 朱書

梅先生清字潤公號瞿山安徽宣城人少讀書竟夜不寐既長英偉豁達以博雅稱順治十一年舉於鄉再赴會試不第即絕意進取所至士爭推轂王尚書阮亭徐相國立齋尤傾服焉主盟鹽壇最久後學多藉以振起康熙三十六年卒年七十有五先生所為詩凡數變年壯氣盛叱咤成篇久之甚舊作過半而沈至之意見於岩棲旅食者為多長洲宋君實穎序之以謂鏗鏘發金石幽渺感鬼神泠風乎調天然之律呂有天延閣前後集晚年編為瞿山詩略共三十三卷尤工書仿顏魯公楊少師畫有奇氣嘗寫黃山圖極煙雲變幻之趣墨松蒼雄險勁阮亭

自明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九

稱其山水入妙品松入神品更數十年後斷執毫素當不滅蘇黃云宣城梅氏自北宋聖俞先生後世多名人有梅庚者生後於先生與齊名

庚字藕長生三歲而孤家故貧母劉撫以成立資穎特能奮於學善八分書作畫曠逸有雅韻尤長於詩同邑施愚山一見稱賞引為忘年交客京師公卿咸折節倒屣而性狷介不妄投一刺人益重之康熙二十年舉鄉試為朱竹垞所得士後遊阮亭門屢困公車阮亭主禮闈仍被黜阮亭至作詩自訟尋知浙之泰順縣以經術飾吏治邑苦歲修海船藕長莅任五年累不及民民德之嘗作修船謠人以此春陵行焉未幾引年歸其詩原

本雅頌下逮漢魏三唐盡馳騁之致卒不敢溢於法外時宣城又有高詠袁啟旭工詩而好遊同著聲都下詠字阮懷號遺山幼有神童之目其學無所不窺詩名與愚山埒人號宣城體年近六旬始貢大學與愚山同舉詞科授檢討未幾假歸詩近體極淡遠歌行奇肆愚山稱其優入古人以兼工書畫世稱三絕有遺山堂若巖堂等集啟旭字士旦其詩踔厲頓挫足抗衡古人弁其集者亦宋君實穎謂以秦風之悲壯兼楚騷之哀怨前輩惟梅村先生可以方駕近則其年得其豐腴漢槎得其英概其推挹如此以國子生終有中江紀年彙

又木先生書字字緣宿松人也文章雅健尤熟於有明遺事抵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十

學論述不遺名地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太學聲譽赫然公卿聞癸未進士官編修乞假歸築室其邑之西山曰杜谿將著書以終老年五十一卒著有杜谿文案

丁約園先生事略 陸圻 朱紹炳 毛先舒 毛際可 孫治 張綱孫 吳百朋 沈謙 虞 黃昊

丁君名澎字飛濤號約園浙江仁和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禮部郎中少有雋才與弟景鴻濛並稱三丁吳梅村贈詩有兄弟文章人選樓之句早歲有白燕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採其以書衫袖婺州吳器之贈詩云恨無十五雙鬟女教唱君家白燕樓其為時傾倒若此初與同里陸圻柴紹炳毛先舒孫治張綱孫吳百朋沈謙虞黃吳陳廷會諸君稱西冷十子通籍後與宋荔裳施愚山張謙明周釜山嚴礪亭趙錦帆酬唱日下又號燕臺七子後以事牽累謫居塞上者五年卜築東岡躬自飯牛吟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嘯自若所作詩語多忠愛無怨誹之意其所養可知矣著有扶荔堂集

陸圻字麗京一字講山居錢塘少與弟培培咸以文章經世自任海內稱三陸又與陳君子龍等為登樓社世號西陵體事親孝刲股療母病久而知醫莊鐘史禍作麗京與查繼佐苑驥皆被株連事白數日今幸得不死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弟培進士官行人死甲申之難麗京親殉後棄家遠遊不知所終子出往來萬里尋之數年卒不得竟以死時稱其孝麗京生平不言人過有語及者輒曰我與汝姑自盡毋妄議他人為著有感風堂集西陵新語詩禮二編柴紹炳字虎臣號首軒在西冷十子

中文名最著持躬尤端謹有省軒集毛先舒字稚黃一字馳黃出陳臥子先生門又嘗從念臺劉子講學其詩音節瀏亮有七子餘風著聲韻叢說韻學通指韻白匡牀漢書聖學真語小匡文鈔思古堂集螺峯說錄東苑文鈔慈雲晚唱諸集與西河鶴舫齊名時人謂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西河自有傳鶴舫名際可字會侯遂安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官彰德府推官其學不及西河之博亦不至如西河之悍僻古文雅香南豐所著曰松泉全集

孫治字字白錢塘人以著述稱於時其文如商彝周鼎剝蝕之餘光怪益露生平篤友誼陸驥武死以孤女託為擇吳檢討任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七 文苑

臣妻之又為立嗣以甥女嫁焉吳錦雯字南和客死往經紀其喪著有鑑菴集張綱孫字繩望改名丹錢塘人美髯髯恬淡不樂交遊好為詩古文詞喜山水窮幽躡險其詩悲涼沈遠有小雅之遺論詩謂少陵七律能用比興他人雖極工鍊不過賦耳所著曰秦亭集吳百朋字錦雯舉人官南和知縣少奇敏讀書五行並下為文數千言立就居官有異政歿後百姓建祠祀之著有樓菴集沈謙字去矜少穎慧工詩古文初喜溫李後乃循漢魏以親盛唐其意貞而不濫其聲和而不流著東江草堂集虞黃吳字景明錢塘人康熙丙午舉人官教諭十歲即善屬文嘗薄柳州乞巧更作餅巧文識者知其遠到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二十八 文苑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計甫草先生事略 潘耒 徐執 吳兆騫

計先生東字甫草號改亭吳江人幼跳盪不羈父憂之先輩吳  
飴一見曰非常兒也尋受業張西銘之門年十五補諸生文譽  
日起以馬周陳亮自比遭世變不應科舉家居取十三經二十  
一史諸書盡讀之求義理指歸治亂得失之要下至權衡兵法  
陰陽占候之術靡不通曉弱冠著籌南五論上閣部史公公奇  
之其深明大略陳同甫莫能過也順治八年中乙榜貢太學十  
四年舉順天試名動長安三試春官不第江南奏銷案起挂名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八 文苑

被黜益浪遊四方嘗自京師北走宣雲南歷洛漳邢魏東之齊  
究徧覽名山川所至結交賢士大夫故其詩文日閱富務極其  
才力而後已在吳中與徐健菴在竟峯尤西堂諸君狎主齊盟  
然內行修謹篤孝友重然諾友人吳兆騫流徙出關先生周恤  
其家以愛女字其弱子有才子曰準早天築思子亭以孝貞女  
宋氏合葬宋氏準聘妻年十三未婚守志者也先生少負奇氣  
過鄴城尋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盡斥橐中金為修  
墓立石誌之曰明詩人謝榛墓固請當事禁樵牧又過順德憩  
逆旅念歸震川昔嘗佐郡有廳記二篇求遺址不得乃入署旁  
廢圃中設瓣香再拜流涕而去道旁觀者皆大笑以為狂生至

吳門稱門生於黃孝子向堅至禾中金門寺上陶朱公書自稱  
世通家索其始相計然七策以為致富之方其落拓自奇若此  
卒年五十有二逾歲

天子開鴻詞科而先生不及待矣所著日改亭集次子默字希  
深以詩文遊四方名滿日下同邑有潘次耕先生者與齊石  
潘次耕名未號稼堂父凱列名復社兄檀章能文負氣節君中  
史獄起蒙難死先生資稟絕人有聖童之目從顧亭林徐俟齋  
戴耘野三先生遊故其學貫身淹洽無所不通旁及日曆算數  
宗乘道藏悉有神會詩古文尤精博無涯矣嘉定陸翼王平湖  
陸稼書交口許為淹洽康熙己未以布衣舉博學鴻詞官檢討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八 文苑

纂修明史充日講起居注官其時與館選者皆起家進士先生  
與朱竹垞嚴蓀友獨由布衣入選文又最有名凡館閣經進文  
字必出三布衣手同列忌之先生尤精敏敢言無稍遜避為忌  
者所中坐降調以母憂歸遂不復出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復原官澤州陳文貞公欲薦起之先生曰止吾分  
也賦老馬行以謝焉先生嘗應 詔陳言謂建言古無專責歷  
代雖設臺諫之官其實人人得上書言事梅福以南昌尉言外  
戚柳伉以太常博士言程元振陳東以太學生攻六賊楊繼盛  
以部曹劾嚴嵩 本朝舊制京官並許條陳自康熙十年憲臣  
奏請停止凡非言官而建言為越職言事例當降調夫人主明

目達聰常懼有所壅蔽故宜導之使言今乃禁之使不得言豈  
盛世事臣請除越職言事之禁俾大小臣工各得獻替進言之  
途廣則罔上行私之徒不得人人而把持結納之庶有所忌而  
不敢爲於此輩甚不便於國家甚便也其在外監司守令等官  
若大刑大弊果係真知灼見者亦許條奏地方災荒督撫不肯  
題報者州縣官徑得上聞如此則民間疾苦無所不周知矣更  
請許臺諫官得風聞言事以作敢言之氣其大奸大貪不經糾  
彈別行發覺者請將言官一併處分有能奮擊奸回不畏疆禦  
者不次超擢庶紀綱振而萬事集矣湯文正公撫吳先生贈以  
文力言浮賦之害爲畫三策文正具疏懇陳得酌減蓋用先生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八 文苑

三

首策也先生初被徵以母老辭不獲命除官後復牒吏部以獨  
子終養請代題者三卒格於議逮居喪哀毀骨立兄遺賜募金  
贖其好篤師門之誼俟齋殯周卹其孤孫數十年如一日刻亭  
林日知錄並詩文集歷遊羅浮天台雁宕武夷黃海匡廬嵩嶽  
盡尋其勝各紀以詩文有遂初堂集二十九卷又因亭林音學  
五書爲類首八卷與次耕同時薦舉者爲同邑徐電發電發名  
鉞山國子生召試詞科授檢討會當外轉遽乞歸後以原官  
起用不就卒年七十三生平好古博學弱冠天才駿發搖筆數  
千言藟芝麓尙書奇賞之尙書臨汝謂梁真定相國曰負才如  
徐君可使之不成名耶後卒與薦舉著南州草堂集三十卷嘗

刻菊莊樂府朝鮮貢使仇元吉見之以餅金賄去且賂以詩  
發既工倚聲輯詞苑叢談十二卷晚年續唐人孟榮本事詩  
取緣情綺靡之作時比諸洛陽紙貴焉  
吳君兆騫字漢樵亦吳江人童時作膽賦累千餘言長繼復社  
主盟才名動一世順治丁酉領鄉薦以科場事中蜚語被斥流  
徙尙陽堡二十餘年作長白山賦有研京鍊都風力宋文恪徐  
健菴捐金贖之得歸著有秋筮集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八 文苑

四

黃忍菴先生事略

王昊 顧淵 許旭 王撰 王德  
崔華 郁植 唐孫華 王耀升 吳璟

黃先生與堅字廷表江蘇太倉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康熙十

八年召試鴻詞科授編修遷贊善著有忍菴集錢牧齋序其

詩謂長安金陵雜感諸篇頓挫鉤鎖體綽惻愴在韓致堯元裕

之之閒吳梅村祭酒嘗選婁東十子詩以先生為冠十子者周

子儼顧伊人許九日王異公王虹友王惟夏王端士王懌民王

次谷也子儼名肇著有東岡集伊人名潛著水鄉集九日名旭

著秋水集異公名撰著三餘集虹友名懋著蘆中集惟夏名昊

已未 召試以年老授官正字歸著有碩園集端士名揆順治

國朝先王事略卷三十八 文苑 五

乙未進士著有芝屢集懌民名休次谷名曜升皆有集一時風

流文采稱極盛焉而惟夏諸君又鳳洲司寇之後太原王氏昆

季多才不啻過江王謝在十子中皆錚錚有聲又吳元朗者名

環梅村先生子也工詩近體清穩尤稱雅音康熙戊辰進士與

館選累遷給事中著有西齋集同時同州以詩古文鳴者又有

崔不雕郁東堂唐貞君諸子

崔華字不雕順治丁酉舉人漁洋尚書極賞其詩有句云黃葉

聲多酒不辭時日為崔黃巢與歷城王秋史並稱郁東堂名植

字大本八歲應試作五倫論梅村祭酒見而奇之既長研窮古

學為漁洋所賞識康熙己未以諸生舉鴻詞科未應試卒詩宗

盛唐不落元和以下唐實君名孫華與吳元朗為同年進士官

吏部主事有東江詩鈔年九十餘乃卒

國朝先王事略卷三十八 文苑 六

馬章民先生事略 鄉忠倚 孫承恩 繆彤 陸肯堂

馬先生世俊字章民一字甸臣江蘇溧陽人順治十八年一甲

一名進士賜及第授修撰遷侍讀貢士對策多隨題敷衍先

生獨備偏直陳稱王者天下為家不宜示同異時論偉之何義

門嘗云我朝殿撰前劉後韓公居其間鼎足而三先生工書

畫有二石之目謂右軍右丞也初先生下第留京師落拓甚以

行卷謁龔芝麓尚書尚書奇賞之曰李鴻真才子也歲暮贈白

金八百明年乃及第性樸素釋褐之日策蹇驢一老蒼頭攜宮

袍隨其後士林傳為佳話先生敏於詞翰著有匡菴集國初

吳中以大魁著望者自徐立齋彭南酌韓慕廬彭之度外無錫

國朝先王事略 卷三十八 文苑 七

則鄉君忠倚常熟則孫君承恩汪君繆吳縣則繆君彤長洲則

陸君肯堂王君世珠寶應則王君式丹皆以文章名通志並列

文苑而長洲錢君榮獨以三元起家

鄉君忠倚字于度順治己丑進士壬辰廷對第一授修撰詩古

文皆春容靜細未幾卒官孫君承恩原名曙字扶桑文工六朝

體詩學溫李順治戊戌賜進士第一人授秘書院修撰數被

顧問從幸南海子嘗賜駒御馬未幾卒

上大嗟惜賜金歸葬繆君彤字歌起康熙丁未一甲一名進

士授修撰遷侍讀以強歸談於宦情閉門不干時事立三畏山

其多著有雙泉堂集肯堂字遂升才氣磊落自喜康熙乙丑

試殿試皆第一由修撰遷侍讀卒官國朝連擢會狀者始

岡劉克猷次則韓慕廬彭南酌而遂升及王樓村彭芝庭汪

民繼之皆吳產也世推科名盛事云釋字玉輪汪姓號東山康

熙庚辰對策第一賜及第授修撰年少擢高第名籍甚而謙

退不矜藉藉多風韻臚傳曰馬上口占有句云浮生止辦十年

官旋子告歸乙酉奉命校全唐詩於揚州尋卒時以為詩讀

所著曰秋影樓集王君式丹字方若號樓村康熙癸未會試殿

試皆第一授修撰生平績學嗜古久蹟名場近六十始登鄉薦

通籍後淡於仕進未久移疾歸著有樓村集宋牧仲選刻江左

國朝先王事略 卷三十八 文苑 八

十五子詩樓村其最也世珠字寶傳王文恪公整八世孫父銓

字東發康熙庚午鄉舉官給事中敦氣誼重然諾工書善繪事

為時名人寶傳舉康熙壬辰進士臚唱第一人授修撰歷侍講

查山東學政崇實學斥浮偽青齊文體為一變累遷少詹事視

學未竣以勞疾卒官工詩古文兼善書畫能世其家學

錢君榮字湘舲乾隆己亥鄉試領解額庚子會試冠其偶殿試

以一甲一名進士賜及第授修撰臚唱日

高宗御製詩紀事有國朝經百載春榜得三元之句丙午分校

順天鄉試明年入直上書房己酉分校會試遷贊善甲寅充廣

東副考官明年遷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嘉慶二年擢庶子尋

除侍讀學士。典試雲南。命提督學政。拔擢公。明士論。翁服四年。晉內閣學士。仍留學政任。卒官。目後。繼先生為三元者曰。陸桂陳君繼昌。

國朝先王事略卷三十八 文苑

九

葉橫山先生事略 顧有孝 鈕琇 李聖華 顧我綺

葉先生。字星期。號已畦。江蘇吳江人。籍浙之嘉善。康熙九年。進士。知寶應縣。修決堤。免無名之稅。出誣服殺人者。直仇陷附。從而冀沒其田。唐者。以仇直不容於上官。不二年。落職。欣然曰。吾與廉吏同。登白。飭榮於。遷除矣。時嘉定令陸清獻公同被劾也。既歸。築室橫山下。學者稱橫山先生。著有已畦文集二十卷。詩集十卷。其論文。謂議論不蹈襲前人。卓然自吾立方。為立言論。詩曰。生曰。新曰。深。凡一切庸熟陳腐。浮淺。諸須一掃空之。所作詩意。必鉤元語。必獨造。甯不諧俗。不肯隨俗。於同時諸家外。能拔戟自成一隊。時吳中稱詩者。多宗范陸。究所獵者。范陸之

國朝先王事略卷三十八 文苑

十

皮毛耳先生著原詩內外篇四卷。力排其非。吳人士始多訾。贊之。既物乃爭從其說。汪編修琬居堯峯。說經。經。與先生持論。藝柄門下。士亦互相詆。汪在物先生曰。吾向不備汪氏文。亦謂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麻列其失。以規之。非謂其謬。蓋於聖人也。且汪物。誰讚彈吾文者。乃取向所稱。汪文短處。悉燔之。沈歸愚尚書少從受詩。法守之不變。王新城司寇嘗致書先生。稱其獨立起。衰後見歸愚詩。復稱賞之。曰。橫山門下。尚有詩人。其推重若此。同時同縣。以詩文著稱者。自而草稼堂諸君外。有顧茂倫。鈕王樵。李寶君。顧湘南。諸君。顧有孝。字茂倫。吳江諸生。居釣雪灘。以選詩為事。唐律及 國朝近體詩。皆有選本。名滿大江。

南北鈕琇字玉樵官知縣博雅多聞所著觚賸能舉見聞異詞者折衷之可補正史之闕詩亦變風之遺著有臨野堂集李賈君名重華雍正甲辰進士官編修天賦備才復得張匠門指授性好遊入巴蜀客山左詒覽秦關楚塞登臨憑弔詩益欽欽歷落得江山之助著有玉洲詩集其詩話二卷可與昌穀談藝錄並傳顧湘南名我鑄邑廩生鄂文端任江蘇布政時以古學試士得五十三人湘南為冠遂有南邦黎獻集之刻後開博學鴻詞科乃文端奏請若為湘南設也及詔下而湘南歿矣有才無命文端歎息彌禱所著曰湘南詩集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八 文苑

士

陳元孝先生事略 屈太均 榮佩蘭 程可則

嶺南三家首陳先生元孝而屈翁山梁藥亭次之元孝名恭尹順德人父邦彥明季以閣部殉難事具明史時先生才十餘歲比長遂隱居不仕自號羅浮布衣與李元仲魏叔子李于彭躬菴諸君善皆遺民也工詩古文兼精書法未冠賦蘇懷古諸詩傾動一時名大起其詩清澗拔俗得唐賢三昧古體閒入選理一時習尚無所染著有獨鹿堂集王漁洋趙秋谷二公至嶺南於廣州詩人尤推重先生其後杭堇甫來主講席題先生遺像傾服尤甚洪稚存論嶺南三家有句云尚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其推挹至矣翁山屈姓名大均番禺人著有翁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八 文苑

士

山詩集子明洪字甘泉貢生官教諭亦以能詩聞梁藥亭名似蘭字芝五南海人童時日記數千言通經史百家年二十六領順治十四年鄉試解額詩名已播海內康熙二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同榜均以前輩事之明年即假歸周遊名山與海內諸名流相酬唱漁洋竹垞及潘次耕皆推重之著有六壁堂集程先生可則字周望一字隍濠號石雁南海人也年輩在三家前順治九年舉會試第一官內閣中書改內秘書院康熙己酉以主事分校順天試累遷郎中出知桂林府著有海日堂集少與漁洋翁裳愚山西樵茗文及沈絳堂曹顧菴稱海內八家其詩俊偉騰踔骨光熊羆亞於漁洋品在劉公職董玉虬之右稱

魯衛者惟西樵云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八

文苑

七

趙秋谷先生事略

吳長 馮廷樞 馮琦

七六

先生名執信字伸符號秋谷山東益都人穎悟絕倫九歲捉筆  
 為文有奇語里中為文社先生初不與通輒自攜紙筆入座眾  
 以其幼也易之移晷立就數藝乃大驚號為聖童同里孫文定  
 公廷銓奇其才命作海棠賦曰大器也以女孫字之年十四為  
 諸生康熙十八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二十三年典試山  
 西遷右贊善充明史纂修官預修 大清會典會典體例多沿  
 明舊理藩院擬自 國朝分纂者皆遜謝先生肄國書取檔案  
 附以文義典制釐然同局皆服其才方先生通籍時 詔開鴻  
 詞科當世所稱能詩者虞集輩下新城王尚書久以詩古文雄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八 文苑 七

長壇佔一時鴻生俊才多出門下先生掉臂其間自樹一幟古  
 詩自漢魏六朝至初唐諸大家各成韻調談藝者多忽不講與  
 古法吳新城自負妙契先生著聲韻譜以發其秘所著談龍錄  
 持論顯與新城齟齬而新城心折其才不以為亢也同時如朱  
 錫鬯吳天章陳元孝皆折輩行與之交先生天才駿厲視前輩  
 無足當意獨善德州馮大木廷樞所師承者常熟馮定遠班賞  
 曰吾生平師友皆在馮氏矣名日高忌者亦日眾朝士某以詩  
 集編貽臺館先生甫展卷立還其使人銜次骨錢塘洪昇助  
 思以詩詞遊公卿間所演長生殿傳奇初成置酒高會名流畢  
 集時尚在 國朝銜先生者因騰章入告徧及同會先生至者

功獨任之在座者得薄譴而先生罷職既歸益放情詩酒所居  
因園依山構亭榭清泉秀石喬木各極天趣歸田時年未三十  
兩親俱無恙具甘旨承色笑者二十餘年性好遊嘗踰嶺南再  
陞嵩少五過吳閩寓維揚金陵久所至流連文讌乞詩文法書  
者至後進歿先生宿世人而先生與酬接諸狎無少忤徇祥  
林壑踰五十年卒於乾隆九年年八十有三同年生萊陽張庶  
常罷歸以事爲有司所窘避地依先生及卒殯而歸之常熟仲  
生依先生十九年卒於館次爲論定其詩文擇地葬之其篤於  
故舊如此著節山堂文集六卷詩集十七卷詩餘雜著若干卷  
吳天章者名叟山西蒲州人也初隱居中條山之玉溪李義山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八 文苑 主

賦長歌諸名士皆閣筆漁洋欲哀兩人酬唱詩爲二妙集馮定  
遠名班號鈍吟所著定遠集其說詩力排嚴羽尤不取江西宗  
派而論事多達物精論文能究古法秋谷於近代文章家多所  
警警獨折服定遠一見鈍吟雜錄即歎爲至論至具朝服下拜  
嘗展其墓以私淑門人刺卽冢前焚之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八 文苑

主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八 文苑

主



孫豹人先生事略 王又旦 李念慈 張恂 王宏撰

關中人文自中孚雪木天生三季外推孫先生豹人先生名枝

蔚三原人豹文其字也世為大賈業鹽莢甲申之亂年二十有

四散家財求壯士起義不果隻身走江都折節讀書遂以詩文

名天下年六十舉鴻詞科時有奔競執政之門者先生恥焉求

罷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出會 特詔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

老不任職事者授京銜以寵其行及格者八人先生與焉部議

正字銜

聖祖少之子中書舍人初吏部集驗於庭獨臥不往旋被敦促

乃遂巡入主爵者見其鬢眉皓白引使前曰君老矣先生正色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八 文苑

七

曰未也我年四十時即如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必以為壯

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我為老殊可怪也當事愕謝卒以

老官之先生性伉直初以世亂好談兵家毀於賊自京師歸復

居江都所著日澗堂集從遊者皆有聲海內而王又旦最著又

且邵陽人字幼華弱冠舉於鄉令潛江履畝定賦杜豪強侵占

葦長堤村漢水決晴建傳經書院築說詩臺豹人時居江都迎

之受詩比入為給事中詩名已與豹人均疏陳湖北堤工協濟

之害台荆鄂分界治堤以絕委卸典試廣東還過南海花山建

議於其地設縣治奪盜淵藪皆可朱子詩翻其詩能兼結唐

宋人之長年五十一卒於官有黃澗詩集富是時關西之子恥

效章句皆以通經學古為尚其卓然名家者涇陽則有李念慈

張恂念慈字肥瞻嘗為令薦博學鴻詞不第隱居峪口山詩曰

峪口山房集恂字穉恭一字克山以進士為江南推官善書落

筆片紙值千錢與三李豹人黃澗輩往還酬答而名稱後惟華

陰王宏撰朝邑李楷與三李等齊名楷字叔則一字岸翁著河

濱全集由舉人令寶應以直廢康熙二年買撫軍漢復請董陝

志宏撰尚為諸生從叔則編摩叔則善古賦文樸茂錢牧齋亟

稱之著書百卷文名冠一時人稱河濱夫子宏撰字無異一字

山史與三李同時於叔則為後進而叔則獨喜從山史遊山史

讀書華山顧亭林嘗主其家共建朱子祠於雲臺觀好易精圖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八 文苑

六

象學者宗之得一言以為重凡碑版誌銘非三李則山史而山

史工書法故尤多於三李焉又有屈復者字見心號梅翁蒲城

人也年十九試童子第一忽棄去走京師學詩者多從之遊先

生作客約不迎送不作寒暄語其論詩於興賦比之外專以奇

託為主謂陶之飲酒郭之遊仙謝之登山左之詠史彼自有所

以傷心之故而借題發之未可刻舟而求劍也張尚書廷樞欲

上章薦力辭不就乾隆元年揚尚書起會舉應鴻詞科楊未見

屈屈亦不報謝所著弱水集甚富無子妻死不再娶人以比林

和靖云

邵青門先生事略 董以甯 鄒祇謨 陳玉基 備欣

青門先生名長蘅字子湘江蘇武進人少稱奇童讀書目數行  
下十歲為諸生試必高等應行省試輒不售乃棄舉子業益潛  
心六經三史及唐宋諸大家文鑽穴寢餽爬剔抉久之融釋  
貫串大放厥辭論者謂 國朝布衣以文鳴者自商邱甯都外  
惟先生可鼎足立先生內行惇篤居親喪力行古禮嘗獨力掘  
始祖康節先生祠族子被略為豪家奴捐金贖之性坦易與人  
交煦然以和意所不可即髯張面赤不能為媿朝朝貴有物色  
之者非先焉不往也在都門與阮亭愚山健菴鈍翁其年竹垞  
西溟藕長諸公友聞人談登州海市之奇忽跨驢走二千里之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八 文苑

九

海上登蓬萊閣望所謂三神山者然卒無所見復走京師友人  
強之入太學試吏部宋文恪德宜得其文驚曰今之震川也拔  
第一例授州同不就後客宋牧仲中丞所最久談道論文敦布  
衣昆弟之好嘗選有明何李王李四家詩矯牧齋偏駁之論而  
以程孟陽詩為繼佛識者避之尤愛武林湖山數往遊擬結廬  
放鶴亭側又欲營一舫載筆牀釣具浮家吳越間所著曰青門  
集阮亭稱其文為荆川後一人卒年六十有八同邑董文友鄒  
詩士陳椒峯工詩古文皆有名董名以甯字文友邑諸生少與  
鄒詩士齊名善詩文於歷象樂律方輿之旨多所發明晚年悉  
棄去專事窮經尤深於周易春秋著書滿家恤交遊重然諸弟

子恆數百人所著曰正誼堂集詩士名祇謨號程村順治十五  
年進士性穎特書過目不忘事母以孝聞母教之極嚴先生即  
以讀書娛其母上自經籍子史及天文宗乘百家之書古今人  
爵里姓氏世次年譜無不悉記其於詩文乃益工甯都魏叔子  
兄弟治古文山程村一見歎曰今乃有如是文乎逢人輒稱  
道海內知有三魏者實自程村始也著有遠志齋集椒峯名玉  
璫字廣明康熙六年進士官中書著學文堂集少有大志凡經  
世之書莫不講求精熟為詩文下筆千言旬日閱動至盈尺每  
讀書至夜分兩眸欲合輒用艾灼臂其苦學如此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八 文苑

文苑

三

負東南文望年六十始領康熙庚午鄉薦一試禮部不遇遂杜  
門著書及門多達者選唐宋十家文風行海內乾隆中 御選  
唐宋文醇蓋因其本而增益之也所著古文曰在陸草堂集從  
子在文字禮執康熙丁未進士官編修雄文字記雲康熙辛丑  
進士皆以文名禮執尤工制舉業大文字大雅康熙辛丑舉會  
試第一官庶吉士精輿地形勢之學著存研樓文集言方輿要  
隘者居多皆同人弟子也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三十九 文苑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彭羨門先生事略 鮑燦 汪霏 徐嘉炎 沈琦 沈筠 方象瑛 陳鴻績 邵遠平 李來素

康熙十有七年

天子法古制取士 詔中外諸臣各舉博學之彥無論已仕未仕徵諸闕月給太倉祿米明年三月朔 召試太和殿發題賦

序詩各一學士院散官紙光祿布席 賜宴體仁閣下

上親擢五十人皆入翰林而以羨門先生為首選先生名孫通

彭姓字駿孫浙江海鹽人順治己亥進士由中書分校順天試

至是以第一人授編修歷官吏部右侍郎兼掌院學士充經筵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九 文苑

講官時修明史久未成 特命為總裁 賜專勅異數也在七十致仕歸 御書松桂堂額 賜之遂以名其集先生少工詩

與王漁洋尚書齊名時號彭王南昌重建滕王閣落成名流競賦詩推先生作為冠嘗步遊蕭寺僧方製長明燈請為賦先生

諸之僧退煮茗以餽茗未熟而賦成其敏捷如此尤工詩餘漁

洋推為近今詞人第一時兩浙耆宿與先生同舉詞科者自竹

垞西河雅坪外有倪君燦字閣公上元籍錢塘人康熙丁巳舉

人 召試授檢討汪君霏字朝采號東川平湖籍錢塘人康熙

丙辰進士官行人 召試授編修官至戶部侍郎徐君嘉炎字

勝力號華隱秀水人由監生授檢討在史館中著作多不與人

同辛酉 王師收滇黔羣臣獻頌甚夥勝力獨做鏡歌鼓吹曲

自聖人出至文德舞止凡二十四章每章因事立名與繆襲章

昭何承天輩相上下乙丑元夕

上於南海子大放燈火使臣民縱觀羣臣皆有詩獨勝力作紅

門花火記皆稱 旨官內閣學士有抱經齋集二十卷沈君琦

字昭子海甯人康熙甲辰會試第一由中書 召試授編修假

歸寓秀水之鴛湖時嘉興同知孫日恕督修海船訪昭子於僧

寺昭子引唐代轉運船場之利病見於眉山之論者以為說孫

大稱善後水師平海寇如掃落葉賴日恕所部檣櫓之助居多

用昭子言也所著有耿巖文選沈君筠字開平仁和人康熙己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九 文苑

未進士以庶吉士 召試授編修閱三年卒 皇博行修未究其

用方君象瑛字渭仁遂安人康熙丁未進士候選中行評博

召試授編修癸亥典四川鄉試乞假歸自號金門大隱著健松

齋集三十四卷陳君鴻績字子遜鄞人順治十四年舉人毛君

芳升字允大號乳雪遂安拔貢生 召試皆授檢討乳雪著古

獲齋集邵君遠平字戒三仁和人康熙甲辰進士選庶吉士官

光祿少卿 召試授侍讀官少詹事兼侍講學士著有戒菴詩

集

同時李君來泰字石臺江西臨川人順治壬辰進士乙未督學

江南所拔皆知名士尋任蘇松常道憲官清慎能持大體以疾



歸康熙己未。召試詞科。授侍講。古文與博。不肯一語。猶人詩。獨以平正通達稱。著有石壘集。祀江南名宦。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九 文苑

三

尤西堂先生事略 馮麟 范必英 錢中諧 曹禾

長洲尤先生侗字同人更字展成別字悔菴晚自號長齋以鄉貢除永平推官坐擁旗丁降調少嘗為遊戲之文順治戊戌王學士熙侍經筵

上偶談及學士以先生文對

上立索覽學士以鈔本進復索刻本

上覽竟親加批點歎為真才子者再因問出身履歷為太息久之他日又摘集中討蚤檄示學士曰此奇文也問有副本否對曰無遂命內府購之坊間不得已亥先生入都使者跡至旅邸攜一册去裝潢進呈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九 文苑

四

上大喜亡何有以所著讀離騷樂府獻者

上亦讀而善之令黎園子弟播之管絃以比清平調云徐公元文及第

上知為先生門人從幸南海子

上忽駐馬問爾師尤侗年幾何以何事降調當補何官垂詢再三復語木陳禪師曰士多有高才不遇者如徐元文之師尤侗最工文僅以鄉貢入仕旋罷官豈非命耶木陳因言君相能造命

上曰朕意亦然蓋有意召用之矣

世祖升遐先生自傷數奇康熙戊午 召試博學鴻儒



聖祖親擢五十人。悉入翰林。纂修明史。先生授檢討。年最長。入院。以齒序。四十九人皆坐。其下。留史局三年。分撰志傳三百篇。嘗借諸儒。臣進平蜀詩文。

上見其名。曰。此老名士。先生刻二語於堂楹。曰。真才子。章皇天語。老名士。

今上玉音。觀者榮之。子珍。壬戌成進士。選庶常。先生乃告歸。家居。以詩文。緣素請者。戶外屢恒滿。時同縣汪編修。居堯峯。以古文自矜。見俗子議文章者。恒面斥之。以是人多畏憚。而樂先生之和易也。已卯。

天子南巡。先生獻萬壽詩。平朔頌。御書鶴栖堂。三大字。以圖朝先王事略。卷三十九 文苑 五

賜時年八十有二矣。癸未。車駕復幸吳。賜御書一幅。卽家。晉侍講。明年六月卒。年八十有七。是歲朱檢討彝尊。偕徐侍讀。倬。謁見。皇太子於行殿。令旨賜坐。謂曰。老成易謝。茲來又失。一尤展成矣。字而不名。其見重如此。所著西堂雜俎。良齋雜記。鶴栖堂文集。百餘卷。與先生同縣。且同舉詞科者。有馮助。范必英等。助字勉曾。父六皆遭耿逆之亂。客死閩中。勉曾以布衣。召試。授檢討。纂修明史。卽請假歸。入閩。尋父榭。時亂甫平。白骨縱橫。失其處。勉曾伏地慟哭。忽有老父告曰。牆西有半寸釘者。是也。諦視。題識宛然。遂扶以歸。必英字秋濤。號伏菴。順治甲午。拔貢。丁酉。舉於鄉。召試。授檢討。分纂明史。畢。卽謝病歸。自號。

杜圻山人。居鄉。廉靜。足不履公府。築萬卷樓。藏書二十四。積皆手自校訂。工詩古文詞。好汲引後進。弟子著錄者數百人。又錢君中諧。字宮聲。吳縣人。順治戊戌進士。召試。授編修。以詩古文鳴。曹君禾。字頌嘉。江陰人。康熙甲辰進士。選鴻詞科。官至祭酒。與田綸霞。宋枚。仲。汪季角。顏修來。王幼華。謝千仞。曹升。六。丁澹汝。葉井叔。稱詩中十子。

國朝先王事略 卷三十九 文苑 六

朱竹垞先生事略 嚴繩孫

康熙己未 詔開博學鴻詞科其時以布衣除檢討者凡四人富平李因篤天生無錫嚴繩孫孫友吳江潘耒次耕而其一則秀水朱彝尊竹垞也未幾李君告養歸三布衣均預纂修明史越二年

上命添設日講官知起居注則三布衣悉與焉而竹垞先生為之魁先生為明太傅文恪公國祚曾孫本生父茂曙學者稱安度先生先生生有奇稟數歲時嘗見諸神物異怪狀不類人世及他人視之輒無有書過眼不遺一字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於古學凡天下有字之書無弗披覽以飢驅走四方南踰嶺北

國朝先王事略 卷三十九 文苑

七

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罘經甌越所至叢祠荒塚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為文章益奇既入詞館日與諸名宿掉鞅文壇時王漁洋工詩而疏於文汪茗文工文而疏於詩閻百詩毛西河工考證而詩文皆次乘獨先生兼有諸公之勝所為文雅潔淵懿根柢盤深其題跋諸作實跨劉敞黃伯思樓鑰之上詩牢籠萬有與漁洋並峙為南北二大宗論者謂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學博而才足以運之皆篤論也在史局屢奏記總裁官言體例悉從其議預修一統志多所釐訂典試江南為文矢於神杜請託入直南書房為忌者所中鐫一級罷尋復原官引疾歸

聖祖南巡 御書研經博物四大字以賜家居十有九年藏書

八萬卷著述不倦四十八年十月卒年八十有一先生少負值歲凶日午無炊煙而書聲琅琅出戶外比鄰王氏有老僕訪之叩門餉以豆粥先生以奉父而忍飢讀自若嘗集里中高材生周質繆承王翊沈進李繩遠良年符等為詩課家餘一布袍每會則付質庫其婦以紡績出之後會復然客遊南北必橐載十三經廿一史自隨孫侍郎承澤過先生寓見插架書語人曰吾見客長安者爭馳逐聲利其不廢著述者秀水朱十一人而已比 召試相國馮公溥得其文歎曰奇才奇才先生嘗謂孔門弟子申黨薛邦不當以疑似妄為廢斥鄭康成功在箋疏不當

國朝先王事略 卷三十九 文苑

八

以程敏政一言罷從祀王文成道德功業文章具三不朽不得指為異學皆有功名教之言所著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乾隆中 詔儒臣增輯高宗賜詩題卷端又曝書亭文集八十卷明詩綜百卷瀛洲道古錄五代史註禾錄各若干卷子昆田孫稻孫皆有集稻孫字稼翁舉乾隆丙辰鴻博能世其家而其二布衣者次耕坐浮蹤降調孫友累遷中允以疾歸孫友當 召試日成省耕一詩賦序皆置不作文未盈卷為天子所特拔尤異數云孫友名繩孫明刑部侍郎一鵬孫也六歲能作徑尺大字以詩

古文擅名。早棄諸生。舉制科。力辭不獲。既入史館。分纂隱逸傳。容與。種。藉。蓋。多。自。道。其。志。行。云。歸。田。後。自。號。藕。蕩。漁。人。工。書。善。繪。事。尤。精。畫。鳳。晚。歲。以。詩。文。圖。畫。請。者。槩。不。應。暇。輒。掃。地。焚。香。而已。卒。年。八。十。著。秋。水。集。二。十。卷。子。泓。詹。亦。工。詩。畫。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九 文苑

九

陳其年先生事略 吳荷 章藻功

先生姓陳氏諱維崧字其年號迦陵江蘇宜興人祖于廷明進士官侍郎忤魏忠賢削籍後起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以言事忤周延儒再削籍嘗從顧端文講學東林直聲動天下東林推服之忌者因指為黨魁父貞慧字定生少用文學著聞最善金壇周禮部鑣貴池吳秀才應箕相與掀髯抵掌下上其議論其於國家治亂中朝士大夫賢不肖無不根極始末纒纒數千言可聽諸名士慕其氣節皆師事少保公而與定生相親愛延儒本其邑人適家居欲釋故憾交歡少保父子且為定生致通顯定生固拒之隙益深會忠賢義兒阮大鍼久病謀起用諸名士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九 文苑

十

數其罪為文檄之大鍼恨次骨南都建號大鍼驟起用事將盡殺東林黨時少保前卒周禮部首被逮定生營救萬端乃併捕定生及應箕應箕亡定生出詣獄下鎮撫司禍且不測而劉儵者愍皇帝時舊錦衣也以片紙付馮鎮撫謂此東林後人勿撻掠以是得稍稍解未幾江南亡大鍼走死定生得脫歸而禮部已先被殺定生既歸慮少保公墓左凡十二年不入城尋卒有子五先生其長也少奇穎過目成誦十歲代少保作楊忠烈像贊少保奇賞之諸名士皆折輩行與交時吳門雲間常潤大興文會先生入座索筆賦詩數十韻立就或時用六朝俳體作記序頃刻千言鉅麗無與比咸驚歎以為神先生少清臞冠而于

一五...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思鬢浸淫及顛準士大夫號陳壽。由是陳壽之名滿天下。年三十始出雅遊。龔芝麓尚書愛重壽尤甚。唱酬無虛日。性周蕩。視錢帛如土。每出遊。僦遺隨手盡。垂囊而歸。無資。急命質衣物。供用至無可質。輒復遊。率以為常。先生以詩古文詞為海內推重。吳梅村有江左三鳳凰之目。謂先生及吳江吳漢槎。雲間彭古晉也。常自中州入都。偕朱竹垞。合刻所著曰朱陳村詞流傳入禁中。蒙

聖祖賜問客如舉主。冒辟疆水繪園。最久。辟疆愛其才。進聲伎。適其意。嘗有日者謂之曰。君年過五十。當入翰林。康熙己未。召試鴻詞科。由諸生授檢討。纂修明史。時年五十有四矣。越四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九 文苑

年卒於官。易簀時吟斷句曰。山鳥山花是故人。援手作推敲。勢而逝。相傳為善卷山中。聽經猿再世云。所著湖海樓詩文詞集共五十卷。國初以駢體名者。推先生及吳國次。其次則章彥績。然國次才稍弱。彥績欲以新巧勝。二家又遞為別調。譬諸明代之詩。先生導源庾信。才力富健。如李崆峒之學杜。國次追步李義山。如何大復之近中唐。彥績純用宋格。則公安竟陵之流亞也。先生嘗曰。吾胸中尚有駢體文千篇。特未暇寫出耳。汪堯峯曰。唐以前不敢知自開寶後七百年無此等作矣。堯峯固少許可者也。國次名綺。號聽翁。江都人。貢生。薦授中書舍人。奉詔詣椒山。樂府遷武選司員外郎。蓋即以椒山原官官之。寵異

至矣。出守湖州。多惠政。廉得大猾所在。單炯擒而殲之。歡聲動地。凌忠節公未葬。為捐俸卜地葬焉。湖人稱為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尚風節。饒風雅也。以失上官意。罷歸。貧無田宅。購廢圃以居。凡索詩文者。多以花木竹石為潤筆資。不數月成林。因名種字林。性好客。與諸名宿結春江花月社。詩才富豔。瓣香在王溪。樊川。閒詩餘亦工。所著曰林蕙堂集。又有宋金元詩選及嶺南風物記。豈績名藻。功浙江錢塘人。康熙癸未進士官庶吉士。有思綺堂集。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九 文苑



李天生先生事略

先生名因篤字子德號天生陝西富平人明季為諸生見天下大亂走塞上訪求奇傑士與殺賊報國無應者歸而鏃戶讀經史貫穿注疏負重名與整屋李中孚友善崑山顧亭林至關中常主其家甲申乙酉閒與亭林冒鋒刃閒關至燕京兩謁莊烈帝攢宮康熙己未薦博學鴻詞以母老辭秉鈞者聞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縣官敦促先生將固拒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檢討甫就職以母老且病具疏乞終養格於通政司先生自齋疏跪午門外三日遂得 兪旨許歸養疏曰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九 文苑 三

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采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廣獲奉 諭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 詔赴京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床褥輾轉需人臣祇一弟因材從幼出繼臣叔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焚焚相依為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己病或可偽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至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為推諉之端痛思

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膺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闥風病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扶床輦路三千難通嗚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迥西景以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怨何及餅舂之恥奚償即臣永為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 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 聖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仁推之士庶甯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途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九 文苑

十四

者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概指臣等三人而言非謂臣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謫陋而同時薦臣者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敷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骸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為有靦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爰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 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並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

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  
甘遠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  
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墜。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  
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  
聞命。悚惶。忝竊非分。臣衡茅下土。受

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  
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  
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思說母。欲留不可。  
欲去未能。瞻望闕廷。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九 文苑

五

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有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  
京官員家無次丁。聽其終養。臣身為獨子。與例正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違歸養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  
病餘生。統由再造。臣母子銜環。鏤骨永矢畢生。而報國方長。策

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論者謂本朝兩大文章。  
葉忠節公。映樞絕命疏。及先生陳情表。皆令讀者。油然而生忠孝

之心焉。先生子告後。奉母家居。晨夕不離。後遂不復出。著有壽  
祺堂集。其學以朱子為宗。時李中孚。提倡良知。晚年移家富平。

與先生過從最密。然各尊所聞。不為同異之說。性樸直。博學能  
通。記初人節。南人多易之。一日。宴集論杜詩。先生應口誦。或曰。

偶然耳。詰其他輒舉全部。無所遺。時阮亭堯峯主盟。壇坫先生  
與抗禮。蕭山毛大可亦李閣學所薦也。北面稱弟子。先生獨序  
齒。稱之曰兄。與大可論古韻不合。大可強辯。先生氣憤填膺。不  
能答。遂拔劍斫之。大可駭走。傳以為快。顧亭林是先生而非  
大可。亭林著音學五書。先生與討論。所著詩說。亭林稱之曰毛  
鄭有嗣音矣。其春秋說。堯峯亦心折焉。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先  
生走三千里入都。泣訴當事。脫其難。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九 文苑

六

汪舟次先生事略 汪懋麟

汪先生楫字舟次江蘇江都人歲貢生著讀楡訓導康熙己未開詞科 召試中第授檢討與修明史言於總裁官先仿李壽長編凡詔諭奏議邸報彙輯之由是史材皆備二十二年充冊封琉球正使 賜一品服臨發條奏七事其一謂 本朝文教誕敷方 願御書於封疆大吏宜併及海外屬國

聖祖允其請齋 宸翰以往比至宣 上威德國王及臣民咸大悅服瀕行例有餽遺楸卻不受國人建御金亭志之歸撰使琉球錄詳載禮儀暨山川景物又因 諭祭故王入其廟默識所立主兼得琉球世續圖參以明代事實為中山沿革志二卷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九 文苑 七

又奏言琉球子弟願入國學

上允之久之出知河南府治績為中州最嘗置學田於嵩陽書院聘少詹事耿公介主講席士風丕變擢福建按察使遷布政使居五年民戴其惠 內召入京途次得疾卒性伉直意氣偉然能力學所作以古為宗以清冷峭蒨為致見者比之斬新花葉尤工書得楊少師米海嶽之神著有梅齋詩文集觀海集時江都汪君懋麟詩名亦著與先生同舉鴻詞科值屺憂不與試懋麟字季角號蛟門康熙六年進士授內閣中書楚人朱方旦恃邪法傾動公卿蛟門著辨道論力誣其妄後再論薦以刑部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一日禁中出宮箋百番命羣臣書揮其

尤得二十四幅供 御屏用殿門與焉所撰述最多吏才尤過敏城南武某以車一馬一販米於南花園宿董之貨家之貨利其貨殺之以車載尸鞭馬曳之他去武父得尸於道得車馬於劉氏之門訟請官謂劉殺其子蛟門曰殺人而置其車馬於門非理也乃微行縱其馬至之貴門踉蹌悲鳴衝戶入即令收之貴一訊而伏時驚以為神無何坐事罷歸鍵關謝賓客書治經夜讀史日有程課銳意成一家言歸三年遽卒瀟留時命洗硯磨墨烹佳茗以進自言香沁心骨口占二絕大笑呼奇絕而逝性孝友敦內行文品峭刻摹介甫詩法韓蘇時出新意在都門與德州田山薑商邱宋牧仲等相唱和號十子受業王阮亭門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九 文苑 六

而才氣縱橫視阮亭為別格有百尺梧桐閣集二十卷

李漁村先生事略 履歷 未漢要 袁方 崔如岳

李先生澄中，字渭清，別字漁村，山東諸城人。生時父夢李攀龍入室，少與劉子羽稱石交。子羽見薛臣七子圖，謂貌似于鱗，先生亦嘗夢人授文一卷，曰：此汝作也。醒憶之，乃于鱗華山記也。幼與羣兒戲，輒坐忘，其胸中時時見太古深山二境。移時乃如故。既長，工詩，與青州楊笠雲、吳江洪去蕪相唱和。康熙己未，以拔貢召試，既至京，撫書臥僧舍，不謁朝貴，授檢討，與修明史。嘗召赴瀛臺泛舟，賦白蓮詩稱旨，賜予稠疊，相國真定梁公奇其才，屬為文，操紙千言立就。梁公歎曰：真青蓮也。庚午，典雲南試，或以多金遮馬首，先生叱去之，曰：敢以此汚我耶？有李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九 文苑

六

約山者，自滇南學使幕歸，與朱竹垞論滇中人材，列所取知名士二十有二人，署壁間。占先生取舍既試，錄至其不與者，裁三人耳。竹垞臨風酌酒，南向為君，得人壽，累遷侍讀，請告歸，足跡不入公門。遇事關民瘼，乃侃侃直陳，一以興利除害為念。郵其孀嫂孤姪，為外會祖，邱簡肅公立後，置祭田，坐是家益困。茅屋數椽，僅蔽風雨，恬如也。在史館十三年，與龐公境交最篤。詩文格往往互似，所著臥象山房集，顯不類滄溟。

境字雲公，號雲崖，直隸任邱人。康熙乙卯舉人，七歲時父中菴語被逮，母每夕禱天，隨泣拜不輟。已未試鴻博，授檢討時，有明都御史某裔孫，夜懷金求勿入魏黨，傅力拒之，未幾改內閣中

書遷工部主事，再晉郎中，出守建甯府，會浦城令以嚴苛激變

邑人乘夜焚册局，殺册書，罷市。君聞之，曰：緩則變成矣。遂兼程赴浦，立召紳士集明倫堂，數浦令罪，諭士民無得生亂。查倉庫及未焚餘册，變遂定。時制府惡民俗刁悍，欲借浦城示威，而浦令仇邑紳以結黨為辭，相傾陷。君曰：彼令實甚，吾可殺人媚人耶？坐重辟一人。流二人。浦人立書院祀之。九仙山後告歸，兩親猶健，在閉戶讀書，其為詩主於平正，沖澹不求文飾。有叢碧山房集。

又米君漢雯，字紫來，宛平人。明大僕少卿萬鍾孫。順治辛丑進士，歷知長葛、建昌二縣。康熙己未，召試授編修。典試雲南，遷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九 文苑

辛

中允好學工詩，兼善小令，書畫承其家法，時呼為小米家。蓄古玩太僕物也。嘗渡江沈於水，遣役人求之，弗得，將解纜，忽紅霞起，水面光燭，天舟人索之，視隨手出焉。

袁佑，字杜少，號霽軒，東明人。少警敏，下筆數千言，以拔貢授中書舉詞科，擢編修，乞養歸闕，小園奉母，母疾革，籲天乞減算，蓋母壽竟愈。年九十二，乃終居喪盡禮，服除終不食肉。後遷中允，典試浙江，稱得士，著有詩文集及詩禮疑義。左史後議老子別注，離騷荀揚文中子補注，莊子注論，杜詩注駁，數十卷。崔如岳，字岱齋，一字青崎，獲鹿人。康熙己卯舉人，己未召試授檢討，詩古體蒼堅英拔，絕句神似龍標，嘉州著有坐嘯軒集。

喬石林先生事略 邱象隨 吳嘉紀 李鏡 張鴻烈 鄧漢儀

喬先生萊字子靜號石林江蘇寶應人康熙六年進士授中書  
分校順天試乞養歸十七年 召試詞科授編修與修明史與  
廣西鄉試

上再試詞臣賞其文曰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遂遷左中允  
晉侍講轉侍讀充日講官知起居注 國朝漕運沿明制自淮  
入河以達會通河既失故道從安東入海清口日淤淮泗泛濫  
由洪澤以南諸河下注而治河使者又開減水壩洩之淮揚七  
州縣蕩析離居

天子覽臺臣奏濬海口以瀉積水遣使者相度還報可乃出帑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九 文苑 主

命按察使于成龍董其役而河督靳輔上言海口高於雲  
梯關五尺疏海口則引湖內侵大不便因請築堤束水使高置  
二閘於邵伯鎮南高郵州城外泄洪澤盱眙天長之水俾入堤  
自車邏鎮築橫堤一道抵高郵自州城東築大堤二歷興化白  
駒場至海口束所洩之水入海計需銀二百七十八萬有奇請  
先給帑而徐取償於田畝子粒網鹽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  
擇才能者任之疏入 詔下廷臣議多是河臣言適先生入直  
閣臣奏事畢

上顧問先生以濬海口事宜先生直前奏河臣言非是  
上悅曰此爾一人意見耶對曰淮揚人所見皆與臣同爾日與

給事中劉國維等十人合疏言河臣議有四不可行海口原有  
故道第合塞者通之淺者濬之俾積水得趨海斯已耳河臣議  
開大河築長堤堤在內地者高丈六尺河寬百五十丈近海者  
堤高一丈河寬百八十丈勢必毀村落壞廬舍掘塚墓慘有不  
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之議先築圍堰用桔槔汲去堰內之水  
取土築堤不知臣鄉地卑原無乾土况積潦已久一旦取土積  
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雖成且易壞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  
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於民間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  
必潰潰而南則邵伯以南皆為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靡有  
孑遺即當未潰之時瀦水於屋廬之上豈能安枕而臥乎不可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九 文苑 主

行三至七州縣之田向沒於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豈能倒  
流入河不能入河即不能歸海淹沒之田何由復出不可行四  
議上

聖祖是其言議遂寢大學士梁公清標方長戶部歎曰江淮開  
可謂有人矣然河臣議實執政主之先生以是叢忌嫉未幾坐  
喜事罷歸歸治廢圃日縱棹園壘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讀易其  
中著易俟二十卷縣志二十卷詩文集十六卷先生家居孝弟  
謹事師友疏於財好用人急後進有一善誦之不去口其初建  
議心于公願德之及出領河務恆以地方利弊相諮詢先生直  
言無隱終不私卒年五十有三同弟江淮開與先生同舉

詞科者曰邱君象隨李君鏡張君鴻烈皆山陽人鏡傳別見

象隨字季貞號西軒順治乙未進士與兄象升齊名號二邱以

拔貢生 召試授檢討遷洗馬性孝友以積俸建宗祠置義川

有西山紀年集象升字曙戒順治十二年進士官大理寺丞有

白雲草堂諸集鴻烈字毅文由廩生試授檢討康熙二十三年

黃河漲發淮水倒灌淮南七州縣受害御史李時謙奏請疏浚

淮揚下河以救七邑之民適

聖祖南巡發帑遣官督治毅文上疏言淮揚水患關係運道民

生淮安以南則山陽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屬受害

淮安以北則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甯沐陽安東海州八屬受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九 文苑 圭

害臺臣止知淮南七屬之害而不知淮北八屬之害其苦一也

止知七屬之民田昔受決口之水今受滾壩之水而不知八屬

之民田在黃河岸以內者其苦尤甚也臣世籍淮南何忍不為

八屬生靈再請命於 聖主之前乎得 旨命河臣確勘議覆

毅文工詩詞短章秀卓其絕句從樂府得來風韻尤絕同時有

鄧漢儀者字孝威泰州人也己未 召試以年老授官正字歸

孝威與國初諸老游洽聞廣見所選詩觀凡四集投贈稱盛其

度梅嶺詩為漁洋尚書所激賞又吳君嘉紀字賓賢號野人亦

泰州布衣居安豐場瀕於海苦吟無知者周櫟園侍郎盛稱之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四十 文苑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陸雅坪先生事略 兄子奎勳

陸先生業字次友號雅坪浙江平湖人原名世枋幼時值 大

兵南下收平湖父被執先生奔赴求代將軍馬某指扇上詩示

之曰兒能誦此即救爾父先生朗誦曰收兵四解降王縛教子

三登上將臺此宋人贈曹武惠王詩也將軍不殺人即今之武

惠矣將軍喜立釋其父挾與俱北欲子之將為議婚以先問名

於楊爵尋歸遂補諸生入國學試授中書康熙六年成進士官

內秘書院典籍十八年舉鴻詞科中選授編修分纂明史遷贊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九 文苑 一

善二十九年典福建試得士稱盛尋直南書房嘗 召至乾清

宮暖閣出五臺山金蓮花限韻賦詩立就蒙 優獎三十三年

試翰詹諸臣於豐澤園

上親拔第一 諭曰連次詩文無出汝右者一歲七遷歷講讀

庶子至內閣學士總管諸書局嘗在閣一日批紅本七十有奇

長至奏句決本請出矜疑二十餘人未幾告歸性簡易尤篤孝

友伯兄南雄守世楷先卒撫孤姪如子族黨有寄金者沒遠徼

其子歸還之封識如故年七十卒所著雅坪文集十卷詩集四

十卷詞譜三卷兄子奎勳字聚侯號星坡世楷子也康熙六十

乞休主廣西秀峯書院。勅立學規。仿朱子白鹿洞遺法。成就甚眾。平生淡榮利。不為巖岸峻絕之行。而秉持不貳。薄田未足供餼粥。無戚戚容。惟一意說經。嘗言六經注我。而後可以我注六經。且合六經以注一經。著有陸堂易學十卷。得力在序卦一篇。足該全易。而以坤以藏之章為歸藏象。帝出乎震章為連山象。又言商之歸藏。本於神農。夏之連山。本於黃帝。人知畫卦重卦。皆由伏羲。不知黃帝始立著數及乾坤八卦之名。至屯蒙諸卦名。則堯舜始增。序卦之錯綜。則文王始定也。詩學十二卷。不取正變之說。不特楚茨十詩。斷為成康盛世之音。凡斯干無羊考室考牧。均歸正雅。淇澳楚邱緇衣蟋蟀。均歸正風。讀鄭氏詩譜。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 文苑

二

時代舛錯不倫。歐公強為釐正。猶多牽合。周召二南。以地不以人。王風乃時為之。非有意於貶。其持論與明何楷詩世本古義相近。且以為不宗孔孟之傳。第守毛鄭之學。極詩之用。不過三百而止。是以有魯詩補亡之作。今文尚書說三卷。參蔡傳之疑。闕所解。惟伏生二十八篇。而古文則置之不用。元吳澄書纂言例也。戴禮緒言四卷。能糾正漢人穿鑿附會之失。春秋義存錄十二卷。凡經傳子緯所載孔子之言。盡援為義。力辨春秋非以一字褒貶。能掃公穀拘例之失。與宋儒深刻之論。其疑胡傳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經解經之空談。詩文白弱冠撰述已富。後乃以餘事為之。有文集二十卷。詩二十四卷。

杜紫綸先生事略

潘高黃之馬

許廷傑

李果

盛錦

翁照

杜先生詔字紫綸。江蘇無錫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官庶吉士。著有雲川閣集。先生以詩受知於聖祖。會試下第。特賜進士。入詞館。士林榮之。逾年告養歸。遂不復出。晚與高僧結九龍三逸社。有廬山東林之風。嘗選唐詩。

叩彈集行世。皆中晚名作。故生平得力亦在大歷以下也。當是時。吳中詩人最著者曰潘南村。許子遜。李容山。盛青樓。翁朗夫。南村名高。字孟升。金壇人。其詩古淡生新。絕去雕飾。而自然合度。陳其年嘗寫其詩寄漁洋。尚書盛稱之。遂名於時。金陵詩社賦秦淮曉渡詩。請名流咸集。南村曰。我年老才盡。止絕句二十。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 文苑

三

字。眾皆斂手。甚有袖詩不出者。所著曰南村集。許子遜名廷傑。長洲人。康熙庚子舉人。官武平知縣。少英敏。精刀槩。徧遊四方。交海內知名士。在官有善政。去後人益歌思之。詩嚴於唐宋之界。五言律七言絕句尤工。高文良公每對客誦子遜佳句。文良有作。與子遜商榷。必盡言無隱。藝林兩賢之。著有竹素園集。李容山名果。長洲布衣。著有石閣集。陳恪勤公之。羈管京口也。客山投詩造謁。公遂與定交。後大理李君欲任以鹽筴。力卻之。李君被罪。諸任事者皆罹厄。客山超然。人服其有識。詩格蒼老。有一二字未安。屢改不倦。晚年文譽。謫謫過吳門者。爭識其面。後以魯靈光目之。盛青樓名錦。字廷堅。吳縣諸生。著青樓詩鈔。詩

從大厯以下入手。風格漸高。至入蜀集。沈雄頓挫。直摩滄洋之壘。以上窺少陵。客京師。王公以下多折節下之。不耐冗雜。歸愚歸田後。時引為同調。翁朗夫名照。江陰人。國子生。著有賜書堂詩文集。朗夫有謙辭。雖僕隸下人。不衣冠不見。事上。接下必以誠。稽文恭高文定兩相國。先後以鴻博經學薦。皆不遇。晚與歸愚相約。耦耕結廬。有日矣。未幾卒。友生為位哭。多失聲者。詩識力俱高。有虞伯生老吏斷獄之目。

同時黃先生之雋。字石牧。華亭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編修。著有唐堂集。雲閒詩。自陳黃門。振興後。俱能不入歧趨。自盧文子後。又日就衰頹。鮮所宗。法矣。唐堂學殖富而才力又足。驅使之故。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 文苑 四

能自開生面。仍不失正軌。時推為詩學中興。

湯西涯先生事略嚴流 徐倬 李郭嗣 汪文柏 沈

湯先生石曾字西涯。浙江仁和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性伉直。以文學重於時。與方望溪李穆堂諸公善。由編修累官吏部侍郎。兼掌院學士。先生在諫垣。所條議甚眾。而豫荒政。釐邊儲。緩纒。糾督撫。監司養姦蠹。民其語尤著。薦紳間。丙子典試貴州。丙戌分校禮部試。皆廉公。號得人。視學中州。杜苞苴。直詩託絲毫。不取之官中。及貳吏部。侃侃持正。議忌者訖之。上最重其文學。嘗索近詩。以所作文光果七言律進。御製詩。賜之。目為詩公。聞者驚羨。著有懷清堂集。浙中詩派。前推竹垞。後推西涯。竹垞學博。故能變化。西涯才大。故能恢張。後有作者。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一 文苑 五

莫能越兩家之外也。兩浙詩人。其年輩科目前於先生者。有嚴子餐。徐方虎。李杲堂。後於先生者。有汪季青。沈方舟。皆越中魁。宿云子餐名流。餘姚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戶部侍郎。生平敏。抑冲退。雖踐九列。不殊寒素。有譏彈其詩者。應時改定。遠近稱。為德人。方虎名偉。德清人。康熙癸丑進士。官侍讀。後家居。特旨加禮部侍郎。異數也。著有資材集。杲堂姓李氏。名郭嗣。鄞人。明諸生。入國朝。棄巾服。日以著書為務。所著續世說。中寓筆削。子奪。鄞人多師事之。甬東詩社。延杲堂。定甲乙。糊名易書。一聯之費。遠近噴噴。榮於九錫。詩品刊落。凡庸不肯一語。猶人蓋浙人中。獨開生面者。汪季青。名文柏。桐鄉人。官指揮使。著有柯



亭餘唱朱竹垞序其詩謂匪僅開宋元之奧窔直造唐人之室而噴其蔽其推挹至此沈方舟名用濟錢唐人國子生母柴氏名靜儀著有凝香室詩鈔得性情風雅之正方舟秉母訓少以詩鳴足跡半天下至廣南與刷翁山梁藥亭定交所詣益進歷遊關塞客右北平最久詩皆燕趙聲入京師見重安世子紅蘭主人名大著輩下一時名流幾莫與抗行然以詩質同人有一字一句未安輒從改削所錄完善無罅漏也著有方舟集

又方先生榮如字文翰浙東瑞安人也遷於經學工古文於制舉藝尤獨闢畦町康熙乙未進士官知縣被議歸雍正八年議開博學鴻詞科方侍郎苞疏薦為先生及南昌龔孝水纓歙縣奈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一 文苑 六

西麓華瑞嘉善柯南陔煜眾以為宜有謂先生挂吏議例不得與其三人皆就耄徵之必不能至至亦不能入試者侍郎曰雖然使士知賢至而名附無求而志自迪於風教亦小補焉及檄下南陔已疾亟孝水病不能行至者惟西麓既報罷執政欲用為太學六館師兼纂一統志西麓以老辭而先生卒格於部議不人試所著曰集虛齋集

姜西俱先生事略 嚴虞博

姜先生宸英字西俱一字湛園浙江慈谿人少工詩古文辭精書法為諸生名澈 九重

聖祖嘗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耶三布衣者秀水朱彝尊無錫嚴繩孫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俱古文當今作者會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公方講韓公莖約聯名薦適葉公以宣召入禁中淡月既出無及矣於是兩布衣皆入翰林先生不豫時以薦纂修明史食七品俸仍許與試上試者爭欲得先生願先生性疎縱醉後違科場式累被斥又嘗於謝表中用點竄堯典舜典語受卷官疑所出先生曰義山詩未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一 文苑 七

讀耶受卷官怒竟損之翁尚書叔元故人也雅重先生嘗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尚書官祭酒時余國柱方排雒州湯文正公尚書受指使劾雒州偽學遂擢少詹以雒州故兼詹事也先生發憤為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大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誠即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貳詹事其正實雒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尚書見之憮然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越日先生刊布之徧傳輩下尚書恨次骨始雒州典試浙中歎息語同專暗中摸索勿誤失姜君竟弗得自後每榜

發無不以失先生為恨者相國明珠長子性德甚才從先生學  
頗欲拔以登朝相有幸僕曰安三勢傾京外先生不少假借性  
德乘閒言曰家君遇先生厚然卒不得大有所助某以父子之  
親亦不能為力者蓋有人焉願先生少假顏色則立諧先生大  
怒擲杯起絕弗與通於是時相子百計請罪先生始終執禮而  
安三知之恨甚時相遂與尚書比而尼先生徐尚書乾學能進  
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列獨先生與為兄弟稱健菴  
罷官歸猶領一統志先生豫志事相從南歸於是時健菴者亦  
惡先生以故連蹇不得志康熙丁丑年七十矣試禮部卷復違  
格注者慕其名為更正之成進士及廷對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

文苑

八

上問進呈十卷中有浙人姜宸英平韓公焚審公書蹟奏曰第  
八卷當是

上曰宸英精學能文至老不倦可置一甲為天下讀書人勸遂  
以第三人賜及第授編修己卯副修撰李蟠典順天鄉試比揭  
榜為御史鹿佑所糾蟠遣戍先生以目昏不能視為同官所欺  
牽連下吏舉朝知其無罪未置對遽病卒王尚書士禎曰某在  
西曹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愧死矣先生論文以謂周秦之際  
莫衰於左傳莫盛於國策聞者頗駭之先生年長方望溪以倍  
見望溪文歎曰吾輩當讓此人出一頭地遂不介而過望溪屬  
討論其文且曰吾自度尚不止於是者以困於科舉業不能

盡其才又嘗言吾老矣後會不可期吾自少嘗恐為文苑傳中  
人而踈踈至今子他日志吾墓可憐者獨數事耳即論常熟及  
拒時相子語也先生文雅健有北宋人意甯都魏叔子謂朝宗  
肆而不醇堯峯醇而不肆先生在醇肆之間時聽其論詩宗院  
花而參之玉局以盡其變書法鍾王入神品著有江防總論海  
防總論各一卷葦閒詩集十卷湛園未定稿八卷札記二卷丁  
丑榜一甲第二人為嚴君虞惇亦以文學著稱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

文苑

九

寺副通倉盜米案有以私怨入人罪者寶成持不可乃已俄有  
內務府殺人移獄事實成先上書本寺卿歷指疑狀復出不意  
執其人訊之吐實蘇始定累遷大僕少卿典試楚蜀皆稱得人  
卒於位著讀書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為文陶鑄羣言與  
歐曾為近江南人上刻其集以繼震川蓋本同郡而震川官止  
太僕名位又相埒云

查初白先生事略 查昇 查嗣琛

先生初名嗣璉字夏重後更名慎行字梅餘晚號初白浙江海甯人性穎異五歲能詩十歲作武侯論同里范曠稱為曠世才既長游梨洲先生門所學益進深於經術邃於易於書無所不窺而生平癖好尤在詩及山水朋友其於進取榮利之途泊如也少受詩法於錢田開為諸生從黔撫楊公雍建出入牂牁夜郎及齊魯燕趙梁宋間又嘗渡彭蠡過洞庭登匡廬五老峯探武夷九曲尋無諸尉佗遺蹟其詩益富而奇康熙癸酉舉順天鄉試以相國張公玉書李公光地先後奏薦壬午特召直南書房發未成進士尋授編修比歲西巡廢歌載筆凡幽阻之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

文苑

十

區區脫之境為從古詩人所未歷者盪胸臆目悉於五七言發之每奏一篇

聖祖輒動容稱善 駕幸南海子捕魚 命羣臣賦詩先生詩有云笠簷袂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內侍宣召煙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學士故以詩別之與唐韓翃春城無處不飛花可同作玉堂佳話也願常懷引退志供奉七年即告歸家居二十餘年嘯歌自適弟嗣庭官侍郎坐訕謗伏法盡室赴詔獄

世廟知先生端謹無他尋放歸著敬業堂集五十卷梨洲先生嘗以比陸放翁卒年七十有八所著別有周易玩辭集解十二

卷及經史正譌江南通志皆行世聲山學士名昇字仲章康熙戊辰進士官少詹事書法得董文敏之神入直南書房聖祖屢稱賞之時中貴人有氣傲者昕夕銜命至君接之無加禮人服其品著有滄遠堂集嗣琛字德尹亦初白弟也康熙庚辰進士官侍講著有查浦詩鈔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

文苑

十一

汪武曹先生事略 吳廷顯 張大受 顧國立 黃廷

汪先生份字武曹江蘇長洲人年十四隨大父布汲任沂州牧

大父以官通繫獄先生侍側讀書連日夜不輟獄吏奇之為文

辭氣雄邁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成進士選庶吉士以繼母憂歸

築室城東隅家居近十年癸巳授編修甲午典廣東鄉試辛丑

冬命督雲南學政未之官卒年六十有七當丁卯戊辰間吳

中以文學知名者先生與常熟陶子師同邑何屺瞻稱最皆與

桐城方望溪遊時崑山徐司寇常熟翁司成方收召後進其所

善名稱立起舉甲乙科若操券然三君皆吳人素遊其門而自

矜重不求親昵子師成進士名冠其曹不與館選先生及屺瞻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 文苑 主

屢躡於舉場天下士益以此重之其後屺瞻交絕於兩家子師

與翁亦忤惟先生無違言先生氣和而性伉直遊太學時嘗與

益都趙秋谷會廣坐中趙年少負才名傲睨一世坐人或為所

陵不能堪君忽憤發而數其失趙雖交訂而氣為之奪望溪初

至京師見時輩言古文多稱錢牧齋嘗私語先生牧齋文穢惡

藏於骨髓一如其人或有效之終不可滋灌子師屺瞻皆不謂

然先生亦訝之既老乃曰今而知望溪非過言也所訂四書大

全唐宋八家文明以來時文皆行世著有逸齋集晚歲辨春

秋書節非褒書人非貶為書三卷義多儒先所未發弟鈞字石

翁壬午舉人字銓字文升工詩古文兼書法丁丑會試第一官

至右中允從弟倏字安公弱冠文名籍甚辛未進士官編修同

縣負文名者曰吳山掄張日容顧俠君而上元黃際飛尤與先

生善

吳山掄名廷楨夙慧工文宋牧仲選其詩入江左十五子中康

熙丙子舉順天鄉試以奇籍黜己卯

聖祖南巡獻迎 鑾詩

上稱善 命登 御舟賦詩 賜復舉人有 旨召入南薰殿

癸未成進士累官左諭德戊子典試江西李穆堂賞領解額尋

纂修佩文韻府月令輯要教習庶吉士以勞卒官著有南村集

張日容名大受父慶孫順治甲午舉人治精舍匠門溪上聚徒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 文苑 主

說經學者稱履素先生日容弱冠即能文韓慕廬極稱之康熙

庚午鄉薦聞膺海內傳誦喜汲引後進四方進門請業者無虛

日有負之者弗與較且若弗知也己丑成進士官檢討督學貴

州卒於官著有匠門集

俠君名嗣立姓顧氏康熙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改中書以疾歸

博學有才名尤工詩聞秀野草堂集四方知名士觴詠其中輕

財好施與家日貧而風流文雅照映一時家有古酒器三大者

受十三斤餘遞殺秀野署門日凡酒客過門請與三雅詰朝相

見決雌雄蓋終其身無與抗者時日為酒帝嘗箋註溫飛卿詩

昌黎詩又有元詩選網羅浩博一一採自本書可謂一朝巨觀

矣。以自著曰秀野集。同邱集。

際飛黃姓名。越未入庠序。即為學使者所知名。稱歷其長老。康熙己丑成進士。官編修。居京師。與方望溪汪武曹友。以古誼相切劘。逾年告歸。閉特室。潛心宋五子書。而以餘力評選制舉文。盛行於時。自國初排纂四書義疏。紬繹先儒之緒論。為世所宗者。稼書肥曠武曹外。際飛其一也。繼之者金壇王罕。皆而已罕皆名步青。一字已山。雍正癸卯進士官編修。

又俞君長城。字桐川。浙江桐鄉人。康熙壬辰進士官編修。工古文論古。尤有識。因書文獨闢畦町。嘗選制藝百二十家。始王荆公迄國初諸老。每家各為小序。尤為大觀。

南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 文苑

十四

周青士先生事略 王翊 范路 朱一是 沈進 李麟 友 李良年

周先生質字青士。一字簞谷。居嘉興梅會里。少孤。喪祭盡禮。以孝稱。遭亂。棄舉子業。受廩賣米。有括故家遺書。鬻於市者。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其舊斗斛權衡。堆滿肆。撥亂書讀之。檝枳中有郡丞行署。與先生鄰。先生吟誦。達旦。不能寐。甚造吏。句攝將扶之。有士夫解而免。其為詩。超雋拔俗。不襲前人。一語時同里王。范路。路弟子。繆詠。交賞君詩。會朱竹垞移居市南。而海甯朱一是亦至。里諸生沈進。布衣李麟。友皆與先生相唱和。先生奉母孝。膳必具酒肉。人有匱乏。傾囊給之。戴某醫女於巨室。及笄。將以配。僕僕君。亟贖以金。擇婿。之采石。估載米八百斛。得直千金。貯君筒。估獨往。硤石中道溺死。君具棺殮。手書呼其子。至還之。歲潦。率私錢散米。以食餓者。性好施。生計日漸窘。遂浪遊。不復問家人產。嘗歲除。泊舟亭阜山。訪僧靈。遂入西湖。又嘗元日。攜子。收至武康銅井山。轉入徑山。時已昏暮。踏雪走二十里。與皎相失。遙見林莽中。燈修。就之。僧坐浪所居也。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君曰。吾行不。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僧方煨芋。勉因。陷君。圍。語清。靜。理。尋陟山巔。徧歷七十二精舍。還。又嘗獨行魏塘。附船入三泖。就九峯訪故人。比及湖。則已。頓。船人促之登岸。投僧。盧。拒之。先生周步琉璃燈下。觀。堂。開。所。毀。詩。牋。有。已。作。指。示。寺。僧。曰。吾。詩。人。非。

南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 文苑

十五

賊也。乃炊飯止君宿。詰旦自溯。達九峯。抵華亭。訪高士吳騏。王光承之。居兼旬。乃返。客京師。未嘗投貴人。一刺朝士。願納交者。非先焉。不往。徐健菴尚書。好延攬海內士。徐秀才善。主其家。先生嘗就善。同臥起。尚書欲見之。終不可得。其歸也。某給事削三緘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笑卻之。歸舟抵宿。遷晨起。挑頰水一笑而逝。年六十五。著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緯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析津日記三卷。

王翊字介人家。故業染一手。挾書一手。數錢與布。商菜備相應。答久之。學益進。遂以布衣稱。詩天崇時。詩歸盛行。人沿竟陵派。介人毅然獨尚。唐音見賞於陳臥子先生。一見擊節曰。此今之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末

高三十五也。因為之序。所著曰秋槐堂集。

范路字遵甫。自蘭谿遷長水。經亂。賣藥於市。有靈蘭館集。

朱一。是字近修。崇禎壬午舉人。兵後。披緇衣。授徒。主文社。著為可堂集。

沈進字山子。嘉興縣學生。早年詩尚清麗。與青山同調。鄉人目曰周沈。晚編所作為藍村集。歸於冲澹。性狷介。喜寂靜。故沈思刻意。下筆有幽致。又輯文言會粹。行國錄。袁溪文集等書。

李麟友字振公。揚州學官。自明次子也。史公可法兵敗。自明自縊。學宮。振公求父骨。不得。遂棄舉子業。其詩恣肆。激昂。不落凡近。著有醒齋吟草。

李良年字武曾。秀水人。少與兄繩遠。弟符。齊名。號三李。武曾又與朱竹垞。齊名。人稱朱李。以園子生。召試鴻博。未遇。徐健菴尚書開志局於洞庭西山。聘主分修。著有秋錦山房集。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末

藍鹿洲先生事略 朱仕琇 黃任

藍先生鼎元字玉霖號鹿洲福建漳浦人少負不羈才工詩古文通達治體語經濟必曰諸葛武侯言文章必曰韓吏部受知張清恪公講洛陽之學篤於內行朱一貴反臺灣從兄廷珍以提督進討先生參軍事為之謀主凡七日而平著書曰平臺紀略言善後策尤詳以選拔貢成均朱文端蔡文勤兩公奇其才方修歷代名臣傳屬先生具草以薦得召見例赴吏部試同列皆踧踖循故事先生奮筆上五千言陳五事

世宗下其議多施行特旨授普臨知縣諭編臣曰以彼其才任道府綽有餘矣在官有惠政聽斷如神暇則與邑士之秀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 文苑

末

者講明正學俗不變未三年以忤監司削籍或勸其委蛇以紓禍先生曰吾嘗涉大海歷彭臺出沒驚濤間冒矢石采入窮簪觸惡瘴毒霧不稍懼今為命吏肯頓首媚監司哉遂坐官遣千七百金士民斂金代納留三年潮州守延修府志制府禮為上客事多諮訪而行代刻其古文二十四卷又輯所自治官書為鹿洲公案輯講學語為棉陽學案閩中古文家自鹿洲後推朱梅崖詩家推黃莘田稱最梅崖名士秀建甯人乾隆庚午鄉試領解額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與同年生朱文正公珪及始與林穆菴明倫以古文相鐵礪名重京師梅崖落落自如散館改知縣其落落如故尋改教授以歸與兄明經仕玠相唱和為樂

其論文謂始當力抗周秦兩漢與荀屈揚馬諸子搏必伏而騰其腦然後導而匯之韓柳歐陽王曾姚虞以下若首受而尾逆也及晚而反覆邊巖震川諸家心愈降而客氣盡於是奇辭與旨不合道者甚矣所著文曰梅崖居士集莘田姓黃氏名任永福人康熙壬午舉人官四會知縣以詩名天下享大年著有香草齋集芬芳悱惻能移人情乾隆壬午重賦鹿鳴筵宴閩人士推魯靈光焉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 文苑

尤

王九溪先生事略 郭焯 纂 余廷燦 唐仲冕 序

王先生文清字廷鑑號九溪湖南甯鄉人少工文學舉雍正二年進士官岳州府教授母憂歸哀毀踰禮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未入選以薦為三禮律呂各館纂修官補內閣中書選宗人府主事考授御史告養歸旋丁父憂年六十餘矣猶哭踊如孺子墓主嶽麓書院十餘年多所成就撰儀禮分節句讀以句讀為主略為箋註不徵其繁又周禮會要六卷亦約括注疏諸說疏通字義以便學者又著考古源流二百卷卒年九十有二祀鄉賢并附祀嶽麓屈原祠郭先生峻字昆甫善化人少負文名貢成均胡宗緒襲參為祭酒奇其文七試皆冠其偶襲參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 文苑

王

與方望溪善說士於望溪欲令往見先生曰某士也若趨謁公卿之門非暇名即附勢何取焉卒不往望溪轉益重之乾隆九年舉鄉試第一著有羅洋詩文章及制藝行於世羅先生典字徵五號慎齋湘潭人乾隆十六年進士由編修官鴻臚少卿督四川學政盡革陋規以經學造士文體為一變諸生某為縣令誣陷寅之獄同學生為公辯令遂以聚眾聞先生至立為昭雪任滿告養歸主講嶽麓二十有七年造就人才甚眾性剛而介任工科時值大工作總役希日銷賂以三千金拒勿納仍痛懲之按款核銷無少假嘉慶丁卯重赴鹿鳴筵宴明年卒年九十著有遊園五經說及詩文集余先生廷燦字卿燾號存吾長沙

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檢討充三通館纂修以母老告養歸家徒四壁立取與不苟母卒啜粥寢苦值禁雨入倚廬地沮洳家人藉以片板麾去之先生學有本原於天文律曆句股六書之學俱能鉤元提要成一家言與戴東原紀曉嵐相切琢所著詩古文尤醇茂有存吾文集卒年七十唐先生仲冕字六松號陶山善化人乾隆五十八年進士任荆溪知縣調吳縣擢知海州調通州權松江及蘇州府所至勤求民瘼振興士氣興大利除大弊措理裕如又以其暇修治古蹟接禮賢峻意趣超然軒冕外嘉慶五年由候補道擢按察使晉陝西布政使三權陝西巡撫以疾歸僑居金陵卒年七十有五性孝友自以其父官平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 文苑

王

陰貧甚母劬不能歸葬葬肥城之陶山因以陶山自號嘗結廬墓側孜孜著述撰岱覽三十二卷擬輯湖南詩徵未就著有陶山文集吳門滄浪亭有五百名賢像石刻首吳泰伯終唐陶山其為時推重如此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四十一 文苑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鄒小山先生事略 黃勤敏公錄

先生名一桂字原發號小山江蘇無錫人雍正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年典試廣西尋改御史十三年督貴州學政疏陳科場之弊乾隆七年轉給事中

上命許容巡撫湖北疏言許容誣奏謝濟世奉旨奪職總督潘泉以下承審官皆罷斥不特湖南得見天日天下臣民罔弗稱手稱慶此彰瘡之公吏治所由知戒也昨有旨仍命巡撫湖北中外聞之莫不驚駭乞降旨宣示臣民俾曉然於黜陟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之所以然疏入

上遂寢其事十一年秋賜宴瀛臺特命與焉遷大理少卿多所平反脫死罪二人再遷本寺卿疏言律載獄具全圖均有定式今司獄者多用非刑夫囚有應得之刑國家有常用之法不當罪不可以為法矧令其死非法之刑哉詔下所司察

治十四年詔舉經學以同邑顧棟高薦咸以為得人遷內閣學士十七年充會試副考官明年以老告歸御製詩龍行後三年詣闕恭祝

皇太后聖壽賜杖命與香山九老會又十年以祝聖母八十壽加尚書銜俸再與九老會歸次東昌薨年八十有

七先生歷官數十年挺挺直節家居屏跡不入官府時策杖尋佳山水飲酒賦詩工繪事得文待詔遺法官御史時朝貴有索畫者先生曰吾不能受人役不應然先生畫流傳頗多亦未嘗故自矜重也所著曰小山文集自先生後以書畫繼稱者推董文恭及黃勤敏二公

黃先生錢字左君一字左田當塗人幼孤寄居外家補諸生為朱文正公所激賞掣游京師自是奔走衣食無虛歲乾隆五十四年成進士觀政戶部尋告歸主書院十年

睿廟聞其名有旨特召由主事超擢贊善入直南書房二年中官至禮部尚書屢典鄉試督學政者再晚年乞病歸人比之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董華亭云先生工書善畫所進畫幅久邀睿賞與富陽相國稱董黃二家內府名蹟均經其鑒定晚歲名益重屢作雜出有購得者轉求其自定真偽予告後年九十餘目失明自號盲左猶能作書既薨帝悼惜賜祭葬予諡勤敏著有西齋集

張南華先生事略 曹仁虎

張先生鵬翀字天屏號南華江蘇嘉定人雍正五年進士授檢討十三年充雲南副考官遷侍講乾隆六年典河南鄉試遷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九年習詹事先生有宿慧詩才敏捷嘗應乾清宮御試日未亭午諸臣方構思先生即納卷

高廟天縱多能筆不停綴詞臣罕能廣和者至是心賞之尋進萬壽聖德詩百章經史法戒詩五十章又陳十愼箴皆稱旨

兼工畫捷如其詩嘗繪春林淡霽圖題六絕句以進上依韻賜和先生即於宮門前夢韻謝恩繼進日長山靜畫扇賜詩八章繼命和望雲思雪意詩宣上御舟特

賜坐復命隨輦入朝賦紀恩詩四章復命和澄海樓望海禁體詩後屢勅御舟作畫賜御畫枇杷折枝及松竹雙清圖最後賜御書雙清閣額皆有詩恭紀其他進詩與諸臣同和者不下數百篇前後賜賚不勝紀十年乞假省墓賜白金百兩御製詩一章以寵其行舟抵臨清卒年五十有八

帝深惜焉先生性孝友敦門內行尤好山水事事灑落人呼漆園散仙有南華山房集三十卷同縣曹習菴學士名仁虎字殷來後先生三十年成乾隆辛巳進士少與王述菴吳企晉趙璞前諸君唱和所刻詩流傳海舶日本國使臣以解金購之入詞

館後每遇大典禮應奉文字皆出其手官至侍讀學士性至孝督學廣東聞母訃以毀卒著有宛委山房集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四

諸襄七先生事略 楊度汪 沈廷芳 夏之蓉 徐士璠

諸先生錦字襄七號草廬浙江秀水人雍正甲辰進士由庶吉

士改知縣就金華府教授乾隆丙辰 召試鴻詞科列高等授

編修遷贊善少貧無買書貲聞吳下書賈甚愛客詣之留數日

主人敬其好學謂曰觀君舉止欲竟此架上線裝書耶先生笑

而領之後益博聞強識出李穆堂門下詩法山谷後山而志節

噉然甘守寂寞足不履權貴門著有毛詩說饗禮補亡夏小正

注及絳附閣集其詩說以小序為主序文惟用首句用蘇轍例

不釋全經惟識所心得用劉敞七經小傳例也同時 召試入

詞館者白堇甫句山次風外曰揚助齋沈椒圃夏醴谷徐泉亭

周蘭坡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五

勛齋楊姓名度汪無錫人由拔貢 召試授庶吉士改德興知

縣少從其世父綱章先生游及入詞垣益砥志於學著有雲逗

樓詩集椒園名廷芳一字晚叔仁和監生 召試除庶吉士授

編修改御史以言事被黜乙丑起視漕山左擢登萊道遷河南

按察使乞養歸先生為查聲山宮詹外孫受詩學於初白受古

文法於望溪尤究心經術嘗以監本十三經注疏多訛脫著十

三經正字八十一卷校勘極精核又著隱拙齋詩文集夏醴谷

名之蓉字美裳高郵人雍正癸丑進士丙辰 召試授檢討嘗

典試福建督學廣東及湖南於治經外以古文之學校士錄其

尤為汲古編解組後主鐘山麗正書院憐才訓士汲汲如不及

著有半舫齋詩鈔卒年八十有八泉亭姓徐氏名士璠仁和諸

生 召試授庶吉士改部曹出知瑞州府周蘭坡名長發號石

帆會稽人雍正甲辰進士由庶吉士改廣昌知縣丙辰 召試

授檢討遷侍講學士在廣昌時久雨山水暴漲城垂沒先生以

黃紙書銜鈐以印朝服登城稽首哀籲願以一命保闔城婦子

兩濟水消得亡恙詩才敏捷不亞張南華嘗應 制賦贊生寺

大鐘歌稱 旨著有賜書堂集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六

杭華甫先生事略 屬鶴 符曾 汪沆

先生名世駿字大宗董甫其別字也仁和人少負異才於學無所不貫所藏書擁榻積几不下數萬卷枕藉其中日睇手纂幾忘晷夕與同里厲鶚陳兆崙汪大坤梁啟心張燾龔鑑嚴璉諸名輩結讀書社舉雍正甲辰鄉試受聘為福建同考官乾隆元年召試鴻詞授編修校勘武英殿十三經二十四史纂修三禮義疏先生博聞強記口如懸河時方望溪負重名先生獨侃侃與辨望溪亦遜避之有先達以經說相質一覽曰其說見某書某集拾唾何為學子有請益者問其所業以一經對則以經詰之復以一史對則以史詰之皆窮乃曰某於西晉末十六國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七

事差能詳耳先生曰汝知是時有慕容垂乎垂長若干尺得年幾何其人惡沮去以此頗最忌嫉改御史條上四事下吏議尋放還然

高廟仍納其言數十年來天下督撫漢人參半是四事已行其一也其論直省藩庫宜有餘款存備以備不虞亦篤論然先生已創彙其語多不傳罷歸後杜門奉母自號秦亭老民偕里中耆舊及方外友結南屏詩社後迎 駕湖上 賜復原官性通脫不事修飾主粵秀安定兩書院最久好獎借後進自言吾經學不如吳東壁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而齊次風侍郎特嗜先生作嘗集蘇詩及先生詩為一卷題曰蘇杭集句

著有禮例續禮記集說石經攷異續方言史記攷異漢書疏證補晉書傳贊北齊書疏證經史質疑詞科掌錄栢城詩話桂堂詩話兩浙經籍志續經籍攷道古堂詩文集晚年補金史特撰補史序成書百餘卷官賦方鏡詩二十四首傳誦輩下和者自王公卿相至方外閭秀幾及數千家

厲樊榭名鶴字大鴻錢塘人少孤貧僦居東園讀書不徹為詩精深峭潔截斷眾流於新城長水外自樹一幟湯少宰西崖最所激賞性耽閒靜愛山水康熙庚子舉於鄉需次縣令將入都道經天津查運坡雷之水西莊同撰周密絕妙好詞箋遂不謁選乾隆初舉鴻博報罷南歸與鄉閭諸老酬唱客揚州有馬氏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八

藏書最富延主其家盡探其秘牒大江南北主盟壇坫凡數十年尤工詩餘擅南宋諸家之勝著有東城雜記湖船錄秋林琴雅及樊榭山房集若干卷又仿計敏夫例為宋詩紀事百卷撰遼史拾遺採摭羣書至三百餘種最稱博洽先生無子幼後四十餘年其粟主委榛莽中何春渚淇取歸送黃山谷祠灑掃一室供之王蘭泉侍郎屬同人於忌日薦酒脯焉符先生曾字幼魯樊榭同縣人由國子生試鴻博不遇後官郎中著有春鳧集其詩超妙絕俗如冰雪在口沁人齒牙汪先生沆字西澗號槐塘亦錢塘人少從樊榭受詩法博極羣書與幼魯同試詞科報罷客天津查氏水西莊南北稱詩者奉為圭臬著滄葦軒雜錄

讀書日札新安紀程全圖采風錄蒙古氏族略識小錄泉亭瑣事汪氏文獻錄諸書

國朝先王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九

齊次風先生事略 陳兆崙

齊先生召南字次風號瓊臺晚號息園浙江天台人幼稱神童十二歲登巾子山作詩識者即以公輔器目之新城何端簡公世璠嘗稱於眾曰此我朝奇士當以王姚江一輩相待也雍正七年副貢乾隆元年舉鴻詞科授庶吉士修一統志及明鑑綱目授檢討充校勘經史官晉中允侍讀夏歸命在籍編纂陸續經進服除補原官修會典及續通考晉侍讀學士戊辰分校會試入直上書房大考翰詹名第一擢禮部侍郎

高宗於甯古塔得古鏡先生具析原委并及款識

上謂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西苑侍班御射十九矢皆

中的

國朝先王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十

上願蔣尚書溥及先生曰不可無詩乃立進四章

上即俯和其韻尋充續通考副總裁兼修通禮十四年夏自圓

明園歸陸馬觸巨石破腦

上遣中官就視賜藥令蒙古醫治之病少定

天語屢垂問尋請歸養母優旨慰問再三請乃報可抵家太

夫人適患痰疾聞其至勿藥而愈主敷文書院十一年成就人

才甚眾

高宗兩次南巡俱迎駕又入都祝嘏賜賚有加族子周

華以黨呂留良遣戍及歸刻其書呈巡撫熊學鵬誣列公十罪

詔祿周華并進先生入京部議籍產

上僅落其職先生未遇時于忠肅公嘗示夢云景泰帝易儲吾  
具疏力諫不從後人不知妄議今皇史宬中吾疏尚在子他日  
當出之以雪吾冤又曰子終身宜戒食牛救子命者牛也後修  
明史綱目親至史宬徧覽忠肅疏不可得而陞馬時蒙古醫以  
牛腦易髓則其語有徵先生卒後朝廷輯四庫書邵學士晉  
涵習問先生言復至皇史宬求疏亦不得得明通政使進本檔  
冊載景帝某年月日子某一本為太子事此即忠肅疏諫之明  
證也先生觀書日十行下一覽終日不忘應徵北上過某邑宰  
架上有異書八册以借觀請許之詰旦將行以書進先生曰吾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十一

已闕說矣主人未之信覆詢之則皆探喉出一字差乃大驚  
服然自腦裂後亦不甚省記矣最精輿地之學謂鄭注水經明  
於西北而闕於東南且域外諸水皆未詳因撰水道提綱三十  
卷又有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  
表一卷宋史目錄及賜硯堂詩文集若干卷目力勝人瞳極小  
而能遠視每登山見江船能辨舟中人物服色及壺觴杯筯之  
屬皆不爽夏棲萬松山中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繫於山  
跡而控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後漸多因以作譜尤異者  
一百具先生名字卒年六十有六同時應詞科起家者有陳星  
齋太僕與先生齊名

星齋名兆崙字向山錢塘人雍正八年進士觀政海鹽非其好  
也益發為詩歌以自灑濯及召試入詞林游登卿寺官至通  
政使入直上書房兼尹順天而意致蕭散有山澤閒儀京師士  
大夫奉為文章宗匠嘗自言吾書法第一文次之所著曰紫竹  
山房集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十三

劉海峯先生事略 方世舉 方貞觀

劉先生大櫬字耕南號海峯安徽桐城人。生而好學工詩古文。當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師見先生文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同里劉大櫬乃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峯。然試輒不遇。兩中順天副榜。乾隆丙辰召試鴻博。庚午舉經學。皆報罷。京朝官提督學政者。率聘之。校文因歷天下佳山水為歌詩。自發其意。晚官黟縣。教諭。又數年歸。從陽不復出。卒年八十有三。先生古文喜學。葉子尤力。追昌黎詩格亦高。為文名所掩。著有海峯詩文集。姚姬傳實從其游。世遂有桐城派之目。同縣方先生世舉字扶南一字息翁。博學篤行。於書無所不窺。性疏曠。不求仕進。好為詩。鎔鑄古今。自開生面。晚年注韓詩。嗜嗜其體。薦舉鴻博。因辭不就。方恪敏撫浙。以舊好招之。亦不赴。年八十餘。精采不少減。著有春及堂集。與從弟南堂齊名。南堂名世泰字貞觀。以字行。邑諸生。孫文定薦舉鴻詞科。不就。少以南山集牽累。隸旗籍。後放歸。讀書數行。並下詩格。清醇深。得唐賢微旨。著有南堂詩鈔。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三

胡稚威先生事略 周大樞 萬光泰 金農 陳撰 丁

胡先生天游字稚威號雲持榜姓方後始復姓山陰人。少有異才。嘗無所不窺。雍正癸卯副貢生。乾隆丙辰任尚書蘭枝薦舉。博學鴻詞科。才名冠一時。時四方文士雲集。每稠人廣座。援筆輒數千言。文成與博見者。嗟服以持。服不與試。丁巳補考。鼻血。納卷出。先生於文工。四六得唐燕許二公之遺。詩雄健有奇氣。未嘗挾一刺。干公卿。一統志成。當進。御鄂張兩相。國屬表於齊。檢討召南。檢討推先生。鄂文端驚歎其文。欲招之。檢討曰。稚威奇士。豈可招耶。卒不至。後文端延為三禮館纂修。居京師十餘年。四方求文者。輦金幣踵門。隨手輒盡。諸公卿爭欲令出門。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四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四

心折先生嘗曰吾於稚威則師之矣於元木循初則友之矣其  
他某某則事我者也元木者周君大樞一字元牧稚威同縣人  
應鴻詞科不遇壬申舉於鄉官教諭著有居易堂彙幼工詩與  
稚威在江東詩社中最稱傑出尤與秀水萬光泰善以詩文相  
切劇果毅阿公延為上客每公暇命講通鑑數則其雅度可想  
見云光泰字循初號柘坡乾隆丙辰舉人穿穴六藝排比百家  
而尤精於周髀之學上自注疏旁及諸史以至明之三曆呵歷  
賜利布算了了時稱絕才梁蔞林少師續修通考延循初董其  
事詞科報罷客津門查氏著轉注緒言漢音存正遂初堂類音  
辨諸書其詩文曰柘坡居士集同時以布衣舉鴻博未赴者有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五

金先生農陳先生撰丁先生敬農字壽門一字冬心錢塘人嗜  
奇好古收金石文字千卷足跡半天下詩格高飭有奇氣工畫梅  
閒寫佛像分隸獨絕一時著有冬心集撰字楞山號玉几鄰八  
砥行讀書珍然古畫詩冲逸高妙工書畫精賞鑑所居玉几山  
房接藏最富著有續錄集敬字敬身號龍泓山人錢塘人隱市  
廛喜酒好金石文字穹崖絕壑手自摹搨證以志傳著武林金  
石錄工分隸精篆刻印章然非性命之契不能得一字也著有  
龍泓山館詩鈔

沈東甫先生事略 弟炳謙

乾隆丙辰之舉詞科也先後應召至者二百餘人而著書之多  
莫如歸安沈東甫先生篤志古學窮年著書其最精者有新舊  
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折衷二史之異同而審定之而莫善於  
宰相世系表之正譌方鎮表之補列拜罷承襲諸節日全謝山  
謂可援王氏漢書藝文志之例孤行於世者也又撰九經辨字  
續蒙十二卷以正九經文字其一卷為經典重文二卷為經無  
重文三卷為經典傳譌四五卷為經典傳異六卷為經典通借  
七八九傳為先儒異讀十卷為異音通義十一卷為異音異義  
十二卷則注解傳述人也又有讀史四譜及唐詩金粉等書皆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六

博而能精其自為之書曰增歎齋集先生與季弟幼牧並應召  
試人謂庶幾厚齋蓋洲伯仲之風臨川李侍郎見其所著書驚  
喜曰不意近世尙有此人亟欲推挽之會左遷不竟其志先生  
兄弟亦放還未一年先生卒又六年嘉善錢侍郎陳羣以唐書  
奏進於朝有詔付書局時方令史館校勘唐書諸公得之  
大喜盡采之卷中論者謂先生生不得附劉向荀勗之徒審正  
七略中經之籍身後猶得邀採錄之餘以肩隨於應劭如消薛  
瓚之後著錄四部俯視寶華董衡一輩亦可瞑目於九原矣先  
生名炳震字寅馭號東甫居歸安之竹墩卒年五十有九幼牧  
名炳謙



馬秋玉先生事略 馬曰璠 趙昱 趙信

馬先生曰璠字秋玉一字嶢谷祁門人江都緒侯選知州嗜學好結客與弟半槎同以詩名家有叢書樓藏書甲大江南北四庫館開先生進書七百七十六種優詔褒嘉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其園亭曰小玲瓏山館曰街南老屋四方名士過邗上者觴詠無虛日時盧雅雨都轉提唱風雅全謝山符幼魯陳楞山厲樊榭金壽門陶篁村陳授衣諸君來遊皆主馬氏結邗江吟社與昔之圭塘玉山埭

高宗南巡幸其園賜御製詩海內榮之所著曰沙河逸老集半槎名曰璠字佩兮國子生詩筆清削著有南齋集馬氏兄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七

弟同薦博學鴻詞科皆不就名重一時同時兄弟並應召試者有浙中趙谷林意林昆仲

谷林名昱字功干原名殿昂仁和貢生性耽風雅築春草園有池館之勝異本書數萬卷同時蔣繡谷吳尺鳧亦好藏書每得秘牒必互相校讖有小山堂酬唱集與揚州馬氏相應和其好客亦如之弟信字辰垣國子生意林其號也意林從兄鐵巖與臨川李穆堂同官侍郎意林投以南宋雜事詩穆堂奇其才欲以鴻博薦意林讓其兄谷林而亦為趙通政之垣所舉報罷南歸與谷林溫經研賦接訪秘編時有二林之目卒後所藏書悉歸馬氏焉谷林著愛日堂集意林有秀硯齋吟稿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四十二 文苑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趙然乙先生事略 汪越

趙先生青藜字然乙安徽涇人生而穎異九歲能文乾隆元年舉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尋改御史在臺五年有直聲能持大體不為激切之語時沈侍郎德潛舉諫垣著望者為五君子詠先生與焉章凡數十上如請清屯田以歸運丁請弛米禁以濟民食請仍耗羨歸公請興西北水利皆有關於生民利病又劾總督高斌侍郎周學健奏開捐納謂此風一行將見言利之徒接踵起為害甚大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一

上嘉其有見其合糾彭協揆維新奪情議尤侃侃十三年奉命察賑山東還朝以耳疾乞休後

高宗南巡伏道左蒙存問者再年八十餘卒先生兩典浙江一典湖南試所得多知名士生平以不欺為本接人外和而丙嚴不可以私干訓迪後學甚眾為古文受義法於方侍郎苞風格似之侍郎稱及門有所祈嚮而可信其操行之終不迷惟先生為最詩自漢魏及宋元靡不畢貫獨宗工部晚乃歸於昌黎性喜遊往來黃山白嶽匡廬間蕭然自適著有漱芳居文集十六卷詩集三十二卷其學尤長於史所作史論有特識著讀左管窺二卷於二百四十二年事實穿穴甚深先是先生同郡

以史學稱者推南陵汪越。越字季超，康熙四十四年舉人，所著詩古文詞，沖淡典博，後進咸則之。有綠影草堂集、毛詩集略諸書，其讀史記十表、病史家諸表，可資考證，而不可以誦讀學者，往往不觀，因排比舊文，鈎稽微義，使讀史者了然於心目，父性嚴毅，能曲得其歡心。伯兄早世，撫遺孤，備至行社倉法於里中，官給印籍，而自謹其出入，可爲後人法式焉。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一

文苑

二

黃靜山先生事略

陳

道

齊九舉

陳用光

吳嘉賓

黃先生永年，字靜山，號松甫，江西廣昌人。少好學，以文章自名。雍正六年，舉孝廉方正，不就。乾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矻矻治案牘，於疑獄多所平反。有廣東客謁私第，閤者入刺，弗識也。及見，伏地叩頭謝，問其故，曰：某頃以某事陷冤獄，非公已入鬼錄矣。徐出珠一盒獻之，曰：謝公大德，先生變色曰：我爲刑官，據法出無辜，職也。何以於汝而乃汚我爲客？大慙，遂巡去。既公卿交章以御史薦，宣城知縣段雲翮以迂謹失上官意，會有築城之役，委他官代治之，雲翮故勤民，民愛戴之，訛傳雲翮被劾，且受代，相率罷市。聞於府，巡撫以變聞，坐雲翮指使罪。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三

上以御史言，命先生往鞠之，但請以雲翮改教官，諸囚並減死。十年，授平涼知府，以親老辭，改知鎮江。歲餘，改常州，其爲政寬而有體，尤盡心溝築之利。在常州，濬德勝深港，溉田二十餘萬畝。行部所至，必咨訪高才，尊禮有德事。上官未嘗屈節，黃制軍廷桂初至江南，知府以下迎者，俱道旁跪，先生長揖而已。後黃以閱武至常州，供具頗約，省黃弗善也。以他事奏罷其官，待讞於蘇州，日閉門課文，焚香默坐，泊如也。十六年夏，邁疾卒，年五十有三。巡撫雅公知其貧，令屬官致賻，子光理曰：此豈先人志耶？辭之，喪歸，費皆出門人。陳道云：初，先生在京師，與方望溪、雷翠庭諸先生討論文學，以志節自勵。大學士鄂文端嘗與擊

庭論當世人才翠庭稱先生之爲人文端以是識先生爲曹官時得稍行其志者文端力也文端薨先生竟以黜死所著詩古文曰南莊類稿道字紹洙號凝齋新城人乾隆戊辰進士不調選後詔舉經學亦固辭嘗以宋儒之學啟迪後進置義倉義田以贍鄉族聚書教子孫多奮於科第者同時魯絜非先生亦新城人也以文名

絜非名九皋原名仕驥爲人敦行誼謹於規矩嘗踰嶺至建甯謁朱先生梅崖受古文之法又嘗渡江至懷甯問業於姚姬傳先生其文冲夷和易持論尤中正里居授其學於子弟及鄉之雋才又授於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及姬傳門用光凝齋先生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四

孫也新城數十年中古文之學頗盛其源實自絜非始乾隆辛卯成進士歸養十餘年畢力於學尤孜孜爲善於一鄉既終養乃出就官知山西之夏縣縣當孔道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舊分二十餘里以次出錢供役曰里差吏因爲利民重困乃減其得已者而重禁侵蠹民大便之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違不作長官威厲狀民益欣然聽其教居二年以積勞致疾卒年六十三時五十九年三月也所著文曰山木居士集用光字碩士凝齋次子陳州太守守詒之子嘉慶六年進士由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分校會試二校順天鄉試一典河南江南鄉試督福建浙江學政各一督浙學時以宋臣孫觀推忠

助邪奏罷其專祀訓諸生必本古儒先警戒之道篤於師友誼以千金五百金爲魯絜非姚姬傳兩師置祭田同年生孤女幼撫嫁之以學行重一時著有補被錄太乙舟文集凡若干卷

同郡吳君嘉賓字子序南豐人少博覽能詞章道光壬午副貢入京師以文名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坐事牽連落職戍軍臺既歸益肆力於古咸豐乙卯丙辰閒治鄉兵殺賊賞內閣中書加五品銜以餽無所出功弗竟從兄嘉言猶子昌籌均

戰死同治甲子金陵竄賊擾江西君以鄉兵禦之寡眾不敵或勸之去堅不可遂死之全家及於難得旨優卹君遺於經爲古文宗姬傳梅崖尤得震川法著有五經說四書說行世昌籌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五

字伯俞未冠補諸生亦工古文詞

袁簡齋先生事略 王文治

先生諱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袁氏世稱隨園先生年二十一省叔父於廣西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銜一見奇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鴻詞科即舉先生應詔時海內徵士二百餘人惟先生最少及試報罷舉乾隆三年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以未嫻清字改發江南為知縣初試溧水調江浦流陽再調江甯先生嘗言為守令者當嚴束家奴吏役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其為政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遣無稽留者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所簿記相質證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無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六

犯瀚雪之奸民皆斂迹方山谿洞外兩氓爭地無契券訟久莫能斷先生視案牘山積笑曰此左氏所云晉鄭之閒有隙地王暢頓邱是也訟久則破家吾當為若了之乃盡去舊牘別給符驗使各開墾升科聞者皆歎賞有賈人販布江行舟觸戰船溺一兵死眾兵縛控舟子兼及客先生心知過失殺無罪而累客必傾貲乃令乘風張帆作觸舟狀縱之去以埋葬錢發兵完案尹侍郎會一督學試江甯有兩騎衝其前塵且嫚罵稱某親王家奴他縣尹不敢問先生立擒治則為大將軍投書制府者也接其篋得關節書十餘封悉焚之重杖遣去江甯將軍遣廝役來縣狂僂無狀先生立杖之十三年江南災銅井民運米至吳

門以被劫告先生以荒政當弛刑召其地詢之乃土人過羅非劫也諭以情法追米還之其敏而能斷類此當是時尹文端為總督最知先生才遇事得盡其能既而引疾家居再起發陝西與黃制軍廷桂臭味差池上書萬餘言不省尋乞病歸先生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為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歸隨園江甯城西足跡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逸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無虛日其園館水石幽深靚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詩文一言之美輒能舉其詞為人誦焉先生古文四六體皆能自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七

發其思於為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為達之故隨園詩文集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重之海外琉球有來購其書者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享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先生者也先生長身鶴立性通脫時有近於蕩佚處後進或藉口效尤然其生平於倫常骨肉之際天性最篤事母孝友于姊弟母年九十四乃終迎養寡姊年至九十妻亦白髮齊眉有三妹皆能詩一家之中怡怡如也嘗為亡友沈凡民鳳司祭塋三十年如一日程編修晉芳死負五千金往弔焚其券且翼其孤其初溧水也迎養其父父疑子年少無吏才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好官也父

喜乃入官舍。在江甯。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市人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而先生以為絕不足道。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年八十。有二文集。中所述名臣狀誌。傳聞時有譏。然其遇事多足以裨益。見聞酬贈諸詩。尤能以才運情。使筆如舌。蓋先生長技也。襄勤伯鄂容安公死。事先生。挽詩有云。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傳文忠見而賞之。語人曰。我不識袁某何人。乃能作此語。

同時王先生文治。字禹卿。號夢樓。江蘇丹徒人。自少以文章書法稱天下。全侍講魁。周編修焯。嘗奉使琉球。邀與俱往。琉球人傳贊其翰墨。歸舉乾隆三十五年進士。以一甲第三人授編修。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八

壬午分校順天試。癸未分校會試。其年御試翰詹第一。擢侍讀。充日講官。旋出為臨安知府。數年以屬吏事鐫級去任。其後當復職矣。而先生厭吏事。遂不復就官。時袁儻為壯年。引退以詩鳴。江浙閒先生應之。聲華與相上下。

高宗南巡。幸錢塘僧寺。見先生所書碑。大賞愛之。內廷臣有告之。先生招使出者。亦不應。自瀕歸。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其辨論音律。窮極要眇。客至張樂共聽。窮朝暮不倦。海內求書者。歲有餽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願彌甚也。然至客去。樂散。默然禪定。夜坐。育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數十年。其用意不易測。如此為文。尙

瑰麗。至老一歸平淡。其詩與書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體。嘗自言。吾詩與字皆禪理也。嘉慶七年四月。跌坐室中。逝。妻女子孫來訣。不為動容。問身後事。不答。所著曰夢樓詩集。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九

寶東皋先生事略 趙佑

寶公光鼎字元調號東皋山東諸城人幼有神童之目家貧貸  
書於人覽輒成誦年十二讀文選即操筆為琅琊臺賦尋補弟  
子員乾隆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三年御試翰詹閱  
卷者列先生四等故事大考置劣等降黜有差先生奉特旨  
遷右中允生平被

上知自此始累遷侍讀學士御試一等晉內閣學士督學河  
南憂歸起補副都御史督浙江學政還朝以爭秋謙事史議鑄  
級詔畱任命祭告南海所至卻餽遺尋授順天尹屏絕苞  
苴鉅猾吏嚴權貴劾州縣之尤不職者時京縣為蘭公第錫李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十

公湖督經公薦擢後官督撫有名居四年坐事免起通政司副  
使遷宗人府丞復視學浙江擢吏部右侍郎會詔遣重臣清  
釐浙屬倉庫並有旨問先生先生以實告且劾平陽令黃梅  
科斂病民狀為梅所反噬大吏右之誣陷先生幾不測復備  
論列

上卒直先生還其官梅按治如律調禮部侍郎又出為浙江學  
政晉左都御史命充上書房總師傅凡御製詩文輒命  
先生閱因事納忠無隱言六十年典會試以所錄首卷多語疵  
被勸議降四品銜子休先生立朝五十餘年揭揭然柴立無所  
附惟以誠惻結主知嘗言學貴有用如昌黎折王廔漢陽明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二

平宸濠乃真學問故於書無所不窺而風節尤挺勁司文枋  
所取皆知名士每試牘闢藝出學者奉之如泰山北斗詩宗少  
陵古文法退之制藝如古傳註深得立言之旨工擘窠書望而  
知為端人正士論詩謂淵源三百篇近人有賦而無比與此詩  
之所以衰也所著有省吾齋詩文集卒年七十有六同時趙鹿  
泉先生名佑字啟人仁和人後東皋先生十年成進士亦由編  
修歷官左都御史屢典文衡工品藻文望與東皋埒同以制舉  
業名天下著有清獻堂集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十一

邵荀慈先生事略 王太岳 劉星焯 吳錫麒 曾煥

乾隆中葉海內能為東京六朝初唐之文者稱邵先生荀慈荀慈與其同歲生定興王芥子善芥子初亦好為駢體文見荀慈作歎為天授遂輟不作而規史漢及韓柳二君同年齒同官翰林同以文學相引重而又同放歸未幾芥子起用而荀慈則竟死矣荀慈名齊燾號叔山江蘇昭文人生之夕父夢明祭酒馮夢楨以名刺來謁寤而生先生幼異敏乾隆七年第進士其間中文騰播輦下人皆口傳以熟後有效者輒弋獲時目為邵體君聞之不為忤也既入詞館纂修書局者再分校順天試者再賞獻 東巡頌時稱為班揚之亞羣公爭欲致之門下先生落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主

落寡合年三十六即罷歸乙酉 南巡 詔徵在籍詞臣試闕下以母老辭卒年五十有二先生意度夷曠章草入晉人室嚴冬喜脫履擁爐坐客至倉卒覓履不得隨取躡之屢互異秀觀匿笑君覺之亦自笑也性愛才主毘陵書院好獎借後學有玉芝堂文集兄齊烈弟齊然乙丑同榜進士皆與館選季弟齊熊舉人授中書

王芥子名太岳字基平與荀慈同舉進士弱冠入翰林世共推其文學而獨有志於經世之務由編修累官雲南布政使左遷司乘在西安留心水利著涇渠志在雲南閱銅政之弊於是旁接博訊補救釐剔厥功甚偉滇人祀之七賢祠詩古文卓然名

家氣格高簡著有清虛山房集同時與荀慈同為駢儷之文者有武進劉圖三錢塘吳穀人南城曾賓谷吳山尊嘗選四六合隨園雅存淵如驛軒為八家與荀慈並列焉

關三名星焯字映榆乾隆十三年進士官兵部侍郎著有思補堂集

穀人名錫麒字聖徵乾隆四十年進士由編修官至祭酒浙中詩派自竹垞初白後大宗太鴻起而振之及兩公殂謝嗣音者軫先生詩境超妙為朱查杭厲之後勁既工駢體兼善倚聲試律體尤能獨開生面館閣風氣為一變名重中外所著有正味齋集高麗使臣出餅金爭購殿肆為之一空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主

賓谷名煥字庶蕃乾隆四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由員外郎超授兩淮運使巡湖南按察使進廣東布政使巡撫貴州乞養歸道光二年授兩淮鹽政以五品京卿內召卒年七十有二著賞雨茅屋集撰江西詩徵九十四卷賓谷任都轉時闢題襟館於邗上公暇與賓從賦詩為樂敦盛稱其詩清轉華妙文擅六朝初唐之勝晚年尤多健作山尊所選蓋未盡其美云山尊名簡字及之號抑菴安徽全椒人嘉慶四年進士官侍講學士少為朱文正公所激賞謂合邱遲任昉為一手駢體文沈博絕麗詩以孟韓皮陸為宗五言長古尤足推倒一世歸田後主講揚州書院最久著有夕葵書屋集

第一一七册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翁覃溪先生事略

先生名方綱字正三號覃溪順天大興人年十二補府學生十  
五登鄉薦二十成進士選庶吉士是為乾隆十七年壬申尋授  
編修典江西鄉試二十七年典湖北鄉試越二年督廣東學政  
凡三任前後八年四十四年典江南鄉試擢司業遷洗馬四十  
八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五十一年督江西學政五十五年扈  
蹕山東擢內閣學士明年命查山東學政嘉慶元年正月  
賜千叟宴先生與焉賜尚方珍物十三種四年左遷鴻臚卿  
十二年重預鹿鳴筵宴得旨賜三品銜十九年重預瓊林宴  
賜二品卿銜時年八十二矣又四年卒先生精心汲古宏覽多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南

聞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抉摘精審所著兩漢金石  
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幾欲駕洪文惠而上之詩宗韓杜  
蘇黃多至六千餘篇其論詩謂漁洋拈神韻二字固為超妙但  
其弊恐流為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蓋欲以實救虛也所為詩  
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  
於其中雖瓣香在少陵東坡初不以一家執也蓋真能以學為  
詩者歟書初法平原繼學率更隸仿史晨韓勅諸碑嘗鈎摹舊  
帖數十本海內求書碑版者畢歸之嘗得宋槧蘇詩施願注本  
因以寶蘇名其室自為補注好宏獎後進一篇之美稱道不去  
口晚歲罷官家居歸然為海內魯靈光著有精義考補復初齋

全集等書。本朝耆舊重賦鹿鳴者多矣若重晏瓊林則惟乾  
隆辛未黃侍郎叔琳庚辰史文靖公貽直庚戌嵇文恭公瑛繼  
之者先生自先生以後惟咸豐壬子潘文恭公世恩而已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表



蔣心餘先生事略 子知讓 楊屋 汪朝 吳嵩

蔣先生士銓字心餘一字若生號清容其先為錢氏自浙江長興遷江西之鉛山始姓蔣父望字適園有奇節類東漢獨行之士先生四歲母鍾授以四子書及唐人詩斷竹篴為波磔點畫攢簇成字教之鍾號甘茶老人著有柴車倦游集先生十一歲父稱之馬背遊太行讀鳳臺王氏藏書冠而歸補縣學生學使金公德瑛以孤鳳凰稱之先生天稟英絕有覺輒記握筆如天馬怒馳超塵絕跡乾隆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在官八年乞假養母歷主蕺山崇文安定三書院灑然有終焉之志初入京師時才名藉甚表文達以先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夫

生與彭文勤並薦及文勤 召見

高宗屢問蔣某何在文勤以母老對

上賜文勤詩兼及先生有江右兩名士之日先生感 主知母

服除入都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先生秀眉長身風神散

朗如魏晉間人而激揚風義甄拔寒賤有古烈士風遇忠孝節

烈事輒長歌紀之復愴激楚使人雪涕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

微不少假借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趨人急若鶩烏之發恩鯨

寡者艾無所靳在叢山時力言於大府借帑修治三江閘日事

雖非山長責然食越人粟則視越人如一家焉有賂生者負鹽

課客死先生連夜作十三札飛遞嶺南俾其孀孤扶杖觀得歸

高古文詞負海內盛名而最擅長莫如詩古詩勝近體七言尤勝蒼莽莽不主故常高麗使臣嘗餽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辛年六十一是夕無雲而雷者三相傳其生時亦然著忠雅堂文集十六卷詩集三十卷銅絃詞二卷填詞九種子知讓字修隅由拔貢著臨清州同遇秋潦為災有 詔賑濟知廉親履勘乘小舸霜行草宿者三旬得水腫疾吟五言絕句四章而卒年四十蓋以死勤其事也有弗如堂詩集次子知讓字師退 召試舉人官唐縣令有妙吉祥詩集皆得先生家法同時與先生至交以詩唱和者曰楊屋汪朝後先生而起者曰吳嵩梁樂鈞屋字子載本天全六番招討宣慰使孫雍正初改土歸流安置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七

江西遂為南昌人九歲以詩名與汪君朝相伯仲時稱兩才子

朝字魚亭武甯人優貢生少從邑明經盛謨雲巢遊雲巢治古

文有聲魚亭獨好為詩古體追漢魏近體師太白襄陽皆尚高

格凌廉訪瑤彭方伯家屏皆才之金學使德瑛拔冠其曹省試

屢不售新城陳進士道招與諸子共學從入都輒自放於酒酒

酣罵座目張炬與人爭辨抵案碎壺不肯屈己而痛哭呼死友

趙山南不置客不能堪皆避去陳氏資之入賞為吉水訓導卒

於任著魚亭詩鈔凡二千餘首心餘先生弱冠時因子載以交

魚亭三人相親如昆弟出入必偕患苦相與卹子載常舉於鄉

應禮部試訖不第心餘尤推服其詩早卒未竟其用

吳高梁字蘭雪東鄉人以諸生應乾隆甲辰召試不遇逾年  
舉於鄉以貴爲國子監博士改內閣中書詩才與黃仲則埒弱  
冠入都王述菴翁覃溪法梧門諸公盛稱之自是徧交海內名  
流酬唱無虛日袁簡齋最自負亦心折其詩所著香蘇山館集  
傳播外夷朝鮮吏曹判書金魯敬以梅花一寵供奉之稱爲詩  
佛日本賈人斥四金購其詩扇其名重若此樂鈞初名宮譜字  
元淑號蓮裳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著青芝山館詩集與吳蔭  
雪同爲翁覃溪弟子同以才名遊王侯公卿閒晚歲吳名盛  
於樂然吳詩應酬投贈外心較多不若青芝多內心也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六

陸耳山先生事略 嚴長明 吳泰來 趙文哲 程晉芳

乾隆中 詔開四庫全書館 校永樂大典 又廣求天下遺書存  
書至萬餘種 其時總其事者一爲紀先生曉嵐 一陸先生耳山  
也 陸先生名錫熊 字健男 江蘇上海人 生有萬夫之稟 強識博  
聞 乾隆二十六年進士 明年 車駕南巡 獻賦行在 召試列  
一等 賜內閣中書直軍機處 初奉 命編通鑑輯覽 繼爲四  
庫全書總纂官 遷宗人府主事 累遷刑部郎中 三十八年 以所  
撰提要稱 旨特擢侍讀 遷庶子 晉侍讀學士 充日講起居注  
官 直文淵閣 四十二年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七

臣屬先生撰進 均被 旨嘉賞 歷除光祿太常卿 終副都御史  
典浙江山西廣東鄉試 各一分校 會試二提督 福建學政 一先  
生以文學受特達之知 自四庫全書通鑑輯覽外 若契丹國志  
勝朝殉節諸臣錄 唐桂二王本末 河源紀略 歷代職官表 考奉  
勅編輯者 又二百餘卷 每書成 降 旨褒敘 或 賜文綺筆硯  
之屬 奏進表文 多出其手  
上覽而益善之 特召預重華宮小宴 聯句 並 賜書畫及如  
意等物 五十七年春 因盛京所藏四庫書多脫誤 奏請自往覆  
校 比至而病卒  
上悼惜之 先生自以蒙 恩過逾 常格 不當以詞臣自畫 晚年

益覃心經濟學嘗取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合以本朝會典凡  
食貨農田鹽漕兵刑諸大政皆審其因革利弊口講手繕之未  
就而卒其後有欽定皇朝通典通考諸書由先生發其端也  
其同歲召試得官者曰嚴冬友吳企晉趙損之程魚門皆彬  
彬著作之選有盛名

冬友嚴姓諱長明一字道甫江甯人幼有奇慧年十一李穆堂  
典試江南見之隨舉子夏命對即應聲曰文唐李大奇之謂方  
望溪曰國器也可善視之遂受業望溪門尋假館揚州馬氏盡  
讀其藏書乾隆二十七年車駕南巡以諸生獻賦召試  
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君在軍機凡七年通古今工於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手

奏牘劉文正公最奇其才戶部奏天下雜項錢糧名目繁多請  
去其名併入地丁徵收君曰雜項既經折色即為正供若併去  
其名目他日吏忘之謂其物官所需必且再徵是重民困也文  
正曰善乃奏廢之大金川逆命大學士溫福公往督師招君從  
行固辭退有咎君者君曰是將敗沒若之何從之人頗甚君言  
軍卒潰隨往者皆盡辛卯會試文正為考官值軍機事有當關  
白君聽鼓入闈得見既出同考官朱學士筠曰甚哉冬友不自  
就試而屑屑治吏事為文正曰士亦視有益於世否耳即試成  
進士何足貴當是時軍機有數大案賴君在直任其勞獲成議  
而雲南糧道羅源浩以分償歸吏虧銀不完將論死去限期才

十日君袖疏囊入請文正奏寬之羅得出獄然君固不識羅也  
擢內閣侍讀嘗扈蹕木蘭大雪中失乘駝并所裝物越日有牽  
駝至且謝罪者則故軍機吏坐事遣戍者也問何以知為吾物  
曰軍機官披羊裘止公一人問既竊何復還曰恐公寒耳勞而  
遣之君治事眾中獨勤辨然以是頗見疾憂歸遂乞病築室三  
楹曰歸求草堂藏書二萬卷金石文字三千卷日哦其中閒遊  
秦中大梁居畢中丞所為司奏牘撰西安漢中二府志遊太華  
終南詩文益奇縱還主廬陽書院乾隆五十二年卒年五十有  
七君於書無不讀或舉問無不能對歷充通鑑輯覽一統志熱  
河志平定準噶爾方略纂修官其自為之書曰歸求草堂詩文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手

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答  
問淮南天文太陰解文選課讀文選聲類尊聞錄獻徵餘錄知  
白齋金石類錄金石文字跋尾石經考異漢金石例五岳貞珉  
考五陵金石志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素靈發伏墨緣小錄  
南朱鑑奇觚類聚八表停雲錄養生家言懷袖集吳譜志凡二  
十種子觀晉皆以讀書世其家  
吳君企晉名泰來號竹嶼長洲人也少由副榜選校官襟期蕭  
曠愛松滋山水句留竟歲尋病免歸大父吉安太守銓歸築遂  
初園於木瀆饒水石之勝父用儀購書數萬卷藏其中君寢饋  
其間凡十餘年乾隆庚辰成進士 召試 賜內閣中書而君

自少無宦情壯益甚遂不赴補同年生畢中丞沅招主關中書院攜家往後又偕至開封年六十餘卒著有淨名軒集

損之姓趙氏諱文哲號璞函上海人乾隆壬午

上幸江南進詩 召試 賜舉人授中書直軍機處劉文正公

統勳文定公綸皆嗟異其才坐與紀學士昉王比部昶泄漏兩

淮鹽運使虛見會事奪官會尚書阿桂公以副將軍總督雲貴

請以君及王君掌書記 詔許之尋從果毅公阿里衮進征緬

甸降之方撤兵而大小金川不靖 詔尚書溫福代阿公帥師

入蜀進勦君在溫公幕以功復原官晉主事癸巳六月師潰於

木果木溫公死之君與其難 贈光祿少卿 賜祭葬入祀昭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圭

忠祠著有婉雅堂 姬隅等集君於文無所不工尤以詩詞名天

下在軍中所見殊方絕徼可驚可愕狀一發之於詩尤瑰瑋絕

特性機警善析人情物態代作奏記文字各極所欲言以是見

重諸公閒其死事也天下惜之

魚門程姓晉芳其名 諱國其自號也歛人業遊於淮乾隆初兩

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君獨好儒術器其貴購書五萬卷窮日夜

討論之

天子南巡君獻賦 行在 召試第一 賜舉人授中書年四

十餘矣尋舉進士授吏部主事四庫館開以薦為纂修官書成

擬編修分校會試稱得士君性嗜學見長凡閱案輒心開展卷

其上百事不理又奸周戚里求者應不求或強施之鹽務口折

閱付會計於家奴被侵蝕了不勘詰以故逋負山積勢不支乞

假赴陝將謀諸畢中丞為歸老計抵關中一月卒年六十有七

君秀眉方頤髯飄飄左右拂與人言惟恐傷之遇文學人默然

意下延譽不容口京師為之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魚

門先生死士無走處其聲華之盛如此若周易知旨尚書今文

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如干卷勉行齋文十卷載園詩三十

卷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二 文苑 圭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二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四十三 文苑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趙甌北先生事略 鄭夔

趙先生翼字松林號甌北江蘇陽湖人生三歲日能識字數十  
十二歲學為文一日成七藝人皆奇之乾隆十五年舉順天鄉  
試才名動華下劉文正延至家纂修宮史以明通榜授內閣中  
書入直軍機處傳文忠汪文端咸倚重焉每扈從行在或伏地  
草奏下筆千言應奉文非先生莫辨三十六年成進士進呈一  
甲第一而韓城王文端杰居第三

純皇帝謂自國朝以來陝西未有以第一人舉者遂與文端互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三 文苑

易而先生之才固已 心識之矣先是庚辰科大魁為畢君沅  
次諸君重光皆軍機中書也忌者因為蜚語 上聞比先生應  
廷試劉文正文定兩公又以軍機大臣充讀卷官先生慮其以  
嫌摺也乃變易書法作歐陽率更體既首選文定微疑之以語  
文正文正笑曰趙君書吾能辨之此必非也既揭曉乃歎曰能  
者固不可測耶遂以編修任撰文修通鑑輯覽壬午分校順天  
試於未丙戌分校會試皆得士尋授鎮安知府地居廣西極邊  
民醇訟簡而倉穀出入吏緣為奸先生痛革其弊鎮民悅服每  
出巡村民輒昇入其村謂我公至矣進酒食如家人父子所至  
皆如之初鎮民與安南民入雲南土富州為奸事發捕獲百餘

人而其魁農村奉願遞去前守坐罷官已而付奉死安南獲其  
子并其尸驗之信總督李侍堯疑其為前守地也斥之先生申  
辯李怒而劾之適官軍進勦緬甸 詔先生赴滇贊畫軍事乃  
追勦疏還明年返鎮會李調兩廣乃示意監司欲先生稍折節  
而移之守廣州自助先生不可遂以他屬而適奉 特旨調廣  
州監司乃服先生之有守也在廣州獲海盜百有八人按律皆  
當死先生詳請辟三十八人餘遣戍辛卯擢貴西道坐他獄降  
秩用遂乞養歸丁未臺灣林爽文作亂李公赴閩治軍事道過  
常州邀先生偕往時兵將雲集謂不日且蕩平先生請李公密  
調粵兵為備既而總兵郝壯猷敗遁游擊鄭嵩散死賊勢大振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三 文苑

二

而粵兵四千適至人心始安已乃籌海運增雇直給衣裝奏輒  
報可李公夙以綜核為政先生濟以寬大事平先生力居多始  
先生贊畫滇軍傳文忠為經略擬大軍由夏鳩江進征緬甸而  
命提督五福由普洱進先生曰夏鳩普洱按圖相距不過三寸  
實則四千里而遙兩軍聲息不相聞進退維谷此危道也去歲  
明將軍不返由不得猛密路消息耳文忠愕然問計安出先生  
曰大兵欲渡夏鳩江則備師宜由蠻暮老官屯夾江下造舟通  
往來庶兩軍可以互應從之其後渡夏鳩之兵遭瘴多病而阿  
文成所統江東岸一軍獨完遂具舟迎文忠於猛密渡江而歸  
又敗賊於蠻暮老官屯得歲事焉臺灣之役鎮臣柴大紀守城

半年以易子析骸入告而督臣尚未渡臺

上得鎮臣奏憐臺民死守而大兵不時至飛諭鎮臣以兵護遺

民內渡命督臣折閱仍封發李公以示先生先生曰某日昏

願於帳外就明視之遂失所在閱二時始至李公怒先生曰明

公尚欲封發耶柴總兵久欲內渡畏國法故不敢一棄城則鹿

耳門為賊所有全臺休矣且以快艇追敗兵澎湖其可守乎大

兵至無路可入則東南從此不可問宜封還此旨某已代繕

摺矣李公悟從之翼午接追還前旨之諭及批摺回李公膺

殊賞而大將軍福康安續至遂得由鹿耳門進兵破賊皆先生

策也臺灣既定李公欲奏起先生時年六十一矣固辭因遊武

園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三 文苑 三

夷徧歷浙東山水一發之於詩先生固善詩自少遊館閣與諸

名流相酬唱歸田後主安定書院日與朋遊故舊賦詩為笑樂

其詩與袁簡齋蔣心餘齊名江督費公消漕督蔣公兆奎皆門

下士也每遇存先生者詢風土言不及私兩公益欽重之嘉慶

庚午重赴鹿鳴筵宴得旨賞三品服又四年卒年八十有八

先生家居數十年手不釋卷著廿一史劄記三十六卷 皇朝

武功紀盛四卷陔餘叢考四十三卷甌北詩集五十三卷簞曝

雜記六卷十家詩話十二卷 同時朝先生愛字克柔興化人板橋其號也為人疏宕灑脫而

天性極厚乾隆元年進士官知縣有惠政以歲饑為民請賑性

大吏罷歸工畫蘭竹書法以隸楷行三體相參古秀獨絕詩近

香山放翁有鄭虔三絕之目詞猶勝於詩弔古據懷滄昂肆慨

與集中家書數篇皆不可磨滅文字所著曰板橋詩鈔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三 文苑 四

姚姬傳先生事略 吳定 姚瑩 劉開 吳德旋 梅曾

先生名鼎字姬傳一字夢敷世為桐城姚氏端恪公文然元孫也少家貧體羸多病而嗜學世父範學者稱薑塢先生與同里方萃川葉花南劉海峯善諸子中獨愛先生令受業萃川尤喜親海峯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為戲薑塢嘗謂其志曰義理考證文章闕一不可遂以經學授先生而別受古文法於海峯乾隆二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主事三十三年充山東副考官擢員外郎逾年充湖南副考官明年分校會試改擢刑部郎中四庫館開劉文正公朱竹君學士咸薦先生遂為纂修官時非翰林與纂修者八人先生及程魚門任幼植為尤著于文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三 文苑 五

襄雅重先生欲令出門下謝不往三十九年書成當議遷官文正以御史薦記名矣會文正薨先生乃乞養歸梁階平相國屬所親語先生曰若出吾當特薦先生婉謝之嘗是時學者多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詆為空疏摺擊不遺餘力先生獨反覆辨論官言讀書者求有益於吾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為玩物喪志若今之為漢學者以按殘舉碎人所罕見者為功其玩物不尤甚耶瀕行翁覃溪學士來乞言先生曰諸君皆欲論人閉未見書某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先生嘗見 國家有文之治遠軼前代而洛陽義理之學尤有關於世道人心不可誣也顧學不博不足以述古言無文不足以行遠孤生俗儒守其

說屏傳註不鞫固可厭薄而矯之者乃專以考訂名物象數為實學於身心性命之說則詆為空疏無據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氣放蔑理法以講學為迂是皆不免於偏蔽思所以正之則必破門戶敦實踐倡明道義維持雅正乃著九經說以通義理考訂之郵撰古今辭類纂以盡古今文體之變選五七言詩以明雅雅祛俗之指集中贈錢獻之序與魯質之論文諸書皆其宗旨所在也歸里後主梅花鍾山紫陽敬敷諸講席凡四十年所至士以得及門為幸與人言終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有來問必竭意告之汲引才儁如不及雖學術與先生異趣者見之皆親服錢塘袁簡齋負詞章好非毀宋儒先生遺之書曰儒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三 文苑 六

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繪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為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詈笑之是詆誣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行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為天之所惡乎紀文達撰四庫書目錄頗誣宋儒先生直斥其妄貌清臞神采秀越潛榮利有超世之志王蘭泉稱其謫然孝弟有儒者氣象而文名尤重天下禮恭親王薨道敎必得姚某為家傳新城魯絜非以文名江右始受學建甯朱梅崖梅崖於當世之文少許可獨心折先生絜非乃渡江造訪使請甥陳用光等問業焉自望溪方氏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推文家正軌劉

海峯繼之先生親問法於海峯。然自以所得爲文不盡用海峯法也。論者謂望溪之文質恆以理勝。海峯以才勝。學或不及先生。則理與文兼至。三君皆籍桐城。故世或稱桐城派。云嘉慶十五年先生與陽湖趙公翼重赴鹿鳴筵宴。詔加四品銜。二十一年九月卒於鐘山。年八十有五。著九經說十九卷。三傳補注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書錄四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今體詩鈔十六卷。先生主試及分校。得士皆稱盛。錢御史澧孔檢討廣森其最也。在揚州與蘇吳殿麟居最久。有所作以示殿麟。殿麟所不可輒竄易至數四。必得當乃已。殿麟名定。海峯弟子也。嘗語陳君用光曰。先生虛懷善取。於爲文尙如是。其爲學可知矣。從孫望字石甫。蘆塢先生。曾孫也。嘉慶戊辰進士。官福建知縣。游擢臺灣道。道光二十二年坐夷務被誣。陷逮下詔獄。凡十有二日而事白。以同知發四川。由蓬州牧累遷湖南按察使。卒於官。上詩古文。留心經世學。遇事激昂。奮發銳欲有所爲。著東槎紀略五卷。康輜紀行十六卷。寸陰叢錄四卷。識小錄八卷。東溟文集二十六卷。詩集二十卷。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三

文苑

七

同邑劉君閱字明東。號孟塗。諸生。幼孤。年十四以書謁姬傳先生。先生大奇之。曰。此子必以古文名。世望溪海峯之陸續其復振乎。遂從姬傳遊。爲人脫略不羈。與人言無不盡家貧。客公卿。

開禧脩脯以爲養。試輒不利。客死亳州。年四十一。妻倪氏以身殉。姚石甫爲合刻其遺詩三十二卷。文十卷。駢體文二卷。富嘉道閒傳。惜抱先生古文法者。有吳仲倫梅伯言管異之諸君而邑子戴存莊其一也。仲倫名德旋宜興人。諸生以古文鳴。與惲子居呂月滄以文相砥礪。詩亦高澹絕俗。有初月樓集。伯言名會亮。上元人。道光壬午進士。官戶部郎中。古文紹姬傳之緒。詩天機清妙。皆爲同人推服。已酉秋告歸。主揚州書院。金陵亂後。依楊至堂河帥。河帥爲刻其柏視山房集。異之名同。梅先生同縣人。道光乙酉舉人。著有異之詩文鈔。存莊名鈞。衡號蓉洲。道光己酉舉人。自謂生望溪海峯姬傳之鄉。不敢不以古文自任。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三

文苑

八

與同邑蘇厚子惇元重訂望溪文集增集。外文十之四。爲功於方氏甚鉅。咸豐癸丑避寇北行。卒於臨淮。年未四十。所著曰蓉洲集。



張紫峴先生事略 張九鐘 張九鐘

張先生九鐘字度西號紫峴湖南湘潭人父垣河曲知縣無子  
請南嶽而生先生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文十二補弟子員初由  
選拔中副榜乾隆二十七年舉順天鄉試先生得名最早年十  
三登采石磯賦長歌人呼太白後身其再入都也值西師奏捷  
朝廷行郊勞禮方恪敬公觀承總督畿輔築郊勞臺先生為賦  
樂歌大書其上復為良鄉居民買戶作凱旋勝帖千餘紙一夕  
立就才名動一時二十九年以知縣發江西初攝南豐補峽江  
調南昌母艱服闋知廣東之始興保昌海陽三縣坐盜案鐫級  
歸在官請求農田水利荒政不少懈攝南豐時歲歉請平糶部

國朝先王事略 卷四十三 文苑 九

例大縣存七糶三先生驟半之上官嚴檄切責幕僚以為病先  
生曰積財民命也吾能墨守舊制坐視民餓死耶倉米糶則勸  
邑紳捐助賤買鄰境米廩至全活者多南昌西北濱彭蠡秋潦  
為災先生力請賑親履勘散給晝夜駐墟上凡六閱月動帑十  
二萬有奇邑人建生祠祀之豫章諸水循城下勢甚急濬則衝  
齧為患城內有湖恆氾濫唐觀察使韋丹築捍江堤疏為斗門  
以洩內外水曰十門九津宋時開長溝甃以甃石曰豫章溝明  
南藩奪民地為苑囿溝盡塞後為豪猾所踞水患益鉅先生屢  
請疏濬新城陳君守訓願捐私財修復先生喜曰此百世利也  
而豪猾輩百口阻撓當事幾搖動先生以十二利九便議抗爭

於臺使者卒賴其力成鉅工在保昌時有希大吏指為民蠹者  
先生擒治之同官備備先生不為動既罷職徧遊嵩洛偃蹇聞  
舉生平磊落抑塞之氣一洩之於詩先生詩文宏博浩瀚縱其  
力之所至而一軌於正舉制軍沈重其名迎至節署集名流為  
東坡生日修祀酒再巡先生援筆為長歌四座歎服著陶園文  
集八卷詩集二十二卷詩餘二卷歷代詩話四卷峽江志偃師  
志鞏縣志永甯志普南隨筆若干卷俱彙行先生七歲遊南嶽  
毘盧洞寺僧以其貌類先師出句曰心通白藕先生應聲曰  
舌湧青蓮僧大駭言其師示寂時畱此句云有對者即其後身  
因鳴鐘集眾膜拜焉卒年八十有三易簣時口占有前身南嶽

國朝先王事略 卷四十三 文苑 十

一枯僧之句蓋贈合云同堂弟九鐘字石園乾隆辛酉舉人官  
陞平知縣亦工詩著漱石園詩集九鐘字橘洲丁巳進士官至  
川東道性抗直嘗發夔州守某侵蝕關稅狀尋引疾歸築園曰  
退谷著有退谷詩鈔詩在諸張中能拔戟自成一隊九鐘字竹  
南號蓉湖乾隆己酉進士官編修著有笙雅堂集其詩存容名  
貴尤邃於經學於羣經多所辨證

鐵治亭先生事略 李緒 朱孝精

國家文治敦前古

列朝御製如日月之經天朱邸親藩類皆揚風扈雅至八旗士大夫能詩者尤眾特未有管萃一編以導揚美盛者嘉慶中鐵治亭先生手輯八旗詩上溯崇德至乾隆六十年止得詩數百家表上之 詔錫嘉名曰熙朝雅頌集

睿廟親為製序洵足彰右文之 盛治矣先生名鐵保字治亭

號梅菴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由編修官至兩江總督少與百菊溪制軍法時帆學士並稱三才子館選後借其弟閱峯並以詩名菊溪稱其詩如王子晉向月吹笙聲在雲外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三 文苑

上

至其氣韻宏深如河流之發源天上其推挹至此所著曰梅菴集尤工書法北人論書者以劉石菴相國翁覃溪閣學與先生鼎足而三生平敬賢禮士推人倫外鑒為鄂文端後一人長白詩家年輩在先生前者有夢文子侍郎李豸青山人朱子穎都

夢麟字文子蒙古人乾隆十年進士官至工部侍郎工詩樂府宗漢人五言古宗三謝七言古詩宗杜韓皆能具體一時臺閣中無出其右者惜早世未竟其才李銘字鐵君號青山人隸漢軍本勳臣後當得官不就其婦翁為太傅索額圖苗索氏枋用時聲勢隆赫山人遠避之盡以先世產業屬二昆借其配隱

於盤山買田躬峯下構草舍雜山趾以耕其尤貧者授之田而無所取蔬材果實與眾共賢聲遠聞嗜茗飲過山谷幽邃處極掃葉煮泉竟日忘返見者曰此李山人茶煙也嘗舉鴻詞科未遇既老歲一至京師然一二日即歸人罕見其面詩古與峭削自闕門徑高者胎源杜陵次亦近孟東野著有含中集及尚史

真朱孝純字子穎漢軍旗人父倫瀚官副都統工詩子穎由進士官知縣累擢泰安知府再遷兩淮鹽運使其詩才力雄放姚姬傳王夢樓盛推服之著有寶扇樓詩集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三 文苑

上

秦小峴先生事略 管世銘 路德

秦先生瀛字凌滄一字小峴號蓬菴江蘇無錫人高祖松齡康熙中舉鴻詞科官諭德先生負異稟穎書能兼人為詩古文千言立就乾隆丙申

高宗巡幸山東以舉人獻賦行在列一等賜內閣中書直軍

機處擢侍讀遷郎中癸丑授溫處道擢浙江按察使調湖南壬

戌引疾歸嘉慶九年補廣東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入觀乞

內用補光祿少卿遷太常卿尹順天府擢刑部侍郎左遷光祿

卿擢左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總督倉湯尋命為副都御史

遷內閣學士晉兵部右侍郎調刑部以目疾乞歸卒年七十有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三 文苑 志

九先生少以文名而勇於任事且勤其職直樞垣雖不為和珅

所喜仍以簡缺道府薦其特異以繁劇者

純皇帝知公深也在溫處時除永嘉數十年以生監充莊長之

弊民既免役而賦亦無逋提刑浙江甯紹台大水歲饑甚有司

匿不請賑公力言於巡撫乃得請及調湖南先一年衡州歉收

有司匿不報至是陝西奏撥兵米其派及湖南者衡州與焉公

言災傷如是奈何不議賑而議餉力請於撫軍得截留他縣兵

米而減價平糶民乃定提刑廣東擒治亂民築修平而以功議

總督治吳服育之結黨於順德者撫黎民之為亂於瓊州者懲

賭博之號稱白鴿標者在浙江平反定海難民蔡長興十二人

之非盜兩上書巡撫得釋又海盜江文五誣其族與某通實則某嘗首文五於縣有縣牘可證巡撫既以入告而卒聽公言以釋其人尤以為難又嘗促水師提督擬定海普陀之盜警巡撫難之而總督卒用公策以取盜其威司寇屢有平反而糧船運丁盜米事發有謂用藥置米中米立溢者公試之不驗以入告則

仁宗已手試其藥不驗知其枉因益器公蓋知公之仁恕耿直能任事也生平於詩文皆力追古作者而能有所自得少為齊次風杭莖甫所知既得舉見重於費東皋居京師與姚姬傳王揚甫魯山木陳碩士以文字相質證著小硯山人集三十六卷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三 文苑 志

己未詞科錄十卷無錫金匱縣志四十卷淮海公年譜六卷

同州管君世銘字凝若號韞山武進人乾隆戊戌進士由戶部

主事充軍機章京累遷郎中授御史君會試出于公敏中門于

好士所援引或數年陟卿貳君未嘗獨求見于公卒和珅復用

事君憂憤形詞色和珅微聞之而呵文成方倚公如有臂莫能

中傷既擢御史構疏彙未成得旨留軍機君自言愧負此官

文成慰之曰報稱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見耶蓋期君大用不飲

君以擊奸獲譴也嘉慶己未朝廷行大賞罰君己先一年卒

矣君工制舉文居京師從游之士凡數百多發名成業以去尤

精詩古文深於經術特為時文所掩耳著有韞山堂詩文集行

世自韜山後以制舉業課士稱極盛者推關中路先生德字潤生。蓋屋人少工詩古文。嘉慶二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部主事。入直軍機處。遷郎中。以目昏歸。主關中各書院。數年後。目忽明。弟子著錄二三千人。每挾稿。疵類排俗體。必極言其所以然。風氣一變。其評騰改竄。皆閉目口授。侍書者。腕欲脫而泪汨。不能休。秦士掇甲乙科者。皆其及門。或私淑弟子也。著有禮花館集。及仁在堂十數種。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三

文苑

志

法時帆先生事略 王芭孫 何道生

先生名法式善。字開文。號時帆。原名運昌。奉旨改今名。蒙古正黃旗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侍讀。自登仕版。即以研求文辭。宏獎風流為己任。在詞館。著清秘述聞。槐廳筆記。在成均。著備遺錄。其未刻者尚多。皆有資於掌故。所居在厚載門北。明西涯。李文正公良吾村舊址也。背城而市。一畝之宮。有詩龕。及梧門書屋。藏書數萬卷。閉以法善名。書時竹數百本。寒聲疏影。儻然如在巖壑。閉生平以詩文為性命。士有一藝之長。莫不被其容接。主壇坫幾三十年。人以為西涯後身。不愧也。其為詩質而不麗。清而能綺。論詩用漁洋三昧之說。主王孟韋柳。尤工五言。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三

文苑

志

與王鐵夫交最善。嘗自刻詠物詩一種。鐵夫偶弗之善。遂止不行。其莫逆如此。所著曰存素堂彙。

鐵夫王姓。名芭孫。字念豐。一字楊甫。嘗欲買田築室於楞伽山。又號楞伽山人。江蘇長洲人也。乾隆五十三年。召試舉人。官華亭教諭。客京師。館道文恭家六年。客晉邸。又六年。中間往來梁文定王文端劉文清彭文勤諸家。為諸公代削草居浣園。每歲出關。居熱河。雖未挂朝籍。而朝廷有大典禮。文章之事。未嘗不操筆。與其剛性儻傲。不肯從諛。一介不苟。取遇公卿。若平交。或病其狂實狷也。其詩癡然以瘦。夏然以清。與法時帆張船山何蘭士諸君相唱和。為南北時望。所推尤工書。婦法善字望。

琴能詩以翰墨聞有十三行臨本行世鐵夫論古文謂必核其才而後可以裁於法必無所不有而後可以為大家自非馳騁於東京六朝沈博絕麗之塗則無以極其才而所謂法者徒法而已以徒法而語於文犬羊之鞞耳宋以後歐會虞范數公之文非不古也以視韓柳則其氣質之厚薄材境之廣狹區以別矣蓋韓柳皆嘗從事於東京六朝韓有六朝之學一掃而空之融其液而遺其滓遂以變絕千古柳有其學而不能空然亦與韓為輔望溪方氏宗法昌黎心獨不愜於柳亦由方氏所涉於東京六朝者淺故不足以知之今雖謂歐會數公之文勝於柳可也彼歐會數公執筆為柳氏之文吾知諸公謝不能也所著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三 文苑 七

日淵雅堂集墨琴之寫韻軒集附焉

何蘭士名道生字立之山西靈石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與兄元琅同時為部曹相代為御史蘭士官至九江府知府有方雪齋集其詩疎爽雄健出入昌黎劍南間尤善鐵夫有所譏彈輒應時改定山右自澤州相國以來若蓮洋居士清妙則有餘排昇則不及也元琅字祝農進士以詩文鳴著有祝農集

惲子居先生事略 李兆沅 湯臨汾

先生姓惲氏諱敬字子居號簡堂江蘇武進人幼負異才持論好出獨見長老皆驚異焉舉乾隆四十八年鄉試充官學教習居京師與同州張應言舉文友商榷經義治古文五十九年授富陽知縣銳欲以能自効矯然不肯隨羣輩俯仰大吏憚其風節欲裁抑之令督解黔餉先生曰王事也怡然就道返後調江山縣父憂去官嘉慶五年補江西新喻縣新喻吏素橫黠先生痛懲之入疑其治過猛也已乃進其士之秀異者與講論文藝士民懷德惲成俗大變十年調瑞金縣諸生楊儀招倚富逼姦佃戶女事發願進重金求脫罪峻拒之至以萬金相啗先生曰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三 文苑 六

吾自作令以來苞苴未嘗及門今若此吾豈有遺行耶卒論如律舉卓異十七年守南昌府吳城同知逾年以奸民誣告家奴得贓失察罷先生為人負氣矜尚名節所至輒與上官忤上官以其才高每優容之而忌者益眾既免官士大夫之賢者咸悅惜先生一不以殺意益務為文自壯張皋文之功京師也先生聞之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不多作者以有舉文在也今舉文死吾當併力為之先是舉文與湯文端金釗講宋儒之學時先生方究心於黃梨洲之明儒學案有所見輒筆記之未及與舉文辨論往復也及是始致書湯公其略曰漢洛關周之說至明而變至本朝康熙間而復其變也多歧其

復也。多仍多岐之說。足以眩天下之耳目。姚江諸儒是也。多仍之說。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平湖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於市。以奔走天下之人。故自乾隆以來。多愁置之。愁置者非也。揭竿於市者亦非也。且如彼此之相習。前後之相搏。益非也。夫所謂濼洛關閩者。其是耶。其揆之聖人。猶有非是者耶。其變之仍之者。是非其孰多耶。蓋先生嘗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既無所不讀。又兼通禪理。舉文嘗稱其亦狂亦狷。亦隘亦不恭。其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敘事。似班孟堅。陳承昨。而先生自謂吾文皆自司馬子長。出子長以下。無北面者。卒於嘉慶二十二年。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三

文苑

九

六十有一。著大雲山房文集八卷。書事二卷。其治獄別有子姪。決事四卷。同縣李君兆洛。字巾者。痛廢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官鳳臺知縣。工詩古文。精考證。著書甚富。尤精輿地之學。罷官後。主講暨陽諸古院。成就人才甚眾。著有養一齋文集。又湯君貽汾。字雨生。亦武進人。祖若父殉節。臺灣襲雲騎尉。官至樂清副將。工詩善畫。視曹景宗。李思訓。有其過之。居金陵。葺精舍。焚香鼓琴。儼然出塵。外海內名宿皆從。其遊者有畫梅樓詩集。咸豐三年。粵逆陷江甯。作絕命詞。死之。事聞。賜祭葬。諡貞愍。

舒鐵雲先生事略

王

孫源湘

舒先生位。字立人。號鐵雲。直隸大興人。祖大成。康熙壬辰進士。官檢討。先生幼承家學。工詩古文。丰神散朗。如魏晉閒人。逾冠舉乾隆五十三年鄉試。屢試禮部。不第。客黔西。王觀察朝楫所會。神苗反。威勦侯。勦保。徵觀察。從征。先生為治文書。侯大賞異之。數召至軍中。與計事。侯移督四川。邀先生同行。以母老辭。既歸。貧無以養。仍幕遊近地。歲歸省。母母壽至八十八而終。先生年已五十。以毀卒。距母喪兩月餘耳。生之夕。母沈夢一僧執柱花自峨嵋來。故小字屏禪。云嘗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歸愚守宗法。隨園主性靈。先生以奇峭悶恣之才。橫絕一世。法時帆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三

文苑

辛

祭酒。皆以先生及王曇仲。履孫源。湘子。滿。並稱為三君。作三君。蘇云。龍么。妹者。貴州土司。龍。妹也。勦侯征。神苗。徵調土兵。適躍病。命么。妹。帥兵。馳抵軍門。妹年十八。長身白皙。結束上馬。出入矢石間。所戰必捷。秦良玉。不是過也。事平。侯為么。妹。執柯。將以歸。先生。先生。婉辭之。復為詩。紀其事。時傳為佳話。先生所著日瓶水齋詩集。身後揚州。巴光。諾為梓。以行世。曇字仲。瞿。一名良士。浙江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好游俠。通兵家言。善弓矢。上馬如飛。慷慨悲歌。不可一世。著有煙霞萬古樓集。寶東。舉評所撰。西楚霸王廟碑。曰。二千年來。無此手筆矣。吳侍郎省欽。仲。瞿。摩。師也。館和。璋。家。時。和。方。恬。勢。仲。瞿。三。上。書。於。侍。郎。請。劾。

和珅書具有集中張南山嘗曰漢有建安七子唐初有四家余欲選王仲則詩王仲瞿文合刻之題曰乾隆二仲孫子濊名源湘江蘇昭文人嘉慶十年進士官編修有天真閣集年十五隨父任出山海關登醫巫閭援筆賦詩已有驚人句丙辰會試下第歸途與舒鐵雲王仲瞿兩孝廉同行三人者才相若唱和無間詩名若鼎足焉子濊詩沈鬱不及船山卻無其叫囂敏贍不及隨園卻無其游戲婦席氏名佩蘭亦工詩著有長真閣集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三

文苑

三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四十四 文苑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張船山先生事略 彭端淑 李調元

船山先生張姓問陶名字仲治四川遂寧人相國文端公鵬翮曾孫也生於山東之館陶幼有異稟工詩有青蓮再世之目其存詩自十五歲始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成進士尋授檢討詔選翰詹三十人各書扇五柄又選十二人分書養心殿屏幅先生皆與焉庚申秋分校順天鄉試明年教習庶吉士乙丑改御史巡視南城己巳分校會試未幾改吏部郎中明年七月授萊州知府與上官齟齬鬱鬱不自得逾年病免歸時年四十九罷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一

官後僑寓吳門顏所居曰樂天天隨鄰屋時往來大江南北未幾卒於客舍先生狀似猿自號蜀山老猿亦稱老舩其詩生氣湧出沉鬱空靈於從前諸名家外又闢一境其寶雞題壁十八首指陳軍事得老杜諸將之遺傳誦殆徧書法險勁畫近徐青藤不經意處皆有天趣其婦亦能詩有句云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先生和之有夜窗同夢筆生花句佳話也著有舩山詩草 國朝二百年來蜀中詩人以舩山為最有彭樂齋者以詩古文名蜀中年輩在舩山前名相埒樂齋詩近體不及舩山五古蒼健沈鬱有杜意論者謂在舩山之右云樂齋彭姓名端淑丹棱人雍正十一年進士官吏部澹無好也獨肆力

為古文詞。自文選司郎中出。為肇羅道。未幾歸。主錦江書院。有白鶴堂詩文集。其詩質實厚重。不為聲貌之習。文亦如之。又李君調元字雨村。號墨莊。蘇州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漳南道。著有童山詩集。雨村詩話。藏書數萬卷。愛才若渴。嘗輯函海一書。多至二百餘種。表彰楊升菴著作為多。又選刻朝鮮四家詩。四家者李諱九洛瑞。柳得恭。惠風。樸齊家。次修李德懋。懋官也。而樸齊家之名尤著。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三

黃君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江蘇武進人

生四歲而孤。八歲試為文。援筆立就。為諸生冠。其儔。君風儀玉立。慕與交者爭趨就。君君或上視。不顧人多。以為狂。未冠。遇洪稚存。逆旅中。始共學。為詩。同游邵編修齊齋門下。旋客湖南。提刑王君太岳所是時。君已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游洞庭。每獨遊。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暝坐大樹下。牧豎見者皆以為異人。自湖南歸。詩益奇肆。後稍變其體。為王李高岑。又出入北宋諸家。卒其所詣。與青蓮為近。大興朱竹君督學安徽。延君及稚存入幕。三月。上巳會於采石之太白樓。授簡賦詩者十數人。君年最少。者白粉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徧。際。坐。客。為。之。闕。筆。居。半。歲。與。同。事。者。議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編修虎文於徽州。追之。已不及矣。嘗自燬其詩。無幽并豪士氣。遂遊京師。翁學士方網紀學士時。王廉訪昶。馮吉士敏昌。皆奇君。與定交。他貴人招之。不往也。乙未。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三

高廟東遷。召試入二等。在武英殿書簽。例得主簿。入貲為縣丞。先是陝撫畢公沅奇君才。厚資之。至是為債家所迫。復抱病。踰太行。出雁門。將復遊陝。次解州。卒於河東。運使沈君業富官。看年三十有五。舉公厚賻之。稚存奔其喪。所著日雨當山房集。同時楊君蓉裳。名芳燦。無錫人。母願夢五色雀集庭樹而生。君。



詩文少即華瞻學使彭文勤大異之字以兄女由拔貢應廷試  
 得知縣補甘肅之伏羌回民田五為亂起石峰堡縣民馬稱駭  
 應之未發君先期募鄉勇設防會馬映龍以賊謀告君立捕殺  
 稱駭賊逮至與映龍等登陴守五日圍解映龍稱駭甥也君治  
 縣溫溫若不任事者坐堂皇訊事罷即手一編就几讀人笑之  
 而其慮發敏決乃若是初蘇四十三之亂獄詞連伏羌人大恐  
 君力請於提刑得未減及石峰堡事平賊首張文慶于泰誠映  
 龍洩其謀曰映龍故與吾交通其助守城欲於五日後獻城也  
 阿文成速映龍至靜甯君曰映龍果欲獻城曷為以謀告且伏  
 羌無兵勇皆烏合眾亦無俟五日後力始竭文成悟立出之獄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四

君以功擢知靈州嘗單騎諭散奪米飢民請借口糧設粥賑以  
 安眾大府才之君願不樂外吏入貲為員外郎居戶部與修會  
 典公餘擁書縱讀益務記覽為詞章詩出入義山昌谷閒而自  
 成其體又工儷體文驚才絕艷世謂盈川復生嘗曰色不欲其  
 耀氣不欲其繞沈博奧衍斯儷體之能事也守伏羌時王蘭泉  
 廉使統師長武募其偉節賦詩飛達圍城君立和之并上伏羌  
 紀事百韻其整暇如此丁母憂貧甚鬻書以歸主衢杭及關中  
 書院數年人蜀修四川通志主錦江書院弟揆知安縣往省之  
 卒於其著年六十有三著有吟翠軒初藁揆字荔裳乾隆庚子  
 召試舉人少擅風雅與其兄蔣裝齊名山中書從嘉勇福公征

衛藏所歷熊耳山星宿海諸勝異境天開詩格與之俱進累官  
 四川布政使著有藤華吟館集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五

黎二樵先生事略

張錦芳 胡亦常

馮敏昌 黃丹書

溫汝適 呂堅

趙希璜

嶺南自三家後風雅寥寥繼起者為張太史錦芳馮戶部敏昌  
溫侍郎汝適趙大令希璜而必以黎二樵先生為冠先生名簡  
字簡民號二樵順德人十歲能詩峻拔新峭李南潤令潮陽一  
見奇之曰必傳之作也乾隆己酉充選貢生父憂未赴廷試足  
跡不逾嶺海詩名日起鉅公來粵者咸折節下之性好山水屢  
入朱明洞天窮其幽勝朋儕罕富意者惟與德清許周生無錫  
孫平叔友所居曰百花村亭曰眾香閣曰藥煙生平擅詩書畫  
三絕其詩由山谷入杜而取鍊於大謝取勁於昌黎取幽於長  
吉取豔於玉溪取僻於閩仙取瘦於東野鍾鑿鍛鍊自成一家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六

言書得晉人意畫直造元四家堂奧者有五百四峰草堂詩鈔  
藥煙閣詞鈔芙蓉亭樂府注莊等書

張君錦芳字紫夫號藥房順德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編修  
初以優貢入都錢竹汀紀曉嵐見之目為奇士性孝友淹貫羣  
籍通說文分隸得漢人法兼工繪事而於詩所詣尤深與欽州  
馮敏昌同縣胡亦常稱嶺南三子又與黎簡黃丹書呂堅號嶺  
南四家著有逃虛閣詩鈔南雪軒文鈔馮君敏昌字伯求號魚  
山欽州人乾隆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改戶部主事生平編讀五  
嶽凡名山巨川煙雲變滅波濤起伏之狀盤礴胸次一發之於  
詩其詩由昌黎山谷以上追李杜又穿穴諸家自闢面目所著

羅浮草堂集歸然為嶺南一大宗溫君汝適號貧坡順德人乾  
隆四十九年進士由編修直上書房累官兵部右侍郎歷典廣  
西四川山東鄉試督陝甘學政其詩詞氣和平肖其人品著攜  
雪齋詩文鈔及曲江年譜咫聞錄韻學紀聞日下紀游等書趙  
君希璜字渭川長甯人乾隆己亥舉人官安陽知縣著有四百  
三十二峰草堂詩少讀書羅浮山嘯吸雲烟灑淪肌骨詩絕無  
塵俗氣又嘗為黃仲則刻全集風義尤篤胡君亦常字同謙一  
字子南順德人年二十五即以詩鳴舉乾隆辛卯鄉試早逝著  
賜書樓集黃君丹書字虛舟順德人天姿秀穎書過目不忘學  
使李調元拔之充優貢廷試歸築聽雨樓隱居養親乾隆乙卯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七

舉於鄉下第朝貴爭延之不就嘗曰貧與富交則損名賤與貴  
交則損節朱文正公撫粵時尤加器重工書善畫與其詩並稱  
三絕詩出入唐宋於蘇尤近呂君堅字介卿號石帆番禺人  
貢生有遲荆集入嶺南四家詩鈔

宋正灣先生事略 張維屏

宋先生潮字煥襄號正灣廣東嘉應人九歲見諸伯叔為文會  
即取片紙學為文下筆有奇氣乾隆壬子舉鄉試第一嘉慶己  
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丁卯典四川試戊辰典貴州試癸酉  
授曲靖府知府所屬馬龍州地瘠民貧先生捐俸購木棉教婦  
女紡績尋署廣南府城內地高飲水艱為度地墾東西二塘植  
迤西道所屬大饑為捐俸賑恤署永昌府練鄉兵除暴郡有書  
院久廢先生興復之捐廉千七百兩有奇灣向者所屬土州也  
土知州某死無嗣有景在東者遠族也乘閒奪其印專殺自恣  
不附己者死如是五六年當事怯不敢發賊謀襲土職招匪黨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八

千餘將攻保山縣先生慮為前明二莽續誓除之商之營不濟  
請諸鎮帥又不濟賊偵知益猖獗民夷皆赴懇先生曰爾等能  
為我殺賊乎眾曰能先生曰果爾易糧我任之患難我同之遂  
懸重賞練鄉兵殺賊民夷踴躍於是江有防隘有備又以計散  
其黨羽賊懼宵遁擄其巢大索七日獲在東斬之自捐軍需銀  
八千兩不費公家斗粟遷陞以靖郡人建生祠祀之道光五年  
遷湖北糧道明年卒年七十有一先生襟抱豪邁下筆具剛骨  
雄奇之氣詩聲磊落從真性情空涌而出自成一家言著有  
小易居齋集豐湖漫草燕臺演說諸集性伉爽見人一藝之工  
稱譽不容口與喬馬張子樹稱莫逆嘗索觀已刻詩良久批削

笑曰一唱三嘆入人心脾我不如子良樂無端飛行絕迹于不  
如我

子樹姓張氏名維屏一字南山父炳文嘉慶辛酉舉人官四會  
訓導事節母以孝聞南山舉道光二年進士官黃梅知縣遭大  
水小舟勘災急漚衝去得樹免於溺與歌有官要救民神救官  
之句調廣濟漕務非折色規費無所出先生日理不直則氣不  
壯吾甯舍官以伸氣引疾去任文端器人曰縣官不願收漕世  
所罕見也外艱歸援例改同知權南康知府公暇至白鹿洞與  
諸生講藝建蘇李二公祠於廬山祀太白東坡未幾罷郡歸少  
負才氣以風雅飾吏治為游碼室翁潭溪馮魚山吳山尊及莊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九

灣先生所激賞與楊春譚康侯香山黃子賓稱粵東三子性愛  
松自號松心子既歸寓居花埭閉戶著書自號珠海老漁有聽  
松廬文鈔詩話及松心日錄松軒隨筆老漁閒話諸書行世而  
所輯 國朝詩人徵略尤有功於文獻云

鮑覺生先生事略 程恩澤

鮑先生桂星字雙五一字覺生安徽歙人八歲能詩文十五補諸生嘉慶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御試高等遷中允每撰進奉文字輒拜文綺之賜甲子典試河南遂督河南學政擢先馬晉侍讀戊辰典試山西庚午擢侍講學士督湖北學政遷少詹事癸未晉詹事除內閣學士既受代聞林清之變疏陳十事馳入京

仁宗亟稱之且曰已次第施行矣丙戌擢工部右侍郎充武英殿總裁條奏武英殿事劾投調及副管不職狀提調據先生平日語中之遂落職令閉門思過越五年復官編修

國朝先正事略 文苑 卷四十四 十

旨宗即位以編修召對論之曰汝所劾者朕今禡其職矣既由侍講擢通政司副使

上召見復論曰欲兩習練諸事也甲申擢詹事召對論年

齒甚悉明年卒於位先生邃於文學質厚性直有明斷才敢任

事少從吳澹泉定學詩古文因以溯劉海峰後師姚姬傳於為

詩力守師說姬傳稱之曰是能合唐宋之體而自成一家者也

著進奉文鈔二卷詩八卷詠史懷人詩十卷又嘗用司空表聖

說韓唐詩品八十五卷同縣程春海侍郎稍晚出與齊名

程先生恩澤字雲芬春海其號也父昌期乾隆庚子進士官侍

讀學士春海幼穎異毀齒經傳皆成誦尤好讀古書剖析疑義

同縣曹文敏公金輔之殿撰皆語學士曰此子非凡才也嘉慶

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道光元年命直南書房論

曰汝父蘭翹先生朕昔年最敬其品學汝之聲名朕亦知之宜

更勵素行同列皆榮之旋奉勅校刻養正書屋集是年典四

川鄉試遷中允校刻御製詩文初集三年督貴州學政擢侍

講再遷侍講學士六年調湖南學政回京遷祭酒母憂服闋仍

直南書房十二年典試廣東時以候補祭酒未與開列異數也

是年冬命在上書房行走課惠親王讀王敬禮師傅詩古文

書法皆日有進甚相益

上與王論先生為人和而不同之目十三年擢內閣學士明

國朝先正事略 文苑 卷四十四 十一

年授工部右侍郎調戶部十七年充經筵講官卒於位遺疏入

上嗟悼久之詔優卹賈其子德威為舉人先生學識超時

俗六藝九流皆深思而得其意工篆法熟精許氏學督學貴州

時勸士民育蠶其利大行於民又重刻岳珂五經以訓士及奉

詔纂修春秋左氏傳推本賈服不專守杜氏一家言所著述惟

國策地名考二十卷已定本餘多未成書不自料其年不永也

詩文雄深博雅於金石書畫考訂尤精嘗謂近人治算法由

九章以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

光約修復古儀器所撰國策地名考謂孟津在河北非今孟津

縣亦非古河陽縣蒲坂非舜都乃衛蒲邑以背人素仍歸故謂

之蒲坂諸條皆確不可易。阮文達校毛詩有椒其馨。謂椒當作  
馥。其訛久在六朝。已然。先生曰。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孝祀。  
馥字。毛詩兩見。形聲不謬於六書。尤確證也。卒年五十有三。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三

許周生先生事略

許君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浙江德清人。父祖京。乾隆戊子。省  
元。己丑進士。官廣東布政使。先生生有異質。九歲能屬文。劉文  
正公謂他日必為名儒。費文恪公譚古愚中丞。皆異其才。王侍  
郎祖作積卿字說贈之。嘉慶己未成進士。授兵部主事。是科得  
人最盛。幾與康熙己未乾隆丙辰兩詞科相埒。朱文正曰。經學  
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鼐等。兼之者  
其許生宗彥乎。先生性孝友。不忍離其親。觀政兩月。即假歸。體  
素羸。兩執親喪。哀毀過情。氣彌弱。遂絕意進取。顏其齋曰。鑑止  
水。以見志。杜門著書。垂二十年。先是君以葬親故。隆冬。周歷  
山。感寒疾。戊寅冬。益劇。至臘月。不能飲食。日飲水。食瓜果。神明  
不亂。力疾為汪家禮。揚風苞嚴。元照作三文學合傳。已為絕筆。  
詩坐而逝。年五十有一。生平寡嗜好。惟喜購異書。不惜重值。然  
書無所不類。旁及道藏釋典。名物象數。必躋其奧。而後已。獨不  
取考訂。以為無裨實學。尤精天文。得西洋推步秘法。自製渾金  
球。別具神解。所著鑑止水齋文集十二卷。詩八卷。集多說經之  
文。其學說能持漢宋儒者之平。其周廟。祧考世室。考能發。卓元  
成。鞠。鞠。鞠。鞠。王肅所未能明。其他如日行諸解。能辨王寅。想  
數。震之。誤。禮論治論諸篇。皆獨具神識。未經前人道及。阮文達  
目為通儒。而陳恭甫謂足躡梨洲而跨董浦。蓋非阿好云。配梁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三

氏字楚生相國文莊公孫女少司空敦書女工詩著有古春軒詩鈔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南

鄧湘皋先生事略 歐陽翰 魏源 湯鵬

鄧先生顯鶴字子立一字湘皋湖南新化人八歲能詩舉嘉慶甲子鄉試屢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博覽羣書足跡半天下凡海內薦紳大夫才俊士多慕與為友晚授南鄉訓導尋乞病歸時因事至長沙治旁舍舍客造請詩文者日相踵悉能副其所求歸然稱楚南文獻者垂三十年先生嗜善其天性自幼時聞長老稱述鄉邦巨人長德輒欣然聽之比其長也搜討楚故尤不遺餘力楚南值鼎革之際其毅然殉白刃陷溝壑者不可勝數迨殊世久遠尺牘寸楮多隨水火劫奪以佚若滅若沒秀同卓莽國朝風教日盛士尤爭以文術志節相高往往抱幽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左

守獨至老死且嘗其書牘下不求名於時先生網羅散失每得殘縑斷簡如獲異珍驚喜狂拜不自已所纂沅湘耆舊集千七百人詩萬五千六百八十首各為小傳以詩存人復搜刻蔡忠烈遺集王船山遺書增輯周聖楷楚寶重修寶慶府志編校歐陽文公圭齋集重訂周子全書至議建會城前後五忠祠及邵州前後五忠祠尤欲舉貞臣烈士為邦人勸俾各動其忠義之心用意尤深且遠焉先生內行醇篤事其兄顯鵬極友愛嘗作聽雨圖及南村耕圖以見志撫兄子勤於己子尤為風義喜振拔孤寒所為古文詳贍演迤壹意表章先哲凡予奪失實者必力為昭雪時以比全謝山之結埼亭集其為詩也覃精竭慮

與同里歐陽礪東切。辨析不少。假咸豐元年八月卒。年七十有五。郡人祀之。邵州十先生祠。著南村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沅湘耆舊集二百卷。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正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易述八卷。次子琮。字小阜。以拔貢舉於鄉。詩文皆有家法。纂沅湘耆舊集。前編極精。審從先生一月。以毀卒。歐陽礪東。初名紹洛。易名輅。字念祖。博學多通。書過目不忘。少孤貧。非其力不食。有梁伯鸞徐孺子風。乾隆甲寅舉人。屢試春官不遇。南走粵北。為前代之遊。與法時帆錢裴山曾賓谷諸人

國朝先王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七

唱和。其溼鬱剛介。嚴凝之氣。一寓於詩。其詩初從義山窺少陵。夏而為昌黎。混而為東坡。晚乃跌宕昭彰。自出一隊。然不多作。嘗言作詩當自寫胸中之天。不期而與古人合。陶文毅嘗刻其詩集於吳中。湘皋之輯耆舊集也。本朝二百年間。其稱詩老者。惟張陶園及礪東二先生云。同郡魏先生源。字默深。邵陽人。嘉慶癸酉拔貢。己卯及道光辛巳。兩中副榜。壬午舉順天鄉試。冠南籍。試卷進呈。官廟手批嘉賞。名播甚。入皆為內閣中書。改知州。甲辰第進士。發江蘇。以知州用。權東臺興化縣事。己酉大水。河帥將啟閘。先生力爭。不能得。則躬赴制府。擊鼓陸制軍。建瀛聞報。立往勘。始

得免。做七州縣。士民皆德之。未幾補高郵州。坐驛遲遲。誤免。尋以緝獲梟匪功。經袁副憲甲三奏。復其官。咸豐六年卒。先生文筆與行。熟於掌故。尤悉心時務。精輿地之學。其論河務。謂宜改復北行。故道成。豐五年銅瓦廂之決。河復北流。由大清河入海。適與所論相合。蓋猶及見之云。所著有曾子章句二卷。聖武記十四卷。海國圖志六十卷。詩古微十卷。書古微十卷。公羊微十卷。春秋繁露注十二卷。清夜齋文集二十卷。選皇朝經世文編及論學文選如千卷。方先生之舉。京兆也。文譽騰起。典會試者。爭欲羅致之。得一卷。文筆絕類。先生揭曉。則同年生益陽湯海秋也。海秋名鵬。豪於文。道光癸未進士。所為制舉藝。列市

國朝先王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七

肆中。士擬取科第者。相踵而君。於是時。已專力為詩歌古文。詩凡三千餘首。初由禮部主事。直軍機處。遷戶部員外郎。晉御史。意氣踔厲。所慕惟李文饒張太岳一流。於是勇言事。未逾月。章三上。以劾宗室尙書某。被議罷。御史仍回戶部。循資遷郎中。屢校禮部試。英夷擾海疆。求通市。君已黜。不得建言。猶條上夷務三十事。乞尙書轉奏。皆報聞。其後水利堅求。改關市約。有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足服。其精非空言無實者比也。君既負才不試。則益務著書。以自暴白於天下。所作浮邱子。立一意為幹幹。分為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則支復為幹。支幹相演。以遞於無窮。大氏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偽。凡九十餘篇。最四

十餘萬言。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閱，浮邱子乎？而其友魏默深則曰：是書可傳也。甲辰七月卒，年四十有四。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十八

陳章侯先生事略 崔子忠 釋聘

陳先生洪綬，字章侯，浙江諸暨人。年四歲，就塾翁家。翁方治室，以粉堊壁。先生累案登其上，畫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十尺餘，拱而立。翁見之，大驚，下拜，遂以室奉侯。既長，師事劉念臺先生。講性命之學，已而縱酒，挾妓自放。頭面或經月不沐，客有求畫者，雖罄折足，恭勿與。至酒閉，召妓，輒自索筆墨，小夫稚子無弗應也。嘗客杭州，友人招飲西湖，先生赴之，遇他舟，徑登其席，坐上座。飲主人徐察之，知為章侯也，亟稱其畫。先生大駭，曰：子與我不相識也。拂袖去。崇禎壬午，充闕子監生。明年還里，既遭亂，混跡浮屠間，自稱老遲，亦稱老蓮。縱酒挾妓如故。語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十九

及身世亂離，輒慟哭不已。後數年，以疾卒。先生能詩，為畫名所掩，著有寶綸堂集。時有崔青蚓者，與齊名。京師號南陳北崔。崔先生名子忠，字閑子，一名丹，別字青蚓。明末補順天府學生。負才名，尤善畫。董尚書其昌異之，謂非近代所有也。益自重，凡以金帛請者，概不應。有友人官吏部，屬選人以千金為壽。先生投之地，曰：乃以選人金污我耶！史忠正公家居，過其舍，見先生方絕食，乃留所騎馬，徒步歸。先生雋，馬得十數金，呼其友與痛飲。曰：此酒自史道鄰來，非盜泉也。一日而金盡，絕食如故。好讀書，通大戴禮，發為詩古文，奧博奇崛，非近世所有。流賊陷京師，先生出奔，鬱鬱不自得。會人有觸其意者，走入土室中，匿不出。



遂餓而死。先生二女皆善畫。而章侯妾胡淨。亦能畫花卉云。  
羅君聘字遜夫。號兩峰。歙縣布衣。寓江都。為金冬心弟子。畫入  
高格。尤喜畫鬼。有鬼趣圖。為時所重。詩亦超然物外。重甯寺為  
純廟祝釐地。畫壁至今存。蓋曠商持數百金。備兩峰所作也。王  
述庵謂其畫大阿羅漢及摩訶薩像。足與陳章侯、崔青蚓相上  
下。洵不誣云。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王

王石谷先生事略 黃鼎

國初畫家有三王之稱。三王者。太常卿時敏。字煙客。廉州太守  
鑑。字元照。而其一為石谷先生。其後又稱二王。謂先生與龍臺  
侍郎原祁也。先生名翬。字石谷。別號耕煙。宋忠臣堅之後。世為  
常熟人。童時無嗜好。常引疾畫壁。作山水。即生動。會廉州過虞  
山。於壁間見小幅。驚喜甚。問誰作。知為王氏子。年甫冠也。歸語  
太常。具舟迎之。館於西田。盡出唐以後名畫。俾坐臥游。詠其中  
畫得古人秘奧。而一以靈心運之。垂二十年。遂成大家。先是館  
西田時。做古入神品。廉州推服曰。此非吾弟子也。三百年罕覩  
此人矣。而一時耆宿。若錢牧齋、吳梅村、周櫟園、王阮亭、宋漫堂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王  
諸公爭作詩古文。張之推為大家。無異辭。有 詔徵召。以布衣  
供奉。內廷賞繪。南巡圖。天下能手。駢集成。遂巡。莫敢下筆。  
先生至。口講指畫。咫尺千里。令眾分繪。而已總其成。圖成  
上覽之。稱善。欲授官。以不能任職。辭。出都日。公卿祖餞。多賦詩  
贈行。先生篤孝友。慎交遊。尤敦風義。太常廉州。歿必省其墓。  
乞畫者。必擇人。而與否則巧。取豪奪。不能得。晚歲。煙雲供養外。  
吟風弄月。終其身。康熙丁酉卒。年八十有六。武進惲壽平。少寫  
山水。見先生畫。歎曰。吾讓子為一人矣。遂專工花卉。稱絕藝。同  
縣有黃尊古先生者。稍晚出名。與先生齊。  
尊古名鼎。號曠亭。世居常熟之唐墅鎮。生平好遊覽。嘗之齊魯。

登岱歷燕趙韓魏入秦登太行終南太華諸山又出塞垣數千里經于闐近身毒國乃還後居黃山游匡廬羅浮九疑陟嵩衡升我嶠巔攀岷山窮長江之源已乃入天台雁蕩武夷諸勝凡詭奇怪偉之狀一寄之於畫論者謂石谷看盡古今名畫下筆具有淵源尊古看盡九州山水下筆具有生氣並稱大家焉尊古客京師時有故相延之與均禮然見其傾軋者多恐將及難堅辭去及故相罹禍時尊古在粵中走六千餘里入都相與哭別既歲有制府係舊識具書幣招往秦中既至聞其縱恣無度遂策馬還竟不在見途中惟寫終南雲氣武功太白諸圖以壯行色聞者高之性孝友獨力葬大父母父母兄子貧無歸分產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三

給之養姊妹之寡者四方餽遺隨手盡不為後日毫髮計少從邱高士嶼學書後師龍臺然每與人言必曰我邱先生弟子也卒於雍正八年年七十有一

鄧完白先生事略

先生姓鄧氏字石如其名以恭避仁宗廟諱故遂以字行而更字頑伯安徽淮南人居皖公山下又號完白山人少讀書好刻石仿漢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即以刻石遊性廉介無所台客壽州適梁大令熾主壽春書院以工李邕書名天下先生為其門下生刻印又以小篆書諸生篋梁見之歎曰此子未諳古法耳其筆勢渾灑余所不能克其才力可獨步一時矣因為治裝而致之江甯梅孝廉鏐孝廉為文穆公季子梅氏自北宋以來為江左甲族弄藏甚富文穆又受聖祖殊遇得內府珍秘尤多秦漢以來金石善本備在焉先生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四 文苑 三

既得縱觀推索其意窮雅俗之分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太山刻石漢開母石闕燧煌太守碑蘇建國山碑及皇象天發神讖碑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臨摹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超窮日夜忘寒暑五年篆書成乃學漢分隸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等碑各五十本三年分書成嘗自謂吾篆未及陽冰而分不減梁鶴蓋篤論也先生客梅氏八年學既成徧遊名山水仍以書刻自給遊黃山至歙歸篆於賈肆武進張編修惠言方授經金修撰榜家編修故深究秦篆見先生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上然真跡修撰驚問請以故遂冒雨借

諸先生於古寺修撰延為上客金氏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良石而刻聯及懸額修撰精心寫作蓋百易而後定謂莫能加也及見先生書即鳩工跡其額而石楹既豎不便磨治乃架屋而臥楹屬先生書之刻成乃重建其傾服至此編修從先生受篆法一年修撰稱之於曹文敏公文壇文敏屬先生作四體千文橫卷一日而成文敏歎絕具白金五百為壽未幾文敏入都強之同往先生獨戴草笠鞞芒屨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次山東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先生策蹇過轅門門者呵止之文敏遙見先生趨延入讓上座徧贊於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為國朝第一諸公乃大驚為

國朝先正事蹟 卷四十四 文苑 諸

其車從先生卒辭不肯同行時都中工書者推劉文清而鑒別則推陸副憲錫熊見先生書皆大驚踵門求識面且曰千數百年無此作矣先生遂留都門未幾文清左遷副憲暴卒而翁閣學方剛夙指篆分以先生不至其門乃力詆之耳食者和其說先生尋出都文敏為治裝致之於畢制軍沅時吳中知名士多集節署表馬都麗先生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留之不可乃為置田宅為終老計後文敏病篤語其子曰吾即逝鄧山人必有挽聯至即以勒吾墓華表及專祠前楹尼矣涇人包世臣慎伯推先生篆書為神品嘉定錢坫楹之自負其篆為直接少溫與慎伯同遊焦山見壁間篆書曰此非少溫不能作而楷墨似

百年物世間豈有此人耶此人而在吾不復擗管矣既知為先生二十年前作乃撫其不合六書處以相詆陽湖錢伯坳魯斯故服先生篆分推為絕業復見其行草歎曰楊少師神境也遂因慎伯見先生及與論運腕法不合助獻之詆先生甚力而陽湖李兆洛申耆獨以慎伯所推為當先生卒於嘉慶十年年六十有三子傳密能承其學申耆藏先生各體書為勒石以傳之

國朝先正事蹟 卷四十四 文苑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四十五 遺逸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徐俟齋先生事略 戴易 巢鳴盛 沈康生

先生姓徐氏名枋字昭法江蘇長洲人俟齋其別字也父忠節公沂崇禎戊辰進士官諭德南都立遷少詹事屢疏詆馬阮為所訕乞病歸乙酉六月蘇州破正衣冠投虎邱新塘橋下死之事具明史先生弱冠舉崇禎壬午鄉試忠節公將徇國先生號泣欲從死忠節曰吾不可以不死若長為農夫以沒世可也自是隱居終其身足不入城市初避地汾湖已遷蘆區遷金墅往來靈巖支硎間終於澗上草堂地當天平山麓後人就草堂立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祠祀焉先生與宣城沈壽民嘉興巢鳴盛稱海內三遺民性峻潔錢戶不與人接書法孫過庭畫宗巨然閒法倪黃自署秦餘山人海內得其遺墨爭寶之蔡制軍毓榮慕其名具書幣屬其友人通意卻之湯文正撫吳屏騶從徒步造門者再卒不見嘆息而返所往來惟壽民及萊陽姜實節崑山朱用純同里楊无咎山陰戴易甯都魏禧門弟子吳江潘耒暨南嶽僧洪儲數人而已黃岡杜濬於並世人獨重先生及壽民自愧不如先生耐寒飢不納人一絲一粟惟洪儲時急而周之曰此世外清淨食也嘗絕糧數日黃九煙造之出畫篋俾鬻於市無售者則曰此黃九煙詩畫也乃得銀數錢歸而先生及九煙皆怒以為洩九

煙名趣返其值先生家一驢甚馴通人意日用閒有所需則以所作書畫卷置籠於驢背驅之驢獨行及城闕而止不闕出一步見者爭趨之曰高士驢至矣亟取卷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備而納諸籠以為常康熙三十三年卒年七十有三遺命不受弔商邱朱榮時撫吳以不得一致購送於先生為感所著居易堂集二十卷文辭健拔意在扶植世教無一諛墓酬應之作又有二十一史文彙通鑑記事類聚讀史稗語讀史雜鈔建元同文錄管見等書子文止文行有父風早卒戴易字南枝山陰人少從劉念臺先生學游吳門年七十餘矣與先生一見相得稱老友先生歿僅一孫讀粥不繼謀葬諸祖塋不獲南枝曰吾為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俟齋任此事相度經年得地於鄞尉之西真如塢謂潘耒曰地在梅花深處與高士宜第索直三十金耒先以十金成券會有黃山之游南枝募於人無應者適矢願賣字以給之南枝故善入分書非其人不可得至是榜於門每幅銀一錢貨遂集又相旁地并買之南枝貧無隔宿炊冬月常衣絺其質字也銖積寸素不妄費一錢一蒼頭飢不能忍輒逃去已則寄食僧舍中語及徐先生必流涕云巢鳴盛字端明號崑峒幼孤事母至孝崇禎丙子舉於鄉甲申明亡母亦歿即築室於墓顏其草堂曰永思閣口止閣而自號止園三十七年跣步不離墓次康熙十九年卒年七十俟齋為定私諡曰貞孝先生洪儲字退翁興化人

氏子出家住靈巖最久南都覆吳越興義旅退公實左右之辛卯被逮諸義上爭救之久而免好事如故或戒之曰憂患得其宜湯火亦樂國也侯齋先生曰每歲三月十九日退翁必素服焚香北嚮揮涕拜蓋二十八年如一日耳退公嗣法弟子滿天下其最曰正志故大學士嘉魚熊公開元也初入山執爨事退公一見輒知為非常人其次曰宣城沈慶生故監司壽縣子壽嶽死國事慶生抱王哀之痛遂祝髮事退公後居姚江名大第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三

沈耕廉先生事略

耕廉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世為宣城人住孤峭不妄言笑為文好深湛之思江右艾千子至宛陵盛稱之一時聲華之盛江上二沈遂與吳中二張埒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及先生不以名位為甲乙也明崇禎丙子詔行保舉洪巡撫張國維以先生應詔時流寇躡中原特起楊嗣昌於苦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為嘗試迨遙司馬堂先生伏闕上疏謂剛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金革奪情乃陋儒之曲說即嗣昌迫於君命亦應躬歷戎行枕戈秣草而乃支吾旦夕安坐京師軍旅之寄一付諸文燦以招撫為上策天下有不殺人而能生人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四

者乎有授柄於賊而可憐賊者乎將來釀禍誤國嗣昌之內其不足食矣疏為通政所格再上留中不報黃忠端公道周歎曰此何等事朝臣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媿死矣於是臺臣何楷錢增林蘭友詞臣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忠端有廷辨之事皆先生發其端也先生上書報罷遂棄經生業與用鹿溪鎮掩關求佐王之學從游者數百人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鍼者魏爾義兒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士冀復起先生於劾嗣昌疏中及之於是顧吳應箕等推先生之意作兩都防亂揭以攻之大鍼恨甚及得志按揭中姓名將盡戮之而以先生為首先生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遂匿跡深山採藜藿以

自食有知而餽之者皆峻卻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存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致十金辭不獲度置壁中三年未嘗一發視也溧陽陳名夏雅善先生既入相將特疏薦之遣使屬書先生不發函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先生遺書曰龔勝謝枋得皆非不若皋羽所南也而卒殞軀者由多此物色耳今之薦僕者直欲死僕也溧陽歎息止自是避人愈堅足不履城市者三十年當事或邀之及半道望望然去康熙乙卯五月卒年六十九疾革命門人劉堯枝施閏章執筆曰以此心還天地此身還父母此學還孔孟語畢而瞑生平重然諾友人周梅骨死海外子幼先生渡海葬之鹿溪之沒也親孤為通負所逼先生鬻田以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五

饋始有完卵與黃梨洲交最篤別四十餘年矣臨歿為書永訣去易贊十有二日耳遺集若干卷

汪魏美先生事略

汪先生諱源字魏美浙江錢塘人少孤貧力學與人落落寡諧人號曰汪冷舉崇禎己卯鄉試與同縣陸公培齊名太守錢君以女妻之初盛飾入門先生誠之乃屏侍婢以疏布躬操作明亡遂棄科舉姻黨欲強之試禮部出千金賂其妻俾勸駕妻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屑此金也嗣因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谷始反錢塘僑寓北郭外室如懸磬處之晏如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目先生其一也當事皆重之監司盧高尤下士一日遇先生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先生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悵然不知應者即先生也盧嘗遣人通殷勤於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六

去先生不入城市有司或以俸金為壽不得卻埋之里貴人請墓銘饋百金拒弗納始居孤山遷大慈菴又遷寶名院匡牀布被外殘書數卷鍵戶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蹤跡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瀟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康熙丁酉黃先生梨洲遇之於孤山頗講龍溪調息法各賦詩三章明年同坐葛仙祠又明年笑管菴中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菴中止布被一先生與梨洲兩背相摩得少煖氣明日梨洲入雲居訪仁菴先生矢不入城至清波門別

去魏叔子自江西來訪先生謝弗見叔子留書曰魏美足下吾  
寓都魏禧也欲與子握手一痛哭耳足下以尋常游客拒之則  
可謂失人先生省書大驚一見若平生歡臨別執手涕下先生  
嘗從愚菴和尚究出世法叔子曰君事愚菴謹豈有意為其弟  
子耶先生曰吾甚敬愚菴然今之志士多為釋氏牽去此吾所  
以不肯也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有八臨殯  
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起視日影曰可矣書五言詩一章  
投筆就寢而逝詩曰大化無停晷道術久殫轍住世守頑形問  
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通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遠清雲開月方漂  
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七

郭些菴先生事略 陶汝肅 郭金臺

些菴先生姓郭氏名都賢字天門湖南益陽人父德以鄉貢知  
開縣夙有志於道學從吉州郝先生守益游最久先生幼穎異  
天啟二年進士授行人嘗冊封閩藩七年分校順天鄉試得史  
可法等六人歷官員外郎出為四川參議督江西學政分守嶺  
北道崇禎十五年巡撫江西黜貪墨獎循吏汲汲如不及時張  
獻忠已逼境賊騎充斥先生晝夜繕守禦兵餉無措乃大會屬  
僚凡官司一應供給皆捐以助餉左良玉屯兵九江驕蹇觀望  
先生惡其淫掠檄歸之而自募土兵為戍語見明史良玉傳會  
有尼之者遂乞病棄官入廬山逾年北京陷悲憤不食南都建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八

魏史公開闢揚州為授南京操江辭不赴桂王立肇慶以兵部  
尚書召而先生已祝髮為僧矣先是洪承疇坐事落職先生奏  
請起用至是承疇入本朝經略西南以故舊謁先生於山中  
於山中饒以金不受奏播其子監軍亦堅辭先生見承疇時故  
作目昧狀承疇驚問何時得目疾先生曰始吾謫公時日故有  
疾洪默然甯都魏禧先生撫江西時所得士也禧嘗上書曰先  
生抱道履德二十年閉所著述之文與所交游造就之士必有  
偉論奇人足以振天下之聾瞶開後世之太平者其推重如此  
論者謂先生門下史忠正之節義經濟魏叔子之文章得一已  
足不朽可想見師友淵源之盛矣先生篤至性哀樂過八嚴澗

介風竹嶄然博學強識工詩文書法瘦硬兼善繪事寫竹尤人  
妙人得其片紙隻字爭珍弄之祝髮後號頑石又號些菴茹苦  
無定居初依熊魚山開元尹河庭氏與於嘉魚生梅熟菴已流  
寓沔陽築補山堂前後十九年歸結草廬桃花江復以詩累客  
死江甯承天寺有女名純貞許字黔國公沐氏國變後音問梗  
絕遂終於家純貞能詩自署曰郭貞女先生所著有衡嶽集止  
菴集秋聲吟西山片石集破草鞵集補山堂集些菴雜著等書  
時有陶密菴者與齊名

陶先生汝龍字仲調一字愛友甯鄉人也少奇慧甫龔應童子  
試督學徐亮生驚喜得異才拔冠湖南數郡崇禎九年充拔貢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五 遺逸 九

生會上幸太學羣臣請復高皇積分法祭酒顧九疇奏薦先生  
才莊烈帝特賜第一詔題名勒石太學除五品官不拜乞罷監  
肄業癸酉舉於鄉兩中會試副榜南渡後由翰林待詔改職方  
郎任監軍復授檢討南都覆先生薙髮為山號忍頭陀生平內  
行篤父殉哀慕終身事母曲盡孝養處族黨多厚德嘗為人雪  
奇冤冒險難活千餘人然不自言也詩古文有奇氣書法險勁  
名動海內有楚陶三絕之目所與遊皆天下名士而與些菴先  
生尤篤著有廣西遊樂府噫古集寄雲樓集褐玉堂集嘉許堂  
集若干卷些菴為序之有生同里長同學出處患難同時同志  
之語楚南遺獻以此菴密菴兩先生為最著云

同時郭金臺字幼隗湘潭人本姓陳氏恪勤公之祖也年十二  
遭家難匿中表郭氏得脫郭初無子遂子之生而狀貌奇偉見  
者目為異人弱冠有聲譽序居家孝友淵默至慷慨談天下事  
議論風生諸監司郡縣旌幣踵至吉藩延至邸館置醴賦詩常  
為倒屣崇禎己卯壬午兩中副榜會舉行積分法屢薦不起例  
授官亦不就陞武甯渡登鄉舉督師何公騰蛟巡撫堵公允錫  
先後論薦授職方郎中再起監司僉事皆以母老辭時獻賊既  
陷湖湘國賊潰卒復相繼蹂躪百里無人烟乃請於督師命  
偏裨練鄉兵為守禦全活以萬計晚歸隱衡山著書授徒口不  
談世事惟論列當時殉難諸人輒歎流涕及卒自題其阡曰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五 遺逸 十

遺民郭金臺之墓



何仲淵先生事略

先生名宏仁字仲淵浙江山陰人陶文簡公望餘甥也幼習外  
家教復從念臺劉忠正公游明崇禎丁丑進士官建平令有異  
政歲久旱大江以南飛蝗食禾殆盡獨不入建平界未幾以憂  
去蝗遽入北鄉民益神之尋任高要縣興水利清關權方銳欲  
有所施設復以父艱歸隨遭甲申之亂浙東事起強以御史召  
不得已就職建白數萬言或行或不行而事勢已不可支矣丙  
戌五月江上師潰公棄官至劍之白峯自恨不及從亡作詩投  
崖而絕久之復甦土人守之得不死隨披薙從方外游入陶介  
山事山主雲藏禪師隨眾樵汲晝夜作苦同事者為先生難之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十一

先生曰吾視出沒風濤間息生死者何如而敢言勞苦哉然  
先生猶謂去入境不遠復瓢笠往來縉雲烏諸山與樵翁神  
子侶行歌獨哭從此遊益遠入山益深崎嶇崖壑醴醴並絕所  
過皆畱詩紀歲月遇高僧郭蓮峯徵君李秘霞結塵外之交館  
畱崇聖寺藜牀風雨三人相對嘿語終日人不測其所以居  
數月而病作先是己丑四月先生謂李徵君曰居此久幸稍安  
願此中常有戚戚者行別子飛錫白雲之鄉耳今畱一函與家  
人訣遲其來則示之至是病困令出所藏書讀之曰吾茹荼齋  
志忝厥所生毀傷莫贖於國為不忠於家為不孝死後勿棺殮  
我當暴野三日以彰不忠之罪三日後火化入塔勿附葬先隴

以彰不孝之罪讀竟而絕推先生之心蓋無日不以為可悲而  
得死之足樂也然其家仍返葬會稽玉几之祖阡以先生本非  
出世者從初志也癸未進士余公增遠者字若水志節士亂後  
躬耕山中自匿跡不與人接先生之葬玉几山也公子拜求其  
題主余公即許諾至期以舟迎之來不赴頃之自棹一小艇徑  
詣墓側取舊衣冠拜墓上事訖下山賓主不交一辭主人使客  
延之懇畱飲則舟中已皮粥一盂羹菜一豆取啜畢急解維去  
會葬者百餘人皆目送歎息謂非先生高節余公且不易致云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十二

李晏園先生事略 鄭嬰垣 劉永錫 陸元祝

李因仲諱天植。學者稱晏園先生。浙江平湖人。先世多隱德。崇禎癸酉舉於鄉。性蕭散。自得視世事。泊如也。嘗曰。無欲則心清。心清則識朗。識朗則力堅。時時以誨學者。癸未子諸生觀卒。先生自以有隱慝。痛自刺責。遂絕意仕進。改名雍。字潛夫。國變後。家具蕩然。遂與妻別。隱陳山。絕跡不入城市。訓山中童子自給。自署曰。邨學究。老頭陀。居山十年。有僧開堂。以避喧。始返其屋。園賣文自食。不足。則與其妻為樓。輟竹管。以佐之。好事者約月。供薪米。力辭不受。有司慕其高。往訪之。輒踰垣。避所著詩文。皆。弔甲申以來殉節者。登園者。乍浦勝地。可望見海市者也。又十。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三

年家益困。不復能有其國。寄身僧舍。戚友贖晏園歸之。始復與妻居。時年七十矣。子震亦棄諸生。非義一介不取。二老相對時。絕食。則歎曰。吾生本貧耳。待盡而已。有饒食者。非其人。終不受。或問以身後。曰。楊王孫之葬。何必棺也。又十年。晏園僅存二極。兩耳聾。又苦下墜。終日仰臥。客至。以粉版書。相問。禽魏叔子來。自江西。造其廬。先生視。姓字。則強起。張目視之。泣。叔子亦泣。時方絕糧。叔子探囊得銀半兩。贈之。五反不受。固以請曰。此非盜。跡物也。始納之。買米為炊。共食。而別。叔子屬周布衣。貧。曹侍郎。潘勗同志。為之繼粟。且謀其身後事。吳門徐昭法。問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聽其以餓死可也。已而先生果堅拒。未幾卒。叔子。

聞之曰。吾淺之乎。為丈夫。已乍浦。有鄭嬰垣者。孤介。總俗。與先生稱金石交。先二年凍死雪中。至是先生以餓死。臨歿曰。吾無愧於老友矣。時康熙十一年也。年八十有二。葬牛橋。所著晏園集。佚。惟續修乍浦九山志。世有傳本。又有劉賡菴者。名永錫。字欽雨。魏縣人。亦先生友也。崇禎丙子舉人。授長洲教諭。署崇明縣事。庭無留獄。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有大吏造其廬。欲強之出。賡菴袒裼疾視曰。我中州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徑。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以此相逼。將謂我畏死邪。取壁上劍。將自刎。門人抱持之。得解。尋移居陽城湖之濱。率妻女織席。以食。累日不舉火。有遺之粟者。非其人。不受。老奴從魏縣來。勸。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四

之。諱曰。室廬故在也。賡菴曰。吾非不欲歸奉君命。來此君亡。義不可歸耳。乃命其子偕老奴歸。時歲荒。得食愈艱。襍糠作食。妻病不能下咽。竟餓死。一女許字同邑某氏子。某氏宦於粵。音問阻絕十餘年。至是請於父曰。兒不辰。遭家國之變。翁家存亡不可知。留此身以累大人。無為也。遂自經死。而其子之歸中。途亦死於盜。是日凶。同適至。賡菴既無家。乃買破船。往來江湖。閒時從諸遺老遊。嘗泛舟中流。鼓柁而歌曰。白日墮兮。野荒荒。逐鹿雁兮。侶牛羊。壯士何心兮。歸故鄉。風水蕩激。歌聲伊鬱。聞者哀之。錢牧齋念其窮。招之往。賡菴曰。彼為黨魁。受主眷。枚下時。天子以伊傅期待。今豈忘之邪。卒不往。後數年以窮餓死。

友人陸元泓葬諸虎邱之山塘元泓字秋玉常熟人以志節自勵無家園己像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五

邵得魯先生事略 張廷英

邵先生名以貫字得魯餘姚人性狷潔明季石梁陶文覺公之學盛行姚中沈求如史子虛其高弟也願頗參以禪悟先生亦從之遊獨講求有用之學歲饑糾同志為義倉桑梓德之已而國難作先生欲死之以母老不果遂祝髮為頭陀狂走入雪竇山中妙高臺僧道嚴者故鄞廣文張廷賓亦姚產而沈史講會中人也先生依之苦身持力不與人接鄰故都御史高公斗樞物色得之曰異人也遣其二弟從之遊周公囊雲亦以僧服居白坑時時過從尋以省母返居澤上園黃忠瑞公仲子澤望志節夙與先生近至是來居園中夜共讀謝舉羽遊錄而慕之曰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六

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峯峯有吾兩人展齒於是始徧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多遷卒而二公冠服奇古頻道詰難顧不以爲苦亡何入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轉松竹梧桐甚盛有雞犬聲趣就之茅舍一椽中有幅巾者出問客何來則語之以里宅笑曰吾亦姚人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爲石屋山僕故孫公碩膚監軍陳從之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遂與人世絕因相顧歎曰是真桃源矣澤望嘗曰得魯自甲申後輔頰無日不有淚痕其稍閒則口笑者則遊山耳未幾澤望卒先生無所向自是益下急棄家

投四明山之楊菴。時尙有一妾。先生去亦爲尼菴中。每日晨昏各上堂禮佛。此外雖茗粥不相通。久之皆卒於菴。先生詩文甚富。散佚無存者。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七

余若水先生事略 周齊會

余先生諱增遠。字謙貞。一字若水。會稽人。明崇禎癸未進士。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凌轢郡縣吏。先生投牒棄官歸。盡江之役。補禮部主事。遷郎中。事去。逃之山中。郡縣逼之。出見。乃與疾城南。以死拒久之。事得解。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縶甲承漏。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臥榻之下。牛宮雞埭。無下足處。晨則乘耒出。與老農雜作。未嘗因其貴人而讓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爲海防道。欲與話舊。先生以疾辭。天錫披帷直入。先生擁衾不起。曰。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出門。未數武。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望。見之歎息去。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六

冬夏一阜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先生慨世路偏仄。遂疑苟卿性惡之說爲確。至欲著論以非孟。康熙己酉十月卒。年六十有五。蓋二十有四年不出城南一步也。疾革。黃先生梨洲造其榻前。欲爲切脈。先生笑曰。某祈死二十年。以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梨洲泣然而別。同時有周唯一先生者。名齊會。字思沂。鄞人。先生同年進士也。知廣東順德縣事。變社倉爲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又做西北弓箭社法。修侯區沈命之術。盜一發無脫者。國變後。棄官歸。遂入剡源。盡去其髮。爲髮冢。架險立縣。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于出沒。瀑聲吼。影開。王天錫求見。拒之。曰。咫尺清輝。舉目有山河之異。不願

見也為詩文機鋒電激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與若水先生無二也黎洲嘗做葉水心誌陳同甫王道甫之例為兩先生合誌其墓云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五

遺逸

尤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四十六

遺逸

平江李元度次青墓

惲遜菴先生事略 子壽平

先生諱日初字仲升號遜菴武進人也舉崇禎六年鄉試副榜久謁京師十六年應詔上備邊五策不報知時事不可為乃歸攜書三千卷隱天台山中三年而兩京亡唐王立福州唐王亦監國紹興吏部侍郎姜垓薦先生知兵曾王遣使聘之先生意以監國為不然固辭不起 大清兵下浙遜走福州福州破走廣州廣州復破乃祝髮為浮圖曰明臺已復至建陽是時大兵席卷浙閩粵三行省唐王被執死魯王亦敗走海外湖廣何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六 遺逸 一 虜蛟江西楊廷麟等皆前後破城而明遺臣民尙擁殘旅遜奉永明王金壇人王祈聚眾入建甯屬縣多響應於是建陽士民數百人聚於先生之門固請不得至建甯見王祈非初志也先生曰建甯入門門戶能守則諸郡安然不扼仙霞關建甯終不守也欲取仙霞宜先取浦城乃遣長子楨隨副將謝南雲先趨浦城失利皆死而御史徐雲兵連入數州縣銳甚先生說令夜襲浦城自督兵繼進會大雷雨人馬衝泥淖行不能速將至城下已黎明軍遂潰 大清總督廉錦李率泰統重兵來圍建甯永明王使兵部尚書楊重熙赴援先生上書楊公請逕取浦城斷仙霞嶺道徐與圍中諸將夾擊之楊公至邵武不能進建

甯遂破王新力戰死先生收散卒走... 糧盡咽然曰天下事壞散已數十年不可救正... 稷薄海茹痛小臣愚妄謂即此可延天命今迺至此... 何益遂散眾獨行歸常州久之張煌言與鄭成功軍薄江甯敗... 未訖傳張公弟鳳翼乃先生門人從師... 如常曰吾當死久矣既而事解卒年七十有八康熙十七年戊... 午也先生少與楊廷樞錢禧交為文章縱麗於百氏無所不... 尤喜宋儒書及從劉念臺先生遊學益進嘗上書申救念臺義... 聲震天下丙戌以後累至山陰哭祭為之行狀近十萬言... 不得已歸常州仍服浮圖服而言學者多宗之無錫高世泰忠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六 遺逸 二

憲公從子也重葺東林書院先生與同志習禮其間知常州府... 駱鐘泰屢求見不納去官後與一見言中庸要領喜而去曰不... 圖今日得聆大儒緒論也女子桓在建甯被掠而不知所終三... 子格憚格字壽平後以字行改字正叔自號東園草衣生又曰... 白雲外史既老稱南田老人陳錦破建甯時年才十三被掠錦... 無子其妻愛其聰穎子之後從錦遊杭之靈隱寺遇遜菴於塗... 遜菴因與寺主諦暉謀俟錦妻入寺給言此子宜出家不然且... 死錦妻故佞佛留之寺中泣而去自是始得歸以父兄忠於明... 不應舉惟攻古文詞其於畫天性也山水學王家既與常熟王... 輩交曰君獨步矣吾不為第二手遂兼用徐熙黃荃法畫花鳥

自為題識書之世稱南田三絕宋尚書華曰南田畫詩略中... 索能辨之王太常時敏遣使招至以方出遊不時至至則太常... 已病革喜甚榻前一握手而逝家甚貧風雨常閉門餓然非其... 人不與畫視百金猶土芥也所居風香館倡酬皆一時名宿卒... 年五十四著有南田集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六 遺逸 三

祁奕喜先生事略 魏耕

先生諱班孫字奕喜小字季郎山陰人祁忠敏公次子也忠敏  
諱彪佳明蘇松巡撫少從劉忠正公游南都破死節明史列傳  
有子二長理孫以大功兄弟次其行稱祁五公子而呼先生為  
六公子初忠敏夫人商氏嘗夢老衲入室生公子美姿容白如  
紙而雙足重趺頗惡劣日能行數百里又時時喜跌踣娶朱氏  
故少師忠定公燮元女孫也忠敏靖節之月東江兵起恩師請  
忠而忠敏贈兵部尚書祁氏羣從之長曰鴻孫故嘗與忠敏同  
受業戡山至是將兵江上思以申忠敏之志而先生兄弟醫家  
餉之事去先生之婦翁戒曰勿更從事於焦原矣不聽祁氏自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六 遺逸

四

夷度先生以來藏書甲江南其諸子尤豪喜結客講求食經四  
方簪履麇集及先生兄弟以故國喬木自任屠沽負販之流兼  
收並蓄家居山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柳車踵至登其堂複  
壁大隧莫能詰也悉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當為毫  
社計桑榆先生兄弟則與之誓天稱莫逆耕之談兵也有奇癖  
非酒不甘非妓不飲禮法之士莫之許先生獨以忠義故曲奉  
之時其至則盛陳越酒呼若耶溪娃以侑觴又發談生堂壬遁  
劍術諸書供採擇又徧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稚張宗道輩以  
疏附之或告變於浙之幕府刊章四道捕耕有首者曰茗上乃  
其婦家山陰之梅墅乃其死友所嘯聚大帥急發兵果得之

先生兄弟去既識兄弟爭承祁氏客謀曰二人併命不更慘乎  
乃納賂而省其兄先生道成遊左其後理孫竟以痛弟鬱鬱死  
而祁氏家為之破然君子則曰是不愧忠敏子也當是時禁網  
尚疏甯古塔將軍得賂則弛約束康熙丁巳先生脫身遁歸里  
社中漸物色之乃祝髮於吳之堯峯尋主毘陵馬鞍山寺所稱  
祝林明大師者也好議論古今不談佛法每及先朝則掩面哭  
然終莫有知之者癸丑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幾堂曰我  
將西歸入暮端坐逝發其篋有東行風俗記紫芝軒集且得其  
遺教欲歸附乃知為山陰祁六公子自關外來者遂得返葬先  
生性好奇其東歸也畱一妾焉披緇時亦累東游東人或與談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六 遺逸

五

祁受其法稱弟子嘗曰甯古塔巖姑天下第一吾妾所於離下  
出者又為甯古塔第一令人思之不置東人至今誦其風流婦  
朱最工詩其來歸也與君姑商夫人媿張氏小姑湘君時相唱  
和商夫人字豕婦曰楚縷字介婦曰趙黛以志閨門之盛先生  
被難朱尚盛年孤燈緇帳數十年未嘗一出廳屏自先生兄弟  
歿淡生堂書星散論者謂江東文獻大厄運也

沈斯菴先生事略 張士樞

烏摩滄桑改革之際。貞臣遺老有託而逃者。眾矣。而蹤跡莫奇於四明。沈先生名光文。字文開。一字斯菴。鄞人也。少以明經貢太學。乙酉。豫於黃江之師。授大常博士。丙戌。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務。晉工部郎。戊子。闕師。濱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建號。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卿。辛卯。出湖陽。航海至金門。聞督李率秦。方招徠。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先生焚其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支。先生遂留閩。思卜居於泉州之海口。浮家泛宅。忽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泊至臺灣。時鄭成功尙未至。而臺灣為荷蘭所據。先生從之。受一廛以居。極旅人之困。弗恤。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六 遺逸 六

也。遂與中土音耗絕。海上亦無知先生者。辛丑。成功克臺。灣。知先生在大喜。以客禮見。時海上諸遺老多依成功。入臺。亦以得見先生為喜。握手相勞。苦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出宅。賈之。亡何。成功卒。子錦嗣。頗改父之臣與政。軍亦日削。先生作賦有所諷。或讒之。幾至不測。乃變服為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羅漢門山中。以居。或以好言解之於錦。得免。山旁有伽瀆灣。番社也。先生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歎曰。吾甘藜。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耳。言卒。不克命也。夫已而錦卒。諸鄭復禮先生如故。癸丑。王師下臺灣。諸遺臣皆物故。先生亦老矣。閩督姚啟聖招之。先生辭。

公貽書問訊。曰。管甯無恙。因許遣人送先生歸。鄭會姚公卒。不果。而諸羅令李麟光賢者也。為粟肉之繼。旬日一候門。下時。宿已盡。而寓公漸集。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雲。鄭廷桂。榕城林奔丹。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慧等。結詩社。所稱福臺新詠者也。尋卒於諸羅。葬焉。後人遂居臺。番衍成族。先生居臺三十餘年。日見鄭氏三世盛衰。前此諸公。連作多佚於兵燹。惟先生得保天年。於承平後。海東文獻。推為初祖。所著花木雜記。臺灣賦。東海賦。檮花賦。古今體詩志。臺灣者。皆取資焉。邑子全謝山。嘗令遊臺者。訪先生文集。竟得之以歸。凡十卷。錄入甬上者。舊詩。烏摩先生依依故國。與蔡子英之在漠北。同然。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六 遺逸 七

以子英之才。豈無述作。卒委棄於絕域。識者借焉。先生靈光。巋然得以其集。重見於世。為臺人破荒亦少慰。虞淵之恨矣。同時有張先生。土櫛者。惠安人。崇禎癸酉副榜。明亡。遜跡臺灣。居東安坊。杜門不出。日以書史自娛。辟穀三年。惟食茶果。壽至九十九。乃終。



陸周明先生事略

先生姓陸氏名字燭字周明浙之鄞人也父世科明大理卿先生少與錢忠介公肅樂共學抗慨有大志忠介江上之師先生實左右之祥與航海風帆浪楫得棲遲金鼇牡蠣開皆一時遺臣烈士出死力奉之以終膺水殘山之局雖側隲焦原康暉滹族不計也方事之殷餘姚黃先生梨洲昆弟亦嘗戮力共事先生嘗偕其客十數人過梨洲與其計畫客皆四方知名士梨洲亦聞至其城西田舍復壁柳車雜賓死友每食啜嗟立辨仰視天俛盡地耿耿者未嘗一日忘其後梨洲知事不濟自屏於窮山先生亦不相聞問然喜事乃益甚江湖間多傳其姓名以為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六 遺逸

八

異人。康熙癸卯先生為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先生竟得脫歸未至寓而卒先生既以好事罄其家產室中所有惟草履絮及故書數百卷計聞家人掃除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囊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也養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懸首於甬之城闕先生思收瘞之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顛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先生曰子何人對曰吾漁人也先生曰子必有異無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先生相與流涕其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子雲者故嘗與先生共學又錢忠介部將也失勢家居會端陽競渡遊人雜沓子雲紅笠握刀

從十餘人登城遊擊至泉頭所問守卒曰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今日邪拔刀擊之繩絕墜地先生及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其人無回面易視者先生以身蔽明山拾頭雜稠人而去先生得頭祀之書室蓋十有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春明始瘞之昔李因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鉄鑕詣關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回殉屍不肯去樂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生故吏故冒死不復顧先生於司馬非有是也徒感其忠義遂不惜捍當世之文網豈不尤賢乎哉始先生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直先生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歸震川嘗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六 遺逸

九

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謂苟生兩漢時即此可以顯名當世在先生視之詩常瑣節耳先生卒後梨洲先生誌墓石其文因不後震川也先生有子二女適同邑萬斯大

周德林先生事略

周先生諱元懋字柱礎別字德林鄞縣人尙書文穆公應質猶子也。以文穆任累官南京屯部郎中權揚關奉使蜀中歸出知貴州思南府母憂未赴任而國難作先生跌宕自喜初欲以文章發名成業及受門資之寵非其好也。都御史廖大亨曰門資豈足屈人在人自主耳李衛公非起家任子者乎。唐中葉宰相無其匹矣。先生乃大喜魯王建國東江先生服未闕錢忠介公招之固辭不出而破家輸餉無少吝丙戌六月家人自江上告失守先生慟哭自沈於水以救得甦乃祝髮入灌頂山中先生故善飲至是益縱酒又不喜獨酌呼山僧不問其能飲與否強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六

遺逸

十

料之夜以達旦山僧爲所苦皆逃匿則呼樵者與飲樵者以日暮長跪乞去固持之尋亦逃先生無與共則斟其侍者已而侍者醉臥乃呼月酌之月落呼雲酌之灌頂去先生家且百里酒不時至又寄山雞魚酒徒乃返其城西枝隱軒每晨起輒呼子弟飲子弟去則呼他人或其人去則呼酒極之於所往斟之不遇則執途之人斟之於是環所居浮石十里開望見先生者相率引避不得已乃獨酌先生既積飲且病勸止酒者無算輒張目不答或吐去之惟江湖俠客以事投止者雖酣醉時輒蹙然起接之無失詞聲所有輸之惟恐後也以是盡毀其家庚寅嘔血不可止竟卒年四十四妻亦以毀卒前太常博士王公玉

書哭之曰德林兀然狂放於麴糵間箕踞叫號俾畫作夜幾不知身在何世身外有何天地舍此且不知吾身置於何所昔人詩云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德林爛然長醉蓋期於無復醒時以自全也先生不死於水而死於酒其宋皇甫東生之流歟。浮石周氏國變後披緇者三人通城伴狂以死所謂顛和尚者也順德苦身持力畢生不入城市所謂苦和尚者也而先生獨以醉和尚稱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六

遺逸

十一

傅青主先生事略

陽曲傅先生山字青竹改字青主別署公之它亦曰朱衣道人又字齋廬六歲岐黃精不樂殺食強之乃復飯少與孫公傅庭共學讀書過目成誦明季天下將亂諸號為播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慎之乃堅苦持氣節不少姘與提學袁公繼成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闖黨也先生約同學曹良臣等詣通政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時巡撫吳公姓亦直袁竟得雪先生以此名聞天下馬文忠世奇爲作傳以謂裴瑜魏劭復出既曹公任兵科先生貽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曹公憊然即疏劾首輔周延儒歸衣衛駭養性直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六

主

聲震一時先生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息見諸實用時蔡忠襄懋德撫晉寇已亟講學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冠戎言非可起而行者也甲申國變夢天帝錫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土穴養母明年袁公自九江騫燕邸以難中詩遺先生曰不敢愧友生也先生省書慟哭曰嗚呼吾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牽連被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謂不若速死爲安而其仰視天俯畫地者未嘗一日止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有問學者則告之日老夫學莊列者也仁義禮樂即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

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濟者亦遺民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鸞鴛躍駿之骨而以估舉朽之是則埋香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篆隸書畫弱冠學晉唐人不能肖得松雪墨蹟稍習之遂亂真矣已乃愧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輒苦其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日親於是復學顏太師謂書甯拙毋巧甯醜毋媚甯支離毋輕滑甯眞率毋安排君子謂先生非止言書也趙秋谷推先生書爲本朝第一顧深自愛惜不輕爲人寫母喪貴官致賻作數行謝之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六

主

貴者喜曰此一字千金也吾求之三年矣先生既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子曰眉字詩能養志每日樵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先生問郎君安在先生曰少需之且至矣俄有負薪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敘中州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答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慚於郎君先生喜苦酒自稱老槩禪眉乃自稱小槩禪或時出遊眉與子共挽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乃行否則子杖故先生家學大河以北莫有窺其藩者嘗批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讀書也康熙戊午 詔舉博學鴻

儒給事中李宗孔以先生薦。時年七十有四矣。眉已前卒。固辭不可。乃稱疾。有司令役夫舁其牀以行。二孫侍。將至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於是馮相國溥首過之。公卿畢至。先生臥牀不具迎送禮。魏公象樞乃以其老病上聞。詔免試。放還山。先生與杜徵君起尤篤老。命各加中書舍人以寵之。馮公乃詣先生曰。恩命逾常格。其強入一謝。先生不有。馮公令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至見。午門。淚滂滂下。馮公強掖之。使謝。則仆於地。魏公進曰。止。是即謝矣。翼日歸。相國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歎曰。今而後其脫然無累哉。既而曰。使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自京師歸大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六

道逸

西

吏咸造廬請謁。先生自稱曰。民冬夏著一布衣。帽以穗。或曰。君非舍人乎。不應也。及卒。以朱衣黃冠殮。所著霜紅籠集十二卷。眉詩附焉。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為人視疾。失足墮崩巖。僕大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娑終日出。欣然忘食。其嗜奇如此。願甯人嘗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

張白雲先生事略

張先生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死國難。先生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足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者。舊多立名義。以文行相高。惟吳中徐昭法。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方處士仲舒。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六

道逸

圭

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己市二囊。下棺則併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為具棺槨。疾革。聞而歎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禱。未能易也。吾忍乎。願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乾隆初。詔修三禮。求遺書。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寫之。久之。未就。書遂無傳者。

李向若先生事略

先生名灌字向若陝西郃陽人幼警敏讀書日盡數千言明崇禎癸酉舉人甲中之難痛哭北上與呂孝廉得璜約同死王事渡河如晉其父以書止之乃不果棄家東渡至角北寺遂薙髮為僧放浪太華黃河閒入山采藥或累歲不知所向或黃冠緇衣行哭都市識者曰此必李子向若也跡之果然已翩然遁矣國初徵書累下皆引疾不起行蹤奇誕多寄跡僧房梵宇與田夫牧豎伍又自結茅菴於河澗終歲屢空晏如也性至孝負經濟才博極秘籍詩文清雄奇宕自成一家與人言閎衍浩渺一歸本於忠孝長吏求一見不可得既歲於乳羅山鑿石室以居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六 遺逸 夫

得田數十畝名小桃花源居數月遁去嘗遊華山至落雁峯方移目有異人飛空而至與語久之且曰要知未來但觀已往語似有道者先生卒雲中郭君匡廬為題碣曰逸民李向若先生之墓路徵君振飛書也同時甯柏岩者名滋字季騰自號甯墟山人與先生同邑少補諸生性古執木強言動不苟邑賢令范公器之招入西河書院日與講學論文雅好古工考證發明四禮於喪祭尤篤國變後盡室入山家臥虎岡之北谷為土室終歲尸居其間或登梁山臨清泉鳴琴無歌非其人即避去足跡不入城而者垂五十年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四十七 遺逸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夏叔直先生事略 郭履隱

夏先生汝弼字叔直號蓮峯一號蓮冠道人湖南衡陽人也生有異稟明季為諸生剛介負氣鼎革後伴狂高蹈無定蹤歲丁亥衡湘兵亂忽有稱蓮冠道人者攜一童子囊琴至湘鄉之車架山僻僧樓而止焉口就古木鳴泉閒藉危石彈琴舒嘯已登白石峯銅梁山觀瀑布輒數日不返問其姓字不對人亦莫能測也邑士蕭常廣見而識之延至家或歌或哭與語及時事即閉口不答居月餘辭去莫知所往後聞其挈家入九嶷山絕粒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七 遺逸

死先生與王船山交最摯有遺詩曰車架山同夕堂作夕堂船山白號也船山集中與先生唱和詩尤多車架山在湘鄉西南九十里其對峙者曰白石峯先生嘗與船山同遊峯巔為之記其略曰夫以是峯之特立出於羣山之表而其上蒼蒼無窮者且如彼是果有所謂天耶抑無所復名之而姑謂之天耶天者果有所恃與則亦宜有所不恃者存何居乎其必恃之荒遠而始以為大乎則吾未知其定有天焉者否也於是兩人者選石而坐不能去不能留歌無聲言無謂相視久之不得名其故日已晚矣乃遵所登之路而返讀者謂不滅楚騷天問云同縣有郭季林先生者名履隱崇禎壬午舉人國變後隱居石獅嶺下

足不入城市竹塢藥欄日吟嘯其中自樂所著洪園草王船山南隱漫記中盛稱之今不傳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七 遺逸

二

唐汲庵先生事略 瞿龍躍

唐先生訪字周之號汲庵湖南武陵人以桂林籍中崇禎壬午鄉試第一瞿忠宣公式耜見所對五策詭為異人永明時特疏奏授庶吉士掌制誥備顧問上六代中興法戒書奉敕入楚南聯絡動鎮既知事不可為乃痛哭祝髮棄食苦庵以終號食苦和尚自為之記其略云和尚早遭荼苦十歲遭父冤中遭刑已仲後蹤今蹤已甚和尚所遭向未有艾也和尙三遊燕四入維一過秦再歷吳越晉趙閩粵乃反楚賦帝京記華山訪侯麻塚謫墓弔姑蘇之臺問五湖之棹漁舟不返屈宋同歸每入名山喜獨遊夜遊雨遊雷遊雪遊石喜蠢僧喜瘦喜然燈夜坐大石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七 遺逸

三

上喜臥佛閣反鎖地叩門飢鼠竄瓦喜與古人遇牽其裾平反其獄不受古人欺和尚喜築庵凡遇山水佳處誅茅葺竹負土洗石扶石起對立如人與揖與談語與默坐然後置庵庵成居十餘日即厭棄別徙如前庵前高竹數木短竹百數十本庵側水高二尺來自二溪至庵合去後分野草無算白鴨一足跋庵後峻嶺無人跡有木客有大猿時似老翁吟詩奇雅後遊漫殺猩猩狌狌佛元免白麕之屬無算和尚每早起白飯二盂苦茶十二椀酒無算詩或一二首或數十首喜怒笑罵發狂無聊往來唱和益無算和尚以有明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十月朔二日生行年三十又一歲又八十八日為戊子元日築食苦庵成乃

告三兄及妻妾暨友人自今以往呼我食苦和尚以戊子元旦始元旦後六十九日寒食前一日記又瞿天門先生者名龍躍汲菴同縣人也崇禎時拔貢性嗜遊兀傲自喜鼎革後常出亡不歸所至有題詠自鐫絕壁上納橐瓢中自號一杓行腳道人詩有奇氣多棘塞之音與汲庵相近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七 遺逸

四

張命士先生事略 申涵光 殷岳

張先生蓋字覆與一字命士直隸永年人少敦氣節以能詩聞工草書甲申之變謝去學官弟子悲吟侘傺遂成狂疾嘗遊齊晉楚豫聞歸自閉土室中飲酒獨酌醉輒痛哭雖妻子不得見惟同里申涵光雞澤殷岳至則延入土室談甚洽共為詩哀憤過情恆自毀其稿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竟死涵光輯其遺稿僅得百篇其五言詩尤高簡力詣古人涵光字和孟一字鳧盟父節愍公佳允死國難事詳明史自盟少以詩名河朔間與殷岳張蓋稱畿南三才子以理學訓其兩弟皆能立身揚名明亡後絕意進取晚年名益高著有聽山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七 遺逸

五

集荆園小語諸書岳字宗山雞澤舉人父太白明末官陝西副使忤楊嗣昌坐法死獄中宗山上疏為父乞骸骨比歸而京師陷遂入西山與其弟淵謀舉義事洩淵被害宗山匿鳧盟家得免順治初吏部按舊籍除知睢甯縣甫之任鳧盟勸之歸慨然曰吾豈肯以一官易吾友哉遂投劾歸與鳧盟晨夕唱和相樂也其能詩自魏晉以下屏不觀尤不喜律詩所作惟古體莽莽然肖其為人

李元仲先生事略

先生姓李勝國諸生也福建甯化人名世熊字元仲自號寒支子少豪宕不羈。自經史子集及秦漢唐宋近代百家無所不覽。獨好韓非屈原韓愈之書。故其為文沈深峭刻與博離奇如悲如憤如哭如笑。雖非盛世和平之音。蓋自稱其所遇也。當天啟崇禎間金甌未缺。若預知有甲申以後事者。每論古今興亡。儒生出處。及江南北利害。備兵屯田水利諸大政。輒慷慨歎。倦有所屬望。為諸生時。九試冠同列。典閱試者爭欲物色。李生為重。竟不可得。我朝定鼎。閩中尙擁唐王。未歸命。故大學士黃公道周。何公楷。並薦先生。徵拜翰林博士。辭不赴。嘗上書劉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七 遺逸

六

念臺先生悲憤時事及念臺靖節走福州請募師時問其孤孀丁亥王師入閩序應歲貢辭自是村門居絕迹塵市有齋於郡帥者帥遣某生移書逼入郡先生復之曰天下人無官者十九豈盡高尙來請謂不出山慮有不測禍夫死生有命豈遂懸於要津且某年四十八矣諸葛瘁躬之日僅少一年文山盡節之辰已多一歲何能抑情違性重取羞辱哉時蜚語騰沸先生矢死不為動疑謗亦釋先生既以文章氣節著一時名大震辛卯壬辰閒建昌潰賊黃希亨剽掠過甯化有卒摘先生園中二橋希孕立鞭之駐馬園側視卒盡過乃行粵寇至燔民屋火及先生園其魁劉大勝遣卒撲救曰奈何壞李公居當是時雖

盜賊亦知有寒支先生矣先生積壘塊胸中每放浪山水以寫其牢騷不平之概嘗詣西江交魏叔子彭躬菴諸君相與泛彭蠡登廬山絕頂遺雜圖賦橫行時事太息流涕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乙卯耿精忠反遣僞使致聘先生嚴拒之自春徂冬堅臥不起乃得免先生自國變後山居四十餘年鄉人宗之有為不善者曰無使李公知也暇自號媿菴顏其齋曰但月所著寒支集甯化縣志錢神志史感物感本行錄經正錄各如于卷年八十有五卒於家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七 遺逸

七



董月函先生事略

董先生名說字雨若號侯庵又字月函浙江烏程人前明尚書份曾孫也負異才年十七為諸生撰夕惕齋以自厲嘗受三易之學於石齋黃子國變後祝髮為僧號南潛從繼起大師受佛戒盡焚其少作繼起者與化理宏儲退翁也本李氏父嘉光恥與賊自成同姓命之曰吾祖泉陶為大理氏所由出也其復氏理退翁遭國變出家浙東起事諸亡命者多主之為畫策逆染及禍於是徒眾皆走而先生獨從不去先生所與共事繼起者為檠庵大瓢檠庵者明大學士嘉魚熊公開元大瓢者宣城沈公麟生其父壽嶽以故監司死節者也先生雖遁於僧廡猶國朝先王事略卷四十七 遺逸 八

嗜文字老益篤相與賞析者若江夏黃周屋九烟吳徐枋昭法金俊民孝章顧蒼云美吳江顧有孝茂倫徐崧松之烏程韓曾駒人穀嘉興樂鳴盛端明桐鄉張履祥考夫皆遺老遁世無悶而皆與先生善先生所著書有易發八卷河圖挂版詩律表各一卷周禮緯律呂攷歲差攷分野發六書發甲中野詔補釋長語夢史殘雪錄掃葉錄西荒詩拂烟集助草庵寶雲詩集凡三十餘種合題曰補樵書補樵亦先生自號也先生往來潯溪竟峯間不常住持述退翁之言欲其無所繫而道行教立也其詩清淡荒遠草書尤奇逸其首陽詠曰草笠古醫眉首陽一樵子擔柴人都城閉話青峯裏云有兩男兒飢死西山趾白髮齋太

公淚滴青蘋水還願召公言采薇人已矣讀者可以知其奇託焉。

國朝先王事略卷四十七 遺逸

芮巖尹先生事略 湯泰亨 戴笠 徐白

芮先生城字巖尹江蘇溧陽人少負異才博極羣書文行爲一時冠陳名夏馬世俊皆師事之及明亡棄諸生躬耕窮山中高隱杜門足不履城市者四十年名夏以大學士歸鄉求一見卒不可得貽書候問亦不發視曰山澤之臞一與貴人接便喪所守矣時人目爲眞隱順治十七年海寇犯江甯重先生名禮聘之先生峻謝不往所著有易象傳解四詩正言禮記通識綱目分注拾遺滄浪吟等書與同縣湯泰亨善析疑問義無虛日泰亨亦高士隱白盤山歲遇君親子卯日輒屏食堅臥不起年八十五自知死期別親友手題墓志沐浴而逝又有戴先生笠徐山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七 遺逸 十

山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七 遺逸 十

先生白皆吳江人同以高逸著笠字耘野明諸生國變後入秀峰山爲僧旋反初服隱居朱家港教授生徒土屋三間炊煙有時絕而編纂不輟潘檢討未實出其門白字介白亦棄諸生隱靈巖山之上沙種蔬芋果掘掘以自給詩畫蕭疏無俗韻故舊至掃葉烹泉而已三十年未嘗出山一步也

李筠叟先生事略

李先生愈存字元英晚號筠叟長洲人故明諸生與潛忠先生許玉重以異綰爲莫逆交當是時流寇披猖中原板蕩先生與潛忠論古今節義事皆裂髮誓恨不能以諸生效死畏揚聞甲申之變莊烈帝凶問至北向號哭家人知其有死志日夕環守不得死後聞潛忠死嘆曰玉重死我何顏獨生既生而無以妥玉重魄我益滋戾乃收其骨葬白公堤斷撫卹其家福王南渡與同學白當路贈翰林典籍私諡曰潛忠不負同志也先生死志未遂故身雖存而心實等於死方袍角巾屏跡都野時直指李某拔吳重先生名徵服過訪相見道姓名知前進士赫然爲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七 遺逸 十一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七 遺逸 十一

達官者也直指示勸駕意先生曰昔堯稱則天不屈穎陽之高武稱盡美能全孤竹之潔揚子雲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今鴻已冥矣弋人猶不忘篡耶願全薛方逢剪之節拜賜實多否則有死而已且君子愛人以德既已自誤又復誤人知公不爲也直指慙謝去繼以高隱鴻儒額相贈先生笑而裂之遂甯李石如先生實令長洲棄官後僑寓吳門往來無間時沈君欽圻亦棄諸生與劉剗庵學博及先生善三人者或終日相對默坐或慷慨歌泣外人莫能測也先生愛住山水一瓢一杖逍遙林壑間喜種竹方曲屏障悉畫竹名其齋曰竹隱蓋別有奇託非山濤王戎意也生平慕述其富問其革後委諸燼今存春秋三傳

訂疑行於世。卒於康熙丁巳年八十。

國朝先王事略

卷四十七

遺逸

十一

陳狂農先生事略 弟親

陳先生名南箕字狂農江西安福人舉崇禎丙子副榜甲申之  
變欲以身殉國不果遂棄妻子入歐公山山界江楚間懸崖峭  
壁人跡所不到先生與弟親偕隱其中二十餘年幾與人世隔  
性奇癖厭俗嘗不語有所欲則弟視其願盼指畫輒驗意聞有  
來訪者與之言不應揖揖而已或貽以書不發視即焚之偶有  
題詠亦未嘗存稿衣垢敝不澣濯糜粥不充恬如也觀字二止  
丙子舉人偕兄隱兄劬勩甚仍獨處萬山中手一編不輟人罕  
見其面邑令張召南心慕之凌晨徒步往訪以一役自隨入門  
詢無人問奚僅以深入窮巖對召南愕然曰固知爾主不我見  
國朝先王事略 卷四十七 遺逸 十一  
也但得一登堂足矣先生弱冠時即與弟同營墓域為左右穴  
中通以橋冀死後得時相見暇則攜書孳讀且飲於穴中其  
曠達如此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四十八 遺逸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鄧起西先生事略

先生名大臨字起西一號丹邱常熟人曾祖繼明嘉靖中舉於鄉以母老不上春官及母服除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為真孝廉先生幼孤稍長能力學受業江陰黃介子繁祺之門順治乙酉江陰城堅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塢應之先生募兵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為人告變捕入金陵獄先生職納橐饋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園中草授先生坐化而逝當事戮其尸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八 遺逸

先生號泣守喪贈其首並棺殮送歸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先生自師死後徧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歲辛丑餘姚黃太冲先生讀書雙瀑院先生忽造訪雙瀑在萬山中人跡殆絕太冲問子何以知之笑不答問其所自曰甬東視其行勝作道士裝曰吾已竄身爲黃冠矣唱和旬口與併至武林先生上玉皇山去甲辰太冲至虞山先生以札舍館之道侶數人曰張雪崖顧石賓皆遺民也隨訪熊先生魚山於烏目李先生膚公於赤岸皆先生導之比太冲返棹先生送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揮涕別後遂獨游名山卒佗僚而死論者謂桑海之交逃於禪者多矣黃冠中絕少先

生在元門苦身持力心耿耿者未嘗一日下可謂無愧師門矣崑山顧景范嘗爲作傳太冲志其墓而銘之以比西漢楊匡云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八 遺逸

二

張蒼辭先生事略 弟若仲

張先生若化字雨玉號蒼辭福建漳浦之丹山人弱冠師事黃  
忠端公得開明誠之學崇禎丙子舉於鄉兩上公車不第而弟  
若仲以庚辰捷南宮因留京師時忠端公以言事下北寺獄先  
生微服雜廨役中時時進獄問起居左右之燕都陷唐王入關  
徵拜御史數月乞歸事父母以志養食貧茹苦嘗搗柏葉代園  
蔬諸孫嘗之喀喀不下咽先生茹而甘之山居四十年足不及  
城市未嘗以姓名通有司勵志獨行不標講學名疾惡守義懷  
不可犯雖骨肉至親不少假而測隱所周悉刀於人者不少斬  
時值兵荒盜賊蜂起羣相戒曰慎勿犯張公廬終其身盜不入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八 遺逸

三

境鄉人多依以避難丹山在羣山中巉巖阻絕日夕雲霧往來  
茅茨數椽上漏下溼豺虎交橫時曳杖登陟徜徉泉石間嘯歌  
自得年六十六正襟危坐無疾而終子士楷能繼父志隱居不  
仕潛心性命之學稱儒宗焉

若仲字聲玉號次巒其學以不欺為本一噱笑不苟作止語默  
持以敬若性成焉崇禎丙子與兄蒼辭同舉於鄉庚辰成進士  
例選州牧性廉靜不願任煩劇改授益府長史居官清儉簡貴  
益藩敬禮之以母病乞休歸母歿廬墓三年鼎革後山居五十  
年清修獨善藝圃一區菓蔬著預度給貨祭餘悉種梅竹栽蒔  
灌漑身自為之時羨著牽犢飯隴畝與野夫雜處晚歲益務為

敦篤飲人以和遇鄉里有爭訟勸之以誠久而化焉邑濱海有  
蝗起羣飛蔽天觸禾稼草木葉鹹立盡民多聚泣或泥首頓之  
獨先生所居數里外無蝗患里賴以安時康熙二十九年也丁  
卯秋夜風雨大作所居屋毀拔先生獨寢地土黎明人視之毛  
髮為悚年八十四以壽終鄉人稱其兄弟為丹山二先生同祀  
鄉賢祠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八 遺逸

四

夏元真先生事略 李孔昭 張翼星 杜越

夏先生道一字元真直隸大名入明崇禎中舉人性高潔兩上  
春官不第輒隱居自放甲申後絕意仕進率子躬耕削迹不入  
城市食不給每操斤斧作紡車自蠶或攜婦績線易薪米市人  
利其精細爭購之口不言值得錢入懷袖輒短衣行歌旁若無  
人家居自為詩文寫赫蹏紙寸許有窺之者即投之水火諸子  
皆不令讀書獲牛負薪而已同時畿輔間以高逸著者曰李潛  
夫孔昭張三明翼星杜紫峰越孔昭字潛夫劉州人性孤峭前  
崇禎癸未進士見時事日非不赴廷對以所給牌坊銀百二十  
兩畱助軍需去隱盤山甲申都城陷白衣冠哭田間者三載入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八

遺逸

五

本朝貞隱不出會 詔求遺賢巡撫列名以薦得 旨召用謝  
不赴事母至孝嘗割股愈母疾妻王氏於薊州城陷時殉節義  
不再娶平居教授生徒所成就者眾及卒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翼星姓張氏字三明左衛人崇禎末舉人精理學尤長於易家  
貧不仕隱於卜肆日獲百錢以自給衣履常不完盛夏猶戴冠  
簪笠晏如也從弟元錫官總制屢迎不一往有所遺擇其小且  
劣者受之其孤介類此杜越字君異號紫峰容城人邑諸生為  
同郡鹿忠節公高弟與孫夏峰徵君友互相砥礪學成不求聞  
達毅然以繼往開來為任家食布衣蔬食授徒自給一時才俊  
士無近遠咸師事之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宏詞科有薦先

生者徵至都以老疾乞歸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八

遺逸

六

杜茶村先生事略 弟芥

杜先生落字子皇號茶村湖北黃岡人明季為諸生避亂居金陵少侗儻嘗欲赫然著奇節既不得有所試遂刻意為詩以此聞天下然不欲以詩人自名也於世人不獨重宣城沈眉生吳中徐昭法自魏不如其在金陵與方君仲舒善且晚過從非甚兩疾風無間仲舒望溪先生父也金陵為寇蓋輻輳之衝諸公貴人求詩名者踵至先生多謝絕錢牧齋嘗造訪至閉門不與通惟故舊或守土吏從步到門則偶接焉門內為竹關先生午睡或治事則外鍵之關外設坐約客至視鍵閉則坐而待不得叩關雖大府至亦然及功令有排門之役有司注籍優免先生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八 遺逸

七

曰是吾所服也躬獲斷與夜巡禱眾莫能止嗜茗飲嘗言吾有絕糧無絕茶既有花冢因拾殘茗聚封之謂之茶邱年七十有七卒於揚州喪歸故人謀卜兆于世濟曰吾有親而以葬事辱二三君子是謂我非人也亡何世濟亦卒又數年陳公滄洲來守金陵始葬諸蔣山北梅花村先生詩最富世所傳不及十一手定者四十七册吳梅村嘗云吾五言律得茶村焦山詩而始進閱百詩於時賢多所警警獨許先生五律稱為詩聖已刻者曰雙雅堂集

弟芥字蒼略號些山明季諸生與兄茶村避亂同居金陵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

奈折之於眾人未嘗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自同於眾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偶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每日中不得食兒女啼號客至無酒漿意色間無幾微不自適者行於途嘗避人不中道與人言雖兒童廝與惟恐或傷之也後茶村七年卒年亦七十有七有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八 遺逸

八

王倫表先生事略

王先生大經字倫表江蘇東臺人好學勵名節明季嘗應童子試鼎革後授徒養親不復出康熙閒巡鹽御史魏雙鳳見先生文曰當世孰才也薦諸朝辭不起會詔舉博學鴻詞科太僕卿郝君浴將薦先生力辭乃得免嘗為巢父許由論曰天下何為而亂也王子曰亂生於求求生於欲多所欲則多所求者求之以兵戈弱者求之以色笑人求之以智力詐偽物求之以爪牙角毒於是有人敗倫壞紀寡廉鮮恥傷類圯族剝膚橫陸伏屍流血之事而天下乃馴至於大亂堯舜治亂之聖人也其為道孜孜皇皇己飢己溺誠恐天下後世有急功利騫聲華者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八 遺逸

九

必藉口堯舜以陰濟其欲而明聘其求天於是生許由巢父使與堯舜並世而處有堯舜而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天下安然而各得其所欲各遂其求而天下之亂以治有許由巢父而一無所欲一無所求使天下之貪者廉躁者靜競者讓濬焉各懷一無欲無求之意以去泰去甚而天下之亂又以治然則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孔子之贊堯舜也曰巍巍不與曰蕩蕩無名彼堯舜者絕不以天下介其中而不窮不斲監門臣廄堯舜之心曠然一巢許之心也其所異特用耳雖然堯舜以有用為用而許由巢父以無用為用終不可謂堯舜有巢許之心巢許迷無堯舜之用也是故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嗟

乎大庭栗陸之世其民沕沕穆穆老死不相往來人人皆許由巢父也自世道漸降大樸漸漓而嗜欲日開營求日甚磨時過會者乘便適利而無真事功投徒請學者希榮藉古而無真學術砥飭高行者世味實深而無真名節則皆巢許之罪人也不

觀南陽之臥龍乎澹泊明志甯靜致遠方其躬耕隴畝若將終身及應聘而出卒能輔昭烈定漢室稱王佐才繼而託孤寄命鞠躬盡瘁推古今臣節第一嗚呼孔明天下奇才吾不難其才而難其用才之心然則孔明者有巢許之心而出為堯舜之用者也使無其心縱有才亦不可用國家尚何賴有才臣哉故吾謂學堯舜者必先自學巢許始先生所著有周易釋箋毛詩備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八 遺逸

十

致三禮折衷四書逢源錄史論字書正譌醫學集要諸書皆佚惟文集八卷存又嘗輯泰州中十場志十卷重修靖江縣志十八卷卒年七十二



吳野翁先生事略

先生姓吳氏名光字與巖武進人十齡喪母哀毀如成人後滅性比就傳日誦數千言有文名久之厥情括究心經濟務為有用之學所論著自成一家言甲申之變慟哭求死不得取所擬時務策並雜著火之自是絕意人事結廬於滬東僻壤日閉門讀書倦則徐步隴畝與田夫畝叟較量晴雨話桑麻嗒焉自放於山水閒大吏物色之堅謝弗出作野翁傳以見志其略曰野翁無姓氏問其年亦不記甲子性不喜城市雖居城市胸中自謂有邱壑也故自號曰野翁翁為人少可而多怪落落然寡諧然實平易近情雖樵夫牧豎未嘗有所作少讀書得古人大意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八

遺逸

十一

晚年一切束高閣編茅插籬廬於中田桑柘閒將終身焉不復問人閒世亦不復知有人閒世或訝其作苦翁笑曰吾自樂此不疲也暇則把壺自傾不覺歌呼烏烏而翁更未嘗以詩酒問世所最適意者荆扉晝掩抱膝靜坐曰吾今日猶能置身羲皇以上也標技野鹿庶未遠乎既自號野翁人亦稱之曰野翁野翁云先生所著有弄丸吟一卷大學格致辨一卷論孟合參一卷中庸說一卷讀書錄鈔二卷五願齋文集耕娛集迷初集野翁記共若干卷而易相十箋兼窮象數義理所得尤深與盤屋李二曲先生善二曲為作傳以比吳康齋所述之龍潭老人焉

陳逸子先生事略 朱之宣 李嘗之

陳先生名五篋字逸子湖南攸縣人父來學兄弟罵賊死甚烈逸子終身痛之性兀傲意所不可雖貴人必面折其非少補弟子員國變後痛君親之難遂祝髮號南雲行腳一號袖拾殘錢受之宗伯吳梅村宮詹與先生結方外交相唱和工詩廣致書讀古玩嘗遊吳越行笈一肩瓶鉢外皆經史書籍意氣忼慨有古俠士風其胸中浩浩落落嬉笑怒罵皆別有故人莫能測也年五十五卒於西泠湘潭王山長為之傳同時有朱子昭者與齊名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八

遺逸

十一

子昭名之宜湘陰人少有學行負氣節鼎革後隱於樵自號砍柴行者戊子義師之役楚人多與其謀事後因之成大獄湖湘遺老株連繫累者三百餘人子昭與焉獄數年始解集中有釋繫泰別陶密庵年丈詩指其事也  
李先生嘗之字百艱湖南平江人家天岳山之麓明季為諸生入本朝棄巾服躬耕讀書生負異才有智略兼精工遁術緩遠將軍蔡毓榮耳其名敦聘入幕府削平黔滇先生謀居多功成擬奏授官力辭歸見親知貧窶者立解裝周之隨手盡遂徧遊衡岳九疑武當天台武夷諸名山居武夷最久與高僧遺老結方外交工詩古文書得晉人神韻人爭寶之著有百艱詩文集及布帆集破草鞋等集

八大山人事略

八大山人者。迥其名。故明宗室也。為諸生。世居南昌。弱冠。遭國變。棄家。遊奉新山中。祝髮為僧。住山二十年。從學者常百餘人。臨川令胡君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年餘。意忽忽不自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還走會城。獨身伴狂市肆。閉管戴布帽。曳長履。袍履穿踵。決拂袖。踰行市中。兒隨觀。譁笑人。莫識也。其姪某。詣止其家。久之。疾良已。山人工書法。行楷學大令魯公。狂草頗怪偉。亦喜畫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蘆雁汀鳥。儻然無俗韻。人爭寶之。飲酒不能盡二升。然喜飲。貧士或市人。屠沽。邀之。飲輒醉。醉後墨瀉淋漓。滴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八 遺逸

十三

不甚自愛惜。數住城外僧舍。雜僧爭鬪之。索畫。至牽袂捉衿。不拒也。士友餽遺之。亦不辭。然貴顯人欲以數金易一石。不可得。或持綾絹至。直受之。舉懷素語。謂將以為鞵。以故貴顯人求山人書畫。乃反從貧士。山僧屠沽兒。購之一日。忽大書。啞字。署其門。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飲。益甚。或招之飲。則縮項撫掌。笑聲啞啞。然又喜為藏鉤。拇陣之戲。嗜酒勝。則笑啞啞。數負則拳勝者。背笑愈啞。啞不可止。醉則往往泣下。邵青門客南昌。見山人於北蘭寺。握手熟視。大笑。夜宿寺中。剪燭談。索筆書。凡上相酬答。山人有詩數卷。藏篋中。秘不令人見。題跋尤古雅。閒雜以幽澀語。不盡可解。嘗與北蘭寺僧澹公。數札不減。晉人

語也。山人面微頰豐。下而少髭。初為僧。號雪箇。後更號曰人屋。曰。鹽漢最後號。八大山人云。山人負重名。世多知之。然竟無知山人者。山人胸次汨浮鬱結。別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壅泉。溼絮之過。火無可如何。乃忽狂。忽瘖。隱約玩世。假令山人遇方鳳。謝翺。吳思齊。輩。其描摹痛哭。當何如也。而世乃目之曰狂士。曰高人。淺之乎。知山人矣。悲夫。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八 遺逸

十四

一壺先生事略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蓋前明遺老若雪庵和尚補鑄匠之流亞也衣破衣戴角巾徜徉自放常往來登萊間愛勞山之勝居數載去久之復來莫可得而跡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閒一讀書輒歎歎流涕而罷不能竟讀也與即墨黃生萊陽李生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主其家然先生對兩生每睡目無語輒日行酒來余為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於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策蹇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深溪一人獨坐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八

十五

樹下心異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下馬與先生共飲醉別去先生蹤跡既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視其容貌蒼率神氣恂恍異前時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即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自經死時年垂七十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四十九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駱挺生太守事略

駱君鍾麟字挺生號蓮浦浙江臨安人順治四年中進士嗣榜巨吉州學正遷陝西盤石知縣為政先教化臨事裁決如流察微洞隱若家至戶曉人畏之如神渭水決壞城郭區舍君濟休歸請請以身當其衝河卒他徙每春秋大會明倫堂進諸生迪以仁義忠信之道增刪藍田呂氏士約頒諸學舍朔望詣里社講 聖諭十六條訪耆年有德孝弟者聞者召使見與均禮歲時勞以粟肉立社學擇民閒子弟授以小學孝經飭保伍修社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九 補長 倉百廢具舉民有爭訟後悔願廢事者令兩造得自言慰遺之所案治即豪石居閒莫能奪俗多錮婢女至老不嫁君下令禁止里婦有拒姦自裁者為具棺殮葬率僚屬為文祭之李中孚先生縣人也君數造其廬事以師禮屏與平鄂兩縣俱就理與平豪右分四門為部黨健國訟持吏短長前令不能制君按治主者黨皆散擢兵馬司指揮歷西安同知遷常州知府常州絲賦重科條繁多吏緣為姦前官屢以積逋去君立法鉤校清積逋吏受成事而已漕運官常歲餽金三千君曰利若金如吾民何卻之諸漕卒皆斂手奉法躬延陵書院迎李先生於盤屋講學其中率諸僚屬及薦紳學士北面聽講問為治之要李先生

曰天下之治亂在人心人心之邪正在學術公能大明此學人心正風俗移治道畢矣君善其言名曰匡時要務終身誦之已而靖江江陰無錫諸有司爭迎李先生會講明倫堂李先生爲發明性善之旨格物致知之說遠近士杰然向風吏治亦丕變康熙九年大水發倉廩勸富人出粟賑民無流亡明年夏復旱君蔬食葛衣草屨步禱二旬不雨則詣獄長跪責躬願天就獄中引見屬吏耆老言太守不德累吾民涕淚并下兩大至尋丁母憂去官數千人號哭乞留不可至罷市既歸建遺父喪勞瘁卒年五十有三士民咸爲位尸祝之繼君而起者有崔太守宗泰遼東人由松江郡丞遷守常州性羽察嚴毅有幹略始至會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九 循良 二

望湖之爲受一二皆泣叩頭去論者以略君治行類黃霸而君比之趙廣漢張敞云

征岡大軍十餘萬駐郡牧馬數旬人情恒擾君先期儲侍供張立辨嘗令獄囚九泥數斛左右莫解忽將軍馳騎郊外索彈丸君立取以應其繼悉謙備皆此類也有游騎十人入村落逐婦女二人溺河死君聞之夜叩營門白將軍戮一人賈七人耳鞭隊伍長十餘人一軍肅然又時軍騎按行城外遇小有剽竄遣隸傳呼曰崔太守來則皆引避去然有求輒應將卒亦以是德君令甲郡漕以推官監兌時推官懦而衛弁橫甚君以法繩之卒聚而譁會兵備道缺臺檄君攝理并令監兌弁惶恐謝君其罪命急兌漕無病民竟事無譁者未幾左遷去民奔號罷市願請闕請雷者萬人不得後再過見陵父老爭餽蔬米使雜君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九 循良 三

白林九利史事略

白君登明字林九。遼東蓋平人。隸漢軍。肅白旗。順治二年。以貢生受柘城合禽諸盜。按以法。設條教。勸民耕讀。收最。遷知江南太倉州。釐賦。稅除。耗羨。雪諸冤獄。時海墻民居。因亂蕩析。君召民開墾。復成聚落。十年。海寇犯劉河堡。闖入內地。君備禦甚力。寇遁。十六年。夏。海寇破鎮江。犯江甯。敗走。急攻崇明。火礮聲三晝夜不絕。巡撫蔣國柱治兵策應。欲先遣一人往以師期告。莫敢前。君乃駕一舸。夜半渡。緝城入眾。知援兵將至。守益力。寇遂遁。州有劉河久塞。君按劉河北支。有朱溼者。宋范文正新塘。遺迹在焉。請於院司。開鑿五十里。巡按李森先知其能。令大開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九 循良

四

劉河六十里。復故道。於是震澤東北諸水。並得入海。居民賴之。崇明民田。舊有加征。蘆課銀萬三千餘兩。力請於院司。以免。有大吏按州。索賄弗予。先是寇棘時。需餉無出。以雲南協餉應之。卒為大吏所糾。落職。州人列治狀。上院司。乞為申請。弗得。遂立祠。生祀之。坐廢二十餘年。會臺灣用兵。許入貨贖。註誤。福建總督姚公啟聖。巡撫吳公興祚。素知君。代為入貨。復任高郵州。值湖決。築清水隄。君設法投食。禁吏胥剋減。役人踴躍。隄成。命曰永安。歲荒。請蠲賑。勸富民分食。明年復大水。再請蠲賑。溺者拯之。病者拊之。以勞疾卒。官高郵人。陳金以殮。哭聲震野。太倉人聞之。亦巷哭。設祭於生祠。康熙二十六年。入祀名宦祠。其鄉鎮

諸民各肖像立生祠凡四處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九 循良

五

宋其在刺史事略

宋君必達字其在湖北黃州人順治八年進士知甯都時經寇亂民多遷徙地不治乃語諸通以來之貸以牛穀甫二歲田盡闢縣瀕河夏雨水暴漲城且沒君禱於神水落乃按故道濟之自是無水患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自福建出攻江西羣盜多響應甯都故有二城南民北兵君曰古有團練保甲義勇弓弩社民皆可兵也王文成破宸濠嘗用之矣遂以其法訓練得義勇八千及盜前鋒薄城下營將劉某邀君計事曰人眾食乏奈何君曰人臣之義有死無二賊本烏合掩其始至可一鼓破也劉遂率所部進少卻君以義勇橫擊之盜奔已復率眾來攻君固朝先王事略 卷四十九 循良 六

嬰城守會援軍至圍解或謂巡撫縣若堡多從賊請擊之巡撫已發兵石刺血上書爭之乃止事定尋以註誤去道出豫章為盜所得脅之降大罵不用繫旬餘夜半有甯都民數十人持兵逾垣入擁以去得脫既歸里時江督董衛國已移鎮湖廣見之歎曰是死守孤城者邪吾為若齊部還故職且以軍功敘君遜謝再三既而語人曰故吏如棄婦忍自媒乎褐衣蔬食終其身甯都民歲時祀之

趙天羽給諫事略

趙君吉士字天羽安徽休甯人寄籍杭州補諸生順治八年舉鄉試康熙七年選山西交城知縣縣北有交山者巖谷阻遠與靜樂永甯所隸諸山相屬袤延八百里自明季為盜窟順治二年巡撫馬國柱招降諸賊渠盜稍戢五年禁民間養馬交山故產馬千總路時運奉檄巡山索有馬者金不啻土人憤之殺時運以作亂於是靜樂永甯諸盜並起巡撫祝世昌遣兵三千討之殲其渠且盡而大同總兵姜瓖反撤兵去餘盜復熾六年春交山盜與瓖黨姜瓖合兵破交城文水汾州清源徐溝太谷數州縣官兵敗之復諸州縣瓖誅建雄走餘盜匿山中招納亡國朝先王事略 卷四十九 循良 七

命與尋樂永甯諸盜相糾結潛出劫掠日滋蔓官兵不能制君性抗慨喜立事又沈深善謀其將之官也或問若何靖盜君曰百年通寇猝難盡除其必先撫後勦乎不先撫無以攜其黨不終勦無以絕其根到官日與從甚盛及旬山民投撫者數十人給一示令招徠其黨大閱於南門外分鄉營兵列左右士民願與校者聽得技優者百人賞錢萬退而喜曰民可用也其年饑錄山中貧民七十人完廩舍使家人與雜處日狎詢羣盜陰事悉白遂申警備集鄉大夫於明倫堂諭以城守不嚴俾家出一丁與民均役分夕巡每夕得百二十人設城總督之急者聞城中肅然遂行保甲團練法十家為甲設牌遞輪輸者為甲長

十甲為保保有練總百家以上聯為鄉鄉有督有犯法者甲長告練總練總告鄉督達於縣匿者連坐不入甲者以盜民論法既行鄰盜相戒毋入交境交賦額二萬二千山賊居大半率抗官不償有河北都賦倍諸都是年旱雨雹傷麥豆君從數十騎入河北都道險始易輿而騎已而步行山中問官至出餅酒為供君為陳朝廷威德當力耕保妻子慎勿為盜取族滅聞者咸息日暮宿土室中有告許者平其曲直時左右給侍多賊黨君若弗知明日復深入陰察地勢險易與民情順逆至木樂寨把總蘇成民率兵迎之乃借出就輿歸是歲山中民無通賊者交山饒材木異時居民歲采伐設廠山口通商販康熙初為文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九 循良 八

水民所訟禁不得立廠商人多趨文水山民重困益去為盜君白大吏復聽民立廠交易如故不一月流民復業者數百家是年八月充鄉試同考官而蘇家崖礦盜起眾至二千君還縣或請急發兵捕之君曰此饑民逐利非有劫殺人罪也吾當計散之但發票數紙令廣買糧草賊謂官兵且大舉尋散去捕得數人置之法未幾交山賊楊芳林芳清等劫汾陽劉氏傷數人火其居官兵至乃卻九年正月君入山勸農有惡崇德者故從姜瓖反瓖敗亡命至是跪馬前自首願效死君好語撫之為易名重生明日至憲家莊宿重生家詢二楊所在得實又明日大獲山中民命二卒立舍二楊至杖二十繫之而密遣數卒從開道

械二楊入城時山民數百皆賊黨愕視不知所為徐命酒福飲山中民度二楊行既遠乃整伍出山去及暮行入十里賊渠任國鉉鍾斗等糾眾尾君聲言欲奪二楊君整伍反賊懼還走入山頃之有陝西叛弁黃某部眾二百餘入葫蘆川與任國鉉鍾斗合劫蘆川者有東西兩川四山環之最險隘賊分踞其中黃弁至共劫汾陽朱氏羊萬頭日殺羊饜眾圍起事君欲以計聞之遣山民持書一函時其會欲付斗國鉉黃弁得書先發視則大驚遽起立大罵斗國鉉率眾馳馬西出山去先是君請於太原副將朱龍調守備祖光顯率兵三百屯交城東關至是將入山按盜城中父老請緩師先往說之時國鉉已失黃弁則恐率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九 循良 九

屬千餘詣縣自訴無反狀願就撫乃罷兵還太原靜樂李宗盛者踞周洪山為盜主肅兵馬糧草甚盛九年春遣其黨趙應龍等劫清源溫氏遇教官李開秀殺之君聞令練總率鄉兵要其歸周之馬鞍山已而還去復劫汾陽劉氏為官兵所敗於是君購賊葫蘆川獲三人訊之得應龍劫汾陽狀乃遣忠重生入山說國鉉等謂官兵且勦葫蘆川若能得趙應龍以獻者可脫罪國鉉信之致書李宗盛約應龍至縛之付重生詣縣獄應龍恨為它盜所賣乃盡發諸盜陰謀謂欲靖盜非先除宗盛不可且為君畫計君乃械應龍赴太原而自往勦宗盛期甯武協兵三百自北人而太原協兵聲言自東入令把總蘇成甫率兵自南

入駐兵憲家莊。君繼之。別遣重生往說國鈺等。俾毋動。羣盜見官兵勢盛。皆兒懼。又聞所購。止宗盛率自保。莫為用。宗盛窮感。挾數十騎西南走。成甫追及之。縛以獻。宗盛既會。賊黨益熾。兩胡蘆。日夜為備。且謀劫縣城。君乃從容治文書。行鄉飲酒。禮與諸僚友。登山燕飲。泛舟城南湖。為歡樂。賊備少弛。以城中民多為賊耳目。禁不得入山。兩胡蘆去縣治百六十里。近胡蘆口三十里。有廢堡。日靖安崇禎間。築以屯兵者也。順治初。廢。君言於大吏。復之。十年秋。鳩工興築。會總督奉 廷旨。以交山盜屢發。宜酌調官兵。勦殺淨盡。君至太原。言於上官。曰。交山有名。則盜不過十餘人。其它率烏合。一聞勦殺淨盡之語。藉恐山中向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九 循良

十

化之民。畏罪自疑。反甘為賊。用今靖安堡初復。但請協兵三百。統以守備。以駐防。為名。刻期入山。賊可一戰禽也。從之。冬十月。君自太原偕守備姚順率兵至縣。期十三日進屯。初八日大閱。明日大享。賓夜半。席未散。君起。上馬出南門。則姚順蘇成甫已統兵集門外矣。既會師。令疾驅之。未五鼓。行四十里。至水泉。飲。倚單始語。順等曰。此行也。奉 詔討交山賊。非為駐防來。少遲且得罪。遂令百總王國振率騎兵五十步。兵百由西。治川進。襲東胡蘆。蘇成甫統兵二百。襲西胡蘆。君偕順率兵四百進駐東坡底。語順等曰。賊謂吾由堡進。兵近堡。以東必設備。今由閒道得至此。此地為兩胡蘆要道。據此則東西之援絕矣。國鈺等

初聞姚順克期進。登各戒嚴。計分其黨。偽就撫。以伺順。及期。進賊至堡。迎順。既至。寂然。賊大驚。疾走。還大呼。官兵入山矣。兩胡蘆賊聞兵至。皆走上三座崖。三座崖者。居兩胡蘆中間。勢陡削。賊傳語山中民。官兵至。且屠山。急上崖。可免。從之者千餘人。君帥兵進前鋒。報曰。滿山皆盜。君令安營。止宿。明日令人至崖下。語崖上人曰。官謂汝等皆良民。毋為賊脅。官且按戶籍。丁不在者。即以賊論。至日。中眾稍稍去。及暮。在者約二百餘人。君曰。此真賊矣。然賊踞險。吾兵仰攻。必多傷。賊乏食。且走禽之。易矣。乃分兵為四。要賊去路。君收軍駐橫嶺。已而崖上賊果走。伏兵起禽獲。順眾君復益兵進。獨石河入爛團山。而永甯盜。馮養成知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九 循良

十一

胡蘆賊勢不敵。糾眾來援。官兵大敗之。餘賊多逃入鄰境。君馳報太原府。發諸縣兵夾勦。而已收兵駐獨石。縱諸降賊。質其妻子。俾捕它盜。以自贖。已而它盜先後俱就獲。生得者二十二。人其餘或降。或自到。入山旬有六日。交山盜悉平。乃召山中民。始終不作賊者三十七家。資以羊酒。立為約。正其素不與僭役者。千四百三十家。編其籍。入都圖。自後交山無賊患。初君患山中。路深阻。命山中民。都具一圖。圖列山溝徑。遂鱗比為大圖。日召山中父老。詢其曲折。注圖。開以次及永甯。靜樂所隸諸山。較若指掌。每得賊。善遇之。諾以諸賊去。來蹤跡。益悉。以故所向。輒得賊。其在上官前。預設方略。無不酬。而太原知府周令樹策君必



能辦賊。上官深倚之。未嘗拘以文法。卒能成功。居官廉。軍中賞  
齊悉出私財。班師日。知大夫餞金五百為犒。祁之。治支城五年。  
百廢具舉。論平賊功。徵入為戶部主事。以母憂歸。服除。補故官。  
復以父喪歸。再起為戶部主事。二十五年。擢戶科給事。市有忌  
者。劾君父子異籍。下吏議。被黜。旋補國子監丞。四十五年。卒。官  
年八十。交城祀之名宦祠。著有文集及寄園寄所寄諸書。

國朝先王事略

卷四十九 循良

十一

李伯若明府事略

李君名鵬。字伯若。湖北孝感人。順治九年。以貢生知將樂縣。始  
至。拜龜山先生於書院。新其祠。刻先生遺書。召諸生肄業。院中  
嘗曰。禮讓不興。國何由理。每朔望。率僚佐詣觀化亭。為縣人講  
鄉約。春秋行鄉飲酒禮。時至。邇落間。問民所疾苦。牧豎婦女皆  
環集。導之以善。肫然如家人。期月。縣人悉向化。境內無賊盜訟  
庭。稀鞭朴聲。初。至。自與家人約。曰。在官俸金。外皆贓也。不可以  
絲毫累我。官廨有桂二株。方花開。君指之曰。此亦官物也。擅折  
者必治之。自是家人不敢簪桂花。嘗出郭省。斂從僕。摘道傍一  
橘。願見之。責曰。豈可壞法。自汝始。立下馬杖之命。償其直。居三  
年。上官有索餽者。無以應。遂去。官歸。縣中人數萬焚香。擁馬首。  
行至境上。皆號哭。返家。繪像以祀之。君性和易。未嘗厲聲色。與  
僮僕語。款款惟恐傷其意。家居時。策蹇驢過戚友家。飲酒微醉。  
嬉笑而返。宅前有柳數株。時坐其下。與田父角博。蒲為樂。及卒。  
貧不能具棺。戚友醵金以殮。子孫累日不舉火。至采菘菜以食  
云。

國朝先王事略

卷四十九 循良

十二

任千之寺丞事略

任君辰旦字千之浙江蕭山人順治十三年進士康熙初投上海知縣清苦自勵敏於聽斷月必書所行事告城隍神有疑獄禱於神神輒以夢告以意推驗悉得實民家失火方大風君至拜伏泥中祝曰天欲吾長是方耶請滅火不然吾有謝去耳頃之風愈甚而火遽熄與時縣徵漕迫速累累敲扑無虛日君削木為版有慮逮者書其姓名使都亭長召之即應期至於是爭先輸納皆詣倉隸人曳筆者徒手至呼杖則寄筆中途酒家知其不常用也吳松江黃龍浦為入海要道去浦口三里先建關資蓄漕尋圯遷撫蔡天顏檄縣修治故事修關必築壩壩水費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九 循良 百

楊匡齋太守事略

楊朝正字匡齋漢軍鑲白旗人由侍衛出知東昌府既至訪民間利病銳意興革臨清舊有額外銀米稅君白巡撫開於朝減歸正賦東昌濱河向有額夫率憚役求免至是改為均役有訟者輒自剖決未嘗委屬吏民憚其嚴明獄事日損月朔望宣講上諭春秋徧歷郊野課農桑歲暮訪高年者養之其賢者尤尊異焉東阿教諭王瑣事繼母孝歲荒教飢民數百監生崔允璧建橋通濟兩設兩渡船君請於布政司並旌其門民有獨金治道者置酒勞之由是人爭向義府治西南地窪下遇大雨泛溢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九 循良 五

陸蔚文明府事略

陸君在新字蔚文江南長洲人為人磊落尚氣節刻苦自厲順治初為諸生躬耕彭山之下雞鳴起然薪為爨屬文學仰天而  
向晨荷鋤出暮歸讀書康熙五年詔以策論取士君故以  
經濟自豪遂得舉尋除松江教授教諸生以實行為先其以金  
費者祗之用不足知府魯君時分俸助之湯文正公為巡撫察  
其廉勤以卓異薦是歲江南七府一州諸長吏被薦者獨君一  
人人以此服湯公知人也詔賜蟒服遷廬陵知縣單車就道  
始至誓於城隍神不以一錢自污晨起設香案令贊禮生誦戒  
石銘四句已跪而聽之四拜起然後治事以為常錢穀耗羨革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九 循良 七

除殆盡傍水設五倉便民輸納建問苦亭於衙西朔望坐亭中  
訪求民隱時裹糧攜供具歷山谷開勞苦百姓軫其災患而導  
之於善修學校進諸生考論德藝如為教官時設四門義學刻  
孝經小學頒行之二十六年江水泛溢民多溺者君急出錢募  
民船往救身為倡率出入洪濤中全活無算君之始受事也前  
官虧帑盈萬大吏謂日第受之我等行相助君以為信受之已  
而奏銷無所抵憂甚遂得咯血疾臨終北向謝恩手書教條  
示以反寢而卒初君將赴官子孔奐在京師感然曰吾父此行  
必殉是官矣亟從之君數諭使還涕泣請留乃止卒之日惟孔  
奐在嚮書數篋以殮廬陵人為罷市三日會哭者萬餘人孔奐

猶以前事被釋閱五年始以喪歸而生產盡沒為官物矣廬陵  
合辭請於官祀吉州名宦祠長洲人亦以鄉賢祀之

國朝先正事略 卷四十九 循良 七

平江李元度次青墓

張燭如通守事略

張君名燭字燭如江蘇長洲人以官學教習需次縣令選河南登封縣為人耐清苦練世故愷悌積中見義勃發登封自明季遭寇亂入本朝比歲不登民多失業君至誓於嶽神革除私斂招流亡督之耕種相土宜分種木棉及諸果實莅官甫五月大修學宮會諸生明倫堂深言萬物一體之義以為在天曰元在人曰仁天人混生細細誠能廓推蔽障蕩乎無垠覺性周流惻隱乃身達天之要於是焉存矣故其為政一以愷忽為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基期於使民各得其所復嵩陽書院延耿先生介為之師導諸生以程朱之學自縣治達郊鄙立學舍二十一所課諸童子以時巡閱正句讀導以揖讓進退之禮月再集民讀法置善惡簿為勸懲開策蹇驢慰民舍問所苦恤其焚獨有小爭訟輒從阡陌開決之進父老子弟教以孝弟忠信廉恥禮義之節聞者莫不灑然易慮也縣西境有呂店者俗好訟難治君察里長張文約者善士也舉為鄉約禮遇之俾行化導俗為一變及文約將終語其子曰張公厚我謂我好人又能勸人作好人也爾其勉之甲長由爾瑞負稅且受杖路拾遺金二兩視其封則輸稅金也疾走衙前俟失金者反之君問詰爾瑞曰爾既拾遺益充稅

可免責而乃反人為對曰小人安命甯受責終不敢利人之明君曰義哉此奇事也舉為鄉約旌其門其後有王進寶魏光大秦瀆者皆拾遺金而反失者焉高鵬舉死妻孟氏年少舅欲強嫁之孟氏哭夫哀將自縊君微行遇之問其故勸還家給之銀布免其徭歲時存問教其舅養之終身縣故多衙胥時獄訟日夥姦偽無所不為稍稍自引去其在者更番執事退則操耒耜為農或以在官無所得錢也開葶嶺二百里復古轅轅路建古賢令祠修郵公墓繚以垣歲三月率民致祭郵公名廷誨崇禎末為登封令守城抗賊死者也歲飢糶粥以賑復移粟四鄉分給老弱仍輸參數百石俾及時種焉康熙二十一年自春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徂夏不雨君因服繫頸暴日中拜表引罪步登少室東峽冒夜行達且汲泉水反獄廟叩頭呼籲慘切俄而雨大注山有虎鄉長郭九合者將赴縣輸稅夜夢父告曰爾有虎厄明當避之時方緩征且過限九合念不往是負張公也路出金星廟果一虎當道九合叱曰畜生我不懼死獨慮違張公限耳虎俯首避道俄大吼向山南逝自此境內無虎患在官五年民知向方生聚日感家設位旦夕尸祝大書官清民樂於門耿先生稱之曰年來高嶺間別一世界矣其程張二子晉城雲巖之匹亞乎二十二年以卓異薦遷廣西南甯通判去之日民遮道痛哭既夫立四祠於四鄉肖像以祀榜曰天下清官第一至南甯未幾乞歸

旋遵母喪服除赴京師卒旅館年五十有六

董任庵部憲事略

董君宏毅字士超號任庵奉天人隸漢軍正紅旗康熙甲寅由  
監督授奉新知縣時耿逆倡亂閩中新昌甯州所在盜蜂起十  
月新昌賊大至君集兵弁約曰吾雖文吏今賊臨城下當冒矢  
石與諸君共生死乃戎服率獲二十餘人各挽強弩登敵樓  
把總胡來朝率營兵武舉王顯先領鄉勇防禦甚固時賊眾新  
集利速戰君堅守圍數日不得下民情洶洶君意城內必有應  
賊者夜半下偵之老僕楊天爵執火從至儒學門有飛刀來斫  
者君大驚辟易走天爵揮刃斷賊左臂賊怒隻手鬪天爵益奮  
君獲學宮踰後垣出刺賊背天爵斬之賊失內應有退心十一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 循良

三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 循良 四

月朔君出民兵與賊前鋒戰發一矢獎偽左將軍某賊潰追奔  
數里斬敵亡算擒賊將六人還初賊之至也僕盧大成私計曰  
城破主人必殉奈何斬忠臣嗣乃陰變服為道士負君幼子國  
瑛遁途遇賊欲殺之卒以黃冠免同時安義靖安皆陷賊惟奉  
新勦殺聲最著無何賊復合靖安甯州諸盜掠及縣境君捍禦  
益力乙卯冬賊眾萬餘來犯君與分巡道李世昌領兵大破賊  
於寒瀟嶺招降偽參將劉應連等七十九人賊兵六百六十九  
人安集流亡男婦萬四百餘人一城安堵如故時兵荒後民苦  
餓餉君力請蠲帑民困始蘇越五年以循良擢莊浪同知去之  
日民間號泣走送聲震數十里給董公殺賊圖以獻既歷官四

十餘年仕至左都御史卒年八十有二祀奉新名宦祠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五

劉衍泗明府事略

劉君繼聖字衍泗山東濰人以歲貢生授廣崇訓導遷靈縣教諭正己率人士習丕變遷知湖廣慈利縣初滇賊反慈利被兵尤劇賊既平人民彫敝君以寬為政不輕用刑與民語常呼為兒有罪人被杖而呼君蹙然曰兒再忍一板慈利人皆相傳戒毋犯法戚我爺也尋病癱將告上官求去民間擁使者數輩皆不許往乃使其子偽他適者竟得告慈利民數萬詣上官乞罷上官遣人視之實病乃謝罷民民謁君流涕為吮癰曰信也奈何時流亡新集方編審戶口民請君畢是役乃行慮代者之擾也及行費不給慈利民人出一錢以饋之凡數萬康熙四十三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六

年卒於家

衛慎之太守事略

衛君立鼎字慎之山西陽城人康熙中官盧龍知縣地當兩京孔道驛使旁午君悉自營辦一不以擾民先是縣中徵糧勺抄以下皆用升合量徵草以銀代仍買草民間而低昂其也君令輸戶合奇零統歸斗斛及額而止納草者不用代民甚使之會聖祖命魏敏果公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內至盧龍已治具不食但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吾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之君引經準律敏果大稱善格文清公為直隸巡撫以事至其縣謂之曰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然做秀才自苦耳今自苦而百姓樂非苦中之樂乎疏薦盧龍治行第一靈壽令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

循良

七

陸君隴其次之內遷戶部郎中秋滿選福建知府以年老致仕

遲簡堂明府事略

遲君維坤字簡堂漢軍正白旗人康熙中任山東聊城知縣月以三八日召諸生課文禮其賢者能者問政事得失歲以三七月巡行畎畝視田之荒易加賞罰焉額征册有通稅八百兩以問吏故無田主歲雜取他戶代之君言於大吏以新墾荒地補稅額代者悉免故事縣有役按戶徵夫吏因緣為姦君令履畝出錢二改為僱役上官下其法於他州縣御史嚴有犯必痛治之縣常多賊陰倚捕役為主君杖殺其桀黠者一人賊皆遠竄設櫃徵銀令納者自投其中耗羨無所取官府與作必如直給工匠錢又人與之食買器物一從市價商民頌之辛祀名宦祠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

循良

八

張拘齋太守事略

張君克疑字偉公自號拘齋山西聞喜人敦質行遠於經學康熙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有獄連執政族人諸司莫敢任君請獨任之內務府以其人出使為辭君鉤提益急牒問奉使何地歸何期至再三不答力請於長官謂宜入告事雖格聞者肅然尋出守廣西平樂府獠獠雜居盜不可詰君至浹月以信義服苗酋獲巨盜二人與其一宥其一責令偵緝終君任盜不敢窺改知潮州府屬縣賊蜂起或稱明裔聚眾千餘人君聞即日馳至其地命吏士速據白葉和山設疑兵嚴守而張軍聲賊不敢倡會夜半大風起簡健卒二百斫其營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一 循良

九

呼曰大兵至矣城中鼓譟出兵以助之賊奔和山要擊之斬工魁三人眾敗散乞降巡撫將上其功君曰此盜耳而稱明裔與大獄株連多轉恐生變乃以盜案結潮有大篆或親迎者於路而奪其妻拒捕經年君微行迹而得之獄成當大辟監司銜大府命為之請且曰稍遠緩之當以黃金四百鎰潛至君家君曰吾官可罷獄不可蓄也卒真諸法或假親王命以開礦大府不敢詰君縛執之其人出龍牌眾色然駭君命繫之獄以牌申大府情既得立杖殺之丁父憂遂不出或勸之曰吾性拘幸而得歸畏途可復即乎年七十有六卒於家子在堪有學行能立名義從方望溪先生遊

王慎夫廉訪事略

王君諱縉字慎夫河南睢州人少警敏年十六補弟子員康熙丙寅起家東明知縣未一年母憂歸庚午補獲鹿縣尋入為戶部員外郎遷郎中己卯授江南糧儲道辛巳晉江蘇按察使以疾告歸其在東明也縣錢糧多欺隱居民流亡君至易甲長法大戶用其族長催之於是兼併不行流亡者復業縣分四十里里養馬一匹以備官用民苦其繁君勒石禁之賈五雲梁進者盜魁也君至諭之曰吾知若名素矣五雲汝為練總進汝為保長邑有盜汝緝不用命即棄汝盜自是絕跡有馮化者句述人誣其鄰某君密令鄰匿他所別令一人踞堂下召述者謂曰汝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一 循良

十

識某可執以出逃實不識也見一人踞堂下執之眾皆譁述技窮乃曰馮化給我眾中有欲遁者君曰必化也追之果然重杖遣之安某客於外繼妻高氏與前妻之女在室高通於劉某忌女圖井亂之女不從共戕女以滅口君曰高母道已絕應照故殺妻前夫之子律論斬然足戒為繼母而淫兇者巡撫題其請具題報可著為例東明距睢州百八十里君奉諱歸縣人赴睢弔奠白衣冠數千人城巷填塞觀者嘆異獲鹿為山陝衝衢井治要有法民不知有供億苦時有陝西募婦兵還京頗騷騷井極令異懷巡撫檄君併料理兵戢不譁歲歉出穀以活飢人值編審戶口鱗次面訊里長不得上下為姦利在戶部時吏弊不



得行尚書陳公廷敬倚任之特薦其才其為糧道也所屬舊有倉規銀鉅萬並虐取之民監司利其入百姓疾苦弗問歲遣一役馳一檄塞巡漕故事而已君至皆謝絕轉漕時扁舟進察其濫收者宜與僻處萬山中一夕忽至百姓訝曰吾民不見糧道四十年矣今乃飛至即因號曰飛糧道道庫歲收銀八十五萬兩為修船及弁丁運費前運丁預支行糧例扣月息丁益困君悉除之丁立碑頌德仲雍墓在虞山久不修城隍廟積祀者眾演劇享神歲糜金錢數萬君曰教化監司責也乃其墓而封閉廟門其遷按察使也十五衛四十九幫官丁咸請罷不遂去之日泣且拜以送與其鄉先正湯文正公撫蘇內召時略同胥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十一

門外有坊曰民不能忘為湯公建也民鑄公姓氏於其次蓋公少學於湯公公深契之其政事有本末非偶然者為按察時宿州某生攜妻子投徒某氏家其妻陸產妻兄之女來既數日妻子皆中毒死館人曰若與妻兄有繁乎曰有之曰是矣必令其女致毒也生控於州女不勝刑遂誣服獄具君疑之問館中來往者何人女曰止一十二歲某徒耳召而曲誘之曰師扶我急因致砒粉中生之妻兄乃得釋無錫民某與攻皮之匠毆已而匠死有僧故與某仇訟為傷重致死令據僧言擬抵君察圖毆月日在保辜限外因詰曰傷久何得不醫具言醫矣檢所用方則匠死傷寒耳僧乃伏罪所平反多類此矣未

聖祖南巡君力疾迎觀  
上顧巡撫宋公榮云朕聞王爺督糧儲時甚好隨遣太醫臨視賜藥一器次日賜御詩一幅溫旨再下教以調攝甚備君叩謝感泣謂臣受國恩今疾無以圖報塞

上因書世恩堂額賜之尋告歸家居十有八年集州士為文課延處士田先生蘭芳主之士風日盛又設祭田百五十畝以資餘助昏葬及奠艱者卒年六十有八子澄思舉人澄慧癸未進士官郎中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劉張子方伯事略 陳玉璧

劉君諱榮字張子山東諸城人父必顯官戶部員外郎乞歸遂  
不出君年十一補諸生康熙二十四年登進士三十四年出知  
長沙縣居官廉惠見義奮發尤善應變時城中謠傳將裁兵撫  
標千餘人皆震恐環轅門而噪君謁巡撫出為好語解之即令  
齊赴縣倉預給三月糧示必無裁意眾乃帖然居三年遷知甯  
羌州是歲關中大饑君至餓殍滿野而州倉無見糧即入府謁  
監司丁珩請假廳倉粟以活州民許之府州相距三百里募州  
民能運斗粟者予之三升不十日而三千粟盡入州倉悉以賑  
明年春復詣府監司謂曰吾欲依君法以賑一府而洋縣地廣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七

人眾今年老思以累君君曰方春民困已急必欲見委者請假  
以重權乃可監司即授以檄役數十人從君即持檄發粟從小  
運令役持檄分調數縣丞簿而已單騎至洋先徧歷郊野驗戶  
口多寡已入城語洋令曰吾發官粟至此必春貸秋還倘秋不  
熟我兩人可代任之繼以此破家所獲多矣令曰諾遂分遣丞  
簿按戶發粟數日而畢將去聞縣老穉持香擁馬首塞路越三  
日乃得行及秋洋民曰劉翁活我我忍負劉翁乎爭赴廳倉納  
粟贏故額百石甯羌民貧多通稅遂聽民便蜜粟符厥悉充稅  
而自貢家中田代之輸下車之日居民僅七家期年而輻輳矣  
一日出郭見山多樹樹宜蠶乃募里中善蠶者載繭種數萬至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〇

政民蠶繭成復徵之織州人利之名曰劉公綱其後桂林陳文  
恭為陝撫請下其法於他州縣由是陝人之蠶者益眾立義學  
購買人載書賣之親為正句讀釋其大義甯羌士始有得第者  
四十年遷甯夏中路同知未行丁母憂負債不能歸致書其弟  
令亟賣所遺田弟曰兄田已去大半所餘瘠土直幾何吾不忍  
袖手視乃益以己田擇其腴者易金致兄所甯羌人聞之爭輸  
金為助君示以家書曰吾田已去矣無及也乃止居三年服闋  
召見授平陽知府四十八年九卿奉 詔舉才守具足者知府  
中舉君及陳公鵬年以對即擢君天津道副使累遷四川布政  
使每治事暇喜讀宋儒書曰吾晚讀此等書轉益有味五十七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七

年有疾語諸子曰吾夜誦屯之三爻易象告我矣為我具奏乞  
休勿誤國事居數日移榻中堂就寢而逝年六十二子統勳孫  
塤官皆至大學士語在名臣傳  
又陳君玉璧山東歷城人進士乾隆三年任遵義知府郡故多  
樹以不中屋材第供薪爨君出巡見之曰吾得以利吾民矣  
乃遣人歸歷城取山蠶繭種且以蠶師來行抵沅湘蠶出不克  
就六年復遣人往取期歲前到蠶得不出明年治繭於郡治側  
西小邱大獲乃遣蠶師分教四鄉授以種且給工作費民爭趨  
若取異資至八年秋民閒所獲繭至八百萬自是郡善養蠶而  
遵繭之名遂與吳綾蜀錦爭價乾隆十三年正安州吏目徐君

隋平亦自浙江購爾種來教民蠶至今皆食其利云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 循良

五

陶子師刺史事略

陶君元濬字子師江南常熟人為諸生能文章有經世志性愷  
慨喜立事以名節自厲康熙二十三年舉順天試二十七年會  
試主者定第一策陳會推之弊語侵執政稍抑之及殿試論西  
北賦輕而役重東南役均而賦重願減浮額之糧罷無益之費  
閱者怪其言願置二甲部選瓊州昌化令三十三年到官定賦  
役均糧以畝均役以糧罷差革雜征自坊里供帳始度隙地  
勸立墟市大招流亡勸開墾予以牛穀不起征縣政與黎為界  
舊設土舍制其出入官吏因緣為姦以規物產至是撤去揭榜  
山崗有冤者得詣縣陳訴一權量定法度黎民樂業時步行村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 循良

六

落閉問民疾苦煦嫗如家人縣故有田四百餘頃沒水且百年  
君具陳始末請免賦上官難之君因撰昌化浮糧考上之後布  
政使魯君許為上請而君遽卒不果行茲昌化之明年攝知崖  
州游擊余虎縱屬為暴守備黃鎮中用非刑殺人索黎人獻納  
無厭君至得訴詞百遂列六款上余虎以百金餽卻之因造蜚  
語聞於總督下瓊州總兵平之君申贖曰私揭不應發審鎮臣  
不應侵官卒不往方轉鎮中獄鎮中令甲上百人帶刀突入左  
右駭遽欲走君怒叱曰守備反耶吾奉命治事而敢令甲士劫  
持是無上官也無上官是無天子也非反而何鎮中氣懾疾  
揮去獄成鎮中得罪崖人為語曰雖有余虎不敵陶公一怒而

總督滋不悅。坐君檢驗失實。援赦免。尋以大計當黜。會巡撫蕭公永藻新受事。借其去。為言於總督。爾之每以事至府。總兵輒戒其下曰。陶昌化至矣。無生事。在官日市非一。束髮常不繼。喜接諸生。講論率至三鼓。尋以禱雨病寒。世寢劇。二十七年九月卒。年五十三。喪歸渡海。遇瓊士赴省試者百人。護柩行。莫敢先過。陽春有悍卒爭渡。諸生並譁曰。此吾師也。誰敢先者。卒懼而竄。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十七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五十一 循良

平江李元度次青墓

莊復齋副使事略

復齋莊君為安溪李文貞公門下士。舉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授山東濰縣令。母就養。卒於塗。歸而廬墓三年。自是不忍一日離其父。父既卒。隱居教授。若將終焉。乾隆元年。楊文定公以大宗伯掌成均。薦授國子助教。相國西林鄂公海甯陳公嘗問士於方望溪。望溪首言君。次某某。非禮先焉。不可得而見也。海甯獨往拜。西林使人達意。至再三。君曰。吾往見。是慕勢也。相國何取焉。將命者以告。西林瞿然曰。吾非安坐而相招也。願吾非公事。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未嘗出內城。恐時人以為疑。吾平生惡市交。莊君以老請。生視我則不妨。顧我矣。君始入見。志相得然。卒未嘗再往。君自助教。遷吏部主事。每執彙與長官爭是非。或齟齬。偏偏直陳。無懼色。其舉進士。出余府丞。向謝御史。濟世門。二君夙以抗直著。聲君能繼其武。權貴多陰憚之。六年。有薦君學行宜居言路者。引見上。意甚相屬。越日。命赴湖廣。以同知用。補德安同知。逾月。擢知徐州府。蘇松道汪某以危法中沛。令某督撫具白簡矣。命君補。公牒稱沛令不侮。縣身不畏。強禦汪聞。悛而止。果教公納。親巡江南。勢烜赫。監司皆轉。誇跪迎。君獨長揖。訥責問曰。非敢借此。勝於公。奈會典所無。何訥。默然。徐仍歲水災。君至相川。濟。

者民。廣開上游水道以洩異漲且告石林可危狀未及措注而石林決沛縣城將隕民逃竄君立起駕輕舸行告父老太守來與爾民同難爾民將安往親率眾堵築七日夜城完在徐三年兩遇大荒勤賑事廢食皆廢九年遷淮海道副使嘗巡所屬邑僕隸數人從皆自飲其馬邑令犒之則跪辭曰公親奴輩如兒子不告而受不安告必命辭是仍虛君惠也強之皆指心誓先是大府巡屬矜嚴若神及去庫爲之虧公至平易近人無用尖耗淮海承履後湖徹不異於徐公嘗曰吾聞古循吏精誠能反風滅火每對遺民中心愧畏夢寐中猶探辟呼嗟也海州有鹽河蓄水通海運雖異漲非徧告大府監司不敢開洩及

國朝先王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得請則田禾已不可救矣君陳於制府定議遇水漲守土吏先開洩而後報聞十年冬巡視災賑臘盡始回徐十一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一君諱亨陽字復齋福建靖南人學行爲賢大夫所重泰安趙公國麟撫閩請主龍峰書院以持父喪辭家居來學者歲以百計在太學六堂之士多宗之九年京察 詔大僚各舉一人自代李閣學清植舉君公論大服其平也士民罔不痛惜著有秋水堂集河防算法書要戴氏李勇始以孝聞

陳華學少卿事略

陳君汝威字華學浙江鄞人父錫嘏以通經有名於時官編修君幼從父學康熙三十年會試第一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知漳浦縣縣中賦役故責戶長爲主辦黠者緣爲姦利君定二百畝爲一戶令民計產爲清供自立徵戶糧多者爲戶長以次輪催由是吏無迫可民無通稅均保甲以三百家爲一保第其口多寡籍以供役五年一編丁而役法平民有被訟者白紙爲隸立期限令訟者自召之一訊即決閩俗信鬼而賤醫病者白藥服之往往致死君爲分別病證示以經驗方調請藥以興病者全活甚眾月以初三十八日卒諸生於明倫堂講五經性理

國朝先王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綱目諸書試以古今文詩賦擇其賢者才者爲義學師以教於鄉里屏天主及無爲諸異教改其堂爲育嬰堂斥城東濬福鞭其像而毀之漳浦瀕海多盜君設方略禽獲甚眾上官以南靖盜未靖移君治之縣民列狀請開不得數百人者環而守乃夜以兩騎疾走出門縣民覺追送十里許號泣而歸歸則搆祠城北門名曰月湖書院歲時祀之治南靖一年擢刑部主事習仰史論海防事宜多見采納五十一年海賊陳尙義遣黨赴兵部請就撫君素知尙義爲賊魁請身入海撫之廷議御史近臣不宜輕入海乃令郎中雅奇率君所薦阮生蔡生同往遂降尙義及其黨百餘人海患以平以左都御史趙恭毅薦擢通政司參

議累遷鴻臚少卿奉詔賑饑甘肅路見飢卒遂不御酒肉散私錢數十千給飢民疾馳至平涼發倉以賑積勞卒年五十有七

明先王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四

修信侯刺史事略

修君國瓏字信侯遼東人以祖從龍入關隸漢軍為世族康熙三十年君由筆帖式授山東文登知縣文俗故愚悍或勸君尚嚴峻君曰為政在誠心愛民興利除害化導之而已嚴峻非邑之福也副將某暱一妓日遣營兵為役又剋蝕軍餉合營衷甲大譟夜半斬關出屯東郭君聞變披衣出家人止之不聽吏役皆股栗莫敢從君乃單騎陟山巔厲聲曰吾與軍民同疾苦有冤當訴我何妄動至此眾猶洶洶君當礮立曰吾不忍見爾曹族誅請先試若礮眾色動曰公廉明軍何敢犯然事已至此奈何君力任保全再三嚴其故得實狀疾遣吏縛致至扶於旗鼓

國朝先王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五

之閒眾泣拜而散副將尋被劾去輿論快之癸未大饑奸民所在騷動將不測公率數十人徧詣村墟曉諭捕獲凶渠旋給賑民賴以安事竣得首列為章云邑家宋某兄弟三鄰婦貸其錢不能償息哀殺之君廉得其實而吏役得豪金皆巧為掩覆尋倩人持千金賂君君大怒笞其人立覆驗得重傷然無確證忽有小婢倚門君鞠之得實狀遂真三人於法一邑肅然邑故濱海閩商泊舟島嶼聞副將林某縛數十人指為寇君訊之皆釋乃更捕真盜四十餘人殺之海疆救謐而商船繼至者皆德君丁亥

聖祖南巡君二次扈從受優賚辛卯擢澤州知州屬歲侵大

發常平倉穀借民秋成勉期輸還無爽者又為減耗羨革陋規  
省徭役平物價民情大悅時太原守扶威勢能傾軋人君獨與  
之抗太守乃陰嗾某驛丞誣揭君坐罷任州民譁然鳴鐘鼓罷  
市欲詣闕留時康熙五十二年六月事也既而得旨雷原任  
州民歡躍會平陽民變略如君宰文登時撫軍撤君往撫許以  
兵從君曰兵行是速亂也請單騎往既至民皆額手曰公至  
吾屬無慮矣乃入城撫諭安堵如故州城北捐俸千金為倡集  
原屬紳民議修築凡兩年工竣民感其德立生祠君禁之不能  
止也君去六七十年春秋俎豆弗衰庚子引疾去州民攀號聲  
震野野亡何以舊屬高平令躬帝被逮責償萬餘金君故廉貞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一 循良 六

無所出先是君在州辦軍需數年未嘗尺寸擾民民感次骨至  
是憤泣公捐五千金投州庫君復竭蹶斥舊產越五年始得完  
項歸自是布衣蔬食終其身恬如也乾隆三年卒子四人皆為  
顯官

夏存齋明府事略

夏君熙澤字為霖號存齋江西新建人父鞠莊以進士任州部  
主事曾講學於易堂程山之閒及時君方七歲家貧體弱不繼  
母督之學或乏膏油則危坐默誦年十七奉母命遊學京師從  
韓慕廬孫我山諸先生遊見聞益廣時高文良公自庶常舅氏  
周翁託為擇婿晤先生喜而訂交告舅氏以女字焉康熙三十  
九年成進士同考官靜庵賈公更進以身心之學兼博覽史書  
求實用謁選得廣東增城縣時邑大水田疇成巨浸既受事報  
水災開倉發粟按行村落散米數千石更勸富民捐貸民以不  
困秋大熟民相率輸倉至冬缺二百餘石吏請追比君弗忍代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一 循良 七

遷之聽訟之暇振興學校購書籍聘名師聚邑人子弟教之邑  
介海區有靈山複嶺層嶂僻徑逶迤潛通七邑為諸盜逋逃藪  
鄰封追捕急威殲聚剽掠人氏索金帛粟米出偽牒邀贖君  
與同城武弁計曰俟報上官往返經旬口賊糧足守險益難奪  
出不意攻之兵法也我傾敢死士先君繼之合隊夾攻賊穴可  
運破武弁唯唯君戎服佩刀糾眾夜發武弁透巡山口乃分鄉  
兵為二隊直搗其巢賊聞鼓礮聲不辨眾寡奔散過半追殺十  
餘賊生擒其魁男女擄者悉解縛奪歸當是時武弁恐形其短  
不以白上官上官亦諱言用兵功却不敘君素以清介自持凡  
上官胥吏婪索絕不一應百計中傷之旋以監弊盜犯過多被

効能時弊者十二人。泉獄四府獄三。皆歸獄於縣。增城老幼咸嘆息。泣下歸。尊老屋居。寡嫂及二兄。餽數椽。自居淡飯黃齋。讀書不輟。閒出遊。蕭然獨往。歷名山川。訪異人。騎士至老不倦。年七十餘。終於家。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九

沈說如明府事略

沈君光榮字製如。漢軍正白旗人。以歲貢試授筆帖式。康熙四十年。出知河南河內縣。專務德化。日朔望集城中居民宣講。上諭翼日單騎。應郊野召鄉民。徧告之。往復懇到。聞者莫不感。勁敵科不用。敲朴設益。酒花帛。召請里老。令通課者。跪堂前。斟酒進。他里長之。畢。輸者飲之。為簪花被帛。鼓吹導出中門。由是。種者畢。至有李家窪者。地斥鹵多。適君為引溝渠。開稻田。招流民復業。給以牛穀種。改名藏富村。遂成沃土。民有訟。令兩造要而來。立剖決。遺香。攝事。按日給錢絲粟。不得擾民。時出俸錢行。諸利益事。夏設茶。衢路。冬施棉衣。病者藥之。死而裸露者。棺之。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九

三年去任。士民感其德。祀名宦祠。



陸彭度觀察事略

陸君諱師字麟度浙江歸安人少負文名先心先儒書講求實  
用康熙四十年進士授河南新安知縣下車修學校集諸生說  
經談藝童子能應縣官試者免其徭民興於學鹽使者下縣取  
鹽犯四十人君曰律以人鹽並獲為真法今勸犯止二人何濫  
為縣境響馬賊季國玉者為患久君廉得弊之杖下築菜根亭  
後圃拔其蔬以遺僚屬曰不可不知此味也父憂歸既成行忽  
前塗塵起六七騎挾弓刀驅牛車載婦女三十餘人稱某將軍  
家自歸德買來饑民君叱止之令官運婦女於其家自將軍收  
其騎卒或謂君已解職胡開罪將軍為君曰吾一日未出境能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十

以饑民婦女媚將軍即服除補江蘇儀徵縣縣疲及淮鹽所  
匪奸民窟其中君一反前政每日晨起判爭訟有神明稱盜自  
引民某為黨君突至某家見敗器物滿道言有凶人食此不備  
直因而鬪毆公詰其人狀與盜肖事遂白春徵先勸富戶輸既  
徵即以解秋則減其耗令自封投糧城內外數火或言有祟公  
移牒城隍神欲毀廟示罰火遂熄每不雨步禱輒應疫起出俸  
錢購醫藥施民故事上官往來驛大臨時取給鋪戶倉卒滋擾  
君一切革去但令鋪戶日賦一錢歸驛不勞而事辦有史以私  
事銜知府命來索船君曰知府至吾當腰笏引舟若吏也胡為  
者并其名紙抵之地揚州五屬饑督撫下知府各以五千金糴

設借賑符既下具舟車往則虛而歸君知知府意欲縣官藉補  
所虧帑也親往力爭卒得請於是五縣皆買穀以賑始至卻鹽  
商例饒商因請君曰然則吾以給公用耳乃立印簿登其入修  
學宮作明倫堂具鐘鼓餘彝樂舞祭器濬泮池植之桃李又以  
其餘建倉版潔治罔園為別屋以居女犯縣故有文信國公祠  
新其宇質庫相沿書票有月無日勿論久近必取一月息君辭  
其歲饒令視他處月讓五日旌吳節婦門修孝婦祠以敦女教  
縣稅領之稅大使惟豬稅隸於豎歲贏千金君除之渡江船人  
多載重常易溺君為定其程度以時察之凡所釐剔彰摩視新  
安之治尤詳謀最奉行取節檄至民男女空一縣奔號上官請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廿

聖祖溫諭有加試制舉文一首取第一授驗封司主事遷員外  
郎掌選有要人求官君力持不可尋奉命督視山東礦務條  
上開採無益疏罷其役還擢御史又命巡河讞獄均稱旨  
未幾河督陳恪勤公奏請以君為充沂曹道有旨趣之行已  
得疾不起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也年五十六君性孝友以儒者  
自命好讀書再充鄉會試同考官皆得士居儀徵築江寒草堂  
延邑士及過客之有文者居京師與方望溪苞儲中子在文何  
義門焯友善尤契張清恪公清恪過訪必手自叩門君能辨其  
聲云兄弟子皆少孤撫之如所生養同年生遺孤字以弟女卒

成其名者樂雲書屋采碧山堂玉屏山樵諸集祀兗州新安儀徵名宦祠

明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三

張天申明府事略

張君士琦字天申江南嘉定人早歲舉於鄉以文學知名大學士徐公元文引入史館與修明史康熙四十一年選江西永新知縣前令故貪縱征歛橫出君至革除溢征銀三千餘兩米二千餘石捕逐豪右懲諸姦胥遇平民輒與溫語不輕筆一人月置酒召諸生攻論德藝士民翕然居三年大饑君發倉以賑不足出私錢佐之縣西磐山有三邨者俗驍悍屢險阻為盜前令時糾眾數百劫掠至縣城令備以酒食散遣之而已君至為設練長嚴約束至是復聚眾疆糴官粟格鬪有傷者君禽其渠徐黨逸去遂列狀白大吏請設兵西鄰為鎮歷計或言長官諱盜

明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三

久矣今遽以盜問如吏議何曰拏一官絕吾民後患吾甘之矣已而部議下君果以註誤去縣民聞其將去樹大旗城中央及四門以集眾集者數千人負土塞縣衙城門不啟罷市者半月相率詣南昌請大吏乞留君不省會

聖祖南巡復集眾詣蘇州具章欲上不得達竟罷職新令至以君前發倉粟貧民未盡償不聽去民間設櫃釀金輸者畢集遂盡償之比歸錢送者塞衢巷或追至百里不絕五十八年復游京師得疾卒年五十六

陳密山方伯事略

陳君德榮字廷彥號密山直隸安州人祖形字半千順治庚子舉人從孫徵君講學河漳義俠著州部當明末盜起流離相屬於道收養難婦數十人事定送歸又遍收塗關棄兒哺之全活者累大名史某以事繫於官拯之出一日攜女為謝正色辭之

父鶴齡字鳴九康熙甲子舉人為學宗陽明及鹿忠節而加以實踐交卒故舊巧奪其產弗與爭高陽李相國亦常延至京師一日念母即謝歸官正定教諭從學者數百人君少負文名與博野尹元孚為檢身制事之學逾冠登康熙五十一年進士出趙恭毅徐文定門皆器君榜下充武英殿纂修時陳恪勤掌殿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中修書事嘗語方公望溪後進中有為有守者以君稱首初授湖北枝江令鄰省大府即思得君守巖州刺郡既典郡即思得君為監司故論薦者如爭其以黔西州服闋引見

世宗即命赴貴陽以牧守用其守大定以江西巡撫薦遂命補道府昔前此所罕見也君服官二十餘年勳績尤著於滇黔其為政急民之病如其私而務以瘼其衣食為本在枝江修百里洲堤除解餉入川雜派攝饒九道剔解陽大孤兩關銅弊辨誣獄出無辜者七人未數月經略張廣泗以貴州按察使保奏方是時羣苗交煽軍旅四出古州姑盧朱洪文叛案非君莫能定也逾年攝布政使黔地多山阻少殺兵餉半移調於鄰省民尤

資府君奏精工本築壩堰引山泉以治水田貴筑貴陽開州威甯餘慶施乘開不數年報墾升科者三萬六千餘畝遂課種桑務蠶師牧民蠶出署內所登蘭於大興寺繅絲織作使民蠶其利開野蠶山場百餘所比戶機杼聲相聞又以其開大修城郭壇廟學舍廣置廂流所以收行旅之病者益囚食方冬寒值老疾養孤之無依者躬課諸生開以立志為己之學立義學二十四所於苗疆其始至貴陽也署威甯府事踰年威甯改州大定改府會烏蒙土司謀叛東川鎮雄附之威甯為夷獍出入要隘地仍令馳赴威甯督州牧完守君至見城西障頽舉步可駭乃聚民間米桶資土石層累丈餘然後比次發築墻堞屹然羣夷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縱火牛光燭天君言笑自如日夜為戰守計賊不敢偪會總兵哈元生兵至賊敗遁鄂文端總制滇黔君其所舉任也常以此自詡其知人方威甯危急時公慮賊兵趨大理屬州牧陳嘉會分守大理執其手曰吾死此分也但遺老母憂齋志重泉矣及君陳臬於黔苗疆初定當事遂與屯以懸扼之將吏多以刻急見能謂此異類斷絕不足惜丁巳正月墜省城大火君入見張經略曰天意如此宜修省羣苗亦人類也毋恣戮經略大為感勳申戒承事者未幾遷江南布政使徐鳳水災流民爭趨金陵君竭俸賜編棚蓋席以栖災黎重建陽明書院以資學開羣士具卒也官吏士民皆兩泣生平孝友任恤仁於故舊僚友懿行

不可備書弟思華雍正甲辰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子策乾隆  
丙辰進士筠筌皆舉人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周君諱中銓字子振浙江山陰人康熙中起家崇明縣丞累陞

大合宜與上海諸縣事有惠政後九年遷知華亭縣民有被誣  
殺人久繫獄君立出之而坐其實殺人者提標兵庇盜前令莫  
敢問君捕治伏法威愛信一時後三年秋淫海水大上漂數縣  
君具衣糗材樁救卹之又為請賑弛租全活甚眾明年以催科  
不及格罷縣民無萬數遮言上官聞於朝得復職時高安朱  
公以總憲泄修海塘知君賢一以事付之塘成丁內艱民復額  
畱而

憲皇帝先已擢君松江知府及是子假治喪還視府事明年朝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一 循良 七

議浴淞婁諸水以君攝太倉州董其役方築壩淞江一再潰與  
于總陸君晝夜凌晨指麾倉卒覆其舟既亡而築合是為雍正  
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君年四十有九 賜祭葬 贈太僕少卿  
當君令華亭時奉賢滄隸境內其後析為縣君適為知府至是  
民懷其澤奉君為奉賢縣城隍之神歲時祈報著靈異長洲王  
芭孫為廟碑紀其事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五十二 循良

平江李元序次青纂

施筠瞻明府事略

施君昭庭字筠瞻一字寄篁江蘇吳縣人康熙五十四年進士知江西萬載縣萬載地險僻山嶺綿互有客民自閩粵來居之累數十年積三萬餘人曰棚民溫尚貴者臺灣逸盜也其黨亦散處山中為拳勇師與棚民往來雍正元年閩中移捕盜黨急尚貴度不免謀為變始君之至也以棚民為慮縣人易廉野富而才君厚禮之使交於棚民而偵其所為於是廉野大積粟貸棚民還不取息或免債如是者數年棚民大悅棚民之材者嚴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二 循良

一

林生等數從廉野遊由是盡得山中要領尚貴將舉事召棚民林生遽告廉野聞於君君集勇敢三百人即以林生統之為要約以待而棚民多受廉野恩不忍往然往者猶數百人尚貴有眾二千大掠山村時三月十三日也君謂林生日賊易破也然吾慮賊或擾旁近縣旁近縣無備必使向萬載破之必矣會得賊謀四人厚撫之使告尚貴曰萬載人盡逃城虛可唾手得也賊遂決意向萬載則又張疑兵伏諸境中時鳴鼓譟樹大旗見旂或連繫數十馬相踉蹌或執草若炊棚賊欲由徑攻我後疑不敢入遂由官道來而棚民多受林生計使應捷者數十人分曹持刃挺伏叢棘中賊過突躍出大呼擊賊賊驚走瓏迨

殺之伏數發賊疑駭欲卻則又懼棚民之躡其後也於是濡被為盾以進君望見笑曰彼已懼矣則使火鎗二十餘迭擊之一戰獲尚貴尚貴起二日而敗又二日而撫營兵至初棚民嘗入市欺市人人積畏之尚貴叛道路洶洶指棚民君謂林生日撫營兵至必按山吾負棚民奈何則又曰吾以死帖與諸降者汝及今趣棚民具不從賊結狀來其免乎兵至果按山如君計不戮一人而巡撫初到官聞警張其事入奏既見君申文不合使請於總督查弼納欲改追之君曰吾不忍迫棚民使叛而役之以為功也不可改巡撫乃檄君謂棚民匿盜已久又從亂罪皆死今雖赦之必驅歸本籍君乃使人徧諭棚民無恐而請於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二 循良

二

督撫曰棚民者閩粵之貧人耳來居山中種麻自給惟其貧苦以席為屋故曰棚民非刀手老瓜賊之比也歷年多生齒日眾與居民閒有爭訐皆細故不足深懲今日之亂由臺灣逸盜不關棚民而探賊動止離賊黨誘賊就縛悉檄棚民力請嚴戶口編保甲列齊民氓其主客之形寬其衣食之路長治久安為計便查公許之巡撫尋亦悟悉如君策棚民乃安事聞世宗臨朝諭九卿曰知縣以數年心力辦賊巡撫到官幾日豈得有其功耶獨下總督疏交部議敘以主事知州用君尋引疾歸後十餘年卒於家

葉維一太守事略

葉君新字維一浙江金華人少補府學生已復冒順天籍入學康熙五十一年舉順天鄉試聞蠶吾李剛主傳顏習齋之學往受業焉立日譜稽核功過尤嚴義利之辨雍正五年以知縣試用四川既至權華陽尋補仁壽民或與鄰縣爭地界當會勘鄉保因聞人以賄請君怒悉下之獄勘畢歸各按其罪由是吏民悉敏手奉法八年攝嘉定州州故有沒水田多通稅君視曠土可耕者召民墾闢以新科抵稅額通稅悉免仁壽奉中旨采木匠人倚官為暴民弗堪糾眾相抗縣令以變告君馳至訊匠頭及首先糾眾者一人並治之餘數百人釋不問上官才之有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二 循良

三

疑獄輒令往勘多所平反十二年遷知邛州乾隆元年再遷夔州同知權龍安及成都知府又攝瀘州瀘俗好訟初至案牘委積君日坐堂皇訟者至立剖決訟罔者悉杖之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遂無留獄七年權順慶知府遷雅州母憂歸服除授江西建昌府以簡靜為治先教化而後刑罰修盱江書院招引文學之士復南城黃孝子祠以厲民俗十三年南豐令報縣民饒令德謀反請窮治令德好拳勇令以風聞遣役往偵誤探其讎謂謀反有據遂逮令德令德適他往乃逮其弟繫縣獄令德歸自詣縣縣訊以重刑遂誣服雖引親故及鄰里為同謀令德移檄追捕君得報集諸囚親鞠時株連者已七十餘人言人人殊

君大疑請縣役捕令德弟狀役言初至令德家獲一篋疑有金寶匿之及發視無所有則棄之野令聞意篋有反迹訊以刑遂妄稱發篋得簿割毀之矣令謂實然遂逼令德俾誣服也君於是盡釋七十餘人錄具命隨往南昌戒之日有一逋者君代汝死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在謁巡撫具道所以巡撫愕不信於是集才能吏令會勘益雜治諸所牽引卒無據然不可卒解先是巡撫得報時據上奏奏下命兩江總督委官即獻君為一剖解得白所全活三百許人十七年調贛州府贛縣民搶奪拒捕君依故例擬發邊遠充軍時新例已改本條為斬決院司欲以改例擬君謂事在例前宜從故例爭之不得復以甯都民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二 循良

四

獄事與同官持異同不得直遂謝事閉門候代上官慰諭再三不從乃以任性被議免歸家居十餘年卒

葉映庭觀察事略

葉君士寬字映庭江蘇長洲人博學工詩文旁及象緯輿圖句  
股六書之學尤通達政體康熙五十九年舉人知山西定襄縣  
八年遷沁州知州其為政善知民隱滌煩苛遇事不假手胥吏  
事辦而民不擾權潞安知府除諸稅之無名者復四門集以便  
商人民大懷畏歷權平陽太原治行為山西最十二年大計以  
薦入朝

上賜紫服權相與知府乾隆二年移知金華晉杭嘉湖道調金  
衢嚴及甯紹台道始終不出兩浙云其治紹興也有情民格士  
而殺之眾士諱將罷試君在三江聞信飛騎至數言剖解試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二 循良

五

如初浙西風潮大作海塘陷君往堵築三月而工完在金華時  
東陽縣饑求賑者呼號集城門以萬計君曰按册施賑是賑册  
非賑民也單騎往諭之召飢者前立注其名於册而撻其二人  
民乃定二人者一婦人先以訟至官服華服至是易敝衣求賑  
君識之襪其敝衣內華服如故一男子容甚澤飲以阜菘湯噉  
出酒肉眾驚服冒賑者多散去泄金華三年多惠政既去郡人  
思之為立生祠歲遇君生日輒張燈台樂以祀君其前在沁州  
亦然有武人自沁來過君祠適遇君生日祭獻者至擁馬首不  
得行時君去沁七數年矣其為杭嘉湖道也嚴保甲守望之令  
盜賊屏息及移金衢嚴衢州地勢高西安龍游諸縣築壩蓄水

以澆田商人入山伐木私開墾行水日涸乃嚴其禁民稱便初  
君蒞嘉湖時桐鄉豪家評訟有以金饋者君急置之法獄未具  
即調金衢繼事者果以賤賂事連巡撫坐死總督德公委君推  
鞠君言巡撫實未受賂覆治之得金數千於用事者之家巡撫  
獲減罪八年移甯紹台道釐關政修戰艦視巡外洋雖險遠必  
至紹興水蕭山諸暨民多挾眾詣縣求食巡撫聞而惡之不欲  
賑君往視還白巡撫曰某來時災民飢欲死何忍見其悉填溝  
壑耶言訖痛哭巡撫心動問於朝遂得賑君嘗言待飢而賑  
所活幾何本計其在修水利乎議復紹之鑑湖甯之廣德湖大  
興灌溉之利會去官乃止著浙東水利書冀後有行之者也十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二 循良

六

二年父憂歸遂不出君在浙每加意書院以作人為己任家居  
屢集諸生校試文藝與起者居平居孝友之德著聞鄉里卒年  
六十有七

翁夢聖刺史事略

翁君道標字晉公號夢聖浙江餘姚人父瀛廩貢生康熙壬申以妻兄鄔某官粵西恭城令赴其約夜泊祁陽之新塘失所在舟人大索不得報其家并返其行後屬鎮未動失其鑰時君甫三歲兄運槐八歲招魂葬父又三年母亦卒君茹苦力學兄年十三時歷楚粵豫章尋父不得以病歸雍正元年君舉進士悲不得父母誓往尋卜於漢壽亭侯廟有誰知意外得生還之句三卜而三兆焉乃與兄徧走湖南萬山中刺臂血作疏禱於神更兩歲無所遇乃榜一舟曰餘姚翁某尋父溯洄衡永閉又半載一日泊新塘遇土人鄭海還者言三十年前其弟海生失足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二 循良

七

溺水格敗葦得不死視葦間有已溺屍身佩小鑰囊因瘞之白沙洲存鑰囊為識乃道急足證驗於家以故篋化牡胎合囊故君姊昔年手製以奉父者也始悟生還之讖實應鄭氏兄弟名遂號泣啟櫬扶柩歸仍於前座處函封樹焉時癸丑丁未八月也人競稱翁氏兩孝子云君初授桐柏知縣多惠政桐人為建生祠乾隆癸亥知武陵縣左道莫少康廬里民將成大獄君捕少康寘之法被誘者皆得釋有兄弟爭田者親勘之坐田野中忽自掩涕訟者驚問曰吾兄弟日相依及來武陵吾兄已不及見矣今見汝兄弟偶思吾兄故悲耳語未終訟者亦感泣以其田互讓乃中分又有兄弟爭產者其兄父養子也父幼弟少

分以瘠田使別居兄不平以狀白中有亡父嗜酒得疾語君怒其暴親過也答之仍斥其弟割腴田以畀兄又有子竊人金指為父所匿者拘其父至反覆鞠詰終不加以刑或問之曰以子證父脫有誣天性之恩絕矣姑俟之後廉得其實果黑夜為他人攫其竊金去而其子誤以為父也唐氏子聘張氏女貧不能娶張竊其女唐知而訟之君察張亦貧甚鬻女金久耗矣乃出贖其女召唐氏子婚焉邑有衡州人業織者其鄉有重囚亡命來主其家家人不知也邑大府檄下大索之囚已先逸矣君第令業織者導之往跡而得之竟得不連坐亦未受一笞鄧康二姓爭湖洲之利鬪殺不已植訟數十年君勘其地曉譬再三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二 循良

八

終不服會大雨至二姓請少避君曰汝輩為一塊土世世罹重法不顧予何愛此身為植立雨中逾時堅不去二姓感動乃親為劃界訟自是息且相好邑東長樂村洽江互長堤每夏秋水漲直齧堤址田廬皆沒巨浸中舊築石圍衛之水勢稍殺年久圍將圯民深患之渡江而南有德山石塔明提學董公其昌所議建也亦就圯形家言頗以為病附郭向無書院君勤於課士每就僧舍設講席輒用蠶頤於是大集邑人士嚮者輒創不數月而三大工次第告成人稱其堤日翁公堤塔日翁公塔書院日翁公書院焉歲乙丑大旱君閱郡志邑北有龍門洞去城百二十里唐劉夢得禱雨處乃覓導者草笠芒屨屨香步拜窮盡



夜至其地洞達而日狹糲而下以瓶挾水蹣跚歸就北郊設壇  
日跪烈日中膝盡腫邑人哭籲若歸君泣不可凡七日大雨歲  
則大熱邑人繪龍門禱雨圖為詩歌紀其事大吏知其賢交章  
薦惟知道州道州路通郴桂山徑仄峭壁時千仞下臨深溪行  
旅危之君湖俸倡捐鑿險入十餘里成坦途歲大疫為文告城  
隍神自請罰無傷百姓並購方藥躬行村落閉一一審視或以  
傳藥為慮曰我為此邦父母子弟病忍不一顧耶時永郡死亡  
甚多州境獨得全活年六十以勞瘁卒官州人立祠祀之與武  
陵並請祀名宦君之令武陵也即白沙洲建祠父墓前額曰永  
思並建啟綸亭買田數十畝令鄭氏世董之丁卯遷道州過祠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二 循良 九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二 循良 九

展墓哀感路人視祁陽紳民如故舊子孫注籍善化多達者真  
慶開族孫元折任湖南布政使葺其墓祠

蔣省齋郡丞事略

蔣君名祝字慶三號省齋浙江仁和人雍正元年進士選庶吉  
士出朱文端孫文定二公門散館授行人司行人聞父疾乞養  
歸文端公屬同修歷代名臣傳父服除以知州發直隸用署樂  
亭縣事釐積案千餘尋知晉州擢永昌府同知引疾歸卒年八  
十有三君之在晉州也興農桑濟河渠嚴保甲事無不舉州民  
自某習邪教君曰不治則滋蔓蔓而圖之難矣遣數十人縛以  
來寘之獄使人勸諭之自悔泣卒為良民州俗悍喜鬪倣古方  
製所謂三黃寶蜡丸劍重者醫之輒不死民得免抵全活多州  
潁潁沱河歲葺堤君於堤上編植柳數年柳成陰民呼蔣公柳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二 循良 十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二 循良 十

制府方恪敏公薦於 朝引 見 賜朝衣一襲會報捕災君  
自都門旋治所禱入蠲廟蝗皆南去共飛蔽河士民爭為詩歌  
紀之勒諸石永昌有土司熾亂法君單騎入苗洞曉以大義苗  
大戢會別種苗蠢動境內卒帖然他郡民來避難君厚撫之賊  
退而民不忍去嘗攝永昌守事為置義倉或曰攝守乃不憚勞  
如是君曰苟利於民奚問攝為會夏旱民賴倉穀得不飢乃大  
服錫殿有羨餘攝守時悉以歸公大府入覲嘗舉君以對  
上稱真廉吏云君既歸家居有直隸雲南民數十送衣物數事  
至仁和縣庭曰蔣公去官時不受饋遺吾儕戴其德請以歸諸  
其家浙中大吏異之為作圖紀其事

宋完一明府事略

宋君宏仁字完一。直隸清豐人。雍正元年進士。五年知山東昌樂縣。時田文鏡為總督。吏治尚嚴。急而君持大體。多善政。其折獄務察情實。不輕咎人。人無不各得其意。以去。催科吏未嘗至。里舍歲終。稅不滿出。俸銀充之。異時商民歲出。官使錢悉罷。免耗羨銀三分去一。鄉士大夫。闕有餽遺。無所受。父老有獻瓜菜者。受之坐之堂下。賜以食。間歲。豐歉及民間所疾苦。又時出循行。鄉社民有娶婦生子者。勞以壺酒。在官四年。民大和悅。以註讓去。官民兩為立生祠。久之復以事過縣。民相率持一錢飯滿盂。逆諸境。數十里不絕也。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二

循良

十一

翼明水大令事略

翼君諱鑑。字齡上。又字明水。錢塘人。早喪母。事父極孝。父失明。君侍左右如嬰兒。雍正初。以拔貢就選人籍。

世宗見而才之。時新析揚之江都為甘泉。以君知縣事。縣境邵白埭。受高竇諸湖水。地卑下。君建議。當於農隙。運土築高埭。沿埭為防堤。上即植桑。以興蠶事。其西界地高。澆旬不雨。田即龜坼。每一里。宜鑿塘蓄水。如是則境內高下之田。俱無患。大吏聽之。然不能行。而邵伯埭下有芒稻河。開洩水尤要。雍正癸丑。水溢。君冒雨親至其地。呼開官洩之。開官以鹽漕為言。持不可。會制府嵇公以視河。至。君直陳之。厲聲呵開官。嵇公動色。即啟關。且立斥開官。又用君言。以鹽漕二船過湖。需水不過六尺。若過六尺。即啟關。無得以鹽漕藉口。實多蓄水為民田患。自是開水疏通。然君終以築埭開塘二事。未得施行為憾。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二

循良

十一

世宗晚習禪悅。僧明慧者。曾與內廷法會。出住西湖聖因寺。干謁遍大江南北。一日以書幣關白於君。君杖其使而遣之。制府驟聞。頗咎君。良久嘆曰。強項令當如是矣。吾媿之。而其事竟流傳上聞。

上召明慧還京。錮不許復出。當是時。甘泉令吏聲雄於天下。邪溝故脂膏地。吏罕以節操自持。君卓然自矢。有故侍郎子。舊嘗館君於京師。至是以里人入謁。有所屬。君拒之。又有同城官為

制府所曉令伺察屬吏者方有挾而請君亦拒之又有巨室延飲先期自選使大守以下皆固要君同往君又拒之平居益自刻苦終歲無一絲一粟足稱長物喪偶不再娶而惠政時及於民每歲晏江都之鰥寡孤獨多求入甘泉部中以君有以邨之也君六年憂歸尋卒年四十有六君於經學最深著毛詩疏說八卷皆博書之暇所得也其論春秋滕子來朝正胡傳之失論周禮舞師鼓人應屬司徒辨采芑詩証人伐鼓非互文辨禹貢五服正蔡傳之誤皆獨有心得多先儒所未發其詩文曰龔甘泉集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二

循良

七

童心樸太守事略

童君華字心樸浙江山陰人年十二補諸生長習名法家言佐郡邑為治雍正初入賞當得知縣時方集大清律例大學士朱文端薦其才

世宗召見命察賑直隸時樂亭盧龍兩縣報餓口不實君倍增其數怡賢統王方與文端治營用水利至永平問君濼河形勢君條對甚晰王器之尋補平山縣災不待報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擢知真定府權按察使事以前發粟事部議免官特詔原之五年怡賢親王奏以君理京南局水利君度真定府城外得泉十八疏為渠溉田六百畝先後營田共三百五十頃以北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二

循良

七

人不食稍請官發錢買水出穀運道倉省消費而民得市稷黍以為食王具以聞從之未幾移知蘇州其為治精勤廉幹發奸捕伏如神事有不可持之甚力當是時有詔清查康熙五十一年以來江蘇負課千二百餘萬巡撫督責急逮捕追比無虛日君固請寬之巡撫怒曰汝敢逆旨耶君曰華非逆旨乃遵旨也

皇上知有積欠不命嚴追命清查者正欲清其來歷查其委曲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應徵或不應徵使了然分曉然後奏請以俟

聖裁此詔書意也今奉行者絕不顧名思義徒以十五年積

欠劫劫然求完納於一時是暴征非清查也曰汝欲云何曰限  
華三月當部居別白分牒以報巡撫默然從其請乃量釋獄繫  
者千餘人次第造冊請轉奏未幾

世宗風聞江南清查不善下詔嚴飭如君言巡撫舊訪僧與  
民婦姦製一柳兩人荷以徇君聞即破柳出之而詣巡撫曰犯  
姦者柳律也兩人共荷之非政體也且臯薄非尊官所宜問今  
縱之矣巡撫謝之而心弗悅浙江總督李衛嘗集人於蘇無文  
牒君不與李怒為蜚語以聞

世宗召見責以沽名干譽對曰臣竭力為國近乎沽名實心為  
民近乎干譽命往陝西以知府用署肅州佐經略鄂文端屯田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二 循良

肅州鑿通九家窰五山引水穿渠澆田萬畝復以忤巡撫被劾  
罷官歸數年卒年六十六家居嘗建宗祠置義田二百畝起屋  
數所以居族人又寫義冢二區費金數千兩所著書有請田太  
湖濱議九家窰屯工記鉅政條議多切於事實合詩文集計共  
十餘卷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五十三 循良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王舉謨太守事略

王君時翔字舉謨江蘇鎮洋人明相國文肅公族孫也為諸生  
博學能文章雍正六年州人沈起元官興化知府奉詔當薦  
士以君應引見授福建晉江知縣時

世宗以閩中吏治頽廢遣使按視倉庫盡更諸守令新至者頗  
尚操切晉江民好訟前官以擊斷為治而訟益繁君至曰此吾  
赤子也忍以賊盜視乎縱解討政坐堂皇嚶嚶作家人語曲直  
既判呼兩造前令釋忿相對指罷去由是訟者日衰觀風整俗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使劉君按泉州委君鞠疑獄二十餘事輒報可語人曰晉江長  
者決獄又何精緻也題廉慎勤平四字以章之尋為知府所嫉  
調政和晉江民爭乞雨不得縣有牛糞米六千石君以虧耗  
不受眾譁曰翁飲此間一杯水安所得錢補耗米請各出錢買  
米納價如額十日而事集治政和斃劇盜懲訟蠹引諸生講學  
縣有虎患移牒城隍神驅之尋調甌甯權漳州府同知駐南勝  
南勝山菁深與民族居尚中關者輒百千為黨手兵械抗官吏  
莫敢詰有賴唱者其黨犯法捕治糾眾奪之與諸賴萬人匿險  
自固君馳檄示以利害親入山山中人聞君至夾道跪賴唱族  
長率諸賴迎謁君謂曰汝諸賴萬人奈何庇一賴而以死殉之

其為我時。自以來。即無事矣。諸賴皆感動。唯而退。唱不得已。自  
納出。遂繫以還。治唱罪。自是尚民帖然。歲除。繫囚數人。許暫留  
家已。而如期。悉詣獄。賴子阮民。葉揚。煽亂。君謂緩之。可一紙定  
矣。或張其事。聞於大吏。遂奉檄入山。勸之事。平意不自得。乃乞  
歸。乾隆元年。以薦起。蒲州同知。治承樂未幾。特詔遷成都知  
府。以廉。李。屬為政。持大體。善審機。要錢價。騰布政使。榜平其直。  
市人皆譁。君方請假。謂成都華陽。二令曰。市直當順民情。抑之  
錢益閉不出矣。二令言於布政使。撤其榜。錢價尋平。總督欲徙  
涼州。駐防兵於成都。議拓滿洲城。當奪民居二千家。君考故牘。  
請於布政使。日成都滿洲城。故容駐防兵三千。見兵一千五百。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二

尙虛其半。但出駐兵所。侵地足矣。毋庸拓也。乃止。已而涼兵亦  
不果徙。七年。江南湖廣災。巡撫奏請運蜀米四十萬石濟之。  
報可。已而湖廣急米。委屬吏領運。而江南獨無。巡撫檄州縣。饒  
運。舳艫蔽江。商賈不通。成都薪炭俱絕。君謂江南運可緩。而徒  
病蜀甚。無謂。力言於巡撫。請獨運楚。而聽商人自運。江南則公  
私兩便。巡撫怒不聽。江運卒行。吏民重困。在官屢雪疑獄。闔府  
稱神明。九年。卒於官。疾亟。召成都華陽。二令入內。問獄事。日為  
定讞。而頤年七十。

牛階平大令事略

牛君道震。字階平。號空山。山東濰陽人。生十歲。能文。十六補諸  
生。雍正十六年。成進士。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不遇。尋授  
甘肅泰安知縣。開九渠。溉田萬畝。縣北玉鐘山崩。塞河。水溢。壞  
民居。君督濬。四日夜。而水通。流民獲安。堵縣聚日。西固。去治二  
百餘里。村民輸糧。苦運費。多積。適君單騎往。諭問所苦。民請以  
銀代。君許之。自是無梗化者。先是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  
為盜。前令弗能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上控。令又誘斃之。獄  
具。其三人者。將解府。君鞠得其情。昭雪之。又白清水縣武生杜  
其陶。冤前令當其。陶父子謀殺罪。上官檄君覆治。驗死者得自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三

刎狀。以移屍罪其陶。因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官泰安入。載  
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設隴川書院於署東。通其門。日與諸  
生講習。民始知學。嘗雨。九龍山立。應。又。糜城隍。神。為民。勘。果  
病者。即愈。人以。為。勸。政。之。感。兼。攝。微。縣。其。治。如。泰。安。建。杜。工。部  
祠於澤亭川。與。珍。廟。於。仙。人。關。皆。置。祀。田。徵。多。虎。患。君。募。壯。士  
殺。虎。二十。有。六。道。始。通。及。自。微。縣。歸。泰。安。遇。白。額。虎。當。道。人。馬  
股。栗。君。叱。之。虎。帖。耳。去。或。為。馴。虎。聞。傳。其。事。未。幾。調。平。番。縣。縣  
之。五。道。峴。苦。饑。鬻。粟。二。百。石。賑。之。民。感。其。惠。人。輸。一。錢。製。衣。銘  
德。君。受。衣。返。僻。固。原。兵。變。圍。提。督。戰。門。且。肆。掠。督。撫。咸。至。平。涼。  
飛。檄。招。君。問。方。略。君。請。勿。以。兵。往。但。遙。屯。城。外。為。聲。援。而。自。入。

以令請旨。使者出獄具斬二人。監候四人。餘予杖徒。有差。上官才之。或反。以此忌君。乃撻前受。萬民衣事。効免其官。平番民涕泣。禁。噤。主。舉。蘭。書。院。教。學。得。士。心。及。歸。有。走。千。里。送。至。滿。橋。始。別。者。君。許。開。明。有。斷。制。署。中。不。延。嘉。客。事。雖。鉤。棘。輒。辦。治。在。官。不。問。生。產。既。罷。無。愠。色。與。同。歲。生。胡。大。游。論。古。最。相。得。著。有。經。義。史。論。數。十。卷。卒。年。五。十。三。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四

李立之太守事略

李君大本。字立之。山東安邱人。雍正十三年。舉鄉試。乾隆九年。選湖北秦陽縣。改湖南之益陽。居官自奉極約。勤於吏事。識大體。所規為多。遠略益人。不知。蠶。君。教。之。樹。桑。後。賴。其。利。號。李。公。桑。縣。多。山。有。里。豪。謀。開。礦。以。利。啗。君。君。叱。去。之。因。為。上。官。陳。開。礦。之。害。請。立。碑。申。禁。從。之。明年。調。長。沙。考。績。為。湖。南。最。十。六。年。遷。寶。慶。理。峯。同。知。其。所。隸。通。水。崗。有。苗。僧。行。賈。臨。桂。知。縣。田。志。隆。見。之。意。其。為。賊。黨。吳。方。曙。者。從。馬。朝。柱。謀。反。時。方。繪。圖。懸。購。者。也。僧。畏。刑。誣。服。又。訊。朝。柱。所。在。妄。言。在。崗。中。志。隆。以。告。巡。撫。立。上。奏。帥。兵。出。命。君。從。行。君。曰。僧。言。真。偽。不。可。知。大。兵。卒。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五

至。苗。必。駭。且。生。變。請。潛。訪。之。果。在。以。兵。禽。之。未。晚。也。既。而。白。僧。言。實。妄。巡。撫。疑。未。釋。復。欲。率。兵。往。君。力。諫。乃。已。後。廷。訊。苗。僧。果。誣。如。君。言。橫。嶺。崗。苗。乏。食。額。官。求。粟。君。多。方。賑。之。復。請。於。上。官。曰。橫。嶺。崗。自。逆。渠。授。首。安。插。餘。苗。因。惡。其。人。故。薄。其。產。每。日。授。田。才。三。十。積。得。米。無。多。崗。田。稍。腴。者。又。盡。與。堡。卒。極。惡。者。方。畀。苗。民。歲。入。不。足。男。則。斫。柴。易。米。女。則。刷。麻。為。粉。給。口。食。年。來。生。齒。日。繁。材。木。竭。米。價。益。昂。飢。餓。愁。歎。深。可。憐。憫。恐。不。可。坐。視。而。不。為。之。所。也。見。有。入。官。苗。田。一。千。三。百。四。十。八。畝。舊。募。漢。民。佃。種。出。租。供。饗。姦。良。不。一。屢。經。洵。汰。請。視。苗。民。家。貧。丁。眾。青。積。實。書。簿。有。漢。佃。應。除。者。即。以。書。簿。之。丁。次。第。受。種。出。租。如。故。則。

南。民。得。食。而。歸。亦。無。動。此。補。救。之。一。端。也。議。上。上。官。不。許。後。巡。撫。陳。文。恭。見。之。曰。此。識。時。務。之。言。也。將。因。北。觀。陳。其。事。會。遷。兩。廣。總。督。遂。寢。二十一年。君。遷。知。長。沙。府。以。病。足。告。歸。卒。於。家。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六

周梅圃觀察事略

周君名克開。字乾三。號梅圃。湖南長沙人。乾隆十二年舉人。授隴西知縣。調甯朔。為人明曉事理。耐勤苦。敢任繁劇。甯朔屬甯夏府。並河有三渠。曰漢來。唐延。大清。皆引河水入渠。以灌民田。唐延渠行地多沙。易漫。君治渠使狹而深。又頗改其水道。渠行得安。而渠有暗洞。以洩淫水。故旱潦皆賴焉。延渠暗洞壞。渠水不行。上旨從甯夏令議填暗洞。而竭唐渠入漢渠。以利甯夏民。而甯朔病矣。君力請修復之。夏民以為農事近新。水將至不可待。君約以五日了之。乃取故渠廢闕之石。晝夜督工。五日而暗洞復。兩縣皆利。大清河者。鑿自康熙年。長三十餘里。久而石門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七

首尾皆壞。民失其利。君修復之。皆用日少而成功速。以卓異薦擢。因原州。再遷知都勻府。調貴陽府。在都勻。嘗從總督吳廷著侍郎錢維城。治貴州苗民為逆事。獲其首從。鞠之。君謂錢侍郎用法有失當者。因爭不為下。在貴陽。亦以強直忤巡撫宮光燾。三公始皆憾而卒。以重君。旋以公累解職。引見。復授蒲州知府。調太原府。大清積獄。修復風俗。口堤堰。障山潦。而導入汾。始君在甯夏治渠。作閘。民謂之周公閘。及是堤堰成。民亦於堤上作周公祠。云權幹南道。權布政使事。坐王錫侯字買案被議。高宗素知君賢。發江南以同知用。會南巡。君迎駕。命知九江府。擢浙江糧儲道。當是時。王曾望為浙江巡撫。吏微權。皆

壽民以奉上。君聞素疾之至，浙身自苦，不取絲毫潤，請於巡撫約與之同心。巡撫姑應曰：善，而厭君甚，無術以去之也。反奏譽君才優，糧儲常事易治。今海塘方急，請令移治。於是調杭嘉湖海防道，會改建海岸石塘。總督欲徙柴塘近數百丈，以避潮。君曰：海不與河同，從而議之，潮益侵無益也。力爭乃止。以督工勞疾卒。官乾隆四十九年也。年六十一。君涖官皆有名績，善治獄，多所平反。禮儒生，斥私錢，興書院，性尤廉，劾後家無餘貲。而王官卒以貪敗，世言苟受君言，豈徒國利亦其家之安也。故天下稱廉吏者必曰周梅圃云。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八

鄧虞揮太守事略

君諱夢琴，字虞揮，江西浮梁人。乾隆十七年進士，授四川綦江知縣。縣人相沿呼大府胥吏為老上司，橫甚。君察其尤者，先予杖，後申請治罪，遂俱斂跡。貴州遊義有巨盜亡命過縣，君遣捕人跡至二千里外之萬縣，獲之以能署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與楊在位爭博負，在位毆之仆死，置尸黃君相之門前。令比君相殺人罪已，瘐死矣。君鉤距得獄情，藏之前令，因推事官巧請於按察使，倚其獄。君力爭，按察使遂怒。此初獄也。而前令在江津事多率爾，民周景康盜樹為樹主，斫廢左旋，以他事與周乘營爭，傷腹下乃死。前令以比樹主，君請復診之，腹下傷重，罪當比。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九

前令已因宋志聰獄去官，君復持此獄甚急。於是諸黨按察使有氣力者為蜚語，以為君奸排人，人已墜坑井，尚下石。按察使雖知君直，而必洩前怒，幸其言君勢危，甚會定遠民譚學海破殺不得主名，縣攝民六人笞服之。至府皆不承君奉府檄，廉知諸偷，鄧理瑤等實殺人一訊，獄具。此最後獄也。君自府分功定遠，定遠得免議。請大府乃信君非排人者。適按察使權布政司事，周景康獄乃得如君。嘉慶十二年授陝西商州府，商州處萬山中，流民賃山課，不立期限，遂多訟。君期以五年民安之。山南州縣地口墾，大府城墩升科，君言流民開荒食數年之利。



不可使失所他徙。國家賦額已定，徒飽吏胥耳。終君去，而陽不報升科，尋著岐山調賣雞，實難臨棧道，轄陳倉東河二驛，冠蓋旁午，驛馬多披損，前令以給里民，需其值，曰：領馬有急，復據私馬，應官曰：里馬若令領馬者，悉夜見馬，驛遂充，非大差不撥。里馬逆回，州五作亂，陷通渭，君斷仙靈谷石道為守，計復料丁壯，登障賊以不至，旋擢商州知州，署西安府，擢知漢中府，因事鐫級，大府以敘匪方熾，奏留君，尋以病乞休，時年七十五矣。後重赴甲子科，鹿鳴筵宴，卒於嘉慶十三年，年八十有六。少時以小學近思錄洛學編為宗，後從座主蔡文恭公遊，窺閩中道學源流，終身守師說，嘗曰：聽訟末也，雖然，有本焉。古之人先治己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十

之好惡矣。至聽訟，則察人之好惡為好惡。夫天下固有得其辭而失其意者，豈有舍其辭而得其意者哉？當官難於慎守，官難於正求，其難焉可也。所著有懋亭詩文集。

李洛成大令事略

李君名燭，字澧成，江蘇元和人，少孤，母教之成立。乾隆十七年進士，授廣東茂名知縣，以慈惠為政，自奉薄，嘗題其堂柱云：秀才做官，何必十分受用，活菩薩出世，總憑一點良心。士民誦之，每聽訟，平心察理，未嘗用一暴刑，縣有重獄，株連二十餘人，君按驗多縱釋，所屬候才一二人而已。縣境黃塘瀨水居民多死者，水退請上官發棺銀收殮，有續報者，太守難其請，君捐俸益之，其生者為起竹屋煮粥以食之，初紹興沈生以刑名術佐君，頗通賄，君謝遣之，及是客府衙，搆君於太守，遂以不勝任勅罷，改教官，去之日，士民執香送者，踵錯於道，作德政歌，用金書彩旗為尊，有警者百餘人，製布袍獻君服，而見之，替曰：貧不能得錦袍，恐不得公意，君曰：服之矣，君前捫君不果布也，則皆大喜，羅拜去，舟過梅菴鎮，商民張彩棚設樂饒，君三爵後獻百金為壽，君御之已，而昇君扁，歷鎮中日，公去矣，俾鎮人一識公，既歸，遂不出，卜居靈巖山下，野服翛然，以山水自樂，卒年七十一。縣役李棟者，嘗詐取鄉人牛，君痛杖之，責償其牛，及君將去，任棟數來候，起居君曰：得無怨我乎？棟曰：身自犯法，敢怨公烏？庠觀棟之於君，足以概其餘矣。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十一

朱梓廬明府事略

朱君休度字介裴。號梓廬。浙江秀水人。乾隆十八年舉人。授山西廣靈知縣。初蒞任。值大荒疫。民流亡過半。前任虧官銀數千。君安撫招徠。補其耗。久乃復其故。丁糧歸地。善政也。縣之丁糧未歸者。半災後。或丁絕糧存。或地在人亡。或自外歸。占耕他人之田。或未歸而他人不敢耕其田。君乃親履勘。奠其居而勸之。耕一年。而荒者墾三年。而土無曠。於是丁糧地糧。咸無遺。負尤。吾決獄。大吏知之。遇難事。輒使之聽。孟縣郭添保。賣妻張。及其子女。詣朝。婦手刃二幼。而自剄。察婚書。主者伯氏趙。嫁者妾婦。張也。訊而知張為劉劉氏趙為郝永福。夫為劉杞子。其嫁也多。劉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三

大言曰。早欲殺之。殺人者死。無悔也。越日復問曰。爾善拳擊乎。

百不失一乎。曰無之。君曰。然則一刃何以即死也。曰。刃時不料其即死。曰。不料其即死。胡不再刃。曰。小人見其血不止。心惕息。何忍再刃也。律設殺罪。弗死。若云早欲殺之。則為故殺。雖不死。且論絞決。而薛實誤殺。乃減等。君常曰。律則一耳。然南方案多。情重法輕。北方案多情輕法重。稍忽之。失其情矣。能無慎乎。以是終任不枉殺一人。君性慈惠。待人以誠。人不忍欺。又周知民情。聞有訴曲直者。折以數語。輒皆悅服。去數年。開固園一空。服乃考縣之壺泉。為周禮之囿。或川而廊。道元以瀧水當之者。誤也。於是築文昌閣。巽妙軒於壺山之上。縣屏無吏舍。亦增置之。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三

自及門堂皆新之。而弗及臥室。居廣靈七年。薦卓異。君不樂仕。進嘉慶元年。引疾歸。邑人懇留不得。乞君壺山垂釣小像。勸諸石。追踐出境者數千人。君卒後二十年。邑人請祀名宦祠。君深經術。工詩。年八十有一。精於數學。死葬皆預定時日。如其言。著有學海說經錄。皇本論語經疏考異。小木子詩集等書。

汪龍莊大令事略

汪君名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浙江蕭山人父禧官河南淇縣典史君年十一而孤繼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世稱汪氏兩節母君才識開敏十七補縣學生練習吏事前後入諸州縣幕佐其治疑難紛滄一覽得要領尤善治獄侷瑣瑣多所全活以其略讀書乾隆三十一年成進士授湖南甯遠知縣縣雜俗積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古

比傳律之所窮適以愈術所決獄詞皆曲當人藉藉頌神明而君益欲然按事畢輒問堂下觀者曰允乎歟曰允矣遇罪人當予杖輒呼之前曰若律不可違然若受父母虐體柰何行不肖虧辱之再三語罪人泣拜亦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免卒改行爲善良延見紳耆問民間疾苦所語皆籍記之教民廣種殖導以興禮讓惜廉恥誠昏聘煩費而民知儉禁喪禮用酒而民知哀俗丕變歲後屢稔乃復行鄉飲酒賓興禮建節孝祠行保甲政聲大播他邑有訟聞移君鞠之則皆喜甯遠例食准鹽直數倍於粵鹽民多食粵私大府遣營弁偵捕人情惶擾君爲帖白上官請改准引爲粵引久之未報君引例張示零鹽不及十斤

者聽偵弁謂君故縱私聞於總督君復揭新謂縣官當緝靖地方張示諭民勢非得已揭上總督畢公沅尤嘉賞立弛零鹽禁時傳其議稱莽知縣云官甯遠未及四年以足疾請告時大吏已疏謂君善化疑君規避効免歸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與不得行君歸里值西江塘圯關數邑水利巡撫長麟公先後遣官勸君董其事不獲辭初估工費錢二萬入千九百緡用君請增工倍而省錢六千三百緡工用堅實爲永利君渡江一謝巡撫歸而閉戶讀書不問外事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君應固辭免君少尚志節老而愈厲持論挺特不可屈而從善如轉鬻性至孝痛父早歿兩母茹苦鞠孤撰父母行狀乞天下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古

能文章者表之得傳志銘誄賦詩數千百篇彙爲雙節堂贈言集六十二卷自以孤子所繫甚重故於守身之義懷懷自防終其身固敢履越官私一介不取而不以所守自矜有譽之者若憐然曰爲淑女憲修而稱其不淫可乎所交多老宿以道誼文章相切劘尤遂於吏者有元史本證五十卷讀史掌錄十二卷史姓韻編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百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選金元三史同姓名錄四卷能壯四六彙二卷紀年獨吟草各一卷題衫集三卷辛辛華四卷岫雲初筆二卷楚中雜詠四卷歸廬晚集六卷汪氏追遠錄八卷越女表微錄七卷善俗書一卷庸訓六卷過眼錄二

卷前燕談三卷其尤善者學治臆說四卷佐治藥言二卷言  
吏治者多宗之既文達撫浙及豫皆刻行其書下有可俾爲法  
式嘉慶十二年卒年七十有八子繼芳丙午舉人四子繼培  
且進士吏部主事

河朔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表

劉奇庵明府事略

劉君名大紳字寄庵雲南甯州人工詩古文而根本於忠孝廉  
節乾隆四十八年由進士知山東新城縣有異政以朱子小學  
誨諸生約以朝夕講貫身體力行庶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以  
不虛負此生士習爲一變歷甲辰乙巳丙午三歲大旱荒君極  
力拯卹全活者多量移曹縣代者至縣民詣大吏請留弗許適  
肇使者琅公過境縣民數千人遮道問君長山者鄰邑也亦代  
新城之雷遂得留三月及浚曹則乙巳丙午年災傷更甚新城  
也方務與民休息而河使者檄修趙王河工段數百丈日役萬  
夫兩月而始竣無逃亡及疾病者又檄辦河工稽料三百萬君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表

以時方收穫請暫緩河員誅於使者督責益急將按以罪因請  
爲十日限縣民爭先往納未十日而三百萬之數足矣嘗出巡  
鄉曲聞有於馬後言穀賤銀貴開徵期迫者君顧語之曰俟穀  
得價再輸未遲也語聞於大吏怒謂曹縣令徑緩征矣急遂能  
吏往代征至則新賦已如期完因議征乙巳丙午通欠計四五  
萬兩有奇辭言不足數即以他人易君民大恐晝夜輸將不數  
日得三萬餘兩能吏由此磨上考戊申君以病自劾君之初至  
曹也與上官有違言投劾去曹人聞之環署泣留且相率走  
大吏趾交錯於道適大吏有事於泰山見而論止之以是得不  
去至是乃於元日密自申文不假手書吏遂得請而縣人始知

之雖乞。而。雖。三。無。如。何。也。甫。歸。而。歸。攤。之。令。至。乃。出。山。再。至。山。東。補。文。登。縣。未。行。而。新。城。方。修。城。工。棘。手。人。爭。避。之。新。城。人。請。於。大。吏。願。得。君。修。城。君。能。辭。大。吏。不。能。辭。新。城。人。也。工。竣。方。議。重。興。正。蒙。書。院。以。錦。秋。湖。荒。為。膏。火。田。蓋。前。溢。新。城。時。會。議。此。舉。早。災。未。暇。及。也。亡。何。忽。以。內。事。與。同。官。並。削。籍。遣。戍。兩。縣。人。於。是。斂。錢。請。贖。得。放。歸。其。後。大。臣。有。以。君。列。薦。者。有。旨。送。部。引。見。仍。發。山。東。以。知。縣。用。權。福。山。兩。月。值。大。雨。水。以。七。分。災。報。大。吏。準。五。分。五。分。則。不。成。災。矣。民。閒。素。戴。君。無。怨。者。君。復。乞。病。弗。許。命。署。青。州。同。知。尋。升。署。武。定。同。知。同。知。固。開。曹。也。會。登。萊。蝗。起。大。吏。委。君。督。捕。及。黃。河。水。溢。自。漕。運。河。至。大。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六

清河為沿河郡邑。善委君查災賑。君皆竭力任事。實惠能及民。後一年乙丑。乃告養歸。君平易近民。情固結。不可解。請。兩。矣。代。贖。矣。意。殊。未。已。其。始。以。病。歸。也。東。人。醫。治。幾。二。年。為。君。壽。為。君。母。壽。如。在。任。時。也。歸。則。送。及。汴。梁。城。數。日。乃。別。去。有。送。至。樊。城。者。其。繼。以。贖。歸。也。延。雷。為。壽。者。如。初。歸。有。送。至。漢。陽。者。最。後。以。養。歸。則。有。送。及。周。家。口。者。其。得。民。心。如。此。歸。後。百。制。軍。建。主。五。華。書。院。成。就。後。學。甚。眾。卒。祀。新。城。名。宦。祠。

李許齋方伯事略

李君慶芸字生甫。號許齋。江蘇嘉定人。父夢璠。乾隆壬戌進士。官江西直隸州。君少從辛楣先生學。通六書。著雅三禮。善屬文。孝於繼母。勵名節。為時所稱。乾隆五十五年進士。知浙江孝豐縣。調德清。平湖。嘉慶三年。九卿中有密薦君者。特旨問巡撫阮公元元。以守潔才優。為浙中第一良吏。奏引。見遷處州同知。調嘉興。八年。奏署台州府。手詔批此人可用。尋擢嘉興府。十六年。母服闋。補汀州府。十九年。調漳州。尋擢汀漳龍道。明年。遷福建按察使。晉布政使。君性廉正。敝衣疏食。任監司。無異寒儒。自縣令至藩臬。所在有惠政。能得民心。其治平湖也。以陸清。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九

獻會官嘉定而已。以嘉定人官平湖。首請其詞。一以清獻為法。除。姦。訓。士。邑。中。稱。神。明。其。守。嘉。興。也。正。已。卒。屬。莫。敢。以。苞。苴。進。生。辰。令。節。閉。門。卻。掃。而。已。五。年。金。處。二。郡。災。有。詔。賑。金。華。民。苦。無。錢。處。州。苦。無。米。價。皆。貴。君。以。萬。金。易。錢。載。至。金。華。人。加。賑。錢。百。民。益。安。而。錢。價。頓。平。復。以。萬。金。買。米。於。溫。州。轉。輸。轉。運。米。亦。賤。十。年。嘉。興。水。災。君。奉。檄。減。糶。復。設。粥。廠。全。活。數。十。萬。人。及。涖。涇。州。俗。獷。悍。多。械。鬪。流。離。治。君。召。父。老。問。有。隙。胡。不。懲。之。官。皆。曰。一。涉。公。門。需。訟。費。且。讞。結。不。以。時。是。非。尤。失。實。君。曰。某。在。此。有。踴。前。弊。者。父。老。共。唾。之。如。不。來。懇。而。仍。鬪。則。亂。民。也。誓。以。兵。除。之。毋。嘗。試。母。恃。賄。脫。皆。唯。唯。退。然。不。知。操。何。道。以。治。也。既。

而民有闕者立調營兵往捕治焚其居闕者大懼乃日坐堂皇  
重門洞開許懇者直入命役與俱召所當治者限時日不至則  
杖役至則立平遣之即案前書獄河無一錢費民皆懽呼曰李  
公活我終君任三年無闕者樟樹九龍嶺多盜公下所屬嚴捕  
擒其魁十數商旅坦行故事獲盜當強殺公悉以歸屬吏不自  
居也會龍溪歸德堡某姓械鬪令黃某儒不能治朱履中者內  
投而外換城平和縣事交代來謂君詢曰和平亦械鬪乎曰有  
之擒之必以兵乎曰長吏平日不擾民遇有應捕主名命里長  
捕以來無或作也君視之愿人也乃請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  
不辦督之朱日滋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知其終不辦也親率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三

兵任治無所得費帑金七百既訖事與朱分任之數月遷汀漳  
龍道尋擢兩司遂左遷朱教職會朱虧贖課五千抵以他款數  
相當代者張均不聽抵漳守畢所請昔納朱明而今苛督之朱  
勇且貪揭督撫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密以聞君遷藩司未  
一月遞解任矣君之在漳也嘗監造戰艦不如式大吏令重修  
君已去任家人稱貸於朱以藏事君不知也質訊時朱據前二  
事指為賊家人自承稱貸事有之而君愷不知總督桐城在志  
伊益疑之必欲窮其獄歲除鞫至漏盡乃罷正月四日復促君  
對簿君不肯誣服總督謂獄不成將罪承藏者君恐為獄吏所  
挫辱越十有四日夜縊死貧不能發家無以為狀士民數千人

走數百里號哭於門累月不絕事聞  
上遣重臣出按其獄乃抵履中等罪督撫皆罷斥問士民公呈  
於使者請捐貲建李公道愛祠得旨命行且諭日期民直  
道之公也又硃書使者奏履中日良吏阮文達公為君傳遂  
以良吏著其端云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三 循良 三

...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五十四 循良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張蔣塘明府事略

張君名吉安字迪安號蔣塘江蘇吳縣人乾隆六十年舉人大挑以知縣發浙江署象山縣象山踞定海上海海盜由閩擾浙必由縣境之南大佛山而入沿海奸民多以米及淡水火藥濟盜且為嚮導君蒞任即嚴水米出洋之禁盜漸窮蹙不敢犯象山旋署新城邑去水遠倉設行省民以折色輸官官購米兌軍多浮取君平其折價民力以紓庚申署永康夏蛟水猝發山石大如屋隨流下平地水深丈許田廬蕩然君速往勘搭棚賑俾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四 循良

資棲止其被水阻隔不能出者以舟載餅粥遍餉之具狀請賑同官以備災向不查辦為言君不顧上游果扼之災黎大譁幾激變君力爭於大府得給賑及修補費且展賑如例是年處州旱麗水尤甚以君能郵民也命之往下車步禱雨立至轉歉為豐麗水多山地險而道遠念赴愬者多廢時失事就山寺設結之民既得直又不苦期會癸亥春奉急檄至行省命署浦江縣浦江疊被水不逞之徒勾眾搶富民伐墓樹鄰邑多煽動君白大府曰聚眾肆掠非法無以止奸民眾聚以饑非米無以安良民良民安則奸民氣散請運兵米所餘往散給許之民知君已請米勢漸解擒治首惡論如律歲獲有秋是年冬補餘姚甲子

春雨傷禾米價騰涌君既請糶倉穀又請於臺使者官運川米五千石民食以足明年復被水鄰邑煮賑者嚴專設縣城擁擠傷亡日數輩君分鄉設廠別男女官符外勸富民協濟乞撤賑無枉死者邑多名區次第修復之以工作代賑尋乞養歸道光己丑正月卒祀永康名宦並隸建專祀麗水民祀之遺愛祠餘姚民奉粟主於洞霄宮之一卷即君所修建以祀蘇文忠公者也君素優於學尤嗜坡公詩劬而泚食論者以為宜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四 循良

二

史傳與刺史事略

史君諱紹登字傳雲江蘇溧陽人祖貽直官大學士謚文靖文  
奕瑋山西按察使君以順天鄉試獲魁錄敘布政司經歷發  
命君任即弛其禁釋獄中遺課者數百人聞三載配監之五  
十七州縣一日同變乃改商辦以寬民依文山式也未幾苗匪  
起貴州距文山尚數郡君策其必至念鎮兵不可恃乃集吏  
健者得三百人親教以打鑼期三十步外取人能命中教甫成  
黔匪竄都境之邱北又潛結文山各寨獵獮約分途起君請不  
救邱北則文山獵獮必不靖遂糾帥三百人往人授刀一握鐵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四 循良 三

三十枚既至當者輒仆收復卡汛以十數廓清邱北而雲貴  
總督勒保勦苗失利被圍於貴州之黃草坪月餘雲南巡撫江  
蘭檄君往援君帥壯勇馳至賊圍十數重內外不相聞君迎陣  
以鑼擊之皆靡賊死如積一日遂奔潰君念圍雖解而賊眾尚  
數萬若入城慰請總督賊去且遠為後患甚鉅遂追奔三四百  
里仗七接殲賊過半乃返黃草坪是圍解後三日黔鎮以兵  
至總督德之甚比君上請總督曰若文官亦遠來看我耶君陳  
解圍狀總督怒曰圍果若解何不入城一見我若曰入請賊  
不可盡請遣官至城外及七次接仗處驗賊尸係鑼傷者文山  
民壯所奮擊也若刃傷請伏功功法總督初欲重君覆劾得

實乃已而巡撫聞君與總督辨大懼遂飭君自備經費不入軍  
需報銷以是虧帑至二萬尋兼署蒙自縣距文山三百里交趾  
賊目儂福連句粵匪賀成猿等萬餘竄人文山境君匹馬馳一  
晝夜入文山城領民壯出勦生擒首從二百人爾卡悉復總督  
奏擢雲州知州仍留署文山事馱酬解圍功也嘉慶三年文山  
大水君發倉粟救民不待報明年初彭齡來為巡撫性好察開  
化故有總兵官富蒙自變時土人榜通衢曰總兵守城知縣打  
仗總兵衙之初公詢總兵曰聞史令不要錢果否總兵曰小錢  
却不要初公遂以虧帑劾君士民間之刊章庸君文武政績題  
曰天理良心設廳邑廟釀金至三萬初公聞之甚悔以既完虧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四 循良 四

奏留任仍餘七千金率簪珥指鑼之屬無可返乃立案貯庫為  
公項後任欲乾沒之士民請於上臺建開陽書院焉七年署雅  
西通判屬民恒乍棚為亂巢險固不可攻君廉得巢後巖壁斗  
絕阻大溪水急如箭君以筏為大槓募善泅者繫長繩於腰繩  
尾續大槓既渡溪引繩繫巖樹對岸急引如竿橋繩套後圍圍  
下繫小板可坐君先上板以手攀繩接登巖頂壯士三百從  
之出賊不意大驚亂擒餘匪平拜花翎之 賜九年卒官  
年五十君能乘生馬手未攀鞍身已上每宴客輒以鑼賭酒下  
堂坐使善鑼者環擊之鑼皆入君掌莫能傷常以至少擊至累  
每戰未嘗敗虜身無傷痕所救三百人亦無陣亡者白川楚畢



與滿漢文武因緣至封圻膺顯爵者以數十百計。迹其功能皆遠出昔下以浮沈下吏故知者少云。

國朝先王事略

卷五十四

五

蓋碧軒太守事略

蓋君諱方泌字季源亦字碧軒山東蒲臺人以拔貢州判陝西嘉慶三年署商州州同治在商州東百里日龍駒寨寨之東抵河南南之武關為湖北路四通結商賈輪寫之會又多林莽山徑易憑匿時川楚教匪亂賊屢由武關入陝西寨君至地如洗賊酋張漢潮復據界至乃置藥麪中誘賊劫食多死遂西走官軍乘之漢潮由是不振然且揚言必報若君集眾謀曰賊難去必復東若等逃亦死守不得耕種亦坐餓死我文官也無兵若能為吾兵當全活爾命眾議三日而後復曰生死惟命乃築堡聚糧據見戶三丁抽一得人三千無丁者以財佐軍餉親教之

國朝先王事略

卷五十四

六

戰辰集午散日無廢農事四年賊屯山陽鎮安將東走河南迎擊敗之又擊賊於鐵峪壩遂賊入林中矛折賊已近君奪矛以斃賊時賊據山上而伏其半於溝乃分兵翦伏奪據其東山上數乘懈擊之殺傷過當賊宵遁卒不得東後賊由雒南東逸君馳至分水嶺開道出賊前而伏賊錯愕迎戰遂敗殺賊數百人鄉兵名由是大振自武關至竹林關鄉兵皆請隸龍駒寨五年知州困於賊君馳百九十里援之賊驚曰龍駒寨鄉兵至矣則皆遁是時賊屯商州西及雒南山陽各萬餘人欲東走君勒鄉兵二萬人列三大營以待賊不敢前已聞楊忠武公以兵自商州至即前擊賊東西夾攻賊大敗幾殲是役枕戈而寢者五十

日游擊某誣以事解職大吏直其護得留任賊遂相戒無入商州八年賊平授盤屋知縣君在商州六年賊出入陝西久無所得竄欲窺河南狼奔豕突君眈然以一文吏不憚一城藉一餉起千百農家子於逃亡餓殍之餘抗堅悍習之賊於必爭之衝鋒守堅賊死突不能入平地牢困山谷卒以就戮厥功偉矣在盤屋猶時時入山接賊巡撫方勤襄公奏賞藍翎又生獲甯陝倡亂者四十餘人擢甯陝同知

仁宗召見問商州事甚悉授順慶知府改成都府十八年岐郿有賊入川以鄉勇屯川陝要隘賊知爲統龍騎寨鄉兵者也卽遁歸陝就滅母憂歸服除授延平知府改臺灣府兩攝臺灣道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四 循良 七

事道光三年以病歸君始在陝繼在川皆以知兵重然精吏事申民命其在盤屋賊甫定卽捐俸賑饑旌死節婦及河難馬廠鹽法皆區畫久遠計始至順慶大吏聞渠縣民叛屬以兵君曰此作會人眾客主相驚疑訛言橫興非叛也請無用兵捕十二人而變息始至閩以三十金賞捕得周水相乃總督命鎮將欲以兵取者也臺灣所讞四獄皆千百聚羣稍激則變若一以理論民輸其誠蔽罪如法彰義饑捕劫者七十人寘之法天乃兩民呼爲太守兩君卒於道光十八年年七十有一

劉簾舫觀察事略

劉君衡字簾舫江西南豐人嘉慶五年副榜補官學教習十八年以知縣發廣東尋補四會縣憂歸道光三年授四川墊江縣調梁山及巴縣七年遷綿州直隸州明年擢保甯府調成都十年擢開歸陳許道十一年以疾乞休楊撫軍國楨上其治行且曰臣蜀人能言其治蜀狀請優之以風有位特旨予假兩月卒不痊遂歸君自少究心吏治喜讀律爲牧令不設門丁日坐堂皇決獄至數十慮蠹胥之壅蔽也懸鉞於堂以待愬者君問鉞聲立出剖斷民呼劉青天嘗曰牧令親民官也官鉞於安肆不自親其民致丁役痞隔以售奸官與民乃日遠欲矯其弊惟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四 循良 八

官須自做四字耳乃設長案於堂皇之東西案各分數格大書吏戶禮兵刑工等曹字樣又設粉版如其數各書曰某房送進其在西案者曰發某房有公牘命吏自送於案格壓以版旁設小塔吏擊之立收入核治其發出者亦各置案格中役子某吏至捧而出不經關人手積弊一清出勘命獄倣從吏役止六人實飯行囊中論以水自啖之絲粟不擾民訟者至立給以厚命交某里正轉攝所訟之人限日至至則鳴鉞一訊卽決非重獄不遣役勾攝懼擾也每決事必親書判語令兩造各讀一過不識字者使吏朗誦之皆翁服以去凡訟牒不輕準理準則必訊訊必決以和息請者不許所判或誤立即更正不怙前任牧令

十餘年無一獄上訴亦無翻異者獄情既得左證雖未具輒于  
決遣首株累始至巴縣前令未決者千餘獄以移君及君去付  
惟一舉子請咨試禮部咨未即至以告受代者此外無一事也  
巴役七千人君至無所得食退散者六千八百有奇存者百餘  
人耳在官食指數百日用不過六百錢苟逾額必節縮數日之  
食以補之視百姓如家人視百姓事如已事獄辭無大小皆手  
治之為書勸僚屬尤懇摯動人嘗言圖治在恤民貧恤貧在保  
富保富在除弊除弊在於禁棍役誣擾受懇時先訊始訟者窮  
其辭則誣罔杜矣每始蒞任訟者月數百人久之不過數人或  
月餘無訟牒鄰邑民爭火就質辭不獲已受其誣有爭執數十  
國朝先王事略 卷五十四 循良 九

年不決一訊即罷訟者始獨為其難繼實大簡易也著有庸吏  
庸言讀律心得庸吏餘談蜀僚問答諸書足為天下後世法子  
良駒由編修官至鹽運使

李祥言明府事略

李君毓昌字皋言山東即墨人嘉慶十三年進士發江南以知  
縣用總督鐵保使勘核山陽縣賑事君親行鄉曲句稽戶口廉  
得山陽令王仲漢浮開飢戶冒賑狀具清冊將揭知府山陽令  
患之賂以重金不為動則謀竊其冊使僕包祥與君僕李祥願  
祥馬連升謀不可得復於山陽令曰是無可奈何計惟死之耳  
君飲於山陽令廨夜歸而渴李祥以藥置湯中進君既寢苦腹  
痛起包祥急從後持其頸君張目咤之曰若何為李祥曰吾等  
不能事君矣馬連升解已所繫帶縊之嘉慶十四年六月七日  
也山陽令以自縊牒淮安守王毅轍遣役驗之還報曰尸口有

國朝先王事略 卷五十四 循良 十

血也毅怒杖驗者遂以自縊狀上其族叔李太清與沈某來迎  
喪沈某檢視其書籍有殘藁半紙曰山陽冒賑以利啗毓昌毓  
昌不敢受恐上負 天子蓋復總督書藁請僕毀而未盡者也  
喪歸君婦感異夢啟棺面如生沈某以銀錢錢之毓黑太清遂  
走京師訴於都察院

上命逮王毅王仲漢暨眾僕來刑部會訊 命山東按察使朱  
錫爵驗君尸骨盡黑蓋受毒未至死先以縊死也

天子震怒斬包祥真顧祥馬連升極刑押李祥至君墓所剖心  
祭毅仲漢各伏法總督已下皆貶詢有差贈君知府銜封其墓  
仁宗自為愍忠詩三十韻命勒其墓上君卒年三十餘無子

詔爲立後嗣子希佐。賞舉人太清亦。賞武舉君樞之歸也。縣吏荆某少習君。暮出門見輿馬僦從甚盛。有偉丈夫坐輿中。則君也。下而與執手甚歡。某訝曰。聞君死久矣。今胡爲者。君曰。吾死而爲城隍神於樓霞。某月日。吾家當開棺。則得吾死狀矣。君爲吏良苦。盍從我行。遂不見。某趨至君家。君婦方痛哭。乃決計開棺。後數日。荆某卒。

彭君永思字位存。號雨峯。湖南長沙人。嘉慶十四年進士。以知縣即用。發雲南。署嵩明州事。蒞任三月。結宿案八百有奇。有疑獄。閱十餘年者。一辯輒定。尋補楚雄縣。精於治獄。狀入。立判。紙尾并判。以某日訊。非左證。不具。不以役喚也。一訊必與。決曰。鄉民曠丁。廢業稍稽。延其害與。鬻獄等。凡攀輿納狀。卽口訴者。亦立致研詰。或令夾輿行。且行且問。且斷案。結而人不知。出必以筆研隨。每就田隴。閒決事。始至。投訟牒者。麇集。其後月不過三四紙矣。界哨民爭差役不均。數十年無定讞。兵備道過境。至闌而環其驛館。得君判。遂著爲例。每聽訟。必齋色。和顏使各畢其

說徐出一言。斷之。皆折服。鞫重囚。輒屏左右。低聲細語。使囚忘其爲官。雖數日不承。不加刑。然卒莫能遁也。尤善治盜。僑侶窟穴。皆知之所。勘問。雖點盜。莫敢枝梧。退或爲謾語。曰。翁幾曾作賊來。某官解餉至省會。被勒索得一石。失銀二百兩。適君至。繫羸卒。屬治之。君察石有蟲。爲非道塗物。可無向。卒求也。因以手量石。問曰。石輕於銀。爾竄負銀。左右輕重。必均。幾日。曾歛否。卒悟曰。某日出某店。卽敬君曰。吾歸途。當察之。歸載石。輿中途。遇石相類者。輒取之。計已十數矣。皆不甚類。至某店。從屋後得石。絕類。乃暗置袖中。縱羸夫歸。呼店主及某官從者。曰。今日但看我審石。取十數石。令自比較。皆曰。不類。徐出袖中石。示之。曰。類乎。

則曰。類君美曰。此石何以出爾屋後也。乃頓服。蓋店主與某官。從。實同盜銀。其精審多類。此遇事擔當。有氣力。遇不避必力。爭總督。當自批劄。君面請其誤。請繳還。在嵩明。巡撫同與公過。境。儼從苛索甚厲。君用好言慰。反肆詈。君持鎖入。必欲得而笞之。同公為起謝。迤西道行部至驛。家奴橫恣。竟繫之於柱。某巡道子過縣。索夫馬。君曰。例不應與其子。猶張甚。君白太守。包君曰。來日此子不出城。必鎖其奴。痛與杖。尋遁去。永昌守與夫。殿大理諸生某於境。君請飭赴質。夫故守鄉人。袒之。不使出。翼晨令肩其寵姬前行。君馳馬追及城外。叱役縛夫。別飭卒昇輿。太守亦無如何。凡大府涉境。必相戒無擾。彭知縣五侯神者。不知國朝先王事略 卷五十四 循良 三

所起。淫祀也。邑民與豫章商爭祀。闢訟數十年。君令兩造昇神像。至取筆判神背。曰。爾像不滅。訟端不絕。立毀之。兩造相顧。愕。貽。前散。楚雄城外某寺。停棺百餘。久暴露。君督役往瘞。一日而盡。時久旱。雨忽大至。大姚令某報稱。烏龍口奸民。嘯聚數千。將為亂。太守包君夜召君問計。君察啟詞。涉張皇。請乘其始。聚選奔役。偽與賊親者。以虛言。喇喝散其黨。密白副將某率兵疾馳。日行百八十里。入洞。拖捕之。獲七十人。君承鞠。誅一人。徒三人而已。初。君權大姚篆。既受代。邑有逆案。君聞之。驚曰。必某村某姓也。已而果然。同官訝之。君曰。曾至鄉。見某狀。兇很。呼至。談之。略無忤容。以其無惡跡也。姑置之。然未嘗忘也。君任楚雄五年。

凡三權大姚。四權廣通。兩權南安。州知醫。遇獄囚及貧民病。親診之多。所全活。大計舉卓異。君厭外吏。入貲為戶部員外郎。勸其職。道光三年。父憂歸。遂不復出。卒年七十有四。子申甫。孫樹森。皆舉於鄉。

國朝先王事略 卷五十四 循良

肅清泉都轉事略

俞君德淵字陶泉甘肅平羅人嘉慶二十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改江蘇荆溪知縣有聲林公則徐賀公長齡咸器之調長洲縣甚得民心遷徐州府同知道光八年海運告竣巡撫陶公瀾奏擢常州府調江甯當是時兩淮鹽法大壞十年冬

宣宗命尚書王公州侍郎寶興公赴江南與總督議改鹽法先是陶公撫蘇時念知兩淮積弊當極論之

上頗有意與革乃召還總督蔣公而以陶公代時使臣議罷官商鹽歸場鹽科稅以君有心計使與議君具議數千言大指謂鹽歸場鹽其法有三一曰歸竈丁以按繳起科然其中難行者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四 循良 五

有三一在竈丁之逋欠一在繳錢之私煎一在災稔之藉口二曰歸官場以給單收稅然難行者亦有三一在額數之難定一在稽察之難周一在官吏之難恃三曰歸場商以認繳納課然難行者亦有三一在疲商之鑽充一在殷戶之規避一在垣外之私售以上三法共有九難如就三者兼權之則招商認繳一條猶為彼善於此苟得其人或可講求盡善願事難圖始果欲行之則宜先定章程清濶商改官易制諸事非行之三年不能就緒此三年中領課未可常懸也場鹽未可停售也各岸食鹽未可久缺也然則新舊接替之時非熟思審處何能變通以盡利乎至兩淮抽鹽之夫淮北則永豐向有萬餘人淮南則老

虎涇不下數萬人皆無賴遊民百餘年來以此為世業一旦失所此數萬眾將安往乎其患又不止私泉拒捕已也議上陶公深然之乃與王寶二公定計不歸場鹽仍用官商如故惟奏罷鹽政裁浮費減窩價凡積弊皆除之陶公舉君超授兩淮鹽運使在任五年正課無缺運費遂充揚州俗華侈君力崇儉樸妻子常衣布素風俗一變郡中至無優劇既精會計又知人善任使諸滯岸商俾往運輒遣官代之每運恆有贏利盡以充庫無私取官中所入雖少必別舉之曰此官銀也官錢也吾不敢以私遇朋友急難則傾囊仗之有大僚某罷歸適官錢屬君償之或曰是其家不貧毋庸也君曰既許之矣可食言乎卒償之同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四 循良 六

官某將謁省為黃緣君偶與藩使者言及異日大悔之曰庸知其必以是來乎吾媿此友矣君居官恪謹吏白事不衣冠不見威暑獄坐堂皇汗浹竟日常有所推鞠嗔忽作舉體震掉事未竟不休也始至荆溪遞訴者百十輩逾年前訴者又易名來控君一見即識之羣驚為神兩淮本脂膏地吏多以財結權貴人及四方遊客又以其餘瞻寒峻取聲譽皆商資也君謹守筭鑰失望者多絕不為避怨計受陶公知遇而持法無可阿當塗黃左田尚書家若有子中民以場大使需次淮上陶公屬與優差君曰優差以待有功中民無功不可得陶公曰吾已許之矣君曰以德潤辭可也堅不予陶公益賢之林公於時彥少所推

許獨稱君曰體用兼賅表裏如一十五年冬陶公入櫻薦公  
大可用  
上亦嘉之將晉用而君卒荆溪長洲江甯士民間之皆流涕請  
祀各屬名宦祠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四 循良 七

石瑤辰和丞事略

君諱家紹字瑤辰一字民備姓石氏山西翼城人以拔貢教諭  
壺關實心課士學使者稱爲真教官道光二年成進士知江西  
龍南縣調上饒再調南昌歷署大庾新城新建羅銅鼓營同知  
署饒州贛州二府事已亥五月卒於贛州官舍年四十有八君  
和夷坦白口喃喃若不能辭而以精度物折獄常得其真在龍  
南發奸摘伏有神明稱在南昌連年水患饑民聞省會散賑聚  
附郭之沙井上官委君及新建令辦賑務始散米令饑民自糶  
已而來者蟻集潁河地幾莫能容且人眾慮礙事於是改散錢  
令得錢各返鄉里候截雷濟米濟各鄉閱兩旬饑民數萬漸散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四 循良 太

去而水患愈棘君請於上官開倉平糶其力不任糶者復分賑  
煮粥以賑之主者循例備三千人食而就食者五萬扶老攜幼  
攘臂喧爭洶洶不可止大吏不知所爲或曰急徵石令及君至  
往諭曰食少人多叱嗟不能辦汝等共速散詰朝來斷不使有  
一饑民無粥噉也則皆曰石爹爹不欺人我輩無多事速散去  
爹爹者江西民呼父也君所蒞皆得民心無議與不識皆以爹  
呼之云先是惶遽時大府遣官開諭者數矣然皆若罔聞及君  
至片言解其素行足以感人也然君自視常欲然有頌其政蹟  
者君曰僕循符十二載自問無一事盡心可對士民者惟城而  
已遠知其他首縣最煩劇君治之裕如理訟必細心勘恂至夜

分不救性。好聚書藏。至七萬卷。有暇即于一履。事母孝。視聽無形。聲事上官以敬。然是非可否。惟義是視。不苟為嬖。嘗白記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為民備者。子因白。號曰民備。嗚呼。父母之保抱。其子。蓋月為備。而不自知也。是則君所以自處者矣。既卒。官五縣。人皆請祀名宦。南昌民尤德君。釀金建專祠於百花洲恆沙寺之右。久而奉嘗不衰。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四

循良

九

張翰風明府事略

君諱琦。字翰風。號宛鄰。江蘇陽湖人。道光三年。以舉人發山東。權鄰平縣事。山東吏何錢。漕耗羨為生。歲稔則無所入。而供億不能減。故相率諱災。是歲鄰平旱。君以職底視事。見田皆龜坼。麥禾種即具牒報災。以秋冬無雨。不能種麥。告明年正月四日。親赴行省。呈牒布政司。面言狀。時布政使為朱公桂楨。言於巡撫。破成例入奏。因鄰平得緩征者十六州縣。未幾調署章邱縣。章邱民好訟。月收訟牒至二千餘紙。院司道府五署吏皆章邱人多。走書請託。倚推短長。無虛日。君位任歲餘。五署內無一紙至。而結正新舊事二千有奇。亦無一案翻異。控及會垣。五署者。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四

循良

十

民失物。誤訟於長山縣。歸獄於君。君曰。汝失物地。大樹北。大樹南也。曰。大樹北。君曰。若是。則我界也。民愕然。曰。誠鄰平耶。即不欲以數匹布煩父母官。持牒竟去。忽鄰平民亦來赴懇。君謝遣之。則號咷曰。自父母去。鄰平民受屈者多矣。知父母不能越境理事也。私念此情。得白諸父母前。即不啻伸雪耳。聞者皆為泣下。已而民以瑞穀接踵來獻。有至四穗五穗者。君曰。去秋今春大旱。無禾麥。陽氣伏抑。得暑雨。潤發地力。足故生長倍常耳。皆謝道之。然他邑同被旱者。卒不聞有此也。乙酉。補館陶。會天旱。風霾。三日夜。對面不見物。沙塵壓麥苗皆死。飢民聚掠之。案已積十餘起。君虔禱龍王廟。得大雨。乃嚴捕倡掠者。又掘得富



民閉。醫。居。尚。狀。分。別。按。治。民。大。服。因。請。普。賞。口。糧。人。兩。月。館。陶。故。福。小。君。所。造。應。賑。戶。口。冊。視。鄰。近。大。邑。數。且。倍。大。吏。呵。之。忽。奉。詔。責。問。厥。饑。狀。甚。切。乃。接。臨。災。區。災。民。迎。訴。賑。弊。無。不。至。惟。館。陶。得。實。始。劾。罷。尤。玩。視。者。數。人。而。厚。慰。君。既。而。鄰。邑。蝗。起。蔽。天。日。昆。連。館。陶。處。若。或。界。之。無。一。設。關。入。者。先。是。君。在。章。邱。蠲。自。東。府。來。及。界。退。館。陶。人。問。之。而。未。信。也。至。是。皆。咤。為。異。事。及。秋。大。雨。雹。積。尺。許。皆。在。不。耕。之。地。君。治。館。陶。七。載。城。屢。毀。無。牙。角。耗。閭。閻。殷。富。成。都。會。焉。士。有。訟。者。聞。其。詞。不。直。則。曰。謀。汝。文。不。至。訟。乃。至。耶。試。責。以。文。不。中。程。後。乃。決。事。士。訟。遂。稀。其。仁。術。兼。濟。類。如。此。縣。向。無。良。醫。民。多。夭。枉。見。病。者。君。即。診。之。然。終。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四。循。良。主

以入署為艱乃設惠民局命族子賜司其事貧者並給藥疑難甚則以質君全活亡算癸巳三月十二日卒官年七十是日昧爽南關居民見鼓吹幢蓋導君行於彩雲中爭傳君為館陶城隍神公為政以近民為土用法恕而執之堅其理訟也不待兩造畢集即決遣之以其辭質後至者莫或獲飾不承也遇大疑獄亦不過再訊故事日簡而民不擾御胥役至嚴驛驛小民者論如法然善其生計必均必一無怨者每去自饒送者逾萬及卒輜賻贈以歸其喪君少工詩古文及分隸與兄編修惠言齊名稱毗陵二張尤精輿地之學於山川阨塞形勝及古今沿革戰守成敗得失之故上下數千年如指掌著戰國策得地一卷

素問釋義十二卷古詩錄十二卷文集若干卷子曜孫舉人自漢黃德道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四 循良 主

白秋齋協戎事

君姓白氏諱雲上字秋齋河南河內人乾隆庚午武舉明年成進士由侍衛任江南都司尹文端公為總督奉旨裁汰江南京口駐防文端以旗人賄錢糧為生稍不公輒起物議召君至密室諭曰江南吾自為之京口事以委若君取進止文端曰年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汰之毋弊混君出三日復進見文端曰若尚未行耶對曰某已畢事敬繳令問裁汰幾何君呈册給曰皆不當汰文端曰豈無一人在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耶君跪曰十有其四某皆增損其年齒以稱中堂意是以得不汰文端怒君曰請得畢其詞我朝幅員萬里歲風所入豈不能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四

循良

五

瞻此數旗人耶旗人不注四民籍汰之則強者為盜賊老弱丐徒而已京口當衝途外藩貢使皆假道旗婦章服殊民人沿街乞丐恐有傷國體為外夷所笑文端手扶君起指其座曰此席當屬君矣遂上疏切論罷其議君擢揚州游擊有通州奸人告海外沙民謀逆狀文端檄君先率所部往君具文乞病假五日文端莫喻其意親帥兵抵六開君忽上謁文端曰故未病耶對曰某何病某度沙民必無他以兵行必驚擾故單騎往察仇怨所自起召其父老諭令指親串之任內地者傳集訊驗取結狀三百紙並帶曉事數十人馳迎中堂耳文端握君手曰吾固知君能了此事也即集眾諭遣之置告者於法江防揚糧兩河

屬故事皆派柴戶輸工料歲賂累以萬計君白文端裁革徐淮揚三府民料積困以紓天大旱向例武職不禱雨君素服至龍王廟長跪階石上凡三晝夜既大雨而階石遂有兩膝眾民以為至誠能奪金石也累遷漕標中軍副將引疾去官僑寓揚州卒揚民請入名宦祠既得旨男婦爭進香楮迎主者至萬餘人為傳誌歌訟者不下數百首君工詩善草書在官緝捕救災愛民戰士美政不可殫述嘗曰官樂則民苦官苦則民樂以吾一人之苦易數十萬人之樂吾獨不樂乎陳文恭公督兩江時尤重君手書教勉諄諄若師弟子然其見重於名賢若此子守廉與成進士官知縣有廉直聲

國朝先正事略

循良

國朝先正事畧卷五十五 孝義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趙孝子事畧 閔孝子

趙孝子希乾字仲易江西南豐人父師高嘗從豐城李見羅先生游著有潛然集凡邊屯田議等書早卒孝子依大母母以生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禱神祈身代不愈往問吉凶於日者答言無生理往卜於市占者復言不吉孝子如臆不去曰何以救吾母占者惡其煩數詢孝子而嘻曰危矣剖心其可救乎聞者皆怪之孝子心識日者言歸見母病益危篤作疏告神書遺言付仲父及弟封識之時日光斜射牀席寂無一人孝子取筒

國朝先正事畧卷五十五 孝義

中獲髮小刀坐牀上剖胸深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聲震撼其戶孝子驚疑以為有人至四顧周章急反刀刺其胸肉置几上復取腸出斷數寸蓋人驚則心上伸腸盤旋滿胸腹云孝子置腸肉釜上問絕於牀弟妹出見釜上物以謂孝子剖腹也烹而進之母再視孝子血淋漓胸腹開氣垂絕始知其剖心城邑喧傳聞於令令親往視之命醫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孝子亦漸進食飲唯胸膈出不得納每日子午間腸端懸濡濡下月餘胸膈肉合終身矢從胸上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常人明學使者侯忠節公峒曾聞其事按充博士弟子員尋選補壬午恩貢甲申後奉母避亂山中貧甚賣卜以為養

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乃卒孝子高準大耳頤而長天性渾樸客或求觀其胸下腸解衣示之兩乳正中開腸突出寸許色鮮紅如血以帶繫竹筒懸於項及臂承其糞曰必洗且換至再三蓋三十餘年矣母終未十年孝子亦卒年六十有一同時浙西有閔孝子者事與此類

閔孝子佚其名湖州之南鎮人性粗獷力耕未嘗讀書而事父孝父為老病生年七十二病且革戚里咸勸治後事孝子不聽一日父病霍然起又數日受杖履矣人莫測所出司曰孝子呻吟牀第開狀甚苦妻數叩之不答晨起見其胸心雖堪狀何其寐發所捫處見創則大驚孝子不能諱曰常聞人言親病

國朝先正事畧卷五十五 孝義

不可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餅粥噉之可治也予不忍父病不救請於神引刀刺胸出心剖片許適夜半父呼飲納湯中不進不意父果霍然當刺胸時不甚楚割畢餅即斂如未刺時今始不能忍然視之勿以成吾父也妻大驚白之醫醫曰嘻願安所得藥妻泣請不已妄出藥塗之去言必死詰朝藥忽遂落創痕已失所在矣事聞於

朝康熙甲辰被旌 詔下之日惟其父拱立閭左郡邑大夫

讓孝子出則已先二日逝去

黃孝子事畧 顧廷琦 劉龍光

黃孝子名向堅字端木江蘇吳縣人父孔昭舉明崇禎癸酉鄉試官雲南大姚令鼎革後阻兵不得歸孝子身往尋之以家事付其妻曰此行不見父母決不歸也族黨皆阻之不顧既出門遇客之舊往滇者詢之告以道里之遠山川之阻戈鋌之擾狼虎之暴與盜賊剽掠番鬼之險惡復阻之卒奮然往一蓋一笠披零丁帖越關數百重將及滇滇人訝其形容衣服不類欲加刃時兵戈未靖疑為間諜也告以實痛哭如嬰兒狀乃釋之至白鹽井遇父母及從弟向嚴俱無恙喜極哭失聲發瘞皆為感動踰一年得歸歸時途中與弟親扶籃攀怡怡如也始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五 孝義

三

順治八年十二月訖十年六月往返二萬六千餘里吳人作樂府以傳其事而吳江潘檢討未至投刺自稱弟子同時孝子又得二人焉曰顧廷琦曰劉龍光

顧孝子廷琦字珮堅長洲諸生也父繩誥崇禎庚午舉人知蜀之仁壽縣張獻忠破成都不屈死天下既定孝子步入蜀黨而赤蹕前後歷四寒暑始得扶櫬歸中開川水暴漲幾死絕粒數日幾死遇盜劫幾死隔穹崖絕壑墜深淵幾死而卒不死不死而卒扶櫬以歸天相之也方孝子之成都時山川猶存城郭易位無有知瘞瘞處者呼號路側誓不養生由遵義民訪之殷繼周黃珪由繼周珪訪之文運由文運訪之曾大禮始得諸龍腦

橋側廬墓數月往返六萬四千餘里抵里門鬚髮白矣事詳孝子自撰入蜀記

劉孝子龍光者字夢蕭亦長洲諸生父廷諤官明益王府長史國初道梗孝子始以省試歸兵後不知父母存沒日夕涕泣家故貧徒步往建昌時益府舊人無在者禱於張令公之神夢中若有告以石梁者然不知所謂久之遇一女僧云石梁為閩粵交界處今官道阻兵出閉道往七日可達孝子乃自死穿藤岐一縷天踰白石嶺高萬仞蟻旋而上血漬雙足過山麓得微徑俯視山下有村村中板屋三楹源泉泱泱鳴石上孝子心動謂得母即石梁乎叩其戶則母管孺人出焉喜極而哭問父所在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五 孝義

四

先二年卒矣又大哭問墳何地則在板屋中又哭村民聞哭皆來觀曰吾鄉舊名見娘村宋孝子王龍山見母處也今遇子又一孝子矣乃涕泣奉母扶櫬歸孝義十餘年母沒以哭母待心疾終其身

錢孝子事畧 劉愷 劉德漢

錢孝子名美。浙之紹興人。父士驥。明季由舉人授雲南陽宗知縣。有子三。孝子其季也。八歲時。庶母與仲兄之官。孝子及伯兄侍母。留故鄉。未幾。明亡。滇南道梗。伯兄亦卒。順治戊戌。滇力內附。孝子欲往尋親。母弗許。康熙癸卯。秋。復請母曰。空囊能行萬里乎。孝子曰。此不可意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行。由江西抵廣東。病幾殆。詣六月。至南甯。瘴氣方惡。兩月餘。至廣南。又病殆。力疾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宿土城旅店。竟夕不寐。悲吟聲達戶外。有旗人楊姓者。問之。告以故。樹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考最。權知嵩明州。乙未五月卒。官葬通海縣之南山。在滇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五 孝義 五

復舉兩子。兵燹後。君家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矣。孝子聞。五內崩裂。至通海。問南山。無知者。痛哭於路左。觀者訝之。爭問故有。老人曰。我為闕氏兒。應乾錢公。乙酉所取士也。有童姓者。君家舊僕。盡詢之。至則僕適他往。其婦。滇人也。詰問再三。愕然曰。此登浙來小主耶。有頃僕歸。不復識。詳告之。乃相持哭。叩其始末。一如楊姓言。尋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詰旦。探庶母幼弟居。敝廬困甚。時甲辰十一月五日也。謀歸。父骨無存。寄跡僧寮。復疏。出嵩明。自乙巳至戊申。展轉丐食。乃藉張泉使之力。得偕仲兄負骨歸。兩弟及庶母。雷滇。是年九月十五日。抵家。蓋往返六年矣。好事者演傳奇曰。尋親記。觀者皆為泣下。

同時有劉孝子者。名愷。字白凝。陝西華陰人也。父濯。真崇禎間。司訓武昌。偕其妻及幼子以往。而孝子。隨家視墳墓。流賊擾楚豫間。道絕。失音耗十餘年。順治初。孝子徒步求父母。楚中時寇亂。垂定。焚火猶數。舉紆迴。險隘出入。鋒刃開。履死。乃達訪。舊時僕役。流亡都盡。日夜哭。泣。遇人輒誦。莫有知劉教官者。一日。真。號山。徑中。一老人聞之。曰。劉教官夫婦死久矣。其子為盜掠去。孝子。頷老人。導之。至。瘞所發之。見。甄焉。朱書記姓名。為。質。皆合。猶濯翼所自書也。孝子乃得負其父母骸骨。歸。肩肉為枯者數寸。孝子。強直自遂。為邑諸生。嘗以言語忤學師。置劣行。法當除名。提學道田君。厥茂。集多士問狀。眾以其事對。田乃唱。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五 孝義 六

然嘆曰。是則孝子宜旌矣。遂得釋。而孝子自是不復應試。晚而請樹藝。為小園。讀易其中。從容朝夕。有忤之者。置弗校。年八十餘卒。又涿州劉孝子。名德。瀟。國子生。父源。汴。明季官。鴻臚寺。鳴贊。流賊破京師。按京朝官及選人籍。名索諸薦紳。榜掠之。號曰。追。或立。或賂而免。或受其賂而反殺之。方是時。源。汴。名亦在。索中。孝子。匿。源。汴。他。所。而。身。自。詣。賊。曰。劉。鳴。贊。即。我。是。也。賊。拷。責。數。百。孝。子。默。無。言。久。之。度。父。已。遠。去。乃。奮。起。叱。咤。罵。賊。賊。怒。杖。殺。之。而。源。汴。竟。行。遷。沒。齒。不。出。蓋。身。不。罹。刑。辱。名。不。污。賊。黨。一時士大夫類莫能及云。

欽孝

顏孝子伯璵。字士瑩。山東曲阜人。復聖六十六世孫也。性孝友。補四氏學生員。父允紹。明季官河間知府。敵兵至城。孤乏援。力不支。朝服北向拜闕。室自焚。死。孝子與弟伯玠。時家兗州。兵亦至。城將陷。兵民皆竄。孝子體肥不能走。伯玠手掖之。以行。步益窘。孝子曰。同死無益。弟急去。猶可活也。伯玠不肯釋。孝子給弟他顧。躍下城。伯玠俯視痛哭。矢及其身。而卒。孝子仆地傷左足。夜乃甦。為邏卒所得。見其修髯偉貌。不敢害。舁以告其帥。孝子見帥不為屈。帥驚異。問之。則顏子後也。遂延之坐。置帳前。有被掠者。偶語曰。昨見城中婦女十數輩。還卒。驅以走中。一婦不肯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五 孝義

七

行卒。反刃擊其臂。折。猶罵不已。卒殺之。牆下有媪。過之。指曰。此顏氏婦也。孝子曰。得非吾婦朱氏乎。告其帥。跡之。果然。蓋刃傷已四日矣。驗其息。猶未絕。載之還。復活。帥謂孝子曰。而日念而父。然兗州破時。河間陷。已一月矣。孝子聞之。長號力請於帥。護之出軍壘。踰躡走河間。時盜賊充斥。白刃塞於前。積日不能得食。每被執。輒抗。慨與語。輒得釋。卒達河間。哭其父甚哀。路人皆哭。方其父之自焚也。幼子伯璵甫六歲。僕呂有年抱之出。火負而走。道中流矢死。伯璵歷民間。願得免。孝子既拾父遺骸。復訪得其弟與俱。還。倪文正公元璠。河間公座主也。至是道經河間。為文以祭。曰。父忠子孝。是吾師矣。由是孝子之名聞一時。生

平坦易而家法嚴以肅。友愛季弟同居無閒言。訓子孫以經義。鼓琴賦詩自娛。恆自言壽止六十一。果驗。子光猷。官編修。光敏。進士官吏部郎中。皆有文名。性亦孝。執親喪。躑躅盡哀。淚與血俱。四方觀禮者有類。善於喪之日。

先正事略 卷五十五 孝義

八

陳孝子事畧 賀上林 何士閏

陳孝子名嘉謨字我師江蘇興化人邑諸生順治初父宏道為怨家所誣繫府獄獄卒絕其糲餼孝子乞一見父不許知羣小計必殺之乃痛哭於城隍神作血書懷之出白沈於河是夜蒼頭守舍候孝子不歸忽聞哭聲自外至扣門甚急啟視無人心怪之及明兩淮通使白某得一函啟視則嘉謨訟冤血書也連使大驚適蒼頭亦來訴求其尸七日出白鈔歸河屹立風浪中髮皆上指遂出宏道於獄收葬孝子而抵誣告者罪後十餘年有賀孝子事

國朝先王事畧 卷五十五 孝義 九

八謀脫父不得聞巡撫將至涉江湖淮迎舟大呼騷從阿之不得前憤極遂投河髮沒數寸復躍起大呼巡撫令急救之已死檢其衣得一紙則白父冤狀也巡撫按部具得令不法狀黜之釋天赦於獄鄉人為立賀孝子祠又何君上闕者安徽南陵人也有族人滿盜破其祖母冢以葬規孝子訟之官三年不得直會巡撫撤兩縣令會勘滿健訟事仍未白士閏大恟觸碎腦裂而死令義之勒滿起棺治其罪葬士閏題曰義士何士閏之墓

曹孝子事畧 張維德 張振祚 薛文 薛化禮

曹孝子超安徽和州諸生有學行順治十六年海寇鄭成功犯江甯掠及州境孝子奉親出遊猝遇寇兵欲戕其父母孝子號泣請代寇閱而釋之家貧力供甘旨以養居喪負土作墳家有紫微一株父于植也久枯孝子每對之哀慟忽復發花時人為孝感康熙四十二年旌孝子以身代親死事與張孝子維德敘相類維德合庀人明崇禎乙亥流寇入境執其父將見殺孝子年甫十五歲延頸就刃求代父賊義而釋之越順治丙申父卒哀毀骨立廬墓側三年又張孝子振祚廬江人也父宏任攝帑知四川嘉定州崇禎壬午流賊逼城孝子奉父命領教騎

國朝先王事畧 卷五十五 孝義 十

突出求援城等陷孝子還見父被害觸石死時弟振祺以庶試回籍阻絕無音耗及順治甲午開信奔赴至保甯阻寇不得前巡撫李國英拔署梓潼縣三年道始通即辭官尋母遇之峩眉縣年七十餘矣奉以歸

和州薛氏二孝子者兄文弟化禮陳橋洲農家者傭也有母老矣乃傭力以養而畜一以侍母迭相代傭者出其一人潔治茅屋坐母中央絮絮語移日將傭者荷擔自村外來白漿一飯酒一壺市脯或生肉用楊柳負魚輒以至至則驚烹跪進兄若弟跳舞歌謠以侑食歲以為常或天寒凍冽則負母出曝於戶外一人前後為侏僂綱班即當作態以博母笑鄰兒大譁孝

子不。屑。意。徐。負。母。逕。入。戶。去。久。之。母。益。篤。老。病。且。死。殯。葬。皆。竭。誠。信。毀。不。能。出。戶。傭。主。蹤。跡。至。其。家。二。人。則。骨。立。不。能。起。哭。益。哀。向。鄰。人。索。粥。糜。糞。活。之。數。日。兄。弟。竟。俱。死。時。康。熙。四。十。二。年。也。知。州。事。何。偉。表。其。閭。又。四。十。四。年。學。使。朱。筠。附。其。主。於。何。公。祠。且。為。之。記。

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五

孝義

十一

趙孝子事畧

趙孝子名萬全。浙江會稽人。父應麟。為傭而貧。託教授。出遊四方。時孝子甫周時。應麟出無所遇。久客益困。明亡。天下亂。阻兵不得歸。轉徙他鄉。以故棄其家。二十年矣。孝子幼。數從母問父。何。忘。返。今。安。在。母。持。之。泣。且。曰。兒。知。憶。而。父。窮。使。父。得。歸。卒。撫。爾。乎。孝子則大痛。年十九。請於母曰。兒已長。願往尋父。幸必奉父還。眾止之。不可。遂獨行。求父。度淮南。北。歷燕齊。穿楚豫。秦隴。所值雖備。保負。販浮屠術。師流丐之。倫皆潛察。無敢忽慮其父之。或通於是也。周行五六年。日不再食。僅其柴立。如植。然終已不遇。心疑父已死。遇骸。骷之委溝壑者。輒灑血。澆之。堅不入。

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五

孝義

十二

乃捨去。復誣號於塗。初孝子將出。懼已不審。父狀。則張牘書。應麟名及鄉里。年歲。容貌。揭於背。以行。久之。抵馬邑。馬邑故山西邊兵後人。烟凋喪。孝子旁皇。無所告。張文義者。縣人也。聞之。太息曰。嗚呼。是豈趙君兒耶。亟走視。問其籍。故會稽。誦所書牘曰。是矣。吾幸識而翁。翁客遊。無所寄食。窮歸。我嘗為我。授書甚適。吾哀其旅死也。櫛而封之。高不及馬。履手表之木。今且拱。孝子聞言。擗地慟奔之。窀所。號而仆。絕復蘇者數。乃負骨歸。冀少慰其母。馬邑人爭來聚觀。皆泣下。少留之。不可。既歸。服斬衰。躬。奠。築墓時。時哀號。復託教授。供其母極艱。且勤。母亡。得合葬。廬塚上。三年。康熙己巳。孝子卒。後四十餘年。守土吏上其事於。



朝。記。祠。之。廟。且。賜。金。俾。家。石。而。旌。其。門。

國朝先王事畧 卷五十五 孝義

孝

王孝子事畧

王孝子原直隸文安人也。父珣。當明季。苦歲荒。役重。不能支。辭其妻曰。我去則追呼不及門。妾婦孤兒。庶可安也。遂逃去。不復返。時孝子方在抱。稍長。從羣兒。學有嘲其無父者。歸問母。得其故而悲之。曰。我當求父母。曰。兒幼不能也。孝子慧甚。及長。設酒肆。多作林屨。諸行色所需物。遇遠客至。則資而厚款之。不受值。問所欲。曰。吾父姓某。名某。貌若何。亡出有年矣。倘所寄寓。若道途。邈。近者。客幸為兒。述訪。相告。生死不忘。酬也。居久之。無所得。既娶婦。乃復辭母。覓父去。母泣問曰。年遠。父存亡不可知。且若父。毗耳。流落何處。誰知名者。無為父子相繼作。羈鬼。使我無依。

國朝先王事畧 卷五十五 孝義

高

孝子痛哭曰。不得父。兒不歸也。幸有婦侍母。母勿以兒為念。遂行。足迹。半天下。日乞食。充腹。跋涉。重趼。至見骨。南北去來。積十餘年。無倦色。一日渡海。至田橫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僧炊莎食之。味苦。以細肉為湯和之。乃甘。尋驚寤。遇一老父。曰。孺子。憊甚。何為者。孝子以情。懇且語之。夢。老父曰。試為子占之。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泥肉和之。附子。膽也。求之南方。父子其會乎。孝子喜。拜謝。遂南。踰洛漳。向洛汝而行。所歷寺。皆遍已。而至輝縣之帶山。有寺。曰。夢覺。孝子心動。曰。吾夢。豈至是。微耶。天雨雪。寒甚。臥寺門外。有僧。見之。詰知其尋父也。憐之。導見其師。與之食。師曰。子何貴。曰。文安。曰。吾徒。舊有文安人者。盡出與。

致鄉井乎及相問姓名即其父也乃相抱持慟哭父猶未肯即歸曰吾棄家久矣無顏復返孝子牽衣哭不止寺僧皆感動勸其父曰若不歸子必死子死妻媳必繼死奈何忍滅一家親也於是相將還里門夫妻子母復聚鄉人嗟歎父子並登大壽比孫而顯貴科名繁盛迄今稱右族焉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五

孝義

十五

耿孝子事略 耿極 耿光 耿於彝 耿輔

耿孝子名燿河南太康人邑諸生少從兄光學事之如父凡出入起居必諮稟而後行光嘗與之財孝子曰家有長兄我無用此爲也崇禎壬午李自成陷太康孝子率弟炳肩與母避河朔貿易以供甘旨母病孝子朝出經營暮歸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母沒扶柩渡河將殯於祖塋會鎮帥高傑兵作亂道梗塞孝子從刀山血海中挽車以葬不恤也時定與耿極與弟極以孝友稱炳嘗慕其爲人訂爲兄弟分宅以居且贈田四頃其義譜有云性地成宗心源爲譜孫夏峯徵君聞而義之爲作三耿合傳云光字伯明邑諸生事繼母孝教諸弟嚴家世業農父應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五

孝義

十六

科好施與七世同居子姓百餘口置園几二外則男子以次共食內則婦女以次共食額其堂曰效藝嘗赴省試拾遺金數百於旅舍俟其人歸之嘗言行事當以聖賢爲法始無悔事立心當求鬼神可鑒始無愧心其刻志勵行如此子於彝有學行光卒未葬值流賊屠太康居民逃竄於彝獨抱父柩號泣不去賊大至慌之曰汝獨不畏死耶推墮城下傷腰背幾死越三日賊退踉蹌歸家以土掩柩而後去時歲大股人相食邑令饒毅四十斛悉推其餘以賑貧人督家僮廣種菜明春菜發任人刈取所全活無算年八十二無疾而終耿氏以孝友名世子姓守其家法中州稱禮讓者以耿氏稱首又有耿孝子輔者虞城人邑

諸生早喪父奉母避亂開封會流寇決河灌城輔倚浮木負母渡水逃獲免後居母喪哀毀骨立納衣粗食終其身以子竹岩贈給事中與於葬並祀鄉賢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五

孝義

七

國朝先正事畧卷五十六 孝義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劉孝子事畧子青纂 王 珽 李 惲 劉 星 郭培壩

劉孝子恩廣河南襄城人當明季寇亂父漢臣被執孝子方十歲號哭奔赴父已被害慟哭收父屍賊怒截其耳鼻不肯去賊憐而釋之負父屍以歸兄弟同居終身無閒言有姊少寡迎歸撫其二子給以田產母歿哀毀嘔血遂以卒塚門外產芝三本人咸謂純孝所感云子青藜康熙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性敏好學博極羣書十歲遭父喪哀毀嘔血成疾後母患疔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者七閱月浹於仕進請急家居不復出母數促之終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六

孝義

不忍離膝下生平清介自守及母卒囊無一錢邑令致賻始克殮父子並祀鄉賢

同時王孝子庭祥符人性純孝年八歲侍祖父疾母氏刲股以療翁孝子十指忽痛甚趨問母知其故卒飲泣不言以成母孝與子符震同舉康熙甲子鄉試乙丑成進士部檄至依依不忍離膝下父母督之不得已入都一夕夢中忽驚悸恍惚母氏刲股時情狀急馳歸母疾已大漸人以為誠孝所感服闋父促令就銓得新會令會裁缺即告養歸絕意仕進所學一宗程朱淹貫經史尤邃於易祀鄉賢又同郡李孝子惲尉氏人家貧以木工營生父患痺痿孝子事之惟謹過歲款不能養乃乞食於市

歸以啖。父後得。馱穀一石。慮不可長。繼日。春升。許供。父而以糠。糶自咽。及父病劇。夜中。鄰人猶聞。孝子撫摩。嗟泣。誓。遲明。則孝子已抱父足死矣。其父亦一慟而絕。鄉人重其孝。為葬之。雍正十一年。旌。又有劉孝子星者。祥符人也。為諸生。有學行。年十三。喪父。哀毀逾常。母病。刲左股。以進。疾遂瘳。生平雖盛暑。未嘗袒。獨恐人見其創痕也。後以子士聰貴。贈給事中。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六

孝義

二

又郭孝子培塿。新鄉人也。邑諸生。性至孝。母沒。廬墓三年。晨夕哀號。坐外。舊有先世祠。一夕失火。孝子抱木。主冒火出。倉卒中。遺生母像。復衝入烈焰中。檢得之。身幾殞。性尤廉介。取與無所苟。有藥。賈止宿其家。遺金百兩。孝子追還之。雍正六年。旌。

顏孝子事畧 續 龍

顏孝子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其父宏仁。順治初。有怨家。周昌者。乘亂。借其黨十餘人。誘宏仁。閉空舍中。殺之。而棄其首。已。顏氏得道。旁尸。驗之。良是。屢購其首。無有也。及物色殺者。主名。知為昌。連控諸官。不得直。時孝子年甫十三。痛其父被殺。嘗與兒孟和。取析薪。斧出。礪之。復束。髮草如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如是者數矣。鄰里知者。數易之。以謂此穉子戲耳。即昌聞之。頗心動。然亦未暇備也。逾三年。孝子懷斧。竊告其母曰。兒將往復父仇。母大駭。搖手止之。曰。昌無籍。有膂力。汝弱。小何能為。慎勿自速死也。孝子奮衣出門。不顧。是日。值昌市中。孝子陰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六

孝義

三

尾之行。昌不知也。行稍前。遽自後。揮斧中昌首。流血。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會其母孟和走視弟。孟和趨至。昌已死。兄弟相率。號於眾。請借諸官首罪。眾如其言。既至。縣庭。孝子與孟和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眾從旁分別言之。始下孝子於獄。其母蒲伏。往視之。且哭。且撫其背。語曰。駭兒。豈不聞殺人者死。願欲以父子兩命。易人一命耶。孝子怡然曰。父仇得復。死不憾。其明年。巡按御史錄囚。遂釋孝子。而周昌前所與其殺宏仁者。十餘人。先後皆病死。臨死時。皆言顏泰如守我。偏體青赤色。若有擊之者。或又言泰如幸緩我。泰如者。宏仁別字也。不期年。十餘人無一在者。而孝子兄弟無恙。

顧孝子鼈亦吳縣人也。年二歲時父仲常為其仇金瑞甫所殺。鼈稍長知父死狀。即淬一刃。挾以出入。金亦避之。順治辛丑。鼈年十八。遇金於胥口。拔刃刺之。金躍入水。鼈從之。連刺不死。金逸去。挾重貨誣鼈以盜。兵備王紀。郡丞劉瑞訊得實。卒誅瑞甫。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六

孝義

四

吳孝子事畧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璧。江西新城人。性敏。善屬文。弱冠補諸生第一。屢試輒高等。父道隆病久之。痺不能起。前後血並下。醫藥十餘年罔效。康熙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沐焚香告天地。刺血書疏。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代父死。大華山者。撫州崇仁縣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采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鞭聲。鏗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隱。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急不欲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鄉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六

孝義

五

先生二人同郡。邑諸生二人。十八日。孝子入廟。默禱。焚疏。訖。同寮人邀遊著棋峯。路經捨身崖。孝子忽越次前行。至崖所。歎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為。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趨買棺。往就殮。自山頂至崖下。路紆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眾人曰。誰云吳秀才投崖死者。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眾走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也。立空中。不墜。聞目視足下。有白雲。起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特卻疾。且延年。更授治病。瘵。癘。咒。并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遂馳歸。一日有半而

至家至則父垂絕孝子急書一篆焚服之室中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喟曰是何藥耶疾大愈孝子徒步往返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無疾終焉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數為人解訟聞既感神應益自修人病苦者恆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為名

國朝先正事畧卷五十六 孝義

六

朱孝子事畧

孝子姓朱名壽命江西餘干團湖村人康熙乙卯遭亂與母李相失孝子日夜泣不欲生如是者數年一夕夢若有神語云汝母無恙籍正藍旗下孝子益痛哭遍拜其戚族鄰里且與訣曰壽命苟不見母不生還矣短衣芒屨背黃袱足履赤露匍匐三千餘里走京師至則行乞市中或遺以餅餌則自食遺以銀錢則紉衣縫中竟日忍餓不敢費一錢為贖母計也蹤跡久之果得母所在如夢中語而旗人故邀重賄拒孝子孝子曰踞其門外雙膝為腫遇母生日持肉麪一盂跪進母伺母食畢然後起邵遠平學士時官京師義而贖之既出無所依因留學士家母性下急小不如意則詬罵不休甚則捫而批其頰孝子益嬉笑謝曰恐傷母手後數月得便舟奉母歸餘干孝子體羸面黃不知書故其語質每對人言在母腹時日吮母血三合何忍不報蓋其天性也

國朝先正事畧卷五十六 孝義

七

楊孝子事畧 蕭日瑛

孝子名文蔚浙江上虞人父榮明諸生康熙丁未父年八十有七病孝子走廁噓嘗其糞廿號於天請身代不得父竟死越十年母病痢中死法醫者凡數輩皆辭去孝子獨念父危死不救今復爾生男何為也世已無鍼灸技豈湯醴亦告絕乃闔戶封左臂以其肉雜薑汁灌之三灌三進母病霍然已時丙辰九月二十一日也方孝子將封臂束臂以兩麻令肉墳起然後追噉之而脫之以刃故創甚鉅骨露凡百二十日始合創人不知也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六 孝義

八

以俠烈名人以孝稱之必變色踰躅每月吉輒禱城隍神願減年益母壽然秘不令諸兄知若惟恐以獨行傷兄意者同時有蕭孝子者江都人也諱日瑛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封腸剖肝使婦虞氏和藥進母母病愈而孝子死孝子既喪虞氏謂母初愈不當使聞增悲慟乃匿語姑曰日瑛出耳殯孝子他室貧則衰經而哭入則常服而奉進食飲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於墓側轉運使朱孝純主修其祠宇為立碑而銘之

張孝子事畧 郭若鼎 江大賓

張孝子森小字洪居福建連江人生有至性父震公學家避亂於邑東之岱堡順治十三年海寇陷堡張氏一門殲焉獨震公以他適免孝子時年七歲被掠往龍巖既壽之廈門稍長備於清漳震公謂其已死也康熙十年孝子年二十餘思念其父母每遇佳辰輒雨泣或夢中號哭不止願忘其鄉邑及父名字因為備時人謂其語音似連江而彷彿憶天貞者父名也遂奔連江越數日無所嚮哭於途或問父何名泣曰忘之矣此閉母乃有張天貞耶願見其人於是震公問之曰天貞吾亡弟彼焉得識之急走視遇於南關叩其詳大喜攜與歸呼其母出曰吾兒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六 孝義

九

洪居不死今歸矣孝子熟視母良久曰非吾母也震公曰果非爾母也母亦斃於賊矣此爾繼母耳孝子拾地大哭自是事繼母如所生念母死於賊賊仇未復慟不欲生更持服三年每哭失聲鄉里賢之雍正七年旌同時有郭若鼎者海澄人由歲貢歷官戶部郎中幼失怙恃哀慕終其身兄居昌因亂相失跋涉相尋凡二年行數千里遇於轄學以歸分產共之邑五都海塘決漂室廬亡算捐千金興築邑人立石紀焉雍正初入祀鄉賢又江孝子大賓泰甯人生數月父遊學京師轉徙山陝閉落魄不歸孝子稍長痛不見父誓不欲生俄聞父在漢中遂辭母往尋負且病長途孤影漸死者數矣抵漢中不宿旅舍席荒

○ 芟草中號泣周詢久之竟得父扶以歸父年七十矣又數年卒於家有以尋父狀問者孝子輒諱之不欲以孝名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六

孝義

十

鄭孝子事略 吳國華 何履旭 李盛山 林開登

鄭孝子江字若庵福建侯官人慷慨有至性母葉病將革孝子封股和羹以進母霍然起曰兒創無恙乎適神告我病將立瘳順治五年大饑穀數斛可易田十數畝孝子謂其妻陳氏曰美田宅易得也乘人之急而利之不義擁餘粟而坐視無告不仁且遠計子孫何如近憐兄弟氏曰善乃以穀分贍宗族塾師劉慶開妻為其孤里中有周九者重困官役父子三人將仰藥孝子排戶入贈金力救其死有販豕者被竊喪其貲窘甚走投河孝子資以金如其亡數得不死聞者義之又吳孝子國擊何孝子履旭皆閩籍並割股療親病而李孝子盛山林孝子開登則並以割肝救母聞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六

孝義

十一

國擊福清人父鼎臣官永定訓導病篤孝子封左股作羹以進未愈藥石股遂痊越三年父沒海寇逼城孝子負母鼠母病孝子自割如前病亦愈履旭字君章福清人父其達早世奉節母葉氏竭力色養母疾篤倉皇籲禱一夕夢神授藥手按其股乃焚香告天封股和藥以進母尋愈待兄弟極友愛著有心鳴集盛山姓李氏羅源人也母鄭遇重疾孝子禱於神割肝作羹以進母竟卒孝子亦卒雍正六年事聞得旨割肝療疾事雖不經而其迫切救母之心實難得而可憫其子旌而同時林孝子割肝救母年纔十四其母為尤奇林字亮中名開登福清人



謝孝子事畧 陳開運 賴用賢 李人鳳 李人彪

謝孝子獻恂。福建甯化人。事親至孝。嫡母雷氏無出。父客外。再娶王氏。生孝子。父旋卒。孝子扶生母歸里。奉嫡母雷氏。盡子道。雷卧病。孝子割股和藥。以進。病立愈。順治中。邑令何鳳岐表其門。為請旌焉。時有陳賴李。余諸孝子。皆閩產。並以卓行聞。而鄧成珠者。家貧。至偏力以食。亦以純孝著。

陳孝子開運。字而鈞。清流人。父病。割股以進。兄弟八人。友愛無間。言縣令賈漢儒請旌其門。同邑諸生賴用賢。字鴻達。侍母痼疾十年。躬調湯藥。衣不解帶。母歿。苦寢極側。哀毀骨立。五世同居。人稱陳賴云。李孝子人鳳。字亦凡。長汀諸生。嘗為其祖母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六 孝義 十三

舐癰居。父喪不食。七日。弟人彪亦割股療親。病時稱一門兩孝。子余孝子名萬春。清流人。邑諸生。母病。割股調藥。母卒。哀慟以頭觸柱。絕而復甦。苦次。歿。茹素三年。如一日。鄧孝子成珠者。泰甯人也。家故貧。父早卒。備於廖氏。距家數里。日乞米一合。味且趨。送母所疾。趨反供。主役亡何。母日盲不能炊。乃負母依主家旁。舍朝夕。手自飯之。久而主有微言。孝子曰。某自減餐奉母。不敢重累主人也。晨昏弗懈。便溺必親。者五年。母卒。日夜長號。聞者皆流涕。葬畢。辭主人不知所之。

沈孝子事畧

沈孝子萬育。字和卿。江蘇常熟人。鼎革時。避亂。負母周氏行於野。遇盜奪其精。母固不與。盜怒。將殺之。孝子泣而求代。並得免。鄰人失火。延母寢。母疾方劇。不可以變。孝子號痛呼天。天反風。火以息。母年八十餘。疾危。篤醫皆言法不可治。孝子割股以進。弗廖。夢緋衣神告曰。疾非五藥所能治也。醫凌某在雙林。速致之。凌至。以針達之。霍然。愈。孝子性好義。屢建橋梁。施棺槨。以成母志。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年九十有四。臨終。惟呼父母。子六。皆為諸生。其二登鄉薦。孫淑官編修。嘗乞方侍郎苞誌其墓。侍郎之言曰。嘗怪書傳所紀。以孝感鬼神而得異徵者。大抵皆獨行之士。而聖賢則無之。蓋聖賢之學。至於知命而不惑。雖事父母亦盡其心。與力之當。然而止耳。獨行之士。悲憂感發。若焦若熬。常欲殉以身命。故精氣之積。而鬼神為之通理。或然也。學者以為知言。雍正四年 旌。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六 孝義 十三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王孝子事畧

王孝子恩榮字仁庵山東蓬萊人也為人原款而深挺造次不能以文自達縣小吏尹奇強性險猾頗以巫醫之術有寵於官孝子父永泰因真產與角口被毆中要害立死時孝子甫九歲祖母劉氏年高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傷痛自縊孝子母劉氏健婦也瘞其姑葉厝永泰棺於市儲屋其旁居之大書曰殺爾父者誰也泣血三年病甚呼孝子至榻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此海枯石爛存此志恨不可忘也

國朝先正事畧卷五十七 孝義

孺子謙之孝子游羅大專家盡落依舅以居厲志讀書稍長補諸生誓於父柩前尋仇以斧自隨其舅患之誘使居長山島中禁勿令出且告之曰孺子志誠善但殺人者死國法也爾父之鬼餒矣孝子流涕聽命每晝取史記伍子胥白公列傳朗讀讀已痛哭夜靜焚香長跪告天絮語達旦時或困倦假寐輒連聲驚厥大呼怨家在此年二十八舉子辭於舅曰可矣遂行踰月忽遇奇強於道揮斧急擊稍遠不中乃投以石仆地道旁人爭抱持之得免奇強諱不言裹足不出一日偶獨立門首又為孝子所見直前斫中其首帽厚偏引至耳扶傷脫走其家奔訴於官時已年遠吏胥索贖無可證孝子出母故所弄銀陳之訟庭

殊批雖然旁以血書鈴之縣令嘆曰至性人也吾欲尼爾則傷

中天之恨欲聽爾則違累赦之條周禮調人之法具在各為趨避已耳孝子於是噉然而哭縣令亦哭堂廉內外觀者盡哭孝子既再舉不得奇強亦遠遁棲霞相隔八年適蓬萊人有患病者力延奇強禱治奇強亦以事久稍安入城過一小巷四顧無人方衰哀問孝子突出扼之奇強皇窘伏地乞哀孝子曰吾父遲爾久矣遂劈其腦腦裂以足連蹴其心而絕於時見者驚出不意相率前擁孝子孝子笑曰豈有白日殺人乃畏死者遂自縊赴縣會奇強家訟當日永泰故自縊非毆死縣令欲開棺驗視孝子曰某已有子矣爾抵死不認再暴父骸叩頭出血縣令

國朝先正事畧卷五十七 孝義

固然乃為博稽於介果皆曰孝子言是遂具牒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擅殺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不論是否未嘗不教人復仇也孝子父死之年尚未成童其後疊殺不遂雖非即猶即也觀其視死如飴激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即以原存埋葬銀還給尹氏以章其孝且將具題請旌孝子之舅聞之見有司曰孺子求見其父母耳夫人遭奇禍以要旌門式問之策又何忍矣法司嘆曰汝亦賢者也遂止而祀其母氏於祠時康熙四十八年也其時慈孝子事者撫軍則中吳蔣公陳錫提學則北平黃侍講叔琳及滇南李觀察發甲云

謝孝子事畧 五 全

謝孝子萬程河南唐縣人妻李氏楚人也事親孝父儀為諸生  
食餼屢困場屋司農既裁餼廩益屢空孝子夫婦耕織供滌瀟  
無闕儀老且死不克殮夫婦號泣擗踊里巷哀之然力不能助  
也孝子目其妻泣若有言不忍李氏知之請自鬻以營葬具目  
其子俊娃泣時俊娃生甫五閏月不忍戀遂行里巷哀而記之  
曰康熙某年七月二十日孝子謝萬程鬻其妻葬父鄰村董官  
店王全者先有子七歲遭寇掠遺唐縣道中有翁姬養而子之  
義不得返全乃議置妾以二十四金買李氏歸焉泣而請曰  
妾生士家知詩禮翁死不得已鬻身以葬願早夜供織紉全妾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七 孝義

王

節君德益洪遠必昌厥嗣全故知萬程夫婦孝至是感其誠惻  
然許之明年全子所養之家其翁姬皆死得歸全兄大有故與  
弟積忤誣為逃人也慙於兵備使者詞連李氏時南陽郡丞漢  
陽張三異循吏也有異政遠近戴之奉檄按其事全偕其子至  
曰非逃人吾子也向掠今歸耳詢少婦何人全備述其事詢李  
氏涕泣自陳具言全節狀且請召萬程察之萬程至具言所以  
鬻其妻者張公歎曰古有備身以葬親者世傳至孝汝若此可  
謂孝矣乃笞大有而畀全金賞萬程幣示於眾曰康熙某年七  
月二十日孝子謝萬程夫婦完聚如初且旌其門曰節孝雙奇  
於是里巷無遠近咸贈孝子金與粟好事者至演之為傳奇論

者謂子克孝婦他適而完節以歸其夫而復返也歲月日時無  
易是有天焉而張公化民訓俗及王全之完人節義為皆不可  
及云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七

孝義

四

蕭氏兩孝子事略

蕭孝子啟聖弟鳳騰江西樂安縣雲蓋鄉人也。當父喪日。兄七齡。弟裁四齡。即克盡哀禮如成人。時逆藩倡亂。母氏負抱兩孤。避賊山谷。暮陷虎穴。中虎瞋之。啟聖乃身蔽母泣告曰。請噉我母傷。母及幼弟俄而虎竟去。寇平。啟聖年漸長。念母勤苦。乃廢書。偕弟力田。以為養母。以家學弗繼。為憂。鳳騰於是復就學。刻苦下帷。燈焰熏帳。中至黝黑。不可辨。後雖終於諸生。而母意未嘗以為歎也。兩孝子當母志。則請荆受杖。病則籲天祈身代。母既沒。兩孝子負土成墳。三年廬其側。祭日。僂聞。愾見如慕。如疑。事之若生。時其相友也。自幼至白首。怡怡然。於妻子無所私。如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七

五

胡氏婦曾氏居室禮讓。內外雍肅。數十年如一日。鄉人以爲難。啟聖年四十。無子。鳳騰歷雨。雪涉險阻。爲求側室。既而主男側室卒。曾氏減次子乳乳之。兄嗣由是得續。兩孝子聞母言。父平生欲修葺遠祖蕭儀忠諫坊。貧不能舉。齋志沒。康熙庚子。啟聖兄弟力新之。竟克成。親隱願云。兩孝子沒後。其家五世未嘗析爨。和順之氣。油然而鍾於一門。

王孝子事畧

劉必泰

邱永彰

胡士宏

王孝子麟瑞福建南靖人。邑諸生。八歲喪母。能盡哀。事繼母如所生。母病渴。思食青梅。孝子繞樹呼號。絕食三日。是夜梅忽華。旋結實。摘以奉母。病立愈。父歿。廬墓三年。突遇虎。虎卻避之。聞者異焉。里人劉陞。遺金數百。拾而還之。俾得完娶。雍正元年。舉孝廉。方正以薦。授永平知府。歷四川道。監察御史。同時有劉孝子必泰。字國人。莆田人也。郡康生。六歲。哭母。幾喪。明父疾。露頂焚香。乞以身代。父偶思石鱗魚。伏月不可得。孝子夜馳深山中。行百里。叩瑞雲宮。乞神助。果獲魚。以奉父。後父歿。廬於墓側。每大風雨。輒繞墓哀號。事兄如父。兄歿。夜臥棺旁。哭聲震四鄰。時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七

六

稱其孝友。又邱孝子永彰者。龍溪人。弱冠喪父。事母至孝。母歿。廬墓哀號。每風雨。聲益悲。鄉人化之初。以貧不克葬。父歿。仰天泣血。一夕。削筍供母。得金泥中。乃克營。父家人謂孝思所格云。雍正七年。詔旌其門。父會稽有胡孝子者。名士宏。字大生。父患痼疾。侍湯藥。惟謹。衣不解帶者十五年。雪夜。父渴。思食。梨時。城門已扃。孝子繞城。陸號。泣。忽遇一軍士。指負。一舍。引之。去。得梨。以歸。詰口。往謝。堞下。不復有舍。惟漢前將軍。關侯。廟在焉。始悟爲神所使也。父歿。營葬。東湖。躬負土。石。建隄。植木。人呼孝子隄。

黃孝子事

黃孝子名農字古處江蘇元和人父衰縣學生有孝行生子二長庭次即孝子孝子年十餘母吳有疾臥牀三載孝子奉湯藥惟謹已復病利方大暑扶掖轉側手除穢瀝閱數十晝夜不憚母卒號慟絕復蘇者數既殮坐卧不離柩側獨居輒啼其母語夢中時作歡笑聲既覺則大哭如是者逾年葬而歸伏地哭不能起父方教授於外攜入館久之啟其枕漬淚若膏貌懼然視初喪不異也已而父遷館距家數里孝子念父五日一往省父止之乃私伺門外遇館童出問安否曰安則欣然去或曰否即趨而進問所苦衰哀不忍去衣服器用時其寒暑輒具以往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七

孝義

七

父歸左右侍無頃刻離既成婚依若孺子一夕鼓三下忽心悸躍起謂妻曰吾父其有恙乎方嚴冬不及旦疾馳至館父果得暴疾昇以歸疾甚時父年五十一術者言明年數當盡會臨夕孝子書黃紙十餘願減算二十年益父元旦徧詣諸神祠焚之是夕寐覺言曰神許我矣已而父果以七十二歲終而孝子以三十二卒孝子事兄篤友愛兄舉鄉試雷都門家事孝子悉自任兩人同歲舉子嫂病乏乳命妻兼乳之兒亦不辨其誰也平生與人恭謹犯者弗校歲饑減食食里中餓者母忌日必省墓涕泣遇時物雖微必薦疾篤與父訣哽咽而沒先時枕邊置銀一裏及是啟視遂以含蓋不欲以累父也後數年父患心

痛呼號罔措一夕恍惚見孝子問何以來曰來侍疾耳手穿穴滿病良已孝子卒於康熙二十一年至乾隆五年巡撫徐公士林揚於朝以孝子旌妻金氏年十七歸孝子孝子將終語婦曰吾夫侍吾母矣汝善相吾兄嫂事吾父待孤之有立也勉之時孤方四歲遺腹女才七月婦痛夫死孝欲身殉者數矣憶夫言而止家故貧事務極謹洗滌縫綴胥自任不以委家婦一夕所居室震盪有聲急挈兒女出而屋毀或勸入娼室曰伯在不可遂露坐達旦翼日召匠新之不慎一夕風雨方寐若或促之起立披衣抱兒女走而牆忽崩牀几盡敗裂趨竈竈以瓦終不入娼室也翁既終兒女婚嫁畢節婦以夫亡日設祭拜且哭

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七

孝義

八

曰吾二十餘年戰栗自持恐負夫付託之重今幸畢吾事遂長齋奉佛終其身雍正二年卒年六十有七其年得旌如制子師憲改名商衡力學砥行陳恪勛公知蘇州拔真第一以諸生終少刻苦夜寢刻香繫鐵錘下承銅盤香盡錘墜擊盤鏗然有聲即驚覺起讀好先儒新錄推行越山人極圖論貫以論語學庸及橫渠紫陽之緒言曰困學錄父孝母節建坊後擇日奉主入祠遂得疾強起拜送尋卒

胡孝子事略

海陽有孝子曰胡君諱隆字景初代本素封至其父振御而家落孝子為奉養計弱冠走京師謀筮仕父卒奔歸營葬哀禮交盡後入賞為寶泉局大使久之改江南涇縣丞以母老不果就養數乞身上官詔之及母訃至孝子哀毀骨立歸見母柩則僵地大慟每一慟輒死復生無何以父墓地勢下思再卜穴合葬之啟父攢見積水蓄墳奮迅躍入穴抱棺長號與土工昇以上其日天寒風凜舉體皆冰孝子不知也既開新穴孝子布苫由其下臥數夜驗有溫氣乃合葬時在仲冬中旬孝子年六十有四矣葬後結廬墓側親負土築墳面鑿手破瘡明年歲歉掘野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七

孝義

九

蔬合糜粥啖之而負土不休去其居平定村十里許三年中不一至也服除補浙之奉化丞權鎮海知縣先是丞涇時嘗攝其縣事又嘗攝旌德盱眙二縣事所至皆有仁恩士民戴之涇邑久旱步禱烈日中行七十里至岑樓潭有蜥蜴三游水面貯以竹筒攜之行不數里震霆大作四境雨霑足邑人呼胡公雨鎮海蝗蟲為災田野厚積數寸孝子齋三日牒告城隍神蟲頓滅咸謂仁人之感冥漠如呼吸通也孝子有弟五入仕籍後自傷不得事父則致孝於其母視母意所向以厚諸弟為吏餘三十年矣其卒也至無屋以居平生敦古誼專趨人之急其施於人者皆本原所推賢也長子文伯雍正四年以訓導引見奏對師

旨特擢禹州知州曠典也孝子時方引疾得家書猶伏榻北向稽首謝云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七

孝義

十

林氏兩孝子事畧 黃學朱

林孝子長貴。閩之福清人。父宗正。弟長廣。皆以兩鹽爲業。宗正以他事入城。至星橋。遇海潮暴至。溺以死。孝子聞之。奔救不及。仰天長號。投橋下死之。長廣繼至。繞岸痛哭。亦自沈。時雍正九年七月十七日也。孝子卒時年二十有六。弟二十有四。里老感其孝。莫不流涕。相與收三尸。殮焉。既於官。同知張良弼捐俸卹其家。各大吏助葬金有差。明年得旨旌門。先是順治間。土寇陳德容作亂。有黃義士學朱者。既甯諸生。孝子同郡人也。與弟俱被執。度不能兩全。乃紿賊曰。家有薄產。釋吾弟歸。以其直贖我。何如。賊疑之。欲遣學朱。學朱曰。我秀才也。豈重於弟。賊遂釋。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七 孝義 七

其弟歸。實無業可傳也。未幾學朱竟被害。聞者哀之。

李孝子事畧

李孝子名維煌。字裕光。江蘇寶山人也。生十歲而孤。方父疾時。日夕籲天。進湯藥。必親嘗。及父歿。哀慕逾常。兒終三年。不離柩。次人呼小孝子。家貧。無以養母。乃棄舉子業。任門戶。力求甘脆奉母。而自食藜藿。母偵知之。呼與共食。遂長齋。淡食。以慰母焉。母得喉閉疾。醫莫能療。孝子復籲天。三晝夜。母夢道者。授以鍼。曰。以汝子故。爲汝治之。汗浹背而愈。又嘗患背創。醫言當用艾灸。孝子恐母不勝痛。先自試。果大痛。乃止。夜積額。北辰願減算。以益母。尋亦獲愈。雍正十年七月。海上颶風大作。孝子所居江灣。距海不二十里。水至。屋將圯。孝子負母匿几下。俄鄰屋俱毀。國朝先正事畧 卷五十七 孝義 七

而孝子室。獨全。有弟爲叔父後。幼多疾。廢業。孝子輒分財與之。弟歿。字其孤。迎叔母共養焉。孝子事母。未嘗一息離。其從兄錫泰。巡撫廣西。欲招孝子往。孝子曰。吾安能一日離吾母哉。遂謝之。先是孝子喪父。逾年。又遭祖喪。兩世孤露。不能葬。嘗布衣屏居。不與筵會。人或勸之。輒流涕曰。禮不葬。不釋經。吾有病於中也。及卜地葬。隆冬。盛冰雪。手運灰土。僵臥垂絕。燼火灌以湯。乃甦。體素羸。竟以是病。將卒。屬二子善事祖母。奉母手。大慟。燈目而絕。孝子歿於乾隆五年。又十五年得旨。旌建坊江灣里。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卷五十七 孝義 七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八 孝義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黃孝子事略

孝子名洪元江蘇丹陽人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有虞庠者好持吏短長黃緣告許與國相同里不相能遂發國相陰事欲致之罪國相行賄得不坐庠反以誣受杖乃偽引謝具酒食交權而私道惡少年謂國相會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掉項反接之負以石沈諸河里人皆知庠所為也莫敢問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頗聞之乃哭告母曰殺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及矣孝子每號恸母輒呵禁之於是中夜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八 孝義

一

飲泣至旦且椎床曰死耳母亦泣曰汝父未葬我老矣俟我死則聽汝孝子始受命兄弟共適市數市利斧藏之庠頗白疑更好言慰孝子曰孺子未婚吾將汝孝子陽謝曰公我丈人行也得為公壻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吾父耶久之母死既合葬兄弟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迷庠未得開吳俗春社必陳優戲甲人觀者環集初國相亦以社時被酒遇害至是又直社孝子見庠在社所馳歸呼其弟各挾斧往殺庠庠方上坐觀優意甚自適也孝子直入肩擗之字謂庠曰逸羣我送汝死庠起笑曰孺子醉耶乃噴日答曰將醉汝血援斧斫庠應手仆眾驚二子橫斧揮眾

大呼曰去去母嘗我刃也皆卻立不敢動兩斧並下庠遂死於是四顧拱手謝曰某無禮倉猝乃驚父老復兄弟挾斧緩步出翌日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頗繫孝子於獄康熙十一年四月某日也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罪云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八 孝義

二



盧孝子事略

浙之東有盧孝子焉。名必陞。字宗臣。號玉若。世居山陰。祖名極。生子五。長芳。字南江。孝子本生父也。次茂。字懷江。無子。以孝子嗣。孝子始生時。祖母張病甚。本生母朱氏。禱天求代。是夕。夢神益算。并賜以孫。及覺。而生孝子。少時。知孝敬。有異敏。九歲。南江病。思得蟞蟻炙。孝子潛攜一筐。採諸沙口。為風潮所沒。得漁者救。以竹筏。筐終不釋手。而蟞蟻滿其中。甲申之難。流賊未殄。懷江負俠氣。嘗仗劍獨行。不知所往。孝子奔覓諸暨山中。晝循林箐。隱夜則崎嶇匍匐而行。失道投僻路。伏屍枕藉。驚蹶疾奔。兩足為沙石所啣。血縷縷漬地。行跡皆赤。遇一僧。憐之。挾與俱。遇

國朝先王事略 卷五十八 孝義 三

虎匿高樹。大呼山神救我。虎竟去。閱數月。得奉父。以歸。王子土寇竊發。懷江陷賊營。孝子匍匐探其穴。贖以金。不應。繞岸哭。三晝夜不絕聲。賊感動。為引至父前。時賊首欲得懷江降。脅以刃。不從。斬所俘者以示。又不從。賊怒。拔刀環向。刃欲下者數矣。孝子冒刃。叩頭流血。大呼。命忽狂風四起。大雨如注。舟幾覆。凶渠震駭。乃得釋。賊黨皆歎曰。真孝子也。孝子既奉父。生還。逆知賊必追已也。即遣人馳報祖母。盡室以行。明日。賊果追之。不及。遂至九墩大索。縱火而去。懷江既被重傷。病日臻。孝子亦改面。失音。恐貽父憂。雖嘔血弗以告。日夜侍臥側。以兩手摹患處。懷江歎曰。人摹我痛。痛在我身。汝摹我痛。痛如在汝身。先是孝子

出繼時。懷江有女。忘分其貲。百計傾之。孝子處之泰然。至是奉母。徐氏命往雲開。舟過石門。盜擊之。垂死。盜曰。汝死毋我。我奉某命來也。孝子佯死。盜縛而投之水中。遇救得免。或勸訟之。官。孝子曰。吾自出繼以來。蒙吾母恩育。十有餘年。母止此一女。不忍以女故。傷母心。上書白母。自謝不謹。被盜。不及其他。母大感悟。以康熙丙戌七月卒。年七十。有四妻。李氏亦以賢孝稱。雍正二年。浙撫李公衛請旌於朝。詔發帑金。建坊入祀忠孝祠。漳浦蔡文勤公表其墓。

國朝先王事略 卷五十八 孝義 四

周孝子事略 潘德馨

周孝子上晉字康侯江蘇嘉定人生有至性母病久傾家療之  
質盡醫言惟得人乳可再生時家已罄無力雇乳媪孝子謀於  
妻李氏即棄其九月兒以乳乳母三月而母病痊問兒安在詭  
以殤對自後妻不復妊無幾徵懷梅心越十二年有僧為戲氏  
子推命怪其生年月日與周氏兒同詰之則得諸道旁者也由  
是兩家通往來父子復合而其母是時猶健在得還其孫入以  
為孝感所致

潘孝子者亦嘉定人名德馨字式用父曰文彬兄德輝長孝子  
十餘歲嘗割股愈親疾孝子聞其事而善之幼習為買而好讀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八 孝義

五

孝經曰我知所以事親矣天性純摯不忍離父母側雍正四年  
母氏程病甚醫藥不效乃禱於城隍神願減己年益母遂割左  
肱肉和藥以進母夢神告曰以汝子孝感增汝壽一紀病立愈  
後果如夢中言邑中競稱潘孝子孝子居父喪時以哭泣傷身  
咯血數年乃止兩目失明者數月平生在三親前怡色婉容即  
有所怒見父母則轉為喜叱咤不及犬馬父母歿後孝事祖母  
至百齡友愛繫弟篤行好施與皆其精誠之所推也

施孝子事略 楊嘉禎

施孝子聖揆江西新喻人十歲喪母孺踊絕食父慰諭之得不  
減性終喪盡禮如成人事父雖貧必覓甘肥奉膳視聽無形聲  
父病篤顧天夜禱叩頭流血絕復甦越日父竟瘳久之父歿廬  
墓三年有白鶴飛繞悲鳴與哭聲相應和又繪二親遺象每食  
必薦出告反面年至七十餘事之如生蓋終身孺慕云雍正八  
年 詔旌其門同時宜春楊孝子嘉禎邑諸生有學行順治丙  
戌春父文盛避兵山塘兵將至孝子從間道渡水報父水湍急  
被溺流至深處滅頂矣猶躍出水面曰速走速走遂溺死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八 孝義

六

劉孝子事略

劉孝子炳字耀南長洲人幼喪父事大父盡孝家貧資束修以養及歿鬻宅以葬母中年而殘孝子奉旨甘必腆出遇時果輒懷歸客至設草具對食而母常飢珍饌母嘗夏日犯腹疾思食野鷺索諸市不得孝子徬徨無措忽一人持以至熟而進之疾遂愈嘗客華亭縣署未幾即辭歸曰吾忍以升斗粟離膝下耶後以事滯鄰邑心痛急返則母病兩日矣日則蓬垢侍湯藥夜對北斗呼籲願以身代比歿慟絕復蘇既葬日匍匐往墓哭三年如一日自母歿春秋祭祀輒泣過市上遇時果為母素嗜者即涕泣不能止忌辰悲號若初喪每獨居歎曰吾母苦節未彰其何以為子乾隆五年得 旌如制是年孝子無疾卒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八

孝義

七

任孝子事略 從子裕德

任孝子遇亨字華字江蘇崑山人居千墩里生有至性力為人國初澱湖盜錢大起四出擄掠為害孝子負父逃避盜劫其父去孝子呼天竟一夕至黎明忽奮躍持刀突入盜藪負父出身被重創腸出腹旋遇神醫得不死乃扶父至嘉定羅店以老時稱任孝子云從子裕德亦以孝行被 旌 裕德字厚齋幼有至性篤於孝弟垂髫時其兄裕章失父意將子大杖孝子號泣求解得免兄亦感悔焉有土惡某積怨於其父乘間突持刃刺之孝子年十一急以身蔽父兩手直奪其刃厲氣正辭曉以禍福惡亦感動擲刃去父患病三冬弗痊孝子晝夜扶掖巾帶廁廡皆躬滌濯之冰肌裂膚血淋漓弗恤也父歿哀毀骨立三年如一日事母能色養病劇孝子籲天禱願以身代母病尋瘳兄老無藉凡養生送死皆躬自任之又析已產畀其子與己子均乾隆十九年巡撫莊公有恭題 旌得 旨 建孝子坊入祀縣學忠孝祠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八

孝義

八

劉孝子事略

劉孝子鐘字兼萬江西豐城人三歲失怙母鄭氏年十八矢志撫孤事姑余氏極勞瘁孝子稍長即能盡孝養祖母卒孝子廬墓三年遇雷雨輒跪墓前曰鑑在此毋怖有古孝子風父棺厝象鼻山乾隆壬戌山水暴發壞廬舍孝子夜半馳救棺已漂泛孝子抱棺順流數十里至白馬寨觸筏乃止孝子躬耕養母母久臥病思鮮魚孝子踏雪遠求之歸遇虎人立而啼孝子叱之曰爾食我母將不食魚耶虎搖尾去鄰火將及母寢孝子自外歸笑烈燄中以重衣負母出得亡恙而孝子頭面焦灼幾斃其瘳可數也母彌留日以廬墓為戒孝子枕塊三年泣不輟懸兩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八

孝義

九

世傳於堂出告反面亨祀皆盡誠乾隆己巳為母請旌得旨建坊待遺腹弟思銘極友愛教之成立為邑諸生性仁惠凡母所嗜惟者竭力濟之丙戌以孝子被旌拜命日尚為孺子泣云

曹孝子事略

曹孝子名起鳳字士元先世自徽州遷崑山父子文賈於蜀歲寄金錢歸俄而耗絕孝子年十六矣有蜀客來問之曰噫死矣聞死何地弗知也孝子大慟絕而蘇將往求其骨貧不能行長洲潘為籍義士也贈孝子百金將行其叔父尼之願自往金盡忽所獲而歸孝子既壯每念父輒憤痛欲絕潘君復贈金四十兩遂行道河南歷陝西走成都南抵滇界西達金川書牒於青逢人輒哭訴無知者逾年反成都薦於諸葛武侯廟神示所向遂東行道險踵血流失道七日無人履及酉陽積雪盈尺不能前路士穴中兩日有項生許生過之聽羣鴉繞穴鳴即之見個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八

孝義

十

尸焉而氣微屬視背牒唯曰孝子孝子掖之歸飲以湯問故止孝子宿進酒肉弗食曰誓不見父棺不食此矣其夕夢經荒原一老父與數人坐林下見孝子至拍手笑曰月邊古蕉中鹿兩壬申可食肉覺而識之一日隨兩生出行過荒原如夢所見白楊下有棺纍纍然孝子心動泣不止兩生問故語之夢兩生曰有徵人胡某者居此久盍往問之胡沈思良久曰確信頗記十年前鄉人曹氏客死殯於是以前遺牙牌納棺中其殆是乎然非白之官莫驗也遂出巡檢白知州飭里長察驗棺皆有主名而其一獨無故棺見骨孝子漉血驗之沒骨棺有牙牌文曰蕉鹿孝子大號曰是矣月邊古胡也蕉中鹿牌也何疑焉遂收骨

行時乾隆十四年也。項生許生為設祭，祭畢以饌肉食。孝子曰：向子不食肉者，未見父棺也。今則既見矣，憶與子遇穴中，日在壬申。今六十有一日，而又值壬申，夢悉驗矣。豈非天哉？孝子再拜謝，兩生交餽之。贖乃負骨歸，道湖南，過洞庭，風作，兩日不得度。同舟者疑之，且大索。孝子恐禱於洞庭君，明日風止，遂得度。既歸，其後母見牙牌而哭，曰：嗟乎！此我鎖匙牌也。爾父出門時取鎖及牌去，不見此二十餘年矣。復取棺以殮，而納牙牌焉。孝子性鯁直，謹取與治家有法度。既老，月必再三詣冢，上灌所植樹，表哀久之。然後去。四十九年卒，年七十有二子五人。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八 孝義

十一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九 孝義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汪孝子事略 汪一崧 王品璋

汪孝子一元，字兆初，江都人。縣學生。父良澤病，孝子方省試，出第一場，聞之，不反次，疾行窮晝夜數百里，歸視父，父已卒，大銜啜血，家貧，躬畚土起墳，力竭矣。明年又遭母喬喪，遂以毀卒。年四十有二，孝子之毀也。號天地而不歸，通幽明而一視仁孝。達於性，初禮經，其後起者已。孝子既歿，妻鄒氏，煩攜荷菟，教成其子中，鬱為通儒，即容甫先生也。孫喜孫亦有學行，記曰：毀不滅，身為無後也。聖教之愛人也。汪氏死，孝後乃克昌，天心之祐善。可知矣。孝子通算學，嘗以今法逆推朔閏中節。至乾隆十四年四月止焉。孝子竟以是月卒。莫所謂通於神明者歟？從兄一崧年十七，剔肱肉起母，潘危疾，道光初同時被旌，坊其鄉稱汪氏二孝子。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九 孝義

一

又王孝子品璋，海昌人。家貧，服賈於吳門。道光十二年，聞母病，徒步歸，侍湯藥，惟謹。越七日，母歿，庀喪具，晝夜長號，旬日骨立。旁觀者憂之，而孝子不覺也。孝子蒲伏如侍母側，夢魂如與母言。明年春正月八日夜，將半呼家人言曰：吾將奉母往矣。問何往，曰：歸位。逾時卒，距母喪未百日也。年四十五，兄某傳其事。

張孝子事略 蔡應泰 楊璞 劉芳

乾隆二十六年秋伊洛水溢破外堤。滙偃師城。洶洶有聲。民皆避水。牽星樓上。張孝子者名大觀。奉母亦登焉。無何水撼急。樓傾。眾皆溺。孝子左手為石柱所戕。臂及腕皆折。血漂波赤。不斷如樓。不顧入奔。濟求。母有孫號救孝子。此之去。望母。鬢露水中。得之。負出。水有大樹橫偃。嚮口。孝子曳其斷手。獨以右手舉母。騎樹枝上。復酒而覓食。食。母撫其斷手。泣。伴慰。母曰。兒手雖折。幸不創。母自愛。母憂水退。負母歸家。猶屏當衣食。是夕創重。竟死。

蔡孝子應泰。縣人也。母柩在堂。水且至。以繩縛母柩。旋繞數十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九 孝義 二

而令固。束兩人帶為環。水至。妻子號救。不應。跪負母柩。轉洪濤中。柩與手若兩翼。飛瞬息八十里。抵鞏縣神堤灘。神堤灘者北邙山尾也。山橫洛口。過黃河衝河漲。倒灌洛流。滯澗灘上。柩忽為沙擁。村民異之。以長鉤引至岸。岸之上。孝子亦無恙。天將暮。聞鄰村喧救。兩人趨視。則其妻若子也。眾嗟歎曰。神感也。釀錢送之歸。

楊孝子璞。亦偃師人。莊農也。與其弟某奉母居。弟饒於財。孝子貧且儒。水至。弟以筏載其妻。逃北山。母呼之。不應。竟去。孝子怒。乘其妻子。襁母於背。將浮水。趨北。水勢奔驟。若有挈之者。旋躍大函。中山上人望之。如慈。惡浪不沈。亦抵神堤灘。村民救

之。登岸。頃之。有婦人抱子。漂而下。母遙望。念號曰。吾婦與孫也。救之。果然。翼日歸。而其弟乘桴。將抵北山下。大樹崩。壁後夫婦俱溺。死。先是村民夜聞空中神語。明日當速救孝子。母。民驚起。各具舟。及長竿。巨絙。以俟。以是得俱生。母壽九十餘。無疾終。康熙己巳。洛水溢。有劉孝子芳者。永甯人也。父為工。浪所漂。疾流如矢。孝子追哭。里許。躍入水。援之。父恍惚。聞人語云。急抱吾馬。足可渡。父如其言。比達洲。則所抱者孝子。雁也。父子俱獲。免。知縣佟賦。偉嘉之。率鄉民環拜。其廬。表曰。孝子村。具牒大府。采其事入通志。事在三孝子前。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九 孝義 三

常孝子事略 史印會

孝子姓常名裕綸山西徐溝人。生四歲。孤家。故織蒿。無游。其母戴氏。賦性以供食。孝子侍側。愉愉然不刻離。既長。以武學授。鎮海衛千總。督漕者多風波。危以故。勿克迎養。乾隆二十八年。孝子畢官事。還鎮。人見孝子。連日喜色。溢眉宇。異常時。謂之。乃其母已來也。未一載。母卒。孝子雞斯徒。不納勺飲。將大殮。擗棺號阿母。不止。聲盡。血湧。腸裂。而卒。距母亡。茲三日。年五十有一。論者謂禮稱毀不危身。又曰五十不毀。然泉魚立哭而死。孔子與之。孝子年五十矣。豈不知留其身。以慰母於地下哉。乃情極而禮忘焉。非得已也。同時有史孝子印會。字綬棠。涇陽人。父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九 孝義 四

汝杰官潞安同知。孝子幼隨任。事父及母。謝氏甚謹。父解官歸。母病。孝子奉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骨柴立。如枯腊。母歿。呼搶不欲生。長號擗踊。嘔血數升而死。

范孝子事略 朱有合

范孝子仲光。湖南桂陽人。農家子也。天性過人。其父母命之。學年十八。父邁危疾。醫藥窮。潛封兩肱。家莫知。見其慘。黯無人色。竊危之。父竟死。孝子宛轉泣。精神支離。不自克。如欲無生者。其母思失孝子。踰兩月。召其同學者。數輩。強掖之。館所。孝子重戚。母忍涕。習所業。手製縮艱。上下人靜。輒絮泣。其曹疑之。陽與語。持而視其臂。則左右各去肉。倍寸。藉如握。孝子哭。其曹皆哭。人始知孝子割肱也。免喪。試補弟子員。舉一子。終以毀。故病咳血。年二十五。遽歿。妻何氏為孝子守。義無孤克。有立。同時朱孝子有合。亦桂陽人。居井頭。朱孝女明旌。靖一姑。故宅。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九 孝義 五

也。姑幼。遭家難。為貞女。撫周歲。族弟雲伯。後其父母。苦汲掘。宅隙得泉。因井之後坊。其井曰義井。宅其宅曰井頭。云孝子為雲伯十六世孫。父元載。母范氏。有兄三人。年十四。割股。愈母病。二十喪父。以糶食與其叔。分耕營內。母從伯仲居井頭。井頭去營內六里。而近孝子。且耕且奉。母肖必定。母衰。僕僕道途。應昇刻。終母之身。弗衰。母卒。年七十有八。孝子免喪後。視瞿瞿。恆中夜。涕泣。晚起家。倍倍咽痛。其父弗逮也。孝子妻胡氏。弗戒於火。面焦爛。胡盛年。尚無子。或勸納妾。泣然曰。是與吾共事。吾母者。忍負諸。後胡為孝子舉四男。相孝子昌其家。孝子以居遠。伯仲。數見。見必極歡。別慘淚。如嬰孩然。孝子款樸。無緣飾。見人語。應

照人易之聞其事則肅然起敬嘉慶丙子丁丑間修邑志僉謂  
孝子宜有述孝子斷斷執不可涕盈眶當是時孝子老矣習孝  
子者重傷孝子志事乃已孝子壽七十有七而終妻後孝子十  
三年卒孝子身後族春秋祭其先自靖一姑上下咸頌孝子長  
生胙永世勿替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九

孝義

木

奚孝子事略

奚孝子名緝營字聖輝江蘇寶山人父士本字秀林以孝行  
旌門自其未旌之先鄉里無不知有奚孝子者秀林歿而聖輝  
又以孝聞鄉里稱奚孝子與昔無異也孝子幼入塾從師講論  
語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輒絞殺隕涕師大奇之曰非是父不  
生是子成童時母沈遺疾醫云難治孝子潛封骨肉作湯以進  
母果瘳踰數年母病革夜偕妻朱氏向北斗稽顙乞減算以代  
母既歿孝子常宿父所秀林年七十餘冬月惡寒孝子夜抱父  
足達旦父歿後或勸以入粟求仕則曰吾父以貧廢學布衣終  
其身吾敢納粟希冠帶乎兩弟早卒撫遺孤如所生女兄嫁某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九 孝義 七  
氏貧不能自存同堂妹適某氏早寡皆依孝子以活分宅居之  
而婚嫁其子女皆承秀林之志也其它創義學平糶施棺多可  
紀者子增慶能亢其宗寶山令李君元奮田君聯芳皆題額贈  
之而錢詹事大昕為作傳以比南史會稽郭世通父子云



鄧孝子事略

鄧孝子觀。江西萍鄉人。幼有至性。隨父梅安宦京師。受詩。不  
夢。我輒廢書泣。人異之。稍長。隨父監司中州。職防河。孝子聞河  
務。輒能得其要領。父遷四川。按察使。坐巡鹽舊案。被逮。籍沒論  
死。賴。

上恩矜緩。繫刑部獄三載。孝子隻身左右之。會族兄某至。孝子  
謀丐貨納贖。父慮其無濟也。清督楊勤懇公。訟孝子。父官吏部  
時甚清介。不至以貪敗。為孝子謀者屢矣。乃偏走齊。鄭燕楚。嘗  
夜墮叢莽中。狐鬼嗥嘯相通。一僕劉章阻勿行。弗顧。遇獵火出  
焉。閉關入都。訴於步軍統領果毅阿公。公叱曰。爾摺入禁地。不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九 孝義 八

畏死耶。命繫暗室。孝子度父無生理。誓身殉。哭晝夜不絕聲。一  
武弁守之。聞哭。詢其故。義而釋之。他日復伺。訴於忠勇傅公  
及阿公。馬前。傅公語阿公曰。孫子冒死救親。可憫也。宜上請。阿  
公亦惻然。二公取其辭入奏。得旨。鄧某情可原。準贖。傅公道  
飛騎為孝子。賀蓋漆重之也。納錢入。父獲免。先是母卒於家。迨  
見父。始得知。奉父生還。畢。母葬。越二年。父旅殯南陽。復匍匐  
其喪。哀感行路。其慘瘁備嘗如此。他行誼皆甚。學而孝尤篤。遠  
近稱鄧孝子云。

潘孝子事略

潘孝子名瑀。錢唐潘陸子也。陸妻丁氏。生女珠姑。久之乃生孝  
子。故先有養子於家。陸嘗之海甯。養子耽飲不戒於火。倉卒中  
丁氏擊一篋。令孝子負之。先行。孝子及門。回視。失母。委篋復入。  
適家人自火出。望見孝子。進止之。曰。後垣不可穴。主母已不救  
矣。但聞孝子言。母若不保。我何以生為。竟冒火入。從母及珠姑  
死。初。家人在火中。見主母為煙燄所阻。欲掖珠姑。行。珠姑揮之  
曰。汝男子。何可拉我。我惟有從我母死耳。於是珠姑亦死。火熄  
撥灰。燼孝子與母。妹三尸。相環結。雖燬猶隱隱可辨。識時乾隆  
四十四年十二月望日也。孝子年裁十五。性穎異。素有奇童之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九 孝義 九

目。其殉親與明孝童郭金科事相類。珠姑早適范以賢。孝聞時  
歸甯。遂及於難。孝子死後。其聘妻王氏。同邑人。世居江干。長孝  
子二歲。聞訃。未婚。守志。送孝子葬。畢。即歸。潘氏懼葬地隘。後將  
不能同穴。跪請於舅。曰。翁如拓數弓地。婦死有依矣。從之。事舅  
以孝聞。撫嗣子克延其祀。

龐孝子事略

長洲虎邱山塘有龐孝子者名佑字申甫早喪母與父同寢晨夕依依相憐也以是終身不再娶父年六十餘病瘳便溺閉陸醫治莫能效左右愕視計無出孝子私跪中庭默禱三晝夜忽水道通患頓釋親黨交慶謂必有陰相孝子者既乃稍稍聞知實孝子吮師所致云又八年父卒哭踊盡哀不處內偕昆弟經營窀穸無失禮既葬父家事一稟兄命不析產弟卒撫其孤孤亡又撫髮穉四人教養成立僕兄通負以干計義戚屬中之不克葬者推解周急承父志一如親在時性嚴介不苟取與有責珠姬過孝子家遺金珠一篋姬歸暴病死物主向姬家索金珠

國朝先正事略

卷五十九 孝義

十

不得訟之官責膏產以償孝子跡知之遠其篋封識宛然訟得解謝以金不受里人嘖嘖稱道之

國朝先正事略卷六十 孝義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湯孝子事略

湯孝子名潤字潤泉常熟唐墅鎮人八歲失怙家窶甚無由入蒙塾母茅氏紡織度日君見輒淚下少長業負販供菽水勵母暫休母曰休不且餓死耶君大慟益竭蹶紆母勸會客至母擊茗碗立屏背呼遜出君惶恐跪地受自傷費不能具僕婢痛自責幾無所容年垂三十始娶袁氏逾年生一子而妻遽亡或誤使繼室孝子曰吾已有子何忍分養母之力以養婦竟以保終母歿柴毀骨立哀號動路人其後家稍裕然嚴冬風雪覆被衾

國朝先正事略

卷六十 孝義

十

不肯置褥曰吾親昔無之吾敢求溫年五十有八卒先期命市棺仍視殯母之費雖力足辦勿增也生平事兄若父同居至老侍杖履尤恪嘗助宗黨之殯葬者每過窮獨量賜之然深自晦迹目不識字而拾道旁遺字最勤其天性然也子若孫並循謹守家風許進士朝何明經忠相皆為作傳而朱侍講府誌其墓

黃孝子事略

黃孝子古慈名則有湖南邵陽人生四歲喪母家故貧母孫氏  
 幼苦撫育稍長造就外傳人或諷以儲冠多誤莫能濟飢寒母  
 曰吾忍死不欲吾兒廢學正冀其能濟吾窮耳言已淚雨落孝  
 子聞之大痛奮於學所詣日益進試輒屈其曹偶逾冠授征里  
 中資修脯養母然以慈母故終其身所館不出二十里外館中  
 奉膳稍豐即終席不下箸夏無帳主人以進命撤之曰吾母無  
 此頑軀甘受蚊蠅弗忍蔽也值嚴寒父製棉衣進因御之或責  
 以矯廉則泣曰家貧無以煖母乃忍享此奇溫耶聞者大感動  
 高事纂修廣府志招孝子與楊孝廉大瀨入志館兩人居同  
 國朝先正事略 卷六十 孝義 二

室一夕風大作雪盈尺許已就枕矣忽披衣起視室長吁傷君  
 問故答曰思吾老母耳即夕冒雪馳二十里歸既抵家母大喜  
 曰吾思兒正切也是時母年近九十孝子尚亦逾六十矣有司  
 上其狀請旌得旨俞允而孝子母苦節畱吏先已稟奏於  
 是節母孝子同被旌命下日邦人咨嗟歎羨有泣者無何  
 節母歿孝子亦繼逝蓋以毀終也孝子性好吟幼讀宋人詩鏡  
 志學之每一詩成狂跳疾呼索人朗誦人或竊笑其旁弗省也  
 貌蒼古類深山老衲所遭極窮惡而自守益堅不少貶又喜施  
 與在志局三年嘗節薪水資購絮衣棉被貽其戚族之憂者子  
 紹賢亦能詩早卒有九品遺棄附孝子詩集後

胡孝子事略 蕭周氏

胡孝子名其愛安徽桐城人生不識詩書儲力以養母母陳氏  
 中歲遊罷癘之疾長臥牀褥孝子常左右之自臥起至飲食溺  
 便皆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為也家無升斗儲每晨起為  
 母盥沐烹飪進朝餼乃敢出備其備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外米  
 付鄰媪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媪辭叩則行數里外途致其拜焉  
 夜必歸歸則取巾帨自浣滌孝子衣履皆垢做而時致肥鮮  
 供母出備過肉食即不食而請歸以遺母同列見其然多分餉  
 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村鄰有伶優之劇  
 孝子必負母出觀為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母  
 國朝先正事略 卷六十 孝義 三

欲往宗親里節家亦如之孝子以貧故迷不娶養母終其身母  
 病三十年奉之如一日也乾隆二十七年母卒負土成墳即墳  
 旁掛片席以居明年以毀卒

同時潘孝子周岱涇縣茂林都人家貧世業竹工孝子幼隨父  
 執藝親身先煩滯而遺父以易且逸者在家侍養必父母食  
 然後食工餘兼力農晝夜弗懈歲即歉奉甘旨外俸弟食歸於  
 已而自率妻子咽糟糠父創足不良於行每出備孝子負而往  
 返積有年父老罷廢獨於工遇酒肉時蔬則懷歸燂溫以進父  
 母疾左右侍養無須臾離潘崇澤滌厠屢恆憂思涕泣母家銅  
 山山下泉清冽殊常品母病篤夜半思飲孝子急挈瓶而奔壺

呀已返。蓋四十餘里矣。居喪且暮。悲號行路。皆隨淚。先後傷甚。各三年。寢舍枕藉。有巨蛇。憩首塊旁。不為嚇。當盛夏。蚊蠅亦嘔。未嘗避。揮扇。除服夕。必至墓所。蒸香。燃燈。雨雪。罔間者。二十餘年。終其身。如一日。偶他適。預語其妻。加冥鏹。以奠妻。吳氏亦敬戒。無違命。平時立木主於室。供具如生存。將出。彌盃。起獻湯茗。畢。乃行。歸復如之。伏臘祭祀。依依孺慕。或失聲。貌樸誠。臨事纖毫無所苟。道光元年。以孝子被旌。

國朝先正事略

卷六十 孝義

四

高孝子事略

高孝子。厥燠。浙江山陰人。性仁孝。授室後。猶常臥視側。母患背疽。醫不治。孝子泣吮之。數日愈。又念母肢體傷痛。乃傳藥於手。朝夕按摩。數年乃得痊。而孝子雙目為藥氣薰灸。遂替更。三歲竟復明。居親喪。終制不近內。鄰輩。泣父墓。在村畔。金鷄山。日一往視。風雨無稍。聞兩弟幼孤。藉以成立。終身共爨。從兄某卒。濟南倉大使。孝子歸其骨。為娶子婦。延嗣。凡族子貧者。皆贖以良室。初。胡某負百金。既選資。應主簿。孝子備過之。胡欲以重息貸金。以償孝子。乃焚券去。郡大饑。孝子盡出所儲粟。以賑。不給。衣。衣。不給。乃變產以濟。所全活。亡算。平居施棺藥。以為常。蓋錫類之仁也。有司請旌其門。舉鄉飲大賓。人皆稱高孝子。而不名。卒年六十有八。後昆振振。然為浙東華族云。

國朝先正事略

卷六十 孝義

五

朱孝子事略

青浦朱孝子名修來字懷遠號愛林居邑之金澤鎮父紹辰早  
世母郭氏守志撫孤家貧甚孝子八歲入塾旦起先掃野齋  
筐和軒粥食之以為常聞師講孝經至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即  
終身誦述不衰自塾歸母授一錢俾易餅餌代午餐仍剖半遺  
母或無錢則忍飢讀越二年母患鼻衄頗劇醫言治蘆根飲可  
愈孝子急向鎮東白鶴灘掘之得數幹方嚴寒冰滑失足墮風  
浪中飄泊雖數刻幾死遇救蘇裹敗絮送歸微息僅存猶堅握  
蘆根不釋煇湯沃濯手血漉漉盈盆中蓋冰核所刺也亡何值  
歲疫谷艱食遂備賈肆受值備養殯每日適市必糶升米挈水

國朝先正事略 卷六十 孝義

六

二三夜乃行雖風雨必再省視見母無恙則喜稍違遂即憂形  
於色夜伏母睡熟始安枕成時有魚肉鮓養餌捕歸獻母弗敢  
私顧母性嚴正炊烟即不釋毋許稱貸若奉命惟謹在肆力作  
倍勤無纖毫苟他人有債則誦惟十者於常值外例勞酒資口  
賦錢五盡投做籠中嘗痛母節未顯背若負芒財為異日請  
旌地累積餘四十年竟獲有司請請 朝建坊如例時母已  
前卒以未獲親睹為憾輒嗚咽流涕營生填依父母望側謂生  
不能養死得侍晨昏也生平動循禮法孺慕終身遠近稱孝無  
聞言孫德基曾孫啟華皆為名諸生道光丁亥學使辛侍郎  
益按部為給額表其闕

吳孝義事略 潘良昌

吳孝義名紹先字伯宗山西陵山人少讀書略解文義十六歲  
父母皆亡有二弟季年十一與從兄偕出遂絕蹤又數年仲以  
博塞失負逃伯宗負販以逐之南出襄洛西歷劍州東至黑龍  
江積十有六年卒同時而得之初遇季於京師為高氏僕高感  
其義許之歸時已微聞仲在甯古塔乃西季而自往求仲且與  
季別曰吾得仲則偕返否則併吾之妻子屬弟矣舊都郊闕出  
入有禁限伯宗率以計達至則仲果在甯古塔豪家以情請乃  
歸公人入軍府訟軍吏庇豪欲風備伯宗以應對失儀唾其面  
血淋漓伯宗辭愈堅直且言邇京將德圖吏懼卒白大帥持其

國朝先正事略 卷六十 孝義

七

弟以歸時仲冬沍寒夜經大隊礮行者皆墮指伯宗與弟相推  
挽顧而曰此中人未有如吾樂者也比入塞爪甲脫爛無存者  
至京師待季偕行知其事者爭傳說公卿聞相國陳文貞公贈  
詩七十韻李文貞公為書事多就而體貌之伯宗報然大無以  
自容衣敝履穿或贈遺終不受有與同寓舍者聞其哭失聲就  
視之則讀論語父母之年章也伯宗事在康熙三十年後六十  
年有湖南蕭孝義事  
蕭君名良昌邵陽人生有至性事兩親至孝兄弟四君其季也  
析居最早已伯仲致各遺一子叔兄僅一子忽獲之遠出不知  
所之方是時家貧甚請孤兒焚無所衣食君極憂之地固產漆

居民以所產買之他省。君少習是業，稍獲利。或勸之娶，君泣曰：「吾兩兄死，遺孤無以自存，吾忍遽言娶耶？」乃悉召諸子，復同產。率之質荆襄間，其後家漸裕，乃始娶婦。是時父健在，事之最謹。能先意承志，嘗除夕，家人剛宴，父舉醵，君曰：「兒能撫存孤姪，吾心滋慰，願安得汝叔兄父子一見為懷。」君跪白曰：「兒誓往覓。」朝正四日，遽束裝，子身出時，兄音問久梗，或傳其在滇，君至滇，歷訪數郡，無所值。凡濬家六閱月，徒步萬餘里，將盡矣，窮途哭泣，目盡腫，見者咸嗟歎不已。一日，蕩舟抵村塾，塾師朱翁亦邵人，告以故，朱翁止之，宿且為筮之，曰：「賀君明日即相見矣。」君大喜，其夕復夢兩舟相磨，自以為兄弟相遇之兆，益復大

國朝先正事略 卷六十 孝儀 九

善。鵝初鳴，即別朱翁行。天明至一村，落遇有曉汲者，熟視，即其兄子也。君見兄相持大哭，亟偕歸，與同居。父心大慰，復舉醵，屬君曰：「兒真孝子，吾死且瞑目矣。」君勤苦成家，育諸子如己子。家門嚴肅，婦女絕口不敢言，析居事年八十有餘，卒之前歲，始為諸子析產，厚于兄子田宅，而令己子少受。諸子固辭，則曰：「若曹佐我成家甚劬苦，吾子勞逸既殊，受產可無別耶？」卒令少受兩子，亦怡然從之。

李孝義事略 黃成富 陳福 讓衿

李君長茂，字齡侯，福建海澄人。四世同居，男女千指，共爨而食，無閒言，建大小宗祠，置畝當田，以奉祭祀。著家規十法，十戒，以示子孫。立義學以訓族人，貧不能延師者，每歲必捐居積以助族人，不能婚娶者，子五福順治己丑進士官刑部侍郎，兄弟八人，備極友愛，暇輒以詩歌吟調相勸，誠人以為有江州陳氏風。時有黃君成富者，連江農家子也，六世同居，男女六十餘口，雍睦無間，子弟各執其業，每出作田，開畝婦俱往，畝一婦視家臥，兒於筐，飢則乳之，不問其為誰兒也。懸衣於桁，出則脫之，入則衣之，垢則澣之，不問其誰衣也。遇客至，供具飲食，家長主

國朝先正事略 卷六十 孝儀 九

之家中，不聞一言，又永春陳福者，世居西溪，以耕讀為業，兄弟同居，至福已十二世家，建二堂以別男女，飲食家範整肅，儉儉世立一人，督家政，婚娶葬祭，量力辦治。子孫世守，醇樸未嘗一至有司之庭，地方吏禮獎並免其徭役焉。 諱君名於湖南沅江人，邑諸生自明正德時至衿，凡七世同居，積二百餘年，喪祭無失，禮親支百十九人，衿以祖命主家政，每食男女異席，終事無譁，會鄰家火起，衿兄弟先入祠堂抱神主避火，火隨息，家蓄耕牛，每出入亦以齒先後，在牧地行列不亂，作家訓二十條，子孫咸遵守之。 雍正十年 詔旌其門 御書 世篤仁風 賜之

吳孝義事略

吳君鴻鈞字允康福建晉江人。生七歲而海寇亂。父萬佑避兵。浙江通兵部郎中滿洲鳴尼希奉命來造戰艦。延萬佑於幕。未幾卒。鳴公挈君歸京師。將子之。君請呼以伯。曰。父一而已。鳴公大奇之。曰。七歲兒能辨此耶。鳴公清宦家。漸因君稍長。助任蜀牧。精勤勇猛。蜀恆有餘市書冊。弓矢私習之。又市酒果。祇能者。費焉數年。遂通滿漢文。精騎射。會鳴公校射。方怒拙射者。君徐進。三發皆中。鳴公益奇之。康熙癸亥。從兄雲麟以平臺博功授參將引。見入都。因就鳴公乞君歸。鳴喜。遽諾之。君泣曰。我未可以歸也。我七歲育於公。今我壯而公老矣。三公子皆成立。國朝先王事略 卷六十 孝義 十

我乃可歸耳。鳴公聞言。持君大慟。遂不果行。鎮國公海清。鳴公壻也。高其義。遂隸公府。佐領俾久居旗下。以成君志明。年。鳴公卒。夫人以哀毀得狂。易疾。長子和順甫。七歲。次和鼎。六歲。和麟。五歲。君獨力治喪事。盡禮。然。鳴公新喪。諸族豪悍。僕耽耽欲食其家。君信行素字。又材且武。諭以義。賊莫敢侮家。故不及中人。君精心計。權子母業。日以饒。延良師。課鳴公。三子。食飲必親饋。業稍進。則頓首謝師。越之。益盡力。又親教三子。國書稍長。並為娶名族女。君尤謹於禮。冠帶終日。司相。以婦人歲時慶祝。君盛衣冠。率家人入執事。事畢。親率以出。內外肅然。和順年十六。有忌之者。擢為護軍。將困苦之。每番直。君佩刀。從。直夜。

則露坐終夕。人莫敢加害。願念非通仕籍。末由免役。而鳴公故交。惟大學士阿爾泰。公稱長者。可以義動。乃率三子曰。候公門外。公得其情。果惻然。問諸子。習國書乎。曰。皆習。孰最優。曰。和順。阿公許以中書用。既而首輔索額圖欲用其族子。君即為書言。和順孤苦狀。何索公出。踞上之案。大怒。擲書去。君踞其門。五晝夜。水漿不入。於口。困垂。樊索大驚。撫之曰。世乃有義烈如子者乎。吾用順矣。就試。果得中書乙亥。

聖祖親征厄魯特。君謂順曰。國家有事。正臣子效命之秋。亦子發跡地也。遂治裝從。征。隨大將軍費襄壯公。由西路進。君從。束從行。數日。家中宵小。攘效。遂起。急使人追君。還君。位。謂順曰。國朝先王事略 卷六十 孝義 十一

吾不得偕行矣。雖然。戰陣無勇。非孝也。子必勉之。怒馬抵家。育小亡。匿。訖無事。而順亦立功。擢禮部主事。有約順會飲者。以博具佐。鵬政君知其匪人也。拔刀衝座。執其人。將殺之。刀觸席。聲然。其人叩頭乞命。使梓而去。引順歸。或問人可殺乎。君正色曰。殺人不過死耳。吾已許鵬公。撫諸孤。而坐視其禍於燕朋。誠生不如死。吾死而諸孤知勉。則死賢於生矣。順自是不復與燕會。癸未。山東大饑。詔遣官往賑。和順在行。君曰。此仁人君子盡心時也。從以往。分賑武城。廩未發。君預以私錢。市米。因逐戶稽冊。先量給之。念民居有僻遠。不能至。縣者。度四鄉。適中地。得兩。魯集為散賑所。又懼民飢久。不勝任。負日為蒸餅。萬計。人給其。

二然飢腸驟飽有致斃者或言先飲蘿蔔湯則無害亟具湯日  
 活氏無算武城十萬家得實源 皇仁者君佐順力也事竣歸  
 縣人泣送者數千有送至京者順奉 命收密雲關稅君曰負  
 販小民不可取其稅儻額不及以家財足之可也民大悅競趨  
 之額亦無欺相繼習舉業遇鄉試君述先德勸課恒涕泗交頤  
 猶懼其怠也穴其几貫鐵索自繫以守之雞驚謝請脫繫不許  
 請益力遂中式 歸弟和麟年十六即攜赴永定河效力河故名  
 無定水怒土疏潰壞無常君為親督耆揭隄成而水驟漲君晝  
 夜守視增卑培薄直隄巡撫于清端公夜出視隄遙見有拜於  
 隄泣繼河神者召詢之則君也于公歎異脫襲衣贈之是歲隄  
 自崩公事 卷六十一 李義  
 壞者多麟所占獨不壞敘功補筆帖式累遷刑部郎中比君卒  
 三子去纓席地婦皆披髮去璫如居父母喪葬之日皆徒步扶  
 匭至塋哀毀過節蓋君所以感之者深矣初君以鳴公育已恩  
 矢扶其孤不得歸即京受室念父母邱墓南望輒隕涕追寫父  
 母像遇忌辰及歲時伏臘率妻子哭奠竟日檢篋得父遺衣冠  
 就鳴公墓相近地招魂葬之每歲除設奠終夕徘徊兩墓間或  
 勸之歸曰吾幼孤不逮養義不當受家人之養也生平善治生  
 而自奉齋受人之施一飯必報其施於人者雖千金不言惠也  
 歿之日取朋友稱貸約盡焚之持躬嚴整見者皆敬憚在武城  
 賑荒時有舊家子落魄工諸媚屢進謁和順談笑傾其座人惟

君在時汗流氣塞終席不能出一語其幾於寬而栗者與君卒  
 於康熙己丑年五十有八子世久官親軍校常德丁未進士官  
 郎中君卒後安溪李侍講清植為之傳私認孝義先生而瀋川  
 李侍郎表其墓  
 月七日 卷六十一 李義





國朝先正  
事略補編

光緒乙酉孟夏  
敦懷書屋刊行

文宜書局發售

國朝先正事畧補編卷一

平江李元

徐枋字昭法江蘇長洲人崇禎壬午舉人高  
介善詩畫明亡不仕巡撫湯斌聞其賢屏騶  
從訪之枋託疾不出斌坐中堂良久卒不得  
見歎息而去

徐繼恩字世臣浙江仁和人明季貢生明亡  
不應試剃髮令下改服為僧能為詩高淡有  
逸致湖上晚歸云我家北峰裏雲木何依微  
日暮空翠合飛來沾我衣松月如有待水禽  
相與歸隔林幽磬出隱隱發清機

李容字中孚，陝西盩厔人。明末諸生，家居講心性之學，遠近多從之。游康熙時，薦隱逸。泊博學宏詞，皆不就。當道必欲致容，縣令捧書坐堂前，敦促容發狂，引刀自刺，氣絕仆地，創血流，滴令駭遠歸，報乃止。容歎曰：「退藏不密，幾至殺身，吾學淺矣，自是閉門修業，不復延集生徒。容父以材官戰死，襄城容求骨數年，不得，乃具衣冠奉遺齒葬之，嘗居士室以誌痛。晚用盩厔義自號二曲病夫，至今稱二曲先生。」

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應喉腭舌唇齒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為諸韻之宗，而後知秦西蠟頂話女真國書梵音尙有未精音以四者為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為東北韻宗，一為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聲之音可齊。於是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為韻父，而韻母二十二位為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謂惜不得觀之，以證秦西蠟頂話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取新韻譜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進人僕可印正其說，浩博學者多未能通。

陸圻字麗京浙江錢塘人明季貢生富於才藻工詩及駢體文明亡避居海上旋入閩爲僧往來南北或賣藥都肆無定蹤以母老復歸奉母私史獄發圻名居首購捕甚急久之得脫母死更爲道士不知所終

四

劉獻廷字繼莊順天大興人博學多知尤精音韻之學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真音又證以遼人林益長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獻廷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能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其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各有陰陽上去

吳偉業字駿公一號梅村江蘇太倉人少擅文學明崇禎辛未進士廷試第二授編修時年二十三制辭有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當時以爲不媿入本朝官國子監祭酒偉業爲詩有盛名嘗賦圓圓曲有云太息六軍同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又云不爲君親來故國卻因女子下雄關吳三桂病之貽三千金請改其語偉

五

業不官 鉅玉樵觚牘有圓圓傳載此事甚詳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邱人明季諸生父兄皆為貴官方域負才氣能文章折節下士與方以智冒襄陳貞慧同稱四公子屢應鄉試不舉入 本朝中順治辛卯副榜旋卒年三十七方域文章雄邁能達其識所至論時事尤多切當與甯都魏禧皆以文雄天下至今稱侯魏云

六

汪琬字茗文江蘇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官戶部主事康熙時試博學宏詞甲等授翰林院編修甫兩月即告歸琬性狂簡好訶責人與人交多不能久後輩亦罕從之游說文章宗歐陽修而才力不逮迂徐醇謹略似歸有光為說理之文者往往宗之琬文知名先於方苞詩與王士正齊名後數十年皆遠不逮

宋琬字荔裳山東萊陽人順治丙戌進士以按察副使分守浙江紹興詩才儁麗佳者頗似陸游居京師與宣城施閏章齊名時稱南施北宋又與嚴顥亭丁飛濤施愚山張譙明趙錫帆周宿來號燕臺七子

七

趙執信字仲符山東益都人九歲能文稍長窮力為詩詩思精銳新城王士正以詩為天下倡學者多宗之士正論詩謂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執信作談龍錄糾之謂詩當指事切情不宜作虛無縹緲語使處處可移人人可用論者以為是救新城末派之弊康熙十八年進士由編修官有贊善性峻傲不譽假人同館某以詩集及土物餽贈執信

會簡云士儀謹領大橐壁還某大恨後數年  
某官御史會執信於國喪日演劇某詞奏之  
執信坐廢終身

劉體仁字公猷河南潁州人順治乙未進士  
歷官至吏部侍郎性疏曠能詩喜飲酒嘗於  
慈仁寺松下置酒游人至輒飲之盡醉乃已  
與王士正汪琬齊名相友善王和汪介公猷  
獨持平方苞少時嘗以詩謁汪琬琬訶之呈  
王士正士正亦不譽以質公猷公猷曰子以  
後不作詩專力古文可也苞如其言遂以文  
名天下公猷詩格與王士正相近

顧貞觀字華峰江蘇無錫人康熙壬午舉人  
官內閣中書能詩與吳兆騫齊名兆騫戍塞  
外久不得歸貞觀善明珠子成德每以爲言  
久之未得當貞觀賦金縷曲二闕寄兆騫曰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  
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  
杯酒魑魅捉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  
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

然骨肉幾家能數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  
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甘載包胥承一諾  
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兒懷袖又曰我  
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  
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儂  
惻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  
萬恨爲兒剖兒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  
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畱取心魂

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緝行成橐把  
空名料理傳家後言不盡觀頓首詞成以示  
成德成德素工詞曲又多情愛才覽之泣然  
曰此事三千六百日中當身任之不敢爽也  
貞觀曰人壽無期何能待此成德曰諾因力  
言於明珠以計斡旋之得赦歸貞觀由是  
以俠聞四方

十

吳兆騫字漢槎江蘇吳江人幼慧傲放自矜  
在塾中見同輩所脫帽輒取溺之塾師責問  
兆騫曰居俗人頭何如盛溺師歎曰他日必  
以高名賈禍順治十三年舉鄉試坐通榜謫  
戍甯古墟居塞外廿餘年不得歸其友顧貞  
觀素善明珠子成德時時為請又以語激之  
德為盡力久之得赦歸兆騫詩風格適上如  
山空春雨白江迴暮潮青羌笛關山千里暮

江雲鴻雁萬家秋皆一時傳誦

十一

胡渭字朏明浙江德清人精地理學嘗與修  
一統志得縱觀天下圖籍著禹貢錐指二十  
卷每水為圖凡四十七圖各有說條分縷析  
考證詳明談地理者奉為規矩當時與梅文  
鼎天文同稱絕學

毛光舒字稚黃浙江仁和人性疏曠嘗構屋經營甫畢將移居會姊喪不能舉卽賣屋葬之工詩清妙絕俗尤精韻學著韻學指歸及唐韻四聲表頗多心得

十三  
鄭性字義門浙江慈谿人從黃宗羲受學而偏主陸王與宗羲稍異志行謹厚爲鄉里所推有佃戶負租者偶與論家世知爲楊簡後急邀之齋中與爲賓主飲食之盡捐其逋自是收租必減於他佃

顧祖禹字景範江蘇無錫人精史學著讀史方輿紀要百三十卷論天下形勢甚詳皆有指證咸豐時粵寇入吳之道景範書已先言之

十三  
張貞生字幹臣江西廬陵人學道恬介官翰林院侍講罷歸築室玉山嘗言玉山苦筍殊有真味而爲眾棄人生營營日在苦中獨惡於筍所未喻也



嚴繩孫字蓀友江蘇無錫人康熙時以布衣薦博學宏詞試日自痛僅成省耕詩八韻閱卷官黜之 聖祖素知繩孫名特授翰林院檢討旋命典試山西諸儒臣分修明史繩孫撰隱逸傳同試有王嗣槐者詩落一字不中格亦授中書

十四

潘耒字稼堂江蘇吳江人早慧能強記覽時憲書一過即能闡誦康熙時以布衣試博學宏詞高等授翰林院檢討坐事免歸性喜硯藏硯盈屋因其質狀分別為銘暇則獨坐屋中摩挲拂拭以為娛樂時人謂之石癖

汪紱字雙池安徽休甯人而能言家貧喜讀經以經授徒無肯來學者乃之江西為陶戶備有暇輒讀書同作皆厭笑之主人亦怪紱迂乃辭去游閩中總兵某獨異之聘教其子未幾總兵又死紱無所依仍歸休甯窮老以死著書凡數百卷貧不能鐫乾隆時學政朱筠訪遺逸祀之紫陽書院

十五

胡方字大靈廣東新會人居學道靜介自守父喪三年不入內有薄產盡以與弟總督某聞其名遣招之方走匿他舍肆中遇胡先生市物不言二價鄉中欲行詐者輒曰恐胡先生知時為之語曰可被他人答勿使胡君知他人答猶可胡君愧殺我

邵廷案字允斯浙江餘姚人自王守仁言良知授同里錢德洪以傳沈國謨國謨授韓孔當邵曾可曾可子貞顯頗傳父業廷案其子也少補諸生游孔當之門復師黃宗羲篤志儒術既讀劉宗周書益精進河間李塨書問明儒異同廷案答曰致良知必主誠敬異同非所敢論某生闢王學甚力廷案曰在行之何如耳以陽明扶翼世教著王子傳蔽山躬履節義著劉子傳又著王門弟子傳劉門弟子傳取去甚嚴

十六

鄭燮字板橋江蘇興化人由進士官山東知縣以請賑忤上官罷歸淡爽任真能爲詩尤工書畫書增減楷隸別爲一格時號爲板橋體頗寶貴之又有三絕三真之稱謂畫書詩皆具真氣真意真趣也

厲鶚字樊榭浙江錢塘人性拙率喜爲詩入禪市嘗仰視搖首構思不輟薦博學宏詞不就鴉詩喜用僻事時人效之謂之浙派

十七

褚寅亮字摺升江蘇長洲人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以舉人召試授中書研究諸經尤精儀禮學嘗謂敖繼公儀禮集說多巧竄經文陰就已說又專與鄭注立異作儀禮管見糾之頗中其失

沈彤字冠雲江蘇吳江人讀經通三禮乾隆時徵試博學宏詞不舉嘗以宋歐陽修疑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辨者多以攝官爲辭彤博考諸經詳列周代官爵公田祿田之數爲周官祿田考三篇又爲周官頒田異同說五溝異同說并田軍賦說釋地征篇辭多精核

十九

段玉裁字若膺江蘇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知縣精小學著說文解字注詩考派流旁徵訓詁持擇精審當時推爲絕學

金榜字輔之安徽歙縣人性嗜學乾隆三十七年第一人及第授職後卽告歸研究經籍尤精三禮之學晚年病痺痛臥不能起就臥榻著禮■十卷口授子弟書之書甚精核大與朱珪爲刻板行世

十九

同書字元穎浙江錢塘人父官宰相同書獨恬靜向學工書書名聞海外日本琉球爭購其書同書作字必用許氏虛白齋紙求字者爭購之許氏以富同書生平不近婦人娶妻別室而居朔望會於中堂交揖而退嘗得元人手書山舟二字取以爲號遂以號行

桂馥字未谷山東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雲南永平知縣工篆隸尤究心小學著說文義證五十卷輒轉推通徵引賅博與段氏書並行於世治小學者以爲依據嘗病後學空疏與厯城周永年置藉書園藏書萬卷貧士好學者輒藉與之

二十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博洽工考據尤好金石同縣農家掘井得晉劉韜墓志億聞急往買之自負以歸石重數十斤行二十餘里到家憊頓幾死性迂僻善哭嘗遊京師主大興朱筠家除夕筠饋豚肩蒙古酒億盡食之食已大哭主宅驚怪筠疑億久客思家急慰問之億曰無他遠念古人近傷洪亮吉黃景仁不偶耳後成進士官博山知縣更以能名

三

潘諮字少白浙江會稽人性恬曠工古文有名當時終身未嘗應試營家人生產弟官廣東知府寄以金亦不受友人欲爲置田廬固辭不可嘗有謝諸友爲田廬書云人心如止水微風拂之便易濛濛治心之法全在理欲交判之界挈緊一步聖人罕言利所謂利者不必富貴利達凡於身有安便處皆當體認此處縱一步便駸駸入可欲境界矣諮生質故懶遇謀身之事往往因循怠惰如小兒畏避學舍因此亦得緩審事理習久若性數年來竝懶言安樂境界雖處困乏覺天地甚曠人事甚靜心之所在無物拂之非不知老之將至與溝壑近也夫溝壑非不可近之地較心所謂塗炭者頗異任天得之循道處之何殊豐養厚葬常人以身安爲樂君子以心安爲樂諮雖未學苟安吾心袒樊冰雪中以畚

土掩之亦樂境也諸友為謀田廬使餘年在耕鑿內理非不可然耕鑿本無懷之業而謀而為之則懷必有所擾又不得同心之侶共處朝夕他日與祝豐祈稔之輩日計贏絀衰年餘喘是可憐憐敢敬謝諸友中輟茲役使吾以將盡之日乘化短長無所滌洄其間似勝於飽暖終矣蔣湘南字子瀟本回部居河南固始縣故為固始人通究經史為文章雄

三

健舒暢能達其意不隨古人步趨屢應鄉試不舉道光戊子編修張集馨典河南鄉試將行往辭大學士阮元元曰中州學者無如蔣子瀟摸索不得負此行矣集馨欲請其詳會客至不得言既至河南亦不敢問人私念阮公所稱必好古者因誠同考官文有異雖拙傲無棄久之果得一卷文甚瑰瑋而不中程眾皆怪笑集馨強置之榜末啟封則蔣湘南

即子瀟也湘南雖舉鄉試負文學盛名而剛介不隨游四方迄無所遇後客陝西卒於鳳翔府書院著有七經樓詩文鈔

三

潘德輿字四農江蘇山陽人少以文行知名嘉慶初應鄉試至道光戊子乃舉為學務躬行不談心性亦不以博聞傲人與人和易嘗典人屋屋主家有婢病死巧誣德輿希得屋鄉里皆信德輿不直屋主將愬官按之德輿不肯還其屋收婢尸葬之德輿文章醇厚剛勁如其為人嘗曰士居鄉無政教權獨當以文章轉移風俗耳有答問云客問曰文於道

爲末子每思以文章轉移一世何也曰人有  
不願爲男子而願爲婦人者乎人有已爲男  
子而猶願爲婦人者乎然而今之文士何願  
爲婦人者多也順時而畏其不合悅人而慮  
其不工何其求爲婦人之甚也推而論之二  
百年來之詩文亦何其男子之氣少而婦人  
之眾也可悲也予悲之故欲從而挽之曰文  
與行二也文柔美人剛正何害曰文虛也行  
實也今虛者尙不敢幾微拂人意而以順爲  
正而謂其實者將特立而不撓於俗其誰信  
之曰此非得已也士順時則大者弋名位不  
順時則衣食且不可謀而死亡至矣曰天下  
之事萬端義利盡之矣義利之辨明大之爲  
聖賢次之成忠孝次之爲文章之雄今義利  
之所以不能辨者死生惑之也死生之惑不  
能破雖求爲文章之雄亦不可得傳曰死生

孟子

有命此語無一人不知而無一人知之果知  
之則文章之雄可以坐致而聖賢忠孝之塗  
乃由此而漸啟焉然則所論雖不越乎文章  
而天下男子廉恥之氣由此而勃然起沛然  
達則文章者卽風節之綱維家國之柱石也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夬決也剛  
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卽此義也杜  
子美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然又曰文  
章千古事又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致  
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其亦窺此義矣客默  
然退子次其語示從吾游者德輿以知縣待  
缺安徽未得補卒著有養一齋詩文集二十  
六卷

孟子

蔣琦齡字申甫廣西全州人能文有幹略道光庚子進士由編修積官順天府府尹以介直忤時乞歸養母遂不復仕同治初上申興十二策語多切富人比之葉水心陳同甫策中有崇正學云處多事之秋而高談理學鮮不以爲迂矣豈知世之治亂原於人心風俗人心風俗原於教化教化原於學術正學不明欲以施教化厚風俗致太平必不可得矣

主

是學術者政教之本也國初理學調停於朱陸之間其實沿前明餘派所宗尙者陸王而孫奇逢湯斌李容諸人敦崇實踐類能救姚江末流之失其粹然爲程朱之學者不過陸隴其張伯行數人賴 聖祖仁皇帝表章扶持一以程朱爲歸於是正學昌明國運隆盛人才輩出流風餘韻至今賴之而毛奇齡閻若璩之輩揚孔鄭之餘波爲考據之漢學與

程朱相難亦肇於其時迨至乾隆文治日盛好古力學之士益以考訂博洽相尙厭性理之空談以記誦爲實學中葉開四庫之館紀昀等司其事鉤元提要凡遇宋儒之書必致不滿之詞微詞譏刺於濂洛關閩爲尤甚風尙所趨於是乾嘉以還遂以宋儒爲詬病性理道學羣相鄙夷偶一及之藉供笑柄翁方綱之不背程朱適成左袒姚鼐之文以載道

主

終屬支離雖有一二豪傑如陳法韓夢周偶出其間類如捧土塞河無所補救蓋周程張朱之學至是或幾乎熄矣夫以性道之空談較見聞之賅洽誠覺漢學實而宋學空矣然亦思聖賢之學果何學哉非以學爲人子學爲人臣入事父兄出事長上者耶以身心之踐履較口耳之記誦果何實而何空也又況文字訓詁器數形名爲道所寓不可以爲道

講求既精反躬無毫末之涉文爲制度宜於古或不宜於今束髮受書至於槁項討論精詳臨事不獲一用夫洽聞殫見著作等身乃於天理民彝之實身心國家之要漠然初未介意概乎其未有聞此可謂之學哉宜夫世教衰微人道匱乏士無氣節民不興行陵夷流極以有今日今則加以泰西新入羣爲利誘充塞害政尤未知所底止然則欲正人心

天

厚風俗以圖太平非崇正學以興教化不能也則曷不仰法 聖祖提倡宗風退孔鄭而進程朱賤考據而崇理學今世之能爲宋學者如倭仁李棠階已爲碩果之餘宜隆以師儒之任責以教胄之事如古之胡瑗孫明復就成均以設科如近代之湯斌雖公卿可從講業優崇其恩禮而鄭重其事以風示天下豪傑興起四方風動是在朝廷轉移間而已

夫上行下效捷如影響君師合統尤易見功果能表章扶持以承先聖將正教昌明邪說自沮上禮下學賊民自以不興孝弟忠信可使制梃以雪國恥臣之所請崇正學者此也

天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博通經史究心天

下利病道光之季 **海禁初弛**

洋人商販往來不絕源每事咨考著海國圖

志六十卷備詳各國山川風俗及國勢強弱

機器利鈍至今談洋務者以為依據嘗有古

詩一章云四遠所願觀聖有乘桴想所悲異

語言筆舌均恍惚聽誰介葛盧舌異公治長

所至對瘠聳重譯殊煩快若能決此藩萬國

同一吭朝發暘谷舟暮宿大秦港學問同獻

酬風俗同抵掌一家兄弟春九夷南北黨繞

地一周還談天八紘放東西海異同南北極

下上直將周孔書不囿禹州講因思肇闢初

聲音孰分壤破碎混沌天吾怨軒轅往

國朝先生事略補編

平江李元度

吳敏樹字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壬辰科舉

人選官瀏陽縣教諭年餘即告歸家居弦誦

謝絕聲華平湖張金鏞督學湖南尊儒愛才

備極誠禮士以得見為幸獨敏樹終不可見

敏樹博研諸學於古文用力尤深蘊藉夷猶

得震川之致曾國藩稱為文中逸品著有梓

湖詩文錄聽雨樓記云度地不廣大而攬納

宏遠者惟高且顯者為然而山村邱集非有

平阜曠壤通川之流而其為山岡阜堆復無

巖竇泉石之奇峰嶺之秀加以屋舍煙火之

湊密兒童雞犬之聲雜聞於耳若此而求為

堂房林院之勝以資讀書之暇娛者蓋難言

之余之居適類是常憾之欲別遷徙而非可

猝為則時取古人詩歌文字之所言意中狀

擬之或張圖畫壁間坐臥如有之然余村之西南洞庭之別浦也遠樹外常見湖光水盛時又近而磊石之山浮動乎其前也東北則雲峰疊起數十里隱見皆可得惜其蔽於道無以發露之耳余之讀書山齋者故基於山山最高其上多屋舍而家之人析有之地不可以做一日余弟雲松指其西隅草屋數間廝備所居者曰此可卽而爲也用力不大勞而得景當殊異余弗敢信之且止以隘不聽遂鑿其垣爲門向山間崇而重之以爲之樓斬竹木剔土數尺廣數丈長竟畝而爲之圃以當其門圃中移蒔花木略具而房樓連間疏達明潔纔兩月工成余喜而上於樓以觀則凡湖與山之獻於欄檻而入於窗牖者向未知其有於此也而村落俯近之墟田疇之上下山溪之曲折耕夫樵人之在目抑非

常見之狀於是與雲松對設榻樓上皮書而讀之而名其樓聽雨也昔眉山蘇氏兄弟少時誦唐人詩語而有風雨對牀之約其後各宦遊四方終身吟想其語以相歎息二蘇公之賢非余兄弟所敢妄擬而其欲常聚處之意則同也顧今方從事科舉其或得之將亦不能無爲四方之人故以二公之不獲於志私以爲戒而名樓以爲之志他年或敢忘諸

謂此樓何

孫鼎臣字芝房湖南善化人道光乙巳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遭母喪歸卒年四十一少以文學知名既登朝研索不倦其學淹貫古今周知庶務而一本儒術不矜考據亦不墮空虛著畚塘芻論二卷通論古今利病博達精醇多可用以經世論治第一云天下之治奈何人心正而得其理也其亂奈何禮義廉恥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絕而人相

四

食也人之初渾渾冥冥飢渴而飲食朝暮而作息男女而妃匹其與禽獸不甚相遠也禽獸弱肉強食天下之人羣萃州處而不爲暴者何哉有聖人故也聖人因人之性而範之於道動之以信義禮智仁秩之以倫紀馴之以禮樂敕之以政刑然後人得別於禽獸循其理而天下治亂則反是由生民以來推之至於千萬年其迹可斷而知也人心者風俗

之本也風俗者治亂之原也昔者成康降而王澤衰至於春秋篡弑烝報非禮不道之事靡國蔑有然而五霸猶假信義以求諸侯陵遲及戰國先王之法盡壞險詖傾危蠶食鯨吞詐窮力竭胥六國而燔於秦逞強暴之威繁法淫刑以毒天下然後劉項因民不忍起而掎之秦亡又七年而乃定生靈之禍未有若是久且酷也兩漢靡安至三國而亂又作

五

司馬氏攘而有之不能守之以德義南北分裂中原淪於殊俗二百八十年之間割爲十六國更八姓五十七君亂與春秋戰國等至隋而始一暨唐而後五代之亂又與南北六朝等要而觀之則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惻隱是非羞惡辭讓之心消之至於盡以梟獍蒙袞冕以盜賊踞神器士大夫不知名義可畏而包羞而忍辱庶人獸駭狼顧

冒死趨利而不復有上下烏乎此與禽獸奚  
異哉其所之分骨肉之恩以至是者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其始也人心之失流爲風俗及  
其已成胥天下之民溺乎其中忘其本心而  
而安之不爲怪而風俗之害又中於人心故  
泯泯勞勞其亂常數百年雖有一二賢者  
生於其間第能自潔其身不污於俗而已未  
能撥其亂而反之正也非兵革代興剷除而

六

盪滌之使天下之民愁苦怨思窮而無所復  
入勢不能返然而其禍烈矣古之聖人知其  
如此不忍其民之禽獸自蹈於刀鑊陷穽之  
中惻然憂之既謀其所以養又思其所以教  
使之有恩相維有誼相接不能人人整齊約  
束之要使無至於亂聖人也又不必有天子  
之位則以其不常出其出言垂教於天下後  
世而輔其政刑之不逮孔子刪詩書修春秋

以誅亂賊而孟子亦言仁義闢楊墨以閑其  
無父無君孔孟既歿六經至漢始尊而其時  
諸儒守章句爲訓詁辨名物度數而已於聖  
人所以教人復其性而閑之以道者未之有  
見也師儒之學不明而其人主之政有得有  
失故及其亂也與春秋戰國等唐尚儒術定  
諸經義疏以一眾說第循漢之舊而紬繹之  
化民成俗之道亦弗之講也故及其亂也與

七

南北六朝等宋儒修聖人之教明義理而推  
本之於性命然後道之大原得而聖人率性  
修道俾民反經而無邪慝者其義大章其言  
皆天下之公言聖人之所不易故有志於治  
天下修身齊家者莫不由之自宋至今六七  
百年天下雖有治有亂然君臣父子夫婦兄  
弟之倫信義禮智仁之教天下皆知之凜凜  
不敢倍雖否塞晦昧而其明不息守其道者

顛沛困踣繼之以死而不悔亂臣賊子不得明目張膽快其所欲而無忌天下雖亂而旋亂旋定其禍不至如春秋戰國六朝五季之久且酷於乎宋儒之功於天下後世何如也國初諸儒矯前明講學空疏之失讀書實事求是務明考證以漢經師爲法與宋儒未嘗相戾其學未爲失也於時碩德名賢布列朝野急躬行而恥以言競風流篤厚禮教相先

八

號爲本朝極盛其後日久承學者始用私意分門別戶造立名字挾漢學以攻宋儒而又有一二巨公憑借權勢陰鼓天下而從之士大夫於是靡然向風爭趨漢學其言皆六藝之言也其學則孔孟之學也所託者尊所當者破猖狂妄行莫之敢非天下學術由是大變宋儒之書能舉其名者少矣至於搢紳之徒相詬病以道學人心風俗流失陷溺至於

如此尙可言哉天下之禍始於士大夫學術之變楊墨熾而諸侯橫老莊興而氏戎入今之言漢學者戰國之楊墨也晉宋之老莊也夫楊墨老莊豈意其後之禍天下若是哉聖人憂之而楊墨老莊不知此其所以爲楊墨老莊而卒亂天下也今夫天下之不可一日而離道猶人之不可一日而離食人日食五穀而不知其旨凡物之味皆可以奪之然而

九

一日厭穀必病病久穀絕必死今之言漢學其人心風俗至如論天下者於誰責而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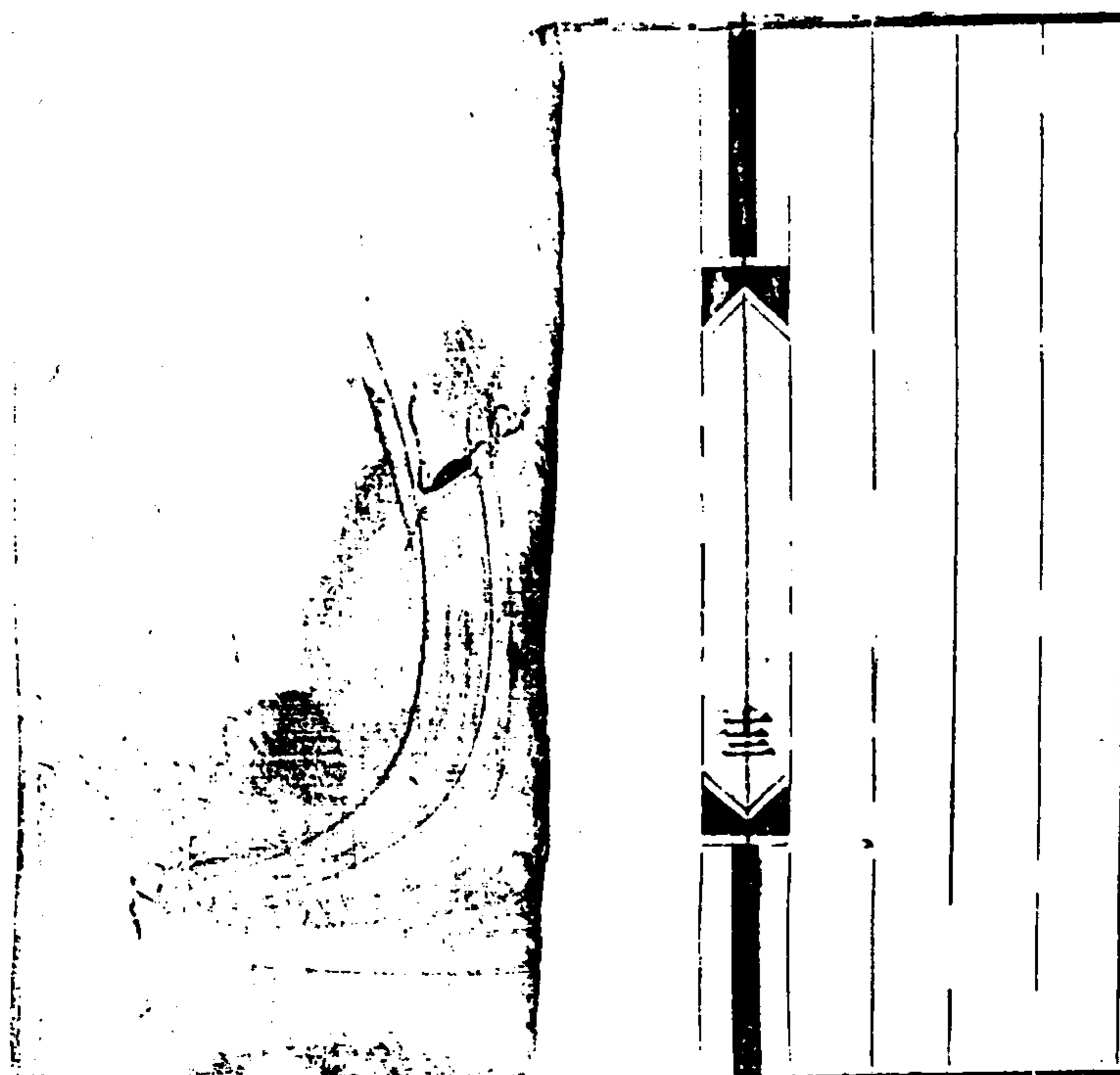
張金鏞字海門浙江平湖人道光辛丑進士  
由翰林院編修官湖南學政待士甚寬得鎗  
手但扶出之不問姓名然終其任無幸獲者  
或請其術金鏞笑曰鎗手文專尙靈機絕無  
根柢本非所取甯有術也喜獎誘才俊王闓  
運蔡毓春張自牧等皆所識拔後生得張學  
使一言榮於領解咸同以後湖南文學茂興  
經教浸廣金鏞倡之也所著有躬厚堂詩集

絳跗山館詞鈔

胡錫燕字薊門湖南湘潭人性介篤喜讀書  
父官廣東南海知縣欲令入資仕錫燕請以  
資盡購古書讀之由是學益富久之執友某  
復爲入資得知縣錫燕謝曰仕非汎然也吾  
才實不足治人強仕且爲民害返其部牒遭  
父喪鄉居十餘年不入城會湖南修通志攸  
縣龍汝霖爲言當事強致之至則館汝霖家  
汝霖會書局諸人飲之客將至忽趨出經宿  
不返跡之則自投於江矣錫燕學宗顧炎武  
然寡交不驚聲名故雖里黨罕知之嘗與其  
師陳澧書云近世學者患好名太甚爲己太  
少又云管子輕重之書非真儒不可讀惟諸  
葛亮爲善用之其他以操切施之衰世適足  
罔民其志識如此

黃文琛字海華湖北漢陽人由舉人官國子監助教改寶慶府同知陞永順府知府署永州寶慶衡州知府皆有聲永州鄰廣西咸豐時洪秀全據江甯廣西賊恆欲東下文琛練民兵扼之卒不得下寶慶人鄒漢勳以事為知縣所繫文琛遣役持束備肩舁詣獄迎鄒先生明日即劾知縣出漢勳罪衡州民毀教堂教士訴官必殺民償屋文琛坐堂皇列甲卒見之曰失火延燒無殺人理遠來失居官當汝卹必欲尋釁敗盟即先斬汝聽脅巡撫殺我六十老翁何吝一死教士氣沮即乞五百緡去巡撫聞之懼急遣人代文琛教士轉驕得饜其意永順俗多訟初至愬者日數十人文琛口訊手判竟日而畢尤誣妄者笞逐之彌月後數日乃一人性强敏文簿有字者莫不親覽天未明即起治事朝食後靜坐讀

書或賦詩葭理花竹人怪其閒而卒無廢事文琛博究經史尤習知先朝掌故當世利病卒以剛介不竟其用知者惜之著有思貽堂詩集



楊彝珍字性農湖南武陵人道光庚戌進士  
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官兵部主事旋告歸當  
時軍興疆臣稍稍應接文士士多游謁依丐  
獨彝珍與善化孫鼎臣家居守靜時論多之  
性喜獎誘因以成業者甚多少工古文與潘  
梅齊名晚益爲時論所推稱宗匠焉著有移  
芝室詩文集

西

劉熙載字容齋江蘇興化人道光甲辰進士  
由編修官國子監司業居京師授徒自給不  
受親故餽遺咸豐時入直 上書房每徒步  
先至大風雪未嘗乘車衣履垢敝諸王子竊  
笑稱爲廚子翰林歲時內監多以酒脯餽直  
官求賜至熙載宅戶無簾牀無帳熙載方踞  
地熱薪以砂鑄煮糲餅內監歎曰劉公貧至  
此我輩忍取求乎卽持酒脯去 文宗知熙  
載廉寤特授廣東學政熙載至盡裁上下陋  
規胥吏患之知熙載狷故爲蜚語刻洋報中  
熙載見之果恚卽日乞病歸著有藝概二卷  
塾志塾言各若干卷

左



楊翰字海琴直隸新城人道光乙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改官湖南永州府知府陞辰永沅靖兵備道爲政寬易與民相忘喜音樂及游眺山水終歲不倦工書求者嘗數年不得積紙至數十箱奴婢竊以糊壁翰弗知也性多可士挾一藝卽與爲布衣交罷官貧居賓客不絕著有袞遺草堂詩集

未

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道光丁未進士積官至廣東巡撫尋罷歸再起爲兵部侍郎讀書能精思研貫經史尤邃於禮性質直議論必根於心無所遷飾雖致尤吝不悔喜讀王夫之書學行皆以爲歸署禮部侍郎奏請以夫之從祀 聖廟會出使英國議格不行嵩燾學務有用不屑文藝而氣盛詞雅論者乃更推之有王先生祠堂記云自有宋濂溪

未

周子倡明道學程子朱子繼起修明之於是聖賢修己治人之一大法粲然昭著於天下學者知所宗仰然六七百年來老師大儒纘承弗絕終無有卓然能繼五子之業者吾楚幸得周子開之先而自南宋迄今兩廡之祀相望於學獨吾楚無之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學之士無能講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顯於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豈非其人哉先生

生明之季下逮國朝抗節不仕躬涉亂離易簡以知險阻通德達情既誠以明而其學一出於剛嚴闕深肅括紀綱秩然尤心契橫渠張子之書治易與禮發明先聖微旨多諸儒所不逮於四子書研析尤精蓋先生生平窮極佛老之蘊知其與吾道所以異同於陸王學術之辨尤致嚴焉其所得於聖賢之精一皆其踐履體驗之餘自然而熾於人心至其

九

辨駁名物研求訓詁於國朝諸儒所謂樸學著皆若有以導其源而固先生之緒餘也先生所著書存者六十八種都三百四十七卷書佚者又十三種始刻之衡陽者五種善化賀耦明先生刻之貴陽又二種新化鄧湘皋先生刻之湘潭別爲二十種旋毀於兵湘鄉曾沅浦宮保再刻之武昌合五十八種二百八十二卷凡歷二百餘年而其書始大顯鄧

先生始謀建祠衡陽之故居不果行竊嘗以爲有宋諸儒之崇祀類由門弟子私祀於所講學地及所蒞仕之州邑既久而彌光先生伏處窮山無友朋之討論無門弟子之推崇潛德闡行慨然以斯道自任無所求知於人其書晚出天下之士皆知貴之吾楚或不能舉其名蓋其遇視有宋諸儒爲尤艱而心尤隱矣同治庚午嵩齋掌教城南書院始言之

九

中丞劉公爲建祠南軒祠之旁而成君果道羅君世焜實先後董其役將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學求其書讀之以推知諸儒得失而於斯道盛衰之由國家治亂之故皆能默契於心又將有人焉尤大先生之業以上溯五子之傳確然有以知先生之學非元明以後諸儒所能及也儻亦先生之遺意也與又寄答龍汝霖詩云君出吾方隱都非壯盛時

江湖終浩蕩天地有推移  
賸着支離叟空傷薄暮兒  
宵長眠睡少爲問夜何其  
又巖壁繁松挂蹉跎笑白頭  
十年眞鹵莽一夢抵王侯  
厭逐衣冠融平浮江海鷗  
商山能力致攜爾話丹邱  
又聞說驪山幸開通柝械  
勞劫灰埋墳園儉德仰緇袍  
舊日陪霄漢緜霜著鬢毛  
匡衡容抗疏感激一悲號  
又古音嗟寂莫哀怨楚人  
望思雨高張夢江山屈宋  
家重來看

辛

禁柳痛飲隔秋瓜指顧瘡  
痍起吾懷倘有涯又朝野  
艱虞際含悽賦北征故人  
垂老別春水隔年生身世  
餘悲憤行藏孰使令因君  
寄遐意孤雁遠天聲所著  
有禮記鄭注質疑綏邊紀  
略養知齋詩文集

張修府字東墅江蘇嘉定人  
道光丁未進士翰林院檢討  
官湖南永順長沙永州知府  
政簡惠務興學化民民多應  
之所蒞守書質筆工相賀官  
永順時學政獲代倩二人者  
屬知府考治修府見卷中詩  
頗工俟學政去召二人至齋  
試以詩有佳句因與飲食厚  
資遣之嘗有蠻笑集及味夢  
盒初二集其他沙道中云  
野桃花笑杜鵑啼客路濃  
春送馬蹄細柳輕煙寒食後  
亂山古驛夜郎西水田積雨  
千畦關石磴盤雲萬嶂低墟  
里蕭條餘故壘晚來凝望一  
淒迷野人獻雉感賦云慙愧  
中牟政桑間有異禽重煩修  
士贊難慰野人忱媚繳逃無  
地文明晦已深春風聽朝雉  
中澤和哀音

辛

龍汝霖字皦臣湖南攸縣人道光丙午舉人  
由教習官山西知縣初宰曲沃曲沃多徭計  
丁出資里胥以意高下民患苦之汝霖擇士  
人分管其里均徭於田歲省萬金而事不廢  
繼宰高平俗尚賽神春秋歌舞費常踰萬汝  
霖諭禁之以其費爲義塾凡百一十有七弦  
誦之聲比郇相接民死貴厚葬歎卽停柩以  
待不葬者五萬有奇汝霖革其奢爲之期限

圭

踰年葬者四萬再任江西鉛山縣縣近閩俗  
多械鬪汝霖教以禮讓踰年民輸其械鬪者  
遂稀汝霖篤志學道言動溫良而遇事強直  
無所畏避官高平時有某布政過境僕從索  
賄不得盡取器物以去汝霖遣役追繫之搜  
行李得所失物以歸乃遣行巡撫沈某嘗以  
奴屬汝霖奴故吸鴉片汝霖難之會眾見巡  
撫復言汝霖曰某用人有約不博不謂不吸

煙乃得留此奴苟不吸煙惟公所命巡撫慙  
謝不復言王闔運詩慙搜文布政狂鬪沈尙  
書蓋指此也著有堅白齋集

圭

鄧輔綸字彌之湖南武岡人以拔貢生中副榜家富於財父官按察司輔綸獨喜讀書通九經訓詁旁及百家之學多所宣究尤喜爲詩至廢寢食嘗飲次與友人論詩意興軒暢不復酬酢又舉其詠蘋果詩南土移來香漸滅北船亂後見應稀謂不滅杜甫坐有某官心惡之後數年輔綸以道員將兵某爲御史竟以風聞事劾罷輔綸輔綸少有大志後再

出

將兵不獲一展遂怏然歸闔門著書終身不出著有白香亭詩鈔

陳寶箴字右銘江西義甯人道光辛亥舉人倜儻好奇計游京師人皆以爲狂爲策論才氣雄肆略如其鄉人魏禧咸豐庚申之變洋人火圓明園寶箴登酒樓望之撫膺大痛樓下人皆驚寶箴亦去歸寓卽作書告其友田玉梅於河南使將所部勤王書曰方今國家多難正忠臣義士頂踵圖報之秋足下之所以自信與二三知己之所以信足下者皆不

誣

也邇者暎夷犯順再撲津門撫議遷延坐耗士氣遂至寇氛充斥漸薄都城至尊塵垂堂之戒已於月之八日巡幸木蘭六飛倉皇口不忍道所幸恭邸留守人心大安朝議翕然咸以滯恥自誓聞欲羈俘囚以中其忌假和議以款其兵暗設守備檄召遠近勤王之師以制其死命逆夷不滿萬人懸軍深入師無後援已蹈絕地且鱗介之形不利趨走若

得慣戰步卒犄角相抗設伏置疑出奇襲擊  
彼見援師四集勢必懼而謀歸然後以蒙古  
鐵騎與津通應募義兵四面夾攻乘其自潰  
夷雖狡逞其能以一甲生還哉況彼貪我憤  
彼驕我忍彼曲我直勝負之形婦孺亦皆共  
喻向爲和議所牽以有今日今則一意用兵  
更無猶豫反敗爲功在此時矣計傳檄到豫  
之日必有所聞足下久歷戎行虎符在握宜

美

速詣行省脫穎自薦迅部麾下星夜北來以  
成捍衛宗社之勳此千載一時不朽之業也  
勤王之舉先至爲榮若稍徘徊觀望讓他人  
以獨爲君子牛後之譏得毋爲天下笑耶冀  
功卽非本懷亦何至見義不爲負平生之志  
氣乎中丞慶公物望所推忠義之忱必無瞻  
顧所可慮者豫省軍情方資保障不無牽制  
之虞然見在駐防張公曜等俱有盛名足任

防務去此一軍未必遽至疎失矧利擇其重  
嘗擇其輕失河南數州縣於國家安危無關  
至計况未必乎且三軍之士披堅執銳以共  
守此土者爲天子耳今乘輿避處警蹕蒙塵  
迺置元首而事股肱舍根本而圖枝葉千秋  
萬世何所逃於春秋之義哉儻有以二三之  
說撓大計者可哭叩上臺以死爭之爭而不  
得卽以頸血濺地亦足以對越祖宗在天之

美

靈且令千載下知國家二百年養士之恩猶  
有効犬馬圖報者七尺之軀可告無憾矣足  
下當今豪傑趨義急公無勞激勸所以不憚  
辭費者亦以國步艱難血氣之倫莫不各有  
所當盡若隱情恤己自同寒蟬是自薄也不  
以責善於朋友是薄友也箴夙以豪傑之士  
待足下亦不敢以世俗自待區區之愚幸垂  
察焉旌麾到日請先以五尺軀執鞭赴敵以

勞執事藉得一洩此中鬱礪不平之氣實爲至願

夫

鄧繹字保之湖南武岡人與兄輔綸皆好學然有大志不屑章句尤喜訪求才俊嘗謂求才爲經濟第一事王闔運幼時讀村塾中繹聞人誦其詩有月落夢無痕之句喜曰此妙才也卽往訪定交闔運故貧繹資之使學於名師又逢人譽薦之由是闔運學益進聲名大昌繹通練時事同治初左宗棠奏請佐軍繹以諸生抗禮論諍無所隱時方危棘宗棠則虛己聽之平定閩浙多用其謀以父喪歸屏居郊外凡十餘年博究經史求古今庶務之宜爲雲山讀書記五十餘卷斟酌利病多可見諸施行日知錄之儔也著有藻川堂集其詠席云芳席來清風新涼映生色託愛施匡牀未敢矜麗飾流月如有情承花似無力輕塵霏玉房羅衣還拂拭微心不可卷喟焉起長息願待華池清開軒更相憶仙苑寺云

夫

梵放聞清境春旛見佛心松雲雙徑合花石  
一庵深日入峰巒變天寒洞壑陰暮來山溜  
急疑有鉢龍吟過東溪耕者云谿谷多悲風  
茹屋恆早寒歲晏無行車山禽暮來還借問  
林下翁幾年入深山翁言不得意歸種東溪  
田落景眺餘日乘流聞遠湍憂來但高歌歌  
響迴雲端元鶴皆來翔此意非人間寄謝塵  
中子何爲摧玉顏

王闓運字壬秋湘潭舉人生時父夢神榜其  
門曰天開文運因以名之幼喜讀書爲文章  
有奇氣年二十益棄俗學專力於古通尙書  
毛詩春秋公羊傳及莊子史記漢書性高曠  
不事榮利咸豐時天下大亂將師多開幕府  
招致才俊曾國藩尤稱好士賤人或起家爲  
布政裸身來歸資鉅萬士爭自效闓運獨爲  
客不受事往來軍中或旬月數日卽歸後國  
藩益貴賓客皆爲弟子闓運仍爲客嘗至江  
甯謁國藩國藩未報遣使招飲闓運笑曰相  
國以我爲餽餒來乎卽攜裘乘小舟去國藩  
追謝之則已歸矣著有湘綺樓詩文集



朱克敬字香孫甘肅皋蘭人強直任氣好議論時事人多厭之家貧客游四方遭亂無所之乃援例爲小官補湖南龍山縣典史龍山俗陋克敬野逸每行田間與父老雜坐有爭者就平其曲直民甚安之咸豐十一年寇大至知縣千總皆走克敬獨與士民守之凡四月城迄不陷巡撫憚世臨薦於朝不果用久之以盲去巡撫劉岷素知克敬與官錢使修

通志岷去克敬益無聊欲游海外友人哀其困共與之千金遂留隱焉其詩由香山入杜天才絕高學力不副故未能卓然名家然格律整嚴寫景言情時有獨至之處克敬少壯爲詩不能深造旣盲日令人誦文選杜詩聽而識之返覆精思數年頗有所悟乃更爲詩佳者往往似姚合將死自銘其墓曰生無補於時死無聞於後旣盲而學古無有獨以其

盲傳不朽著有暝庵詩錄常德府云漸出溪蠻險千帆集朗州荆巫通間道沅澧會分流地散民風緩商多市氣淨文翁曾教養遺愛至今留楊嗣昌收居云問宅前朝相停驂落日斜壞牆閒護竹空院悄飛花力盡全桑梓心甯負國家將才難自昔憑弔重咨嗟病中喜舍弟至云疾病吾垂死艱難汝竟來生還真不料破涕尙餘哀酒色侵眉綠鏡花照眼

開高堂憐瘦損斟酌葛衣裁又家國嗟同運兵戈萬事非各留殘命在俱歎壯心違世族朋交盡人間骨月稀滄桑無限恨語罷更霑衣雨後云小園微雨霽瀟灑晚如秋風過涼生竹雲開月滿樓梵聲穿樹出花影隔簾浮多病孤涼夜開軒學臥遊長沙旅懷云風雪千山外羈魂戀母慈孤燈懸老淚殘夜數歸期忍餓甘借隱安心勸戒詩飛雛猶繞樹返

喃定何時又溝壑當年志羞惶乞食情無顏  
向妻妾有札到公卿短夢莊周蝶狂遊李白  
鯨夜闌歌轉放金石激哀聲送林秀才云赤  
標肆隆威炎風被長路游子觸熱行急漲歸  
舟驚晨餐吸浦沙照宿望江樹豈不卹煩勞  
貧游少親故近矚同類傷危途動深懼沈悲  
戕病心臨歧淚滂注文喪儒益輕國空士焉  
附人生丁未流荆榛窘跬步勉持儉德貞庶  
三

古經綸內業篇安此孤懷向誰是春風吹夢  
夜郎天不見云不見徵張浚徒聞劾李綱大  
臣多俊傑猾虜恣強梁正氣羣心繫危藩健  
者當黷盟今更亟未可棄才良聞外云聞外  
臣鄰長人間富貴衙春風颺賜樂晴日絢高  
牙世局彌縫苦恩門責望奢格天殊不易慎  
勿羨榮華又快意持旌節從容鎮一方性情  
長樂老功業半閒堂國困官仍富民凋俗更  
強野人多過慮况杜獨傍皇古寺云古寺人  
來少空庭鳥自鳴露花蒸曉日風鐸和春聲  
好寂知禪意哀時契佛情度人虛願在垂老  
百無成春晴云地暖和風早春晴客望間寺  
牆紅映竹村樹綠侵山出岫雲根薄撐空石  
骨頑獨游殊自幸吾道正屯艱楊翰魄歲云  
十年捧硯江湖老八座無徒醉飽難猶有故  
人憐病骨每傳溫語勸加餐關心范甌無兼

味照眼候鯖愧臘盤感激蹶涔濡响意引杯  
彌覺酒腸寬移居雜詩云喜僦城隅宅荒居  
景獨幽菜花園繞屋桑影曲遮樓野近春常  
早場空景不留遽廬誰是主安我卽菟裘又  
近舍多芳圃春晴百卉華遠風香斷續新月  
影交加帶露移蘭梗分泥種藕花少錢容賃  
取不羨石崇家又大浸搏陰氣恆寒夏似秋  
無風涼入幕多雨溼侵樓花重低妨蝶林陰

表

暗度鳩病軀防患亟端午尙披裘又僻性難  
踏俗閒情寄小園翦藤通曲徑移竹補頽垣  
柳神驚留客花開蝶侑尊此間宜痛飲時事  
慎毋言夏漲云久雨添新漲連湖白浪浮岸  
移臨水樹江沒聚沙洲雲寺鐘聲漫晨窗客  
夢幽占晴頻望日非止相梁謀送王闔運云  
黯淡江天暮蒼茫此別離異鄉同命客殘歲  
去家時長帶休文病空囊趙壹詩相持難忍

淚况乃向臨歧

表

閻正衡字季蓉湖南石門人喜讀書所居僻  
陋書不可得從友人假得文選併註讀之數  
月皆能記同里某翁家有史記請借不許請  
就其家讀之又不可許翁所居少薪正衡家有  
山場請日餽薪乃許之正衡朝食荷薪攜  
筆札往讀之且讀且寫數月乃畢後補諸生  
應省試益鬻產購書數千卷日夜讀之其學  
益充苦下縣寡陋復遊學長沙與黃文琛龍

三九

汝霖朱克敬相師友好事者聞其名訪之皆  
謝不見學政顧雲臣以博通古今孤介絕俗  
薦於朝 詔授訓導正衡篤志於學九經諸  
史靡不研貫為文章堅勁雄肆頗似王安石  
蘇洵有石門縣學田記云有明一代之制惟  
學校最為純備自漢唐以來未有能先焉者  
也太祖陟自側陋察天下之變階於秀民之  
失職故建制藝以造士使人壹其耳目心思

於四子五經之書而事雜言龐者不得與也  
尊學官之選優其廩精高其遷除遇之以賢  
人長者之儀而不敢自棄於道德廉恥之  
外故方其盛時冠帶薦笏之徒爭自濯磨魁  
節碩行標映海內及其衰也朝雖崇任姦回  
而直言強諫之君子更仆遞起其窮而在下  
者柄持清議排譏宵醜當是時廷杖之慘酷  
緹騎之驕橫日陷衣冠於塗炭之中而不能

三九

少貶東林復社之口其流風遺烈可謂懋哉  
不幸社屋鼎遷淪胥以盡而感憤激發於君  
國之難者陷膺穴脰視死如歸至不可選紀  
蓋自東漢節義之隆未能與比竝焉嗚呼豈  
非教澤之懿有以愾人之深而牢結不可解  
於衷者與國初斟酌明制而益損之其程額  
也寬其著令也嚴使士植身巖序之林即不  
敢倜然自肆於繩檢之外可謂矯枉而得其

正矣然爲學官者爵輕而餼寡出則趨拜承  
迎於牧守之前而內或妻子饘粥之不給士  
之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常不樂爲而姑取庸  
尤罷鶩者以充位焉其生徒進謁於門牆擁  
皋比畫簿籍斷斷然較量錙銖毫末之間以  
苟同於商賈後雖欲誘勵而督勸之其勢無  
由士出於貧約傭筆墨所入僅足自活而又  
罄其半以贍學師其力有所不暇故遊手失

甲

業者涸焉無所依往往溷列於市井刀筆之  
儔以自污其行有司操三尺法南面盛氣以  
折辱之垢首蒲伏冥不知忤無他上之 以  
待士與士之所以自待均出於禮義廉恥之  
外雖峻文苛罰以懲動之而亦無能橋草也  
吾楚自軍興以來髦傑朋起聖上廣厲學官  
之路增置弟子員士旣沐浴於膏澤而邦之  
縉紳髦老亦願斥其橐囊之贏以資學官之

養而佐生徒之饗艱者吾邑當荒遠僻絕之  
地遲積至今始克有成予旣嘉其有以助國  
家長育之方而培師儒廉介之誼因爲序著  
學校盛衰之本末以誌人才消長之由使採  
風者有所覽觀焉

甲

# 學案小識

道光二十有六年  
四破齋集

學案小識 序

序

近儒桐城姚氏曰孔孟之統必歸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為無病也又曰宋之真儒得聖人之旨諸經畧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為功令士大夫維持綱紀遵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旨哉斯言程朱之為功於天下萬世即孔孟之有功於天下萬世也尊程朱所以宗孔孟之道也且夫道亘古今而不做也學所以範賢智而出於一也由孔

學案小識

序

孟而來道亦幾經晦明絕續矣賴有為之羽翼者相講明而恪守之七十二賢尚矣江都昌黎問世相望至宋而呂張黃真魏諸公金華四子元之魯齋明之敬軒敬齋整庵以逮國初諸名賢遞相祖述所以啟迪人心昌明世運重昏而發豐蔀惟其皆以孔孟程朱之道為道以孔孟程朱之學為學故也然而異端楊墨春秋時已有之黃老於漢佛於漢晉六朝隋唐蓋自達摩來中國明心見性本來面目之說足以潤中庸未發之真而惑溺高明之士矣宋張無垢用宗杲改頭換面之智始以佛說釋儒

書矣陸象山純作禪機反以聖傳自任又假儒書以彌縫佛氏矣術益精而說益巧彌心理而大亂真向非朱子無以犀照其姦也迨明道一編朱子晚年定論之輯則又假朱子以彌縫佛氏矣姚江提唱心學專主良知非聖無法簧鼓一世末派直指心宗猖狂恣肆猶幸困知之記學部之編砥柱中流如一髮引千鈞而其餘燄至

國初未熄太沖黃氏以名臣之子任文獻之宗手輯明儒學案宜如何廓清陰翳力障狂瀾而乃祖護師說主張姚江門戶攬金銀銅鐵為一器猶夫海門夏峯也辨

學案小識

序

黑白而定一尊不重賴繼起者大有人在乎我

明道統中天

君師立極頌發性理精義朱子全書升紫陽為十二哲二百年來名儒輩出庠序修明為元明所未有乃循習既久聰慧傑特之士厭常喜新則有崇訓詁而蔑繩檢以漢學小學凌駕宋儒者矣言心性而遁元虛襲六經註腳邪論而顛背孔孟者矣不守博文約禮誠明敬義之訓不知禮義廉恥之防世道人心流波莫挽有心者所為怒焉深憂也我友善化唐敬楷先生秉承家守著述皆有關係兢兢於學術真偽之辨謂統紀必一則法

度可明涂轍可端綜舉

國朝講學諸儒次第甄錄首列傳道以清獻楊園梓亭清恪為正宗其次湯文正以下十九人為翼道得所翼而道不孤也于北溟以下四十四人為守道得所守而道益明也又次黃梨洲以下為經學許鄭賈孔皆道之支流餘裔也卷末附心宗終焉其蒐采未獲僅見他氏稱說者為待訪錄以俟補輯共十四卷書成授維嶠讀之析之也精疑似不能亂辨之也確異說不得搖本其躬行心得之餘著為醇正謹嚴之論蓋純從衛道辨學起見而不參以愛憎黨伐之私者也前後自序各案小

學案小識

序

序指示周詳聲情激越婆心熱血涌現行間先生不得已之苦衷至深且切矣或曰此編出徒為言王學者集矢今王學勢已衰矣何亟亟於是余謂今世言程朱者束於功令非其好也即好陸王亦高明之過無二子之本領氣魄也顧惟一種似是而非議論務通朱王二家之鄙最足滋後學之惑究其調停皆左祖也至理無兩是正路無旁歧得是書分明別白而謬悠之說不掃而自退故斷斷不可少也至經學卷內斥西河不錄於恕谷東原綿莊諸子黜其妄作而仍不沒所長亦考見是非得失之林也是書有學統之精嚴而不病其隘有學

鄙之侃直而不涉於苛於以救陽儒陰釋之弊而存道  
脈之真其功正不小也且安知夫自今以後不更有如  
先生者聞風興起而一再續輯以綿統緒於勿墜也然  
則是書又安可以不急爲刊布也維鑄檇味荒落懼終  
身爲道外人承命之下爰撮其大凡書以爲序  
道光二十五年小除夕愚弟樵李沈維鑄拜撰

學案小識

序

四

學案小識敘

聖人之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而已離此者畔道不及  
此者遠於道者也七十子皆從聖人受學而傳道者推  
顏曾其在顏子曰博文格致也曰約禮誠正脩也即博  
即約功分知行而候無先後也不遷不貳誠正也而格  
致存焉擇善弗失格致也而誠正存焉夫子於其問仁  
也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復申之以非禮勿視  
聽言動蓋欲其知之明行之決絕去私欲盡還天理也  
厥後三月不違如有所立卓爾顏子之格致誠正何如  
哉其在曾子曰以文會友格致也曰以友輔仁誠正脩  
也即文即行學有切磋而道無內外也任重道遠知之  
至矣而誠正可知也忠信傳習誠之至矣而格致可知  
也夫子於其日省之久也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舉以  
告門人曰忠恕而已矣蓋恐學者以空虛求一貫不以  
真實求一貫妄認本體而忘工夫也使之盡已推己精  
察而力行之以馴至於反身而誠則一理渾然而泛應  
曲當也格致誠正固如是也夫學聖賢者未有不由格  
致誠正而得者也若別有捷徑宗旨則顏子才高聖人  
當化之以速而何循循然博文約禮是誘猶有欲罷不  
能欲從末由之歎也會子質魯聖人當教之以易而何

學案小識

敘



以兢兢然不忠不信不習是省猶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召也子思子受之曾子爰以傳之孟子孟子之知言格致也養氣誠正也集義則格致誠正之實脩真積不襲取於外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勿正者未發之中也勿忘者不睹不聞之戒慎恐懼也勿助長者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也擴而充之卽此物也此孟子之學孟子之傳也閱暴秦而漢而唐賴有江都董子昌黎韓子以及伏鄭孔賈諸儒前後羽翼得以稍稍不墜然歷六朝之陵替五代之淆亂孔孟之道不

學案小識

敘

絕者如髮矣天未喪斯文也至宋生濂溪周子中州二程子又橫渠張子楊游尹謝諸子道之明已如日麗天中矣朱子起於數十年之後師事延平得程子之嫡傳以大學之綱領條目示學者爲學次第以中庸天道人道明孔門傳授心法以居敬窮理爲尊德性道問學功夫集諸子之大成救萬世之沈溺其心其道何異於顏曾思孟哉後之學者循其次第如何格致如何誠意如何正心脩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忠恕以至一貫亦復何可限量而乃朝謁師而夕思入道夜入定而且言明心貪便喜捷世態有然而學術亦有然也

矜奇鬪巧人情多變而學術亦多變也於是新建者援象山之異揚良知半語爲宗旨託龍場一悟爲指歸本立地成佛謂滿街都是聖人大惑人心愈傳愈謬踰閑蕩檢無所顧忌天下聞風者趨之若鶩駭駭乎欲祧程朱矣生其後者烏可不挽之於狂瀾拯之於胥溺而任其猖狂恣肆使斯世盡入榛莽哉夫學術非則人心異人心異則世道漓世道漓則舉綱常倫紀政教禁令無不蕩然於詖辭邪說之中也豈細故耶欣逢

學案小識

敘

宜乎真儒躍起辨是非埽新奇而歸蕩平去歧趨而入堂奧還吾程朱真途轍卽還吾顏曾思孟真授受更還吾夫子真面目界限清而後所知定隄防密而後所守嚴志趨堅而後所行篤踐履實而後所立卓真儒之爲真以此夫學之所以異道之所以歧儒之所以不真豈有他哉皆由不識格致誠正而已習空談者索之於昭昭靈靈而障於內守殘編者逐之於紛紛藉藉而蔽於外斯二者皆過也今夫禮樂兵農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數何莫非儒者之事哉然當以若大經綸蓄之懷抱不當以賸餘糟粕誇爲富強朱子曰盈天地間

千條萬緒是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澈於胸中此心與天地一體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古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治平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己物朱子之博蓋博於內而不博於外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謂也聖人之言典章也莫大於顏子之問爲邦曰夏時殷幣周冕韶樂曰放鄭聲遠佞人是必有順天應人長治久安大經濟大功業以運用於兩間豈惟推天文考輿服講求樂律而已哉

學案小識

敘

四

其言政事莫大於哀公之問政曰達道五行者者三曰九經行之者一是必有事親知天明善誠身真本原真學問以彌綸於無際豈惟考官祿別等差講明禮節而已哉沾沾焉辨論於粗迹者不知聖人之學也外之故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治國平天下之事豈在外哉不障於內不蔽於外惟格致誠正者能之蒙是編自平湖陸先生始重傳道也有先生之辨之力而後知陽明之學斷不能傳會於程朱有先生之行之篤而後知程朱之學斷不能離格致誠正而別爲宗旨有先生之扶持輔翼

於學術敗壞之時而後知天之未喪斯文有宋之朱子卽有今之陸先生也與先生同時諸儒以及後之繼起者間多不及先生之純而能遵程朱之道則亦先生之心也他若指歸特異不守朱子家法則當分別錄之混其本末不掩其瑕瑜俾後之觀者於以見得失之林焉是豈得已者乎吁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性卽有是理有是理卽有是意知心身孰不可以希賢孰不可以作聖而惟工夫之不密以至本體之莫克則何若從事夫朱子之存省克治居敬窮理以馴至於誠而明豁然而貫通也是則所當共勛也矣道光二十五年孟夏

學案小識

敘

五

月小岱山人唐鑑

學案小識卷首

敘

目錄

學案提要

卷一

傳道學案

陸稼書先生

張楊園先生

卷二

傳道學案

陸桴亭先生

張孝先先生

學案小識

目錄

卷三

翼道學案

湯潛庵先生

顧亭林先生

張蒿庵先生

王而農先生

胡石莊先生

張武承先生

卷四

翼道學案

魏環極先生

李二曲先生

竇靜庵先生

張秋紹先生

汪雙池先生

朱可亭先生

王白田先生

卷五

翼道學案

蔡梁邨先生

雷翠庭先生

江慎修先生

陳榕門先生

韓理堂先生

姚姬傳先生

卷六

守道學案

于北溟先生

魏貞庵先生

李厚庵先生

陳說巖先生

學案小識

目錄

劉直齋先生

汪星溪先生

曹陶庵先生

李公凱先生

李閻章先生

党冰壑先生

陳滄洲先生

熊敬修先生

陳確庵先生

卷七

守道學案

楊寶實先生

耿逸庵先生

李恒齋先生

蔡葛山先生

方靈臬先生

趙松伍先生

卷八

守道學案

孫懿齋先生

朱湘海先生

趙玉峯先生

嚴佩之先生

王任庵先生

陸朗夫先生

閻懷庭先生

劉宣人先生

范彪西先生

許西山先生

陳定齋先生

陶視庵先生

彭一庵先生

王榘三先生

卷九

守道學案

陰靜夫先生

錢南園先生

童寒泉先生

孟瓶庵先生

向荆山先生

郭春山先生

劉寄庵先生

李復齋先生

謝退谷先生

夏用九先生

戚仲蘭先生

卷十

待訪錄

應潛齋先生

張簣山先生

刁蒙吉先生

徐青牧先生

張尙若先生

謝約齋先生

周好生先生

張玉甲先生

張警庵先生

徐晝堂先生

申孚孟先生

俞存齋先生

潘鐵廬先生

田梁紫先生

曹厚庵先生

沈位山先生

李簡齋先生

朱梅崖先生

任東澗先生

高紫超先生

高策旃先生

顧庸庵先生

彭先生

王豐川先生

馮梅鷗先生

吳與巖先生

蔡溪巖先生

馬二岑先生

白含貞先生

張爾晉先生

陸翼王先生

王石隱先生

蕭文超先生

彭古愚先生

秦定叟先生

譚東白先生

卷十一

待訪錄

沈先生

劉伯繩先生

學案小識

目錄

三

學案小識

目錄

四

盛寒溪先生	江藥園先生
凌渝安先生	沈石長先生
何商隱先生	張帖瞻先生
陳古民先生	祝人齋先生
冉蟾庵先生	王介祺先生
李禮山先生	王仲穎先生
馮周溪先生	尹元孚先生
黃崑圃先生	黃玉圃先生
陳元熙先生	殷夢五先生
趙仁圃先生	岳小瀛先生
法鏡野先生	羅臺山先生
姜雲一先生	李十洲先生
曾受一先生	王能愚先生
余存吾先生	劉端臨先生
卿滋園先生	李申耆先生
卷十二	
經學學案	
黃梨洲先生	朱愚庵先生 <small>陳長發附</small>
梅定九先生	王寅旭先生
閻百詩先生	胡東樵先生

胡樸齋先生	萬充宗先生 <small>弟季野附</small>
錢飲光先生	王山史先生
喬石林先生	魏念庭先生
張敦復先生	李恕谷先生
惠元龍先生 <small>子仲儒附 孫定宇</small>	陳泗源先生
查初白先生	李天生先生
余仲林先生	胡滄曉先生
盛庸三先生	焦廣期先生
張彝歎先生	俞右吉先生
諸襄七先生	李耜卿先生
沈冠雲先生	吳中林先生
蔡仁錫先生	臧玉林先生
卷十三	
經學學案	
顧震滄先生	沈東甫先生
薛青州先生	邵先生
徐先生	張宏蘧先生
嚴先生	王九溪先生
馬宛斯先生	晏一齋先生
沈子大先生	王介山先生

學案小識 目錄

五

學案小識 目錄

六

潘補堂先生	程綿莊先生
趙易門先生	浦潛夫先生
任後山先生	沈克齋先生
汪默庵先生	林澤雲先生
魏先生	牛真谷先生
楊符倉先生	張天隨先生
吳易堂先生	梁先生
吳宥澗先生	王若霖先生
陳仲夔先生	嚴寶成先生
范蘅洲先生	姜石貞先生
顧古湫先生	任鈞臺先生
徐先生	徐健庵先生
秦樹峯先生	張仲嘉先生
姜上均先生	陸坡星先生
卷十四	
經學學家	
劉華岳先生	葉書山先生
顧星五先生	邱近夫先生
劉雲翼先生	邵先生
曹六吉先生	沈椒園先生

程春曩先生	陳亦韓先生
程易疇先生	周懸著先生
程是庵先生	崔南有先生
陳文裕先生	杭堃浦先生
吳山夫先生	胡竹軒先生
朱竹君先生	錢辛楣先生
顧景范先生	全謝山先生
武虛谷先生	顏習齋先生
吳託園先生	盧紹弓先生
劉滄嵐先生	周先生
范庸齋先生	潘龍庵先生
戴東原先生	都乾文先生
桑敬甫先生	崔東壁先生
待訪錄	
張皋文先生	金榮齋先生
王鳳階先生	孔鼻軒先生
任木田先生	臧拜經先生
汪容甫先生	許月嵐先生
卷末	
心宗學家	

張仲誠先生

潘用徵先生

山曉堂先生

待訪錄

邵念魯先生

魏蓮陸先生

張天民先生

張瑤星先生

康一峯先生

彭尺木先生

學案後序

學案小識

目錄

九

學案提要

傳何由而得其道乎曰孔孟程朱道何由而傳得其人曰述孔孟程朱述孔孟程朱何由而遠謂之傳乎曰孔孟程朱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朱之道廢而由斯人以行孔孟程朱之道何由而遠明遠行乎曰辨之嚴異說不能亂行之力同志服其真雖未必遠能大明大行而後之學者可由是而進於明進於行也則謂之明可謂之行可謂之傳可然而斯人也或千載一見或數百年一見或百年數十年一見或一人見而數人隨之見或見僅止一人故傳之者少而亦未嘗絕伊川表

學案小識

卷

明道先生之墓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是說也吾於朱子之生起而幸之吾尤於薛胡二先生之歿引而傷之蓋明自正嘉以後講新建者大肆狂瀾決破藩籬踰越繩檢人倫以壞世道日漓邪說誣民充塞仁義逮及鼎革託為老師宿儒者尙欲以詖淫邪遁淆亂人心傷何如哉孟子曰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夫孟子豈可復生哉世有

欲正人心以熄邪說者卽謂之孟子可也卽謂之朱子可也道之傳也非斯人其誰與歸述傳道

傳道者少未嘗不爲道憂翼道者衆又未嘗不爲道喜非翼道之重於傳道也翼之則道不孤矣道不孤則亂

道者不能奪其傳矣不能奪其傳而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學術正而人心端教化肅而風俗美人道與天道

地道並立矣然則道之傳也傳者傳之翼者亦相與傳之也昔者吾孔子之講學洙泗也以大聖人之德之道

統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集其大成而及門從遊者有顏曾冉卜之十諸賢且以賢聖之孫繼起而紹述之

而閱百餘年楊墨爭鳴衍儀橫議賴有孟子奮其至大至剛之氣辨論於黑白淆亂之中而後吾夫子授受之

真傳得以萬古不墜朱子起千載之下承二程之遺緒奉四子書以詔後學時則有若南軒東萊諸同志咨詢

辨難又有若季通勉齋諸門人往復商確可謂極麗澤之盛幾乎踐東魯之遺軌矣然而詆之者旋起逐之者

至欲加以禍道學大爲厲禁不亦危哉由是觀之吾之所憂者未容已而所喜者亦幸而已今夫彌綸天地終

古無所損終古無所益者非道也乎傳與翼安足爲有無乎然而天地非人不立道非人不存人顧不重乎哉

孔子尙矣曾子子思孟子尙矣朱子又豈易得耶敬夫張子伯恭呂子又豈易得耶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蓋慨乎其言之憂何如哉述翼道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顧防檢不敦節槩不修禮義廉恥不遵規矩準繩破廉隅而趨異輒棄閑範而就奔馳容

悅以爲恭媵嫻以爲敬揣摩以爲智遷就以爲才委蛇以爲識時務和同以爲近人情飾詐巧以固恩權假聲

華而延名譽揚揚自得而不以爲可惡赫赫陵人而不以爲可悲俾天下進者退者行者居者尊者卑者老者

少者質質焉莫知其所所以然紛紛焉並莫知其所所以不得不然喪其所固有而亡其所本來審若是也道不幾

絕乎而幸也天下有守道之人也而惜也天下有守道之人而人多不知也然而其人自在也或當時蔽之而

閱時則章矣或當途沮之而窮巷則達矣或流俗惡之而高賢則尙矣或功利詞章輩疏之而道義交則親矣

何也所守與時異也今夫救時者人也而所以救時者道也正直可以懾回邪剛健可以禦強梗莊嚴可以消

柔佞端慤可以折侵侮和平可以息橫逆簡易可以綜繁墮抱仁戴義可以淑心身周規折矩可以柔血氣獨

學案小識 卷一

學案小識 卷一



立不懼可以振風規百折不回可以定識力守願不重乎哉吾每得一人焉未嘗不正襟而起敬端坐而細思也雖其人已往而其流風餘韻愈久而愈真炳炳焉在天地間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其斯之謂歟述守道

道歷千古之變而未嘗墜而自有秦氏之焚書則幾乎墜矣漢之興也羣經復出假令有能明道者生於其間則學術真而統紀一何至各立門戶迄無指歸而其相爲授受者又大要解說辭意綜核度數而已哉然而典籍云亡編簡散佚老師宿儒各得一說以傳於天下說

學案小識

卷

四

雖不同而經未嘗不由是以存也於斯時也易有施孟梁邱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魯齊燕禮有劉向高堂生后蒼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此皆專門名家最初之師也厥後支分派演愈推愈廣歷千有餘載而至於今考古者必溯其源言師者必從其朔得其一字一句遠蒐而旁獵之或數十百言或數千百言曼衍而無所底止而考證之學遂爭鳴於天下蓋穿鑿傳會亦在所不免也然如天文地理音學算學等事則於古爲精今夫經也者聖人之至文也聖人之至文聖人之至道也聖人之至道人人之至道也得人人之至道以求經

而經傳經傳而聖人之道亦傳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朱子一人而已矣其他則大氏解說辭意者也綜核度數者也乃或以辭意之別於今度數之合乎古遂至矜耀以爲得所未得而反厭薄夫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是其所以自處亦太輕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非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遵漢經師而詆朱子者是亦敬紫之類也又烏足與校哉述經學

學案小識

卷

五

其人矣世安得不亂哉及其亂也而究其所由來歸罪於學術則亦晚矣吾於明季未嘗不嘖嘖俯仰而重有感焉天下事由前觀之未必知禍之烈如此其極由後觀之恒慄慄於其禍之極而莫可復追也士君子盱衡往跡俯念未來未嘗不歎前乎此者之可鑒後乎此者之可戒也則學業之所謂心宗者吾烏能忘於懷乎今夫心不可恃而恃之以性性不可憑而憑之以物大學所以先於格物也子臣弟友物之最著者也性之最切者也是庸言庸行亦良知良能也仁義禮智物之最初者也卽性之最真者也是至隱至曲亦至大至廣也聖人之所以檢察夫心者此也擴充夫心者此也豈索之

於空而聽知覺之昭昭靈靈乎聽知覺之昭昭靈靈而空以待之恐性天路絕而欲得所據矣欲得所據謂之無善誠然謂之無惡自欺甚矣且恐惡念大來不至於禽獸不止是以天泉一會爲陽明之學者推闡師說各逞所欲各便所私此立一宗旨彼立一宗旨愈講愈誕愈肆愈狂愈名高而愈無禮淪淪流蕩無所底極而人心亡矣人心亡世教裂而明社亦遂墟矣有徵君孫先生者與鹿伯順講學於明者也入

國朝年已七十遁影韜形枯槁以終其身宜矣而乃移講席於蘇門山仍以其舊聞號召天下是亦不可以已乎幸而稼書楊園諸先生起而辨之而天下灼然知心學之非正也是亦稍足以舒吾懷云爾述心宗

學案小識

卷

六

卷一目錄

傳道學案

陸稼書先生

張楊園先生

學案小識

卷一  
目錄

學案小識卷一

傳道學案

平湖陸先生



先生諱隴其字稼書歷官御史勵志聖賢博文約禮由洛閩而上追沂究嘗謂聖門之學雖一以貫之未有不從多聞多見入者欲求聖學斷不能舍經史又謂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為正學不宗朱子即非正學董子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當絕其道勿使並進嘗點勘四書大全參以

學案小識

卷一

蒙引存疑淺說而一折衷朱子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下句用力可謂勤矣而其後自序曰去取都未能當有先儒見到之語讀之若平澹而實闕學問之得失者不知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言奧義大全諸書所不及載或載而不詳者此本亦竟闕如又有兩說互異當存疑而輒輕斷當畫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視之輒赧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曾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便置且欲因此自知其陋鑒於前者或悲於後也先生之於學也思之慎而辨之明得之深而

言之切其太極論曰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溯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物之總名也在天則為命在人則為性在天則為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為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即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即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即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存是即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分而為五常發而為五事布而為五倫是即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

學案小識

卷一

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即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即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

學案小識

卷一

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脩之吉脩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

而推其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慎無驚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其學術辨曰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即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

學案小識

卷一

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既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即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即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

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所見爲非者果非乎又况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

學案小識

卷一

五

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

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原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者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不賢者既樂

學案小識

卷一

六

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至於無生生死之說則真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爲彼之是惑乎先生此辨可謂拔其本而窮其源矣觀先生積誠勵行孳孳不已自修身正家以及蒞官立朝動準古人罔有闕失儼然程朱之氣象亦卓然程朱之事爲學程朱如先生則亦程朱也矣豈獨如之而已哉夫以程朱之道成已卽以程朱之道成人見有叛於程朱爲世道人心害者竟隱忍而不置一詞乎是必不能者也孔子絕異端斥

隱怪孟子距楊墨放淫辭皆此意也豈好辨哉先生初授嘉定令見其俗尙侈靡豪富暴橫而積逋動以萬計歎曰民不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一以鋤豪強抑胥吏禁奢汰變風俗爲主犯者必拘能自新者與之爲善二年而邑大治以盜案落職耆老士紳悉詣督撫爲辨卒莫省里民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會總憲魏公抗章言先生寬並疏舉廉吏得

旨復原官補靈壽知縣縣於真定最爲瘠瘠俗強悍善鬪輕生先生曰民富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

學案小識

卷一

七

未盡絕民貧而不知義也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爲靈邑又非嘉定比奈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於是舉派運之苦民者力爭而去之於開墾之益民者徧曉而導之適巡撫于公咨訪利弊先生遂條陳六事一曰緩征宜請二曰墾荒宜勸三曰水利當興四曰積穀宜廣五曰存留宜酌復六曰審丁不宜求益額遇荒賑濟躬爲部署驅馳山谷夜以繼日府檄發限單不許踰額先生不顧率盡散之以工部尙書張公敦復左都御史陳公說嚴兵部侍郎李公厚庵禮部侍郎王公昊廬交章論薦奉

旨行取御史臨行邑民攀留如去嘉定時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上疏言畿輔民情蓋親睹小民疾苦不敢不上聞也論奪情篤人倫也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重官箴也而當時惡先生者執爭議獨納保舉爲遲悞軍需擬革職得

恩原有及試俸滿以改調歸旣歸屏居泖口足跡不入城市閉戶食貧讀書課子先是嘉定罷歸洞庭席君者嘗延至家塾至是復懇延先生欣然往與學徒講習不倦臘月歸偶感寒疾遽卒四方學者聞之莫不盡傷嘉定之民相率而來哭者踵相接也厥後

學案小識

卷一

八

九重念其端方廉潔召主文衡而溘然謝世者已經歲矣先生之學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埽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爲猖狂恣睢者鮮矣故旣著學術辨三篇又與秦定叟李子喬臧介子湯潛庵范彪西諸先生書往復辨論箴陽明白沙之病且以懲涇陽景逸之偏洞悉秋毫顯微無間非至誠至明安能若是是以篤實光輝所過者化在靈壽時集諸生講四子書諄諄於義利邪正之辨彙爲松陽講義百餘篇其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墾賤墮斷闢

佛老黜陽儒陰釋始性孝友迎養封公於嘉署定省温  
清備極肫篤以奉薦入都不獲視舍殮為恨服闕不忍  
肉食少壯時能飲酒不亂後以仲弟有酒過遂絕飲冀  
以化之未幾仲歿遂終身不飲居常容止慤敬一言一  
動皆有法度家故貧及登仕籍貧益甚前輩講學之書  
未經見者輒賃衣易之雖晡粟不繼不顧也為令時上  
官有欲招致門下者堅執不允用是失權又嘗以公事  
至都門政府欲一見之接浙而行即魏公環極屢薦先  
生於朝亦不先自私謁履蹈不苟如此所著有靈壽縣  
志先正一隅集四書講義問學錄日鈔讀禮志疑三魚

學案小識

卷一

九

堂文集評定四子大全評選國策去毒擬輯困勉錄未  
成而松陽講義一書當下指點語語親切讀者警醒感  
憤生向善之心是宜家置一函朝夕玩味未有不獲其  
益者雍正二年得

旨從祀兩廡乾隆元年

賜諡清獻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門人

王前席

席永恂

趙裳旂

侯開國

桐鄉張先生

先生諱履祥字考夫號念芝又號楊園窮理居敬宗法  
考亭知行並進內外夾持無小無大無粗無精無一念  
非學問無一事非學問蓋所謂言有教動有則晝有為  
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者是也嘗謂吾人自著衣至於  
解衣終日之間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過差自解衣至  
於著衣終夜之間所思所慮須知有多少邪妄有則改  
之此為脩身第一事又謂實其心之謂誠不敢不實其  
心之謂敬無在而不實其心之謂一又謂為學自不欺  
始不欺自親長始於親長忍用其欺何所往而不為欺

學案小識

卷一

十

矣又謂一入聲氣便長一傲字便熟一偽字百惡都從  
此起矣習奢又未足以盡之又謂人之一身當使陽和  
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理自如此觀天地  
之氣亦是雨露之時多霜雪之時少又謂儒者起腳第  
一步是仁以為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  
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為硜硜小人也又謂人  
知作家計須苦喫苦掙不知讀書學問與夫立身行己  
俱不可不苦喫苦掙朱子謂孟子一生忍饑受餓只破  
得枉尺直尋四字且吾人於道理上能掙進得幾分否  
於身分上能掙起得幾分否動輒怨天豈不得罪於天

尤人豈不得罪於人又謂朱子答何叔京書言其從容  
和易之意有餘莊整齋肅之功不足所存不主於敬不  
免若存若亡不自覺其舍而失之深有警於心自思學  
之無成正坐此患書於坐隅常目在之庶其有改又謂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  
只此檢點庶乎鮮失矣又謂道理須是舉目可見舉足  
可行方是實理功夫須是當下便做得方是實功道在  
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則惑之甚也又謂吾人  
一日之間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汨沒當睡  
覺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爲善爲利之義平旦則念平旦

學案小識

卷一

十一

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且晝之所爲不至枯  
亡否以至當衣則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念終  
食不違之義及暮則思嚮晦冥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  
無憾之義如此則庶幾能勿忘乎若其稍忘卽自責自  
訟不已先生之戒懼慎獨卽物窮理勿欺勿怠者是亦  
大可知矣跡其抱道在躬淑身淑世筆瓢陋巷之中卽  
萬斯民飢溺之念或辨學術以回人心或敦風教而挽  
世道時雖窮而道不窮身雖困而道不困也嘗曰昔之  
異端在正道之外今之異端在正道之中孟子闢邪說  
以正人心正以聖人言仁義楊墨亦言仁義同是堯舜

同非桀紂而所以不同處則有淄澠白黑之判今之爲  
邪說者莫不假託聖人之言以文其說猶所謂傳會經  
義也約而言之蓋有數種曰知行合一曰朝聞夕死曰  
殊途同歸曰體用有無曰權以濟經曰大德不踰小德  
出入曰未發之中曰求其放心曰孔顏之樂曰盡心知  
性曰寂然不動退藏于密若此者探本窮源不出於釋  
則出於功利否則調停兩可執中無權而已學術不明  
禍亂四起率以此也種種看破方不爲所惑亂又曰姚  
江良知二字特其借用名目其意只欲佐成直捷徑情  
之說耳因孟子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語故借之作

學案小識

卷一

十二

證佐實未嘗服膺孟子也又曰世儒功夫只說求心至  
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槩以爲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  
阨阱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德  
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何往而非心者外此而  
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都從謹言慎行動作  
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爲仁  
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  
者乎何弗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鄙爲粗淺則以爲假  
竊可歎也夫又曰良知之教使人直情徑行其弊至於  
廢滅禮教播棄先典今人不知懲其敝方將攘袂怒目



與人爭勝亦可哀已又曰延陵同學語子曰先師於陽明雖殺瑜不掩然未嘗不深敬而子何疾之深也得毋同異子曰何傷乎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羞稱之彼一時此一時道固並行而不悖也又曰詖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只近日講學之人主靜悟者鄙躬行爲麤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所謂詖也多其辨說不根極於理道所謂淫也罔則古昔離經畔道竊異端近似之言以亂正道若苗之有莠鄭之亂雅非邪乎知其說之有敝更以他說濟之或爲兩是兩非之說非道乎此種心術存乎中臨事害事臨政害政爲禍不

學案小識

卷一

三

小又曰濂溪明道之書陽明也理會一過卻只長得他一邊見識而已伊川考亭則有意與之爲難故一切以己意排擊而不必當其情實所以深惡之者何濂溪明道之言寬大儘可從他假借伊川考亭之言緊嚴假借不得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又曰東林諸君子有意救陽明之敝其矜尙名節是已然其流至於爭黨則以取人不免偏重才氣一邊而於闇然爲己之功不無少疏至於釋氏之書則又未嘗屏絕以云救時可矣明道或未也孟子云君子反經而已矣明道以是救時以是又曰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

好象山不樂朱子於近代人尊陳王而詘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於世而王陸則家有其書士人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汨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爲主雖使閱讀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此種習尙不能丕變竊憂生心害事之禍未有艾也其與何商隱書曰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所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他日所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竊謂此卽所爲約禮之實也博文約禮三千之徒莫不從事

學案小識

卷一

四

於此非獨爲顏子教也會子所示一貫之指則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會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若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慎恐懼之謂而論語日省其身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見於易傳則有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見於中庸則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以下在

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在關中則曰知禮成性在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而分殊在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工夫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以從事或勤始而怠終及參以二三是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之以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

學案小識

卷一

五

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以中正則仁之或流於兼愛義之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其所當言終日行行其所無事而靜矣故曰無欲故靜然則茂叔子厚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其貫哉象山教人以擴充四端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爲人皆堯舜學者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未嘗非孟子之指但孟子之言心有等有殺之心也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恩

學案小識 卷一

及禽獸功不至百姓以爲失權度之甚又曰聖人人倫之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象山信其心知而謂本四端以行卽堯舜所行不過是夫惻隱而無權度則其弊恒至摩頂放踵而爲之羞惡而無權度則其弊恒至拔一毛而不爲故窮理爲要也苟理明而義精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將合乎規矩方圓之至而時措之宜矣象山黜窮理爲非是欲舍規矩而自爲方圓也正使離婁公輸子復生有難任其目力者矣知其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所由流入於二氏而其勢不可以止也若下此以佛老之真剽吾儒之似以文其奸言遂

學案小識

卷一

五

其無忌憚者又無論已近世學者祖尙其說以爲捷徑稍及格物窮理則謂之支離煩碎夫惡支離則好直捷厭煩碎則樂徑省世儒動稱孟子直捷簡易夫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義路也禮門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非孟子之言乎抑何不思之甚也然則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功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已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夫居敬窮理之方朱子以其躬行心得者諄復言之至詳至備矣吾人

三二七

遵而守之日夕從事於此則亦可以有獲矣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循之有其階導之有其相也或者信之不篤不免徒倚於歧途志之不勇不免徘徊於方軌以至日暮途遠進退失據耳今日朋儕中攸好之深矢志之固如仁兄者蓋已不多矣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其事之克脩豈非本於仁義之心哉本仁義之心以行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是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

學案小識

卷一

十七

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平日功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舍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恒脩其疆畔時其耕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

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歟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內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墮黷聰明爲靜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

學案小識

卷一

十八

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別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有關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夭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之粗而氣之昏者或恐不一之故未必皆

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卽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功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功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卽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矣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雜則意分而氣散卽日力亦有所不給矣夫數學至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已能得其槩然不以學後竟忘之曰吾所知者惠迪從逆而已吾人聰明不逮古人遠甚約之使歸於一猶懼不克遂其初志况敢旁搜而遐覽乎夫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

學案小識

卷一

十一

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工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或未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嚮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汲汲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無惑也誠爲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闡然必慎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徼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高節善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

學案小識

卷一

十三

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侈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既已有問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智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已自省以時用其戒慎恐懼者也然則舍卻下學爲已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早已走入小人門徑矣其與屠子高書曰承下問格物之義非由經文本有可

學案小識

卷一

三

疑或者我兄平日於物之一字未之體當親切故有推而遠之之疑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無一刻不與物交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非物也則無非我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可辭者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有是物卽有是物當然之理惟聖人爲能先知先覺而於人倫庶物莫不各副其當然之則下此卽不免仁者謂仁知者謂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而一身之喜怒哀樂與夫視聽言動無往而得當其可矣是以學者始事在卽物而窮其理窮一物則知一物窮物物則知物物漸積馴致以至於無所不知而吾德之明者始無不明矣正如火

之德本明非麗乎物則亦何以見其光哉近代釋氏之說亂於吾儒之書於凡人倫庶物一切視之爲外遂欲離物而求其所爲惺惺者昭昭者雖其清淨寂滅之餘此中不無所見然未有限於一偏舉此遺彼而於大中至正之矩終以有乖也今且以中庸之義通之明善者卽致知之謂也擇善者卽格物之謂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卽格之之事也抑非特學者舍是無所用其力也雖孔子好古敏求孟子深造說約亦若是也來教隨處體認力行自屬心正後事陽明以爲善去惡是格物非也隨處體認天理甘泉嘗有是言然不免

學案小識

卷一

三

有病要惟程朱之言爲無弊也仁兄但本程朱之意於日用之事凡身之所接無不審察無不研求勿厭繁瑣不求近功久久熟落當有自得之效不覺其冰之釋而凍之解也廿三日之會不審弟可不出否舉會亦一物也見得思義久要不忘固爲是物之理不特此也凡與會之人細及期約地所酒饌人舟之類無不在所當格推之物物皆然若有一知之不明卽有一行之未篤竊謂吾人自始學以往至於義精仁熟只是格之精熟故能知之精熟知之精熟故能行之精熟感兄虛懷切問率其妄測之見如此其與沈德孚書曰姚江良知之學

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人性本善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氣稟之拘有習染之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卽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卽是天則可乎將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卽無習染之遷而氣稟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夫子之門雖以顏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學而必待於夫子之裁之若當下卽以所知

學案小識

卷一

語

爲良而已動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顏子所見卽有不同於曾子子路所見卽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夏子張子貢仲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比如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良知所發由曾子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正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日所知或未必良而尙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滿街都是聖人者何說也

整庵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顧謂豈有見成其苦心可思也已今日邪說暴行之徒莫非自託於良知之學究其立身寡廉恥決名教流禍已極而有志於學問者曾不知察方將主張其說以鼓動學徒招來羣輩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爲豪傑之士矣其與沈上襄書曰去冬所諭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一段疑義弟初於先師語錄聞其說而悅之已而證之朱夫子與湖南諸公一書深悔前時所見之失因以爲定論而反而求之日用之間事物未感此心寂然不動有以具衆理而

學案小識

卷一

語

應萬事者但吾人以憧憧往來之心急卒求之是以未之見耳然欲求見此體則又非釋氏瞑目卻慮之可庶幾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吾人工夫之用竊以宜從思不出位莊敬持養而不使放心邪氣得入焉則能時行時止而無所往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不審仁兄近日所見以爲何如又如所諭君子中庸注云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有小人之德而又無所忌憚疑多此而又四字弟退而思之朱子之意大約從本文兩而字體味出來蓋天下固有有君子之德而未能隨時以處中者如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

白刃之可能而中庸則不可能又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豈非已有君子之德而未能至於時中天下亦有有小人之心而不至於無所忌憚者如易所言包羞論語所言色厲內荏之類中藏既不可知猶然顧畏名義不敢肆然爲非則以未爲小人之甚者也是以分別界限言之則一爲君子一爲小人而就君子一邊言之則君子之間自有分數君子而時中而後君子之爲君子至是而極就小人之爲小人之間亦自有分數小人無忌憚而後小人之爲小人亦至是而極正如一陰一陽判爲兩途而由復之一陽進而爲臨

學案小識

卷一

三

爲泰爲大壯爲夬以至於六陽之乾由姤之一陰積而爲遯爲否爲觀爲剝以至於六陰之坤陽而不至於乾則陽不極可以爲舜之徒而未可爲法天下傳於後世陰而不至於坤則陰不極可以爲蹇之徒而未爲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由此以思則凡吾人既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正已不求諸盡或安於一善之成名或怠於百里之九十其視夫婦之愚不肖疑若有間要不可謂之君子人也且惡知夫名義自閑不至大段決裂以昭昭然入於匪慝之際不猶有小人之心也乎此古之人所以省身如不及惟日孳孳斃而後已也仁兄以

爲於義不爲牽合傳會否弟竊有感於百有餘年格物之義不明而有志於學者往往卽於邪慝而不自知也其曰以吾心格之是已然不知吾之心其能盡出於道心否耶如其盡出於道心也以此心格之可也如其不然其能無過不及之差乎夫吾人自氣拘物蔽以來其與聖賢大中至正之心相去固已遠矣一旦欲以相去聖賢既遠之心宰制事物非失之過卽失之不及不待言也正使念念自信以爲盡合於天理而不知己爲人欲之私也是以古之爲教莫先於窮理凡人倫事物無大無小莫不有當然之則吾心未之得也聖賢先得之

學案小識

卷一

三

以示法則於後世今於事事物物莫不考諸聖賢之成法而不敢以氣拘物蔽之心參之則當然之則見矣所謂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也夫惟聖人爲能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世儒動稱天則具於吾心夫謂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謂吾今日之心所出皆中天則是猶舍權衡而求輕重離規矩而求方員無論輕重方員施之必乖其當卽使一一無所乖謬亦祇得其約畧近似而非其至當之則也自顏子大賢夫子教之猶然博文約禮其餘又何疑乎觀此可以知先王之道矣陸清獻公嘗謂張先生遺書未有刻本

前偶見其備忘一冊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蓋猶未見其全集云乾隆年間濮川布衣陳古民梓爲之傳曰先生居桐鄉之楊園村故東南學者稱爲楊園先生幼孤王父及母夫人訓之成立幼中酒母責之諭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爲肯學好便做到大聖大賢爾勿自棄也年十五爲諸生恥入社嘗讀小學近思錄忽有得作願學記東渡拜劉念臺先生門下有甲申春冬二問目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真知力踐覺人譜獨體猶染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澈湖何商隱先生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評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不敢

學案小識

卷一

五

任也既而館語水主人復以請先生復固辭既乃慨然謂東南壇坫西北干戈其亂於世無所上下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術未純神州陸沈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由傳習於是毅然秉筆條分縷析洞揭其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炯鑒蓋自此書出而閑闢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棄諸生從先生遊資獨敏故所造彌粹諸弟子或質魯不善學或藉以干祿或襲爲口耳標榜皆弗逮也先生自亂後益杜門寡交惟茗上淩子渝安沈子石長及商隱道義切磋終身無間與人相易故人王邁人既顯請謁亦不峻拒惟默坐晤

對使自愧而已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歇晚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云行已欲清恒入於濁求道欲勇恒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先生詩非所長古文得八家神髓然教學者惟以嚴立藩籬深造堂奧爲則嘗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於朱子綱目文集語類晨夕不釋手訂其疑而闡其微旁及讀書居業童蒙訓魯齋集俱有評本嘗自痛先世厝宮貧不蚤葬燬於盜雖罪人已得斬首祭墓和衣猶粗麻卒年六十有四遺命以衰斂商隱偕

學案小識

卷一

五

諸同人葬先生於草廬側碑曰楊園先生之墓諸孺人長子維恭早世次子與敬不及娶而沒繼聖文亦歿配姚氏守節歿無後門人姚蕙輯文集及訓子語備忘初學備忘言行見聞錄近鑑農書共三十餘卷後學范鯤刻之海昌因語水流言誤燬天下惜之論曰有明一代儒者薛胡爲冠而敬軒乃尊魯齋爲朱子後之一人何所見之隘也惟先生值仁山之厄不僅潔其身砥白雲之節不徒行其傳純粹如敬軒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於澄心省察密不淪於獨體志存西銘而辨嚴兼愛行準中庸而惡深鄉愿障姚



江之瀾直窮其窟殺語水之波力防其潰嗚呼如先生者真朱子後之一人已雖然武夷九曲剩水殘山金華私淑猶延其脈今之為楊園後之四子者何人嗚呼危哉蓋先生遭時艱難立身高潔以主敬為行己之本以反經為興民之原葦門蓬戶具有天下萬世世道人心之憂謂為朱子後之一人不亦信哉大也姚氏輯其年譜古民陳氏訂之閱後子春方氏又考正而加詳焉此補讀書齋所藏本也其全集目次十六日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答問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

學案小識

卷一

五

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祝氏注修補本勤宣堂所藏者也

同學

顏士鳳 凌渝安 沈石長 何商隱

從遊諸子

張嘉玲 姚瑚 姚璉

卷二目錄

傳道學案

陸桴亭先生

張孝先先生

學案小識

卷二 目錄

學案小識卷二

傳道學案

太倉陸先生

先生諱世儀字道威號桴亭隱居不仕篤志聖賢謹守程朱家法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為程以居敬窮理省察克治為工夫謂只提一敬字便覺此身舉止動作如在明鏡中又謂主一無適不是心有所繫任所遇之自然只時時提掇此心認清天理一邊做去覺得不期敬而自敬又謂居敬是主宰窮理是進步處文公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本又謂

學案小識

卷二

致知工夫只心為嚴師隨事精察八箇字心為嚴師即居敬隨事精察即窮理著思辨錄前後十四類前集曰小學曰大學曰立志曰居敬曰格致曰誠正曰修齊曰治平後集曰天道曰人道曰諸儒曰異學曰經子曰史籍先生之學主於身體力行不尚空論其辨晰物理至精至實舉凡天文地理禮樂農桑井田學校封建郡縣河渠貢賦戰陣刑罰薦舉科目鄉飲賓射祭祀喪紀非惟考覈之詳明實乃體認之精審蓋理無不窮而隨處有會心也觀其一言一動一視一聽一卧一起一瞬一息察之又察省之又省存之又存養之又養其功

可謂深矣是以用力之久窺見天人之微發周子太極

圖說所未宣明程子朱子性理所未盡其言曰周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不過祖述孔子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周子開闢出來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說人極人極與太極句句相對則知人身與天地處處相合絕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即能盡性能盡性即能達天天與人總是一理此是周子獨得處又曰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二字是立人極之本中正仁義又是主靜之實落處此總是聖人盡性工夫

學案小識

卷二

又曰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立言甚周匝然主靜之下又自註曰無欲故靜無欲者無人欲也無人欲則純乎天理矣是周子以天理為靜以人欲為動主靜者主乎天理也主乎天理則靜固靜動亦靜矣豈有偏靜之弊乎又曰中正仁義句周子自註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夫周子之學似重主靜然不曰主靜而已矣而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乃知仁義中正之外別無主靜離仁義中正而言主靜者非主靜也又曰論性只有程朱二處說得全備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二之則不是者謂性只在氣中耳朱

子曰論萬物之一源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理絕不同者謂人為萬物之靈獨能具眾理而稱性善也又曰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又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人生而上不容說朱子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性字若人生而上只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兩夫子不是實實見得性不離氣質如何敢開此口又曰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語甚開闢有功然又謂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如此則天命與氣質之分何在謂之氣質者謂其與天地之性不同故也若水凝為冰

學案小識

卷二

三

冰釋為水有何不同緣張子只就聚散上起見認理氣原不分明故有此語又曰諸儒謂孟子道性善只是就天命上說未落氣質然讀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言是就人有生以後看即下愚濁惡亦無有不性善者蓋孟子論善只就四端發見處言因其四端即知其有仁義禮智人人有四端即人人有性善也不必說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然後謂之性善又曰太極圖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形生質也神發氣也有形生神發而五性具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屬氣質又曰論性離不得氣質

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亦氣質也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則太極不落於空虛即同於一物觀此則先生之於性理可謂語語著實矣其自敘曰儀於性學工夫不啻數轉起初未學時只是隨時師說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亦喜同禪和方外譚說不睹不聞無聲無臭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真已及至丁丑下手做工夫著實研窮始覺得禪和方外固非分性為二者亦非於是得力於理先於氣一言於理氣之間盡心體驗始知太極為理兩儀為氣人之義理本於太極人之氣質本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

學案小識

卷二

四

理為主氣為輔條理判然終覺得性分理氣究未合一既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庵先生暗合便灑然覺得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察到人與物性同異處也既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上皆細細察其義理氣質於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於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而性善之說則終以先入之言為主以為孟子論善只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說到成之者性直至己亥偶與兩兒言性始覺得成之者性

以前著不得性字既說成之者性便屬氣質既屬氣質何云性善於是曠覽夫天人之原博觀於萬物之際見夫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爲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於是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時亦只就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尙未之能晰也於是又取孟子以後周程張朱之言觀之周則無不脗合程朱則間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常八九也然未敢與世昌言至庚子講學東林而始微發其端至丙午論性毘陵而始略書其概然而性與天道難言之矣世之學者尙未見一二層而遽與之

學案小識

卷二

五

言第七八層不駭而欲絕乎予故稍筆於此以誌予三折肱之概彼時龔子無競讀先生性善圖說與先生論性終日先生曰五圖大旨不過云孟子所稱性善在成之者性不在繼之者善耳成之者性已屬氣質故卽就氣質發明之人習聞氣質之惡今見稱其爲善不覺駭怪要之不駭怪不肯究心不能透徹先生又敘其得仁字曰仁字是聖門大頭腦吾儒終身止須盡此一字自聖化衰微道學不講士大夫雖讀孔孟遺書諸儒傳註而茫然不解所以至專以愛字當之如此則與墨子奚別間有一二究心者又以仁爲第一義不敢遽稱胥失

之矣愚自丁丑春始從事斯道便識得仁字面目竊謂仁字之義語其遠且大者雖極于聖之微言不足以盡其蘊奧語其精且約者卽俗諺一言已自至當不易俗諺云人心天理卽是箇仁字又云瞞心昧已便是箇不仁字又自敘得理一分殊四字曰理一分殊四字最妙窮天地亙古今總不出此四字會得此四字然後知當然所以然之理然後可與立亦可與權于變萬化不離規矩于自庚辰夏始會得此四字嘗以之曠觀天地古今無有不貫因念堯夫遇物皆成四片此只是於陰陽老少處看得熟然未若見得理一分殊親切則遇物一

學案小識

卷二

六

片亦可千萬片亦可覺得四片終落氣數也整庵困知記其言若出於一是真先得我心者先生言理氣若是分明若是融洽可不謂之豁然貫通乎陸清獻公序其思辨錄曰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

津餘于新會姚江同師孔子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及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爲程

學案小識

卷二

七

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閩之遺法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卽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敢稍懈則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於詞章記誦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先生之子名顧正者請余敘其書余不敏雖於先儒異同之間嘗聞其大略然明不足以察理勇不足以衛道優游歲月將汨沒之是懼何能敘先生之書哉姑記其仰慕於先生者如此尙當盡

求先生之書而訪於其良友高弟以琢磨焉其庶幾乎釋清獻之言蓋有高山仰止之思矣清獻因未明學術之害深以陽儒陰釋者爲當力辨故序中及之今查後集中如曰無善無惡之說極易流弊得其說者愚不肖之人便入告子一邊賢知之人便入陽明一邊告子無論矣主陽明之說者就此處尋向上去則爲人生而上爲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就此處說到下來則爲情亦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原頭一差毫釐千里與告子較只是過猶不及又謂今之學者好言工夫卽本體本體卽工夫此種言語看

學案小識

卷二

八

去極是高明只是古來聖人卻不如此說字字句句剖判得分明的確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體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工夫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本體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工夫也性相近本體也習相遠工夫也天命謂性本體也戒懼慎獨工夫也性善本體也察識擴充工夫也細勘古來卽堯舜孔子未嘗說一句現成話未嘗扯一句高苗話乃自嘉隆以後謬學流傳卽乳臭狂童兔園野叟一拾唾餘便說性譚天直出堯舜周孔之上世道之變未知所底其病只在無心實得而專欲口角勝人故甘心陷溺而不悔也又謂古人多說盡

性今人多說復性復性者修為以復其性從湯武反之  
 上說來全要重在學慮故大學一部書開口命名便是一  
 一學字得止工夫到底重在一慮字中庸學問思辨行  
 五箇字不過只學慮兩字學與慮即孟子所謂知皆擴  
 而充之也今人說復性只講不學不慮以為不用思維  
 不須把捉只信口說出信步行出但認得箇圓陀陀光  
 燦燦的東西便左之右之無不宜之試思孔子孟子何  
 曾有此說話又謂郁天民辨傳習錄疑義言言切當天  
 民與陽明同邑而能不為其所汨是亦實學之士矣又  
 謂天泉宗旨四言在陽明已露出破綻至龍溪四無之  
 學案小識 卷二 九

責矣天泉證道而遂以龍溪為回賜以上人物使之流  
 弊至此則陽明先生不得辭其責也陽明嘗曰我在南  
 京時尙有箇鄉愿意思在今則實實信得是箇聖門狂  
 者以龍溪為回賜以上人豈猶有鄉愿之意耶此數條  
 者辨之明而詆之切先生憂世之心其亦同於清獻乎  
 思辨錄外著有宗禮典禮折衷治通治鄉三約甲申臆  
 議八陣法門城守要略先儒語錄集成明儒語錄集成  
 禮衡易窺詩鑑書鑑春秋討論讀史筆記考德錄諸書  
 同學  
 盛聖傳 陳確庵 江藥園  
 學案小識 卷二 十

從遊諸子

許舜光 周淑文 王異公 袁幼白 龔無競  
 郁東堂 黃殷嘉 荆豫章 許南村 方武箴  
 毛亦史 孔蓼園 黃瑣傳 王男偉 沈孝恭  
 沙介臣 曹雲祉 夏玉汝 江位初 周異微  
 吳白耳

儀封張先生

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敬庵進士歷官禮部尙書學以程朱爲準的不參異說不立宗旨主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以聖人之道爲必可學以聖人之功爲必不可一蹴而致循序漸進若無一非困而知勉而行者歷艱險崎嶇千磨百鍊以成其確乎不可拔凜乎不可干之氣象而猶且退然不自足隨時隨事檢束身心考驗德性善者我果能有之否不善者我果能無之否朝夕體察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此困學之所以自始至終不

學案小識

卷二

七

能輟也先生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萬善之理統於一仁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又曰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後不愧於天地聖賢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聖賢同心而後不負乎聖賢學者立志可不遠且大哉又曰格物窮理存誠主敬是爲學實地工夫古來善學者無如朱夫子而或者每議其支離無他避難而就易務爲苟道而已豈知舍格物窮理存誠主敬而言學舉非學乎又曰義理無窮學然後知不足試觀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曰未能曰何有非

示謙也直見道量無窮歇腳不得之意又曰古之學者爲已須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意要人知道功夫便不真實便有間斷試思仁義禮智吾心之所固有孝弟忠信吾身之所當爲那一件是求名的事易云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愠中庸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是存這一副心腸方是實落做工夫的人方能有長進處又曰學者誠有志於道須是無以貨利損行無以嗜欲忘生無以驕奢敗德而後可以求進於向上一路又曰學者貴卓然自立尤貴奮然有爲只一箇待字斷送了古來多少人故因循最

學案小識

卷二

七

是害事有待而興便是凡民凡民自甘爲凡民非天有以限之無待而興卽是豪傑豪傑自命爲豪傑非人有以助之又曰人必於道理上見得極真而後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亦必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而後於道理上守之愈固又曰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一生驕侈之所由起處逆不可厭厭心一生怨尤之所由起一喜一厭皆有動於中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以理處之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又曰今之學者只求做官不求做人蓋務舉業飾文辭博科第拾青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行己爲先以綱常名教爲重以孝

弟忠信爲實修以禮義廉恥爲防檢此求做人者也求  
做官自不暇求做人求做人自不暇求做官此兩事也  
而做人好做官自好做官好必由於做人好此又相因  
者也若不求做人祇求做官決不能爲好官不求做官  
但求做人斷未有不爲好人者也學者須是急求做人  
莫要急求做官又曰天下只有一箇是此是則彼非彼  
是則此非若曰兩存其是豈有此理譬如之燕都者一  
人之北一人之南必告之以之北是之南不是然後人  
有所適從今日兩存之則誤人多矣今之明儒學案理  
學備考得毋類是又曰羅整庵云理之所在謂之心心

學案小識

卷二

三

之所有謂之性愚按心統性情謂心之所有謂之性則  
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似欠妥蓋理之所在謂之心是  
有道心而無人心虞書何以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乎  
謂理具於心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則不可孟子曰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所在將不謂之心乎觀程子曰  
性卽理也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也便見又曰學  
者實心做爲己工夫須是先讀五經四書後讀近思錄  
小學則趨向既正再讀辭文清讀書錄胡文敬居業錄  
然後知朱子得孔孟之真傳當恪守而不失再讀羅整  
庵困知記陳清瀾學部通辨然後知陽明非聖賢之正

學斷不可惑於其說從此觀諸儒語錄則是非了然胸  
中邪正判如墨白可以無歧趨之惑矣又曰天下事多  
壞於偽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容貌君子也觀其言論君  
子也觀其威儀動作無往非君子也而其最不能假者  
每在利害之間蓋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乃小人之真情  
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觀人者亦觀其喻  
義者爲君子喻利者爲小人而已容貌言論威儀動作  
舉不足憑矢天誓日舉不足信也持此以觀人則小人  
之情無所遁矣又曰人於外物件件要好只有一箇心  
與身是自己的偏不要好失所重輕矣或問心何以好

學案小識

卷二

十四

曰還其心之所固有去其心之所本無如此而已問身  
何以好曰吾身之所當爲者不敢不爲所不當爲者必  
不敢爲如此而已心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信是也身之  
所當爲忠孝廉節是也又曰何以爲學曰致知力行何  
以爲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何以處世  
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溫厚和平此五者其庶幾乎  
又曰司馬溫公章奏皆有關於君德有關於民隱有關  
於世道人心其剴切詳明可法可傳獨乞印行荀子揚  
子法言狀爲不宜行韓文公云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溫公乞印行之烏得無誤乎程朱有功於



萬世以其表章四書五經倡明孔孟之大道也設使荀揚之言得行孔孟之道又何由而著此一章奏不得不爲溫公之錯又曰此心不敬則事事皆病此心能敬則百樣病痛皆無自而生故敬字爲聖學要訣中庸言慎獨孟子言求放心皆是敬字註腳又曰朱子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爲功切實可循但學者畏其艱苦難入自姚江之徒以不檢飭爲自然以無忌憚爲圓妙以恣情縱欲同流合污爲神化以滅理敗常毀經棄法爲超脫凡一切蕩閑踰檢之事皆不礙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誰不去做而聖學之藩籬

學案小識

卷二

五

決矣卽姚江亦不意其流弊至此然作俑者誰按律當分首從其罪亦何所逃於天地間乎又曰伊川先生每見學者靜坐便歎其善學予謂靜坐而思念俱冥者此坐忘也靜坐而思念紛擾者此坐馳也皆不得謂之善學也須是靜坐時有存誠主敬之功方可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存養其要矣又曰程篁墩道一編信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幾欲混朱陸爲一使學者茫然莫辨得陳清瀾學部通辨朱陸之異始見朱陸之早同晚異始見陳清瀾大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也又曰傳習錄云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

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得見聖人之學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此正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者陽明自謂錯用三十年氣力不知一生氣力皆錯用豈但三十年哉於聖人之學何曾夢見又曰夫子不以一貫示他人而獨示曾子周子不以太極圖示他人而獨示二程曾子卻又不言一貫而言忠恕二程夫子卻又不言太極而只言人倫日用當盡的道理無非要人從極平常處循循做將去自有入手得力處張橫渠先生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持守

學案小識

卷二

五

朱子纂小學近思錄亦是這箇意思又曰人有不爲是其操守堅定處可以有爲是其才識練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爲也以天下爲己任放桐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爲者乎西山採薇恥食周粟伯夷之不爲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留君臣之大義非其有爲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操者伯夷之操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倫常在一日卽伯夷在一日吾安能知其始終哉又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時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義理也以義理相

漸摩故其成材也易今之世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勢利也以勢利相追逐故其成材也難又曰權者變而不失其常也必於道理熟悉胸中乃可言權若學未至而遽言行權不入於委曲遷就則流於機械變詐上之僅可以爲鄉愿下之卽入於小人又曰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不特庸庸碌碌與世浮沉者爲鄉人卽志趨遠大德業聞望無所表見者亦鄉人也不特一介匹夫側身寒微者爲鄉人卽公卿大夫不能建立功勳法今傳後者亦鄉人也先將鄉人二字辨得明白而君子之所憂可知矣又曰

學案小識

卷二

七

君子之辭受取與皆有一定的道理非可以苟焉而已小之係一己之貪廉大之關世運之興衰顯之見風俗之厚薄微之係人心之純漓學者甚不可以小事而忽之也又曰知行有分用處有交勉處知是要曉得這事行是要實踐其事這是分用處知之既真則行愈力行之既力則知益進此是交勉處又曰時勢之當然事體之本然只有可不可一定的道理聖人只是可者還他箇可不可者還他箇不可不先存一可不可之見這便是聖人之無可無不可耳又曰善教者無他法只是教人實下手做工夫便是善教善學者亦無他法只是從

實地上下手做工夫便是善學實下手做工夫如何曰朱子不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又曰敬字是徹上徹下功夫當致知之時要用敬當力行之時要用敬卽至成德之後仍少敬字不得又曰讀聖賢書當思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是如何我之所以未至乎聖賢而求至乎聖賢者又當如何其合乎聖賢者則行之其不合乎聖賢者則改之必求如聖賢而後已先立定這箇根基日積月累自然漸有長進若不先定趨向讀書時知有聖賢到應事時依舊還是庸人隨俗俯仰與世浮沈徇情縱欲流蕩忘返汨沒

學案小識

卷二

六

而不能自振迨至日暮途窮歲月逾邁而始歎生爲徒生死爲徒死不亦晚哉又曰明道先生論建學擇師曰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言以成德者爲太學之師聚天下子弟而教焉此皆坐而言可起而行者安得施之今日而收其效乎又曰學以聖人爲至不爲聖人之學而爲世俗之學無爲貴學矣治以先王爲法不

遵先王之治而爲世俗之治不足言治矣又曰吾人爲學須是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好今日勝似昨日明日勝似今日今日勝似前月後月勝似今日推之一歲有一歲之功不可放曠了親切工夫不可虛度了少壯的時日自然日有進益若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今年此人明年依舊此人與不學之人何異又曰人之初學要整齊嚴肅之意多方見得立志之專學之既成要溫厚和平之意多方見得所養之厚又曰韓昌黎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大端已自不差但不知補出氣質之性來其性有三品所以不同者尙未分曉直

學案小識

卷二

五

至程張說出氣質之性來今言性之家始不辨而自明又曰仁無可名惟公近之蓋有公心而後有仁心也敬無可名惟畏近之蓋有畏心而後敬心生也又曰君子比德於玉素練易染也白璧投泥而不污則所云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不足以定君子矣君子比操於松黃葉易彫也青松凌霜而獨秀則所謂榮者易枯盛者易衰不足以限君子矣又曰視聽言動四者皆合於禮辭受取與一介必準乎義此真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者也希望聖賢須從此始又曰客氣與氣節不同傲世凌物謂之客氣持已守正謂之氣節故客氣不可有氣節

不可無功利與事業不同功名富貴謂之功利輔世長民謂之事業故事業不可無功利不必有又曰士之難知也久矣其守正不阿者有似乎迂其不在道以求合者有似乎拘其不同流合汚有似乎矯其守先王待後學有似乎亢其持己之潔清而不樂受人之汶汶有似乎傲是數者皆其不合於時宜者也持此數者不合之資而欲求合於人亦誠見其難矣自非具大識力大眼目安能識於風塵流俗之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以此觀之亦可以得其人之大概矣又曰人生百年者有幾卽以九十年計之前三十年

學案小識

卷二

三

既爲舉業文章所牽纏中三十年又爲富貴功名所消磨到六十以後卽發憤欲爲聖賢而精力已竭日暮途窮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此所以真儒難得而大道乏傳人也學者必自幼卽志聖人之學以舉業聽之時命庶乎將來有真人品真事功程子云每月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至言也又曰中庸集註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此地須時時要慎如念慮初動時此衷先覺其真妄是意之初起處固獨也須嚴以防之存其真而去其妄至事物交接時亦有暗地自覺其是非者是意之已成亦獨也須密以證之是者從之

非者戒之卽事物應酬後亦有默默回想其中之是非處是意之既往亦獨也須有挽回之法是者不鄰於非而非者終返於是此君子慎獨之法也又曰人不可以不聞道學者無向道之志則己果有向道之志便當立時奮發定其趨向時時用力不可一刻放過如呂新吾五十始謀道詩曰從今便立志打起真精神半世雖已過猶爲半世人此五十歲立志便從五十歲用功今日學者三十歲謀道卽從三十歲用功四十歲謀道卽從四十歲用功警省奮力不爲他物所搖奪日積月累久而彌精其於造道也何難之有卽至六十歲謀道七十

歲謀道便從六七十用功豎起脊梁踏定腳根止是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終亦必有見道之日是一生皆有立志之日卽皆可聞道之時亦顧人之自待何如耳若悠悠忽忽庸庸碌碌除衣食之外無餘事只是空來世上走了一番豈不可憐又曰蔣西章云學者志不立每日世趨日下正學難行不知道無今古近世此道旣孤君子益當以身任之維持聖教越要在難立之時立得住方見豪傑有功聖門其高卓更有加於吾道大行理學昌明之日者矣又云一日之間有許多危險關頭心一放便墮下去了又云若說道不可行學不該講

則是文廟可毀四書五經可焚何爲而崇祀日盛傳誦不已乎議論最警策可破學者推諉因循之弊又曰論人品當取先儒長處以決趨向論學問兼要知先儒錯處以定從違非苛責也正恐辨之不明以致貽誤後人又曰陳清瀾之學節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應潛齋之王學考皆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學者不可以不讀又曰朱子曰易大概欲人恐懼脩省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

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觀朱子之言知易非特爲卜筮而設惟時時讀之則時時戒懼修省臨事占之則臨事愈加戒懼修省夫子之所謂無大過者以此又曰陸象山曰六經皆我注腳陸稼書先生云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讀書者貴乎以我之心體貼聖賢之理若象山則硬使聖賢之書來從我此其所以爲學者之害也又曰耿逸庵曰吾身之有心猶天之有日日者天之陽氣心者人之神明天以陽氣生萬物吾

人以神明宰萬事陽氣不著之地則物便鬱抑而不暢遂神明不照之處則事必差錯而不恰好故須常常存養此心如日之光明萬事萬理無不洞澈則大本立而達道行此作聖之本也此說在逸庵集中是極精粹者

故特表出之又曰陸稼書先生校對高忠憲年譜見其與管登之辨云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空虛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矣先生云此條大可理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後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實大異於程朱

學案小識

卷二

三

也其不欲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先生可謂深知梁谿之學矣其評論甚當先生以前無人敢發此言又曰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又曰有形只是氣無形總是道辭文清曰天地萬物渾是一團理氣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胡敬齋亦云只是一箇真實道理流行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當細思而靜體之覺道理無一毫空濶無一息間斷參破及此真有手舞足蹈之樂人特習於其中而不察耳困學錄所載語語皆切實工夫可以推闡程朱之所已言引申辭胡之所未及而按之先生之

平生踐履歷官品節真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也聞之蔡先生爲之序曰吾師儀封張清恪公所著困學錄嗣君師杖師載校梓竣事郵京屬世遠序之世遠讀畢肅而歎曰

國朝稱理學正宗陸稼書張武承二先生最著先生之學則與同揆合軌不參以異說者也其學以立志爲始復性爲歸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朱爲準的拳拳然服膺不倦深憫世俗之汨沒於勢利惑溺於詞章其高明者又爲姚江頓悟之學所誤大聲疾呼如救焚拯溺嗚呼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憶康

學案小識

卷二

三

熙丁亥歲先生巡撫吾閩世遠年方二十有六先生使郡守詔之來學晉謁之際授以讀書錄居業錄二書曰由此而體究程朱由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孟而上溯堯舜道豈有二哉侍學二年獎誨日加故稍稍有所聞知不敢忘所自也先生生逢明盛遭遇

聖祖仁皇帝及今

皇上眷遇之隆始終一德

聖祖每稱曰天下清官第一

皇上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其學術事功炳耀天壤生榮死哀鮮有倫比世遠獨歎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爲不可

及也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先生自少至老發言制  
行表裏洞達可不謂不欺者乎整齊嚴肅者主一之功  
先生自私居以至羣萃未嘗戲言戲動可不謂主一者  
乎學必先於義利之辨先生爲濟甯道時值歲飢攜家  
資數萬賑活數千萬人所屬倉穀不待申請輒行賑糶  
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爲中書游歷內外終大宗伯常  
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粟皆取之家中惡古節度  
之進羨餘以自浼者凡有公餘悉爲恤民養士之費可  
不謂義利之界辨若淄澠者乎自古聖賢莫不以好善  
爲心先生見人則勸以第一等人事業有一善好之不

學案小識

卷二

五

啻口出撫閩時訪求讀書敦行之士延入書院厚其既  
廩月三四至躬爲講論爾時閩學大興窮鄉僻壤翻然  
勃然至今風聲猶昨及身爲大臣薦達皆天下之選及  
已薦而人不知者何限此所謂身有之故好之篤如斯  
也或以爲先生溫厚和平而風節未甚表著此又耳食  
之見先生歷官四十年未嘗以私干人人亦莫敢干以  
私撫閩三年舉劾悉當吏肅民安撫吳則直劾同官之  
奸貪疏辭有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共傳  
誦之卒賴  
聖明公道得伸然當其始亦岌岌乎殆矣夫識時觀變

之士守令監司苟有攀援之私者罪狀昭彰尙依違繫  
戀欲上彈章而不能自決若先生直節勁風憂國忘家  
雖朱子之參唐仲友許魯齋之劾阿合馬何異大儒風  
節萬古一轍俗子徒以小聰明才辨而傲體道力行篤  
學之儒亦見其不知量而已矣先生刊布理學節義諸  
書共五十餘種所自纂輯者則學規養正諸書集解則  
四書濂洛關閩書及正蒙等書皆刊行於世斯錄多先  
生心得之言自效力河干以至垂沒之年皆有成卷策  
躬覺世言之重詞之切總不外自爲聖賢與勉人共爲  
聖賢之心先生往矣撫卷沉思懼玷河汾之門常羞櫟

學案小識

卷二

五

社之木用誌余愧非能表揚萬一也聞之之於先生猶  
勉齋之於朱子知先生深故其言先生也當而先生之  
道可謂有傳人矣吁自稼書楊園兩先生倡正學於南  
天下之誤入姚江者稍知所趨向而獨河洛間斷斷焉  
競而不爲之屈則以夏峯之主持故也先生能不惑溺  
於鄉先生而卓然歸於至正兢兢以程朱爲法守則今  
日之有志於洛學者非先生之師而誰師乎先生見理  
學宗傳理學備考明儒學案等書調停夾雜不雜  
是因循襲性理正宗以一統紀而正塗轍其有  
術人心何如哉



卷三目錄

翼道學案

湯潛庵先生

顧亭林先生

張蒿庵先生

王而農先生

胡石莊先生

張武承先生

學案小識

卷三目錄

學案小識卷三

翼道學案

睢州湯先生



先生諱斌字孔伯號荆峴晚號潛庵歷官工部尙書少  
不好弄稍長益勵於學於書無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  
儒書嘗謂宋以前儒者愚不知道今諸儒之說備矣苟  
好學深思人人可得第患不力行耳今雖橫說豎說何  
曾一語出古人範圍言愈多而道愈晦語愈精而行愈  
偽孔子辨為已為人於訥言敏行三致意焉真救世良  
方也欲摘周程張朱五先生要語為後學津梁謂於此

學案小識

卷三

精思而力行之雖為聖人無難所摘雖未就意固有在  
矣其蘇州府儒學碑記有曰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  
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  
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什一於千  
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  
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  
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  
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儷之習工而  
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  
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

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子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釐爲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禰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

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

學案小識

卷三

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驚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僞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割然也造次顛沛死生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母爲枉尺直尋之事母作捷徑苟得之謀甯拙母巧甯樸母華甯方母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爲議論自能息邪距詖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爲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爲真經學其斯爲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爲譁世

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爲二事卽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又嵩陽書院記有曰中庸之博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爲窮理未免沈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而言致知又近於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爲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嗚呼豈易言哉觀此則先生之言之教專主程朱無疑也或謂其上孫徵君書及答褚懷葛張仲誠顧亭林

學案小識

卷三

等書皆以陽明與朱子並論而志學會約有致良知爲聖學真脈之語蓋先生師事蘇門初不欲顯違其師若友而及其久而悔學而成也則純乎程朱矣其答陸清獻書曰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徧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僕之不敢詆斥姚江者非篤信姚江之學也非博長



厚之譽也以為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眾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僕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真為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僕將奉大教為指南焉是則先生不主陽明可知矣而後之稱先生者乃謂其初用陽明良知之言以立根腳陽明

學案小識

卷三

四

頓悟何根腳之有不細讀先生之遺稿而妄加指議先生有知未必受其誣也先生與朋友講習以相觀而善為主未嘗立有宗旨為人指授晚在

經筵志存啟沃雖有撰述惟求所以發明聖賢指趣感格兩宮聽聞齋戒悚惕未敢一言出於矜炫也初出為潼關道副使中原甫定大軍方下滇蜀關中當孔道民多避匿先生戒屬吏毋科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移嶺北道參政治所在贛州贛四省上游地窮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間值海寇犯江甯贛人騷然先生密陳方畧於上官擒

盜魁一人誅海上謀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同謀者又一人而貫其餘黨贛人以靖乞假養親里居二十年以薦舉復起由侍講游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江南故習豪侈婦女嬉游以為常無籍子率用鬪毆恐喝民財先生悉禁止不少貸又素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者嚴寒劇暑鼓吹牲帛賽禱不絕奸巫淫尼競相煽惑先生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眾始駭久而大悅服重修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為眾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吳俗自是大變屢上疏訴吳

學案小識

卷三

五

人疾苦請改並徵積逋為分年帶徵請蠲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先生初未嘗憚煩也擢禮部尚書吳人空一城痛哭守轅門叩留不得則塞城圍阻其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踰千里不絕忌者銜之及入朝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嬰不撓忌者益恨力謀中傷摘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為市恩干譽

上不聽僅令回奏遂嗾廷臣交章屢劾部議革職上特寬其罰鑄五級留任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齋手詔慰留息者不得騁更謀興大獄羅織其罪適先生病革乃已方禍急時或勸先生委曲請諸公居間冀得稍解者晒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尚何求哉先生潛心聖賢之學盡性至命一以誠正爲本一以忠孝爲先尙力行不尙講論觀其事君臨民知其學之所得者深且粹也正無事於言語文字也卒諡文正從祀兩廡著有潛庵先生遺稿洛學編明史稿睢州志蘇州奏疏子溥字元博能繼其學弗替

從學諸子

姚岳生

竇克勤

沈昭嗣

孫釋武

學案小識

卷三

六

高葛生

田蘭芳

張夏

崑山顧先生

先生諱炎武初名絳號亭林學主明體達用經世濟人年十一從其祖受資治通鑑閱二年而卒業由是貫通經史上下古今以卓犖不羣之才抱俯仰無窮之志足跡半天下所交皆賢豪有道之士而卒著書以老使人追慕於簡策之間而不能置夫先生之爲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制度典禮而在學問思辨也是以平心察理事事求實凡所論述權度惟精往往折衷於朱子嘗謂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辨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

學案小識

卷三

七

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却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  
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  
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姿絕世而  
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  
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  
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  
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耶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  
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  
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  
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

學案小識

卷三

八

口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  
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  
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  
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  
取母亦偶然也耶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注學庸  
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  
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  
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  
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崇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  
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

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  
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  
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  
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  
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  
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  
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  
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  
義爲非而以墮此科曰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  
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

學案小識

卷三

九

筌陳建作學部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  
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爲之辯曰朱陸早同  
晚異之實一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汸對江右  
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語豈  
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  
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  
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  
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則  
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  
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

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倡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二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

學案小識

卷三

十

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宛平孫氏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

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宏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尙書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

學案小識

卷三

十一

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爲泰州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再傳而爲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李卓吾陶石簣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一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部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又姑蘇志言姚榮國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

詆朱子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為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又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歟至筆之簡策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毋不可乎此以知先生之所宗矣其平時論學曰博學於文曰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

學案小識

卷三

七

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又與友人書曰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為許可以墮於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為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至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

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為學者如此以質諸大方之家未免以為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以弗畔矣夫又下學指南序云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於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錄幾於充棟矣而注於禪學者實多然其學蓋出於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夫學程子而涉於禪者上蔡也橫浦則以禪而入於儒象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

學案小識

卷三

七

非禪之宗旨矣後之學者遞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象山崖異之跡而示人以易信苟讀此編則知其說固源於宋之三家也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妬也其在於今五陰之剝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乎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得不望於後之人也夫其所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謂有王者起將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謂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

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卽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地輿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書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纂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取舍云爾肇域志則謂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考考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來餽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其著音學五

學案小識 卷三 十四

書謂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耆焉又撰金石文字記求古錄與經史相證又以杜預

左傳集解時有闕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又有石經考九經誤字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亭林文集詩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譎觚菰中隨筆救文格論等書先生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所至之地以二騾二馬載書遇邊塞亭障呼老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卽發書對勘康熙年間舉博學鴻儒又徵修明史並辭未赴卒年六十九無子吳江潘未敘其遺書行世

交遊

王錫闡 楊雪臣 張爾岐 傅山

李中孚 路安鄉 吳任臣 朱彝尊

王宏撰 張 昭

學案小識 卷三 十五

濟陽張先生

先生諱爾岐字稷若號蒿庵學以篤志力行爲本一主程朱直追曾孟闡修一室惇惇終身其辨志曰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爲之也人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異也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爲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也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轅楫也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適燕者北其轅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適越南其楫雖未至越必不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志可不慎歟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啼啞啞以笑蠕蠕以動惕惕

學案小識

卷三

七

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傅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既成或爲百世之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國一鄉之人焉其劣者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於最劣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光大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鍾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耳目之娛

學案小識

卷三

七

膜外槩置不通疴癢者則七尺之人篤於所嗜昏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爲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如此志爲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胃臆之間遠周天地之內定之一息之頃著之百年之久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志在故耳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爲蹠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蹠而已莫可致力矣所志者殊也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歟毋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

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梁菽則梁菽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梁菽成則人賴以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源生人憂樂之本矣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張子曰未官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得哉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

學案小識 卷三

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苟審乎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以定所志矣其答顧亭林書曰亭林先生足下五六年來願見之切而相遇之難如此其所以願見者非敢效世俗願從虛儀亦欲商畧道術之同異決所學之當否耳

今夏同學艾兄攜所賜教函及論學書千祿字樣至喜慰莫勝反覆流覽乃信昔所私意者之不謬教言訓勵諄切多所獎厲且示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之遺烈而期之修述此豈猥陋敢希萬一雖然自有識來於六經亦常稍涉其流矣見諸儒先之言經者後先繼出注疏之典核程朱之深醇大全蒙引之語詳而擇精似已各極其至今欲修而述之未知當於何處著手學者苟能席其成業尊所聞而行所知上者可至於聖賢下者亦足以效一官濟一隅名一善而無難私謂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當以篤志力行

學案小識 卷三

為先務耳不識高明以為何如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括博學行已二事以為學鵠確當不易真足矜好高無實之病行已有恥一語更覺切至學之真偽祇以行已為斷行已果有恥也博學固以考辨得失即言心言性亦非究語行已未必果有恥也言心言性固恍惚無據即博學亦未免玩物喪志之失此愚見所以於二語中更服此語之有裨世教也弟老矣於博學無及敢不益勵其恥以終餘年乎在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經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諄復者何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歟苟於博學有恥真實踐



履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勝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已強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也恐其知有所未至則行亦有所未盡將令異學之直指本體反得誇耀所長誘吾黨以去此又留心世教者之所當慮也寡昧之質樂求師資不敢苟異亦不敢苟同惟幸裁正拙作本欲請教既承近日不作文字遂亦不敢以此等相瀆所以然者欲先生永不破除此戒耳獨

學案小識

卷三

三

中庸論一篇似與論學書旨有偶似者謹錄奉覽倘肯一涉筆繩削乎良晤何期惟爲道自愛爲祈其論中庸曰中庸之見尊於天下久矣而小人每竊其說以便其私宋儒已力明之至近日而復晦者何也蓋以言中庸而不指名其物人得本所見以爲說摹求形似以妄意一當故高之則以爲渾渺幽元之事卑卑者則以爲義理損其半情嗜亦損其半此中庸耳遷此之所是避彼之所非此中庸耳衆所可可之衆所然然之此中庸耳從前之說既不致詰從後之說又爲游移熟便猥近之稱而人之自寄於中庸者於是乎衆矣此無他不明中

庸之所指者何事既無所持以繩其是非故人得自美其名以各慰其不肖如此也愚嘗讀其書而思之其要至者兩言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一日之間屢遷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苟非聖賢必不能遽中節也聖人必知人之不能遽中節又必不肯聽其不中節而無以節之節之則有其物矣不然則喜者樂者何以適得吾仁哀者怒者何以適得吾義何所藏以爲智何所決以爲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祭祀喪葬禫代征誅之故百司執事典章儀物之數飲食言語揖讓登降之節何以明得失生

學案小識

卷三

三

變化富貴者何所稟以爲功貧賤憂患者何所持以自強四時鬼神之所幽山川百物之所明天地之所統綱紀之所維帝王之所公以爲制作匹夫之所私以爲學問士君子之所循以爲出處進退則又何物以善其會通吾知必禮也由禮而後可以中節中節而後可以爲中庸則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禮之統論約束也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物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途也故其言始之天命

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強也極之倫彝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考名教之所責無之或二也要之誠明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所以爲外也於是使愚不肖者知所歧而賢智者亦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鞭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懸一至美之稱在事實之外聽人之所擬豈聖賢著書道善禁奸之本意乎難之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蔽之於禮聖人之道無以加於禮乎曰禮者道之所會也雖有仁聖不得禮無以加於人則禮者道之所待以徵

學案小識

卷三

三

事者也故其說不可殫聖人之所是皆禮同類也聖人之所非皆禮反對也易之失得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誅賞皆是物矣盡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而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仁不得禮無以爲行並無以爲存也禮之統不既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爲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他也漢儒取以記禮爲得解矣世方樂中庸之便其私其疑吾說也必甚焉知吾之說固古人之說耶其學言曰人同於始而異於終學不同也人同而學異者志不同也故

莫先於辨志定志而後可言學所志甚大而所成不逮故相背馳者操術有異也故次辨術術擇其正而又有奪之者則業未顯也人多所習者皆以爲不可廢辨之而後緩急可知則一源之道也故又當辨業學聖而行不至猶之未學也徵其跡而或學或不學不可掩矣故次辨跡跡者人所同適也君子履之小人亦或履之誠與僞之殊也聖者履之賢者亦履之安與強之殊也不僞而誠則成矣安之則聖強之亦不失爲賢故次辨成綜核之說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權謀之說可開昏塞其失必爲機詐曠達之說可破拘攣必至敗名檢清

學案小識

卷三

三

靜之說可息鬻競必至廢人事報應之說可以勸善懲惡必至覲倖而矯誣緣業之說可以寬忿寡怨必至疏骨肉而怠修爲養生之說可拯殉慾之害而已必至貪天而違命蓋先生之學窮極精微參考真切所著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顧先生特重之嘗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又曰炎武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濟陽張稷若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書實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僞謝監獄之稱許矣又著周易說略四卷春秋傳議四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三卷先生

教授鄉里學者化之至今不忘明夫陸先生作蒿庵書院碑曰齊魯自伏生鞅固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為諸經箋注號為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特起為人倫師表越六百餘年復有濟陽蒿庵張先生先生生於明季際會興朝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篤志躬行當是時孫鍾元講學於蘇門黃梨洲標宗於姚江類沿明人餘論出入白沙陽明心齋近溪之間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各以韋布力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編紵不通而風期合轍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

學案小識

卷三

三

先故崑山顧亭林亦每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相勉嗚呼若先生者其庶幾人師也已或以先生釋迦院記作佛氏語又有老子說略皆未醇不知釋迦記先生為天下妄舍妄冀者指迷說略亦推其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趨昔司馬溫公作潛虛真西山跋遺教經朱子注參同契著調息箴將盡不得為聖人之徒耶亦觀繫乎學術人心者何如耳恭逢

今天子重道崇文搜羅遺帙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冊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為三先生以後一人顧三先生皆得俎豆瞽宗所在講學舊址亦多為精舍

奉祠獨先生無專祠聞其風者引以為憾余自辛卯出守登州數月量移濟南行部過先生里輒低徊留之比承乏秉臬署解東偏有前使海州黃公炳所立振英書院歲久傾頽蕪廢不治乃謀撤舊為新更名蒿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額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會轉運使長洲章公以灤口書院僻在市鎮且無定居移其經費合併於此冀與諸生講明先生之所以為人與其治經而弗徒以功利詞章靡費歲月庶幾彬彬乎與省會舊有之灤源書院比盛議既定請於大中丞楊公以為可行乃倡同僚捐俸屬歷城令陳君珏庀材鳩

學案小識

卷三

三

工始事於丙申九月越十一月報竣誼良辰具牲醴虔奉先生主升於座釋奠禮成紳士耆儒咸相嗟嘆請予一言文諸石予惟前使黃公以問刑之官不忘典學深有一言於弼教之旨今得轉運章公道義翕合襄舉廢墜且奉其鄉先生為邦人士之導皆不可以無述來學之士景仰先生之遺風勿撫其細而舍其大經師人師胥於是其在以溯三先生之學之行豈有讓哉

衡陽王先生

先生諱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明崇禎舉人明亡隱於湘西蒸左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云先生理究天人事通今古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喪興亡之故流連顛沛而不違其仁險阻艱難而不失其正窮居四十餘年身足以礪金石著書三百餘卷言足以名山山川遁迹自甘立心恒苦寄懷彌遠見性愈真奸邪莫之能撓渠逆莫之能懾嶽崎莫之能躓空乏莫之能窮先生之道可以奮乎百世矣其爲學也由關而洛而闢力詆殊途歸宿正軌觀其於大學補傳爲之行曰經云事有終始知

學案小識

卷三

三六

所先後則近道矣遞推其先則曰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而意誠以及於天下平皆因焉是事之始而爲先所當知者明矣故以格物爲始教而爲至善之全體非朱子之言也經之意也蓋嘗論之何以謂之德行焉而得之謂也何以謂之善處焉而宜之謂也何以謂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謂也不行胡得不處胡宜則君子之所謂知者吾心喜怒哀樂之節萬物是非得失之幾誠明於心而不昧之謂耳非君子之有異教也人之所以爲人不能離乎君民親友以爲道則亦不能舍夫人官物曲以盡道其固然也今使絕物而始靜焉舍天下之惡而

不取天下之善墮其志息其意外其身於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置吾心而偷以安又使解析萬物求物之始而不可得窮測意念求吾心之所據而不可得於是棄其本有疑其本無則有如去重而輕去拘而曠將與無形之虛同體而可以自矜其大斯二者乍若有所睹而可謂之覺則莊周瞿曇氏之所謂知盡此矣然而求之於身身無當也求之於天下天下無當也行焉而不得處焉而不宜則固然矣於是曰吾將不行矣不得不處矣不宜乃勢不容已而抑必與物接則又泯洋自恣未有不蹶而狂者也不然則棄君親殘支

學案小識

卷三

三七

體而猶不足以充其操也雖然彼自爲說而爲君子之徒者未有以爲可與於聖人之教也有儒之駁者起焉有志於聖人之道而憚至善之難止也且知天下之憚其難者之衆吾與之先難而不能從則無以遂其好爲人師之私欲以收顯名與厚實也於是取大學之教疾趨以附二氏之塗以其恍惚空明之見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體用一知行合善惡混介然有覺頽然任之而德明於天下矣乃羅織朱子之過而以窮理格物爲其大罪天下之畏難苟安以希冀不勞無所忌憚而坐致聖賢者翕然起而從之嗚呼

彼之爲師者與其繁有之徒其所用心吾既知之矣若其始爲是說者脩身制行之間猶不遠於君子而試之事功者亦成亦其蚤歲未惑之先嘗用力於講習討論之學故雖叛卽異端而所蓄猶存可以給其終身之用乃昧其所得力之本而疾攻之則爲誤亦甚矣將問之曰今子之所用以立言而制事者爲離物求覺以後而乃知之乎抑故然已有所知而陰用之也其口雖辨而愧怍亦無以自釋矣况乎爲之徒者無其學問之積而早叛其規矩天理無存介然之覺不可恃矣怪其疾趨於淫邪而莫之救與補傳之旨與夫子博文約禮之教學案小識

卷三

三

千古合符精者以盡天德之深微而淺者亦不亟叛於道聖人復起不易朱子之言矣其衍中庸曰中庸大學自程子擇之禮記之中以爲聖賢傳心入德之要典迄於今學宮之教取士之科與言道者之所宗雖有曲學邪說莫能違也則其爲萬世不易之常道允矣乃中庸之義自朱子之時已病乎程門諸子背其師說而淫於佛老蓋此書之旨言性言天言隱皆上達之蘊奧學者非躬行而心得之則固不知其指歸之所在而佛老之誣性命以惑人者亦易託焉朱子章句之作一出於心得而深切著明俾異端之徒無可假借爲至嚴矣終不

能取未涉其域者之蓬心而一一喻之也當時及門之士得體其實於言意之表者亦寡矣數傳之後愈徇跡而忘其真於是朱門之餘裔或以鈎考文句分支配擬爲窮經之能僅資場屋射覆之用而無與於躬行心得之毫末其偏者則抑以臆測度趨入荒杳墮二氏之郭廓而不自知其爲此書之累不但如游謝侯呂之小有所疵而已也明興河東江右諸大儒既汲汲於躬行而立言之未暇爲干祿之學者紛然雜起而亂之降及正嘉之際姚江王氏始出焉則以其所得於佛老者殆攀是篇以爲證據其爲妄也既莫之窮詰而其失之皎然

學案小識

卷三

三

易見者則但取經中片句彙集與彼相似者以爲文過之媒至於全書之義詳略相因巨細畢舉一以貫之而爲天德王道之全者則茫然置之而不恤迨其徒三王錢羅之流恬不知恥而竊佛老之主苴以相附會則害愈烈而人心之壞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爲而不屑一與之辨也故僭承朱子之正宗而爲之衍以附諸章句之下庶讀者知聖經之作朱子之述皆聖功深造體驗之實俾學者反求自得而不屑從事於文詞之末則亦不待深爲之辨而駁儒淫邪之說亦尙息乎凡此三篇今既專行爲學者之通習而必歸

之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各爲全書以見聖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學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先生之學宗程朱於是可見矣其著述之已刊者周易內傳十二卷周易外傳七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異一卷書經稗疏四卷尙書引義六卷詩廣傳五卷詩經稗疏五卷考異一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博議二卷四書義訓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先生通訓詁名物象數辨覈精詳而又涉獵釋老莊列之中知其所以亂道

學案小識

卷三

三

者抉其伏而抵其瑕於易外傳中往往見之先生之著書也大抵爲人心之衰世道之遞學術之不明也汪洋浩瀚煙雨迷離以緜邈曠遠之詞寫沈菀隱幽之志激而不盡其所欲言婉而不失其所宜語蓋胷中之蘊蓄深而腕下之樞機密也斯其爲有道君子乎先生之兄曰介之字石子號石崖與先生同舉於鄉性至孝獻賊陷衡州執其父以購之與弟百計營護乃得脫明亡匿而不出先生卒先生爲撰傳略其門人李樸大撰墓誌銘稱貞獻先生云著有周易本義質四卷詩經尊序十卷春秋四傳質十二卷

天門胡先生

先生諱承諾字君信號石莊明崇禎舉人入國朝謁選吏部以老丐歸閉戶不出卧天門巾柘問窮年誦讀於書靡所不窺而深自韜晦生平無講學之名而析理至精考道至切持身至峻論事至平著釋志六十一篇中間由聖賢脩身立命以及帝王之任官行政制事治人名臣賢士之所以物躬成業凡民之所以居室盡倫兼綜條貫靡不原本道法切近人情考據古今推準時會凡二十餘萬言體之可以淑身心可以治天下其所學爲何如乎蓋其堂奧先賢追蹤正學博稽經史彙括諸儒融會古今不齊之事變杼軸天下百出之機宜毫髮不參己見纖微悉當人心令人讀之凜然知意心之不可欺惕然知言之不可不慎惶然知出處進退之確有據依憬然知盛衰隆替之大有倚伏吁備矣至矣如是書豈可多觀哉其自敘曰三代以前人之所學五品親遠而已堯命舜舜命禹始言中始有人心道心之辨人心形氣之私道心義理之正精一則心全乎道矣全乎道則中矣中則仁矣言仁助於孔子變中言仁者中無定位仁所以體中也孔門之學求仁最切言仁最備或狀其體或舉其功或辨其疑似或謹其畔

學案小識

卷三

三

岸或實其行事蓋至微之理得孔子之論而可指可視其有功於先聖甚大曾子之學得於一貫子思受於曾子故言萬殊一本爲獨詳日用之間所以與萬物相流通人事相酬答者不越乎分之各殊者與以至足之理理之至一者歸於不二之原處異說紛紜之日獨以執中之旨名其書而實以庸行中者聖之所以相繼也實以庸行近在人倫日用之間而僞不能亂也孟子受學於此而有得於集義蓋其爲學取當時諸家之論是非得失折衷先聖如持權衡以校輕重事無大小皆以人心之裁制赴天理之自然即以天理之自然節吾心之

裁制其剛大之氣足以充塞兩間故生雜伯縱橫異端充塞之時真知義之有益於人而舉以示法與孔子之仁相輔以扶世也蓋堯舜精一之旨孔子以克己復禮明之子思性教之後孟子以集義廣之屢發明而愈備經體驗而彌近所以引人從事不疑誘人致力孔易淵源相續若四時代行不息者皆欲使人復其性也然而質有偏全學有真僞聖人欲天下之人明道者衆不獨喜見完行亦思成就偏德又懼天下之人不明道者多故不獨惡其畔道者更惡其亂真者是以言道言性皆使人有所持循如立朝居鄉出處語默長幼疾徐動容

周旋飲食起居哀樂之際利用愛物豐儉之宜以爲道固在人皆舉近人之事以明道也推而廣之周公經制大備後之行王政者取法焉孔子述作大明後之論王道者折衷焉皆教人以復性之事也君子於此無事則安於仁有感則動以中安於仁樂之本也動以中禮之本也禮樂者中和之實也中和盈於中私欲退聽一身之內具有四德隨其所發皆有繩檢焉有不復之性乎苟卿雖能言聖道然所謂聖人不過大儒也仲尼子弓並稱而無願學私淑之意淺深可見矣揚雄言聖較荀爲優然而遜於不虞有愧明哲是鳳鳴而驚翰也王通

學案小識

卷三

三

爲學甚正亦有可用之實惜其降年甚促功有所未至從游之士崎嶇數郡間其道未能大明又不能降心發明聖道遂欲與聖人並峙而離立是以後世未之許也夫聖賢統緒在乎其書俗儒以文字說之異端雜之故發爲事業皆淺露乖離持以脩身率滲漉頗僻周子生絕學後默契道體太極一圖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見中正仁義之本識神物動靜之別雖廣大高深不外乎日用飲食也二程潛心遺經以聖道爲己任謂聖必可學而至其志必欲學而至於聖朱子得統於此以爲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吾身無不有焉隨事取足皆義也反

身備理卽仁也源流甚長根據甚多陰陽五行其質也古今聖賢其與也經史典籍其據也凡文字偏見功利鄙說屏棄不道直承二帝三王統緒所言存理去欲卽人心道心也所言致知力行卽惟精惟一也以居敬爲主而嚴於不睹不聞隱微幽獨則允執之謂也先正所以爲教後人所以爲學必如是爲得其宗也揚子曰天精天粹萬物作類言天惟精粹故能分給萬物而各從其類也又曰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言衆人皆具賢人之質也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言賢人皆能聖人之業也觀乎天地則見聖人言聖人皆合天地之德也聖人之道

學案小識

卷三

居

萬事萬物所從始也與太極同體者也聖人之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與鬼神同功者也學聖人者操術有法卽功有事曷言乎其法也求諸六藝之中驗諸身心之內凡尊卑上下陰陽剛柔之理民彝物則典禮刑賞之事善善惡惡敬天勤民之心褒貶予奪重內輕外之法經曲常變履中蹈和之文莫不誦數以貫思索以通得其嚴毅以檢束形氣得其和平以優游心志言而思志動而思蹟形氣自檢束矣從容以俟之沈潛以思之心志自優游矣所當言而言卽不爲聖人之言有以合乎聖人立言之意所當行而行卽不爲聖人已行之事有

以合乎聖人力行之心如赤子學步所蹈必實舉足必曳踵如是久之然後去人而獨行此其法也曷言乎其心雖利害攻取大中不易故聖賢所具皆爲道心道心所發亦常備於聖賢凡人多私故動不離人聖人無私故乘六龍以御天也其成物也當安者安當治者治當生者生當用者用故無遺物當安者委曲以求其安當治者委曲以求其治當生者委曲以求其生當用者委曲以竟其用故無棄物也學者於此講習誦說所知卽經綸天下之知于臣弟友所行卽安定國家之行內焉

學案小識

卷三

居

齊一所以爲應事之主外焉博依所以葆內心之存入而自課必以天德出而語人必以王道雖進退出處不妨各行其志而彼此同心不忍坐視天下之亂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不以利天下之大而有憾於心則其揆一也此其事也張子曰易之爲書欲人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者也君子學於聖賢不能不著書立說其義亦猶是也少則爲學壯則服官隱則求志行則達道道周性全無得而稱濡跡蒙垢有爲而出或趨一身之時或趨天下之時也傳心有道治天下有法不獨辨別是非亦欲脩舉廢墜使人守經據古不惑於心



行權達變承敝更化莫不備之有具應之有方度以尺寸不爽行於斯世所如皆吉觀於古道所爲必成所以盡天下之利也欲聖人之道常在耳目見聞言之親切有味行之踴躍欣喜爲有用成材不爲無用做器也爲廟堂美質不爲里巷斷朽也唐虞殷周已試之效詩書禮樂靜可與深動可與幾盡其道而洽於心小則成小大則成大如江河之流澗溪之毛元氣無不充周無不流行所以盡性命之理立三才之極也故爲文之指三

學案小識

卷三

三

言同先賢是非奇僻之書異端之學黜而不入諸子百家之文非至精粹者不稱引也若夫離事而別言理故處事不以理所行無當乎道之事又所言之理皆不足處事亦無當乎道之理空疏之極必生迷惑迷惑之極至於反悖猶復雜揉其學卑隘其志盈滿其氣堅僻其心膠固其識倣詭其辯不得乎體之一而欲其用之通如銖銖而較寸寸而度終必有差也聖人知道不行故爲述作以教後世君子學乎聖人不必有所授受觀其遺書超然有得沛然莫禦不必有所督責而自任甚重自爲甚力蓋知聖人之道在天地間故表章聖學申警

來哲如道人木鐸所徇皆時王政令也如女子有行施衿結縞申父母之戒也此亦不能自己云爾石莊子有官不受告老而歸陳篋於前日授一劄以記所得六載而成二十餘萬言乃進子襄而告曰汝知吾所有事乎古人著書或久而後成或久而後出不以旦夕馳聲不若詩賦雜文偶爲事會所須可以一時取具也徐幹中論曾鞏稱其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理其得於內者又實能信而充之以想見其爲人顏之推家訓自以爲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又且夜覺早非今悔昨失故留此篇章詒厥模範此二書者詞非奧渺旨存勸戒後人所當法

學案小識

卷三

三

也子之先世皆以講習義理爲業飲於鄉者四世而五賓廣文太僕兩公起家服官惟是六經之旨脩諸身而見諸事詳在家傳子孫世守之嗣父屬疾之日猶以歲一讀性理通鑑爲訓中更亂離手澤無復存者子是以作先德詩三章用自觀省其一章曰大父中大夫醇謹長者以布衣飲於鄉其詩曰長松生空谷瑞草封其根大壑在閭里佻達絕市門理肥榮期樂機息漢陰園歲稔魚菽美天寒緇衣溫立德絕名象內行冠邱樊笙歌迎介僎憲乞聽嘉言靜者仁爲壽地勢載以坤神和年愈峻身隱道斯存其二章曰先中大夫起家廣文棄官

不仕隱居二十有餘年其詩曰廣文雖薄宦脩潔勵清  
真遺榮及未艾脫縱絕風塵首荷留官舍絢蕭選良辰  
日子豈不仕陟帖有老親抽簪二十載應門兩三人代  
耕無良田安土樂敦仁憎骨翔天表淑氣扇熙春益懷  
萬石慎再觀太邱醇其三章曰嗣父少為諸生晚頗好  
道天資孤潔多所不堪其詩曰介士不偶俗孤峯立天  
際尺捶理常足舟壑神無滯蟲臂任爾為龍性吾所勵  
排名慕貞隱翛然脫維繫張單能交養向嵇晚投契階  
下紅芍翻架上丹書霽鐘鼓既不響孫子亦委蛻乘雲  
躡華嵩羣動何微細詞雖鄙傑見祖父懿德焉太僕吾  
學案小識

卷三

長兄也居官大節莫如拒絕璫祠一事天啟丙寅丁卯  
間所在為魏璫立祠興都之祠鳴吻與泰禋殿絮其飛  
翔蜀撫璫私人也諷兩司趣其役太僕時為左藩班次  
居前首對以蜀方用兵帑藏空虛不敢訾公家財給私  
門役若配諸民間則度一錢役一人皆得罪朝廷不敢  
以身試法也倡言者默然止思所以中之微是翁甯渠  
不祠者擬以罪斥去更用他人為蜀太僕亦奉是年計  
最入都期以靜受流斥而璫敗矣所以天下皆祠獨蜀  
無祠夫以彌天狂欲遏諸方熾舉世蒙蔽一方矚然誰  
之力也身在遠藩不克折其奸鋒守職以抗非義之為

學案小識 卷三

屹然不可移者雖樞芻伏鎖莫能奪矣若使居觸邪之  
地以難孔壬為職其於宵佞之側必不能一朝居否則  
廓清澄汰默運於不言不第以請劔擊笏取名也而朝  
野無由采錄吾兄亦以崔瑗屏語自安愚竊恨焉常以  
為對丹青而思古賢不如追家世之芳躅汗簡筴以寫  
奇編不如觀祖考之遺意殫哀慕而通寤寐不如覲居  
處笑語於文字之屬俯几筵而薦嗜好不如致怵惕悽  
愴於未竟之志於以遠跡舊德聰聽而力行無異乎傳  
桐邑之器懸大夫之車也是編之旨先人雖未嘗授諸  
簡冊遺意具在推而廣之以訓迪子孫是子事也無朝  
學案小識

卷三

參之勞簿書之擾故可退息居學無淫詞之好小道之  
耽故可講求正業少不弄戟衰免據鞍故常不棄寸陰  
老而猶勤也何為文之有焉昔伊川論明道所言平平  
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今此編文  
易而指明語近而用遠鉤鈔析亂激詭險仄皆所不取  
獨以傍貫五際洽通百慮戰兢而無泰温恭而有恪歸  
諸補益於世以此各充其量或庶幾焉然不背於學是  
以我為政也有益於世是以人為政也以人為政者難  
期擇其自為政者致力焉是書既成名曰釋志釋志者  
釋己所志也禮所云君臣父子之鵠亦其志焉爾於是

復撮其指要而綴其後惟人則靈以學而著為山日增  
敬業斯豫上自黼冕下逮凡庶遜志敏功有漸勿遽辨  
義不精立德誰據如乘敝舟陽侯莫禦憎彼盍旦長鳴  
求曙虛聲遺實君子所去長善救失辭器遠譽釋志學  
第一典禮陰陽天人性命道之大原古今弗竟升必自  
卑愚可作聖君子處常王路居正持盈出險起衰濟盛  
其貫同風有覺無競異端曲學或持柯柄覆轍傾軛辯  
言亂政閑先在茲邪慝奔迸釋明道第二天地至道聖  
人至德乾健坤順剛柔之則始乎下學闔然內拭終乎  
天載聲臭元默比以玉温象其隅直廣廈惟基崇山累

學案小識

卷三

聖

防志卑叢垢心馳聚慝危若駭機係用徽纆俗情蝟起  
善端茅塞釋立德第三心為形君外融內瑩虛一則精  
清謚斯定在昔虞夏言簡理罄聖賢繼起先後共證何  
與斯人欲動情勝舍爾神明參其臂脛迷方失歸臨歧  
忘徑釋養心第四天覆無外地廣無垠何以參之藐然  
此身是身之脩克邁日新服義立禮履信依仁既統四  
德兼備十倫聖功靡間道體故純學衰俗敝鮮克聽真  
崩若墮坻崇猶累塵行汗共棄怠勝胥淪能自得師我  
思古人釋脩身第五樞機在躬鶴鳴子和言宣彼我行  
克負荷中正文明受福則那畸行絕俗辨言驚坐嶽嶽

尋折磽磽易破口起羞辱身離坎珂白圭常復深淵恐  
墮捫舌自箴程功矯情武無隱情僖能補過韋弦之佩  
道之所大釋言行第六道待人行心由禮制精義之學  
適時為帝賊仁義者兼權任計柔固多愆決亦貞厲聖  
人成務考衷司契執持規矩協從卜筮其應如響因貳  
以濟釋成務第七義路高闕利門厓隙仁如收穆鷲甚  
舐談理欲在躬互為盈歉此抑彼抗人禽忽奄君子宅  
心寬沖繩檢宵壬孔艱偏側銳剝大惑有三冥昧黷驗  
珉玉淄澠率多倏閃不辨厥初徒悲絲染釋辨惑第八  
堯舜開成殷周統紀聖王異時道心則邇敬勝斯純學

學案小識

卷三

聖

古有毗翼翼孳孳百行粹美天惟顯思皇祖庭止山必  
附地載舟惟水持盈守成民神咸喜觀我王度就將不  
已六箴在御十思銘几藝事以諫故告司展釋聖王第  
九帝入四學在昔令典元良齒胄一事三善降若後代  
經筵更闢麗正唐開延和宋展風雨不輟班行有踐師  
傳之官朝端冠冕詔無北面禮優迴輦甘盤桓縈千秋  
尊顯釋睿學第十帝典皇墳六經之指水行表深造車  
合軌不膠者卓覆簣成峙太平無象稽古正始純懿可  
復如反掌爾弓矢擬盜盜亦潛擬法令誨好何以異此  
幽厲板蕩秦政蛇豕取象駒步勿踵人祗釋至治第十

一天地崇卑陰陽律呂流行不息散殊有序明聖述作  
禮樂具舉宣榭灰燼秦庭土苴兩生鄙儒二家齟齬曠  
代綿祀荒棄廢沮君子物身斯須不去器異陶匏行隨  
里旅匪邁之謀如室斯處畫地爲圖前席而語釋治本  
第十二文明在下利見者上取士惟身育才以養篤生  
不匱資用日廣虞周試吏黜幽陟則僉慮協贊羣情嚮  
往宗臣元輔在天垂象天子是毗官方待獎一德同心  
類從兼兩繹任賢第十三邪正之爭龍戰於野君子堅  
貞行高和寡所謂伊人宅心惟雅寘諸蒼蔚危若栖苴  
誰秉國成恢宏大治止惡於幾遠佞無捨明用水鑑決

學案小識

卷三

聖

齊湍瀉福歸疇類功在宗社釋去邪第十四在天成象  
帝車斗筐宣通八風經緯三光考德鳴鳥述職甘棠忠  
信自周品物咸昌一代之初師濟廣颺不挺不撓內直  
外方時有遷貿與物抑揚志安小枉用必善藏錄觀世  
變惟臣之綱繹大臣第十五駿民叡后自古有作采矚  
彤雲暉流丹閣拔奇夷難披草簪橐隆彼勝塗受茲好  
爵吁嗟末季義險冰薄不飭簠簋弛守管籥應對乖方  
執事靡恪莫戒坐宥常思冶躍從如升堂違比赴壑釋  
名臣第十六禮不顯諫最上用諷屏營以思積誠以動  
聽則歸美譴乃內訟亦有直節志存愚憲不避險阻獨

懷憂痛常乘白馬屢叩丹鳳哲后虛己慎簡侍從日引  
七爭參聞三重心儀繩木義比采葑繹諫諍第十七書  
勲盛典載在前志紀於太常撫以彝器元祀既崇金石  
加賜豈無辟嗣猶從八議相彼喬木顧瞻封識矧縱尋  
斧降爲皂隸漢光遠鑒不責吏事別求大賢分憂共治  
世臣匹休民之攸暨釋功載第十八妙簡銅墨昔賢則  
良慈諒多愛悃幅無章學以資治行必有常分憂不忝  
聖主斯臧旌嘉舊典載在策方璽書增秩燕好承筐君  
子爲心弗譽弗康盈其孚在率彼周行誰嗣之歌可比  
甘棠繹吏治第十九澤宮既盛髦士日稔賢良之後乃

學案小識

卷三

聖

見九品貴族方競側陋觀閔承敝易變制科惟允比年  
受業重以敦敏經術甲冑治政干楛秣爾白駒乘我畫  
軫始於俊造終焉師尹釋選舉第二十邪佞嚮斯正直  
虎噬物性既區發憤彌烈危行抗論激揚斥絕世嫉名  
流拜云歲孽元黃之戰起於萌蘖蘭芷先摧步玉改轍  
凡此讐機匪由明哲賓游不簡刺探漏洩鑒在前車劉  
班殷鐵繹朋黨第二十一四放之罰兩觀之誅天討所  
施實繁有徒豈繫末季主聽睽孤愛其奔走受其道諛  
威福上陵膏澤下枯君爲汎梗國類瞻烏安處衽席危  
甚輓轡紀綱先潰奸佞後趨辨之於微不見是圖釋辨

姦第二十二三德瑚璉五典梁榘志祀始歆津流待濟  
神聖之業教學克勵風敦俗澡漸性啟滯昔在西郊論  
道講藝免胄執經懷璽奠幣玉鏡將淪勝地先翳委曠  
弗遵寂寥誰詣名存實亡是謂陵替釋教化第二十三  
賢君稽古政在養民東郊勸穡千畝祈春甘露祥雨封  
枝浹辰維時厥庶依我皇仁棄末崇本貴粟賤珍其生  
可樂其家不貧政吏駢惡去鄉忍親室餘胥井進旅狂  
榛暴齒齧骨山祖水濱誰噓朽壤功歸大鈞釋愛養第  
二十四什一而稅事舉其中量入爲出品物滋豐飲蜡  
擊壤其樂融融計臣似智措克似忠近奪恬熙遠燼龐

學案小識

卷三

星

鴻井里蕭條不盈麩體富溢左藏怨起大東民貧海盜  
政酷與戎繹稅租第二十五九府圍法子母相權盜鑄  
如雲利盡則遷煮海之滋畬我石田士飽馬騰粟流百  
廛征商無藝算及車船五均六筦身焚趾顛吏市官糴  
逸口嗷然取彼計臣投畀鷹鷂釋雜賦第二十六導川  
有法觀水所居其腹既盈必潰於虛毀齧不已分醜爲  
渠明德之遠歸功禹疏九支湍滅三派瀾徐防厥兩涯  
事逸人紆頌以都水治以官胥橫截奔流令遠壤疏咫  
尺不戒民復作魚繹導引第二十七民生在三天討惟  
五懸諸象魏與衆共睹昔在泉蘇敬慎稽古肺石無冤

甘棠可拊國畜四靈家藏二黼酷吏弄法莫子敢侮第  
格盈前轄絮旁午將身自墮亦填牢戶釋勅法第二十  
八列戟爲牆坐甲當闈高墉濬壑深官臺門中有可欲  
盜屬於垣子文糗筐公儀葵園壁不綈錦墓不瑱璠中  
無可欲外戶決藩哀此瘼人膚革僅存探九椎豕日暝  
塵昏枹鼓不息亡精悸魂隨會爲政晉偷自奔釋治盜  
第二十九籍氏司禮容官戒旦以茲精禋協諸幽贊資  
我思成亦曰萃渙七室排楹三時抗觀山川晷緯股肱  
爰象神歆人雍禮衷義粲石檢畫封竹宮夜燿心馳杳  
冥謬積河漢淫祀無福煩躓斯飢釋三禮第三十方伯

學案小識

卷三

星

連帥卒乘邱甸升中嶽宗觀后行殿肉刑之議慘斷悚  
戰是曰古制毗俗驚眩新君諫陰遠祖壇墀五官舉時  
二賓式燕非所宜言生今愚賤炎黃圖緯秦漢封禪疏  
恠矯誣比諸誕諺釋古制第三十一九鼎所居是曰帝  
宅車書輻輳奚取險阨金湯萬雉守在遠邇城郢浚洙  
卑之不獲四時之田服猛驅逆匪事從禽烝嘗薦腊苑  
規千里陸海盡斥臺起中天趾必累驛聖王弛禁兼聞  
罷役釋建置第三十二陰陽五行洪範庶徵漢代名儒  
惓惓服膺匪暇倒影匪躡陵兢敬天之渝誰敢不承疇  
人事業聖王與能眠被千里望氛百層法星夜徙彤雲

晝疑紀遠或乖靡人弗勝釋祿祥第三十三善師不戰  
善戰不陣仗義卹災舍逆取順固墨舞干血不漸刃末  
季佳兵崇詐棄信川谷量齒陵岑積殪三世爲將厥宗  
亦徇仁人之師卽戎必慎不忘省躬矧敢觀覺偃革建  
橐苞蘖潛震集泮懷音受璧焚櫬釋兵略第三十四國  
之大事是日參伐首重推轂次及賞罰軍法不立紛亂  
交梓潢池始張長鯨凶勃臨以天威如火斯發虔劉必  
克猶豫斯蹶長慶廣明栖遲屑越釋軍政第三十五井  
甸旣邈府衛最精繩敝紐弛木腐蠹生車軌未同私土  
旅爭三辰乖分五嶽縱橫亂政蕪制披裂夷庚聖主耆

學案小識

卷三

四

定乃衷厥成干戈初戢授田耦耕服此黛耜棄彼朱英  
室家餉餼糗精充盈飛輓無艱鷲猛可平萬世不易是  
謂師貞釋武備第三十六維師尙父繆權於幽訛疾以  
雅觀德鳴球剖符東海錫土西州武成之祀古今罕儔  
其他宿將河鼓參旂長策成城猛氣橫秋挈還龜鼎扶  
翼委裘杖箠從漢釋位謀周草昧啟疆邊陲扞擷錄其  
膚功以勗壯猷釋名將第三十七帝王代起明聖宣昭  
天與人歸舜麓禹橈慶增祚永澤逮裔苗湯武驅除子  
卯之朝荒屯盪滌造命肖翹功以義濟京室四朝生民  
有庇勿爲莽澆聚族殲夷膏斧膺腰班識皇運翊融違

嚳釋興亡第三十八聖賢立教引凡舉例其則不遠歸  
諸道濟仁義都居禮樂陸衛見坎斯止乘流斯逝度已  
以繩接物用世散爲片錦聚成匹幣百爾君子有勤勿  
惕習熟乃心優游是矣釋凡事第三十九民生在三事  
之惟一比於君父天所陰隲如彼晦夜照以皎日奈何  
末季崇虛失實舍此春容變其殼率冶師鑄金醫工去  
疾毀棄型範謬誤參朮悲哉若人終古漆室釋立教第  
四十麗澤講習益求直諒比志合聲並歡齊暢義等金  
堅情掖雲上撫翼馳驅攜手閒曠夷險可嘉苑枯無妄  
淡以久成造道相忘伐木絕響谷風興悵松菌異區蘭

學案小識

卷三

四

鮑殊鄉五交三疊俗薄道喪釋論交第四十一聖如化  
工程形賦物彼我具盡清濁咸迄不虐幼賤不畏疆偏  
聲其廉恥矜其閭吻好我者衰威我者艱順事恕施有  
鞠無刺相如拒秦遇頗則屈臧孫哭孟疾疾是祓狎虎  
放魔禍福燦燦釋人道第四十二進則文明退亦亨嘉  
或漸於磐或需於沙同物標舉志孚跡遐道消時謬害  
氣紛拏曉曉者缺隆隆者汗名流佞諛志士回邪草野  
耿介目贖舌法乃谷乃菽乃舍其車栖真處璞杳冥蔽  
遮釋出處第四十三利可幅也亦曰倚刀鷓雛芳潔鷺  
馬棧槽惟人所趨逃義曰逃治古道腴衰末風饕倫常

葭李禮誼弁髦上下交征危若銷膏匹夫晚食焉取太  
牢文錦既厭等諸緼袍踰憲超顏其樂陶陶釋取與第  
四十四為盈為實倚伏多有哲人知微謹身杜口一介  
之士忍譏含垢譬彼輕鯁何懼督留心藏不測仇機授  
手變態須臾倒戈買首坐中銷骨車上接肘虹貫燕圖  
笄磨代斗帶爾莊生焉用李叟九卦是師二儀為母百  
年已分保茲黃耆釋慎動第四十五民之質矣日用飲  
食教始鄉閭政成閭閻二簋有時三爵溫克仰正冠綬  
俯端履總世惜不賞俗耽大惑悅彼華津陋茲惻惻豐  
屋美居視淫聽側天下弊薄誰與匡救見龍文明庸行

學案小識

卷三

四

自飭釋庸行第四十六后王降典志在孝經謹始慮終  
通幽洞靈如臨如履靡聲靡形施於有政不出戶庭勿  
口無忝倏忽頽齡情存駒頓望絕疊餅兄及弟矣同此  
宵馨芳華棠棣羽翼鶴鳴淮南之歌君子弗聽釋父兄  
第四十七有懷二人以親九族燕飲歡暢詠歌雍穆施  
恩有序迄於無服喜同蹈舞喪及匍匐道義相勸孤癯  
共育慊吝卽造榮樂無獨凡厥卿士下逮黨塾取庶彙  
葛無私砥憤周道敦厚仁及草木釋宗族第四十八家  
人之義內明外齊觀厥刑于豈在纓笄召南麇包歸妹  
羊刲耽若紫葢玷已白圭終始敬慎乃獲令妻女德無

極同居志睽冷容長舌險詖勃猷數踰闔門不戒晨雞  
班母作訓以儆中閨釋夫婦第四十九祀先之禮通乎  
祭統致愨薦芬色愉志重顧瞻宗祊徘徊壤壘霜露悽  
愴棖桷攢拱思慕著存儀容笑啐自然之感鼓而遂動  
薄俗委巷解弛控惚舍我水木微福懷寵苦懸蔥嶺象  
人作俑誰使正之式以周孔釋祀先第五十子文逃死  
嬰恐失富達人曠觀取節斯具治生非累既飽則飢鱸  
鮪橫江井谷奚慕楚相狼饑虞馬齒暮家同汎梗身若  
朝露盈虛同歸良士瞿瞿釋奉身第五十一六氣之淫  
二至之爭所居必戒所受必清勿使衆竊共射一弮勿

學案小識

卷三

四

使衆瓢共酌一罍山夷淵實日入月生此道不毀焉問  
廣成釋養生第五十二易本三聖書傳道心詩思無邪  
禮毋不欽春秋經世志古匡今人事備矣天隲以陰往  
稽來俟顯微幽尊坊表家國覺悟人禽幷幪夏屋仰止  
高岑辨言破正綺詞勸淫觀乎滄海焉用蹄涔龍門虎  
觀衍衍愔愔敦崇六藝翼彼儒林釋經學第五十三聖  
經有五述史者三遷直而嚴固詳而贍文高義炳體備  
法嚴東觀以後記繁志纖收穢壽乞范賊許儉新舊兩  
唐長短相兼公論如火抑之愈炎直道如川激之彌澗  
宣舉南董遠追伏僑居巢之編是謂箴砭釋史學第五

十四脩辭居業以聖爲歸百家騰躍終入範圍政衰文  
做樹敵揚徽析辯說途分用違太行焦原投足者稀  
聯騎疊轂莫如郊畿步惑巫鼓心搖銖衣售僞棄真直  
堪累歛繹著述第五十五文者明道適用則貴九章爲  
色鼎寶爲味通達國體心存敬畏譬彼日月陵空馭氣  
譬彼山川縱橫經緯大儒立言永監淫費綺靡繁多比  
於鄭衛佞目悞心虛車共嚼繹文章第五十六道惟一  
是並立則詩博采衆義詠達不廢吁嗟哲人心存誘誨  
形生終始六合外內觀以會通正其昭昧章畫志墨歸  
諸天載勿雜異端勿徵神怪蕩而弗經君子所戒釋雜  
學案小識

卷三

至

說第五十七學古議事元元本本披條索貫發邇見遠  
畫地南宮抵掌藝苑實爲武庫亦云補袞失類亡羊得  
均飲繹繹兼探第五十八孔稱焉度孟曰尙論匪鑿於  
水惟聖是憲發揚幽潛屏斥狂益有益疏通兼策愚鈍  
圭影既揆驥足同奔推見至隱無取支蔓何以度衷大  
中之建繹尙論第五十九既曰學古亦云致知經緯錯  
綜損益有時上下千載盡去羣疑間問小智憧憧爾思  
曾無準臬取具須斯佈履塵霧勞皇離歧我則粲然從  
容指揮順彼長道度以良規繹廣微第六十惟繹志尊  
所授指聖真正僞謬道德崇仁義就慎獨知嚴內疚草

脉瀾金石透去長夜滌清畫苞天地彌宇宙覽陰陽效  
占繇建官司樹王后垂典章教纓胄美從王嘉禦寇正  
班爵帥長幼褒好會平怨構篤親懿周邇迨理性情參  
物候察謠俗表芳臭賤馮生貴靈秀人事浹王道究廣  
隆基任崇構療調飢時脯糗持盈滿觀坐宥稽雅故訪  
耆舊探理窟寒情竇借斯人躋仁壽繹自敘第六十一  
觀此則先生之書先生之學可想見矣先生以勝國遺  
貞著書於順治年間垂二百年而書始傳傳亦未嘗徧  
於天下何其晦而不彰若是耶先生自擬其書於徐幹  
中論類之推家訓中論家訓豈能如是其廣大精微乎  
學案小識

卷三

至

先生蓋深自緝晦矣然後世有真儒出必有奉先生之  
書以傳先生之學者是又豈區區之私言耶李君念慈  
原序稱先生尙有讀書說若干卷與是書相表裏亦必  
傳之作又稱著有菊佳軒諸詩宏深博奧不屑爲新穎  
秀發以趨時尚今皆無傳



大興張先生

先生諱烈字武承進士博學宏詞歷官贊善學以程朱為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閑邪衛道為己任著王學質疑於陽明傳習錄中條而析之辨而難之辭而闢之詰而質之以求釋其疑一歸於學之正而已凡為卷五其一質心即理也其二質致知格物也其三質知行合一也其四質與人問答也其五總論陽明之流弊至於誠淫邪遁也後附朱陸異同史法質疑二則又讀史質疑五通其總論曰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

學案小識

卷三

至

上時行物生即所謂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也人之心非別有一物在窈窈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即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即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無餘即使不悟要其講求持守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者固有規矩可循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天下由此懼禮法而尚淳樸畏清議而多善人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弊者堯舜人心道心而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惇典

庸禮命德討罪教稼明倫恤刑熙績即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恒性而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即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與子言孝與臣言忠寬信敏公知人愛人聞見擇識禮樂詩書即此人言此人即此事言此事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其安一事必審其極奉先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此聖門家法也學者沿是而謹守之即使不皆進於高妙要其恪遵往訓甯慎勿疎敢於逞聰明恣議論

學案小識

卷三

至

蔑經侮聖者無有矣畏名教憚公議甯拘勿肆敢於挾才任詐恣欲敗檢者無有矣此宏正以前所以稱治正學之為功於天下生民也大矣今詆學朱子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講求制度名物者謂增霸者之藩籬而溫清定省之儀節等於扮戲以是垂則後學其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經在我驅使讀書訓詁可鄙也而穿鑿武斷離經背道之講說顯行於世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制度儀節傀儡耳而苟且佻薄簡畧戲慢之行眾以為風雅圓融無可無不可矣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特形迹之粗也甚至蹤跡詭秘舉

良知以自解曰吾一念自信而已鄉評不許舉良知以  
自文曰良知自信乃賢者所爲與鄉黨自好者不侔也  
而貪色好貨爭名角利之習可肆行而無忌矣故單提  
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掩飾之題挾高欺人足以陵  
蔑君子開不肖者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爲不肖也并掩  
飾假借亦可不用此必至之勢也當陽明之世欲前知  
未流之弊誠有所甚難由今以觀萬歷啓禎之士習前  
弊彰彰較著矣猶曰朱陸並行不悖也可謂知言乎夫  
言本心言良知以是救夫顛事口耳不治身心者誠良  
藥也朱子固屢言之矣若以是鄙棄一切長傲恣胸決

學案小識

卷三

五

隄防破崖岸蹈攀拳豎拂呵佛罵祖之餘智則聖門之  
罪人也言本心言良知使人讀聖經賢傳字字觸其本  
心動其良知巽順抑畏以聽命於孔孟程朱則聖人之  
徒也若以是目空千古動稱顏子沒而聖學亡自處甚  
尊而不顧率天下爲佛老功利趨於淪胥而不救則天  
下之至愚大惑而可悵可痛者也言本心使人喪本心  
言良知使人喪良知必至之勢已然之徵甯曰過論乎  
總之陽明天資雄放其於循循講習循規蹈矩實所不  
耐及一旦有得於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己便也自  
私所好亦可矣不宜以此講學獨闢宗旨舉聖賢經書

直欲以此意強貫之直謂六經註我隨意驅駕何所不

可此詖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猶  
嫌其僅出孟子遂竄入大學致知至於攻者益衆又見  
象山之學竟爲朱子所掩計以爲勢不兩立非抵死作  
敵盡滅朱子之道則人猶以朱律我故遂操戈反面盡  
翻全案而後已朱子如泰山喬嶽何可易搖則以大學  
古本爲據曰我非背朱失於信孔太過也巧言如此格  
不訓至則以格其非心爲據曰致良知於事物格其不  
正以復本體之正也牽強傅會又如此至究其何以格  
其不正則曰去人欲存天理也詰其不卽物窮理恐認

學案小識

卷三

五

欲爲理則又曰此志不真切也夫以格物爲去人欲存  
天理是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  
正心誠意矣說其可通乎况以認欲爲理如此大病不  
急求所以磨礪辨析之方而竟以立志不真爲脫卸真  
所謂茫茫蕩蕩反以誣朱子乎人曰東則拗而之西人  
曰西則拗而之東瀾翻泉湧人人被其攝蓋而悅其文  
詞者尤俛首推服之顧天下良知難泯非之者不已也  
則又以朱攻朱著爲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爲晚以晚爲  
中與當日情事迴不相涉銀鍊舞文誑詞以欺天下人  
不可欺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調停不得已之

心夫大道如日中天是則是非則非乃亦調停委曲乎  
卽此一言心術叵測何止遁之又遁乎夫妄稱定論是  
意不誠也不深考事實是物不格也此之謂物不格知  
不至故意不誠也使其虛心遜志從容詳審則無是弊  
矣惟其占題太高叛道已甚騎虎不得下不得不左支  
右吾藉筆舌以塞人一時之議而前後矛盾罅漏實多  
既曰信孔子太過矣又曰孔子之言亦不以爲是也既  
曰生平於朱子有罔極之恩矣又曰天下宗朱如宗楊  
墨也如狡獪健訟之人逢人卽攀遇事便借口無一定  
之舌筆無不牽之義以此爲講張伎倆可矣以此爲戰

學案小識

卷三

五

國縱橫遊說詭辨可矣乃用此以講學乎然則王子之  
良知安在也其讀史質疑之四曰陽明宜立何傳曰功  
在社稷子孫世封列之功臣傳宜也曰陽明倡明絕學  
其徒以爲滴血明宗獨得先聖不傳之秘爾何知而妄  
誹若是曰愚讀論語孟子惟曰文行忠信詩書執禮多  
聞擇識博文約禮博學詳說未嘗一言及於高妙其功  
積力久悟及一貫者二人而其餘謹守成法誦詩書  
習禮樂爲孝弟謹信之人天下所以多善人也要之悟  
一貫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卽未悟者自恂恂於  
出入孝弟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待言也象山陽

明必先提所謂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之於事物而以  
下學講習爲支離無本領其亦舛矣蓋象山陽明之說  
禪門直指人心之說也聖門無是也特以身爲儒者不  
敢顯然談禪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會其說不知  
孟子所謂本心良知孩提愛敬惻隱羞惡之類必待察  
識擴充深造自得學問之事尙多未嘗曰耳本自聰目  
本自明六經皆我註脚也又未嘗曰致此良知于事物  
之間不待卽物而窮理也夫無問學積累之力而直提  
此心爲主以爲施之而無不可其不至偏陂放誕者幾  
希象山門人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正坐此弊而

學案小識

卷三

五

猶曰吾獨得孔子之學誣罔不己甚乎愚謂假孔孟以  
文禪宗者此也陽明恐人攻己則援古本大學以爲據  
此挾天子令諸侯之智也著朱子晚年定論此以敵攻  
敵之術也以行兵之權謀用之以講學其心術險譎而  
技窮可知愚謂藉權謀以標道德者此也宏治以前天  
下謹守程朱之教綱紀肅於上廉隅勵於下風俗號爲  
淳美無敢一言謗議者至陽明始肆然與之爲難明斥  
程朱之非四書五經盡改面目遂若朱子無一言之可  
存者其徒樂其誕而自便也人人爭爲新奇之論以揚  
其波而鼓其燄聖門溫良恭讓之氣象儒者讀書脩身

循循善誘之遺矩蕩然無存於是人心乖張發政害事  
至于崩潰壞爛而後己夫宏正以前尊程朱之教若彼  
隆萬以下毀程朱之禍若此朱陸得失關乎治亂彰彰  
較著而說者欲調停而兩存之不亦謬乎宏治己未陽  
明成進士其年六月孔廟災九月建陽書坊災蓋陽明  
之出孔朱之厄也天象昭著人所不及知耳愚謂破壞  
程朱之規矩蹂躪聖賢之門庭者此也曰中庸不言性  
命乎爾何病乎陽明日聖賢言性命有惕然戒懼勉勉  
下學之心焉象山陽明言本心良知則侈然自大侮聖  
滅經矣且人心險惡聖人謂之惟危詩書名教防此人

學案小識

卷三

五

心猶懼不足而忽有爲任心之學者爲之排斥先賢非  
毀往訓使人皆自任其聰明此甚便于不肖之心而人  
欲所以橫流也若陽明者亦開阡陌廢封建焚詩書墮  
名城之徒耳故陽明之出聖道之厄也曰陽明自言其  
所悟也爾何爲以禪誣之曰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  
是也謂爲善去惡是格物己牽強不倫猶未甚害于理  
也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徒遂舉意知物悉以無貫  
之謂無善惡爲秘旨知善惡爲權教詫爲天機漏洩顏  
子明道所不敢言何無忌憚之甚也夫無善無惡不過  
如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是明上座本來面目也非禪而

何且陽明之學好高求勝以爲良知之說高出程朱之  
上矣但所謂良知正佛氏所呵爲昭昭靈靈第八識不  
斷爲生死根本者恐其見嗤于禪人也故又言無善無  
惡以蓋之而其徒遂顯然言禪言仙謂良知二字足以  
貫通三教噫此又鄙俚之甚經書傳註所未有也夫竊  
良知之說以勝諸儒又竊無善無惡之說以敵佛氏此  
其用心亦勞矣而究爲佛氏所不許徐存齋謂龍谿八  
十老翁舍不得良知終不濟事欲了生死須看話頭存  
齋服膺陽明而其言如此正禪家所譏儒門淡泊收不  
住者陽明欲以無善惡屈天下而學佛者終不之許也

學案小識

卷三

五

然則欲爲儒而顯叛夫儒欲竊佛而見嗤于佛兩無所  
容而邪遁之苦亦已甚矣故隆萬之初天下學者羣然  
向佛不屑言良知其謹愿者受戒持咒禮經懺求西方  
修比丘之行而黠者掉機鋒恣橫議沿李贄之餘唾不  
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其高者脫畧職業以歇睡名庵  
而卑者日沈迷於酒色名利以爲才情真率當是時几  
案有榜嚴南華者爲名士挾妓呼盧裸而夜飲者爲高  
致抗官犯上羣譟而不遜者爲氣節矯詐嗜殺僥倖苟  
利者爲真經濟謹綱常重廉隅者爲宋頭巾舉天下庠  
序之事如沸如狂入則詬於家出則譁於朝闖獻之形

日積於學士大夫之心術而天下不可為故高談必趨於佛老佛老必趨於夸詐夸詐必趨於殺戮陽明一出而盡變天下之學術盡壞天下之人心卒以釀亂亡之禍彼乃以天下崇尙朱學比於崇楊墨指正學為洪水猛獸欲身起而救之不自知其為倡亂之首悲夫我朝鼎新文教始有倡明程朱之學者而論者猶曲為陽明諱欲挽朱陸而一之此不深究其本末徒為世俗瞻徇之態非所語于學也有識者將黜陽明之祀何道學傳之有讀先生是書如日之中於天如雷之奮於地使人肅然而起卓然而知所趨向舉凡詖淫邪遁虛無怪

學案小識

卷三

卒

誕之說昔沈錮於人心者一稔而可以去其害矣何也昏者醒肆者惕誤者得所以自返也然而書初未之行也當湖陸子刊而序之曰當陽明之世其害未見故知之也甚難而其病未深救之也尙易至今日其害已見故知之也似易而其病既深救之也則難無論顯樹姚江之幟銳與吾角者未易勝也即聞吾言而唯唯歎息擊節不敢置一辭而遺毒之潛伏隱藏於肺腑者不知其幾也蕩滌而消融之豈易也乎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未有艾而徒咎人之病非良醫也閱先生之書者其急講蓄艾之術也哉是言也其思深其意

切其憂若有不可已者也而欣逢

堯舜在上正學昌明一時同人如楊園桴亭蒿菴潛齋船山亭林諸先生皆破橫流而趨大道新建之猷從茲遂熄今日之洛閩一堂歧途永塞者大有賴於此也然而功利雜之詞章豔之學者粗即於理而未能真得其是嘗試其功而未能實踐其程時出時入若存若亡見異而遷鑿空而遁者亦正不少也雖非姚江之的傳而影響描摹所在皆有則質疑一書與陸子學術辨三章正宜刊布天下以警人心而留學脈烏可忽哉所著尙有讀易日鈔六卷

學案小識

卷三

卒

卷四目錄

翼道學案

魏環極先生

李二曲先生

竇靜庵先生

張秋紹先生

汪雙池先生

朱可亭先生

王白田先生

學案小識

卷四 目錄

學案小識卷四

翼道學案

蔚州魏先生

先生諱象樞字環極號庸齋官至刑部尚書以道自任在朝激濁揚清進賢退不肖無虛日自給諫游歷左都御史陳奏至八十餘疏凡

國家大根本大綱常大典禮大政事以及吏治積弊民生疾苦無不周悉而薦舉清廉參覈貪墨尤凜凜焉若日月之可揭鬼神之可盟先生之學蓋主於誠成於忠而終身存省於勿欺者也嘗曰士君子未有不學為高

學案小識

卷四

賢大儒者也然只要實實行去曾子之日省孟子之反身諸葛武侯之淡泊甯靜趙清獻之焚香夜告工夫各有所得予一言以蔽之曰勿欺無論立朝居鄉每日所作之事內可以告妻子外可以告朋友便是聖賢路上人若千百事中有二事難以出口者還是工夫未純去聖賢路尚遠其講吾日三省一章謂看此章纔見吾身何等關係何等重大凡齊家治國任重道遠都在這身子上反身不誠便虧體辱親了怎麼擔的這擔子起雖指出三件事來卻總是毋自欺一念如為人謀是我一體的胸懷如舜為堯謀禹稷契為舜謀孔子為

天下萬世謀方是忠與朋友交乃五倫中大事四倫都要靠他成就必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所云朋友信之方是信傳是道統絕續關頭必如精一執中舜承堯禹承舜孔子所云三人有師善者從不善者改方是習這三件在人看作小節目曾子看作大綱領人看作欺他人曾子看作欺自己故不忠不信不習都在心苗上檢點人不及知而我獨知之三件正是忠恕工夫用到純熟田地所以獨得一貫真傳後來啟予足啟予手時候方卸下宏毅擔子完了自省勾當此真時習之學終身不能盡一日不可忘的想我輩受病處或不止這

學案小識

卷四

三件且學曾子從三件下手莫把天生父育的身子輕輕壞了令人痛惜大家各自一揣爲人謀較爲己謀孰忠責善的朋友交較與比匪的朋友交孰信傳道義之傳較與傳名利之傳孰習從此肯一省便是曾子後身也其講賢賢易色一章謂人在世學成箇賢人孝子忠臣信友纔不虛生一場學者終日講求千言萬語只要明這道理道理不明先由心地不清多因好色不肯好賢既不好賢一點誠心已泯喪了那有誠心愛父母於父母必不竭力那有誠心愛君於君必不致身那有誠心愛友於友必不全信人若識得好色念頭是病心上

一轉移變而好賢妄念變爲真念人心變爲道心心地何等清明或見賢人所行之事實實效法他或聞賢人所立之言實實遵奉他世間孝子忠臣信友都是賢人都是我所好的我所好在孝子事父母就能竭力我所好在忠臣事君就能致身我所好在信友交朋友就有信這力如何竭也有救水承歡的也有爵祿榮養的總要立身行道纔不辱了父母這身如何致也有庶人服役的也有卿士奉職的總要以身許國纔不負了君這言如何信或言賢當好色不當好的或言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的總要責善告過纔不欺了朋友這樣人人倫

學案小識

卷四

上明明白白完完全全難道沒些學力做到這地位既說他未嘗記誦這等清心寡欲明善誠身可以對親可以對君可以對友在不睹不聞之地理欲交戰之時用了多少功從勉強而幾自然豈不是真實學力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一生功力和盤托出可謂善學聖人之學吾輩細看學莫大於五倫則以賢賢居首政莫大於九經則以尊賢居首可見虛心屈己是第一難事是第一要務此處見的明行的當別項一線穿去自不差錯學者不可不知也觀此可以知先生矣先生尙名節重道義而當時有毀棄防隅志行虧喪託尊崇朱子以

為名者先生與之往來問答是亦不免失所審擇矣所  
著有寒松堂全集日知錄元明儒言錄嘉言錄

問答諸子

- 刁蒙吉 孫鍾元 左翼宸 白東谷 魏貞庵
- 裴晉卿 張伯珩 馬玉筍 黃大音 王敬哉
- 徐子星 宮宗袞 浦潛夫 于北溟 郝雪海
- 湯荆峴 李毅可 王君棟 張逸之

學案小識 卷四 四

蓋座李先生

先生諱容字中孚號二曲布衣至孝其父信吾翁從軍  
討賊以身殉難於崇禎壬午年與五千人同死襄城先  
生幼不逮事孝思殷摯哀慕不已淚盡繼之以血閱三  
十年抵襄招魂撰文禱於隍神之廟約牒五千遊魂隨  
信吾翁歸宿華嶽襄令張某於其歸也為之勒碑構祠  
俎豆千秋以慰孝思以彰義烈將歸前夕邑之襄事  
於祠者凡數十人聞鬼聲號泣悽愴悲涼沁人肌骨共  
駭異焉而縮舌不敢吐諸工役中有一人強出數語安  
其靈乃止嗚呼誠之所感若是其神乎先生母歿終身  
聖室作聖室錄感以寄蓼莪之痛其示子云我日抱隱  
痛詳具錄感一書祗緣身本奇窮不能事吾母於生前  
服滿永棲聖室晨夕瞻禮供奉聊事母像於沒後不意  
為虛名所累棺屨屢及儻見逼不已惟有一死死後宜  
懷藏錄感斂以粗衣白棺權厝像側三年後方可附葬  
吾母墓旁我生為抱憾之人死為抱憾之鬼斷勿掛紙  
開弔輕受親友之奠惟望封鎖祠宇勿令閒人出入以  
時灑掃勿斷香火稍有資力即圖葺治垂戒子孫虔脩  
時祀是可知先生之孝先生之志矣先生學在反身道  
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於人問入門下手之要曰我這

學案小識 卷四 五



裏論學卻不欲人閒講泛論只要各人自覓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即思自醫某病即此便是入門便是下手又於人問格物曰格物窮理貴有補於脩齊治平否則誇多門富徒雄見聞若張茂先之該博陶宏景之以一事不知為恥是名玩物如是則喪志愈甚去道愈遠矣又其授受紀要曰重實行不重見聞論人品不論材藝夫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原為畜德德既畜矣推己及人有補於世若多聞多識不見之實行以畜德人品不足而材藝過人擅美炫長於世無補徒以誇閭里而驕流俗烏足齒於士君子之林乎又其錫山要語曰求

學案小識

卷四

六

易於易不若求易於己人當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即此便是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即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一念知斂處即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以去欲存理為務即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即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希顏之愚效曾之魯斂華就實一味韜晦即此便是歸藏於坤親師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若雷之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明以照四方則兌巽震艮坎離一一在已而不在易矣嗟乎先生處處從身

上驗真脩事事從約中求實踐而猶謂踐履弗篤躬實未逮口頭聖賢紙上道學張浮駕虛自欺欺人墮於小人禽獸之歸自反之嚴亦至矣曾子十目十手何以異乎夫先生之嚴若此篤守程朱夫又何疑而門人所記體用全學謂象山陽明之書為斯道大原程朱諸錄及康齋敬軒等集可以盡下學之功或者自反之初亦有取於陸王之本體乎觀其謂六經皆我注腳為象山之失滿街都是聖人為陽明之失則其確宗程朱家法亦大可知矣所著有二曲集四書反身錄

從學諸子

學案小識

卷四

七

白煥彩 吳發祥 陸士楷 吳發育 張光復  
尤 霞 朱士蛟 鄒隆祚 羊 球 徐 超  
張濬生 左 輔 張 珥 李士瑄 趙之俊  
王心敬 駱鍾麟 李 脩 王天如 李鍾麟  
樊 疑 岳宏譽 吳 光 高世泰 唐獻恂

柘城寶先生

先生諱克勤字良齋號靜庵與耿逸庵湯潛庵兩先生講正學纂理學正宗自序曰自孟子而後歷漢唐之世率不聞有登聖人之堂奧者此後世溯道統正傳必以宋儒爲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子爲歸周子太極圖通書發明易蘊舉古今萬事萬物之理包括無遺與中庸語孟相表裏程子表章六經學者始一其耳目定其趨向而不知所宗開關啟鑰功維鉅焉至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復取六經四書詳加考訂闡釋且會衆說而爲之折衷刪其繁亂補其缺略登其精義要其指

學案小識

卷四

八

歸遂使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燦然昭明於世是聖道盡在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功亦盡在六經四書此道統之正傳百世不易者也其間有同時共肩斯道者程子而外又有張子雖關中之學興感於伊洛然亦號云極盛故濂洛關閩從來並稱罔敢易焉其與朱子爲友者若南軒東萊俱力承斯道論者多未及之不知友善既久講貫益精大道昌明有倡子和女之功卽不容略安得不並及之也若夫淵源所自有親炙一堂而敷傳後益光大之者如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而朱子出焉大有功於程門矣勉齋授以深衣遞傳王

學案小識 卷四

何金許雖四子之所造不無讓於前人然當時論之者以爲基似和靖柏似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則夫陶成而啟佑之者居何等也勉齋之有功於朱門也不待言矣此得之師傳者爲大道所寄託斷斷缺一不可者也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道貫古今與天地相終始而易與詩嗣得程朱傳其義以著其精蘊邪說者自不敢亂獨是春秋詆爲斷爛朝報若非康侯作傳以明聖人之志誰復知爲天理權衡之書而書傳亦爲朱子未竟之業若非九峯無負父師之託以成此書誰復知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備具於此

學案小識

卷四

九

此羽翼聖經胡蔡斷推爲先聖功臣也夫宋儒之有功於斯道者錄之從其詳而獨略於元明者取其最也魯齋遭亂世學無師授得程朱書讀之始知進學有序於小學四書深信篤好卽以其學爲教厥緒甚正學統賴以不墜敬軒踐履篤實告人以居敬窮理爲要發揮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奧備載於讀書錄中至純粹中正明儒雖盛求其可繼程朱之統者無踰於此此元明兩代必以許薛爲正宗也噫道在天下命於天率於性盡於聖載於經學不至希聖希天非學也然不考乎經傳之所傳以求證乎吾性之本體則性不可得而復亦無

由而造乎極至之域故求道者必先讀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書以及遞衍周程張朱者皆分任乎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也安可不遍觀盡識以求得其指要哉余於諸儒之書悉心讀之蓋不敢忽潛玩既久始知精要之所在雖聖聖相承莫有外焉者因取篇章之最切者彙而輯之間亦妄附己意為發明雖於全書不能盡錄然知者觀此思過半矣先生此書伊洛淵源之正傳也其詳其略要不外求統紀之一而已知統紀之一而後知聖學宗傳理學宗傳以及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皆亂統紀者也竊願天下學者人人手此書熟讀而

學案小識

卷四

十

深玩之則由許薛而程朱而孔孟豈非儒林之大慶事哉先生為泌陽教諭倣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少者令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興行著有泌陽學條規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尋樂堂家規等書

無錫張先生

先生諱夏字秋紹號菰川博考儒宗尊崇正學著雒閩源流錄序曰嗚呼世之學者往往陽儒陰釋以進釋退儒始而薄程朱繼而卑孔孟餘是道術凌雜世教日衰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而已孔孟其儒之始祖乎程朱其儒之大宗乎是故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正之以學程朱之真儒嘗取宋明儒派合參之宋人之爭衡程朱者前有王蘇後有張陸皆禪學也彼安石父子之篡祀由京卞借名競黨龜山出而一疏斥去公論昭然其蘇學亦祇行於北而程學盛行於南不以學禁稍沮朱子因之錄伊雒淵源固易辨也橫浦稱能正色立朝其得表章以史衛王報舊知特請於上史敗而聲迹旋湮象山著荆門軍之政其徒尊之乞易名置祠尚援濂洛為重要亦非溢數吾朱子雖嘗三黜乎歿未幾而賜諡文旋與周張二程並躋文廡所著諸書亦皆通行而後人為錄考亭淵源在宋史既成道學有傳之後又易辨也明儒之變派則異是當其初孝陵首正道揆金華之傳未散紫陽之教增新故台海挺立大節灑池篤勵躬行河津標復性之宗泉南啟主一之鑰其揆一也自陳王倡異而其徒

學案小識

卷四

十

決裂太甚隱怪有述誠邪生心一時講壇徧地絃誦徹  
天問之則皆講新學伐程朱者名爲道席之極盛實當  
道席之極亂時則有若餘干蘭谿虛齋二泉諸先生皆  
以醇儒守先待後而泰和三辨王學高陵出甘泉之門  
不徇其說莊渠既焚毀達摩遺跡又搜剔慈湖禍根三  
先生者尤持論鑿鑿大有匡維然至隆萬間屢議無祀  
先辭繼陳繼王而胡僅得末耐竟如晉楚分畝蔡衛爭  
長非閔位之奪正乎既而東林鼎建我顧高兩夫子並  
作一提性善以破無善一提格物以救空知辨析絲毫  
庶幾障川東流俾夜復旦乃爲謫籍孤臣未免聯席倉

學案小識

卷四

三

皇異同回互尋罹瑞禍身隕節完而恩恤之後復以牽  
連黨議未前謗史極於南遷尙爲口實嗟乎生不逢崇  
政坐講之儀結垂拱延和三召之契沒未膺淳祐從祀  
之典亦不聞有靖康明詔淳熙正議釐革乎其間吾道  
窮矣大抵宋儒之道多沮抑於小人害尙淺故其名先  
晦後顯明儒之道先掩飾於新學害尤深故其實雖存  
若亡學者居今日而尙論前人或聞其名未覩其實或  
習其言未考其行苟無記錄何以詳議本末終始而知  
其爲足以砥衰還盛也乎况邪惡流殃設吾黨不早論  
定得無有紊亂先型以迷惑後生者乎此維閩源流一

學案小識 卷四

錄夏之所以不得已而作也惟是禪學者流不難埽除  
六經其見吾錄必有掩耳閉目走匿不欲讀者否則有  
倡爲不必分辨之說以調停異徒者又其甚非病以方  
人卽詆爲偏黨欲箝吾口而擊吾筆將若之何雖然吾  
不敢以此量天下士也斯錄也非吾之私言也一代真  
儒學程朱以學孔孟者之公言也賢者而或有取焉則  
於道術之歸一世教之復興未必無少助安敢逆料其  
無益而竟置之哉又曰正宗十六先生朝野久有公論  
擬進庶位所宜詳慎訂正敬軒整庵兩先生傳旣折衷  
高子遺書餘皆讀全集參諸錄詮次爲編而正學月川

學案小識

卷四

三

敬齋涇野涇陽景逸六先生尤私心宗法易稿至數番  
始定雖淺薄不足測海窺天而傳中具有步驟曲折亦  
冀同志者之細讀有所證入也又曰陳莊王湛品正學  
偏君子爲吾道辨之則是小人以私意毀之則非當時  
秉鈞軸而惡陳莊及欲罪王文成者皆儼然自命爲大  
儒而忌賢害正不自知其墮入下流况平日出處卑污  
議論詭僻躬負種種悖戾又可使薰蕕同器乎是錄雖  
力辨陳王在所必存雖節取正論而王氏張桂槩不之  
錄此稟孔門家法非敢意爲進退也又曰朱子嘗爲周  
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贊及錄伊雒淵源獨遺涑水是嚴

三八五

於辨學處然後來遞進六子於文無竟以六贊為據矣至謝方石氏續錄後敘中惓惓於杜清獻車玉峯兩公而遺魏鶴山馮氏考略亦遺汪文烈潘陽節先正當有主見後生未敢遽議今以夏之寡陋掛漏宜多年來頗事搜輯固有向擅儒名及購讀本傳無關學問如某某者至如朱以功馮忠齋冀端恪劉文正諸先生曾窺語錄著述一班知其所學各正而朱馮冀誌傳無考記文正事者多異詞亦遂闕疑誠是錄之憾也况當老成半謝離索成愆中間出入品第有未及商改者補遺訂誤統以俟當世大君子倘能早賜是正幸莫大焉先生辨

學案小識

卷四

十四

論儒宗毫釐割晰而存錄之中不參一絲客氣即此可以知先生之學矣

婺源汪先生

先生諱烜其為諸生名曰紱字燦人號雙池初能言母江口授四子書五經入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而以五經四子書為師母沒聞父淹滯金陵泣且往勸父歸父曰吾無家安歸叱之返歸葬母後無以自活為景德鎮畫盤傭且傭且讀旋教讀於楓嶺浦城閒父卒慟幾絕扶匱而歸先生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三十後盡燒之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為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

學案小識

卷四

十五

文地輿陳法術數無不究暢卓然可傳於世所著易經詮義十五卷尚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先儒晤語二卷山海經存九卷理學逢原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芾略四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戊笈談兵若干卷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文集六卷詩集六卷先生著書博而用功專不求人知而功愈嚴焉其

言致知也曰有志格物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豈獨經書故朱子補格物致知傳曰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一卽字已喫緊教人矣格物不只是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只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蓋天下之理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只學者事事尋向裏面去由已然而想其當然由當然而求其所以然則源頭必有相合處所以積累多時自然見去故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至於豁然貫通則雖未格之物未窮之理亦可一以貫之矣然格物之學非有終窮縱使會通得

學案小識

卷四

五

來遇事猶須印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格致亦終身焉已曰中庸言學問思辨皆弗得弗措程子曰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其不同何也蓋中庸所言困勉之用力宜如此也程子所言則爲學之活法也朱子解學記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亦引此爲說且放下難的去攻治那易的易的解得多來并此難的亦因彼說印證參會以相爲說而於此難者亦解意通之矣然則非弗得便措也正欲其有相說以解時耳若於蔽著時勉強去思則反恐有牽強意見助長之病矣曰以類而推者因其已知之理

而益窮之也如認得此字便細看此字筆畫細辨此字聲音又求解此字字義又推想此字何以數處用之音義各有不同又窮究古人所以制此字之意義所謂益窮之也曰一草木皆須察察得來皆有用處且無非性命只要會心鄉裏若鄉外則只求多識無當身心如大軍遊騎遠而失所歸矣曰讀書不會疑便是不會讀疑而不能悟亦是不會讀總是未嘗用心去求得之病曰格物之格訓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如書言格於上下格於皇天格于上帝皆至到之義又如苗來格祖考來格則又來字之義也物如何格詩云有

學案小識

卷四

五

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爲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爲窮至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萬物之理則本皆備於吾心但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推極吾心之知必須實靠事物上逐件印證過來此心之知方實在信認得定如人家有田地萬頃契墨冊稅承祖以來本皆在家然亦須逐畝逐段親身歷過四至分明與契稅符合方始信得此畝此段是自家田地不然則或冒認他人田地爲己有或自己田地卻被他人冒去不得清矣要之所格之物則原是吾心本具之理原非鄉外而提一物來放在心下霸佔他人田地也大概犬馬無

知則書字自教不得大馬若人則凡可學而知者即皆吾心所固有之知而陸王家反疑其不當求之在外不亦異乎曰學者於物怪神竅既惑而不能不信卻又不敢全信故只得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留此一箇疑團終被神怪牽去謂之不敢全信已是深信之矣故所貴窮理窮理者非是窮那神怪有無之理只是窮究自己身心性命之理身心性命之理果能真知其本源則神怪自不足惑若鄉神怪窮究其有無則終身只是惑也子不語怪力亂神且守住聖人不語之教以默待之於知天知性之後可耳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學案小識

卷四

六

而聞此非夫子不言但不輕為下學言耳然則不可得聞直是不可得聞張子必以了悟為聞之說未必子貢語意也朱子集此說於近思錄者則又因後學偶有所聞便自道已曉自作聰明多生枝葉不求心得又且遺棄下學妄希上達如陸王家此卻因早聞性天而未嘗了悟以至害了終身又果於自信貽害後人也故周程張朱所以每詳言性命正欲人有箇了悟處耳是朱子所以集此條之意歟曰或問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還是有近的有遠的抑或是言近而指遠曰有近的有遠的亦有言近而指遠的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此

最是說經大病漢儒說詩說春秋往往如此然於聖言深處人又每每看淺了鑽研不入卻又辜負了聖言處亦不少總當平易其心隨著文義從容涵泳咀嚼出滋味細繹得意旨則淺者還淺深者還深無不得矣若先橫著有箇意見則將聖人言語都攔入自己意見來殊甚害事也曰讀詩如興觀羣怨章是第一詣只曰達政能言已落第二詣至於不達不能專對則下等矣然後世又有下等只求撮幾箇字眼作文時當典故用尚且移撮不來也解經果得要緊處同文義些少不同何害但是有事於解經則眾說不同處亦不可胡亂放過須

學案小識

卷四

九

必求其至是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以其綱領條目先後次第一一知有所循也然培植入德根基則又無如朱子小學曰為學不可不知要然必不可苦其多而求要蓋所以得要正須從學得多後乃能揀選出緊要處來若苦其多而求要則併緊要者亦不出矣此只是怠惰不嚮上人口語曰詩經本不難解只須依字句吟詠久之意味自出不必嚮字句外別尋事迹來湊合附會也雅頌則義蘊稍深然風神自和易得其風神則義蘊亦久之自見蓋以性情會之不是以死字句解之也以死字句解之則必失詩人言外之意矣朱子詩傳序曰

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二句已盡讀詩之法古人意旨古人性情都自諷詠涵濡中得出與觀羣怨事父事君之益亦只在諷詠涵濡中得出又詩自有韻的讀詩者不可不知叶韻得聲韻調洽則詩之段落明白而吟誦之際亦意趣愈長書經卻稍難看然且反身切己看之如精一執中不必在帝王事其曆象禹貢洪範等項亦不可畏難須著力去考都是經濟但不可勉強求合致生誕妄曰中庸語至高深卻至切實人不得其切實處則只見是高深耳梁武帝亦講中庸可見中庸若非程朱早被異學竊去矣曰易之爲書造化備矣學易之

學案小識

卷四

三

方則只在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二語辭因象繫占以變殊故諦觀而熟玩之求其所以繫此辭有此占之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河津辟子曰太極中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間也然則由辭占之顯亦可以得象變之微而三極之道亦可以神明而默成矣曰易不可專以象數求象數亦不可忽蓋易理全在象數上乘載出來道器相與爲體若離卻象數理亦無從憑據故程子易傳亦時有滯礙但離義理專求象數則焦京郭璞之流又已惑矣朱子於數則本之康節於理則宗伊川合

二家而斟酌之又專以下筮釋經使人可由淺會深尤聖人因貳以濟民行之深意也曰易言時中之道故以中爲吉中而得正吉其常也中而不正而亦不妨於吉權於時地之宜非必正而不失其爲正也正吉道也正而不中則昧於時中之義雖正而不必吉矣然亦有中而未必吉或雖非中正而得吉總看時位如何不爲典要惟變所適也然必善反身求之方始見得曰程子春秋傳多有可疑其大意則以顏淵問爲那一章爲作春秋大旨大略看則可若謂書春王正月爲志在夏時則朱子嘗云不成二百四十二年只證得行夏之時一語

學案小識

卷四

三

而強以夏時冠之周月亦於理有不安也然大義數十微詞隱義時措從宜則誠哉言矣大抵春秋傳是程子未成之書也曰看周禮亦須得周公之心乃於宏大處見治體之大於瑣屑處見法度之詳彼毀以爲僞經與用之而壞事者俱未嘗細讀之以求周公之心故也朱子曰周禮不可謂無關心性曰張子謂詩不可以艱嶮求微詩而已六經俱不可艱嶮求也但張子說經卻時不免艱嶮亦或自知之而氣質未能盡化與曰春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張子此言深中治春秋之病胡康侯且不免也其言存



養也曰人非能涵養亦無以致知然既能致知則涵養之功宜益加密所謂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必寬以居之而後仁以行之也致知力行道問學之事存養者尊德性之事朱子以存養一卷寘於致知克治之間爲旨微矣曰一爲要者一卽人生而靜之天也無欲卽無極而太極之體也主靜立極使靜無一毫妄念參焉故靜虛矣靜虛則動直矣未有靜不虛而能動直者也靜虛靜故靜也動直動亦靜也靜而能虛自無不明矣明則無不照矣動而能直自無不公矣公則無不及矣此一

字亦兼內外該動靜而靜爲之主無欲者亦自靜而動

學案小識

卷四

五

皆無一毫私妄是乃爲純一之至所謂動以天也孟子言寡欲周子言無欲寡之者以用功言之漸次減少之意也無欲則舉其全言之苟尙留一毫私意不盡非聖學也曰周子言一程子言主一周子言無欲程子言無適將毋同日微有不同也周子所謂一者天也所謂欲者人也純乎天而不參以人一者卽無欲也程子所謂一者事也所謂適者心也一其心於所事而不強事以成心無適之謂一也然當事心有偏主縱非不正是亦妄矣妄則非靜虛之天矣失其靜虛故不能動直而與事不相值非主一也能靜虛則能無偏主能動直則能

主於一其致一也周子舉全體言象也材也程子密言之爻也惟其時位耳曰艮其背一者無欲也不獲其身無欲則靜虛也非無身也純乎天而形氣之私不作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直也非無人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於己無與焉也靜亦靜動亦靜主靜立人極焉良止之道也曰心是活的物必不肯靜故無事時當使之有事如游於藝亦驅除妄念之一法所謂實之以水則水不能入也若再無事時則儼若思而已儼若思者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也曰涵養者如水之涵物靜靜的養在此中也若急迫監押著此心在

學案小識

卷四

五

裏則是苦其心而已豈涵養之謂哉有學之君子靜坐片時亦自有從容不迫氣象此必非急切所能勉強曰秋氣激清水波不動潭底之天最好看欲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不如看此潭底之天人之涵養當使此心如是一日心無一事方可應萬事心有一事則應事時必爲此一事所害曰人閒百事須是人做人有此心所以應事便油鹽柴米亦是居家應辦事循分黽勉可也辦不來出乎無奈但此心須提得起放得下耳何必厭苦人事不教人應教誰應乎惟不關己分事則不須兜攬也人常見得天理浩然曾懷自然灑落不使卑穢之念

得存靜時之敬如是而已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何見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凡人心纔一檢束則胸中泰然自有天清地甯氣象手足自覺安閑舉動自然順適但人都日在利欲場中放逸怠惰了則不見得有此境界耳若人能時常檢束敬而無失則是此心常存視聽言動豈不肅又哲謀以此常存之心接人豈能不孝弟忠信以此常存之心應付天下之事則禮樂刑政各當其理老安少懷各如其分皆只因心而出行所無事豈非篤恭而天下平故曰人之聰明睿智皆由此檢束之心而出事天饗帝皆以此檢束之心而格

學案小識

卷四

三五

蓋人心皆萬理備具一提攝便在一不存則不可見耳今試自家體驗一念放逸則一事過差一事過差則一物不得其所由是以推之則程子之言不吾欺矣曰敬勝百邪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開著眼無非道體然須自家嚮身上體當不是遊目騁懷而已蘇子瞻說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便是混話便知他未嘗嚮自己身上體當曰閑邪則誠自存似亦說忒快了蓋天下固自有只閑邪而不存誠者也然人之有心莫非得於天之實理此心纔放逸則百邪攻之天理不見一檢束則天理炯然自存此固可

驗之清夜之思平旦之氣也是閑邪則誠自存原非在外面捉一箇誠來存著也閑邪而不存誠者只欲杜絕外誘而不求此心之安則此杜絕外誘之心即私心而不足以見天理故勉之只如原思之克伐怨欲不行溺焉則入於佛氏之空寂此不善閑邪者也君子只是主一主一者外邊整齊嚴肅即內之所以提攝此心靜而整齊嚴肅此心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妄念不興未發之中無所偏倚片時境界天清地甯矣動而整齊嚴肅此心既不之彼又不之此是能因物付物而由中達外皆中其節體信達順老安少懷矣是閑邪則誠自存蓋

學案小識

卷四

三五

此心之理非從外得也曰同此一心或言敬或言誠或言仁或言一何也曰敬是提攝此心使不走作誠是此心所得於天之實理此理實而不妄謂之誠此理全而不虧謂之仁此理純而不雜又謂之一其實一也誠有以實心言者亦以能敬則此心實有此理而无妄耳心如燈火一片靈明敬如剔起此心使之靈明不息而光自無不照若久而不剔則此靈明亦漸昏去若先有物蔽之則其明有所不照矣燈中有炮能障光明此非燈火之本體乃火所附之燭之燼形氣之私也剔之則此炮自落矣曰同此一心或言中實或言中虛何也曰中

實者主一也中虛者無適也此心無欲則虛靜虛靜則天理明著天理明著則此心能爲應事之主此心能爲應事之主則心卽事而存而主於一矣中不虛者只爲外邪入而據之心而偏主非無適也此心卽事而存則實心應事實心應事則事得其理是隨事順應而已私無與焉事過仍虛一動一靜皆一而已何嘗有適乎中不實者只爲妄念有以參之天理不見非主一也故曰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反覆相證其實一也要以心存而不放云爾曰心統性情兼動靜程子言復卦下面一畫便是動此以言

學案小識

卷四

五

靜無可求求則已動耳然天地生物之心至復而可見非至復而始存也說箇喜怒哀樂則未發時自有喜怒哀樂之理在矣如石英可以取火則石中自有火在矣但欲知石中有火只可於取時驗之不可剖石以求之邵子之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朱子之詩曰數點梅花天地心此皆於初動而生陽處認取一片天機渾是無極之真未有半點夾雜然此是初動之機只可謂和不可謂中也惟識得未發中實有此理則未及應事時不可以妄念參焉而存養之功密矣識得果實中實有發生之理則須善藏此果實而不可聽其溼腐蟲

蠹矣若求生意於果實之中豈得見乎曰以靜坐爲善學亦謂靜則生明耳然工夫豈全靠靜坐况夫人又有外靜而內馳者朱子曰程子教人靜坐亦終是小偏矣曰仁者心之德也卽天理也以理主心心主乎理是天理常存在內而爲心之主也心不能純乎理倘有動靜則此理不可見縱見之亦不甚分明如仁反自外至而爲賓矣仁非自外至心生則如自外至也然日月至焉者亦須是徹底曾至一番但不能久耳至焉之前至焉之後亦非全不仁只有些少夾雜則不得謂之仁也其言克治也曰乾乾力行之體損益力行之用忿則懲之

學案小識

卷四

五

欲則窒之善則遷之過則改之皆乾乾以實心行之欲其純乎天而不雜以人也人之行不失之忿則失之慾不入於善則出於過而已不行不見有得失一動於行而得失見矣損益之心不誠損益之功不力則凶害之悔且吝矣故動不可不慎也曰理欲相爲消長欲消一分則理長一分欲盡而誠立矣誠者得於天之實理也欲只是一欲不外於耳目口鼻四肢動於欲則私欲之流則入於惡節之焉之謂寡成歸於則則可謂之無聖人非無欲也歸於天則則不復謂之欲耳曰己不外視聽言動禮亦不過此視聽言動之則纔出於禮則謂之

私克去己私則復天理也心與物接視爲最先故言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聽則無形而以知被誘故言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視自外故制之於外知內動故欲其知止有定然亦相通也曰節之九二何以不取其剛中曰卦既名節則宜一於正卦惟二三不正剛則節非所節柔則不能節也曰克伐怨欲不行不得爲仁何以能斬絕病根使之無曰中有主則病根除矣復於禮則中有主矣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亦偏言之耳能明理則能檢七情之失能克己則能得七情之正矣曰己非私也而私生於有己人欲之私雖曰後起亦從氣質

學案小識

卷四

三

有偏處帶來惟氣質有偏頗處而後物欲乘之故變化氣質卽克己之事孔子之答門人或曰其言也訥或曰先難後獲或曰善事利器皆因其氣質所偏而使之變化也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吝也弱也不能克己者也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克己復禮也曰未下工夫百事見易實下工夫百事見難然又不可以其難而畏之實心爲之工夫到後亦不難以皆性分中事也求在我者也曰未克己時覺克己是忍痛事能克己時則克己又是快活事得克己中快活處則工夫自不能已然偶一閒斷依舊己私乘之便又視克己爲難忍痛矣曰湛一氣之

本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攻取氣之欲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然此只說得氣惟氣湛一則性中之理自渾涵於氣中及至氣動而攻取則紛紜纏擾渾濁日滋而性中之理不可見矣屬屢而已動而有節氣不失其湛一則性真亦日著矣曰矯輕警惰只是以志帥氣曰張子嘗言人要得剛然又言欲柔其心何也曰剛以自勝柔以受人也是可知先生工夫體勘精密徹內徹外徹始徹終毫釐必析中邊皆該偶設一喻能使盲者察聾者聽自來茫昧不得其說者皆躍然呈露於紙上隱無不顯祕無不宣也余因竊斷之曰先生之學由不欺以至於

學案小識

卷四

三

誠者也誠則明其有以與先生及其門人余元邁傳其遺書後董編修桂敷尊其學以其書公諸同好而其書得稍稍行於世然先生之書如讀近思錄理學逢源諸編皆能發先儒所未發洵大有功於程朱者也卽與程朱之書並行可也

高安朱先生

先生諱軾號可亭由庶吉士授知縣歷官大學士學以敬為主以致知力行爲工夫以經史爲法守以日用云爲爲實驗其太極圖說解曰乾坤者對待之體六子者流行之用筮卦之數陽極於九陰極於六陽主進進至於無可進則退九退爲八八少陰也陰主退退至於無靜極復動動靜互爲其根者卽筮卦九六進退之謂也動極靜極者二太陰生於動極陽生於靜極者六子也圖書不言四象八卦義已見於是也此陰陽流行之用

學案小識

卷四

三

總不外乎兩儀對待之體先言用而後及體者一生於兩一見而後兩立也或問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五行非卽四象八卦乎曰四象八卦乃兩儀之倍分五行則兩儀之所資以爲用也文圖離坎居乾坤之位後天入用故也五者之氣彌綸充塞播於四時凡陰陽之流行皆此五者行之也此水火木金土之所以名行也二氣五行同出於太極生則俱生而無極太極之蘊卽在陰陽五行之中同出於太極者亦各具一太極也無妄之理與不二之氣渾淪融洽而無間其合也其妙也妙合者一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氣含乎理內也五行之

生各一其性理行乎氣中也理氣之綱縕分之無可分兩非兩五非五也一而已矣一故妙妙故凝凝則生生不息矣乾天也坤地也言乎其質則五行生成於天地言乎其氣則二五實生乾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分而形交氣感萬物化生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人與物同具此太極之理而所稟之氣有清有濁人靈於物而人之中又有頑秀之別焉五性動而善惡分出吉凶悔吝所以紛然多故也惟聖人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人極立而三才位焉定之者定此感動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先立乎其大

學案小識

卷四

三

其小者不能奪也中正者仁義之中正也先儒以中正爲智禮禮所以節文斯二者智則二者之正而固也言禮智不足以盡中正言中正而禮智在其中矣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惡柔惡故非中剛善柔善亦未必皆中剛柔者仁義之偏也凡物立於偏陂之地則腳根不定中則得所止而定矣大學曰知止得止易曰艮止定之謂也求止之功在格致誠正而其要不外於主靜靜者動之本易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是也廓然大公性也無極太極也物來順應情也太極之理蘊於中而發於外也天稟陽動而靜地稟陰靜而動而

要皆本於太極太極之理本靜也聖人主靜而性以定  
定則動靜隨時而因應不窮聖人一天地也極者至也  
道理至此盡頭更無去處故推行變化而不可測皆自  
極生也自氣言爲陰陽自質言爲剛柔自人心而言爲  
仁義動極者純陽也動極而靜乾卦所謂用九陽而陰  
天極也靜極者純陰也靜極復動坤卦所謂用六陰而  
陽地極也主靜而動以定者聖人洗心藏密吉凶與民  
同患仁而義人極之所以立也曰陰陽曰剛柔曰仁義  
對待之體也曰陰與陽剛與柔仁與義流行之用也與  
云者自此及彼一而二二而一張子所謂一神兩化也

學案小識

卷四

三

原始反終無終無始者精氣游魂屈伸往來之妙也大  
哉易乎聖人立教以裁成輔相君子脩德以趨吉避凶  
孰有外於是乎又與王遜功論氣質之性曰論性而言  
情與才自孟子始才者才力也才幹也性發而爲情才  
則効能於性情者也仁能愛義能敬禮能讓智能知凡  
天下萬事萬物莫非此心此理之良能而有不能者非  
不能也不用其能也此孟子之所言才乃天命之性之  
才也成性以後理麗於氣氣有清濁之分才亦隨之姑  
息非能愛也而不謂非仁鹵莽非能斷也而不謂非義  
善反之則其所不能者正其所以能也此程子之所言

才乃氣質之性之才也氣質之性之才有不善而天命  
之性之才則無不善故曰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集中有  
云孟子所謂才卽程張所謂氣質淺見於此不能無疑  
變化氣質固存乎人然當其始則氣質固不能無咎焉  
豈得謂非其罪乎況孟子旣以性驗情而斷其爲善若  
以才爲氣質則當云若夫爲不善乃氣質之故不當云  
非氣質之罪也至云善正從相近處見相近亦正從善  
處見二語最爲醒豁顧愚更有進者善不但從相近處  
見亦可於習而相遠處見所謂相近相遠者如分途各  
出一上一下上者愈上下者愈下漸行漸遠或相什伯

學案小識

卷四

三

或相倍蓰或相千萬而無算者其源頭總從一路上來  
若原是兩路又何從較其遠近乎周子通書云性者剛  
柔善惡中而已矣有生之初剛善柔善者去中無幾卽  
剛惡柔惡亦未至於甚遠迨習焉各隨其性之所近而  
一往莫返不但惡者益惡而善者亦流於惡矣然姑息  
鹵莽都由仁義而起非仁無緣得愛非義無緣得斷非  
愛與斷無緣得姑息鹵莽惡者善之惡也知惡爲善之  
惡益知性之無不善矣觀此則先生之言太極言性可  
謂至真至切矣洵爲朱子家法踐而行之必實學也是  
以生平未登講席而學者奉爲模楷至今不墜蓋其真

積力久所以成人卽寓於成已中也其與白中丞書曰  
先生自臨蒞以來軍國要務吏治民生鴻纖畢舉亦既  
戶頌而家祝矣頃乃遴選十三郡能文之士二百有奇  
肄舉豫章書院其不在所選之中而願來學者又百有  
餘人一體給與廩餼而教育之又特疏請增賓興解額  
比於京闈凡以鼓勵人才廣

國家菁莪棫樸之化意良厚也非好之真而爲之力安  
能若是乎願惟士所貴讀書者窮理格物明善以復其  
初耳非欲其博聞強記以資口說工文詞已也

國家以制藝取士雖程朱亦不能廢此而不爲然制義

學案小識

卷四

三

之設所以闡發六經之微言必於聖賢義蘊研精習熟  
體察於身心之間而實有所得而後能津津言之有味  
此取士之法所以寓課行於衡文之中以求得真才實  
學而用之也今之士子朝夕諷誦未嘗體察於身心及  
擗管爲文則多方揣摩曰如此而元如此而魁是以文  
章爲邀榮之階儒其名市井其心可恥孰甚乎習俗日  
久人不自知其非必得名賢爲之師一言一動以身示  
教而又勤懇懇諭以義利公私之別以動其羞惡之  
良使反其揣摩舉業者口孜孜於聖賢之學斯可挽回  
積習無負先生教育人才之至意矣昔胡安定教授蘇

湖凡游其門者不問而知其爲先生弟子象山於白鹿  
洞講君子喻義章聞者爲之涕零是故非擇生徒而教  
之難擇教生徒之人爲難也先生嘗寓書聘錢塘沈位  
山先生矣位山浙之名儒也位山辭而後別聘其人必  
位山匹也而先生於政治之暇又時臨講習諄切開諭  
分別勤怠學有進益者輒加獎勵不率教者黜之從此  
人思策勵有造有德西江人文彬彬日上矣抑弟更有  
請者明儒配食瞽宗者四餘千新會皆出崇仁吳康齋  
先生之門先生所精義理玩心高明霽月光風有吾與  
點也之意胡之主敬陳之主靜蓋學焉各得其性之所

學案小識

卷四

三

近而靜之流弊至於專尚自然則朱易而紫非青出於  
藍也顧餘千祀新會亦祀獨崇仁不與豈非缺典正嘉  
間陽明良知之學徧天下吉州羅整庵先生大聲疾呼  
力排異說先聖微言賴以不墜厥功巨矣乃學宮舍整  
庵而列陽明其何以訓今

聖天子崇尚正學濂洛關閩之道昭垂日星倘蒙大賢  
特疏

題請吳羅二公配享 文廟定蒙

俞旨此千秋斯文之幸非徒西江之光也而樹之風聲  
以勵後學使法其鄉先生以無背於正學其裨益學校

非淺矣先生切於世教如此而巡撫浙江分巡山陝以及辦理畿輔水利事載

國史者皆足爲後世法所輯有歷代名儒傳歷代名臣傳歷代循吏傳其衛道翊教利濟生民之心亦大可見矣乾隆元年先生病篤

聖駕親往臨視先生力疾朝服命子扶掖迎拜戶外不敢守拖紳之禮其敬爲何如乎卒諡文端

寶應王先生

先生諱懋竑字子中號白田進士官教授以薦授翰林院編修

上書房行走居母憂瘠甚遂以老病不復出先生博極羣書而於朱子著述尤精研細勘一字一句尋考其所由來較定朱子年譜大旨在辨爲學次序以攻姚江之說又所著白田存稿其中雜著及與人書於朱子文集語類考訂尤詳其易本義九圖論曰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義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其見於文集

語錄講論者甚詳然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敘畫卦約畧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方圖也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註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



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於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脩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搏圖南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並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說

學案小識

卷四

完

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撰著以求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以爲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易以一圖示之而黑塗其半曰此卽易也是皆以意爲之朱子答袁仲機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爲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

白之位爲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爲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爲此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節或後勦入之以爲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原非易中所

學案小識

卷四

完

有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或有增損改易而非本文未可知也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耳今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爲謬妄尤爲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故嘗反覆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蓋自朱子既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既久有所篡入亦不復辨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撰法疑卽筮儀學者遂以九

圖揲法為本義原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揲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筮儀遂為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註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按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警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

學案小識

卷四

四

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為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為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為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為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

學案小識

卷四

四

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耳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

學案小識

卷四

四

公書之比公晦從游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憾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遵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專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

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疏略未有一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註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其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子亦得免鑿空妄言之罪也夫按此篇後載家禮後考及家禮考誤五十餘則旁搜博考證據詳確觀之則知世所稱文公家禮實非朱子之書矣蓋先生於朱子之書反覆味玩身體力行者數十年其朱子先後用功若何往來問答若何晚年指歸若何心領神會言之親切不啻朱子之自爲言也其答朱宗洛書日前

學案小識

卷四

四

辱手書以病未及作答也昨覆閱鄒琢老所寄年譜其規模大槩本之尊公先生而議論則多取愚說所增入文集語錄欲發明朱子學問次第爲舊譜之所未及其刪削聯比甚費苦心而考訂歲月先後尤極精密但不著舊譜異同僅指摘其舛誤間有增入數條亦不言其所據又以他人之說與已說混而不明此則非著書之體也主靜之說前與尊公先生往復論難卒不能合大抵此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未可以意見窺測今但以文集語錄求之略見彷彿非敢自立一論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又曰言靜則偏

了而今且只道敬又曰若言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朱子之論本此而發明尤詳如曰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不可專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此其大指亦瞭然矣朱子教人專以四書集註章句而集註章句未嘗有主靜一語大學或問發明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最詳且盡只言主敬不言主靜也主靜之說出於周子朱子作濂溪祠記凡四未嘗一及主靜以此爲證更大煞分明矣太極圖解以仁義中正分動靜而言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工夫其引翕而後闢專而後遂亦

學案小識

卷四

四

言其先後輕重之序耳下言君子小人只以敬肆分之不及主靜也尊公先生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以愚見妄論之則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攖拏非所以爲學又主敬之上更有主靜一層未免頭上安頭是太極之上又有無極上天之載之上又有無聲無臭恐其卒歸於虛無寂滅而已朱子以靜爲本必曰主靜之論皆在己丑庚寅間壬辰癸巳以後則已不主此說其或隨人說法因病與藥亦有以靜爲說者而非學問之通法也至於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則反復朱子之書未有所據故未敢以爲信然耳來示所云與舊

說略有不同而未免以主靜兼說至所論朱子爲學次第以愚見求之亦有未盡合者蓋朱子自十五六時卽用力爲己之學內外並進齊頭用功未嘗有偏卽其出入老釋亦從心地本原處用力故延平言其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皆就著裏體認至於考釋經書講磨義理則自其時用心爲己極矣及見延平始悟老釋之非其於考釋講磨益以精密獨受求中未發默坐體認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歿而往問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爲己發而未發爲性體自以爲無疑矣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以

學案小識

卷四

五

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爲不然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戊子諸書皆主此論己丑春乃悟己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與呂東萊劉子澄書與延平之云亦少異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若三十年以來考釋講磨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蓋於答江元適書而知戊寅前出入釋老之非於答薛士龍書而知己丑前馳心空妙之失於答陳正己書所云中間

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所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則自己丑以前亦非錯用工夫也又云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爲不妄此亦自明所得非延平之傳所能盡矣來示云見延平後一意於格致上用功已丑悟未發之旨乃知主敬涵養爲學問本領似未免說成兩截非所以言朱子之學也又前云主靜涵養後云主靜持守中又有主敬持守字未知涵養工夫主敬乎主靜乎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其不可混而爲一明矣來示又言於一本涵養栽培而平日之銖積寸累者皆豁然貫

學案小識

卷四

四

通此亦似說成兩截又云及造之熟則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是豁然貫通之後又有造之熟一層矣大學或問云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無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則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無內外精粗之擇矣補傳云及其一旦豁然貫通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所謂渾然一致者非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後又有一層工夫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此惟顏會方能與此子貢以

下所不得聞今日何敢擬議及此然嘗聞之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何嘗有孝弟來又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所謂萬物咸備者卽或問所云心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非必事事物物納入心中而後徐徐自此出之也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楊慈湖默自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心外事與此亦復何異而何以爲禪學乎卽云從格致得來非由反觀而見亦朱子所云別有一物光明燦爛動盪流轉必要提取此物藏在胷中而後別分一心出以應事接物也毫釐間其不陷而入於虛無寂滅者幾希矣凡此皆與鄙見

學案小識

卷四

四

有未盡合處輒爾妄言之亦未知其是否也尊公先生閉戶讀書不涉世事於靜中大有得力處其於文集語類反覆推尋非傳輩之所能及今日當識其苦心用功及其自得處而於小小離合自可置而不論顧念創始之難而思有以廣續成之常欲以文集語類一一考其前後而極異同之趣其中可疑者亦各疏於其下以待後人之考證此不過言語文字之間而於學問源流實大有關係今已衰且病度不足以了此望足下與星兄共有以成之也嘗妄論朱子少時知行並進幾類於生知安行無積累之漸者及己丑庚寅後指歸一定終身

不易又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略同其後則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語錄載朱子言六十一歲方始無疑又云上面隔得一膜此皆謙己誨人有而不居之辭而或者以爲晚年始悟不亦妄乎朱子曰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乃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別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斷向必欲得此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其言最爲明了今日學朱子之學者只於平實切近處加功默默做去而至於豁然貫通境界且可置之雖云射者之的行者之歸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遽妄論及此正患朱子所訶

學案小識

卷四

四六

動對之靜此靜不能以該動而不可以言主靜也蓋敬專以心言動靜則以時節言如人閉戶獨坐默然無思此靜也而忽有一念之起將禁之乎忽有一事之來將却之乎若以靜爲主必屏絕念慮坐禪入定則類朱子所云貌曰僵視曰盲聽曰聾言曰啞思曰塞者而又必以靜統動則雖應事接物而其心塊然如木石一無所動於中又朱子所謂未發別爲一物與已發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者而豈理也哉夫人之心不可以二用當其動也必不可別有一心以主靜此亦最易明之事矣中庸戒慎恐懼與慎獨時節不同而工夫則一此卽敬貫動靜之旨旣曰致中又曰致和此卽靜不可以該動之旨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未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者此正發明敬貫動靜意故曰體立而後用行其實非有兩事而一體一用動靜之殊則終合并不得也聖人發用處在行達道時出之而立大本溥博淵泉爲行達道時出之本若止立大本溥博淵泉則聖人之學亦無所用來示云自此而感自此而通孔子六十九歲尙未敢云從心所欲卽七十從心所欲尙著不踰矩三字曾子一唯之後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死而後已非自此感自此通遂都無事也若云立大

學案小識

卷四

四六

本又行達道溥博淵泉又時出之則仍是兩言之而非  
 主靜之謂矣翕而後闢專而後遂此不貞則無以為元  
 之義以此為主靜之證不又曰元為四德之首而貫乎  
 天德之始終不又可以主動乎亦可以啞然而一笑矣  
 今之言主靜者據朱子以主靜為本必曰主靜兩書之  
 語皆在己丑庚寅閒言主敬者則據朱子大學或問敬  
 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及甲辰答呂士瞻戊申答方  
 賓王書楊道夫葉賀孫沈僞諸錄皆在甲辰癸卯後兩  
 大學或問則朱子之手筆以為垂世立教之大法者其  
 所據之前後得失亦自曉然矣陽明晚年定論所以惑  
 學案小識 卷四 五

世誣民者在顛倒歲月先後而詆四書章句集註為未  
 成之書今將力攻其失而不悟其覆轍可乎凡此數條  
 似較為明晰唯一屏諸說詳考而較正之則合并為一  
 亦必有日矣按宗洛朱湘陶先生之子也先生與湘陶  
 先生為切磋友存稿中載答湘陶書三湘陶先生及又  
 重答其書拈來書語分十二則詳細辨之謂就來書剖  
 判自不免於破碎繚繞之病然謂主敬窮理以透涵養  
 未發主靜立極之功則斷斷非是此可信其不誤者又  
 書重答湘陶書後引董叔重問語而分釋之以決宗指  
 在主靜者失朱子垂世立教之意則先生之端學術為

洛閩傳正脉為陽儒陰釋絕假託者其慮亦至深遠矣

學案小識

卷四

五



卷五目錄

翼道學案

蔡梁村先生

江慎修先生

韓理堂先生

雷翠庭先生

陳榕門先生

姚姬傳先生

學案小識

卷五目錄

學案小識卷五

翼道學案

漳浦蔡先生



先生諱世遠字聞之號梁邨翰林歷官宗伯幼稟家學篤志程朱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適儀封張清恪公撫閩立龍峯書院徵召各郡縣士子肄業其中爲之講明正學宣示儒宗先生應時而出升堂入室得儀封之真傳其與鄭魚門侍講書曰在京師時朝夕過從俛有孜孜志相同道相合分袂時先生獨有所不忍於中者迥出於交情聚處之外不可不謂之知我也前歲附張次

學案小識

卷五

脩信有江南閱卷之命心怦怦欲往以兩弟公車外出又繼以台灣之變不如所願嗣聞先生清望日隆公明之譽溢於近遠然世遠竊謂此不足爲先生譽也我輩誦法古人安肯以文衡作商賈之行辱名喪心自好者不爲况先生道力素定哉明則比公爲難然以理真辭雅二者律之空疎者不錄浮雜者不錄驗其心得審其學力昭昭然若揭其衷也此亦不足爲先生難者竊謂學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風而變士習下車伊始行一令於令長學官曰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聞并上所實行有能通經學古奇才異能者以名聞并上所論著



行之各屬揭之通衢雖所薦者未必皆賢而賢者未必薦然本之以誠心加之以詢訪擇其真者而獎勵之或譽之於發落諸生之時或薦之於督撫或表宅以優之試竣或延而面叩之從容講論以驗其所長有行檢不飭者摘其尤而重黜責之如是而士習不變者未之有也且夫士子荒經久矣勦襲撮摘以塗有司之目侮聖人之言莫此爲甚今於歲科未試之先通行於各學曰書藝二篇之外不出經題但依所限抄錄本經多不過五行少不過三行不者文雖佳歲試降等科試不錄科舉至期牌示曰某經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各書於卷後

學案小識

卷五

二

夫勒寫數行本經非刻也先期示之使知成誦非慢令也有能兼通者場中又牌示曰能成誦四經五經者廩生給餼廩童子青其衿如是而不自勵於經學者未之有也昔兩漢之選博士弟子員也以好文學尊長上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爲稱選送之太常太常籍秀才異等者以爲郎又有孝廉一科得人最盛今縱不能薦之於朝私自褒揚亦學政之大者唐時有帖經墨義之科今亦倣此意施之使士子無荒經之患於學者大有裨益先生歲試若未暇及科試行之未晚也且小學一書爲飭已敦倫之要脩身齊家之本士子少小先入以

養正之言虛憍鄙陋之習悉去內聖外王之學畢基於此昔嘗以此作次藝論題取士矣後又移之覆試士子多視爲具文學使亦有以具文視者遂使父兄師長不以此勗其弟子小學之廢風俗人心之憂也今莫若確遵功令先期飭示曰童子試書文二藝次依所限起止書小學數行不記者定行黜落如是則人爭自誦習恐後矣夫內篇者十三經之精義也外篇者十七史之精華也許魯齋云吾於小學敬之如神明今士子尙欲通經學古豈以簡便精要如小學反使束之高閣乎世遠此數載在家鄉凡課授子弟以及從遊之士皆令讀小

學案小識

卷五

三

學講期必與經書性理參講聞士化者頗多然與其處卑之苦口大聲孰若學使之行一文不勞而嘉惠靡窮乎今之持論者皆曰外官惟縣令與學使最難供職世遠竊謂此二者爲最易夫縣令者朝行一政則夕及於民興政立教無耳目不周之處無中隔之患古人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學使無刑名錢穀之繁惟以衡文勸學廣勵學官振飭士子爲職業草偃風行比地方職守者尤易或又以爲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患不知所謂掣肘者多由於自掣非盡人掣之也夫布衣則古稱先自強不懈人猶稱其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况居官哉

但氣不可勝事不可激當謹確完養以合乎中耳謂見  
 聖於人吾未之聞也世遠邇來無四方志今歲撫軍呂  
 公又禮至鼇峯日取先生所示羞惡之說與諸生深切  
 而講明之會城氣習甚重然就中亦必有超俗成材者  
 心誠求之而已江南學使前有余林二同鄉前輩繼為  
 同門謝君皆未有一字之通獨於先生惓惓者恃惠子  
 之知我也其寄甯化五峯諸生曰貴業師貫一相聚都  
 門屢稱諸賢志道之心甚銳深為喜慰是日重陽正當  
 休沐持諸賢請業之書相示不佞見之喜而不寐也年  
 富力強何事不可為只直捷要學聖人夫求為博雅則  
 學案小識 卷五 四

者蓋氣質剛勇始足任道但戒浮氣矜氣耳眼前非必  
 便能事事合中尚須細加涵養然軟靡無氣骨人必不  
 能有為也程子論學之切莫要於主敬曰主一之謂敬  
 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  
 僻之干然此際加功最難過於矜持則苦而難久稍寬  
 緩又便怠弛惟立志既堅躬行又力用謝氏心常惺惺  
 之法常自提撕斂束自然坐立不至放佚心體不至昏  
 怠以此窮理心極清明以此克己氣極勇決更日加涵  
 養自然德成而學就所謂徹終工夫也又謂時文恐荒  
 正業欲暫去之夫時文亦代聖賢以立言者只要心得  
 學案小識 卷五 五

苦學程朱故能廟祀百世觀其辨別何等精嚴用功何等堅苦若有一念不實不但鬼神不可欺天下後世更不可欺也學山謂朱子全書閱畢欲讀近思錄全書中有無限道理體用俱備近思錄則領要存焉總在讀時句句切己行事時刻刻對照耳昔在宋代吾聞名儒甲天下多在延建今日臨汀風土人情最近古貴業師倡之於前諸賢互相講勸如上灘之船不上不止則道南之盛復見於今矣不得面暢屬望之深忘其鄙謏然皆肝膈之要不宣其與雷貫一曰兩載都門相晨夕也以令祖母年高急於趨省不敢款留歸後忽忽如有所失

學案小識

卷五

六

不佞有疑莫析兒輩不得聆誨言能無繫念不佞自數年來曾友天下士要如賢友之純心篤志以第一等人爲可學而至講明踐履不少懈者有幾人哉學者患於無志有志矣又苦不能篤實篤實矣又苦不能曉事以陳北溪之賢受業漳州與聞至道越十年往見朱子於竹林精舍猶謂其尙少下學之功勉之曰當學曾子之所謂貫勿遽求曾子之所謂一當學顏子之博約勿遽求顏子之卓爾北溪自此精進有加蓋篤實之難也以司馬溫公之學識一代甯有幾人明道猶謂君實不曉事使明道得大用於世其明通公溥比之溫公自是不

侔然溫公尙未足當曉事之稱由是言之學之進境豈有涯哉賢友年方三十有三朝之巨公見者無不崇獎庶所謂篤實而曉事者然以北溪司馬二公律之有不爽然若失乎又何加焉仍在精義集義二者交易而不息焉耳五峯諸生得承指授英特不羣皆任道之器也然近之君子囿於科舉格於習尙久矣鄉人所不屑矣必勉之使爲天下所不可少之人匪徒爲天下不可少之人又當爲一代不可少之人匪徒爲一代不可少之人又當爲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志銳守堅捐其所甚利而追其所必至自然日進於高明臻於光大矣夫鼓

學案小識

卷五

七

其趨而指其程途師友之事也餘則在學者之自勉而已有己未克誰則知之半途而廢誰能禁之不佞望之深幸爲我勗勵之不佞粗疏寡陋然此心實未嘗一刻少懈賢友嘗勗以靜時加功靡日不體斯言庶後日相見時稍進故吾也先生窮理精密律身謹嚴識量深宏節操堅定退而居家進而在朝所行皆有益於人之事所言皆有益於人之言侍講幄數年常以天地性命之奧道心人心危微之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周程張朱之心傳從容陳奏荷蒙

天藻褒嘉榮耀千古亦儒林之大盛事矣卒諡文勤著

甯化雷先生

先生諱鉉字貫一號翠庭翰林歷官通政司通政使初補諸生從漳浦蔡文勤學得造道入德之方舉於鄉至都不投公卿一刺以陸平湖不敢見魏蔚州爲比謹守規矩繩墨克治嚴密踐履篤實嘗謂李貫之得力喚起截斷四字頻喚起真心敬以直內之要也每截斷思念義以方外之本也又謂朱子與何叔京云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使自內外帖然按此是講學第一緊要處小學一書所當服膺踐履又謂一刻不持重便害德性一刻不專一便荒本業一刻不警惕

便墮晏安晏溺志則害德性荒本業不待言矣又謂朱子仁說讀之既久令人見得本體融通流貫處功夫精切周遍處蓋生理涵於心爲心之德而義禮智統是矣此生理涵於心卽溫然愛人利物之心爲愛之理故朱子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也所謂心之德者此也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明乎心之德愛之理非有二此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卽天地塊然生物之心而本體有不融通流貫者乎中間引夫子之言仁則由體而用自常而變一私不容自匿一理不容或虧而工夫有不精切周遍者乎下

又發明程子愛不可以言仁而愛之理爲仁則性情之界限明而脈絡通本體之妙莫非生生之理者益以著矣辨楊謝之不識仁體泛言同體者無警切之功專言知覺者少沈潛之味則功夫之實在乎操存涵養克己力行然後可以自全其生生之理者益以明矣又謂孔子性相近之言實萬世言性之宗旨孟子性善之言正是相近之實際相近者善之相近也以萬物爲一體者堯舜之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可謂不與堯舜之仁相近乎故曰性善也擴而充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必待擴充之力者氣質有不同也孟子言性

學案小識

卷五

十

與孔子無二旨也又謂道心卽性也人心之正者道心爲之主卽性宰乎氣也人心之偏者道心之有蔽卽性汨於氣而失焉者也非道心爲一心人心又爲一心也如飲食男女之欲人心也而道存焉知道存卽道心也知其爲道而肆焉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故必道心爲主人心聽命也是知謂心卽性也非也離心性而二者亦非也又謂學問之道一以貫之孝而已矣是故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友之兄弟由父母而上之則祖宗也以祖宗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和之族人由祖宗而上之則厥初生民之天地也以天地之心爲心天

下無不愛之民物至於民胞物與學問之道無以加矣要自孝之一念積而充之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嗚呼此其所以通神明光四海而爲至德要道與又謂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可悟孝之爲道無所不貫又謂天下無性外之物凡身之所具耳目手足聰明恭重之理皆是也凡身之所接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親義序別信之道皆是也凡天地盈虛消息之妙萬物生長收藏之宜皆是也朱子論格物卽孟子之言知性此可悟矣又謂太極者誠也誠之功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直內誠之源也義以

學案小識

卷五

十

方外誠斯立焉必直內乃能方外卽主靜之意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則人極立矣又謂孔顏之樂如何尋處先儒隱而不發竊思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數語可形容孔顏樂處何也卽此生意之盎然一心藹然四達者也所謂仁也顏子心不違仁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也孔子中心安仁雖疏水曲肱此樂亦在其中也然則欲尋孔顏之樂亦默體吾心之生意而已矣大抵生意是聖學真種子克己如耨草涵養乃灌溉培育之功由是欣欣向榮暢茂條達而不容己焉孟子所謂樂則生矣此之謂也學者必有見於此實加

克己涵養之功孔顏之樂方可尋得不然水流花放無非生意於我何有哉又謂以性理二字分言之性體渾然析之爲仁義禮智脈絡分明是之爲理驗之身則肅又哲謀推之倫則親義序別皆理也卽皆性也復性在於循理循理在於盡分蓋性渾淪而理有條緒然理廣大而分更親切如孝之理無窮而吾有分內當盡之孝忠之理無窮而吾有分內當盡之忠隨在盡分則理得而性無虧矣格物者格此力行者行此豈待遠求哉先生於近代真儒宗法陸平湖張桐鄉兩先生其序陸子年譜曰古之學者未有不知行並進者也不離乎日用

學案小識

卷五

五

飲食綱常民物則曰下學不創爲新奇詭異幽深元渺則曰正學自孔孟至程朱逮明之薛胡一脈相傳如世系之有大宗小宗其他旁門異趨分之爲庶孽假之爲螟蛉而已矣我

朝治教休明名儒輩出而從祀 文廟惟平湖陸子一人蓋醇乎下學之功卓乎正學之的者也表章陸子所以示學者之趨向指歸然或隱微幽獨不離富貴利達之見徒以講學立名嘖嘖焉辨異同爭得失口說自勝無益也陸子之言曰學者必從羞乞墦賤壘斷辨陽儒陰釋始鉅謂學者辨陽儒陰釋必從羞乞墦賤壘斷始

嘗讀陸子文集學術辨與湯潛庵先生諸書於姚江之學可謂攻其壁壘搗其巢穴不遺餘力矣然使陸子窮達出處有一不合乎道治身檢心無人所難能之定力兩任縣令無人所莫及之治績一載臺中無人所不敢言之正論則講說雖明辨駁雖切亦何足以厭天下後世之心而稱天下之儒宗哉河南張清恪公學與陸子同嘗刊其遺書以傳於世令嗣君西銘復增定陸子年譜考訂既確包括無遺陸子生平體用兼該知行並至具於此學者探討服習如入其門登其堂而聆其警效瞻其儀範與親得陸子而師之無以異鉅懼終身爲道

學案小識

卷五

五

外之人願與天下同志之士服膺而弗失焉其序張楊園先生全集日向見陸清獻公衛濱日鈔極推楊園張先生繼見寶應朱止泉遺集論學術稱楊園爲最醇者顧先生著述蜀山草堂初鋟板燬於火所流傳者初學備忘錄訓子語二冊竊謂學者得此已足爲入門階梯矣然而先生明體達用之全量未之見也都門於同年傅謹齋處獲覽海甯祝孝廉人齋所編集乃益信先生在朝爲清獻之前茅蓋先生少嗜姚江中師葢山卒歸於洛閩其爲學切實爲己庸言庸行慥慥不息而飲然不

以師道自居開論史及時務皆關繫社稷蒼生之計而退然不為出位之謀嗚呼學術之微明季極矣東林而後夏峯二曲尚多騎牆先生獨粹然一出於正且身處草野日抱婆憂荒江寂寞惴惴念亂其心固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學者讀是書當思先生遭困阨流離內治嚴密究心經濟而終身韜晦不自表襮如此吾儕幸際文治光昭之世優游膠庠顧乃闕冗偷安小得自炫乎使者視學兩浙有董率之責前已刊布清獻公年譜以勛多士茲喜蕭山朱學博志尙正學諸生皆知向方重錄先生全集成爰不揣而序之觀此可以知先生之所

學案小識

卷五

十四

宗主矣他若象山禪學考陽明禪學考鷲湖說以及金華院試示諸生東林書院示諸生嚴州試院與諸生論格致傳義答諸生問毛西河語不亦辨之嚴而言之切乎與清獻學術辨同功矣所著有經筵堂詩文集自恥錄聞見偶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共若干卷建甯朱君梅崖序其文集有曰公之學以躬行為主以仁為歸以敬義為堂戶以人情事理為權衡以六經為食餌以文藝為紳佩以獎引天下之士為藩牆而於邪正之界流漸之潰析之尤精防之尤豫大要宗朱文公而以辭文清陸清獻二公之書為譜牒生平出處按之固已無一

不合於道所謂文章則皆本其躬行所得者而慰唁問答解惑條指發德辨姦析事類情以綜王道之要以會天命之精斯言蓋盡其大略云

學案小識

卷五

十五

葵源江先生

先生諱永字慎修專心經學博通古今本義理為考據通萬彙於一源生朱子之鄉闡朱子之教凡紫陽之極廣大極精微處先生推擴之研窮之不遺餘力其禮書綱目序曰禮樂全經廢缺久矣今其存者唯儀禮十七篇乃禮之本經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者此其儀法度數之略也周禮為諸司職掌非經曲正篇又逸其冬官蓋周公草創未就之書禮記四十九篇則羣儒所記錄或雜以秦漢氏之言純駁不一其冠昏等義則儀禮義疏耳自三禮而外殘篇逸義亦或頗見他經論語孟

學案小識

卷五

十六

子爾雅春秋內外傳大戴家語孔叢等書諸子則管子荀况漢儒則伏生賈誼劉向班固之徒亦能記其一二然皆紛紛散出無統紀至於聲律器數則又絕無完篇樂記但能言其義已失其數矣夫禮樂之全雖不可復見然以周禮大宗伯考之禮之大綱有五吉凶軍賓嘉皆有其目其他通論制度之事與夫雜記威儀之細者尙不在此數樂則統於大司樂律同度數鏗鏘鼓舞亦必別有一經與禮相輔竊意制作之初當如儀禮之例事別為編綱以統目首尾備貫條理秩然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此也散逸之餘儀禮正篇猶存二戴之

學案小識 卷五

記者如投壺奔喪遷廟鬻廟之類已不可多觀其他或一篇雜錄吉凶一事散見彼此又或殷周異制紀載互殊學者末由觀其聚則亦不能會其通夫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紊此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所為作也朱子之書以儀禮為經以周官戴記及諸經史雜書輔之其所自編者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喪祭二禮屬之勉齋黃氏其編類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宏綱細目於是粲然秦漢而下未有此書也顧朱子之書脩於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衆手節目疏濶且未入疏義

學案小識

卷五

十七

黃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間有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較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贍而編類亦有未精者蓋纂述若斯之難也永竊謂是書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當別立門目以統之更為凡例以定之蓋哀集經傳欲其核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為宗排纂之法當以黃氏喪禮為式竊不自揆為之增損彙括以成此編其門凡八曰嘉禮十九篇曰賓禮十篇曰凶禮十七篇曰吉禮十五篇皆因儀禮所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五篇曰通禮二十三卷曰曲禮六篇皆補儀禮之所不備樂一



門居後六篇總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首三卷共八十  
五卷八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卷雜書者蒐羅略  
 備而篇章次第較通解尤詳密焉屢易藁而書成姑繕  
 寫本文及舊註一通名曰禮書綱目若夫賈孔諸家之  
 疏與後儒考正之說文字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諸異  
 日嗚呼禮樂之書精微廣大前賢勤勤補綴具有深旨  
 末學何敢與知顧敢以其謏陋之識輒改已成之緒蓋  
 欲卒朱子之志成禮樂之完書雖僭妄有不辭也世之  
 君子取通解正續三書參之是編考其本末究其離合  
 異同之故或亦諒永之心也夫其朱子原訂近思錄集

學案小識

卷五

天

註序曰道在天下亙古長存自孟子後一綫弗墜有宋  
 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  
 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  
 者所當博觀而約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與呂東  
 萊晤於寒泉精舍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宏博無  
 涯恐始學不得其門因共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  
 為近思錄十四卷凡義理根源聖學體用皆在此編其  
 於學者心身疵病應接乖違言之尤詳箴之極切蓋自  
 孔曾思孟以後僅見此書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  
 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謂近思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

人病者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豈尋常之編錄哉其  
 間義旨淵微非註不顯考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多及  
 此書或解析文義或闡發奧理或辨別同異或指摘瑕  
 疵又或因他事及之與此相發散見文集或問語類諸  
 書前人未有為之薈萃者宋淳祐間平巖葉氏采進近  
 思錄集解採朱子語甚略近世有周公恕者因葉氏註  
 以己意別立條目移置篇章剖析句段細校原文或增  
 或複且復脫漏譌舛大非寒泉纂集之舊後來刻本相  
 仍幾不可讀永自蚤歲先人授以朱子遺書原本沈潛  
 反覆有年今已垂暮所學無成日置是書案頭默自省

學案小識

卷五

天

察以當嚴師竊病近本既行原本破碎朱子精言復多  
 刊落因仍原本次第哀輯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採  
 入註朱子說未備乃採平巖及他氏說補之問亦竊附  
 鄙說盡其餘蘊蓋欲昭晰不厭詳備由是尋釋本文彌  
 覺義旨深遠研之愈出味之無窮竊謂此錄既為四子  
 之階梯則此註又當為此錄之牡鑰開扇發鑄祛疑釋  
 蔽於讀者不無小補晚學幸生朱子之鄉取其遺編輯  
 而釋之或亦先儒之志既以自勗且公諸同好共相砥  
 礪焉禮書綱目凡八十八卷引據諸書釐正發明足終  
 朱子未竟之緒近思錄集註病周氏近本破碎仍還原

本次第哀輯遺書之涉此錄者以補平巖之所未備此  
皆有關學術之大者至其於制度名物律呂音韻天文  
算法無不稽考精審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七卷禮記  
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律呂闡微十卷律呂新  
論三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  
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四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  
一卷河洛精蘊九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  
發微冬至權度恒氣注天辨歲實消長辨天學補論中  
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考訂朱子世家一卷卒年八十二

學案小識

卷五

三

臨桂陳先生

先生諱宏謀號榕門進士歷官大學士論文恭學以誠  
一不欺爲主不尙空談不取辨論溯考古聖賢名臣名  
儒之嘉言懿行一一尊而奉之踐而履之心與古印事  
與今宜推已及人無私於己嘗曰是非審之於己毀譽  
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三者缺一皆有病須隨時隨  
事有此定見乃爲腳踏實地余最愛范文正公云爲之  
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  
吾豈苟哉數語中原包得義命二字在中庸素位而行  
一章無非此義孔子所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又曰

學案小識

卷五

三

學問須看勝似我者境遇須看不如我者昔年愛此二  
語書之座右嗣是三十餘年益覺道理精當無所不包  
亦確乎不可移易倘境遇看勝似我者則怨尤伎求無  
所不至學問看不如我者則驕傲怠惰亦無所不至學  
術人品事功出乎此則入乎彼以此爲人鬼關頭也可  
又曰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斯  
云無咎必爲世上不可少之人必爲世人不能做之事  
庶非虛生此余爲諸生時題書室語至今思之負愧良  
多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敢不勉旃又自箴十則曰謹言  
語以寡過節飲食以尊生省嗜好以養心耐煩勞以盡

職慎喜怒以平氣戒矜張以集事絕戲謔以敦體崇退讓以和衆慎然諾以全信減耗費以惜福又與人手札多關勸懲語嘗寄某曰凡事不顧公事之有益與否而先持一自以爲是之意見是己者樂之非己者惡之此爲剛愎自用滿盈招損不但於公事之無益卽自己亦受虧損不淺又吾輩處不如意之事遇不如意之人惟益反躬自責靜氣平心以求一至是無非之道弭謗在此免禍亦在此舍此而別生角抵之計恐無益而有害也又承勗以無倦二字實爲切要有恒可以基作聖而無恒則不可以作巫醫夫子論近仁剛則兼毅曾子論

學案小識

卷五

三

士宏必及毅蓋恒者常久之心毅者定力之謂皆無倦之謂也且以觀天下古今之事愈遠大則愈非旦夕可以觀效而有旦夕可以觀效者決非遠大利害固久而後見是非亦久而後明有識者計久遠不計目前爲民物不爲一己當時或以爲迂而久之業恒基於此苟有倦心則稍有挫折便生消沮其何以濟又生平無他嗜好每處一地臨一事卽就其地其事悉心講求以期稍有裨益然志廣願奢百未如願事雖未成心實難已有時過於勞瘁而亦不覺覺亦不復惜也年來精力漸不如前而又當此煩劇之地隨事經理已苦難支若遇

有疑難心要如此而力有不能者則寢食作止常懸心目不能擺脫不以事累心役物而不役於物捧讀明訓益服知我之切而愛我之深也諸儒語錄不免偏勝有疵一經朱子悉歸醇正有如布帛菽粟可以療飢可以禦寒近世言學亦知遵尙朱子而用功止憑口耳逞技惟在詞章終日讀書作文未知所讀之書於己何益所作之文於世何用其業居然讀書人人亦未嘗不以讀書人目之究之於身世毫無所益甚有所存所行與書全相反者使世人謂書可以不讀讀書不必有用皆由於此是當以聖門知行並進之語因人指點隨時印證

學案小識

卷五

三

庶幾挽頹風於萬一耳又士人惟身心最爲切近其用功亦惟存心克己二者最爲吃緊此處用得一分工夫便有許多得理之事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也然官場中所汲汲講求以爲要務者卻不在此但須儀文習熟機緣湊合便爲得手程子云世人事事要好惟自己一箇身心卻不要好待事事好時此身心先已不好了今日官場內所爲待好正所謂身心先已不好者也又古聖賢之微言精義散在典籍惟讀書可以通其解亦惟讀書可以踐其實如止以詞章爲學雕琢雖工無關性情卽或矯語性命又未免談空說幻墮入理障既

無益於身心更何裨於民物書自書而我自我世人所以目讀書爲口頭禪謂作文爲敲門瓦負此書亦重負我矣大人實踐錄從孟子大體小體句獨得真諦指點親切曲暢旁通格物者格此也致知者致此也脩齊治平亦卽此而推也大體立而小體無權天理流行人欲退聽克己卽所以復禮也大體立而小體效用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踐形卽所以復性也又來札於讀書爲學之是非利弊暢切言之語語從體認中來循環展誦實獲我心試思

國家何所需於文藝而以此取士耶蓋謂能作文者必

學案小識

卷五

三

曾讀書能讀書者必能明白道理變化氣質耳不謂揣摩術工讀書者自讀書而於道理不求甚解卽心能解之而言與行背以致不能變化其氣質又焉能澤及於民物今日欲救讀書之弊而收取士之效惟有講求身心格致之學知在此行亦在此以此學卽以此仕庶幾近之又所論我見一語尤爲切中士大夫之病一有我見則或憑意見或顧利害甚至以我之行止爲理之是非不難強事以就我更不難苦天下人以遂我此皆有我之見爲累也又宦海無定經一番波浪增一番閱歷古人於橫逆之來必三自反非空空引咎也正可卽此

以爲熟察人情克治身心之地耳又人之聰明材力不相上下業事詩書亦無不明白義理辨別徑路及臨事稍涉利害每止圖目前不顧久遠止顧一己不顧天下良由看得一身之富貴太重故看得君民之事太輕年來以此觀人卽以此自責昨聞名論以萬物皆備之我爲我人有不協皆我之責則視國家之利害皆我之利害天下人之賢愚皆我之賢愚上下千古參贊位育無非我分內之事迹似待我者輕其實待我者極重先儒以西銘一章爲仁字源頭者卽此意也又來札戒懼慎獨說得如許親切大學八條目無非一層緊似一層治

學案小識

卷五

三

平事業總歸根於誠意正心中庸放之彌六合而卷之退藏於密亦卽此意所云愈嚴密愈廣大已將中庸之層次主腦該括無遺非實在此等處痛下克治苦功不能道此又近來功利詞章之習流而不反讀書者所在不乏顧書自書而我自我每見讀書之人與未讀書者無以異讀書之後與未讀書時無以異竟似人不爲科第則無取乎讀書讀書已得科第則此書可以無用矣居嘗窺見及此耿耿於懷學約中偶一發明而筆墨荒疏詞多淺率竊恐未足爲多士則也諸君重刊各撰序文獎許過甚心竊愧之然士者四民之倡而官司又多

士之倡也各持此意自勉勉人化行自上教成於下羣務於有用之實學使境內士子以讀書爲克治身心之事毋以文章爲敲門之瓦則士習由此而端民風由此而厚治化出其中人才亦出其中此又吾之所厚望也又爲己一賦具見抱負古之學者爲己聖人垂訓人多圖圖讀過不肯體認己字如自私自是好逸惡勞趨利避害樂安忘危自以爲爲己之道當如是而不知己字看錯所學豈復可問程子云爲己者其終至於成物爲人者其終至於喪己實挾千古爲己爲學之精蘊又身世之事凡可知者皆理也凡不可知者皆數也理本可

學案小識

卷五

尾

知而不求知數本不可知而強欲知之卽云巧中徒亂心意何裨實事來示正復相同卽此當吾輩講學一則何如又古人窮經足以致用凡不能致用者不可謂之窮經然窮經而不能求其切於身心倫物者亦必不能致用近見人畢生讀書而不能有用皆坐看得書中所言不甚親切之故而經義尤甚也又士人惟功名得失可以聽之於數至於學問器識全由人事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進益處可以用功之境值可以用功之時而因循錯過不但他人見輕卽自己亦不免於後悔古人之學問要看勝過我者境遇要看不如我者二語實爲

萬全良劑隨時隨事以此著想則無自足自棄之病亦省卻多少希冀妄想矣至於門內之事總要看得骨肉貴重難得則財物自皆落後一層匪惟不可計較且不必計較也又中祕書多心得在人爲詩詞歌賦而讀書者風雲月露之學也縱極富麗何裨民物爲身心性命而讀書者經世服物之學也似乎迂遠終歸實用果能從身心性命上用功考古證今心有所得措之身世則爲不朽之事業敷之詞翰則爲有用之文章以云詩賦莫高於此近日多以身列詞苑不得不專重詩賦爲言者似文章事業看成兩橛殊非

學案小識

卷五

尾

聖主教育人材之意又天下不乏博學能文之士然往往書自書而我自我文則是而人則非皆由讀書時只圖作文抒寫不會把書中道理研究一番更不會在自己身心體認一番敲門瓦口頭禪於己何益於世何益今日講學只須辨別何爲有益何爲無益正不必分門別戶另立宗主至於制義原以發明四書而四書之理有因制義而晦者皆由作文不肯認清書理之故文字雖佳奈不切題何又論語一書理則精粗上下無所不該人則貴賤賢愚無所不宜真有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來序云

道理渾淪莫如詔曾子之一貫工夫喫緊莫如答顏子之四勿二語該全部之要旨至於聖門論知論仁論禮乃就一時所重而名之後人斤斤就字面上分異同離合使生出許多穿鑿捏合今云仁具於心禮徵於事自其心之純粹無間謂之仁自其事之恰當不易謂之禮仁禮交關同原共貫可云直截了當昭然發矇即張子所云理虛而禮實也老先生平日於四箴有一段切實體認工夫以此詔示來學不愧見道之言竊以勿視勿聽原有思明思聰工夫果能非禮勿視勿聽則尤悔之寡更不待言復禮之功不外明健不必以寡尤寡悔爲

學案小識

卷五

天

明禮實境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欲罷不能正是精進著力之候以爲其覺察也若有意若無意其用力也亦不易亦不難浮雲點空天風迅掃大段著力不得轉未免無可捉摸反疑近於二氏耳又人看道字似另有一物如古瑾玩器之類不曰自某傳之於某則曰爲某之的派無非從字句迹象上講究是古是今絕不於人情物理上講究是真是假道字看不真則論文不過皮相耳糟粕耳朱子解中庸率性之謂道即云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學者多視爲淺近語是以求之愈杳去之愈遠先生誠於成己即誠於成物凡所與手札皆即其

人之性分職分語其所當然及其所必不可不然大抵皆箴規藥石也得其一二即可立言砥行其誠故也所纂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在官法戒錄至今士大夫家有其書其培遠堂偶存稿十卷雖壽序祭文皆有至意非尋常應酬可比歸愚沈氏爲之序曰古大臣垂紳朝宁敷歷中外功業被於當時聲聞著於後世大抵本誠一不欺之學發而爲社稷不朽之勲蓋誠則無偽一則不貳不欺則忠以處己恕以待物而心自定焉氣自靜焉神自凝焉施之家國公爾忘私以立己者即以立國以壽身者即以壽世胥是道也榕門

學案小識

卷五

天

相國以儒生起家歷官內外四十餘載其品望在鄉國其豐烈偉績在太史固天所挺生以錫我國家爲元老爲純臣者也公生平孝親忠君愛民出政大都以誠一不欺爲根本由名解元入翰林改吏部選御史經國要務立誠無偽見信上官迨歷府道洊擢督撫閱江右陝甘楚豫閩吳諸省悉以人心風俗爲兢兢察吏安民務期實效而四至秦中再撫江南爲德尤大蓋無日不爲小民計生全無時不爲主上布恩德九宇之內多半被公之仁即多半被公之誠張文和公嘗薦公自代云能以民心爲己心亦視官

事如家事蓋實錄也洎乎晉掌銓衡贊襄密勿嘉謀嘉猷悉以入

告綜公生平大概有所設施無非精白一心以至誠感勳措諸言行即可質諸衾影

皇上灼見公誠一不欺始終無倦故信之篤任之專穆穆明明

主臣一德盛時隆遇自古無二且公之誠一不欺本平性生而尤深於學問一生手不釋卷研窮宋五子之奧義遠紹薛文清高忠憲之薪傳刊刻孝經小學近思錄綱鑑正史約大學衍義補諸書用以省身即用以勸學

學案小識

卷五

三

潛居吳下親被德施又忝主教紫陽每當課士輒與公接公命題必為講義剖析聖賢精蘊毫髮不爽潛亦受公教益程子曰不學則老而衰謂好不在學則耳目心思移於嗜欲聲色及得失趨舍之途志氣且日以衰頹也公之勤學好問至老不倦公不輕著述所刊書皆輯古先格言間有請為文者久而抄積成部潛嘗受而讀之往往即一名一物之微有以見精理入神之妙其言之足以惠蒼生行久遠要皆本此誠一不欺之推暨與古大臣公忠體國精勤克己者何多讓焉潛老矣既窺公之政事復讀公之文章因為摘其大略而記之讀先

生之文固見先生之學而觀先生之政尤足見先生之學也先生過化之地士服其教民懷其德閱數百年感之思之如一日追述其善績不絕口云至矣哉誠之神也閱百年而追步遺型者有幹臣朱先生遂樓趙先生朱先生諱國楨上元人進士歷官巡撫明體達用清冷畏人心乎愛民勇於懲惡其明也莫能逃其鑑其恕也無不服其公所至官僚奉法衆庶飲和匪徒以嚴見憚而已而令行禁止則有人所不能者如在廣東拆嘆夷碼頭一事夷心懾服相戒不敢出一言尤為人所稱仰云卒諡莊恪趙先生諱慎畛武陵人翰林歷官總制

學案小識

卷五

三

律己以嚴接人以敬平居整肅臨事周詳訓迪僚屬惟恐其有失懷保黎庶時見其如傷遇事有關地方疾苦國家憂樂者則竟夕不能眠起而思之必得其當而後已在廣西捐廉設各郡縣豐備倉積穀至數萬石其勤事愛民亦可想見矣總制雲貴病已亟猶將貪墨數十員策作一摺具參閱日屬纊權者發急遞追回至今滇人惜之卒諡文恪

濰縣韓先生

先生諱夢周字公復號理堂篤守程朱檢身不及愈勤愈密愈擴愈充其日記曰人固不可以虛僞欺世然亦不可自小立心卑退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卒之悠悠沒世縱有善名亦只是謹愿之人而已又曰人日在熱鬧場中焉辨所行污潔須常令胸中如一盆清水乃能辨得是非存得恥心在又曰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以能朱子以爲存心之屬蓋培養本源蓄之深植之厚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程子所謂靜中有物者於此體之可見蓋存心薄者必無惻隱之發存心厚者必無

學案小識

卷五

五

辭讓之行致中以立大本義蓋如此非空空存此無爲之心使不放馳而已也又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誠敬之效也能誠敬則心之理得矣心便是無形的身身便是有形的心養心與修身其理一也身若亂爲不在義理上便不成箇身心若亂思不在義理上便不成箇心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交養之道也又曰人之一身爲善事又要爲不善事分明是兩箇身人之一心存善念又存不善念分明是兩箇心倏忽變易機緘莫測其存善念爲善事也儼然是君子其存不善念爲不善事也確然是小人當下便判兩途究竟必歸一致然上達甚難

下達甚易危乎戒哉又曰任你聰明蓋世事業掀天只

有此心問不過其餘都成妝點敗闕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不能忍匹夫之勇其發尤暴古來憤事者坐此甚多何以能忍曰思慮其始也維其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烏有輕發之患哉又曰萬事之理出於自然順其自然故無事以私智鑿之則紛如矣又曰事之難易盡吾誠以爲之不可雜一毫智術人之善惡盡吾誠以化之不可添一分喜怒又曰目不遍視故能視耳不遍聽故能聽心不遍思故能思又曰養心之道在敬敬之道在安矜迫反失之又曰俗

學案小識

卷五

五

學少心一邊異學少事一邊所以上下隔絕本末乖違又曰太史公以春秋爲禮義之大宗謂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用者易見禮之所禁者難知所見甚精彼紛紛然言利害賞罰者知不足以及此又說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他作史記便是仿此意其用意深遠處人夢寐猶未醒如伯夷傳是說伯夷不怨淮陰侯傳是說淮陰侯不怨彭越漢事有顯有隱是非頗不謬於聖人所以爲善惡固所譏多不中只是未得他用意所在六經黃老處士奸雄之云爲尤外後人勿爲所罔又曰爲陽明之學者有二



其一學問空疏不耐勞苦樂其簡易而從之其一博覽典籍不知切問近思勤而無得見其立教專主向裏遂海而從之前者多高明之人後者亦沈潛之士皆有造道之資乃陷於一偏不復見古人之大全可惜也又曰學陸王之學者多歸於佛不止當時後來亦然交游中如彭允初汪大紳羅臺山皆是其大決藩籬至以念佛爲教求生西天惑亦甚矣又曰彭氏自濂訪先生學陽明允初又受法於薛鳳三鳳三吳人其舅氏爲僧鳳三養於舅氏遂傳其法衣鉢源流如此又曰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宋儒說氣稟然疏中卻有其氣清明材質

學案小識

卷五

五

差等云云此非氣稟而何其尤異者謂程朱說性卽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卽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而爲此說孔孟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渠疏孟子字義並此句而忽之何也孔孟之言無非是說理論心不在字面上講究如此荒謬直枉讀一生書耳又曰程朱以理爲我所本有用學以復之戴氏以理爲我所本無但資之於學卽此觀之孰爲得失亦不待煩證深辨也觀此則先生之定識定力高出羣流吾道之衛甚有賴焉其寄閭懷庭書曰來札云靜坐對古人便覺心清志定及應酬俗事俗人又不覺

學案小識

卷五

五

從習俗去此學者通患也其弊在動靜分爲二端動時大小事判爲兩途動靜分爲兩端者如靜時心清志定此時之心不是別處換得箇心來卽動時不清不定之心也緣靜時加一番操持客氣既消自然有此肅謐氣象及至動時此心一放便無主宰習心復來自然又向熟處走於此細細體察分明靜時是一心動時又是一心此涵養功疏不能純一之驗也若能於靜時存得極其專一動時更加一番提撕一言一行處處照管得到則動時之心仍是靜時之心蓋以之爲主於內原不會教他放馳去如此久之自成一派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是也其要只在敬而無失不敬則失敬則無失動時無失的卽靜時無失的非有二也除一敬字更無用力處所謂大小判爲兩途者如人當靜時存得此心在忽有大事來感觸者如承大祭見大賓此心依舊不敢放馳卽不能如靜時湛然統一當亦不至大遠至對俗人應俗事便絕不同緣事小不覺生輕忽心夫子所以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事有大小理有大小心無大小須是要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方能操持得此心定又如人要以敬存心自然有嚴威儼恪氣象此時見新識人尙能持得住倘遇平日褻狎人便不覺放

倒復入舊習去此皆是志不帥氣隨境遷流之弊既知其病更不須別處求藥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如雞伏卵如貓捕鼠心存誠敬死生不以動其心此外更有何事弟用工粗疏偶有所見不會有真切得手之處蒙兄下詢不敢不竭其愚要皆常法兄所夙知不足以助高深雖然常法之外亦更無巧法故時時以此自勉不敢以無得而苟止如有未允祈即賜教同心離居無緣面質何勝悵結其復王震青日惠書以動靜不得其方不能無所昏蔽欲從事於敬義夾持之功以祛妄動邪思之累此見賢者志道懇篤已得其端而

學案小識

卷五

五

知所用力矣竊謂古聖垂訓立教道有千變法亦各殊其總要莫不統於一心敬義者所以事心之方非所以爲心也不知心之所以爲心敬義將何所加哉敬以直內者所以存之也方其敬時此心爲有平爲無平以爲有所存者何物也敬又如之何其存之也義以方外者所以發之也當見義時與心爲一平爲二平以爲一則所謂義者於內求之乎於外求之乎此事要使通徹分明一有障蔽如暗中索物茫無端倪眈眈參暗練從何入手程子謂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不知彼所謂直內者與聖賢果同乎否乎陽明以窮理爲義外不窮

理則是不思而得其將能乎無精義之學遠言義以方外所謂義者果不差乎且敬義互發其爲一貫者安在此皆當辨之析之使明著於心然後可以從事也來書又言處貧之道則既得之矣內重者外輕得道者不累於物君子之爲學不逐事而忘本必執要以御末子貢子路從貧富上用功顏子從道德上用功審於二者之間者可以得師矣其與羅臺山日去冬允初寄示足下與鏡野書讀之甚暢其有功於學者甚大蓋道之微久矣人各據一術以自是狃於其方不能相通如有所競不能相下至於體用乖隔本末橫決由不知道之一故

學案小識

卷五

五

也道之一非一於人一於天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之理天地之道民物之性命也聖人之所不能盡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也或乃不求諸聖人之所不能盡而嫌其與愚夫愚婦同科於是背常離經造爲高深元遠自以爲道之至而不知其違於天夫道可公而不可私也可知而行非可虛而寄也天地之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公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可知而可行者也今乃不求之公不求之可知而可行而但以私而虛寄者以爲道則固與天地不相似矣與天地

不相似則違天違道如之何其能一也彼豈以天之外爲有道乎哉人者天之所生也天之外無人也則無道也是之謂迷其本而失其用三代之盛人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天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驚於功利管晏之徒豔稱於世道德功名裂而爲二自是以降才智倍出漢唐君臣乘時建樹考之春秋五霸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而業可述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以救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迹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

學案小識

卷五

三

空言無補等諸匏瓜繫而不食若然是顏曾劣於管晏而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春秋之義係王於天王者之道天之道也故聖人一出必將奉天道正萬類立人極非苟且隨俗以就功名也故或施不及一物而道伴帝王或功蓋天下而不足媿於五霸其故何哉道德有無於己能達於天與不能達之殊也是之謂逐其用而棄其本凡此二者道所由儆之大端也皆不求其本於天之故也故能知天者

則知道之一而不一矣嗚呼此孔孟以來相傳之統緒惟程未能得其宗而世之騁私智起而亂之者紛糾而不可詰此君子之所大懼也因足下道一之說竊推其旨如此惟不棄而教之其與李叔白曰夢周頓首叔白足下僕伏處山林都與世隔雖鄉國知名之士亦無因會合莫由獲其教益足下不鄙棄惠然枉顧語以學術之辨欣幸殆無以過然足下啟其端未竟其緒豈將以發子而使之獻其愚乎僕敢陳所見惟足下教焉陽明之學世以爲禪舊矣至禪之浸漸爲陽明其端末則未之詳也六朝文人竊莊列籍餘作爲佛書口說曼衍不

學案小識

卷五

三

可究詰達摩入中國窺此間隙乃一掃除文字直指心體傳至六祖又從而張之其說愈辨其惑人愈深唐宋學者趨之若狂然其時固自別於儒分門立限不相假冒而儒者已往往浸淫於經訓而不知宋南渡而臬堂出於佛徒最爲黠傑其得術在援墨入儒其語張子韶之言曰侍郎把柄在手便須改頭換面以誘來學子韶欣然從之於是儒墨之界始大亂談儒者混於禪談禪者亦混於儒推其始終殆有三變其始也倡爲清談而已一變而淨智圓妙體自空寂再變則真空能攝衆有而應變矣至三變則中庸大易之微言與楞嚴圓覺相

表裏而兩家之郵通矣此皆佛氏之徒思以其術角勝日彌其罅隙而文飾其淺陋始竊莊列繼竊吾儒而不知其說之多變也論禪學者謂其近理而不知其得於竊也然子韶之徒其智不足以自全每自供其敗闕象山陽明則倚傍釋氏之所竊妄意其不殊於儒遂陰證釋氏之諦而巧爲改換之術以掩其跡於是世之惡常嗜異者羣起倡和於以誹詆程朱自居顏孟非真洞悉於儒釋分途確然不惑鮮不炫於其說而助之者矣夫禪學歷千餘年數經變易始成一家學術其人又皆信心自是固宜其流而不返也然則陽明之入禪殆所謂

學案小識

卷五

四

認賊作子禪之流爲陽明則螺贏之肖也或者以禪學不言理陽明雅言之以明其非禪愚嘗讀其書反覆以究其旨陽明之卽心卽理與釋氏之卽心卽佛其有異焉否耶此卽改換頭面之術其詞異其實同者也故凡爲陽明之學者高者流於剛愎爲巧詐爲誕妄下者頽然自放而已此禪病也何者任心而動有不謬者幾何哉或又以陽明功業軒爍爲儒者之效此古豪傑雄略之士優爲之不必盡由講學也陽明本豪傑夙究於經世之務又能內定其心足以乘機制變故成功如此至於聖賢體用之全爲學之方則不可一毫借也足下以

爲何如有不合祈往復不宣又自記曰陽明之學其出入是非莫詳於羅整庵陸稼書兩先生更考之昭然無疑矣陽明不自認爲禪其徒則直承不諱此亦何異證父攘羊之爲乎衍至明末直以孔佛同道儒釋一源矣其風至今未熄恐流而愈甚嘗與南中學者斷斷持之而不能易也嗚呼此古人立教所以慎於作始與其與彭允初曰接十一月一日札知兄且遲南還昆季聚首天倫至樂深爲慕羨教益諄諄無任愧荷厚愛至誼甯可言謝弟自初知講學懲少年狂肆之弊力爲規矩束縛其身處處檢點使甯拘勿肆行之數年頗自謂無顯

學案小識

卷五

四

過大惡然每反驗心中與道理未能真實有得蓋實缺得涵養本源一段工夫及見兄首以此旨相示瞿然有深省知年來悠悠不進大病全在於此將力求所未至者以自勉雖有他說亦不敢雜陳其間矣旣又思之學必講而後明譬之於醫必自述其受病之由雖至隱匿不以自昧然後醫者得施其方兄之於僕蓋不待其自述固已洞見五臟癥結今試更一陳之益可知其求醫心切坦然施其治之之術而無疑矣周竊謂聖賢之學其大要有三以存養爲根本以省察爲修治以窮理爲門戶曾子言正心誠意必言致知子思言固執必言擇

善孟子言存心養性必言盡心知性論語一書言知者不一端至易之文言既釋乾九二爲閑邪存其誠而又釋之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蓋知行交資明誠互需從古聖賢相傳爲學之方周備無弊未有易此者也自近世儒者譏程朱格物致知之訓爲支離後人和之不復致察至閉口不言窮理二字乃考其生平所復習雖自謂別有宗旨卒亦未有絕聖棄智以爲學者何者所謂窮理者非他蓋卽窮其所存養者而已矣窮其所省察者而已矣人之初生其象爲蒙及知識漸開始教之學卽其良知以導其所不知使由此以致力於聖賢之道

學案小識

卷五

四

於是五品之倫五常之性莫不講明而切究之隨其所講明而敬以存之於心則謂之存養隨其所講明發於意施於行慎以審之不使其有雜則謂之省察存養熟省察密則知愈精知愈精則存養省察亦益熟且密三者所以致力之方不同而其所致之理則一也蓋非存養無以立知之本非省察無以善知之用盡知之實然非知則將昏蒙否塞無所通曉亦何所存何所察哉夫非生知不能無賴於學學則未有不以知爲先者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言無人可外於知也自古未有不讀書不講明義理而可至聖賢者此

固不待深辨而明矣然則程朱格物致知之訓果支離否乎若曰是惡夫以博涉記誦不切身心以爲知者則亦就其所非者闢而正之可矣又何可因彼之非而遂諱言吾之是哉近與臺山論此其說至辨終不能破弟之惑故略述鄙見以陳於左右惟決其是非以發其鋼蔽幸甚幸甚蓋先生尊崇正學統歸程朱言知言行不稍假借故於往來手札或是或非或規或勸總之不離辨陸王宗洛閩爲大要出爲來安令懲積蠹斥淫祀恤民彫劫興利除害職所能爲者無不爲之職所不能爲者必固請於上官而爲之蓋如傷之念無時或忘也榜

學案小識

卷五

四

於署門曰願通民情喜聞已過又曰畏天明威無一夫之敢虐宣上恩德俾萬姓其皆歡本儒術以爲治是可

知矣

桐城姚先生

先生諱彛字姬傳進士官禮部郎中學以研經爲主而並及於史子集一字之不諧於心者必思之深辨之審以求其詞之何以洽義之何以完聖賢之旨何以不至湮暗而不彰故其成也廣博而無所不該精詳而無所不實平正而無所不適而所憂者惟學者之厭薄程朱不知玩味其書以上求孔孟之道爲學術人心之害其贈錢獻之序曰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潛

學案小識

卷五

四

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蔽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

學案小識 卷五

則所尙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蠶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甯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麗清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閭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

學案小識

卷五

五

益有合也哉其復蔣松如書曰彛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草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尙有所欲陳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微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字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脩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

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已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甯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爾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

學案小識

卷五

四

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其程綿莊文集序曰竊往昔在京師聞江甯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况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

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立身行己固無愧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而遵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說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然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

學案小識

卷五

四七

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林甯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者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尙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之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

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先生當開四庫書局時  
入局修書後乞假歸里主講揚州書院尋移主鍾山教  
育人材成就者衆人之見之也如坐春風然不飲而和  
不薰而潔其德輝之所及固如是也古文名天下嘉慶  
後言古文者必以先生爲歸著有惜抱軒文集經說筆  
記等書

學案小識

卷五

四

卷六目錄

守道學案

于北溟先生

魏貞庵先生

李厚庵先生

陳說巖先生

劉直齋先生

汪星溪先生

曹陶庵先生

李公凱先生

李閩章先生

党冰壑先生

陳滄洲先生

熊敬修先生

陳確庵先生

學案小識

卷六目錄



學案小識

守道學案

永甯于先生

先生諱成龍字北溟號于山由知縣歷官兩江總制聖賢之學體用一源有真體者必有真用有真用者必有真體如先生者所謂有真用者也而真體即於用中見之自省六戒曰朝廷設官分職皆為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恥為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參時弊

學案小識

卷六

陳列六則朝夕省觀自為猛惕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于左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為父母而百姓呼為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子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謹其寒煖事事發於至誠保民者亦當規其饑寒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偽無偽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即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更有裨益若徒從外面撫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為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一曰慎刑法草木

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况人為萬物之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

中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曰叔簡戒刑書內所以有不輕撻不就撻之說也至於囹圄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冤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一曰絕賄賂為貧而仕雖委吏乘田止為祿養未嘗於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即為暮夜楊伯起之四知

學案小識

卷六

言之已可慄矣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為有名乎夫愛人錢而不與人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為犬馬報人愛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子連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一曰杜私派小民最苦額徵尙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衝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檄行刊附由單之末以防發民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為先取民而後

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况長吏派一錢則胥吏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吏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那正供現價現買而即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即人民利益處也至於因公苛斂任意誅求種種乘機自利不啻為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外此分釐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著令自封禁絕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為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即使無弊自好者尚覺汗顏

學案小識

卷六

至為州縣而并禁飭之不靈倘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為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肯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况鳩形鵠面此等困苦小民欲陰搜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者是不可不戒一曰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訶即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樂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己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

學案小識 卷六

淡薄尚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至盡惟恐長吏之稍奢也是不可不戒此六者語語從心上箴砭不言克治存省而克治存省備矣他若彈盜條約明以立法威以成仁所歷之地無不服教畏神者此也先生之真體用也初選羅城榛狉狺狼之區也山獠不遵法難制相識者多止之先生謂義不辭難慨焉有吞孺撞餐烟瘴死而不為少屈氣槩及入境榛莽滿目先生朝捕賊夜枕刀約會鄉民申明保甲截路劫搶者緝而誅之嘯羣擾害者

學案小識

卷六

剝而滅之頑梗不畏殺者以剝皮為令三年而盜風息民乃得安書其功者稱之為勇余曰非勇也仁也仁於民故勇於除害民者也由是而合州而黃州而至總制兩江皆此法此意也勇之至仁之至也之任江南驟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在制府兩載餘日食麤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食肉味江南人號為于青菜嘗徒步微行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于總督在肩睫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鬢白形貌微似者即皆屏息而避焉其素經創懲革面自新者言及輒泣下曰吾賴于青天乃有今日吁先生之清

令人畏令人服令人感泣何若是其神也則以其出於誠也真體真用於是乎見之夫而後知先生之政書即先生之學案也天下之言清者孰如先生天下之言勇者又孰如先生曰仁曰誠先生可無愧矣先生吏者之師也而後之最相似者莫如樂園嚴先生嚴先生諱如煜激浦人生而豪傑才智過人自作諸生即以天下事為憂樂適三廳山苗不靖上平苗策當事偉之舉孝廉方正特蒙

召對簡發陝西知縣辦理教匪積功超擢漢中府知府先生興學校勸農桑作紡具以補女紅講團練以備民

學案小識

卷六

五

衛南山在境內各省無業之民雜處其間木竹各廠以及叢祠黑店俱易藏奸先生跨一騾出入往來道之以墾種與之言善惡利害數十年安靖無事先生之力也山中人與先生習感先生恩至今思之者猶稱為嚴一騾云官至按察使卒贈二品入名宦祠所著有三省邊防備覽苗防備覽洋防輯要等書

栢鄉魏先生

先生諱裔介字石生號負庵歷官大學士守周程張朱正脈身體而心會之著有聖學知統錄及知統翼錄其知統錄序曰聖學知統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既沒聖學晦蝕火於秦雜霸於漢佛老於六朝詩賦於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為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遂不可問矣余因子輿氏之意而發明之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其間或者諸經史或徵諸先儒蓋推天命

學案小識

卷六

六

人心之自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雜霸異端曲學之私不敢一毫駁雜於其間誠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有助於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由是而求之水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良有在乎昔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要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則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也吾願學聖人者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其知統翼錄序曰余既作知統錄矣復續以翼錄者何嗚呼自孔子孟以後

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豈道之難知哉天命人心至善之道本自易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而過求者失之索隱行怪此其所以終於不知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聖道之醇詣狂狷者聖道之干城也伯夷柳下惠論語以為逸民而孟子躋之聖人之列乃又曰隘與不恭蘇子由古史則云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為聖人乎吾從孔子而已然余觀二子之所學實亦未易及者雖道遜孔子亦亞聖之儔清和之贊良非誣也天運遞衍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材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

學案小識

卷六

七

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耶使得聖人而為之師其所造又豈止是已乎以之羽翼聖道鼓吹六經亦猶淮泗之歸於江海龜鼉之儕於岱宗也余因摺摭遺傳詳為論述俾後世學者知所景行焉至於世所好尚而悖於理與近於理而未深未醇者並不採錄夫豈不欲汎愛兼收誠恐開不正之端倪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尚冀海內大賢匡其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吾豈敢又聖學知統合錄說曰吾序述知統錄自伏羲至辟瑄而止吾序知

統翼錄自伯夷至高攀龍而止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及其知之一也虞廷言中成湯言性論語言仁大學言止中庸言誠孟子道性善知之理備矣周濂溪作太極圖通書程伊川作易傳朱晦庵作四書集註通鑑綱目薛文清作讀書錄蔡虛齋作蒙引林希元作存疑知之理復大備矣老子之空虛佛氏之寂滅告子之無善無惡管商之雜伯功利荀子之性惡揚雄之善惡混王通之以佛為聖人王陽明之性無定體李贄之詆毀聖賢褒頌奸雄皆知之蠹也夫道者天地人物之所不能外也知道則知天矣知天則知性

學案小識

卷六

八

矣知性則知仁矣知仁則知義禮智信矣知仁義禮智信則知誠明之合一知誠明之合一則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千古聖學之極則格物致知其求知之方也正心誠意修身其守知之要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充知之量也究其歸則體用兼該顯微一貫窮以淑身達以濟世歸於仁而已矣又致知在格物論曰知物之所以為物則知知之所以為知不知物之所在而強言致知之學者非明德之本指其於學也為妄而已矣知外之物非物也物外之知非知也若以其超然立於萬物之上而不與物以為偶以是冥然自號曰致知致知則未

也夫惟顯微無間精粗一致直窺夫天人合一之大原而不忽其用力之方於是乎窮理之學乃以有功於天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明明德之始事何其灼然哉夫物之說至難言矣聖門論述未有訓釋之明文此固啟天下後世以疑似之端者也然紛紛於百家為惛恍無據之說不如還考於六經有至當不易之理易曰精氣為物凡物未有不合精於氣而成者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物未有無則者所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孝慈之德是也孟子曰凡物皆備於我矣理一本而

學案小識

卷六

九

萬殊萬殊而歸一本蓋不知物之為我我之為物也如是而物之為物亦大可識矣四海有聖人焉此物此知也有賢人愚人焉此物此知也鳥用格然而知不遺物仍以知達之於物則有燦然明備之象物不外知即以物涵之於知則必有極深研幾之功吾乃知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者伏羲之格物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孔子之格物也能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以參贊化育者中庸之格物也道性善而稱堯舜四端之發擴而充之火然泉達者孟子之

格物也物即是知格即是致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矣然正心誠意而曰先者次第而及之之義也此直曰在者反而求之更無別解之義也先儒高存之曰聖人之學所以與二氏異者以格物而致知也致知而不在格物自以為知之真而不知非物之則去至善遠矣所係豈其微哉斯言也有得於致知格物之心傳又著希賢錄十餘年而成其書有五門二十五目一曰為學門二曰格致曰存省曰謹慎曰遷改曰闢距二曰敦倫門三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三曰致治門四曰宰輔曰臺諫曰牧守曰教化曰武備四曰教家門

學案小識

卷六

十

目曰勤儉曰學問曰敦睦曰仕宦曰祭葬五曰涉世門六曰頤養曰度量曰謙忍曰義命曰應接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蘊括其中矣先生本所學以立朝由臺諫而風憲而銓宰而閣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有關朝綱國紀吏治民風者皆窮源溯委詳悉敷陳以求見允而後已所著知統錄希賢錄以及孝經註義四書大全纂要四書朱子全義四書精義彙解四書簡捷解約言錄鑑語經世編古文欣賞集左國欣賞集唐文欣賞集古文分體大觀集諸書士林多未之見至其交往中

所稱孫北海者非可與講學之人也是不可不辨

孫北海

一

安溪李先生

先生諱光地字厚庵號榕村進士歷官大學士譚經講學一以朱子為宗其所以學朱子者曰誠曰志敬曰知行嘗謂性誠而已矣聖賢之學亦誠而已矣明根於誠而誠又根於明誠者成始成終之道而明在其間故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實理渾然而萬物皆備於我此所以謂自誠明而為性之體萬物散殊無非完其性之固有此所以謂自明誠而為教之用事於性者尊德性之事也事於教者道問學之事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忠信即誠也主於忠信以誠致明尊德性也故德修而為業之本辭修誠立以明致誠道問學也故業可居而為德之資德業相資故誠明相生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其德也恕其業也孟子曰反身而誠忠也強恕而行恕也忠恕皆誠也忠則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恕則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終始於誠而明在乎其間此聖學相傳之要二千年之遠而有周子知之故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此則存誠以為克己之地又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不善之動妄也妄

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此則克己以致立誠之功也  
又謂朱子言學敬知行而已五峯胡氏則前有立志北  
溪陳氏又加以虚心今觀虚心在立志居敬之內雖不  
別為條可也故曰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  
志也窮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蹈其實也此非獨  
近儒之說蓋上古聖賢之說也四事者一時並用非今  
日此而明日彼故欲行而不知則俛俛然其何之求知  
而不敬則心昏然而不能須臾敬而非志則又安得所  
謂日強之效也且志而非敬則此志何以常存敬而非  
知則措其心於空虛之地知而非行則理皆非在我而

學案小識

卷六

十三

無實矣然四者雖相須並進而其序既有先後則得效  
亦有難易淺深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已立  
矣三十而立蓋敬始成也自不惑知命耳順而知始精  
又至從心不踰矩而行始熟先儒以為因其似以自名  
為學者立法是已古學校之教亦然始視離經辨志觀  
其志之何如也繼視敬業羣察其能敬與否也又視  
其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知學問思辨之日新卒乃知  
類通達強立不返則知力行之有成矣然此四者循環  
迭用日月有日月之功終身有終身之驗聖人有聖人  
之效學者有學者之益雖一日服行朝暮之間亦可以

旋變又如志於道亦立志之謂也據於德亦持敬之謂  
也依於仁者真知允蹈乎天理之中游於藝則義精仁  
熟之事也立志之與存誠異者誠其主志其趨向蓋誠  
又志所自出也然未有志不立而誠存者立志而居敬  
以持之則存之又存而成於性矣其朱陸析疑曰有宋  
中葉運膺五百之期天顯聚奎之象其所以紹絕學理  
遺經使聖人之道復明於斯世者豈偶然哉周邵程張  
皆以先覺之資任道統之重又幸而相師相友講明其  
所未至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聖人之蘊者必  
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鄒嶧諸哲以來於

學案小識

卷六

十四

斯為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埋塞啟之闢之攘之剔之  
聖人之道灼乎其可見坦乎其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  
哉南狩以後而朱子出焉祖孔孟宗周程正六經黜百  
氏躡中庸之堂而入其室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而在  
當時與象山陸氏其學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  
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始也安於性之所近繼遂執為門  
戶之見而不可回嗚呼彼固不知朱子然亦何足以知  
陸氏哉夫陸氏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深  
思力索以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  
朱子知行之學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

亦爲之感動震矜而爲之左次然則朱陸之道豈如一  
南一北之背而馳哉其始終大致之所以不合者陸氏  
之反約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疏朱子  
之用力也漸衛道也嚴其教人之法則周而無弊也夫  
破末俗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訛發精微之意若  
是者固二子之所同心然惟其訛且陋也則必有以矯  
而正之爬梳剔抉究其枝葉以達於本根使夫精微之  
意聖賢之心學者有所望而至焉豈可謂是無益之業  
而不復措意於其間乎孔子聖人也問禮於老聃問樂  
於萇宏問官於郟子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絕而不能

學案小識

卷六

十五

休歎夏商之文獻不足足則吾將往而證焉仲尼亦胡  
爲孳孳而事此無益之業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而天之未喪斯文者蓋在乎經也經莫大於易易莫大  
於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矣自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爲  
非作易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啟之而陸氏  
以爲是老子之盲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要  
知行之方自程氏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爲與孔孟之言  
不相似凡如此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疏而其議論舉  
措之間猶未免於精神用事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  
粹然平中有以極規矩準繩於無憾也揆厥所由陸氏

蓋見世之支離沈溺而不能自振故刊落擺脫直接乎  
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夫孟子之時發明人心而無述作  
者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第啟管鑰示關津以爲當世  
人心對病之藥而已自漢以來道喪文弊禮樂詩書掃  
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相亂學者顛倒  
炫矜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諸子扶持整  
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又綿延而將絕是故朱  
子之矻矻著述以終其身殆有所不得已也昔周之衰  
王道廢而舊章亡邪說繁而大義乖於是仲尼討論墳  
典述帝王之道正雅頌之篇除九邱驅八索修明禮樂

學案小識

卷六

十六

之遺文使萬世道術有所統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  
若以六經爲注腳章句爲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上  
以爲孔子病矣由此言之陸子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  
之過反說約而弊則疏者乎是故陸氏之學吾儒之學  
也其閑道也猶謹其擇言也猶精非若明之中世儒墨  
老莊混爲一途始也師其意後也言其言靡然遂入於  
二氏而不可返者也雖然追原其弊則謂非陸氏爲之  
端不可蓋朱子之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衰塌惟  
陸子靜精神啟發其流禍未艾也嗚呼賢者之爲慮豈  
不遠哉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間守其學者崇



正經敦實履循乎其不畔逮乎中明士大夫自以其  
意為學於是乎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而典訓不  
足用義理不足窮經術文字議論行檢胥為之一變而  
風聲大壞矣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不知其形  
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為聖人之學者與吾願謹而擇  
之其有世教之責者與吾願審而思之觀此則先生之  
心朱子之心學朱子之學可知矣夫朱子由二程而上  
追孔曾繼往開來使後之學者致知力行克治存省循  
序漸進以至於聖域者莫切於大學一書而先生乃謂  
知本即格物致知傳可不補古本不必更定不亦異於

學案小識

卷六

十七

朱子乎異於朱子而有補於後學則雖異而朱子亦正  
樂有此異也異於朱子而有害於後學則凡學朱子者  
不能不疑於先生也何也知本示人知明德之當先也  
格物致知則即物窮理一物一事不可遺也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是也極廣大極精微極切近極真實之功也  
朱子喫緊為人其在此歟先生曰大學一書古人之學  
的至宋程朱始表明尊行之然因明道伊川紫陽三夫  
子各有更定故羣議至今未息方遜志采元儒之論以  
知止兩節合下聽訟一節為釋格物致知之義而去朱  
子補傳謂傳未失而錯經文之中不必補也蔡虛齋林

次崖是之而又升物有本末一節於知止之上王姚江  
則俱非之而有古本之復姚江之言大學只是誠意誠  
意之至便是至善中庸只是誠身誠身之至便是至誠  
愚謂王氏此言雖曾思復生必有取焉然他言說不能  
發明此指而多為溷亂其言明德新民也則以新民為  
明德工夫其言致知誠意也則以格物為誠意工夫以  
格物為誠意工夫似乎未悖也然以為善去惡為格物  
則謬矣其謬之謬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此則於聖門  
傳授全失宜乎其學大弊而不可支也愚謂大學初無  
經傳乃一篇首尾文字如中庸之比耳明德三言者古

學案小識

卷六

十八

人為學綱領也知止一條者古人工夫次第也知止與  
知至不同蓋知所望慕歸向而已所引孔子人不如鳥  
之嘆可知知止者開端淺切之事也知止則志有定向  
所謂立志以端其本至於能靜則心不為物動能安則  
心不為物危此則又有以繼其志而持乎其志也能慮  
即下之格物致知能得即下之誠意而有以得乎明德  
新民止至善之實也此兩節自小學入大學之規模節  
次一書之指要也物有本末至知之至也以能慮言也  
凡物則有本末矣凡事則有終始矣循其本末終始而  
先後之此大學之道也然必於本末終始而知所先後

乃可以近道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當自國而遞先之至於誠意而尤在於究極事物以致其知正以物格知至然後能誠意以正心修身而家國天下可得而治也何謂知至知本之謂也蓋家國天下末也身者本也天子有天下等而下之雖庶人亦有家本亂則末亂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能知乎此之謂知本能知乎此之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以能得言也自曾子所受於夫子而傳之子思孟子者一誠而已大學自均平齊治本之誠意猶中庸孟子自治民獲上順親信友本之誠身也誠則有以成已有以成物而明

學案小識

卷六

二十九

德新民止至善之道在我所謂明善格物蓋所以啟思誠之端而非思誠以外事也誠身者統言之也自此心之存之發至一言一事皆必致其實焉之謂也誠意者誠身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心主於為善然而存之不固發之不果不確是無實也欲善者本心之明今而無實非自欺而何原其所以如此者蓋以意藏於內其實與不實已所獨知非人之所及檢是以每陷於自欺之域而不顧惟君子慎獨以誠意誠意以誠身則心正身修而明德明矣故曰德潤身心廣體胖也夫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引

淇澳以證表裏之符暉光之盛感人之深終之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皆總之矣自明者以誠明之也新民者以誠新之也仁敬孝慈信各止其所以誠止之以其分有明德新民之殊而貫之者一誠而已無訟民之新也使民無訟明明德於天下之極也無情不盡其辭蓋民不自欺大畏厥志則民自有指視之嚴而謹其獨也誠之效至於如此故復結以知本與上章相應不曰務本而曰知本者蓋知本而後能務之此欲誠其意所以先致其知也自釋正心修身以至終篇不過著其展轉相關之效以見一誠之盡乎修

學案小識

卷六

三十

已治人之要而已喜怒哀樂之不得其正與夫心不在者不誠也好惡之辟亦不誠也所令反其所好以及好惡拂人之性亦不誠也語其功之不可闕則自身家而國天下蓋有言坊行表之著紀綱法度之施然非誠則無所以行之故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王道本於誠意也或曰子之說於經意似矣然程朱以窮理言格物致知蓋其重也今第以知本當之可乎曰夫窮理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理窮致知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知至曰朱子言知至者全體大用無不明今第曰近道而已何也曰小知則已近大知則彌近也知之至則將與道為一

矣朱子所言極致之地經文所言入德之初也曰知性明善之云與此合乎曰性者善而已矣物之性猶人之性人之性猶我之性知其性之同而盡之之本在我此所以爲知性明善也此所以爲知本也曰朱子謂正心修身自有功夫而今但以誠意槩之可乎曰不獨身心家國天下亦可以誠意槩之矣若其功之不可闕者則前既言之也大抵此篇誠意如中庸之戒懼慎獨也正心如中庸之致中和也戒懼慎獨所以致其中和然朱子又有彌約彌精之云移之以說此篇則不以支離爲朱子病矣曰中庸之謹獨則大學之誠意事也子於此

學案小識

卷六

三

又連戒懼說之何歟曰凡言誠者皆兼乎存誠立誠之兩端夫學豈有無敬之義哉朱子補言敬字蓋以此也曰經文不言而待朱子言之何也曰知止而後定靜安卽其事也貫乎知行而無不在奚謂其不言也曰異於朱子章次奈何曰章次異矣而義不異而文同於古疑朱子未之棄也又竊謂如是以說經頗爲不費辭而理明且使姚江之徒無所容其喙焉姑以俟後之君子正之先生之學於此爲可疑矣而先生終莫之疑且自信之堅也其大學古本私記序曰大學古本自二程兄弟所更既不同朱子考訂又異學者專用雖久而元明以

來諸儒謹守朱說者皆不能允於心而重有纂置爲異端者又無足述也愚思朱子所補致知格物一傳耳然而致知正心誠意其關自若也其誠意傳文釋體迥然與先後諸章別來學之疑有由然已餘姚王氏古本之復其號則善而說義乖異曾不如守舊者之安欲爲殘經徵信不亦難乎夫程朱之學得其大者以爲孔孟之傳蓋定論也程子之說格物朱子之說誠意聖者復起不能易焉而餘姚皆反之編簡末事又何足以云文章制度今古異裁以晚近體讀古書則往往多失何則其詳畧輕重離合整散不可以行墨求而必深探其本指

學案小識

卷六

三

者古人之書也大學之宗歸於誠意格物明善者其開端擇術事耳朱子亦既言之而不能無疑故離合整散之間是以有所更緝今但不區經傳連貫讀之則舊本完成無所謂缺亂者若大義一惟程朱是据汗不阿其所好或以爲習心入之先者不知言者也蓋先生考古之功勤而知行之不逮朱子者不可以道里計故見古本爲完成而於朱子之真積實踐大綱細目未之有得執而不悟籠統牽合實所不免而如小知則小近大知則彌近數語殊失之支離矣且以朱子章句比之於文章之晚近體以是爲不阿其所好其得謂非失言乎先

生精且博矣舉凡圖書象數樂律韻譜以至道術兵符無不參究得其蘊奧所著有榕村語錄榕村講授榕村制義榕村全集周易通論周易觀象大指尚書解義洪範說詩所孝經全註古樂經大學古本說中庸章段中庸餘論論語孟子劄記離騷經註參同契註握奇經註陰符經註歷象本要太極圖通書二程遺書正蒙朱子禮纂朱子語類四纂韓子粹言古文精藻而其最有推闡者莫如周易義理家特重焉先生生平行事備載國史學者可考而知也茲不具錄

學案小識

卷六

五

澤州陳先生

先生諱廷敬字說巖號午亭歷官大學士先生童稚之年卽知嚮慕正學壯而愈篤老而彌專著有困學緒言若干則其言曰吾學亦屢變矣其始學詩當其學詩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詩矣其繼學文當其學文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文矣其繼學道及其學道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道矣又曰太極圖括盡天地人物之理然其所以接聖道之統開理學之傳者所貴學者以此理實體於心耳若不實體於心則天地萬物亦何與於吾事乎故曰君子修之吉修者修此而已又曰克己

學案小識

卷六

五

復禮禮言復本有也禮卽性也夫曰禮其善可知烏有所謂惡哉故絕天下之惡而成天下之善者性善兩字之功也又曰羣居最奪人志學者言貌必恭謹如以謙浪笑傲爲能便僻僂巧爲才亦甚失其本心矣日入其中幾何而不與之俱化哉又曰凡事入手皆須忍耐稍緩則其理自著應之庶幾少錯矣又曰古人讀書直是要將聖賢說話實體於身心如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其鄭重如此今童蒙初學讀書未有不取大學熟爛誦習者其後果能行得一言一字否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習爲作文辭取科名之具而

已蓋以是爲固然而莫之能知古人爲學之意也書雖讀而道益不明不行矣謂之未嘗讀書可矣又曰或言道學不可不行而可不講曰是也然雖講之庸何傷講之所以求爲君子不爲小人也若心慕君子之名而身冒小人之行不愧於己必愧於人愧夫人之以小人目之也既愧小人之名將慕君子之實矣愧於人必愧於己其致一也若都不知愧又何須講且猶講之必至於愧愧其不爲君子則必不至於爲小人矣使天下羣然愧爲小人慕爲君子此道學之所以行也又曰君子之言動以天而不以人小人之言動以人而不以天以天

學案小議

卷六

五

者順而祥以人者逆而禍順而祥易簡之道也逆而禍險艱之爲也棄易簡而樂險艱豈人情哉亦弗思之甚而已矣又曰或問周子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不知如何能見其大曰且須理會古聖賢言語行事如理會得孔子疏水曲肱樂在其中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此見得一分則心泰一分見得十分則心泰十分既有所見須守之勿失漸次擴充到純熟處則化而齊也又曰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子所謂志學亦是如此故

學者莫大於立志又曰戒慎恐懼此孔顏之所以樂也程子謂鳶飛魚躍境界是戒慎恐懼正子思喫緊下工夫處也千古聖賢相傳正脈斷不外是程子謂靜中有物始得蓋有物謂敬也敬卽戒慎恐懼所謂必有事也戒慎恐懼則自然勿正勿忘勿助若靜中無物則是全無事也而正忘助之病不勝其紛紛矣此異學之空虛不可語於吾儒中正之道禪家受病正坐此以之處靜且不可况動乎故合動靜而交致其功斷非戒慎恐懼不可又曰行莫善於思然戒在三思過莫貴於悔亦不可數悔故曰再思曰不貳過又曰凡人役志於榮利紛

學案小議

卷六

五

華一旦小失意則戚然如不欲生蓋其生平患得患失至此而益不能自持所謂不仁者不可以處約樂也若夫有道之士不處非義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其自處有素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也焉得而不浩浩哉觀此先生之學而有得可知矣先生經學邃深侍講席最久觀

經筵奏對諸錄日有敷陳時申啟沃以喜起明良之遇盡都俞吁咈之誠堯廷舜陛極一時廣颺之盛矣先生精於韻語雅頌風賦無體不備而所著各體文亦遍韓曾諸大家言中有物其有以歟

安邱劉先生

先生諱源深字崑右號直齋寢食於朱子之書者四十年所每有一得輒事劄記積成數萬言而源流本末要不外敬義二字論主敬也以戒懼慎獨爲始而歸之於參前倚衡論集義也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極之於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其言曰行善不熟但覺善在一邊我在一邊硬強做去畢竟扞格孟子說集義一件一件用力做去集之既久則積累漸多胸中充滿縱有物欲之感亦無處安放漸覺善卽是我我卽是善何扞格之有又曰循環變化之中能使腳根立定難矣人世間不惟禍

學案小識

卷六

三七

福盛衰在循環之中卽善惡亦在循環之中人未嘗無善但善非至善則不至誠旋以物欲之累而復陷於不善矣不善必有餘殃迨殃極則悔生善端復萌萌而不能栽培滋息則必仍受物欲之累又陷於惡矣善惡循環不已所以爲凡人而不可救腳根誠不易立哉立之當自一善始我有一善充之至盡守而不失一善旣立善善如此日積月累善自壯固而惡日衰微衰微者漸至絕滅壯固者漸至盛大如此則非復循環之所能變化矣故立也又曰學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朱子又云八十九覺悟亦只就而今地頭便劄住硬

塞立定腳根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蓋人爲學不論早晚不必追究已往只要檢點未來打起精神勉強做去庶幾有補不然悲歎窮廬復何益哉又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惟上知與下愚不移遷改移三字之義一也皆離去前非變化氣質之義也從前是此等人而今依舊是此等人從前幹此等事而今依舊幹此等事是不遷不改而不移也又曰朱子曰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不恁底周而廣大細密理乃自家固有學只是循其舊底不學則硬隄防處事一向任私意平時卻也勉強得去到臨事變便亂了觀朱子所云覺

學案小識

卷六

三六

得自家真心在血肉團中爲氣稟物欲昏蔽已久一遇事變只憑舊日私意支吾本來心性不能出頭露面事過甦醒卻又追悔無及此蓋不窮理居敬之過不可言智力不足也又曰存心致知二者爲學之大端只看各人自家以何者爲重有人於此千仞百仞於道理皆能有見卻不能得之於己這便該以存心爲重有人於此篤志苦行於凡事皆能有守卻不能合乎大道這便該以致知爲重如堂有前後門由前門可升堂由後門亦可升堂也但二者缺一不可耳又曰讀書爲身上之用而人以為紙上之用做官乃辛苦之時而人以為快樂

之時衰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爲養安之日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爲長進之根可歎又曰世人終日不知恐懼憂勤二程先生獨知恐懼憂勤故周子復以聖賢之道進之令尋仲尼顏子樂處今人且宜先知苦如此三年五載收定此心而不放然後於苦中見樂也周子令程子尋樂吾今欲世人尋苦又曰道理處處易到實處難做故仙佛常有而聖賢常無也學者讀書推測道理似能覺悟及發言處事便多窒礙故朱子臨終諄諄教門弟子云惟事上審求其是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學者離物與形而求道終

學案小識

卷六

五

不得也又曰理不離氣而不雜氣理爲主宰而氣聽命焉氣自理出也自理出者浩然之直氣配乎道義者也自形氣生者陰濁勝而害乎道義者也故倚氣而行亦有暗合道義者畢竟氣爲主耳不如理爲主者其氣清正而無過不及也又曰一向在事物上著力則有功利之弊一向在心意上著力則有虛無之弊故須敬義夾持也又曰人只要必有事焉時時刻刻不可休歇間斷纔無事便怠惰昏塞朱子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心無所用閒坐而已玩此可得必有事之方矣又曰仁包四德必

兼四德而後成仁不然虧節文少斷制欠明察而一於溫惠則必至於兼愛無父率獸食人矣又曰看孟子須識性善求放心兩章性善道體也求放心爲學工夫也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此便是性善之注解看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此便是求放心之注解又曰專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此朱子臨終教門人之口訣也爲學之要不過致知存養克己三者而已是者爲是非者爲非此致知之學也審求決去此克己之學也事事如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又

學案小識

卷六

五

曰朱子教人持守曰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愚按此正是誠意工夫初下手處蓋人心無形影其分善惡全在動意發慮處不惟大段惡念是惡只此乍往乍來底閒念慮便不與正理相干人能翦截了此等意念便此心常常惺覺則清明之中義理昭著又曰萬理澄澈則一心愈精而愈謹一心凝聚則萬理愈通而愈流又曰人當心機不活意思窒塞之時便是氣質昏濁天理將滅之兆便要抖擻精神喚醒此心使勿退怠又曰空言上達則易實行下學則難蓋影響之物臆料懸揣若無難者至於下學之事則一言而有是非一行

而有可否不可假借不可掩藏稍有不合尤悔立至矣  
又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而修身先以收心為要此心  
乃是箇走作底物件最難降伏譬如生鷹野獷難馴一  
見了人影便要飛颺為今之計只是身不外走口不閒  
讀手不釋卷照依朱子讀書之法少看熟讀埋頭理會  
讀而思思而復讀如此循環繼續不已自然浹洽而悅  
生焉矣又曰富貴貧賤自仁者處之總見得天是好意  
思富貴非以淫我使我富而好禮貧賤非以移我使我  
安貧樂道也自不仁者處之則便似天總是不好底意  
思富貴使之玩物喪志貧賤使之怨天尤人也同此境

學案小識

卷六

三

過仁者無往而不受其益不仁者無往而不招其損又  
曰求放心齋銘有云非誠曷有非敬曷存蓋心無形影  
惟誠而心乃有也心多出入惟敬而心乃存也人能持  
敬立定根基如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從此攻圍拔  
守帝業可成矣又曰學者視事太卑視理太高故於理  
往往求之冥漠之鄉於事往往厭為鬼瑣之物是以理  
事打成兩橛求理則廢事處事則失理究竟終身未得  
實理未行善事良可哀也垂拱奏劄有曰未嘗隨事以  
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  
之事多所未明斯言盡矣又曰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

當守此四字愚謂人之為學不過心與理也心虛則大  
本立理順則達道行學以此始即以此終徹上徹下終  
身用之不窮故云當守此四字又曰克己最難然已中  
卻原具得天理在故學者貴乎窮理窮理之功須於浮  
泛思慮中審其公正之念辭氣鄙倍中修其忠信之言  
躁率慢易中持其篤敬之行是非交加中擇其恰好之  
理銖積寸累不凌不躐將必天勝人理勝欲而原具之  
物在面前矣又曰理即事物也不可作兩樣看總之一  
箇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又曰舍己從人舍字最精是聖  
人無我處只一箇舍字全無留滯卓立於天地萬物之

學案小識

卷六

三

表文王說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蓋莫非此意也又曰只  
要愛敬兩字到手便終身受用不盡不以愛敬而行者  
雖善亦偽妄耳又曰謹不放散勤不坍塌不放散則收  
束不坍塌則竦起收束竦起生道也放散坍塌死道也  
敬則生意則滅如是而已矣先生敬義之功不可得其  
大概乎先生生五歲問身所從來父奇之十四歲而孤  
事母至孝遇難負母而逃卒免於禍有明末造所在寇  
起先生與仲兄率鄉人列壘而守約寇至閉婦女一室  
敗則火之既而寇薄邨壘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  
矢氣益厲奮呼齊擊先生和之矢盡握空卷隨仲兄後



仲兄憐其弱喝止之先生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矣卒斬首二獲馬六而一邨得全鼎革後大購經史及諸儒書皮置一室殫精披讀日不暇給而尤篤嗜朱子之書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焉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取文集或問語類仿近思義例次第編纂閱十餘年數易稿而後成先生於朱子後所膺服者在明惟薛文清公本朝則陸稼書先生也先生嘗自敘其學曰始去外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蓋道其實云

學案小識

卷六

三

休甯汪先生新安施先生瑣附

先生諱佑字啟我號星溪十歲讀孔子作春秋孟子閉聖道章夜屢夢天日晦冥舉手摩之覺而詢諸師師曰此皆聖賢之榛莽楊墨之流禍汝今所讀正人心息邪說孟子良為此也稍長慕劉因氏所評周程張邵朱呂之說謂朱子接壤近居之幸遂願私淑以終身焉篤好小學近思錄每日遵朱子課程作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工夫崇禎末年賊寇內外交訌先生憂之著平寇十六策思效伊川詣闕上書故事時事日殆不可救藥因不果上遂隱居事親教授生徒以供甘旨楊子瑞呈景陶

學案小識

卷六

三

邀先生赴還古書院會講先生見還古所講多雜陸王異說乃與同人發明程朱正學汪子泰茹覺斯倡復石橋巖天泉書院講會先生見泰茹學術醇正以陳清瀾學部通辨相砥礪焉嘗曰至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情之動知善知惡為良知為善去惡為良能擴而充之盡其才窮理盡性至於命斯為大中至正斯為至誠无妄乃陽明講學宗旨反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何耶顧端文有言釋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其禍豈可勝言哉紫陽書院正吾黨講學明道之壇坫乃與汪正叔江衛道汪月巖胡匏更

吳敬庵休之汪石樵吳慎先汪括齋朱濟臣郝之陳書始謝兼善諸先生振興紫陽大會爰訂六邑同人歲值文公誕生之月釋菜壇壝講學三日遵白鹿遺規本天甯誨言嚴斥詭趨統一聖真他如休城四孟會白嶽聖誕會各邑塾講月會皆不憚勞瘁雖遠必赴總以紫陽為宗主而多方鼓舞同人蓋先生自遯世以後視富貴如浮雲避勢利如蛇蝎格格不諧於俗者四十年而一時同人皆知崇尚正學則先生之功多矣所著有詩傳闡要易傳闡要禮記問答禮記訂訛大樂嘉成四書闡要四書講錄五子近思錄四子近思翼明儒崇正錄明

學案小識

卷六

三

儒通考明儒性理彙編讀史筆記星溪文集星溪日記星溪家訓紫陽會籍還古會籍汪氏家譜而尤注意者明儒通考一書辨別極嚴評斷極確高彙梅先生千里借鈔以為得見此書雖瞑目而無憾焉子鑑安貧讀書克紹家學同時講學者新安施先生諱璜字玉虹以會友輔仁明道立德為宗主作塾講規約九條一向道德二定宗派三持敬四釋註五力行六習六藝七育英才八務謙虛九防間斷其嚴始進慎晚節一遵紫陽舊規崇尚正學與汪先生同其功焉

大甯曹先生

先生諱續祖字子成號陶庵順治甲午舉人養母不仕從實事實理推勘到極精極細處一言一動皆可端風善俗其原心曰人之為臟者五而心其一也則心為形氣之屬無疑矣但以其竅虛而氣靈故為五官百骸之主而獨號為神明焉所以能具眾理而應萬事也然而能具眾理者心之量也能應萬事者心之才也非此心之外別有一心矣自非聰明睿智如聖人而下焉者或為氣拘而物蔽之則量必有所不能充而才必有所不能盡此學問開拓之功在所不容已者也古聖人言心自舜始別危微於人心道心而即授以擇執之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聖如孔子以其心為具明德之心也必格致誠意以正之賢如孟子以其心為同然理義之心也於有放也必學問以求之况又曰盡其心曰充其心是明以理不外氣必用功夫以全本體而後能立此大者也孔孟言之程朱從而解之心學一道已日月中天矣而無如程朱以後之言學者愚竊有感焉或曰性即心也夫性具於心心之生理也心有形而性無形何得以性為心或曰理即心也夫理即性之條理而萬殊者也心能窮理而理不能外心何得以理為心彼則

學案小識

卷六

三

曰形氣之心非性理之心以形氣言心則一塊肉已耳  
揆之無聲無臭不合也求之不睹不聞無當也與其著  
相而墮支離何如直捷而得易簡乎嗟乎此空無無心  
之說所自來也能不淪胥而為禪耶故靜坐之學有流  
而為瞑目入定者良知之學有流而為披荆參方者因  
而祇言冥悟不事詩書將腔中之物置為死血而心之  
為心皆羣起而追逐於無何有之鄉矣心學顧如是耶  
第不知五臟之心固為形氣而性理之尊非形氣將何  
屬也人而果有心外之性理哉其禡書曰文人無行動  
曰造物忌才輒敢怨天不知天心至公每望世人盡性

學案小識

卷六

尾

至命廣大其才以至位天地育萬物者何嘗忌之哉但  
世人之所謂才不過為機變之巧作淫奇之文以之徼  
取名利全違上天生人之理矣是以天且惡之而挫其  
所求以彰惡報焉豈但忌之而已耶其日記曰言言行  
之理行行言之實力能行當以行言力不能行當以言  
行天何言哉是以行言請討陳恒是以言行好善惡惡  
須在本身用功五性俱生而不知好七情失節而不知  
惡何暇論他人是非農夫樵子語言粗率是凡民本色  
不是俗氣最俗最惡莫甚於假斯文其可厭處千態萬  
狀莫罄形容理難名狀不可以物象之未始不可於物

見之故易於卦爻之象拈出夫子於川上山梁拈出子  
思於鳶魚拈出朱子於滿山青黃碧綠拈出總見開眼  
皆是大而無外小而無內不是說虛景蓋氣在處理即  
在也試看天地寒暑之氣無處不充無微不入無處不  
充者氣無外理即無外也無微不入者氣無內理即無  
內也其偽學詩曰學道何須道學名聖賢惟有近人情  
鄉愿狂狷分真偽只恐凡人辨不清規行矩步野狐禪  
口是心非豈聖賢義利關頭看得破顏曾思孟眼根前  
剛柔氣質本天成皮相休將善惡評不壞由來方寸地  
高柴季路久齊名冥素談空涉異端謬從太極問奇觀

學案小識

卷六

尾

何如語孟家常話實踐躬行自不難先生蓋實踐而確  
遵語孟者也無一言涉於虛矣所著有四書遵註綱領  
臥雲洞草

山陽李先生

先生諱鎧字公凱翰林歷官內閣學士重彝倫砥節行  
安常守約堅確不移日用起居有裨名教其讀書雜述  
曰聖人誠不易學學者用心苟不至於聖人不止且從  
倫物間一一體驗務求夫心之所安雖不能至亦將爲  
名教中不自棄之人聖人之所行凡人亦可行者吾從  
而師之雖不能至罔敢越焉若夫達節行權在聖人則  
可凡人則不可者甯師賢者之嚴不敢學聖人之大古  
賢人君子確可師法者乃因其一言之失力加排議而  
已之操心制行則皆古人所不屑爲吾不知後之排之

學案小識

卷六

五

者又何如也讀書窮理果能反求之身正恐日不暇給  
安有餘地較論他人是非即使學有成就自揣不逮孟  
子亦不必託於不得已之辨也道之行不行有命豈人  
生之升沈通塞獨無命耶知之真行之篤何憂何懼不  
然日擾擾於升沈通塞中蓋不勝其憂且懼而卒無如  
此命焉何也不亦徒勞矣乎又與范彪西書曰弟於先  
儒之學畧無所知惟是官京師久足力不佳未能趨走  
手無餘錢不能徵逐讌會通仕宦詩文聲氣又性懶面  
易發亦不能常詣大人先生家取悅貢諛希冀非分窮  
年閉戶兀坐斗室中畧不事事懼神明枯槁或致疾作

學案小識 卷六

因於展卷時偶有所得輒疏數語示兒輩既歷歲月紙  
墨遂多罔所師承意思淺鄙以之訓初學俾正厥趨或  
庶幾耳於儒者性命理氣之言則概乎未之聞也又聽  
客言命詩四章曰戚戚憂貧賤皇皇覲榮盛擾擾百年  
內苦謂多算勝詎知竟相左得不得有命福常基坦途  
禍亦由捷徑用告明哲人尙其往古鏡方春桃李榮俄  
焉松柏勁四序相代謝陰陽之大命取譬人間世所趨  
顧庭遲烜赫貴乘時幽貞不改性茫茫且奚適勉旃以  
義勝弱齡守章句微尙景先正兀兀亦有年祇覺心跡  
淨誰肯棄伊顏委蛇附趙孟繞指匪所安齋肩將無病

學案小識

卷六

四十

終焉保厥初敢曰余受命履豐能幾時貧也亦非病奈  
何日僕僕抗言可造命人生苟自強庶幾我爲政不爾  
但謀身籌策豈制勝鄙哉老生談君子且傾聽先生之  
修身立命於此可見矣

絳州李先生

先生諱生光字闇章初攻科舉入府庠聞辛聘君復元  
倡學河汾遂執北面禮質疑問難無不迎刃解也且篤  
於躬行事親至孝聘君重之崇禎甲申闖寇大亂先生  
北面痛哭焚其青衿自號汾曲逸民構一草堂日夕燕  
處其中披閱古籍諸弟子羅列其下談經課藝而外訓  
以二南大義程朱微言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彙編  
二書凡萬餘言先生衛道之力備見於此外如正氣猶  
存西山閣筆友于集種種不一要皆直寫胸臆如泣如  
訴以淺近之語寓修齊之化所以警覺斯世不少也其

學案小識

卷六

聖

處子吟曰東隣有處子夙明烈女篇字人尙未嫁而乃  
失所天痛茲生命薄守貞斯自全毀容絕膏沐矢志堅  
且堅愛人貴以德姑姊莫相憐侃辭謝媒妁何用口談  
談其喚羣夢曰行善人家受貧擔災以理論之似乎不  
該其間消息天有安排譬如種瓜苦盡甘來行惡人家  
富貴榮寵以理論之似乎僥倖其間消息天有妙用助  
的極高跌的極重行好得好好事卻少以理論之似乎  
顛倒惡在隱幽人所難料神明鑒知把福折了行歪得  
歪歪事不來以理論之似乎可駭善在隱幽人所難猜  
神明鑒知替他消災又曰人之患在惡聞過在強飾非

人之憂在濫交遊在多攬事人之賤在扳富貴在效諧  
媚人之禍在不謹言在少容忍人之益在喜規勸在急  
遷善人之樂在遠俗情在廣讀書人之品在惜廉恥在  
安貧賤人之福在存好心在積陰德觀先生之品之學  
於此亦可知矣

學案小識

卷六

聖

絳州党先生

先生諱成字憲公號水壑布衣學以朱子爲宗而用力之要則曰明理曰去私曰小心照察蓋欲理無不明私無不去而此心不至或存或亡也手四子書反覆玩味學庸尤精嘗辨朱陸異同謂本心物理原非二道朱子之意謂夫物理之卽我心也惟氣拘物蔽本心之量多有未盡故務精究物理以存養充廣之久焉則物理明而心量全矣陸氏之學亦謂本心之理無不具也乃專事本心而脫畧典籍遂使本心不充而學流於曲此二家之大畧也今人類有兩可其說以爲陸是尊德性而

學案小識

卷六

四

朱是道問學者此言殊未然蓋朱子之道問學而實尊德性者也陸氏則自錮其德性矣尙何尊之可云乎此是則彼非此正則彼邪不容兩可於其間者也陸氏嘗曰不求本根馳心外物理豈在於外物乎此告子義外之學也朱子曰本心物理原無內外以外物爲外者是告子義外之學也卽此數語可以見二家之異同矣若粗論其同二家皆欲爲君子皆欲持世教皆欲崇天德皆欲無私欲其秉心似無大異者而實究其學宗則博文約禮者孔顏之家法屢見於論語朱子得乎其正矣陸氏乃言六經皆我註腳又言不識一字管取堂堂

作大丈夫蓋倚於吾心卽宇宙宇宙卽吾心之見而偏焉者也本宗杲德光之緒亂鄒魯濂洛之傳稽其流弊較孟子之言楊墨其害有甚焉者也又答師清震書曰象山議論猶其近理者至陽明則其大亂真者也論象山外迹則誠如陽明之序若探其原本人倫物理天下國家象山果無所害乎此義自可向知者道也不尊德性不可謂道問學不道問學不可謂尊德性若曰用力居多此學便屬偏曲項平父書雖出朱子亦陽明定論中所曠括者何可據以爲的實也朱子之學居敬窮理也存心致知也存養省察也的是博文約禮家法台教

學案小識

卷六

四

摘出格物窮理四字而謂其務節目而遺原本似乎於朱子面目尙有未肖也若就原本言之陸氏之學自是著力原本者第恐彼之所謂原本者非吾之所謂原本者耳教中所指先儒經書之語何語非該貫動靜而敦篤夫原本者昔朱子幼時亦曾好禪比見延平先生每有論說先生只言不是朱子再三叩請先生曰只讀聖賢書便見今存養主敬許多話頭皆聖賢精旨所在人苟虛其心平其氣去其好惡之念忘其先主之言只於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中將此等話頭一一領會而不敢誣爲我心註腳則此道正義可指日而了然矣尙不屑

務此而醉心於傳習定論諸書則彼家立論將此等字眼解註一齊換過如論語博文中庸博學皆不肯解作讀書大學格物只解為為善去惡令人一見即為所惑不知曾於此等處看破否也象山之徒有病狂喪心者有因酒罵人者其病狂喪心者即異教中所謂著魔者也其飲酒罵人者即異教中所謂訶佛罵祖者也以為我既了道便一了百當任我棒焉任我喝焉無所不可也凡此等者固其人之不才實師學之誤人也堯舜之道譬則日月也陸氏之道譬則燭炬也堯舜之靜淵淵其淵也陸氏之靜池沼之澄也神聖而至堯舜其間儘

學案小識 卷六

四十五

有等級若謂屏去私欲心不外放即是絕頂踞巔遂將堯舜孔孟併歸於守心地位高下實覺不倫此事當更作商量也正道一路也邪蹊百千也凡百異學誰不高言原本但正之與邪所差別處只在原本上毫釐之間總之彼家皆是養神吾儒獨是盡性彼家話頭亦有間似吾儒者吾儒話頭亦有間似彼家者世之學人始欲以非而混其似久將以是而斥為非矣是在精義君子虛其心平其氣只細心於聖賢書籍久當有以見之非一時筆舌所能取辦也先生語氣和平辨論允當所學所養蓋可知矣范氏彪西稱之曰先生殆古之狷者與

生平不求人知人即知而樂道之終非先生之志州守前後表厥宅里先生若罔聞知州之士大夫公舉純孝公舉實學州守賞其租庸先生若罔聞知敏果魏公屢走字商學嘉其繼往開來說項於太守袁公禮幣式問敦請開講而先生終守温公之所以待呂公辭公之所以待李南陽者即予木石亦有懿好之同曾走字闡揚於某道張公郡守梁公先生聞之曲為善辭若有不悻然者嗚呼先生謂為古之狷者實信夫當狂流橫肆之時學者少嚴謹氣象而先生以不屑者堅而持之闔修一室以砥狂瀾謂為狷孰如其狷與所著有大學澹言

學案小識 卷六

四十六

中庸澹言中庸學思錄日知錄致知階畧仰思記水壑文集

同學諸子

潘錦 任宗陟 陶用曙 李毓秀

湘潭陳先生

先生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歷官河道總督生質剛毅不屈不撓偉然丈夫光明磊落而學本程朱心存仁義居平藹然粹然温厚和平不露圭角或以無禮犯之則不稍假借義正詞嚴雖疆禦不之畏其性然其學亦然也其序三魚堂年譜曰長泖陸先生曾爲嘉定令余守吳郡時其邑之士大夫至於田夫婦孺皆思之不置一墟一落各有祠宇及再任靈壽民之思之猶嚮志也嗟乎先生之感人如是豈無本而能然與余考先生年譜自始學以至全歸無日不講求於聖賢之道其黜異

學案小識

卷六

聖

端而崇正學可謂不遺餘力矣然究非做做焉大聲疾呼務爲醜詆以攻其隙也惟是講明吾儒之學晰義理於毫芒辨是非於疑似使天下之人於吾道燦然若黑白分而淄澠別也則異說不攻而自屈矣此歐陽子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也觀先生進而在朝退而在野出而爲一邑之宰處而爲黨塾之師官守言責敦然埤遺往來酬酢紛然雜乘未嘗一日忘學往往夢寐之間若或告之此豈待仕之優與夫時之暇哉惟然故手采著於朝廷惠澤施於百姓本體之明以爲用之達初非有加毫末於性分之外及卷而藏之不俟終日而絕無幾微

芥蒂於其間彼無異故其素所蓄積然也我朝昌明正學

聖天子表章孔孟程朱之理如日月之中天照耀無垠以故理學之儒接踵而興先生其當首置一座者也異日修崇祀之典將必有議而舉之者豈特桐鄉之祭而已哉記辛未先生以御史與邵子昆先生同有事棘闈余卽以是年成進士會望見其丰采而未嘗一通請謁今乃得拜先生於祠堂讀其書聞其流風餘韻如親炙焉適先生譜成敬識數言於簡首以志夙昔嚮慕之誠如此云其四書宗朱心解序曰子承乏吳郡地衝事劇

學案小識

卷六

聖

做做焉從事簿書期會不復敢辭俗吏之嘲於曩者鼓篋舊業幾逸若隔世新安余生鴻業不遠千里持其所訂四書宗朱心解乞予言爲徵將以行世牘凡三四上而予不獲辭乃爲之言曰生是書之取義於心解也將索解於心乎抑將索解於言也苟索解於言則生之書尙矣如以心焉尙烏用是諄諄者哉然自季明羣言淆亂諸儒爭爲異說或附於陸或入於禪人人自以爲高明而不知誠淫邪遁以至去道彌遠而莫可返於是楊顧之徒蓄萃大全及蒙存淺達纂爲約說以救正之其言一以考亭爲的而敷衍演貫無敢有抵牾於其間自



是以來莫不家奉一編以爲俎豆雖有增潤大率皆承其流而揚其波錢梨鑽棗幾於卻車充棟矣而有志之儒惟恐其久而寢衰也故不憚申論而重曉之非苟以爲名而已若農之耒耜以刮磨而加利若匠之斧斤以淬厲而加新此其用意良厚而羽翼傳註之功亦不爲少若夫脫筌去蹄超然獨詣於聖賢之闕是又在好學深思之士自爲領取不然苟惟是句比字櫛以拘牽於文義之末是猶買櫝而還其珠也夫豈紫陽所樂許哉其序蔣松巖先生思過處日記曰予嚮耳漢上蔣松巖先生名未及有以相見也今春羈寓京江其嗣君東衍

學案小識

卷六

五

持先生所著書以示予予反覆觀之歎其粹然爲儒者之言而所居思過處有日記若干卷欲予序而藏之子惟過之來也豈有涯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卽時而更者也常人之過如雲翳之生無地不見者也若謂指其一處而求之則他處或有不及防者矣然寡過於其動而思過必於其靜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夫計過於其夜則萬感旣謝清明復來回光返照其是非有不能自昧者故曰思過必於其靜也靜則必有其所今先生顏其室曰思過處固其所也猶夫張子之矧愚訂頑觸目可以自警

也然先生不徒思焉而已又從而記之記之何義也書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蓋有過而筆之於簡冊真若春秋之大書特書幾無地可以自容日日而記之苟有過而不改不特心慙愧而顏忸怩當其下筆時已有難爲情者矣此私居之日記勝於侯撻也先生行之有年日記之書寢以成帙而其心猶岌岌然如不終日吾知其思愈嚴而過愈寡矣予濫官於外而遠去其鄉職業所繫亦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而不得其方雖憂介震悔而罪戾滋懼異日倘得歸老故鄉道經漢上猶得叩先生思過處而問之其道學正宗序曰自十六

學案小識

卷六

五

字心傳之妙肇啟帝廷從此君相聖賢遞相傳授闡明性理開示心學已更無遺義矣迄乎聖教寢衰師承漸失學者罔知所宗諸家並起見識各殊異同雜出甚且互相攻訐如仇敵矣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先儒曰理一而分殊蓋理學之在古今正如天地之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原自兼本末該鉅細而言之其中條分縷析不爽累黍要知似是而非之辨所爭止在毫釐相去已不啻千里譬如人身之有血脈無所不貫卽毫髮孔竅一源稍有凝滯卽此一處便是不仁通體亦爲之不暢甚矣正學之難言也學之不明大約其原起

於氣質之偏繼且惑於異端沾染而失於不自知氣質猶可以學力變化獨異端邪說爲害最烈不特俗儒庸衆受其沈錮卽一二高明才智之士亦多失足其間無他意見一涉偏陂學術介乎疑似堅僻蔽障迷而不返是可歎也漢唐諸儒不無醇疵之差逮宋六子出從道統斷續存亡之會直接二千年來孟氏無傳之學遂爲吾道之正宗後之學者舍此將安適哉昔龜山親受業於伊川之門嘗疑橫渠西銘似近於兼愛伊川爲辨論往復至於再四始豁然而自釋夫以橫渠之學識大舍細入無所不備猶不免於賢人君子之疑又焉得世之

學案小識

卷六

五

學者人人潛心篤信如龜山而爲之師友者誨人不倦盡如伊川者而與之言正學耶京江顧濂宗先生好學君子也嘗著道學正宗一書上探羲皇繼以堯舜禹湯文周孔孟及宋周程張邵終以紫陽朱子窮源溯流發凡起例奉爲宗主兼採其圖書語錄列諸篇簡其所以繼美先儒嘉惠後學之意固甚深切而著明矣讀是書者尋往哲之緒餘味斯道之宗旨研究乎諸家之精蘊折衷乎紫陽以爲指歸且不爲異說所惑其於千古理學之正庶乎其不遠云爾先生剛方正直居官臨事見有不可雖大府不能強其一諾兩次守大郡兩見陷害

幾致死而皆獲邀

恩寬宥白衣供奉每

召對詢問率踰時馬營口決總督全河河道所至以除害安民爲主金陵姑蘇淮安懷慶等處至今愛戴如新廟祀不絕視古循吏有過之無不及也所著有道榮堂集卒諡恪勤

學案小識

卷六

五

孝感熊先生

先生諱賜履字敬修原字素九歷官東閣大學士諡文  
端尊朱子闢陽明著學統閑道錄程朱學要十子學要  
下學堂劄記會約等書謂洙泗之統惟朱子得其正濂  
洛之學惟朱子滙其全又謂自開闢以來未有孔子自  
秦漢以來未有朱子朱子乃三代以後絕無僅有之人  
又曰不有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著不有朱子則程子之  
道不著而孔孟之道亦不著不有羅子則朱子之道不  
著孔孟周程之道亦不著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亦因  
之不著蓋羅子之道朱子之道也朱子之道程子之道

學案小識

卷六

五

也即孔孟之道也即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列聖諸賢  
授受惟一而守先待後閑聖距邪之功則戰國之孟子  
宋之朱子明之羅子尤其昭日月而垂天壤者也朱子  
之功不在孟子下羅子之功不在朱子下聖人復起不  
易斯言矣夫羅子豈可與朱子比哉特以良知肆行之  
時而能謹守朱子砥柱狂流則亦朱子已矣又曰孩提  
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論其本  
體誠如是也然能即能其所學者知即知其所慮者中  
即中其所勉者得即得其所思者學即學其所能者慮  
即慮其所知者勉即勉其所中者思即思其所得者且

不學而能是不學之學不慮而知是不慮之慮不勉而  
中是不勉之勉不思而得是不思之思不能而學是學  
其不學不知而慮是慮其不慮不中而勉是勉其不勉  
不得而思是思其不思若徒驚於不學不慮不勉不思  
之虛名坐棄其與能與知自中自得之實理廢置有本  
體之真工夫盲認無工夫的假本體希圖自在厥棄修  
為而不知其與禽獸同歸也亦甚非聖賢教人之本意  
矣又曰不學而能是良能學而能亦是良能不慮而知  
是良知慮而知亦是良知能而不學是良能不能而學  
亦是良能知而不慮是良知不知而慮亦是良知人但

學案小識

卷六

五

知不學不慮之為良知良能不知不學而學不慮而慮  
之乃所以為良知良能但知不能而學不知而慮之非  
良知良能不知不能而不學不知而不慮之尤非良知  
良能也孟子此言正為不善學不善慮者指出不學不  
慮之本體又為泥煞不學泥煞不慮者指出不學而學  
不慮而慮之工夫使人知不學而能者竟以廢學而成  
不能不慮而知者竟以廢慮而成不知不學而能者必  
以學而後無不能不慮而知者必以慮而後無不知其  
所謂不學所謂不慮者究不足恃而所謂學所謂慮者  
乃終不可廢也是所望於善讀孟子者又曰無思無為

不在思爲之外不學不慮不在學慮之外思只思這無思的爲只爲這無爲的學只學這不學的慮只慮這不慮的無思無爲何會少得思爲不學不慮何會廢得學慮無思之思無爲之爲何碍其無思無爲不學之學不慮之慮何害其不學不慮錯認本體以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爲元空爲自在爲不致毫力爲不起一念錯認本體因錯認工夫以思爲學慮爲驚外爲襲義爲倚靠墮落爲幫貼障蔽殊不知聖賢之所謂無思無爲不學不慮者果指何物且既曰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矣而復諄諄教人以思爲學慮之方者豈聖賢立言自相矛盾如

學案小識

卷六

五

是耶學者所當深長思之也又曰命也性也道也教也一以貫之也如云無善無惡則是在天爲無善無惡之命在人爲無善無惡之性率無善無惡之性爲無善無惡之道修無善無惡之道爲無善無惡之教不知成何宇宙甚矣姚江之徒之謬也讀此數則可知先生之學矣先生中年被罷流寓金陵寄懷園林溪壑曰愚齋曰樸園曰歸潔園曰豁然樓曰默然軒假名勝以徜徉擇幽深而遊息依山傍水問柳尋花則與遷客之流連騷人之寄託同其懷抱也

同游諸子

陳說嚴	社溶	李嶠	劉藜光
周節	施虹玉	洪秋士	錢礎日
高節培	周鹿峯	汪文儀	李仁熟
俞春山	鄭肯崖	蕭介石	陳省齋
劉道尊	黃伯和	范彪西	梁良夫
汪匪我	韓元少	張寄亭	周澹園
李托裕	劉然	洪名	劉西澗

學案小識

卷六

五

太倉陳先生

先生諱瑚字言夏號確庵生於明季與陸桴亭先生講義理之學著有聖學入門書分小學爲六日入孝日出弟曰謹行曰信言曰親愛曰學文分大學爲六日格致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平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卽大學之始而每日課程以敬怠善過自考其序曰人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此理而或不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悖於物欲之累也氣質物欲不同矣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而譬之木之生也曲直巨細長短之不齊然

學案小識

卷六

七

而有齊之者規矩準繩而已矣人之生也智愚賢不肖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而已矣學也者爲人之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備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蓋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族黨之俊秀皆莫不出於學而其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衆說雜揉於其間此治化所以日隆而人才所以日盛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其教者三千之徒蓋已衆矣而其所以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數言與博文約禮之二事入孝出弟古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古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小學大學豈非爲人之規

矩準繩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而後下逮五季其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尊信聖經而考訂之兼輯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教法粲然復見明興紹百王之統緒集諸儒之大成於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課士取人以此爲準沿習既久則又僅爲口耳餽飭之陋習而毫無當於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作養人才之盛意噫亦可歎矣愚自崇禎丁丑始與桴亭陸子寒溪盛子藥園江子相約爲遷善改過之學時桴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窺見千聖心法愚用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爲日

學案小識

卷六

七

紀考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有月會講習切磋多歷年所方且以爲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意己午之交歲且洊饑蝗蝻疫癘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更有不忍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才之消長人才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邇思遜迹蔚村朝夕往來得瀾上數友而吾婁諸同學往往過而問焉間從虞膠長者遊

大約所感歎者世道人心之故所砥礪者道義名節之語始益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虛語也乃敢有蓮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文公白鹿之意以期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尙未足以暢厥旨也不揣固陋後取大學中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目條分縷析畫爲義例俾同人有所遵守而小學則本夫子孝弟數言約其大凡以附其後令遜遜二子亦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書悲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

學案小識

卷六

五

未有知覺而道不明德不立曉夜以思爲之且懼且恥猶幸得從諸君子之後竊聞聖人之緒而輯爲是書願與吾黨兢兢奉行如規矩準繩之不可廢倘有聞吾黨之風振起而昌大之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明三代之人才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其論日省敬怠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小學不繇乎敬則無以涵養乎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之節與詩書六藝之教大學不繇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明德新民之功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有內敬主一無適是也有外敬整

齊嚴肅是也有靜時之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有一日之敬終日乾乾夕惕若是也有一息之敬終食之間不違仁是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已聖敬日躋緝熙敬止是也有物物之敬足容重手容恭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是也先儒曰敬勝百邪入小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父母之訓誨師保之提撕入大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上帝之臨汝鬼神之來格豈非所謂一敬立而萬善從之者乎故容有善而未必敬者矣未有敬而不善者也學者誠繇是而用力焉則庶乎其近道矣其論日省善過曰君

學案小識

卷六

六

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遷善改過此君子集義之學也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爲聖人之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所以爲百世之師古之聖賢下學而上達未有不從事於遷善改過者也或曰儒者分卑而力微無善可爲亦無過可紀奈何曰人之爲善非必有所矯揉造作而爲之也善過無他是非而已但於一動一靜之間存心察之何者爲是是卽爲善何者爲非非卽爲過則善過將有不可勝道者矣况天下之理無有介於善不善之間者一出乎善卽入乎過而又何善之無可爲何過之無可紀

哉然善過一也。有似重而實輕，似輕而實重者。有本大而反小有本小，而反大者。有本為善而有為而為反，可為過有本為過而觀過知仁，反可為善者。仰此便可窮理，卽此便可精義。此又存乎吾心之權衡，臨事之裁斷，能用力於此者，當自知之。先生語語切近，隨處鞭辟近裏，不襲明季講學家窠臼。故婁東之學，特為篤實云。



學案小識

卷六

空

卷七目錄

守道學案

楊賓實先生

耿逸庵先生

李恒齋先生

蔡葛山先生

方靈皋先生

趙松伍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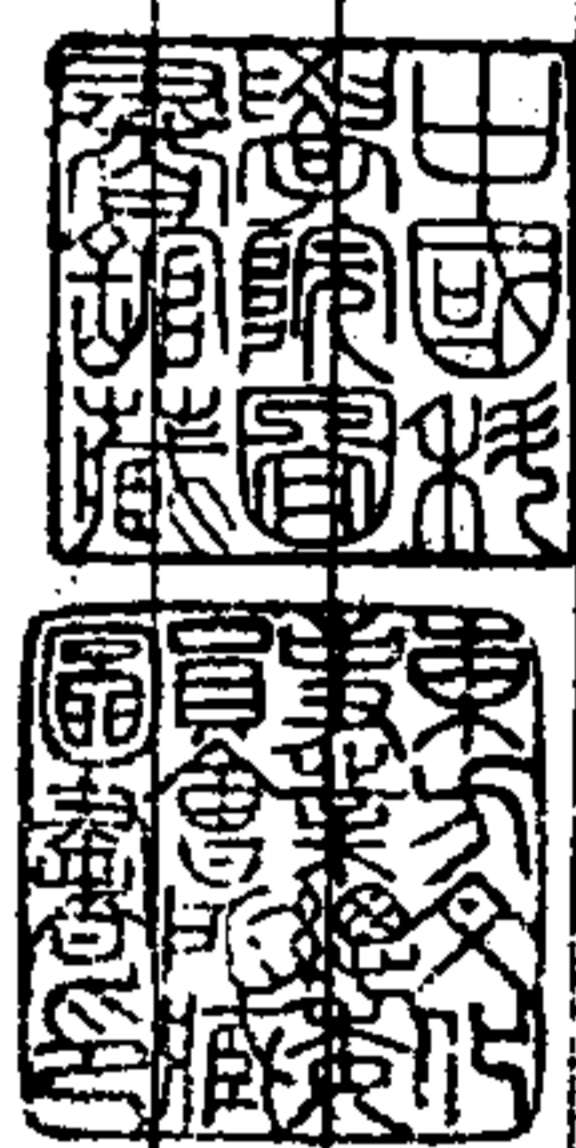
學案小識

卷一

學案小識卷七

守道學案

江陰楊先生



先生諱名時字賓實少嚴重有局度不為事物倉卒搖動為諸生即取性理諸書朝夕尋繹得聖賢門徑所從入成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門下遂從文貞問學請益無間寒暑而闇然為己一主於誠則其自得者也不盡出於師授平時存省縝密推勘精嚴劄記講義諸篇往往能補師之所未及讀其書想見其踐履之篤實操持之堅苦未嘗不令人心折焉以視夫講學家之籠統陵

學案小識

卷七

駕居之不疑者相去遠矣其記大學也曰脩身二字所包甚濶然其功已盡於誠意中到此只是檢點身與人接處使所施之情得其當耳觀後傳以親愛等言可見正心向或專指涵養心體說工夫原不脫持養而其當檢點者則恐感物之時因喜怒哀樂之發有過不及而失其正此雖非惡然亦未盡善也正心當屬用邊說觀後傳以忿懣等言可見誠意向或將意字作念字看念有善惡若實其惡念亦可曰誠意乎蓋意與念不同心上驀地發出者為念心之經營布置者為意意雖不盡出於善然此處意字則以為善去惡之意言誠意是誠

其為善去惡之意故朱子誠意章注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可見力行之功盡於誠意內若云在念頭上要他實實好善惡惡非有為善去惡之功則好善惡惡之意亦何由而快足乎誠意章慎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蓋意之所發其能實之與不能實之皆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必致慎乎此則無徇外為人之弊若不慎於獨中欺慊之幾但致慎於人所及知之地則自脩之功亦甚疏漏矣欲正先誠謂欲正其心於應物之際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無過不及必先省察克治誠其為善去惡之意使所為有善而無惡蓋喜怒哀

學案小識

卷七

樂之不中節其失猶小而為善去惡之心不誠其所關尤大且未有不能為善去惡而其喜怒哀樂之發能中節者也曰天命之性大公無私所謂善也此明德之體也人能克己始能復性而克己之功必先明以察幾乃能健以致決即物體察知萬物皆備之體乃能去有我之私此格物致知所以在誠意之先曰格物窮理乃格身心之物而窮其理理即性也故窮理即盡性之始事若泛然格去欲為觀象極數之學非知窮理之要者曰今人錯認格物二字以博物為格物不知格物是明善擇善工夫非博物之謂也如夫子之生知安行是天縱



之將聖分上事其多才博物特又多能內事曰窮理者窮其性之固有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總此明善而已若格庭前一竹以爲此是窮理曾何當於明善耶格物須明其本性之善若徒逐其形質之變而求之只格得陰陽五行之氣不會明得善曰漢唐儒者多以詰訓名物爲學滯於外而忘其內佛氏以明心見性爲事又專於內而遺其外性合內外忘內則所謂外者亦粗迹而已遺外則所謂內者亦枯槁無用者而已知得此意知內外相爲體用而不可相無又不可因此遂謂窮理之功既當求之性情又當求之事物認作內外並重兩路

學案小識

卷一

三

用功終致分馳散漫而無歸宿須知有本有末一以貫之子夏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言致知之事最善所學者博而志專於爲己又切而問近而思篤字切字近字內便收入根本來灼然見爲我性皆備之體雖未及乎力行而爲仁然知得真切則仁已在其中從此加誠身之功便易爲力漢唐儒者有勉強力行而不能至道者知不真也周程朱子之所以至道者知之真也此程朱格物之說所以爲至而孟子之言道統必曰見而知聞而知也曰知至而後意誠者知行本相因而並進必眼見得到處足方踏得到也知無不

至則意無不實矣曰知至爲知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斷無知既至而意不誠者但誠意之功本徹上下而言雖聖人地位慎獨之功未嘗息也故注云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曰誠意者有爲善去惡之意而能踐之於身不欺其意也若但以立心誠實爲誠意此乃窮理力行之基豫養於其始者或以無妄念爲誠意似與注中實其所發未脗合蓋務決去求必得實盡爲善去惡之事實能實其好惡初意非徒不起妄念之謂誠意是實其好善惡惡之意意字只在好一邊說誠者是惡務決去而善求必得使好惡之意不虛也曰人有人心道心故

學案小識

卷七

四

意念有善有惡須是爲善之意真摯篤切絕無不善之意間雜乃能實其好善惡惡之本意而不虛曰誠意有兩解一是用力爲善去惡以實其好惡之心一是意所發有善惡須使爲善之意真誠無僞而不雜於惡觀誠意章句則當以前說爲主蓋能實其好惡之意則發念之誠而無僞已該其中矣若單說念頭真誠未說到盡爲善去惡之功則德潤身句尙下不得曰觀如惡惡臭好好色則意字當以好善惡惡之本意言不當兼善惡說若說實其善惡之意便講不去一解誠作純誠說言意有善惡須使其意純一而不雜亦可通但與傳文及

注解不合凡意之所以不誠其受病全在轉念能不為轉念所間阻則善必為惡必去而好善惡惡之本意實踐而不虛矣可見誠意只主實其本意說而過絕其轉念一層已該在內如此則德潤身心廣體胖其工夫俱盡於誠意中故結之曰君子必誠其意也注中實字至精非徒發念真誠不假偽之謂又案主意之意與志字相近但志是遠大之意意是細碎之志如說欲為聖人此便是志就一事上說欲為善去惡卻只好說得是主意不可用志字志是大而直者意是小而曲折者曰既知善當為惡當去而立意欲為善去惡卻不能為之去

學案小識

卷七

五

之是自欺其意也不實其言行是欺人不實其意是自欺所謂實其為善去惡之意而不虛之者在無自欺其意也曰為善去惡之意本我心所發其後之實與不實唯己獨知此處須慎之以審其實不實之幾所謂實其意之所發者不但不欺人而不自欺之謂也蓋人發一言而必復其言行一事而必成其事能實其言與行者僅可謂之不欺人若發一意欲為善去惡而念慮之間事為之際不能實踐則為自欺自脩者必禁止此弊於惡必去於善必為以求自快足其意凡其不能實踐其意而自欺與能實踐其意而自慊惟己獨知而他人不

學案小識 卷七

知之非如言行之實不實人及知也必謹之於此以審其欺慊之幾使意之所發無一不實無異於慎於人所及知而欲其言行皆實也曰獨處用省察克治共見處亦須省察其念慮克治其私欲若說共見處心上發念亦是獨此時用省察克治即是慎獨不知人所共見處用省察克治只算一個慎字如何是慎獨大抵常人於共見共聞之地知慎者多於人所不及知之地能慎者少故聖賢以慎獨為教最為喫緊今以獨字為己所獨知之地對人所共知之地而言其工夫甚得力能慎乎此共見共聞自無不慎說雖似粗而足以包於精若以

學案小識

卷七

六

獨為動念處而言則必有徒謹於共見共聞之地遂以為吾於慎獨之功已略能做得一半至人所不見不聞處便自寬假其為說似精而實不得力且當日聖賢之旨本不以獨為動念處也至注中幾字莫要即作獨字看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是言謹之於獨以審其幾也可見人所共知之地亦有幾在亦當謹其幾也注中苟且以徇外而為人此非正釋自欺乃是就言行能實而不欺人上說意云不可徒不欺人而已下文小人之間居為不善是自欺揜著則既欺人矣自字對徇外為人說須貼注中以求快足於己方見著力喫緊曰應物處固

四六三

要謹不謹則恐言行有未盡得宜處然自己獨知處尤不可不謹若此處不謹便是自欺曰誠意即誠身下正心脩身齊治平四章特明其相因以見誠意之重非謂誠意之後心尙有不正身尙有不脩也若不正不脩不得謂之誠矣其記中庸也曰天命之謂性性之與理非有二焉蓋天以於穆不已之理化生萬物而人得此理以爲生即具此理以爲性故體之於人即可以識此理之不貳而驗之於天又可以察人生之本來無極太極太極陰陽此天之一理所流行也性緣理而立理從性而生此人之本乎理以爲知覺也不稟乎天則性何自

學案小識

卷七

七

來不應乎事則理何由見故理爲制事之宜乃百聖不能易之至言豈別有所謂性而可妄加於人哉通乎此則一貫之道也性善之論也然非至誠之人不能達其說故一誠爲應事之本忠君孝親必極其誠然後可極其誠則即宜用宜之道心也一有僞焉則悖宜不宜之人心也人心緣外欲而生雖人所不能無然易流於不善道心乃性之所發見亦與渾然在中之性有別程子謂才說性時便己不是性也即如太極中雖具陰陽而不偏著於陰陽至分陰分陽則太極之所分寄非渾然之體矣若夫陰中具陽者動根乎陰也陽中具陰者靜

根乎陽也陰陽包涵於太極者兩儀已立之後也太極不雜於陰陽者二氣未分之初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其不外是乎命於人而爲性率之而爲道皆此生理之所疑結而布濩乎人心之所發出於至誠則與未發之本不相遠矣善學者求其性之固有循乎己之當爲克己復禮由思誠以入於至誠服膺弗失則一貫有期即性即理本然之學於是乎明陰陽太極一體之道於是乎通大聖人覺世牖民之至意亦於是乎爲不虛矣曰不睹聞非真是無睹聞只情未發時便是朱子云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非是就一刻說乃是大

學案小識

卷七

八

概說大抵恐懼戒慎之心都是因有所感觸而起然學者却當於無所感觸時亦恐懼戒慎故曰由外言之以盡於內曰莫見乎隱節或以由靜而動言尙將此節與上節分作兩時不知存心謹幾有兩件工夫非有兩般時候常常提醒此心使之清明如神一有幾微之動即以此清明之心省察克治之戒懼如燈令常明慎獨如將燈照物曰不睹不聞非真目無睹耳無聞也一日間有目雖睹而不必用意睹之如不睹者有耳雖聞而不必用意聞之如不聞者此即不睹不聞也其因睹聞而有所感觸者方是睹聞而感觸中亦有不同有因感觸

而惕然知所畏顧者此戒慎恐懼之事也有因感觸而發出念頭者卽所謂獨不可不慎者也如非禮之聲色因睹聞而入便起私欲要視之聽之此卽獨之當慎處須以義斷之曰獨字兼獨知之念慮獨知之事爲說除惡念去惡事卽大學去欺求慊之功也曰戒懼慎獨時時皆然非一時戒懼又一時慎獨也心上提醒是戒懼正所發之念使無欺是慎獨此所謂敬義夾持蓋人無思慮及無所感發用情時本甚少當此須臾之頃全是敬用事而義未嘗不行於其間及一思慮一用情則於敬之中尤顯出義之用須知敬義雖刻刻並行而慎獨

學案小識

卷七

九

尤義之著力處也曰戒慎恐懼敬也慎獨義也凡人惕然知畏懼之心屬敬隨卽整飭容貌衣冠此整飭處卽屬慎獨蓋獨者意也凡屬意念者皆是獨無論小念大念總之一涉思慮皆是已所獨知惕然知畏之心屬敬一敬後便動念去整頓此念卽屬獨上凡讀書做事其一種不肯忽略之意卽敬也思慮之得宜卽義也義無所不在念慮之微事爲之著莫不有義焉而念慮則精義集義之切要處也曰敬無時不然義有時不顯康節云陰是循環無端陽是有首有尾的卽此理也曰敬義無處不在如日用間容止語默之際處處有惕然知畏

意卽敬也知畏懼便加整飭使容止語默得其宜卽義也讀書窮理之時清明專一敬也慎思之明辨之卽義也發一念爲一事其炯然不昧主一無適敬也省治裁斷卽義也卽有言行與人酬對時亦然總不離敬義敬義並念而處而敬常爲首以倡義凡義之所行皆敬之所爲也但朱子解道也者兩節卻將整飭容止語默意作戒慎恐懼不作慎獨蓋以整飭容止語默不過畧畧檢點不消大著意用力雖不可謂敬中無義然敬顯而義隱至慎獨處亦皆敬之所爲然義顯而敬隱如此說既於不離道意脈不相刺而敬則自外收入內義則自

學案小識

卷七

十

內達之外於下文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工夫各有歸著朱子之說亦精矣故此章程朱之說皆可依至大學誠意之功斷兼敬義兩事若以主敬爲正心之功甚爲有弊曰注云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謂以此戒懼之心而加謹於此卽周子通書所謂存誠以謹幾細思此語可以知工夫非是兩截敬以直內內者吾心之本性在焉故屬未發邊義以方外外者事物之紛在焉故屬已發邊曰凡主敬者以非敬不能守義行義也若異端之惺惺但要得此心靈覺耳曰一日間固常有不用意觀物聽言時雖睹若無睹雖聞若無聞卽不睹不聞也

非必閉目掩耳乃爲不睹不聞也其用意觀物聽言時則所謂睹也聞也不睹不聞固是未發方睹方聞時一心用在睹聞上漸要引出喜怒哀樂然亦將發而未發也發念慮時有因睹聞而發者有不因睹聞而自發其所發或一發便是喜怒哀樂或未便是喜怒哀樂而近於喜怒哀樂蓋中節不中節之分全係於此此所謂隱微也及至發出爲喜怒哀樂言行昭著人共見聞則見顯也曰有睹聞時喜怒哀樂之幾將發一轉卽發矣如聞人言語或看文字其不立意見虛心默受卽是戒慎恐懼工夫屬在敬邊隨察其言語文字之是非而以我

學案小識

卷七

十一

意裁決之是卽慎獨工夫屬在義邊蓋喜怒哀樂之端已肇於此其因睹聞而心以爲是者卽喜之端也心以爲非者卽怒之端也因睹聞而生油然而暢遂之意者卽樂之端也生肅然悚慄之意者卽哀之端也此卽是己發蓋睹聞是物來感我隱微獨知是我心應物物感我時以靜虛之心受之是敬邊事我應物處以察治之力主之是義邊事戒懼於睹聞而及於不睹聞此未發之體所以立也慎於隱微而達之見顯此已發之用所以行也曰程子謂既有知覺卽是動朱子謂靜中之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發程子所謂知覺以萌芽發動之

學案小識

卷七

十二

知覺言也朱子所謂知覺以知覺之本體言也知覺之本體刻刻常在至慎獨字則以念慮之發已所獨知而言乃知覺之用也曰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所謂惡者止只有過有不及耳故發不中節卽惡也若以莫見莫顯爲形容至靜中一點光景慎獨之獨卽是己所不睹不聞此便是老子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與莊子所謂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之說非聖學相傳之心法也若如程子之說以其所不睹不聞作人所不睹不聞看卽指獨字而言戒慎恐懼卽是慎獨看得上節下節內俱兼敬義此說細究之於義甚精蓋人所不睹不聞處我心有不發念慮時有發念慮時不發念慮時惕然顧畏敬也隨卽整飭容體使合於則義也此卽是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慎其獨知也發念慮時有善念有惡念知其爲善念而不敢棄之喪之知其爲惡念而惕然畏忌敬也隨卽於善斷然爲之於惡斷然去之義也此亦是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慎其獨知也如此看不睹不聞所該甚廣或獨居一室或與人應接我心獨知處皆人所不睹不聞也如此用功自然喜怒哀樂未發時能保全不偏不倚之體及至發時能適合於無過不及之用不睹不聞而獨知處尙未涉

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之根喜怒哀樂之幾俱係於此  
以此觀之大學誠意慎獨本兼敬義程子之意但味其  
所二字似應作己所不睹聞說曰未發是用中之體而  
所謂本體之性卽此而在曰注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  
於至靜之中可見戒懼之功本在尋常動用時自謹獨  
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是慎於人所共知也上節戒  
懼兼動靜確矣下節若云慎於方動之時不遺卻應物  
一層耶若將應物處一段踐行工夫仍歸於戒慎恐懼  
內又有未安矣若云應物時發念處卽是獨朱子何以  
云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

學案小識

卷七

三

不然蓋應物時發念處只是謹幾謹幾與慎獨須有別  
故慎獨二字亦當對見顯一層說與上節補睹聞一例  
看曰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應物之處嘗疑應物時之動  
念亦卽獨也今似將應物一層推開說何也蓋平時之  
念慮與應物時之念慮皆己所獨知人所不知也若應  
物時之言行則人所共見也言行亦要檢點使之得宜  
然是後一層事慎獨則是主腦在念初萌處曰天地位  
萬物育隨人所處地位皆可說自天子至一國一鄉一  
家一身皆然乃是實理實事堯舜之地平天成時雍風  
動鳥獸草木成若是堯舜之位育也孔子雖不得位教

澤及於天下後世是孔子之位育也曰或問中和交致  
致字中可該得格物致知工夫否曰格致工夫在慎獨  
內省察二字中觀此知先生之格致誠正皆從心身上  
一一閱歷過來故言之親切如此有此親切工夫推而  
行之一皆親切教養親切事功文集所載各疏各論各  
示各檄各規約皆因地爲之制因時爲之宜因人爲之  
轉移溷人至今不忘其德者此也而至其定識定力則  
身可折而道不可折氣可挫而志不可挫負荷

殊恩厚膺

隆眷卒以禮部尙書兼管國子監事其在太學升講堂

學案小識

卷七

四

提綱挈領示諸生曰學以希天也天德誠而無妄一仁  
之流行也故必純於仁斯謂之誠其功則在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蓋乾畫實誠之象也坤畫虛敬之象也敬以  
涵義義以敬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其  
要必自闇然爲己以爲默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不易  
世不成名邈世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憂則違此天德  
之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  
首發其義焉有聖學始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  
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至論從政以不貪爲  
美諸生聞其說者本末多可觀焉

登封耿先生

先生諱介號逸庵進士歷官巡道所至民思之丁艱回籍絕意仕進篤志躬行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興復嵩陽書院來學者衆士風蒸蒸其疏太極圖義曰太極之義易昉乎昔孔子繫易曰易有太極宋濂溪周子始爲圖以授程子至朱子表章而發明之由是太極一圖遂爲天命源頭聖教統宗理學真傳學者先須識此蓋其所謂太極者極至之理也以此理至中至正至平至庸至純至粹至微至妙無以復加故曰太極當其未有天地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陰陽上則

學案小識

卷二

五

不能化生萬物所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遂成兩儀兩儀既立則太極在於其中一動一靜一消一息一闔一闢做出古今無限事以四德言之則元亨利貞以五行言之則水火金木以四時言之則春夏秋冬以功用言之則生長收藏天之理雖有四只是一箇元氣流行這元氣一到萬物觸著便生是爲春生由是夏長長此者也秋收收此者也冬藏藏此者也惟其藏得深厚所以明年又春又夏又秋又冬互古此天理互古此元氣流行無時不然無處不在無物不有是理之在天地者如此我輩今日看太極圖若只說如何是無極如何是太

極如何是陰陽五行縱使探討精深終與我無干涉此處須要體認所謂太極者人心之理也陰陽者人心之一動一靜也五行者人心之仁義禮智信也萬物者人心之醜酢萬變也天地未生人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人身上則亦不能參贊位育朱子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理也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故謂之天理然吾心之天理雖有四只是一箇仁心貫徹而義宜此者也禮履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人若能完全得這箇天理則爲子便孝爲臣便忠交朋友便信以之視聽言動

學案小識

卷七

十六

合禮喜怒哀樂中節卽一出入動作食息起居莫不各有天然恰好底道理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太極合而言之則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是理之在吾心者如此然人之不能完全此理者何也已私參之也細觀此圖上面純白底是天地本然之性純粹至善卽孟子所謂性善是也下面黑白相間底便有夾雜便是氣質之性纔落氣質便有己私此處須著工夫如何著工夫曰克己復禮克去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到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明明堂堂渾然性善本體便是聖賢地位所以周子雖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說起只是指出性

命源頭使人知吾性爲至善而聖人爲必可學吃緊處則在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無欲故靜無欲便是克己程子又於其中補出敬字來學者以此求之庶幾有下工夫處矣其讀通書曰吾讀論語見孔門用功只在求仁夫子罕言仁非罕言仁也不向深微處言仁耳往往說箇入門方法教人下手去做故聖人同天時行物生都在耳目間不予人以難知之事周子通書發明無極太極之理二氣五行之妙可謂深微矣今考其言不離乎明善誠身之要修己治人之方親師取友之道簡易明白使人有所持循而達於天道周

學案小識

卷七

七

子其去聖人一間乎後以湯先生潛庵薦授少詹入侍上書房未幾疾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湯先生稱其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蘗自矢居家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見其儔道其實也所著有理學要旨孝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稿

善化李先生

先生諱文炤字元朗號恆齋孝廉官穀城學博幼穎悟知向學十歲適郡城其父攜往文廟告以羣賢配享從祀之故先生歎曰人能似此不枉一生十四補弟子員博通經史前輩見而奇之訂爲忘年交後與同里熊班若邵陵車補旃瀉山張石攻邵陽王醒齋諸同志共勉爲濂洛關閩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讀輒務究其蘊奧雖子史梵書亦必批其根柢嘗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以是不觀諸子之有純有駁安知吾儒之醇乎其醇不審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以上

學案小識

卷七

六

帝德王猷之盡善盡美也平生躬行實踐純孝性成篤厚人倫扶持世教學成遠近爭迎爲山長豫章之聘未應主講嶽麓數年從游者衆悉訓以聖經賢傳之旨修己治人之方親炙者咸各有所得焉所著周易拾遺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拾遺後錄三卷西銘拾遺後錄二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感興詩解一卷訓子詩感一卷家禮拾遺三卷恆齋文集十二卷傳於世其未出者語類約編聖學淵源錄四書詳說楚辭集註拾遺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古文醇古詩的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其周易本義拾



遺序曰易之體要象辭變占而已辭者卦之蘊也變者爻之動也象者理之形也占者事之兆也卦無定體爻無定用而聖人之精蘊於是乎見焉語其性情謂之德語其形容謂之象語其成位謂之體語其對待謂之錯語其流行謂之綜卦之萬變由是而生矣承其尊乎乘其卑乎應其敵乎互其交乎變其之乎得奇之謂健得偶之謂順無過不及之謂中質與位當之謂正爻之萬殊由是而生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於聖人之情亦思過半矣至哉十翼之作乎釋之以彖象申之以文言經緯之以序卦雜卦繫辭所以明辭也占在其中矣

學案小識

卷一

先

說卦所以明象也變在其中矣易傳之作蓋善於祖述者雖本義亦大抵本其說而約之耳然於辭則多得之而於象蓋未深考是亦不無遺議也不揣愚陋妄為補葺釋經則以象數為主釋傳則以義理為歸體用一原欲推而明之顯微無間欲究而極之而數載之間憂哀沓至橫逆頻加稍有暇日未嘗敢釋於心也草稿三易始克成編蓋七年於茲矣觀會通以行典禮豈所敢知由辭以得意或庶幾其萬一矣乎其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序曰五禮有庸昉於虞廷而秩宗之官特典其事自夏歷商莫不由之迄成周之代元聖挺生而制作於是

乎大備然行之既久威儀太甚忠信或薄文物既繁僭擬斯萌孔子周流列國參考互訂思欲折三代之衷為萬世不易之成憲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固已略見其槩矣乃詢之柱下僅得周儀徵之杞宋不足文獻是則雖有訂禮之意而未必其成書也然三百三千經典具在而七十子之徒作為傳記以故郁郁之盛未嘗失傳焉迨秦灰既烈之後而其迹遂蕩然矣漢人以金帛購書真偽混淆諸儒任意去取儀禮之經僅存十有七篇其記僅存四十有九篇此外經之篇三十有九記之篇一百有餘雖或偶見於大戴禮及註疏稱引之間不過存

學案小識

卷一

三

十一於千百耳唐之元成魏公輯為類禮二十餘卷而故府不傳宋之伊川程子始與門人呂與叔思欲大加刪訂而迄不能就惟朱子與門人黃直卿釐為儀禮經傳通解集註然卷帙浩繁而誦習者益寡矣顧其書實為稿本而篇目之離合註疏之得失猶多有可議者蓋專以冠昏為家禮而喪祭列之續卷則不當分而分也曲禮少儀之紛躋生民所通用大學中庸之淵微聖學之極則而並入學禮則不當合而合也至於周官乃治平之全書不專於言禮而裂取其分土制國設官建侯師田刑辟之事以充王朝之禮能無筆削聖經之嫌乎

故知此書實爲稿本而未可執之以爲定論也。炤自方壯之年始得其書而誦習之繼而重遭大故乃留意於喪祭之禮據黃氏之所定者去其重複補其疏略復取朱子之成書分爲七類而解釋之首之以嘉則冠昏飲食燕射之必詳次之以賓則相見聘朝之必辨次之以軍則師田均建役刑之必晰由是而慎終以凶則殯虞練祥服制儀節不可以苟也由是而追遠以吉則祖考神祇廟貌文物不可以忽也夫然後以通禮彌之其居家也有內則其入學也有弟子職少儀其立朝也有臣禮優游於日用則曲禮致其文遜敏於庠塾則學制學

學案小識

卷七

三

記立其規合同於天人則夏小正月令備其用若禮運禮器則總文質之宜具經曲之義而一以貫之而禮之爲教可得而悉矣夫然後以通樂飾之鄉有南朝有雅郊廟有頌至於樂記則聲容德政發揮無遺而樂之爲教可得而推矣夫禮樂之用經三代聖人之作述而後成今欲據殘闕之遺文而復還其盛豈可得哉然則是編之脩亦曰守其舊以俟之其人而已矣風會推遷無往不復聖人有作卽始見終據此而推明之其必有以默識於意言之表乎周子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建中和之極者三復焉可也其周禮集傳

序曰萬象融融上天統之庶類紘紘后土含之大運綿綿四時紀之而元化默宰於其間王者有作人極於是乎立焉設官分職綱舉目張蓋取諸此而已矣君者極也相者陰陽五行也司徒爲教養之相宗伯爲禮樂之相司馬爲征伐之相司寇爲刑辟之相司空爲田賦之相播五行於四時也冢宰爲脩齊治平之相渾二氣於一元也洪荒以來茫昧莫稽唐虞以降損益迭出及成周而後大備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甚矣制法之難也周轍既東王綱不振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

學案小識

卷七

三

去其籍雖以子輿氏之哲亦僅聞其略而已然庖人之類見於內則庶子之掌載於燕義九伐之法述於穰苴職方之紀出於汲冢司樂之篇呈於寶公蓋不待李氏女子之獻劉氏天祿之校而其言固已散出矣去聖既遠晦蝕繁多有倣其迹而假之者有竊其似而亂之者有師其意而不能循序以施之者天下之士益以惑焉惟朱子以爲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其論始定顧表章雖明而訓釋未逮至於諸儒之說則又未免以私意小智雜乎其間非不有醇焉而不勝其疵也非不有詳焉而不勝其略也學者入於其中能無望洋向若之歎乎

炤自弱冠卽不能無疑於此於是熟讀深思遠稽博采不揣固陋勒爲一編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鑒歷代之興衰以竊附於詩書集註之後至若冬官既亡則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誌其梗槩而考工記亦存之以備參稽焉庶幾聖人之精意不泯沒於百家之曲說云爾嗟乎天地無心生民有欲其污隆升降視乎君相之一念耳志氣如神百體從令當躬具有位育也朝廷建極萬方承式海宇不啻官骸也外王內聖果且有二道乎哉自道術之裂也論學者以虛無爲宗而士直世務論治者以名法爲急而迂疏性術規矩準繩之不立而思制

學案小識

卷七

三

天下之器利天下之用也其可得乎然則是書固四子之梁筏五經之模範精粕煨燼無非至教神明變化存乎一心此傳之所爲作也若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則宇宙之廣永當必有人焉任之而豈區區之所敢議哉其春秋集註序曰春秋議道之書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分而爲三綱而人遂各戴其天焉天子以之平天下諸侯以之治其國大夫以之齊其家士庶以之脩其身而宇宙無不得所之物矣皇古以來君師代作成周有制六典昭垂融融灝灝莫非天理之充周卽莫非道術之經緯其斯以爲太

和之運哉東遷以後下凌上替卿尹之援攘而百官失其統邦國之吞蝕而四海失其均世官用而賓興之法失稅賦增而養民之意衰僭竊相仍而禮樂變矣爭奪無已而征伐擅矣亂賊日滋而刑罰縱矣田邑踰制而疆理壞矣舉六典之所載者皆紊而廢之則道術不用而智力相競亦其勢然也孔子生乎其時夢想周公而不獲一試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以成周之道術治成周之臣民掃陰雨晦霾之積沴指示以太虛之本體而宇宙之太和在其手矣蓋其心如天之於萬物包涵徧覆以知則易以能則簡故形於言者絕無委曲煩擾之

學案小識

卷七

三

迹隨其所發而莫非性命之精微無我故也後之儒者不能得聖人之心而思窮聖人之言許以爲直微以爲智舍康莊而入於荆榛之中又何道之能議耶伊川程子略舉其端未竟其緒私淑其學者迭相闡明譬諸以管窺天而終不能盡見其全體竊不自量哀集之擇取之間亦附己意而足成之未知於聖人之意果如何而諸儒之穿鑿附會則盡去之矣嗟夫宇宙之綱維一道而已純之則爲王駁之則爲霸戾之則爲裔戕之則爲賊氣化之遷流不能不疊興於其間聖人未嘗不欲一切以道繩之而僅寄一綫於簡冊之中此聖人之所深

悲也使凡有天下者與有國有家有身者讀其文推其  
意而思其義一念之慊不啻華袞之加也一念之欺不  
啻斧鉞之至也則日用云爲無適而非春秋卽無適而  
非聖心無適而非天理矣撥亂反正莫要於此心一身  
之三代既復而後推之於家也可推之於國也可推之  
於天下也亦無不可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本乎天  
道以合乎六典豈徒二百四十二年之陳迹已哉不然  
則是史案而已矣則是邸鈔而已矣其通書解拾遺序  
曰此書本號易通蓋因論易推及於他書也以乾象盡  
造化之理以蒙艮立教學之歸以乾損益動明脩己之

學案小識

卷一

五

實以家人睽復无妄極治人之原而易之精蘊已思過  
半矣其曰誠曰純曰一中庸之樞紐也其曰端本曰善  
則則大學之體要也其曰視聽言貌思曰剛柔善惡中  
則洪範至切之目也其曰禮樂政刑教則周禮至當之  
規也其曰正王道曰明大法則春秋至簡之義也至於  
示不改之樂發無言之蘊推性善之由來明仁義之大  
化而孔孟之心法於是乎昭然若揭焉投五金於大冶  
而精粹者上騰萃百卉於一區而英華者先露是書於  
羣聖之作亦若是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世之  
下而獨得乎千載不傳之緒歟願其言高而旨遠辭約

而義微朱子之解恒引而不發以俟學者之自悟然嗣  
是以後惟敬軒薛氏嘗究心焉延及後世而誦習者亦  
罕矣炤自弱冠下第登舟聞良友之訓導始獲見其遺  
編而讀之豁然如生長菑屋之中一旦決藩垣而忽觀  
天之廣大也晝誦宵思炎雪靡間然後嘆條理之密意  
味之深誠有不我欺者而歲華已十六易矣竊因朱子  
之緒餘而推究之章循其序篇揭其綱錄爲一卷以備  
遺忘而無極之真陰陽五行之運男女萬化之象常若  
瞭然於心目之間同志之士倘致思於此焉則所謂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者豈遂不可得而見耶其正蒙集解

學案小識

卷七

五

序曰正蒙之書張子言道而作也蓋道在天地而體諸  
聖人寓諸六經其下學上達則存乎君子之自脩焉一  
氣混茫萬有森列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是物也有儀  
有象則變化不窮升之爲七政布之爲五行散之爲風  
雲雷雨豈有他哉與道爲體而已矣萬物芸芸天則覆  
之庶民蚩蚩聖則範之故君子之學必本天而宗聖庶  
物人倫明之察之而理可窮矣人心天命研之精之而  
性命可知矣由是盡心而誠身則自得之實也由是脩  
己而及物則時措之宜也蘊之而爲德發之而爲業行  
諸上而爲君相明諸下而爲師儒見諸日用而爲言行

爲政事皆同歸而一致耳易擬其象詩宣其志書述其事禮樂彰其用百家之方術豈足以素之文哉道乎非仁且智其何以疑之乎訂其頑則仁矻其愚則智而於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是正蒙之大旨也雖其辭多未暢理多未融誠有如程子朱子所譏者然囊括造化縷析聖詮一洗異端之荒謬俗學之支離殆非天人之對性道之原所能闡其藩籬也是以忘其固陋集諸說而以己意斷之發明其大醇辨晰其小疵至若意見或殊而義理不妨兩通者則亦並著其說以聽學者之自擇然後此書之辭意不至於苦其艱深而疑其偏窒也或

學案小識

卷七

七

者謂此書不及通書易傳之深醇難以上接四子之傳則其言過矣近思錄並列四先生之言雖以觀物內外篇而不得班焉語類又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夫採薇一歌傳聞匪實且民到於今誦之乃若伊訓數篇表裏謨詒未嘗因道之小偏而遂廢其言也則何疑於正蒙乎然則是書固宜與通書易傳並行而上接四子之傳特凡近之說不能如章句集註之神會而心得之耳是所望於同志者之商質也其近思錄集解序曰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緝微言而成論語遵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

方其功盛矣自秦漢以降道術分裂荀揚王韓各駕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詣建圖屬書弁冕羣言以傳之程氏而張氏亦與有聞焉推演廣大辨析精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望洋而興歎甚至未嘗究其顛末而妄肆詆訶有如陸九淵議太極之非是大原可得而湮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宏綱可得而絕也程迥詆主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道治天下之迂是王猷可得而雜也朱子蓋深憫之於是不得已而爲近思之錄著性命之

學案小識

卷七

七

蘊而天下之言道者有所宗揭進脩之要而天下之言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克己之方理家人官均平天下之法以逮應物教人制心之則與夫閑邪說宗正學之歸莫不舉之有要而循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子而補其所未備焉欲求數君子之道而不先之以是書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奧義多未易曉朱子雖往往發明之而散見於羣書蓋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可得也竊不自揣爲之哀集而次列之而又取其意之相類與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家之言至其所闕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薛氏胡氏之言以補之間亦

或附己意於其間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忘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矣嗚呼學者誠能遜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難爲言而於內聖外王之道不患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辭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推浪旋無以自拔而猶自矜衣鉢之傳者其小大之不同量爲何如也聊志其槩於此以自警云其家禮拾遺序曰先正朱文公宅祝太夫人憂著家禮一書藏之匣中爲一僕童所竊逮易簣後乃行於世當著書時年方強仕耳故與晚年之論不無小異然其規模之宏大條理之精密固無愧於制作之能事也予自連遭大故以來取是書

學案小識

卷一

五

而遵守之誦習之己而參之於儀禮周官復衷之於語類文集爲辨論數十則上推先生之遺意下輯羣儒之公論名曰家禮拾遺郡侯崔公聞而嘉之錫以弁言然未敢出以示人也比年以來三禮解成恐始學者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乃復取故編而訂正之以爲有家者誠能守此而謹行焉亦足以正其本矣至若藍田鄉約則鄉里之準繩也白鹿洞揭示滄洲釋菜儀則學禮之權輿也輒取以附其後以爲三代之文物雖不能遽復而因俗以宜民道莫近乎此也抑文中子有言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

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然則觀是書者其毋以言近而忽之倘亦寡過遠罪之一資乎其語類約編序曰大化之運元必歸貞道統之傳開必有會是故脩和之盛司空告其成謨烈之垂家相成其德洙泗之傳命世發其蘊斯所卓然自立於一代而萬世共由之也秦灰旣烈聖道中淪雖董韓孫石之才而莫能振其緒迨濂洛疊起而道統於是乎中興然合志者未免夷惠之偏及門者鮮有顏曾之匹而道術亦復爲天下裂矣藉六經以文好言託三代以飾虐政盡中於君心毒流於生民是王氏之學也尙縱橫

學案小識

卷七

五

之詭習揚嵇阮之餘波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是蘇氏之學也恃履忠蹈信之資蔑知言窮理之學醇大而疵亦不細功多而過亦不少是司馬氏之學也以佛乘爲道岸以禪悟爲儒脩肆淫詖邪遁之辭攻螟螣蝨賊之技是張氏之學也昧心性之大原務德業之崇廣九層之臺不積於累土千里之行不謹於舉步是胡氏之學也譏問學爲榛塞詆思辨爲陸沈聚精會神而以爲德性任性率意而以爲天機是陸氏之學也擇善之不明而託於渾厚立己之不固而流於通融博學多聞固有之守約窮源則未也是呂氏之學也卽器

而謂之道卽物而謂之則侈心於制度之末鑿知於文  
爲之繁是永嘉陳氏之學也義與利雙行王與霸雜用  
枉己而思以直人誦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陳氏之學  
也神祖聖伏百喙爭鳴於是晦翁夫子獨與敬夫季通  
左驂右介攘剔之扶持之然後聖道大明如日月之經  
天江河之行地從遊之士幾徧天下而訓誨諄懇提撕  
反覆憂之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顧紀錄之多  
未免重複識見之悞未免舛訛敬軒薛子蓋屢以刪脩  
詔後之人而未有承其志者也竊不自揣擇其言之精  
粹者勒爲一編名之曰約至若四書五經太極通書西

學案小識

卷七

三

銘之說則前民固已哀集於傳註之下惟程張之書之  
發明者則附於近思之集解禮儀之辨晰者則附於家  
禮之拾遺故其所編者獨此而已矣其他文集則將入  
古文之選而獨取知舊門人之問答列於各傳之末焉  
嗚呼宋之道統先知先覺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  
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無內無垠朱子以之  
其斯道之利貞乎然則讀是書者何異聆大成之再集  
也哉其淵源全錄序曰天膺生民篤生至聖顏曾拔萃  
翱翔兩驂此道統之源也然顏以明脣之資備中和之  
蘊而端木未足以並之故天不假齡而有喪予之歎曾

則篤實宏毅引年眉壽思孟復承其業而其學於是乎  
光大矣歷漢及唐雜以百家之支離亂以二氏之邪遁  
雖或不無豪傑之士特立其間譬彼支川之清泚小澗  
之湍流終不足與於四瀆環瀛之勝也宋治休明而卓  
爾之見忽發於月巖星墩之間一門親炙淵奧繼軌然  
一則超詣而自得一則持守以有成超詣自得者英才  
莫能窺其奧持守有成者遂主絕學之宗盟焉乃若雪  
月風花之品題野馬網緼之窺測則猶若倚於一偏而  
非正鵠之的汴京南渡斯文從之然晦翁贊正叔之緒  
而底於大備子靜襲伯淳之詣而入於歧途遂至朋分

學案小識

卷七

三

角立歷數百年而未已以故德温叔心方續晦翁之傳  
而公甫伯安復張子靜之幟而有明末代之學術卒淪  
於淫辭詖行之歸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夫子淵雖見  
天心之復而必循循於博文約禮之功茂叔雖探無極  
之真而必乾乾於窮理盡性之旨其與明新擇執涵養  
進學之義又何以異哉蓋上智之資誠立而明通大賢  
之品敬直而義方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不可誣也  
不自度其氣質之若何而凌高躐空驚世駭俗舍義理  
而任知覺汨性命而攝精神未嘗不言心而不知惟危  
惟微之分也未嘗不言性而不知有欲有恒之辨也未

嘗不專心以求靜而不知靜存動察與守靜致虛之殊途也未嘗不妄意以晦神而不知形生神發與誠精神應之異致也幾何而不為異端之赤幟也哉今因伊洛淵源之錄溯而上之以至於尼嶧沿而下之以及於薛胡各倣世家列傳之體而錄其行實盡刪異學之荒謬而使道術歸於一焉庶幾讀論語諸書如聆左史之記言讀淵源一錄如觀右史之記事而聖賢之儀型宛然在目矣若夫觀而摩焉奮而興焉則存乎其人云爾先生力肩斯道惟恐濂洛關閩之說不傳於世而六經之微言與旨從此而溼是以每讀一書必思闡明一書之義雖所述或與先賢偶有出入而其意實欲補先賢之所不及而已未嘗異也先生身雖未顯而道在人耳目至今鄉人偶論及之未有不起敬者其亦典型之不忘者歟

學案小識 卷七

漳浦蔡先生

先生諱新字次明號葛山進士憲官大學士諡文端學以求仁為宗以孟子不動心為指歸其著丹仁說曰有為三教合一之說者謂老氏之丹即儒者之仁特異其名耳故老氏汲汲於還丹聖門汲汲於求仁其致一也余始聞而惑焉竊自惟幼習儒書於聖門求仁之方極意鑽研而未能得其領要長而涉獵於道教其間所言性命精微之理皆杳冥恍惚未能折其謬而服其心因反覆深思究其立心之始與成功之終有判然而不相合者始確然信其異而非同也蓋老氏之汲汲於還丹欲得之一已私也聖門之汲汲於求仁欲達之天下公也得之一已者所謂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可一蹴而至而於人無與也達之天下者所謂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隨分可自盡而於己亦無與也是其立心之始既判而不同而成就之規復迥然其互異乃欲以自私自利之心與胞民與物之量同類而並觀亦惑之甚矣或謂禮樂兵農皆濟世之具孔子於由求赤三子許其功而不許其仁抑獨何歟曰兵農禮樂仁之敬著而非其本體也若論本體則天下歸仁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惟聖者能之豈一

學案小識 卷七



材一藝之可擬哉然則老子丹成之後上符天籙造化生身豈不與仁同功而異位乎曰拔宅飛升之事今亦未見其人即使有之亦賴仁人以濟世無皋夔稷契將巢許隨光亦淪胥以沒矣惡在其能成道也故吾儒之學非濟世及物不爲功又三不可得說曰余嘗苦此心難治因集先儒言操心養心存心求放心之法彙成一冊爲事心錄晝夜體玩而終不能有得也因看金剛經所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初甚樂之咸謂事心之學莫過於此與吾儒無將迎無內外擴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旨若合符節此不動心之學

學案小識

卷七

三

也雖然予亦嘗從事於斯矣夫過去之事其慊於吾心者忘之猶可言也其差錯謬誤不安於心者則必悔悟深切痛自刻責以爲遷改之端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昌黎亦云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甯終莫能戒在辱而悔之既甯而忘之非過去心之不可得乎頻復之屬實基於此若夫未來之事其計度謀望之私不存可也其或事關艱鉅時當盤錯苟非講之有素何能應之裕如則豫之不可已也中庸言凡事豫則立自古名臣碩輔所以定大疑決大計而成大務者皆以豫也豈得以未來爲出位之思願外之想乎至現在之事則當幾

之是非得失間不容髮非實有審幾之哲決幾之力不能當幾而發泛應曲當也今在過去者視現在爲未來而不之問未來者視現在爲過去而不復留既無遠慮於前徒貽借鑒於後勢必旁皇失錯甚至鹵莽滅裂一心之迴惑尙可言乎若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則知幾其神惟聖者能之豈所望於學人乎故三不可得之說余既學焉而未能亦明其不可也因爲之說以自解云或曰然則不動心之道其不可學歟曰此非孟子之不動心乃告子之不動心也三代之時佛法未入中國告子不得於言四句與此正相照

學案小識

卷七

三

合宜孟子於楊墨之外獨曉曉於告子也觀此二篇亦可知先生之學之大概矣先生邃深經學爲上書房總師傅者數十年其進呈經解本末燦然率皆敬肆欺慊非盈虛消長之所由來卽治亂安危之所必致不徒守經師之舊談也其解泰卦九三爻詞曰臣謹案天人治亂之幾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亂者天心之仁愛也不能有治而無亂者氣數之乘除也懼其亂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維氣數而體天心也自盈虛消息言之則天心有時不勝氣數以制治保邦言之則人事亦有時而符天心謂數不可逃六月雲漢之詩何以光

復舊物謂時有可恃開元天寶之治何以不克令終知此意者於秦之三爻見之矣夫秦極盛之時也三亦猶陽長之候也聖人於否至四而後有喜詞於泰當三而卽多戒懼慮患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亂也不於其亂而生於極治之時何也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爲天下謀治安爲子孫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貫天人實繫賴之履泰以後上恬下嬉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遊爲無害民生臣以持祿養交爲安享暇豫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徇目前之安而圖一己之利夫圖一

學案小識

卷七

長

己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者也徇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後日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愒其一也開國之初簡節疏目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恃法也昇平以後巧偽漸滋則文網愈密以繁文縟節爲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條律例爲足以釐剔奸蠹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顆粒銖兩之出入不敢專焉鈞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輕重之權宜不敢問焉使其君子無所恃以盡設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僞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書期會爲盡職而立法之初心設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則政令之煩瑣其一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當泰

之時民物滋豐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徵斂愈密經費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致富後世則以庶而愈貧古者論貧富於民間後世則計贏絀於內府古者制國用量入爲出後世籌度支則因出而經入由是雖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見德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饒則物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尙功致治之初尙文皆有經世之遠猷泰運旣開承平日久朝廷漸厭譙論士大夫諱言風節拘牽文義以爲學熟習圓通以爲才卑順柔詭以爲德靡曼繁縟以爲文俗以此爲尙家以此爲教莫不漸染成風揣

學案小識

卷七

長

摩干進夫貴之所向賤之所趨也家之所修廷之所獻也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在野之誦讀皆市心矣居鄉無廉隅之砥礪則登進之事功皆苟且矣則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風俗者盛衰之本源當泰之初室家婦子里黨閭巷多有敦龐安集之思厥後生齒繁則家庭之詬訾日起生計迫則里巷之任恤漸衰商賈之豪奢逾仕宦狙獪之險健欺善良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於愚戇而疏於奸民是長其桀驁之氣也吏治博安靜之名而蠹胥之弊竇日啟雀鼠之案牘常懸是釀其刁悍之習也則風俗之澆漓又其一也此數者或由矯枉之過

正或因時勢之遞遷皆人事與氣數相因而至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於泰之三爻卽戒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霜雖未冰月已幾望誠甚懼乎其孚也然可謂之氣數人事而不可謂之天心蓋天心之仁愛甚矣自古雖當衰亂之運其君臣能恪謹天戒側身修行則天猶未有不子之以治者况其未雨之綢繆乎誠使爲人君者懍競業之小心存無虞之儆戒念六月雲漢之詩鑒開元天寶之事廟堂之上恪恭震動百爾臣工惟懷永圖罔敢玩愒以迓天庥然後崇簡易敦大體重責成戒叢脞則政令不煩矣省浮費戒屯膏修地利薄征稅則財用

學案小識

卷一

五

不匱矣審好尙公賞罰獎忠直黜浮華則人才咸奮矣敦孝弟重農桑嚴豪猾清獄訟則風俗還淳矣保大定功和衆豐財有苞桑之固無復隍之憂豈不於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無玩愒始則欲盡人事以體天心而維氣數者誠不外艱貞之訓歟其解初一日五行全節曰蔡沈曰此九疇之綱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驗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臣案九疇之文

原本洛書之數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也五居其中謂之皇極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先儒論之辨矣而對待之義鮮有及者臣嘗繹之其法以君心爲本上下四旁備列天人以監觀省察互成其用君天下之大法精且備矣何則五行者天道之始也福極者人事之終也天以健順五常化生萬物嚮之者福背之者威王者嚮明而治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其協於極者則爵賞所加也而福壽康甯必及之其罹於咎者則刑罰所施也而憂貧疾弱必及之是聖人之與天共治也故一與九對而五行福極位焉五事者修

學案小識

卷七

四

身之要人事之本也庶徵者感應之幾天道之著也人君一念之敬必形於外則凡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者相因而至和氣之所致祥也一念之肆亦必形於外則凡作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亦相因而至乖氣之所致異也乃範約言之曰肅又哲謀聖則爲時爲若者應焉曰狂僭豫急蒙則極備極無者應焉所以深著其感應之幾徵召之速甚微而可畏也自古明聖之君必於此而念之是聖人之以天自治也故二與八對而五事庶徵位焉八政者治世之大端布於人也稽疑者神道之所設教謀之於

天也蓋王道之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惟明有禮樂故聖人不敢矜無爲之治而食貨賓師命官分職之事從斯而起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惟幽有鬼神故聖人不敢矜睿思之智而著龜卜筮三兆五占之法從斯而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是聖人之本天以前民也故三與七對而入政稽疑位焉五紀者欽若之意後天奉天也三德者君師之任以人治人也萬物幽鬱沉滯之氣生於陰陽之愆伏而默化於歲會之中和人心偏陂顛側之端起於剛柔之互勝而無不可借於正直之大道故五紀布而歲功成則風雨露雷無非

學案小識

卷七

四

則之其以此敷然則河圖虛太極於八卦之外而洛書獨列皇極於九疇之中者又何也蓋太極天道也惟不雜陰陽故能爲萬物之樞紐皇極王道也惟不離乎萬物故能爲四海之會歸此以見天人繫屬之故有相維而不相離者範之深意也抑又考之皇極一章不汲汲於庶民之淫朋比德而獨於凡厥正人三致意焉俊民何與於庶徵而言庶徵則以用章爲平康之本秉彝無關於五福而語五福亦以好德居考終之先此又皇降之衷陰隲之意所最先者故其丁甯垂訓如此大學平天下之道在於用人錫福之君所宜深念焉經解可誦

學案小識

卷七

四

者不止此二藝而此二藝尤爲精卓故錄之所著有緝齋詩文集

桐城方先生

先生諱苞字靈皋號望谿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窮究經史而於三禮考覈尤精通千古盛衰得失之故辨歷代離合異同之言以蘊蓄鬱積而宣之於文其爲文也簡而中乎理精而盡乎事隱約而曲當乎人情大抵根柢於史氏而游泳乎韓歐者也今錄其言學者亦可知先生之所自來矣其原過曰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七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

學案小識

卷七

四

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息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過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過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汚且毀也既汚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其通蔽曰譽乎已則以爲

學案小識

卷七

四

喜毀乎已則以爲怒者心術之公患也同乎已則以爲是異乎已則以爲非者學術之公患也君子則不然譽乎已則懼焉懼無其實而掠美也毀乎已則幸焉幸吾得知而改之也同乎已則疑焉疑有所蔽而因是以自堅也異乎已則思焉去其所私以觀異術然後與道大適也蓋稱吾之善者或諛佞之虛言也非然則未嘗知吾之深也吾行之所由吾心之所安吾自知之而已若攻吾之惡則不當者鮮矣雖與吾有憎怨吾無其十或實有四三焉與吾言如響必中無定識者也非然則所見之偶同也若辨吾之惑則不當者鮮矣理之至者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獨而不厭乎人心則其爲偏惑也審矣吾友劉君古塘行直而清其爲學常自信而不疑心所不可雖古人之書不苟爲同也而好人之同乎已夫古人之說不能強吾以苟同而欲人之同乎已非心術之蔽乎知君者猶以爲自信之過也不知者將以爲有爭氣也君與吾離羣而索居久矣會有所聞書以質之其學案序曰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

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疎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強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爲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與之縱焉豈好爲苟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跪履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

學案小識

卷七

聖

吾之心必依於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於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強人以所難既志於學胡復樂其疎且簡以爲自欺之術哉先生尙節槩表幽隱喜交天下士而於學術則獨守程朱有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濶謂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沉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先生作而言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閣稱此轉涉乎其小耳吾姑以

學案小識

卷七

聖

疑周官集註春秋通論望谿集

學案小識

卷七

四七

武進趙先生

先生諱申喬字松伍進士起家知縣至巡撫擢尚書卒  
謚恭毅嚴明清惠所至無害不除無利不興遇民疾苦  
剴切而詳陳之見官貪酷懲察而嚴覈之一時害其賢  
者未嘗不伺其隙而無隙可伺也而先生之賢愈簡於  
帝心矣其進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講義曰臣案鹿鳴序  
以為燕羣臣嘉賓之詩夫羣臣也而以爲嘉賓其情洽  
矣進而詠鼓瑟吹笙則所以和其聲者至矣更進而詠  
承筐是將則所以勸之飲食而致其禮義之殷勤者無  
不用其極矣遂乃質言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諄諄乎

學案小識

卷七

四六

若惟恐其吝此周行而不以遽示者於此見聖人好問  
之殷取善之切其舍而從人之意何其懇以摯也夫士  
人自束髮讀書以來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  
敬斯亦聞之熟矣豈其策名委質而敢忘諸必俟乎吾  
君之如其委曲以重之乃始出於其中所素藏以與  
吾君權施報哉然而聖人必以為不如是而不得者何  
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分極而  
不以情通之則隔禮勝而不以樂和之則離彼夫希榮  
苟祿者無論矣即夫稍知大義矢諸夙夜非不懷入告  
之誠及乎質對大廷而其分嚴而其禮敬往往多所畏

懼卒懷疑而不敢前史稱唐太宗神彩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顏色冀聞規諫夫太宗之納諫宜無不昭然共白於臣庶而猶必假奏事者以顏色而羣臣進見至失舉措則凡人臣之對越於君者其難其慎亦概可知矣聖人爲之備著其儀於燕琴瑟筮以大鳴其豫幣帛勸侑以厭厭其心俾得優游夷憚而嚴者以舒敬者以和乃坦然直吐其質臆而有不知知無不言有不言言無不盡也故聖人之如是其委曲以厚之者凡以爲中材勸云爾且夫周行大道也以道培國運則當盛明之時進憂危之語以

學案小識

卷七

四九

道律皇躬則當晏安之地陳怠荒之防以道格君心則當嗜好之萌嚴性情之正甚且以萬無一有之事設若或有一之心如禹之於舜而謂無若丹朱周公之於成王而謂無若殷王受臣方惴惴恐懼以爲獲罪滋大乃君不惟恕其狂瞽而且直探其心之所存以爲人之好我此固純臣志士所日夜切切以祝之吾君未敢必之吾君者而不意吾君之體卹之一至於此也臣誰無心忍不相率而入告乎故不獨師保以爲啟沃疑丞以爲贊襄庶士御事相與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而瞽以典史以書師箴賁賦賸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蓋莫不畢至於

其前而效周行之示則廣颺之休可繼泰交之治可成此聖人所以因燕而作是詩復歌之以爲燕儀用垂訓於萬世歟觀此則可以知先生之責難矣其平時言忠言孝言節義皆自其心性中流出爲商邱令所撰貞烈祠碑記曰死生之際顧不重哉而取舍向背之幾則微矣乎余觀自古學士大夫讀書考道講義型仁席紳絀之榮負社稷之寄一旦變故當前優柔隱忍甚或反面事仇棄廉恥而不顧者往往是也矧在閭閻之中具陰柔之質不習詩書之訓誠不關君父之憂辱欲其毅然捐生慷慨而無轉移蓋難矣夫天地一氣賦形卽人

學案小識

卷七

五十一

人同秉正氣於厥躬顧何以一朝之激不憚自經於溝瀆而大節則靡靡焉豈其血氣之逞嘗有餘而道義之配則不足歟無乃有所帥者其氣伸於正無所帥者其氣激於偏也是故志之不可不持也終身之名節千秋萬世之芳穢而祇係於一念之消長一息之依違夫豈偶然之故哉余來宰商邑知前任梁公之配張孺人者殉壬午之難從容自經邑人敬其節結宇祠之久而圯予修復焉又讀邑志悲同時之以時殉者率張孺人志也予按志有前於壬午而殉難者亦先得張孺人志也總烈婦四十二人烈女四人或綸翟膺榮或裙釵茹困



或琴瑟誌好或閨閣待年莫不視死如歸潔身若冕憑弔之下歎歎不能已爰廣祠基築後廡羣萃烈魂鐫石代主春秋享之嗚呼完一己之身名而榮千秋之妥侑使過者生敬聞者興起豈非羞惡原在人心而貞志光於日月哉五代史取王凝之妻以論馮道愧天下之學士大夫者至矣吾爲是舉詎但倡一邑之化流坤德之輝乎蓋亦培鬚眉之氣志取輕重而審死生凡植身於兩間者不欲令巾幗羞人也然則彭善維風又實邑宰之責已爲湖南巡撫所撰重建劉忠毅公祠碑記曰古之以忠而死長沙者自三閭大夫始其後賈太傅弔之

學案小識

卷七

五

故罷西有屈賈祠卽賈太傅故宅也由祠而左爲熊湘閣址乃宋李忠節公全家殉難處舊有祠而廢爲民廛余旣清復之重建祠於其地祠之後則爲前明劉忠毅公祠舊址忠毅公蓋以御史巡按湖南而死張獻忠之難者也公名熙祚江南武進人起家孝廉崇禎癸未獻賊陷武岳公率兵禦之入長沙兵潰復如衡再如永當是時惠吉桂三藩皆棄封而遁潰卒訂於前強寇躡於後倉皇奔走公實護之行號召散卒將以圖克復而賊猝至諸王走嶺表公曰御史楚官也義不可去遂被執賊據桂邸坐殿上擁公入令之跪不從賊怒叢毆之且

倒曳之由殿城至端禮門膚盡裂又縛公柱間齎以不降且磔終不屈然賊意必欲降公使降將尹先民款誘之公瞑目不答遂囚以行至甯鄉宗師廟或言甯數多義兵將謀奪直指使者遂磔公大戮甯人有僧竊識公骨瘞於路宏光時贈太僕卿予諡焉立祠於長沙之小西門內尋圯僧築舍以奉浮屠卽今之福佑庵是也余初以舊祠旣廢而隙基復被居民侵占雜處蠶隘因卽忠節祠之左立祠祀公旣思公固有祠縱民攘而遷之懼公弗欲乃檄守令釐其舊址捐資構材規制宏敞復奉主歸於昔所禮祀者以妥公靈余登拜瞻顧棟榱徘徊

學案小識

卷七

五

徇感慨因論於衆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世皆以爲奇節實不過一中庸之道耳然其要在於窮理其根本在於立志彼夫全軀保妻子之徒平時未嘗講求於成仁取義之學則見理不明而其志越又沈溺於富貴汨沒於聲色貨利一切卑鄙齷齪之所爲足以迷其心神而消沮其氣骨一旦當大任臨大節鮮不委蛇選懦忍恥偷生至於一敗塗地者卽有矯矯自好之士始念激發視陷胸決脰爲無難一轉念而其情動其氣怯其始念已不能復持卒至於行敗名滅爲天下笑此無他總由認理之未真而所志之不先定也當公之被執也題詩

永州署壁其一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  
其二曰莫宏化碧非豪事耿耿孤忠向九天時蓋獻賊  
欲全之而公以死自誓故賦以見志此其認理豈復有  
回惑而其志又豈復有游移而中變者哉夫明季諸王  
竊高位享爵祿而賣國乞降不可一一數首鼠兩端棄  
城而遁者相踵也問尚有至今存者乎彼之所畏惟一  
死而彼亦終死矣若蔡忠烈以支解寸裂死公亦以磔  
死英風浩氣千古如生即今日而尚有瞻拜祠下欷歔  
感泣者則其死而不死乃直至今存者也余公之鄉後  
進也每侍先大夫言公捐軀盡節輒嘆息不能已既悉

學案小識

卷七

五

公之概素重公之名今訪得公之遺跡而既復其專祠  
又登之名宦從祀學宮皆不足以爲公重亦庶幾使後  
之聞風者咸知死忠死孝爲中庸之道相與敦勵氣節  
以無自棄於名教焉則猶公之大有造於此邦也若以  
公之死於君死於民不惜毀骸碎骨備饜慘酷而身歿  
之後不能保其片壤荒祠以享一邦之俎豆則無怪乎  
賣國乞降棄城竊逃者之有辭以謝邦人也因書之以  
表公於不朽並告後之誼是邦者福佑庵在祠右留以  
守祠故存先生巡撫浙中有藥案畧存之刻於湖南有  
實政錄暨自治官書之刻最後其孫何敦復殫心搜輯

纂成荆稿八卷

學案小識

卷七

五

卷八目錄

守道學案

孫懿齋先生

朱湘淘先生

趙玉峯先生

嚴佩之先生

王任庵先生

陸朗夫先生

閻懷庭先生

劉宣人先生

范彪西先生

許西山先生

陳定齋先生

陶視庵先生

彭一庵先生

王櫟三先生

學案小識

卷八 目錄

學案小識卷八

守道學案

興縣孫先生

先生諱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又號靜軒翰林歷官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少好靜坐誦讀之暇輒瞑目竟日讀書不泥傳注務返諸身心以求實踐年二十餘為督學高文良公所識拔即得聞性命之學研求理學之書又請業於儀封張清恪公所造益遂嘗謂人言朱陸異同此直好以口舌爭勝耳若實體則窮理主敬原不可分蓋克己乃聖學主腦工夫但識己之所在凡所動念即

學案小識

卷八

據禮追己從生究己終極即是窮理己克而禮自復即是主敬所復之禮不外孝弟天德王道皆統於此即如人臣受職但事事念及民生休養生息使之樂業安居自能老者衣帛食肉而忠君親上之心不教而自生孔子所謂至德要道孟子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正此意也生平惟以至誠待人自居鄉至立

朝未嘗作一欺人語與人共

國家事雖至親故亦侃侃無少阿不得已至於奏劾必直告無隱為總制時僚屬有過先以教諭不悛乃劾治有可原又未嘗不為平反也故受劾者不怨處心虛公

不以傾險疑人居常以八約自戒一日事君篤而不顯  
二曰與人共而不交三日勢避其所爭四曰功藏於無  
名五日事止於能去六曰言刪其無用七曰以守獨避  
人八曰以清費廉取視學安徽進諸生於庭講明身心  
性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一書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  
官國子司業以人才出學校而科目僅取文藝無裨實  
用請令天下學政選拔生員貢於太學九卿保舉經明  
行修者任助教學正學錄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  
以佐用遷祭酒復上言別置學舍支帑爲膏火資學成  
第其等敘用示勸得

學案小識

卷八

旨歲給銀六千兩賜學南官房三百餘間於是分堂撥  
住日給以肄業內外爲差嚴立課程令助教等分宿官  
署祭酒司業五日一會講後以尙書總理國子監事奏  
倣安定經義治事二齋法分條教授學者刮磨砥礪咸  
知實學成均之化稱極盛云先生奏疏百數十篇而天  
下傳誦者莫重於三習一弊其言曰主德清則臣心服  
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  
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  
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  
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繼矣是謂耳習於所聞

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  
踰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在臣工以  
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  
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疎久之而便辟之不  
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  
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  
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實之人  
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  
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  
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

學案小識

卷八

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  
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  
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  
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  
德故也德者君子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  
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  
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  
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  
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  
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

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弊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者碩賢才策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無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已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

學案小識

卷八

四

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故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以爲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未見其道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之聖心自懷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已而真

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已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免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邇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

學案小識

卷八

五

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戒慎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

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先生之責難格非陳善閉邪爲何如乎視朱子誠意正心之說不亦後先同揆耶於此可以窺先生之學矣至其歷任封圻興利除害足垂後世者載在國史不具述

寶應朱先生

先生諱澤漢字湘淘號止泉少時專務該博多識強記而於聖賢切要之言反躬體察未得其要歸顧獨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顏孟以上溯孔子自嘗朱子者謂朱子爲道問學象山陽明爲尊德性分別門戶勢同水火久而莫釋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說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幾信朱子傳心之奧在是矣而又以爲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澈復不能無疑乃

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九林擇之書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說西銘解註遂恍然悟夫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條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蓋學者先識理義大槩規模於胸中而日用之間整齊嚴肅惟從莊敬涵養中窮究根源來歷如何皆有以察夫天命之極致而真知之而固守之如是則義理始爲我有而用功精進與曩時意趣迥乎不同誠有見夫靜則昭昭不昧而天理渾淪之原於此而存動則井井有條而天理脈絡之分於此而發一動一靜雖有體用之殊而體常

涵用不離體靜固凝然動亦凝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爲妙道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於此融洽於此此先生四十以前之梗概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相傳以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本體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爲朱陸同異之說妄以尊道分塗者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卽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於貌言視聽之間未免昏憤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尊性情

學案小識

卷八

八

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遽徧觀夫天下事物之繁亦未免失卻本領汎濫無歸是則所謂居敬者豈朱子之居敬而所謂窮理者豈朱子之窮理哉先生蓋積十餘年從朱子書中加精思實體之功而後信爲學脈不易之傳也其朱子未發涵養辨一曰主敬存誠卽所以涵養於未發以貫通乎已發實用力者自喻其微然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工夫原極力用功後儒爲之諱者其防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陽明晚年定論一書取朱子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晚概指爲晚年以明朱陸合一

定學者紛紜之議若更言涵養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

陸之界故概不置詞俟學者自爲尋討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陸王兩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顯明指示無以闡朱子涵養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譏而目爲道問學之分途矣縱有言及者又似自陳所見按之朱子涵養切要之序不甚相合蓋朱子於程子未發之旨辨之精有一毫之未當不敢以爲是思之切有一毫之未信不敢以爲安驗喜怒哀樂之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延平得之豫章以上承龜山伊川者也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之言也與其信程子轉相授受之言不如信程子之言親切而有味是以用功於

學案小識

卷八

九

察識端倪而不以觀心於未發爲然然惟其辨之精思之切有一毫之未當未信者不敢以爲是而安故於季通辨論之餘疑而悔悔而悟反覆於程子諸說而自覺其少涵養一段工夫也朱子悟涵養之旨自己丑始悟涵養之旨無諸賢之弊亦自己丑始集程子諸說參而求之會而通之因疑心指已發之未當而不可信始悟心兼體用必敬而無失乃所以涵養此中必實致其知日就光明而學乃進也悟心兼體用而有涵養於未發貫通乎已發之功則向來躁迫浮露之病可去而有寬裕雍容之象矣悟敬以涵養又必致知則絕聖去智坐

禪入定歸於無善無惡之弊有所防而陽儒陰釋之輩無所假借矣自此以往涵養之功愈深所見愈精本領愈親如涵養於未發之前則中節者多湖南諸友無前一截工夫則有答林擇之書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則有答胡廣仲之書此尤章章可考者也夫以朱子好學之篤功力之專自不數年而體立用行然猶需之數十年者亦有說焉答呂伯恭周叔謹輩往往從涵養中自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以致友朋箴來學而自己之由疏而密由淺而深亦層進而有驗蓋涵養而略於理者易涵養而精於理者難涵養而處事不當

學案小識

卷八

者易涵養而事理合一者難涵養而偏於靜者易涵養而動靜合一者難朱子自四十後用許多工夫漸充漸大漸養漸純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語至庚戌有方理會得恁地之語又曰幸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所謂涵養於未發而貫已發者心理渾融無間而歸於一矣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養之序如此此直上溯伊川以接子思子之脈者原與後世陽儒陰佛假未發之旨以實行其不思善不思惡之術者較若黑白亦何爲有所避忌而不言哉或曰子言朱子涵養之序詳矣彼援朱入陸者方爲晚同之論以混於一吾子之言

得毋中其欲而賈以糧乎曰不然彼良知家多言朱子晚年直指本體以示人今朱子之書具在如答度周卿曼亞夫潘子善孫敬甫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爲訓曷嘗單指本體乎其言涵養也莫精於答呂寺丞純坤不爲無陽無知覺之事而有知覺之理其言進學在致知也莫精於答張元德橫渠成誦之說最爲捷徑此皆甲寅戊午後之言又何嘗不以涵養致知爲訓又何嘗單指本體與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單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即所養者亦無理之虛靈知覺正朱子所云一場大脫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

學案小識

卷八

之矣其辨二曰朱子之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言貌之涵養者然整容正坐緩視微驗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讀書之涵養者然靜而常覺靜之涵養者然動而常止動之涵養者然仁之包義禮智也求仁之涵養者然仁義禮之歸於智也藏智之涵養者然歷觀朱子註疏纂輯刪述粹精之理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立身行事之大小無不皆然此所以動靜周流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也然其間尤有當辨者朱子曰敬字工夫貫通動靜但以靜爲本言乎主敬而靜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言乎主敬則無弊主靜



則有偏也二說不同亦自相須必以敬為主肅然收斂無有雜念乃是性體此下手要著敬到熟處自然一念不雜而靜朱子無時不敬無時不靜敬靜一者也若有意於靜而不知主敬誠有如程子所言者故朱子答胡季隨呂寺丞講戒謹慎獨二節言徹頭徹尾隨時隨處無不致其戒懼之力於獨之起處尤為切要更加謹懼所以涵養須用敬庶幾有未發之中以省已發慎所已發以全未發之中而用敬用靜之不可不辨也朱子言未發見於語類者詳見於文集者僅答擇之廣仲數書其他不多有惟答呂寺丞再三言之至於辨以未發為

學案小識

卷八

五

太極為不是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尤極細密若以未發為太極勢必直趨靜寂一路不至於遺棄事物專守本體不止故答張元德有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卻是釋子坐禪之語謂延平行狀下得重者殆指此耳試取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讀之至靜之中而四德畢具渾然一理有燦然者存是安得第言未發不詳所以涵養即所以立人極而陷於無善無惡之說此尤不可不辨也觀此則先生之涵養主敬可知矣他若朱子格物說辨一格物說辨二讀中和舊說序讀朱子語類讀朱子答陳超宗程允夫何叔京書讀朱子答

黃直卿書太極圖說仁說讀朱子答程允夫書以及坤復乾艮四卦說主靜說性情說選讀朱子文目錄序選讀語類目錄後序書南軒先生集後跋陳安卿先生集書羅整庵先生答王陽明先生書後共學山居講義驢沙東川書院商語示進兒示輅姪等篇大抵皆發明朱子之精蘊以為教者也而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白田王先生極不以為然謂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攖拏非所以為學見白田草堂存稿中先生所著有輯朱子聖學考略朱子誨人編王學辨先儒關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輯文集八卷

學案小識

卷八

五

河陽趙先生

先生諱士麟號玉峯歷官吏部侍郎從自己身心倫常日用貼實講求貼實做去明白簡易的有把握其敬一錄曰心者人之神明萬理本然具足但不可任當下之人心為心故孔子言從心必曰矩焉孟子恐人任當下之人心為心也故指示之曰良心又曰本心焉本心即道心也堯舜大聖人也於人心凜凜乎危之曰人心惟危成湯大聖人也於心兢兢乎制之曰以禮制心文王大聖人也於心抑抑乎小之曰小心翼翼以顏子之賢也其心僅三月不違仁焉天地之大也於復乃可見天

學案小識

卷八

十四

地之心焉孔子有舍則亡之戒孟子有求放心之言又察害於其政必由生於其心使心而可不求也則古人不必有多功使當下之人心而可任也則塗人且可等於聖人矣若同一途而喜怒有偏意見未化物我未一踐履不純亦屬人心矣見孺子而惻隱見委壑而有泚以直而動動以天也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也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也外此則異端也然則求之功將安在與曰莫若居敬以窮理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能事畢矣又曰中庸原附於禮經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前說禮儀後說崇禮下章即說禮樂故此

章禮字重不可看輕後人僉視禮儀精視聖道故分大分小不知仁義禮智皆性即皆道也聖人別之為三百又別之而為三千凡所以裁成輔相者無不具是德性德性即是無形之禮儀威儀禮儀威儀即有形之德性世界若無此禮撐持便天坍地塌三綱不立九法不章萬物相戕相殺矣今萬物各生各遂何一而非禮維持上天下地何處而非禮充塞發育峻極不在三百三千外聖人之道亦不在禮儀威儀外又曰理者妙形與氣與數而為言也未形未氣未數理則兆焉有形有氣有數理則具焉無形無氣無數理則漠焉不離乎形氣與

學案小識

卷八

十五

數而亦不墮乎形氣與數其至妙矣乎人知理之形則形與天地一知理之氣則氣與萬物通知理之數則數與鬼神合知形而不知理則形其形知氣而不知理則氣其氣知數而不知理則數其數又曰六經大旨盡在論語無大過是易經大旨允執其中是書經大旨思無邪是詩經大旨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大旨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禮經大旨人而不仁如樂何是樂經大旨是先生之學也先生宰容邑首殲巨盜後更蕩以祥和一時士慤民恬簾垂篆裊熙熙然遠古風矣其後撫越撫吳教士化民移風易俗猶之乎容邑

也著有金容會語武林會語金閭會語撫浙條約撫吳條約先生之政其即先生之學也歟先生初亦謂陽明致良知三字為作聖真血脈及作朱子全書義序乃謂朱子晚年定論之說為禪學者之偽作以欺世誣民蓋其學之歸宿在紫陽不在新建可知矣讀書堂綵衣全集四十六卷詩居其大半千古遐思四時佳興可以想見其襟懷焉

學案小識

卷八

七

梁溪嚴先生

先生諱穀字佩之號生軒布衣性孝友家貧屏跡不出訓授生徒以養親篤學好古於經史百家靡不精究尤潛心於易復攻春秋嘗課其弟穀曰讀書以理學為主吾自得高子遺書方知有歸宿地既而與鄉先生講道東林高公彙旃推為主席作重修道南祠記又相與輯高忠憲公年譜高子節要東林書院志諸書學政某慕其名貽以額曰力扶正學杜門終不一謁其易說曰龍本有首以天德之不可為首也故剛而能柔有而若无所謂見羣龍无首而非猶夫夢夢焉无首者爾不然首

學案小識

卷八

七

出庶物又胡為稱也惟首則為庶物主亦惟首而无首則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安是道也无為恭已虞舜以之抑在下亦有然歟曰居深山而同野人是之以爾乾初象潛龍靜觀君子之藏坤初象履霜俯視小人之出聖人之於微陰賤之惡之也如是修道之謂教既薦之教也皇極之敷言也神道設教盥不薦之教也皇建其有極也往來不可絕憧憧不可有不往不來其學也禪憧憧往來其學也俗不久得禽則為王良之詭遇久安得禽則為宋人之守株彼之貪也巧此之貪也拙小人用壯不學禮也學禮則為知方之勇君子用罔不致知也

致知則爲必明之強知復之來復可與言天德知解之來復可與言王道无妄之疾來之速去之不可速苟負屈而必鳴被謗而必白是始之外邪終將內毒乃益其疾也所以勿藥有喜損之疾攻之速去之不可遲苟有諍而不急從聞過而不急改則生理鮮矣醫雖良能續乃命於天平所以使過有喜剝不利有攸往陽不可盡夫利有攸往陰不可留豐巽上爻皆人臣之欲保終者豐則峻宇危垣居高而絕物巽則卑棲俯伏喔呢而栗斯一爲怙權恃位之老奸一爲吮癰舐痔之鄙夫皆凶道也舍嚴祖而暱慈妣雖有童心不失天性失主眷而

學案小識

卷八

五

安臣分雖無感悟終鮮怨懟皆過而不過之義悔雖向吉然未離凶蓋猶有疵者存也吝不遽凶然漸遠吉蓋已有疵者起也凶爲大疵悔疵爲凶之將終吝疵爲凶之方始故皆曰小疵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繇一致而萬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繇萬殊而一致先生俯仰古今取身取物皆於易乎見之是可以知所得矣所著生軒易說之外有易同春秋論春秋集說尙書講義四書講義生軒存稿

翼城王先生

先生諱端字子方號任庵布衣學以思得之養其心以合乎理定其性以全其天嘗曰心者一身之主宰也理與氣合則爲心以理御氣則爲敬敬則中虛虛則外邪不能擾敬則中實實則天理無不達敬則明不敬則昏敬則勤不敬則惰敬則清不敬則雜敬則細不敬則粗敬則樂不敬則戚敬則大不敬則小敬則可以成人而至於聖賢不敬則流於邪僻而無異禽獸然則有志於學者可不敬乎哉又曰大學言學中庸言道由大學而歸於中庸所謂君子學以致其道也學所以養此心心

學案小識

卷八

五

所以體此道學而不以心則其爲學也浮靡而已心而不以道則其爲心也情欲而已大學言心未嘗詳言心體也言所以養此心之方也曰至善曰天之明命非全不言性也未嘗詳言性體也蓋言爲學次第未遽及心性之精微也中庸言性明道之大原也心者性之郭郭斯道之總會也中庸言道不可離直指心體而言也曰不睹不聞者心之靜也曰獨者心之動也曰中和者人心本然之妙也至於誠云者則以實心而言也雖無心字實詳於言心也近世儒者以爲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確論也其定性齋倡學序曰道原於

性性命於天無古今之異也無遠近之間也無聖凡之別也人生兩間既已為人矣豈可甘於禽獸既已為士矣豈可安於下愚既已有志於學矣豈可或作或輟半迷半悟而不以大成自期哉雖然自立亦甚難耳教衰學廢求師而不得可尊之人擇友終鮮方正之侶質薄氣弱欲自附於先儒之徒吾知其妄也予生八歲而習句讀十二而求文藝十六而志於聖道獨行獨勉二十四而粗得其大略乃不幸卧病二載兩目失明不敢復言學道矣庚午歲病瘥身強雖目不見字耳聞而口誦日有少進乃復自奮每讀書有得命子錄之名曰學思

學案小識

卷八

三

錄如是者既四年矣言之而聽者誰與倡之而和者誰與不敢以語人也不敢以強世也抑予有大不得已者也功名可以成敗論學問不必以成敗計予所自信如是料賢者亦共諒之未嘗言之不可謂人之不我聽也未嘗倡之不可謂人之不我和也况少年之中天資明敏習俗未侵年富力強烏知其不欲深造於斯道耶獨親師取友終不可得先賢不復作矣其誰有以倡之苟有以倡之雖質薄而氣弱吾知其必奮也李子懷德劉子昌祚從予學其為人敦篤忠信可與於堯舜之道助予以倡後學予於二子有深望焉時值癸酉七月朔日

啟告先師先賢講學輔德請自今始無牽於聲利無惑於流俗孜孜矻矻死而後已庶幾聞風而來者咸知聖學之可復聖道之可求云先生以一盲者不敢自廢成已而即以成人斯何如其志願何如其識量哉

學案小識

卷八

三

吳江陸先生

先生諱耀字青來一字朗夫進士歷官巡撫自幼立志以古人爲期有體有用務切時事不作空談而窮理盡性之學見之於文集中者讀之親切動人其原善曰人莫不有本然之性亦莫不有後起之情識觀於人之慕善恥不善而知人之性本善既本善矣而復有性惡善惡混之說者據後起之情識陷溺既深者言之而非人性之本然也涉於事交於物而情識參焉始或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善惡之間若相混然繼或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之心轉而恥善則似

學案小識

卷八

三

有惡而無善矣然非真以不善爲可慕善爲可恥也直謂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故曰恥善慕不善而慕善恥不善本然之性仍在人性皆善益信吾儒之言爲不誣也善之與惡至不同類乃至以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何哉曰緣其視善在外而不曰吾本然之性是以其於善也亦皆有所利焉伯夷比干人之所同慕也學伯夷而可以不餓學比干而可以不死則伯夷比干接踵於時矣如伯夷比干而必餓且死則何伯夷比干之敢慕荀彧馮道人之所共恥

也學荀彧而必不使冒爲聖人之徒學馮道而必不可

奉爲因時大臣則荀彧馮道絕迹於世矣乃荀彧馮道猶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則何荀彧馮道之足恥餓且死人之所大不利也身享富貴而沒後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人之所大利也於是決然不爲伯夷比干而荀彧馮道之歸何怪乎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也哉視善在外而有所利焉其弊至於如此安得尙有本然之性存乎曰是人也度必有爲之說者曰父命當遵遵而亂嗣不爲孝君過宜諷諫而傷體不爲忠是人也乃真以伯夷比干之所

學案小識

卷八

三

爲爲未善而學其非伯夷比干者以爲善是以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惟幄與謀使其主不親爲弒逆可無慚於往聖文獻攸屬使其典不至於墜地終不愧爲考成是人也乃真以荀彧馮道之所爲爲善而不爲荀彧馮道者乃非善也是以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故雖當陷溺既深之後而本然之性如人身命門之火介在兩腎之間苟一星之未滅尙生命之可圖使當其情識之參早爲警覺灼然知善惡之攸分如白黑之易明方員之難合南北之不可易位而上下之不可倒置也是必無見善而不知慕

見不善而不知恥之患而後此者益無慮矣子思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此之謂也然則善何在曰本然之性仁義禮智信五者是已其涉於事交於物則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皆有藹然秩然確然亦可易之準則焉無利害得失之見眩其中而奪其外是謂明善適完我有善無不善之本體是謂誠身讀吾說者當益知人性本無不善而吾儒之言性為不可誣也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亦知為本然之性而求仁而每得不仁行義而每得不義欲合於禮智信而每與禮智信相反者豈皆有所利焉而出此曰固也浮屠老

學案小識

卷八

五

子一外君臣去父子屏妻子斷諸昆弟朋友之緣而謂可以仙可以佛於是有煦煦以為仁子子以為義虛浮狂誕以為禮智信者而一二儒生又以因果報應之說為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驗為之而效則急於再進為之而不效則疑而自返彼其於吾人之言善也若飄風之過耳焉是與於恥善慕不善之甚者也烏觀所謂本然之性者哉作原善又書張嘯蘇天人篇後曰天人一氣呼吸感通益見修吉悖凶惟人自取今人行一善事即期福報久之寂然謂天果夢夢不以厝意也然見作惡之人曾不旋踵顯受殃禍又謂天之報施似急於

瘴惡而緩於彰善者不知有望報之一念即日降之福而常見其不足猶人血肉榮衛日受滋養而初不知感及內有臟腑之憂外有瘡瘍之疾藥餌鍼砭攻救並施如所謂毒疽潰癰決而去之不惜者然後知向者之飲食起居晏然無事皆所以報其無病之軀天之降福於人猶是矣豈曰緩於彰善哉第善亦有辨苟非讀書窮理將日從事於不善以為善為之愈力不善之及人愈遠天之欲決而去之當不啻其毒疽而潰癰也如教子弟之徒以詞章功利待朋友之徒以聲氣黨援事上官之徒以逢迎餽問治百姓之徒以寬縱因循凡人之所謂善皆天之所謂不善以是而責報於天安有不爽然者然則人宜朝夕自省曰吾之所為其毋乃為疽為癰為天所欲決而去者乎而奈何飲食起居猶得晏然無事乎如是則不善之途塞望報之念消天人感應之理真見如心之主宰乎四肢百骸而不可遺矣先生之言親切類若此集中書序記說以及稟啟條議檄札約示諸體皆能抒寫人心之所同然宣道物理之所各當隨時隨地隨事隨勢各還其所必不容已故言之可行行之有功所過之地既沐其清風更思其仁政久而不忘如山東湖南其明徵也所著有切問齋文鈔分學術風

學案小識

卷八

五

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時憲河防  
十二事皆近時之急務所選亦皆補救世道之文惟學  
術中邵念魯學校論欲廢宋儒諸書自附於文中子焚  
經之意狂悖不足校豈不大干  
功令乎先生當時蓋亦擇之而未審歟

昌樂閣先生

先生諱循觀字懷庭居平去妄念除閑思一言不敢欺  
一步不敢苟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朋友則信循循然  
醇儒也其困勉齋私記曰居敬窮理是一事靜坐覺有  
閑念卽是不敬正念相發卽是窮理又曰寢後將一日  
言語行事存心思其是非善惡而內自賞罰之日日如  
此必有進益又曰不真知則勉持之而不能久真知而  
行之如饑渴之於飲食矣故知止而能得也又曰存心  
處事當與古人較得失不可與今人較得失恐臨深爲  
高小善自足又曰謹小慎微非迂也大小巨細總是一

理些小不在理上便是欲小事苟則大事必苟矣理欲  
大小之分一故也故一事不慊他事做來都覺費力致  
曲之功可不務哉又曰譽有益於名無益於實毀有損  
於名無損於實故君子務實而已不以毀譽動於中也  
又曰有人待我以橫逆便當思聖賢處橫逆是如何有  
人愛我敬我便當思聖賢處人愛敬是如何推之凡接  
物應事皆然隨處精察而處之務當於理則近道矣又  
曰林氏通曰涉世應務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  
中荆棘之在衣徐行緩步而已此最爲處橫逆之善法  
又坐密室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又勉強爲善勝於因



循爲惡又耳不聞人之非且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又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全交又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又子不可待父慈而後孝弟不可待兄友而後恭又兄愛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又寡言擇友可以無悔吝憂辱又檢身以正交際以誠又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皆名言也又曰程朱只是教人主敬所謂主敬非迫促束縛之謂但要時時提醒此心在這裏便能照管許多道理詩云於緝熙敬止只常明處便是敬不敬則中無主而昏書曰顧諟天之明命亦緝熙之義也

學案小識

卷八

三

又曰隨其所處須想現前是甚境地古人必有以詔我矣又曰聖門爲學只是從事物樸實頭力行去一貫之旨性道之奧聖人罕言學者亦未嘗妄意今爲學多是躐等欲不禪得乎又曰聖門高弟顏曾爲最三省之語四勿之箴抑何親切平實也學者可以知所用力矣又曰上蔡云去卻不合做的事則於用敬有功子補其意云存得常不散的心則於集義得力程子所謂敬義夾持又曰學者於此理既知之矣更反覆思之體驗既久涵養既熟自然中心悅豫若方稍稍知得卽置之而他求如有所迫而然者心氣勞耗所必然矣又曰數刻之

言不終日之事有初能自立而漸失其本心者氣易勝而志易奪乃如此又曰凡久做一事能全然不用權術者鮮矣明道謂人之患在用智也一用權術雖是好事皆爲不誠無物又曰言語行事一一反之於心此善邪惡邪誠邪詐邪又曰忿欲不能不過懲窒之道未盡也於不當忿之忿猶或知所遏抑至事之當忿則遂過矣於不當欲之欲猶或知所裁制至欲之可求則遂過矣須於氣已動時更持其志又曰教民之道在躬行以率之自處於貪不能責民之廉自處於肆不能責民之恭自處於僞不能責民之信又曰明不可學而可學寡欲

學案小識

卷八

三

窮理習事明之方也又曰血氣之勇非必不正也何以異於義理之勇此幾微之界須自精察蓋先生工夫纖悉俱到於義理毫釐不差有如此者其去情堂記曰善醫者必察知病之所在度其虛實審其緩急而後可治疑而試以藥未有能去者也既察知病之所在矣又期於力攻而必去之夫風寒暑濕旦而感午而發者易攻也至於極虛勞憊其本由於情欲飲食之不度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而後發其積之也久則其中之也深而藥之也難幸而治之得其道且攻之力矣則又必謹其所養而後幸其不復不然則發不旋踵且加厲焉何則

氣血寢薄而不支也爲學者何以異於是觀二十後乃有意於克己之學始而求其惡以爲喜攻異氏爲邪僻之說於是取聖人賢人之書伏讀而釋之究其明達正直之旨志念稍稍就實然於吾道階級尙罔然不識其安放久之知心實多欲以多欲之心求道是狼羊同牧而莠禾並莖也於是強制吾欲省之念慮察之行事庶幾效法於克伐怨欲之不行焉者然時復橫決其決也或旋能自制或久之不能制復自念曰欲之所起由於爲善不誠不誠則不知爲己而欲潛伏因從事於謹微而求誠一念也必勉以勿欺一事也必要諸忠信自是

學案小識

卷八

三

私僞之萌頗少於前萌亦易除然終不能禁其萌也年來屢興屢躓德不加進業不加脩每一念及輒獨坐嗟咨發憤流涕或夜未半而耿耿不寐以至曙困極橫極忽若有誘其中者乃知吾之惡曰情要在去情而已矣情於實踐故終不能釋然於異說情於矯其所便安故力不能繼情於去僞故恒心不堅夫不力警其情而第浮游從事於三者譬治病者昧其本而姑試之於標其不至劇則幸矣雖然情之爲惡陰弱而難扶其中於吾心者三十年矣是皆平日頹放恣佚之所積不任譙訶督責之所致如勞憊然非終身克治以藥之未易變非

戒謹恐懼培其根本以養之未易強且恐年力日衰心神彌耗中道而廢將一蹶不可復振其終流於小人之歸則大可哀也乃名其堂曰去情且臚爲三目以自詔云其目曰存省勿忘躬行勿怠常業勿廢其醉醒語序曰醉醒語者安邱文超劉子之所著也其言多辨流俗之惑而於闢浮屠也尤力可謂自信者也浮屠之說足以怵天下愚夫愚婦而使之必從而先王之禮多因之以壞士大夫雖知其非而往往效之非獨牽於俗亦其無以自信而動於禍福故也觀劉子之書不惑於此豈非難哉佛入中國幾二千年矣唐以前其患猶在於禮

學案小識

卷八

三

俗至宋乃並爲學術之害自程門高第弟子已浸淫其中朱子所以力辨也有明王氏更唱異說以指擊朱子後學師之其失彌甚由嘉靖以及崇禎門戶繁興各標宗旨大半支離於無善無惡而已夫所謂無善無惡者卽金剛經之離一切相維摩詰之法無好醜圓覺之性自平等無平等皆是物也故達摩慧可輩以爲覓心了不可得覓罪了不可得覓心了不可得則無善矣覓罪了不可得則無惡矣無善無惡則妄行而任智矣近世士大夫猶多好其說至或昌言訶章句詆集注尤可駭嘆昔陽明王氏見門人非朱輒怒止之蓋平日之指擊

特欲以伸已說而終不欲自絕故摘取緒言以竊附焉  
今則橫議無忌矣陽明所快一時之論而不知禍之至  
此與劉子所闢佛之粗者也有能本聖賢以來之旨明  
中正以黜邪淫以正人心如劉子之不惑者豈非劉子  
所待於後者哉其文士詆程朱論曰予觀近代文士以  
著述自命者往往傳會經義以立言然於程朱之學則  
或者尋墨索疵而深寓其不好之意予惑焉夫程朱之  
言卽六經也學者苟近思而求之則有見其理之一而  
本末之無殊致矣然而攻之惟恐不勝者則是未嘗致  
思於其間也夫未嘗致思於其間宜若六經之言皆有  
學案小識 卷八 三

哉然不敢攻其大者何也其大者君臣父子之經修身  
治人之理皆燦著於經詆之則爲詆經詆經則犯衆誅  
故不敢乃考其訓詁字義考論故實之異於他說者窮  
極其辨至刺刺累幅不已或詆之爲愚爲悞嗚呼六經  
程朱之所傳者非字義故實而已也其道在於君臣父  
子之經修身治人之理人道之所以經緯天地之所以  
貞固鬼神之所以昭明者皆在焉如以字義故實而已  
則古之善是者宜莫如記醜而博之少正卯而見棄於  
聖人何也况其所據以攻程朱之說又多程朱所辨而  
廢之者而非其博聞之有不及也然且嗷嗷焉不知止  
學案小識 卷八 三

所不好焉然而崇之惟恐其不至者則是劫於勢而不  
敢犯也夫人雖甚愚聞有非毀聖人者則怒斥之矣衆  
人皆以爲嚴而一人以爲侮而不之顧將如大惡大罪  
之犯衆誅焉至於程朱去今未遠無聖人之號稍有異  
議亦不甚怪於是以其宿怒積忤於六經之義盡發舒  
於程朱而不能復忍者其勢也又有說焉文士所愛者  
辭也六經之辭古雅深奧利於引據增文章之光悅故  
雖棄其實而猶取其華程朱之言直陳事理或雜以方  
言無彫琢之觀華實兩無取焉而其言又顯切近今情  
事足以刺譏吾之所爲而大有所不利則安得不攻也

多見其鬼瑣陋劣而不智也甚矣秦人有敬其老師而  
慢其師者或問之曰老師衣紫師衣褐或曰然則子非  
敬其老師也敬紫也今之尊六經以辭華而侮程朱者  
是敬紫之類也其與法鏡野書曰今之陽尊程朱者多  
出於爲科舉之俗儒稍知講學未嘗不惟王氏之從王  
氏之書僕皆讀之矣其發明知行合一之旨最爲有味  
然由其說終任心而廢講習言雖高而非貞則也聖人  
之教人也使人賓賓焉於博文好古言行禮樂之間至  
性命一貫非其時則弗語蓋多爲之方以服擾其聰明  
思慮之間及其久也內外馴習欲棄之而有不可得故

能強立而不返其機之欲達然後發其本原使知夫道之極焉今義理未明持行不諳而驟使之專事其一念一時之至非不適適然如有自得之樂也然過焉而易忘震焉而易變無所以馴習之故也僕嘗有志於學取先正矩矱而淡求卑行者數年雖無得亦庶幾免於大惡及得王氏之書遽悅而從之盡舍其一切課程而求之於精微數月之後乃頽然喪其所守然後知其學或上哲者有取焉中人以下如僕者殆不宜究心也吾聞聖人之道愚夫與能其事不異其說不高孔孟及程朱是也王氏不然故竊以爲非貞則矣今之爲王氏者得

學案小識

卷八

三

勿悅其言而未見其害乎或上哲之取精能融通陶冶而不拘其方非愚者所能測耳以上二說私心所願進於足下者然半年以來所新知亦竭於此幸教而誨之先生與濰縣韓公復講學於程符山篤守程朱身體力行壁立千仞不囿於俗學不惑於心宗一本規矩準繩內直外方不詭不激釋褐爲工部主政事有不可以去就爭卒以此退居山林著有困勉齋私記尚書讀記春秋一得西澗草堂古文詩集

宛平劉先生

先生諱芳喆字宜人歷官國子監司業學主於庸所求昔子臣弟友之事其中至纖至悉人所不及檢察而忽之者講求必極其當其庸語曰天下無一之不厭庸也久矣顧人以爲庸也而厭之我弗敢以爲庸也而亦厭之我不敢以爲庸也而厭之願人亦弗以爲庸也而終厭之何也事惟庸者可作物惟庸者適用言惟庸者易行也我只道我之庸語而已存天理遵王法體人情遵王法忠也體人情恕也存天理忠恕之本一以貫之者也太極先儒言之備矣吾人不必更增一語但能於日

學案小識

卷八

三

用之間處已接物之際一言一行務合於道理之當然而不失其中卽是太極曾子之學喫緊處在孝以事親曾子之孝喫緊處在敬以守身不遺父母惡名孝之至也必慎其獨敬之至也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今無不知之者余請更益以一言曰誠清而不誠保無飾於外而淆於中乎慎而不誠保母詳於小而略於大乎勤而不誠保無工於私而拙於公平誠則清爲真清慎爲真慎勤爲真勤念念在國不爲家營事事在民不圖己逸普天大地實受其福矣不問民之貧與不貧但問官之富與不富不問小吏之貪與不貪但問大

吏之清與不清尊卑內外界限截然全靠一箇禮字辭受取與銖兩不差全憑一箇義字觀此可以知先生之爲真庸矣其他如家書三十首孝友之書也生事死葬之禮皆從至性中流出讀之者未嘗不嘆先生之懇懇懇懇誠篤而肫摯也庸言庸德其孰如之生平所稱許者成都費燕峯密蔡瞻岷廷治黃岡曹厚庵本榮則有是有非未可爲定論矣

學案小識

卷八

七

洪洞范先生

先生諱鄒鼎字彪西進士隱居不仕傳絳州先儒辛復元之學教於河汾間著明儒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國朝理學備考共三十卷曰竊聞之先正云論學歸宗不可不嚴與人爲善不可不廣又云吾輩不可以君子自居不可不以君子自勉子之爲備考也內而自考外而考人既遇之入備考者並望之讀備考者時平湖陸子與之書曰僕浙西鄙人夙聞山右辛復元先生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恆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因託人私訪之未敢通姓名於左右者誠欲得先生之書而讀之然後竭誠求正也乃蒙不棄辱賜手教且示以理學備考諸書展卷讀之元元本本議論所及皆足發明先儒之蘊奧且三錫集居喪草具見出處不苟守禮謹嚴蓋非徒言之實能行之有功於世道何如哉不敢私於篋笥將攜以南歸徧告鄉後進俾知太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出其間王仲淹辟敬軒之遺風未墜相與討論而傳習之其爲惠不亦多乎微有商者備考中辟胡王陳兼收並列無所甲乙取朱子名臣言行錄之例而不取伊洛淵源錄之例曰以待後之君子甲之乙之此誠見先生虛懷

學案小識

卷八

七

若谷望道未見之心然僕謂亦有不可不甲乙者譬如適京師者必先辨其孰爲坦途孰爲險徑然後可以命駕倘並舉以示人而不告之以坦險之分萬一有誤入荆棘者吾心安乎况王陳之爲險徑辟胡之爲坦途前人論之詳矣非吾敢甲乙之也以前人之甲乙者告後人何礙其爲虛懷乎至備考中謂學問只怕異不怕差此又有說學當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此但可以言聖門游夏之徒大同而小異者若王陳之與辟胡則非直小異也是大差也卽其一生言行豈無可取然豈可以其小醇而並取其大疵每怪世人以陽明

學案小識

卷八

三

之功業烜赫遂不敢議其學術不知管仲墨翟非無功業者也何以見譏於孔孟其中曲折非一二語可盡嘉靖中粵東陳清瀾先生有學蔀通辨一書備言其弊不識先生曾見之否近有舍親刊其書謹以呈覽又有大興張武承著王學質疑一編言陽明病痛亦甚深切著明僕新爲刊之今並附呈區區之意非欲效世儒之聚訟也但不分別路徑恐學者不知所取舍不識先生以爲何如又贈詩云聞道汾水濱大儒又篤生弓旌不能屈遠追先民程發憤等絕學非爲求名聲卓卓辛與辟時時在牆羹家學有淵源不承愈益精著書滿篋筒吾

道賴干城愧我風塵中未獲隨景行河津旣已遠誰人開我盲願言去世網竊附在嚶鳴勿嗤下里音如何辱韶英觀此可以知先生矣所著尙有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錄一卷三晉詩選四十卷又以其父芸茂有垂棘編作續垂棘編十九卷

學案小識

卷八

三

安陽許先生

先生諱三禮字酉山歷官兵部侍郎讀中庸天命之謂性謂人生於天而賦此性天人曰一理曰一氣曰一體不可以二視明矣天人既不可以作二視誰敢曰天有善有不善誰敢曰天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又誰敢曰天無善無不善不可以三者加之天不可以三者加之性無疑矣讀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就從嚴父配天爲入首如夫子老安少懷必先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也又

學案小識

卷八

聖

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非泛泛言理實有其事焉試將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這一念晨夕提醒上下陟降呼吸可通歲月無間此時心胸尙覺上天下地萬民萬物有一些阻礙否真覺妄折一枝妄殺一獸卽傷吾親之心一老失養一幼失教卽傷上帝之心千古內聖外王以道統相傳是傳此一副心腸故其平生以顧諟天之明命爲宗旨以告天爲工夫以仁爲一貫以孝爲大本兢兢然體仁行孝以爲天地萬物之根以爲淑身善世之具而其用則斟酌於天理人情之至可見之施行可垂之永久魏氏裔介謂天篤生

之以振興斯道其有以歟明季宗良知家每本心而不本天先生知之揭出一天字而實之以仁孝謂自古聖賢窮理正心盡性至命舍敦倫之外更何處見實行卽極之利萬民愛萬物格天地動鬼神感風雷雨貫日月何莫非君臣父子忠孝節義所推而致焉者其宰海昌也察姦緝暴薄斂明刑儲粟救荒省徭免役平時務孝弟重農桑教民以根本篤實尊親敬長之行禾稼盈疇絃歌滿邑駸駸乎頽川之俎豆中牟之化理矣本身徵民大略如此惟先生講學動曰從某處悟出從某書悟出與格致誠正真實功夫異矣其最不可訓者講志學一

學案小識

卷八

聖

章謂耳爲天耳聽爲天聰不草草在理上講看邵子聽洛陽橋之杜鵑聲且知朱相之興衰又師曠聞楚歌聲且知南風之不競况夫子又當何如須如此從知天命後會悟竟是天君在內司傳宣似有神告借鳥語花片皆可作符命一般然此但言耳也眼目口鼻手足尙未直到又十年五官百體一派天機順動流行不出無極而太極一點真元從心所欲者放之彌六合也如大易三百八十四爻處處見一元之變化不踰矩者斂之仍藏於密也如八卦四千九十六變象象不過一畫之精理七十後光景兩目直如日月照臨總無所私呼吸直

如晝夜循環總無歇息口發如雷風振揚總非偏怒津唾如雨露濡總非偏喜手足一動如星迴斗轉巡行無滯身背一止如山凝岳峙堅定難搖要之息就是天樞竟不可再言天矣似此說來竟將大聖人看成觀音文殊徧身皆神通也是非講學中之大魔障歟無怪其以天自信作為圖紀播弄神識入於徇徇而不自覺也所著有讀禮偶見仁孝達天發明聖學問答考正史綱說聖學發明海昌講學集註丁巳問答以天自信圖紀至聖先師生日考定記

同講諸子

學案小識 卷八

陳錫嘏 許用光 陳獻可 邵夢三

陳乾庵 陳齊永 許汝龍 田士章

仇兆鰲 方又韓 羅西溪 李石庵

吳文楠 萬言 張鳴皋 包承翰

朱振 姜希轍 范光陽 楊雍建

張曾禰

安平陳先生

先生諱法字定齋翰林外歷郡守監司潛心正學嚴詆異端著明辨錄其論象山合乎禪宗曰自古聖賢之教人不過使之循乎子臣弟友之常謹乎視聽言動之則而求之遺經以致其知反之身心以踐其實去乎外誘之私充其本然之善如是而已故曰夫道若大路然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自達摩入而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自宗杲教人靜坐體究而後有改頭換面之伎倆於是好高欲速者慕其高妙而希冀捷獲絕聖棄智定慮澄心以求之虛無曠渺之中其恍惚之間偶有所見遂矜

學案小識 卷八

為獨得以為至道之妙不外乎此乃舉吾儒所謂一貫所謂仁所謂天理者皆以釋氏之本來面目當之蓋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曩余伯父拙夫先生少年讀書攻苦屢試皆冠其儕偶一日嘆曰是豈聖人之學乎遂棄其青衿慨然有求道之志因往深山中靜坐月餘忽見此心光明洞徹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一矜持便了不可見以為此一段活潑潑地何以實有諸己法時不曉所謂竊怪聖門中何故有此一段奇特景象六經四子之書何故未嘗一言及之後以憂歸里於山寺中取楞嚴圓覺法華金剛等經觀之其言極相符合因疑佛說所謂



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及讀朱子文集見廖子晦亦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見所謂廣大虛靜者以為大本又閒居默坐見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而朱子以為用心太過思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與聖賢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不可同年而語又引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以曉之乃知子晦為靈明之空見所持與禪宗靜智妙圓光明寂照者無異而聖人之說無是也其後讀象山文集於楊慈湖則有雙明閣之悟於詹子南則有下樓

學案小識

卷八

聖

之悟於徐仲誠則有槐堂鏡中觀花之見他若慈湖之在太學循理齋夜憶先訓默自返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為一體王陽明之在龍場日夜端居默坐澄心靜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大悟汗出踴躍若狂陳白沙之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錢緒山之靜坐僧房疑神靜慮倏見此心真體蔣道林之寺中靜坐半年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羅念庵之坐石蓮洞中有悟恍惚大汗洒然自得羅近溪一日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其父亦起舞凡其學之墮落禪室者無不有此頓悟之機與子晦所見無二顧乃矜為獨得

驚為妙悟而不知拾前賢之唾餘墮空門之妄見終身迷惑而不知返而於天理民彝大本達道之實然而不可易者慨乎其未有聞也是何異寶燕石而遺美玉懷魚目而棄明珠不亦可哀也哉夫子晦得朱子而就正之乃恍然悟其所見之非而曰非夫子之教幾殆乃象山於慈湖舉四端以發明本心慈湖當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象山曰更有何也於徐仲誠令其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仲誠處槐堂一月問之云如鏡中觀花象山謂其善自述因與說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自己身上仲誠因問中

學案小識

卷八

聖

庸以何為要語答曰我與爾說內爾只管說外看其機鋒迎擊真是一棒一喝手段其於慈湖則嘆其一日千里又曰楊敬仲不可說他是禪於詹子南之安坐瞑目半月操存一日下樓忽見此心澄瑩中立者則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且證其為知仁勇證其為萬善皆是物嗚呼孟子之言四端在察識而擴充之由火然泉達之機以至於保四海而象山借之以識取其靈覺之心孟子之所謂反身而誠者朱子謂乃窮理力行工夫成就之效貫通純熟與理為一處則是非歲月之功所能至而直欲於一月之間識取是其所謂反身者不過反

觀內照所謂萬物皆備者不過鏡中影象而已至知仁  
勇之達德所以行達道惟聖人不思不勉下此皆不能  
無學問思辨力行之功今乃瞑目安坐操存半月而遂  
可以全三德而備萬善雖顏閔而不能幾此所謂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者耶是則師弟之間傳授心法無非瞿  
曇之故知桑門之衣鉢雖善辨者亦不能爲之解也或  
謂象山亦云本心之善非有動靜語默之間又云定之  
於動靜非有二是亦非專求之於靜也曰禪宗亦非專  
求之靜故謂行住坐卧都不放空運水搬柴無非是道  
主人翁欲常惺惺宗杲教人靜坐體究而又作正邪論

學案小識

卷八

聖

以闢靜坐之非象山之動靜皆定亦猶是也曰動亦定  
靜亦定非程子之說乎曰固也程子不云乎釋氏有箇  
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  
之其本亦不是朱子論象山只踐履他之說又曰釋氏  
只恍惚之間見得此心性影子卻不曾細見得真實心  
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  
存養他所見的影子是其動靜之間所見不同所養亦  
異不然釋氏何以棄人倫而遺物理象山何以詆格致  
而外見聞胡文敬又謂象山身在此能知民間事又豫  
知死期爲異學無疑按程子遺書有云方外之士有先

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  
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  
聖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子猶不肯爲况  
聖人乎以釋氏所不爲者象山乃以示其神奇又得禪  
之淺焉者矣其辨致良知曰昔者子思嘗言致良知矣  
曰其次致曲孟子嘗言致良知矣曰擴充四端朱子嘗  
言致良知矣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曰因其已知之理  
而益窮之皆由其偏而致其全由其發見之微致之以  
至於不可勝用由其所從生致之以至於其所終極如  
是而言致良知所謂充其本然之善也豈非聖門最切

學案小識

卷八

聖

至要之功而陽明之所謂致良知者不爾也其言曰天  
性之真明覺自然自有條理又曰吾心之良知卽所謂  
天理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  
皆得其理是所謂良知者已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  
人欲之私所謂致焉者毫不假推致之力純任自然無  
往非道所謂萬法從一心流出夫以孔子生安之聖至  
七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今欲概之人人不學不慮  
坐致於此失虛靈之運用非天則之自然其不至猖狂  
妄行流爲無忌憚小人者幾希矣故其言曰這些子看  
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

是合不得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又曰良知原是完完全全的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只是依著他更無有不是處其全集中如此者不可殫述此任心之弊也先儒亦云正心之始當以心爲嚴師然非究竟法也蓋是心之知氣拘物蔽所發安能盡是大學之母自欺亦在致知已後其於善惡見之已真故戒以毋欺非謂心生萬法也或曰陽明以去人欲存天理爲致良知者非乎曰大學之序知至而後意誠知有不至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者且欲之難去而理之難存也是以聖人先之以格物致知使其真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如知鳥喙

學案小識

卷八

四

之不可食則必不食而又涵養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謹之於視聽言動之則其臨事也又致其省察克治之功如是而人欲庶乎可去天理庶乎可存今陽明直以慎獨戒懼爲格物以刻刻去人欲存天理爲致良知既無格物致知之功又無莊敬涵養之素無可擬議無可持循而但欲於發念之時憑虛蹈空恃此知覺之靈以去欲而存理不惟所謂天理者見之未必得其真卽所謂去焉存焉者亦急迫躁擾視其心如寇讎故其言曰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甯靜不甯靜又曰持志如心痛蓋以強制其心如克伐怨欲之不行焉者耳且佛氏於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陽明以佛氏本來面目爲良知又以隨物而格爲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存他本來面目又欲人將貨色名利等心一切消滅只留心之本體便是寂然不動所謂不思惡也又謂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不但私意卽好念頭亦著不得些子所謂不思善也是則隨物而格卽去人欲存天理而去人欲存天理不過存養本來面目其本體工夫只在不思善不思惡與聖人所謂去人欲存天理者燕越異向矣至禁遏其心苦其滅於東而又生於西也又欲於靜中追究搜好貨好色好名之根逐一克治真乃

學案小識

卷八

四

鼓怒浪於平流震驚於靜樹以致其徒有剜肉做瘡引犬上堂而逐之之疑而陽明反斥之爲自私自利不知己之爲此正程子所謂急追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其爲自私自利也大矣如是而曰致良知亦借聖言以文其奸以塗天下後世之耳目適足以汨其良知而已若夫訓格物之謬無善無惡之非廢學廢行之弊知行合一之妄見於整庵涇陽景逸及近時張武承所論著詳矣學者取而究心焉然後知其爲正學之榛蕪心法之螟賊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有不容假易焉耳先生本其實學卓爲賢良所歷之地以教養爲實政凡

與上官往復稟詳興利除弊以及爲官民挽回風氣申明法戒皆手自親裁或數百言或千餘言情詞懇款仁義周匝沁人心脾久而猶感其孫若疇所刊猶存集論治居其七八而學之本末益可見矣至所著易筭辨來易錯綜之非是謂先儒雖言卦變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實顛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爲坤以水爲火以上爲下混淆汨沒而易象自此亡矣其辨至爲明晰又著有河干問答制義醒心集內心齋詩稿

絳州陶先生

先生諱世徵字視庵與党冰壑李闈章兩先生同學平生願學孔子卽一部論語追想夫子之精神命脈名曰活孔子其自序曰子與氏有言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後之學者舍此更誰願乎然欲學孔子須先識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不然認且非真學從何處下手一部論語無非孔子精神流露然更有夫子無行不與之語或弟子極其贊揚形容之語較尋常答問尤爲親切故特錄之以備觀玩想像精神命脈之所存久之殊覺夫子之真面目隱躍在阿堵中恍若有親相告語者噫孔子豈遠

乎哉謂此卽活孔子也可其喟唯篇自序曰聖門高弟顏子而外卽屈指曾子一領博約而喟一聞一貫而唯皆夫子之嫡派也吾儒欲取法夫子當先於得夫子之真傳者而取法焉則途徑昭然步趨亦易所謂要知上山路須問過來人也故集喟唯合篇以爲希聖司南云又有人鬼關謂夫學也者學爲君子不流於小人之歸斯已爾吾夫子每提君子小人並論蓋欲人觀君子而思法觀小人而知戒也法君子則立人極踵小人則墮鬼趣生死聖凡轉盼分途學者不可不慎所趨也不然向背一乖人鬼異境品地汗下終身莫贖矣自造哲命

日進乎高明是大有望於吾儕者周則光明比則暗昧  
暗昧鬼行藏也懷土懷惠何等卑污墮聞乞鬼也巧言  
令色何等嫵媚夏畦病鬼也易事光明須眉可以洞見  
人境也難事艱險踪跡無可捉摸鬼宅也驕是鬼聲勢  
欺是鬼作用未有小人而仁洞察心曲照鬼鏡也上達  
天衢下達鬼路不知三畏是大膽鬼必獲天誅肆無忌  
憚是凶頑鬼必有鬼禍閒居不善是慈瞞鬼行險徼倖  
是痴愚鬼的然日亡是無下場頭鬼此從粗淺處箴砭  
未必非提撕警覺之一助也反求諸身者其可以驗之

學案小識

卷八

三

長洲彭先生

先生諱隴字雲容號一庵進士官知縣晚年篤守程朱  
嘗語其子定求曰始吾涉獵泛濫好語渾同殆於讀書  
之道猶騎牆見也今得所依歸敢自居於荒蕘平作志  
矩齊終日端坐讀書於四子五經性理大全諸儒語類  
目營手注晝考夜思勤篤甚於諸生七十壽辰申命定  
求曰聖學至窮神達化之域而究歸於一矩故知吾黨  
為學居敬窮理須臾不容少解尚何曠逸之敢耽馳騫  
之敢逞耶吾非敢謂學為聖人特當聖人心矩合一之  
年吾始從而志之僅如聖人初學時亦自悔其晚爾及  
卒諸門人高弟追慕師德祀先生於平時設教之地私  
諡為仁簡先生張秋紹夏為之言曰夫欲扶道術以正  
人心者必先辭闢異端孔子孟已有成法顧昔之異端在  
吾儒外今之異端在吾儒中昔之新學不自諱其異今  
之新學必強飾為同能不為惑亂者有幾先生其吳會  
一人矣乎少壯志學泛覽諸說未決所宗自歸林後杜  
戶潛心究竟斯事讀顧高遺書而有當於衷由是端主  
程朱日以居敬窮理作課程又為學者鐔于警之而不  
喜偽儒登場號召習氣第因諸生執經問業從容指點  
俾沿流溯源手注孝經小學以授故士之游其門者大

學案小識

卷八

三

率皆厚重寡言以文會友也卽以友輔仁非合己物而成之博約而貫之者耶初猶襲大洲出世了凡立命之說冀以化導末俗已而舍旃壬戌冬攜公子侍講君過錫山拜道南祠會友東林益大感發歸葑溪遂取主一之義自號一庵一者何也曰仁也仁斯簡矣易贊乾元坤元繫以易知簡能是其大指乎年來余數叩先生書齋見中懸高子所書程子四箴手題其上曰師承儼在座旁皆粘四方名賢問答及侍講君京邸請業家書疑塵滿榻靜對穆如余偶問曰先生此者亦登虎阜乎答曰廿年不到矣笑指庭中拳石語曰此我之虎阜諸山

學案小識

卷八

五

也醇篤若此按吳郡先儒當推魏恭簡王仁孝兩先生吾聞仁孝先生事親至孝以橐鑰後進爲已任從游及四百餘人戒其無標門戶增長言詮而先生得其仁恭簡先生初執禮甚嚴歸之涵養本體中年以後純如也而先生得其簡今合二者以誅先生不亦道配往哲以風勵來茲乎哉定求字訪濂修撰歷官侍講在翰林四年歸里不復出研味宋明諸儒遺書嘗與門人林雲蒼書云有願進於足下者二一曰無遽求高遠而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聖以爲未能庸庸言至聖以有餘不足爲斤斤孟子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舍

學案小識 卷八

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爲而鉤深索隱以爲聖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爲異端堅僻之行矣一日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滕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會於鷺湖也傾倒於陸子義利之說此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指一脈相承其因時救弊乃不得已之苦衷非角人我之見僕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足下有志聖賢當以念臺人譜證八會二書入門且無嗟嗟於紫陽姚江之辨也夫不辨姚江之顛悟安能得紫陽之踐履朱子之所以爲千古正學者在讀書窮理居敬存誠與顏子之博約曾子之格致誠正

學案小識

卷八

五

同一存省同一克治也皆由工夫而得本體豈象山之六經皆我註腳陽明之滿街都是聖人所能同日語哉藉鷺湖之一會以爲朱亦同於陸者陽明之援陸以自援也洪水猛獸何詆毀又若是其甚乎尙可謂之一脈相承乎一庵先生專主程朱過庭之下豈不聞耶則儒門法語不得盡爲家法矣

五一五

深澤王先生

先生諱植字穰三有思乎長孺之慙而用以自檢故號曰慙思進士官知縣生平恂恂自持不輕以聲色加人然不肯隨俗俯仰於流品之不類者往往嚴界闕以待之積學既久遊歷半寓內見聞日廣識力益定仕於粵廉直持平名大著未竟其用退而著書有四書參註濂關三書正蒙初義皇極經世全書解權衡一書韻學臆說道學淵源錄讀史綱要其崇德堂彙言學言治均極見本末心性說曰治法由於心法而事功由於性功自虞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心之始也仲虺言降衷學案小識

卷八

下民若有恆性言性之始也至孔孟大暢厥旨遂開道學之宗大學言心不言性非不言性也明德即其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不言心也戒懼慎獨即其心孟子合而言之曰盡心知性曰存心養性知性即盡心之要道而存心即養性之實功此鄒魯授受之指歸後先若合符契顧嘗歷考先哲微言竊謂心之與性歧而二之不可混而一之尤所不可左傳劉子自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非即性之謂乎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若為劉子特下一解然者非中之所謂性者乎然而性有理有氣以理則易言繼善成性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

子言性善程子一言以明之曰性即理也是即所謂受天地之中者是曰義理之性以氣則易言天道之陰陽地道之剛柔而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人亦有然故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所謂性相近所謂動心忍性所謂性也有命焉皆謂氣質之性也若夫易言洗心大學言正心而孟子之言心也曰良心曰本心曰求放心皆不外人心道心之義亦猶性有理氣之分非心與性各為一物也故張子曰心統性情又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然則心性之相為體用者歧而二之其可乎顧嘗即太極陰陽之理論之朱子曰性猶太極心猶陰陽太極即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性無形而為理之宗猶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心之為之性則乘是以見焉故朱子言太極曰動靜者所乘之機其言心亦曰出入乘氣機蓋離氣不可以見理而不可即以氣為理離心不可以見性而不可即以心為性又烏得混而一之也哉且孔孟之言心所以無為心累者蓋心為人之神明至虛至靈而具衆理非即

學案小識

卷八

理

心以爲理故誠意之前必有格致之功而養心之道則有操存之力皆所以充虛靈之體以復其天地之性而不流於空寂之學也若卽人心之靈明以爲理而前無格致之功內無操存之力將以意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烏知不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而毫釐千里去先聖之道遠矣則惟混心性而一之而不知其體用相須顯微一貫之妙嗚呼後儒談心學者所以易入於禪而明心見性之異說且中於人心害及後世可勿嚴其辨哉其道學淵源錄序曰道學之名古未有也宋始有之而先臣盛朝廷遂明以示禁嗣亦知道學非可禁之名也

學案小識

卷八

五

易名以爲學而禁之夫道莫大於孔子而善學無如諸賢道學也而受訾不甚舛乎宋史獨取所訾之名特爲列傳實以當代大儒雖儒林名流不得與其識加人一等矣自是以後又有朱陸異同之說陽儒陰墨幾欲胥天下而入於懸空頓悟之幻境是上之所不禁者又更蠢之以異學一途何啻自爲禁之乎然考之祀典真儒雖不過於時往往爲後王所追崇此卽天理之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也余嘗考配享從祀所由始蓋諸賢從祀自漢章帝始先儒從祀自唐太宗始而改議進黜者則明太祖黜揚雄世宗罷荀况十人又改祀鄭衆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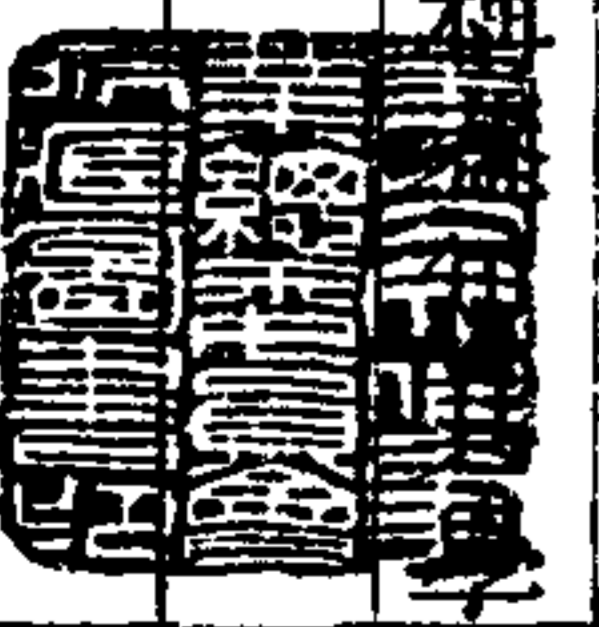
於其鄉而進陸九淵神宗初又進王守仁陳獻章若吳澄之祀則英宗始之而嘉靖九年嘗一罷黜者也竊謂道學之統如祖宗於子孫一脈相傳而異派別宗不能參乎其內朱子所以從祀者謂其接孔孟之真傳也朱是則陸非矣陸非則吳與王陳將得爲是歟韓愈之從祀也以其言堯舜以來相傳之緒至於孔孟而荀揚不得雜也學術雜卽於道無與且以陸吳王陳校論之守仁之精神魄力更勝於三子然其學術事功多雜於權謀機變之所爲如荀况言性惡卽當黜守仁乃曰無善無惡性之體此卽性無善無不善之異說也程子謂揚

學案小識

卷八

五

子原不識性更說甚道守仁得無類是朱子補格致傳最有功於聖學守仁乃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無論其爲無頭學問且由其說則是格物在致知豈致知在格物之謂乎夫從祀之典爲道學也若但以氣節勲業取之則古今來氣節勲業如守仁者當不乏人欲盡廁於從祀之列可乎竊意鄭衆等改祀其鄉之例正可以處儒林諸子而不必入聖人之庭可也論世者其以爲然否先生官粵時以強項吏稱者少也而先生固非無本矣





卷九目錄

守道學案

陰靜夫先生

童寒泉先生

向荆山先生

劉寄庵先生

謝退谷先生

戚仲蘭先生

錢南園先生

孟瓶庵先生

郭春山先生

李復齋先生

夏用九先生

學案小識

卷九目錄

學案小識卷九

守道學案

甯化陰先生



先生諱承方字靜夫敦行績學言動必謹有問學者先教以小學近思錄其績師說曰昌黎韓子作師說舉傳道受業解惑為言然師以傳道為本而傳道之師往往難之蓋道一而已業與惑各有大小之分惟受業解惑之大者乃所以傳道也今夫講授經書結撰文字業之小也窮理脩身型家善俗業之大也句讀不知文義不明惑之小也營情華靡馳心空妙惑之大也浸假有師

學案小識

卷九

於此教其學者窮理則表裏精粗之必到脩身則肅又哲謀之咸周型家則親義序別之克全善俗則禮義廉恥之悉協徇爵祿聲名之眩則崇道義以決其取舍陷虛無寂滅之迷則本誠敬以峻其防閑惟虞廷之精一執中孔門之博約求仁為宗旨焉其大如其小可知也道豈有所不傳者乎然而斯師也非旦暮可遇或數十百年而乃一出韓子之前顏曾思孟有閔卜言尙矣而董管葛王亦庶幾焉韓子之後周程張朱尙矣而蔡黃真魏何王金許許實劉吳曹薛胡羅陳魏蔡林國朝若陸清獻楊文定蔡文勤亦庶幾焉檀弓曰事師

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以其成己之功與君父等也非斯師也曷足以當之學者幸遇之而不知委己以從事豈非不明而大可怪歟若夫有志於道而不遇斯師則惟天地古人是師矣且郊襄耋老之倫一才一藝罔非道之所散見亦學吾夫子之克集衆益而已矣至若流俗舉業之師無時無處不有於受業解惑之小者尙戛戛乎難之其承訛襲舛苟循故事者於巫醫藥師百工殆亦無以遠過然亦不可不謂之師也獨其傳道之名則難於忝竊耳其主一無適論

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一二句轉相解釋朱

學案小識

卷九

子合而言之也程子又謂不拘思慮與應事者皆要求一朱子謂主一是專一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於他其義灼然明矣今四書明辨錄乃云一字是一箇天理凡事主於天理而無私欲之適是之謂敬事則設有數事於此皆是天理心方主於此事亦無妨遽適於彼事乎將意緒紛紜主宰無定何能照察事之條理曲折而合於理乎其爲害於敬事之實功者甚矣蓋雖數事並至亦必權其緩急輕重急者重者在所先緩者輕者在所後應畢一事又及一事身在於此心亦在此時時照察然後所應各中其節

可云此皆天理而雜然亂應哉本文明曰敬事則其敬亦就道國之事見之耳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當承祀之時其心洞洞屬屬惟主乎祀之一事而無適於戎及即戎之時其心戰戰兢兢惟主乎戎之一事而無適於祀斯爲主一無適耳至細論之則盟時心一於盟薦時心一於薦謀時心一於謀戰時心一於戰無非主一也若夫存理遏欲乃平時分別確守何待至臨事始云爾也道國之事皆天理所不容己非私欲所可言若主於好貨色卽一定好貨色乃桀紂蹠躋之流放僻邪侈之事烏足以擬道國哉陽明傳習錄好色則心在好色上

學案小識

卷九

好貨則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此說蓋承襲其意是卽陽明之徒也其學顏子所學論曰自孟子以後有記誦詞章之學有異端虛無寂滅之學有小人儒之學有爲君子儒而誤者之學學者不先定其所從茫然自命爲學譬如瞽之無相俛俛乎其何之耶此周子所以教人學顏子之所學也夫顏子所學以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示之的矣學者誠如是而學焉則不失爲真儒而可以希賢矣如是又進而不已焉且可以希聖而希天也豈非萬世學者所當從事乎然學者誠欲造乎不遷不貳不違之域果將何以施其功耶夫子之教

顏子也曰克己復禮顏子述夫子之教也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其所以造乎不遷不貳不違之域者也則學顏子者可知已蓋博文即大學格物致知也約禮克復即誠意正心脩身也邇而上之格致即堯典惟精誠正脩即謂惟一也由是觀之自古聖人固無異學顏子之所學真萬世學者所當從事矣子朱子謂俗儒之學功倍小學而無用異端之學功過大學而無實豈欺我哉乃陸王二氏以并外物為格物致良知為致知而謂讀書窮理為支離則凡所謂學於古訓詢於芻蕘多識前言往行學聚問辨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多聞擇善多

學案小識

卷九

四

見而識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為贅言矣其未入異端獨其外之人倫在耳此為君子儒而誤者也若夫小人之儒貌聖賢之貌言聖賢之言而制行則相反焉依託朱子則詆陸王依託陸王則詆朱子及聲聞既馳富貴既得棄其所依託如土龍芻狗焉嗚呼此無忌憚之尤者也皆由不知學顏子之所學也卒後門人墨卿伊先生刻其集於揚州墨卿先生諱秉綬進士歷官揚州太守其受學於陰先生也陰先生舉子朱子答林伯和陳師德書以示之以為要在慎獨又送其會試序曰學所以學為聖賢也聖賢之學在於主敬窮理以致其中和

焉方其靜也事物未接寂然不動無偏無倚而知覺不昧五性渾然三才萬物之理莫不畢備則為有以致其中矣及其動也思慮始萌七情乍發應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見乎視聽言貌衣食居遊之際臨乎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之間莫不一一中其節而無稍紊焉則為有以致其和矣然而此非因循荏苒所可幾也必常戒懼慎獨無事則心存於中有事則心存於事暇則精研乎經史子集疑則質問於師友仁賢其切於身心家國者慎思明辨而無纖芥之淆克己力行而無毫毛之偽然後中和可致也其用力之方則子朱子答林

學案小識

卷九

五

伯和陳師德書揭其樞要矣伊先生謹守師訓卒為君子儒為良二千石所至士民愛之書其惠政祠而祀之

昆明錢先生

先生諱澧字東注號南園由翰林轉御史歷官通政司副使降主事復授御史年十八游同邑王素懷先生之門素懷之教首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爲非先生謹守其教曰古人立品從慎獨中始於人所共知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界混雖破萬卷徒以取罪聖賢而已生平正直之學端本於此是以居心至實植身至峻執事至敬與人至忠而兩人諫垣能言人之所不能言且言無不實皆關

學案小識

卷九

六

國家大紀綱大法度於甘肅冒賑參畢沅之瞻徇迴護

山東虧空參國泰之廢弛貪婪均得旨查辦奪級治罪有差後因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公等不和辦事不在一處先生疏請復軍機處舊規曰臣伏觀我

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入皆萃止其中庸以集思廣益仰贊

高深地一則勢無所分居同則情可共見卽各司咨事畫稿亦得有定所而無殊歧誠盡善不易之法也乃觀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每日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珅或入止於

內右門內舊許大臣暫止之廬或入止於

隆宗門外近造辦之廬大學士王杰則入止於

南書房尙書董誥同之尙書福長安則止於造辦處每

日僅蒙

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卽各還所處雖亦有時暫至軍機處而事過輒起一切咨事畫稿司員未免趨走多歧以

我

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工戴

德懷刑決於肌髓決不致因此遂啟角立朋黨之萌然

行之萬世而無弊實莫過於率由舊章蓋自

學案小識

卷九

七

世宗憲皇帝以來及

皇上御極之久軍機大臣萃止無渙未嘗纖芥有他由前可以律後不應聽其輕更況

內右門之內切近

禁寢向來因有

養心殿帶領引

見事須先一兩刻預備

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隨從軍機司員亦更入更出爲日旣久不能不與內監等狎熟萬一有無知如

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杜漸宜早至南書房以備

幾暇顧問俟軍機事件既思之後入未爲遲何必於未辨色之先遽入致諸弗便若

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各色應差皆得覘聽於外

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過褻敢請

勅飭諸大臣仍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庶匪懈之忱各申

五夜協恭之雅共勵一堂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近日和珅福長安止於

如意門外南順牆東向之廬王杰董誥止於

學案小識

卷九

八

南書房之處並請

勅飭改正謹奏由是有稽查軍機之

命先生督學湖南六年士之服其教者歷數十載如一

日雖非身受拔植而被稱此頌不解其何以然蓋愛人

之誠愈久愈見是以沒世不忘也其續刻湖南試牘序

曰學問之道日新月異不漸進卽漸退謂止於斯而遂

保不變自古未之有也如樹木然自萌芽而尋丈而參

天蔽日有不過數十年極其量者有數百年而量始極

者有稟受獨正至千年猶未極量如松柏者方未極量

則日見增高繼長逮量之既極亦遂止不復進豈但不

能復進亦且漸退而就萎落焉凡木大抵然也惟松柏

之爲松柏其高亦有止時而獨有進機無退機不但不

改色之青青其枝柯本根漸且進而比堅石膏液之

淪注精氣之旁魄且變而爲茯苓琥珀靈奇光怪裨益

人世不一惟不止之效也使者始來受仕視諸技藝固

多可嘉然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文根極一理厭服衆

心殆不數數丙夜披閱爲之一一摘瑕發垢俾知自藥

務期高視古人相與頡頏又拔其尤者刊刻傳之豈誠

以諸生爲既能哉今日所造如是異日常有不止如是

者庶幾高視古人真可以無愧色焉耳此甲辰歲試過

學案小識

卷九

九

半時事也已而畢歲試舉科試觀諸生之能者不過唯

之與阿其不然者卽前蛟螭而後蝸蚓深爲諸生病尤

自病區區德如越雞不能稍擴啄菹之力負

聖主委任縻厚祿而爲身家肥也未幾拜

命再任愧畏益甚凡有一藝技者罔敢不竭盡所能相

與砥礪日邁月征歲試且又過半無如諸生之故態仍

且如昔何也其毋乃以是爲可止耳夫古人不作久矣

誰復見其進焉而所流傳之業於今炯炯與元精相貫

發人神智挹取不窮是何爲者耶方輒心策力之時所

以求極其量者非猶夫人之所爲極量也向使亦若諸

生不過至是而止幸者獵一甲乙之科旋踵已與塵埃共盡而不然者更無論矣凡木之止而不進退就萎落也蠮蟻穴乎其中斧斤等乎其外雖其間頗有爲人所材不盡用供樵爨然朽腐摧折亦可以歲月爲期甚足懼也諸生止此不進幸猶腸肥腦滿若可恃無虞再歷數年再歷數十年頭童齒豁視荒聽耄當前所挾強半歸烏有在使者曾再膺重寄固萬萬無所逃罪而諸生有聰明才力不自振奮甘讓能於古人以辜大造賦畀之美與

聖朝作育之心者其罪又誰諉耶因再哀前後所錄課

學案小識

卷九

十

試諸藝之尤者付之梓人志今日之成僅僅如是而已其將日新月盛如古人之爲松柏者耶其遂如凡木之退就萎落耶噫嘻惟日望之久矣是就試牘言之而學問之功夫又豈有異乎先生教人之意何其深歟先生筆法高勁直逼平原典酣每有萬里騰雲之思畫馬以贈所知流落人間至今重之如圭璧云

連城童先生

先生諱能靈字龍儔號寒泉諸生守程朱家法不踰尺寸作朱子爲學考謂專考朱子爲學次第其間淺深疏密異同曲折纖悉逐年逐月皆有可見卽後學用心實不出此一途雖其爲朱子自悔處亦必曾經一番細微體驗方可見此理之實也以此與陳氏通辨一書專爲朱陸異同之論稍有別云又謂朱子早晚異同之辨大要數端曰一貫忠恕曰未發已發曰太極動靜曰仁曰心性曰體用曰理一分殊曰空妙曰實理曰默識而存曰循序而進是也觀其逐段加以按語分晰惟恐不明

學案小識

卷九

十一

體認惟恐不實亦可謂深思好學矣所著理學疑問已刻者四卷曰心曰性曰仁曰情其言心主人之神明謂神明之妙有三曰神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曰神通貫幽明通遠近無所隔礙也曰神變應事接物變化不測也惟通故速速亦是通只是神通神變二者而已言性主性卽理謂性固是理卽須看得理之在人最爲親切方見其爲人之性也蓋人之生氣聚而生也氣之所以聚而生則理爲之也其言仁主愛之理謂只圖圖說有此仁卽有此愛有此愛卽從此仁發出此猶含糊之見必須將愛字與理字析開看如何是愛如何是理然

後合儘看愛字中如何見得有有理字中如何見得有愛方為確解耳其言情主惻隱四端初喜虛齋蔡氏四端卽是喜怒哀樂之說後謂以惻隱屬哀以羞惡屬怒此處猶可通融看也至論辭讓是非則失其條理矣須知孟子所謂四端者蓋講有此理則有此端無此理必無此端端之云者其為念最初而其發甚微也惟其最初故不大著現而微見端倪也若轉一後念便須著現而不得謂之端矣此等皆窮到極處語先生於先儒言理言工夫一字不肯放過往往舉其難明者曲折指譬而不厭其繁其有參考互驗信之於心而亦未嘗已於

學案小識

卷九

三

辨難答長樂鄭一志曰尹氏之論敬謂中心不容一物謝氏之論敬謂常惺惺法此要皆說得透露有精神但稍費力耳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其言平正而一家之說皆涵蓋焉何也心若一時自不容一物而常惺惺也且程子從整齊嚴肅說來便有把握只須將容貌言語上有形象處整頓收斂得來自然心已一也若單從心上用力而求其不容一物而常惺惺便未免太勞苦拘迫而難於持久且或反致別生病痛而不自知者此不可不察也大抵朱子雅言亦是如此然此一處亦足以見程子之言甚似孔子也其

答清流伍鶴聲云理一分殊有全體之理有一分之理有千分萬分之一之理如人物之受於天者是也天人固一理然不能無大小多寡之不同也故曰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也朱子蓋見之審矣或乃以為理無盡時故天能常運其在人者則氣雖已盡而理之不盡者仍在天也薛文清公有人受是理如器受日光之喻謂器在則光在器器除則光在光此恐見之未的也蓋器光之喻但可見理之不雜乎氣處而不可向生死上論謂理不與生死為存亡也如果器除而光仍在光則氣只是一物承受此理者而不本於理卽此理

學案小識

卷九

三

亦不足為萬物之根柢矣羅整庵於人有生死理無聚散之說嘗反覆窮之而未得其歸此固為從來一大疑團此處打不破則佛氏人生而性不滅王陽明顏子至今未嘗亡之說乃狂怪駭人矣今但就一分之理與全體之理大小多寡不同觀之卽可以無惑矣雖然人又疑之謂人之所受者萬分俱足何故與天地之理若是其多寡不同也不知天下之理雖毫髮之間亦自萬分具足朱子曰一卦一爻之中又自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又曰元亨利貞一歲有這四段一日有這四段卽至一息之間也有這四段由此觀之則人之萬分具足也

明矣蓋豎言之則一息亦具足橫言之則一物各具足  
此人之所以無歉於天地也物得其偏而人得其全聖  
人則又得其清明純厚而爲全之全者所以極其理之  
全量便與天地參也然與天地參處亦只是功業耳究  
之天地在而聖人已不復見矣安能常在不滅乎此最  
是明白處不容妄生疑慮也且理有橫而具足者便當  
就橫看之豎而具足者便當就豎看之以其分之不同  
也故元亨利貞四德雖生而已具然自生至死其間流  
行處又自當分爲四段也分爲四段則人之有生而必  
有死者可見皆理之爲之矣大抵人生三十以前是元

學案小識

卷九

十四

亨主事三十以後是利貞主事至於六十則甲子一週  
而復從元上起矣故十五以前爲元而屬仁如孺子知  
覺未開而生意醇氣自然可愛十五以後漸漸亨了屬  
禮始能入大學而教之以禮又十五年至三十以後則  
爲利主事而屬義此時發強剛毅無事不可爲到四十  
五以後則漸漸是貞主事而屬智故氣味收斂退藏而  
於事理則愈精於意氣則愈減不復少壯之豪舉矣六  
十以後或得氣之厚者則又從貞起元此時雖歷練老  
成而意思又覺醇厚溫柔有孺子之象而爲元爲仁焉  
由此又進亦只此理漸漸運行如堯舜之在當時則是

得兼人之分故其年百有二十倍於常人也氣之自少  
而壯而強而老死者皆一理之流行而爲元爲亨爲利  
貞之不同如此邵子嘗以數推之其大意亦與此同愚  
則就理觀之尤爲明白可見也惜前明諸公究心於此  
而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論也人又有於四德中獨稟  
一理而生者故氣質有不同處但一理之中又必具四  
德耳此篇推勘四德雖發前儒所未發而以年數分配  
言之恐天地之理未必若是其板也先生又恆言圖書  
易範大畧比彙其板數者居多然而工夫細密則亦有  
不可及者矣

學案小識

卷九

十五



閩縣孟先生

先生諱超然字朝舉號瓶庵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司郎中四川學政敦篤夔倫愛惜名檢謹言慎行戒欺求謙幼而好學五十以後日求寡過以進於道嘉慶年間脩儒林傳其門人上史館書曰先生之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為脩身立命之門異於章句小師嘗曰變化氣質當學呂成公刻意自責當學吳聘君又曰談性命則前儒之書已詳不如歸諸踐履博見聞則將衰之年無及不如返諸身心又曰自甲午哀痛之後覺萬境皆空自戊戌病困之後覺萬緣皆澹今思之空空澹澹如何

學案小識

卷九

可了吾事直須刻意補過努力為善乃得耳論楊龜山曰龜山得伊洛之正傳開道南之先聲然為人身後文如温州陳君李子約許德占張進孫龍圖諸墓誌往往述及釋氏之學而贊之曰安曰定靜毋惑乎後之學者援儒入墨紛紛不止也論明學曰明講學家宗旨最多王文成曰致良知其徒羅近溪易之曰赤子良心聶雙江曰歸寂季彭山曰主宰黃綰曰艮止王心齋曰百姓日用耿天臺曰常知李見羅曰止脩耿楚侗曰不容已唐一庵曰討真心胡廬山曰無念湛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諸家各有語錄不可勝紀要之陳白沙靜中養出

端倪為王氏之先驅而焦竑李贄之佛學即聖學亦王氏之極流弊也論湛甘泉曰甘泉講學當時以為儒宗又享眉壽然觀其晚年序嚴分宜文集云知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則知鈴山之文矣以八十歲老尚書獻媚同年宰輔至於此極哉余讀嘉靖十一年馮子仁恩上疏備指大臣邪正中言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講學素行未合人心則知當時已不免人訾議矣甘泉以隨處體認天理言學吾不知其所言是何天理也其嚴於辨學不苟阿如此居喪時採士喪禮戴記荀子及司馬溫公程子朱子說正閩俗喪葬之失為喪禮輯略

學案小識

卷九

二卷傷不葬其親者惑形家言以速禍取孟子揜之誠是之語輯自唐以來言葬為誠是錄一卷記檢身實踐之要為焚香錄一卷取周易復卦之義歸之損益二象採先儒格言比類為求復錄四卷輯朱子與友朋弟子問答以資規誨為晚聞錄一卷輯古今殺誠為廣愛錄一卷訓子孫為家誠錄二卷雜考經史識遺佚為避暑錄一卷又使粵日記一卷使蜀日記一卷文詩集若干卷卒後學者祀之

山陰向先生

先生諱璿字荆山號惕齋幼敏悟一日讀孟子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猛省曰存此則為君子去此不將為禽獸乎遂怒然恥為凡民先從陽明族裔王行九講良知後得高忠憲年譜薛文清讀書錄反覆玩味內以體諸身心外以驗諸事物乃漸覺良知之說未當而居敬窮理之確不可易也自是動靜語默一以程朱為師書其所見名志學錄其續者名志學後錄其言曰為學大綱不外居敬窮理力行三者而以居敬為本貫乎知行二者之中窮理而不以敬則知必不精力行而不

學案小識

卷九

五

以敬則行必不篤又曰心不存則氣浮動而言易發心一存則氣沈靜而言自謹存心其要矣乎又曰只是一箇懶便事事做不成須打起精神猛勇向前始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臣之道當如是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為人之道當如是也又曰凡物皆有終始只理無終始凡物皆有邊際只理無邊際凡物皆有對待只理無對待又曰纔出一語不由乎中便是不誠言出諸口不踐諸躬便是不誠言之於前背之於後便是不誠故立誠必自脩辭始此處放過何以為學又曰離了仁義禮智信而言性便是異端之性離了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朋友而言道便是異端之道又曰權者聖人之妙用蓋其心體粹然無欲純然至善故於事變之來他人所萬萬不能區處者聖人獨能隨其機而應之至精至當無少差謬若未至其地而強做之則反失其所守矣後世不察多喜言之往往以聖人神明變化之道而借以為藏私便己之術噫其弊可勝言哉又曰吾儒未嘗不言虛然特以其無私欲而言也至於天理則惟恐其不實有諸己也若異端之所為虛無則并天理而欲虛之無之其相去正不啻千里而遙或者乃欲混而同之亦誤歟又曰說箇理便在氣上見得理與氣離不得說

學案小識

卷九

五

箇性便在上見得性與心離不得又曰明善者知性之功也誠身者復性之事也又曰心得其正即天理也不可道心即是理亦不可道心外別有箇理又曰性不可為故須在上用功心有所麗故須在事上用功言事則心在其中矣言心則性在其中矣又曰窮理者自不務外務外者即非窮理因務外而惡窮理是猶因噎而廢食也又曰陰陽造化乃是天地人物公共底我之一身即此陰陽造化之凝成者耳若分人分己內外隔越便是從形骸上起見而於源頭上未嘗體認也又曰或問無聲無臭理卻是一箇無了曰所無者聲臭耳理

未嘗不實也又曰理氣不明用力於身心易入禪寂義理不明用心於事業易入功利又曰古來無關門獨坐底聖賢天下事都要理會又曰水火之切於人無人不

學案小識

卷九

三

知至於仁則皆泛然置之而不求由其不知仁之切也夫子深憫天下之人昏昏懵懵都如醉生夢死一般故特地喚醒之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夫曰民則民以上不必言矣曰甚於水火則其他外物不必言矣夫子為人之意何等緊切其奈人只不信都將此等話頭順口讀過滑口講過豈不深負夫子一片苦心耶又曰義理即是性言義理之性別乎氣質而言也氣質不是性言氣質之性合乎氣質而言也不別乎氣質則人將即氣以為性矣不合乎氣質則人將離氣以求性矣又曰以理為心之障者固昧於理以心體為即理者正亦昧於理者也又曰君子之和不但和於君子亦和於小人君子之不同不但不同於小人亦不同於君子小人反是又曰看來若少有怨尤心便滿腔子全是私意更說甚學問又曰必以未發時為耳無聞目無見者是仍為返聞內照之說所惑也蓋內照則無見返聞則無聞此正儒釋毫釐之辨故朱子力辨其非又曰人底精神須豎起來方有用方出來做得事若放倒了更做得甚事

或悠忽一生多歸咎精神不足豈其然乎試看要做事底人便臨死時他底精神猶勝人百倍又曰明道先生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此正是吾儒之不同於異端處異端亦言性命亦言神化然盡性至命而不本於孝弟則所謂性命者妄也窮神知化而不通於禮樂則所謂神化者幻也故下文接以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也其旨微矣又曰程子謂儒者本天釋氏本心孟子之不動心便是本天告子之不動心便是本心又曰居敬便是持志底工夫致知便是知言底工夫力行便是養氣底工夫又曰

學案小識

卷九

三

胡敬齋謂朱子調息箴不當作若以此存心害道甚矣愚意此或朱子初年所作其後有一條云呂與叔謂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程先生大以為不然某初亦疑之近方信纔養氣心便在氣上却不是養心了此所以為不可也觀此則朱子調息箴其後亦當不以為然矣又曰心若不鑽入書裏去書中道理不出書若不反到身上來身上道理亦不出又曰凡書中所載之道理皆吾固有之物也便須向身上去尋書中所載之工夫皆吾當為之事也便須從身上去做又曰心與理本不相離而妙合之者知也故學問須從致知入若不明理只要

存心却存得箇不分曉底心事至便不能應所以儒者之學必從窮理入又曰明德所以就心言而不直指爲性者蓋指爲性則經文兩明字都講不去也何也夫性卽理也固難以昏明言且性本至善惟在知之盡之而已何所用其明之耶仔細尋索愈見章句或問之精又曰這箇明德道他是心却又本於理而言道他是性却又主乎心而言又曰心苟不存則馳騫飛揚鹵莽滅裂安能窮乎理故非存心無以致知又曰聞見者其學問之先資乎思者其學問之進步乎非聞見則內外隔越矣非思則心理扞格矣舍是而爲學其將何以入德耶

學案小識

卷九

三

又曰氣之寄寓於形質者有始終其流行於造化者無始終之可言也又曰向嘗謂性卽理也豈可以昏明言或以此語爲非是理未嘗無昏明也不知理之昏明仍須在心上見得若單言理則安得有昏明此須深思而自得之也又曰不務明理而但知存心便是守氣之學異端雖不止一端然其但知守氣則一也特其間又有精粗之不同耳又曰古來無自己誇張底聖賢亦無一味駁人底聖賢亦無動口罵人底聖賢近來學者其學術偏僻者固不必言亦有學術正當者却不免往往有此氣象纔有此氣象便與聖賢毫髮不相似然此等人

大抵只是聰明有資質於道理上見得不差而已原未嘗身體力行而實有諸己也故學者知見固不可少而尤以躬行爲實也又曰程子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蓋主一之謂敬纔添便不是主一也要之敬時連這敬字也著不得著箇敬字便已添了一件已不是敬矣故程子又謂以敬直內便不直也又曰事業有限而道體無窮故程子謂堯舜事業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又曰心能作主不爲事物所勝大非易事又曰與人語不可有將順之意不可有求勝之心當惟理之從又曰呻吟語有云兩箇動氣一對小人此言大好玩

學案小識

卷九

三

味又曰朱子與楊子直書云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此書語語痛快可作吾輩箴銘又曰近日以經學名者往往欲於宋儒註解之外自出意見不知四書五經自程朱發明之後如日月中天後人無容置喙但被近世諸先輩竄入許多駁雜之論足以亂正學惑後人卻須一爲刪正耳然此事正亦不易若非理精義明反身而誠者不足與於此也又曰程子易序中全用太極圖說可知其平日之不

言特不欲輕言之耳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敬是兼內外底然對方外而言則敬又屬之內矣存養是貫動靜底然對省察而言則存養又屬之靜矣此亦專言偏言之不同也蓋敬雖兼內外而義則但可以方外也存養雖貫動靜而省察則但可施之於動也義但可以方外則直內方外之分不可易矣省察但可施之於動則靜存動察之分不可易矣人於直內方外之說以其出自夫子固不敢議而靜存動察輒或非之此予之所以不得不辨也又曰敬是本體之守以敬爲心體者非也又曰有善而欲使人知則已流而

學案小識

卷九

五

爲不善矣省之戒之又曰今早枕上思得孟子講一才字甚妙物各有才如草木底才只做得草木却不能做禽獸禽獸底才只做得禽獸却不能做人惟人之才則可以無不知無不能可以爲聖賢可以贊化育參天地其不能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乃陷溺其心而不能盡其才者也是豈才之罪也哉故人之氣稟雖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要無不可以知之行之及其至則一也其所以皆能至者以其同具斯才也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亦爲之而已矣曰不爲也非不能也其不足與有爲者惟自暴自棄者耳既曰自暴自棄則不可謂才之

有所不足矣人苟於一才字見得分明自不容於自諉又曰道理須是思從思而得者則與己心相浹洽若只聽他人言語雖極分明其意味似不甚相屬所以古人貴思而得之然到苦思後得他人一語提醒亦與自己思得者無異也又曰天下若無人才則事事做不得又曰今日學者通病只是不知實心爲己所以天下無學術仕者通病只是不知真心爲民所以天下無事功先生於四子書細心靜會謂於孔曾思孟本意絲毫不失者惟朱註耳逐字逐句體認入微而諸儒之說則講去其非而歸於至當詳載四書記疑卒年五十

學案小識

卷九

五

商邱郭先生

先生諱善鄰號春山篤志聖賢研精經史道本倫常學歸平實嘗曰大學之方道在明新學術經濟皆本分以內事後世學路漸荒士人薄於自待規摹制義之外不復知所學更有何事於是志趣不廣而行誼不立經義不明而世務不練求其有益於身心家國之實難矣平時教人必以孝弟忠信諷諭於道而不輕課以文詞亦雅不欲以文詞自表見也其贈葛孝廉序曰士以學品自立惟履平尚實之爲貴而所遭不與焉巖異之行矯激之爲非平也收採物情彌縫世故非實也古者取士

學案小識

卷九

三

於鄉以孝廉名科孝爲順德之孚廉則清脩之著求真品於至平至實惟以是爲之綱自唐以降士皆由科目發身投牒而入肩棘惟以脩辭邀一日之知所爲順德清脩者安在而世猶以孝廉爲稱名存實爽當之者豈不愧於心哉余嘗得見

三仰見

聖主心存當世欲得真才以宏治功其發於衡文之際者如是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取之則必思有以用之惟平且實然後可以託心膺任封疆之寄兵以不試爲

學案小識

卷九

三

功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邊陲甯謐百姓庶富此平實之效也非求真品於孝廉中何以致之葛生六謙純厚質慤在親庭以孝謹稱於物未嘗妄取不僞辭色以悅人從遊十餘年凡脫諸口者可覆按也其平且實如是而文亦象之今歲秋闈竟以是登賢書夫遇合之際非余所敢知鹿鳴杏林一發輒之始耳然脫士籍望天衢所見所聞與諸生異繼自今其益厲初心推不忘親之情以求無忝之義充不苟得之念以守不貪之實出則樹功廊廟居則表儀鄉閭蓋孝廉之道於是而盡孝廉之名亦於是而稱此真品之在平實中者魏科臚仕升沉顯晦各隨所遇惟不易者理難昧者心亦爲其真者而已矣余昔嘗有見於是歲月淹久而內顧不堪誰實爲之此亦生前車鑒也遂書以爲贈其贈王生矩序曰春秋人道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聖人因魯史脩春秋所以遇人欲於橫流使爲子者孝爲臣者忠而已莊周言春秋以道名分故長於治人春秋之義明則人倫之理得爲親者受讀書之福爲君者收得賢之利國與家可以久安而長治何謂讀書之福倫理明恩義洽信孚宗戚風行閭黨蓋春秋之化行於家者如是何謂得賢

之利朝廷正紀綱脩百姓富庶邊境甯謐蓋春秋之效成於國者如是是故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自來設科定制悉髦士而籍之學官於是爲父兄者各率勵其子弟學古通經以副上之求夫取士國典也訓子親恩也士子鼓篋入學諦念所以忠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矩賦性敦篤嗜學不已而用力於春秋甚殷已丑朔月以春秋試有司錄名第一夫春秋之義莫重於正始策名膠庠亦人生之一始也本孺慕之誠以求所生之無忝推獻芹之忱以期夙夜之匪懈庶幾躡義路踵禮門對先聖之遺經而無內顧不堪者乎昔廉希憲爲元

學案小識

卷九

天

世祖言臣已受孔子戒爲子當孝爲臣當忠是也夫春秋孔子之戒書也矩以春秋隸諸生籍與受戒於孔子者何異綱常不可一日不在天下節義不可一日不在人心此聖人作春秋之志也矩非苟於自待者繼自今其益思春秋之義以自勵哉是爲序其迴瀾社題辭曰造物虛其中而人實之人之並生於宇宙間者皆伴侶也然其中又各有氣類之合焉善爲善偶則入其中者有所憑以自堅未入其中者亦聞其聲而思附而風聲氣俗之所近且有以垂範於幼輩使之耳濡目染而不自知古之君子所以慎其所與處者而深致念於離羣

索居之患爲是故也近年以來士之結社者衆矣然其交也不擇人而聚也不擇地雕章繪句希世取寵脩不誠之詞而爲飽食終日之計結社愈多而士風愈下一念之深用疚心故嘗過不自揆思與二三同人訂爲歲時相聚之期以各講其所聞而又念講學之事名體甚重未易當也於是乎釀金若干因歲儲糧以爲將來講求經籍之費事不至駭俗而心則主於勸善庶幾古人以文會友之道凡入吾會者必在家有子弟之行讀書懷經國之志而悖德悖義富貴利達之徒不與也則有藍田呂氏鄉約之風焉刪繁縟之文而情志相孚除

學案小識

卷九

天

虛浮之言而肝膈可通而習於威儀巧爲辭說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之徒不與也則有文潞公真率會之風焉園蔬可供何必珍饈之爲美醴酒不設自有道義之醉心而干索酒食津津於齒頰之間者不與也則有澠池張先生脫粟會之意焉且會無長期而人無定額蓋善與善緣人雖多而不厭類與類會風愈行則愈廣吾同人誠能自勉於善而天下之善者雖不入吾會皆吾類也吾同人誠能自攻其惡而天下之不爲惡者皆吾類又何必其盡在吾會也則又有古君子與人爲善大道爲公之意焉昔陳太邱與荀徵君父子會潁川不過一

聚之頃耳而遂爲頽之山川添勝迹於後代今吾同人亦既有會矣庸詎知後之人不有聞風興懷而慨慕於斯者耶願與諸君共勉之其已說曰己與我皆對人而立名義則各別謂己自兼性分而言我則形體也故由己推之天地萬物皆一體自我言之膈膜之外判不相屬矣公也正也厚也寬平也和厚也皆從己之道生也偏也私也矯也吝也刻薄也巧詐也強悍也皆自我之見起也充爲己之量足以保四海推爲我之盡不足以事父母論語言君子求諸己而孟氏斷楊朱之蔽則曰楊氏爲我其旨豈不深哉又曰己與人對立之名也己

學案小識

卷九

三

惟一人則萬有內外親疏長幼尊卑智愚善惡之殊必處之各得而後己之身安必處之各當而後己之責盡此至難之事亦至危之機是故善學者不徇人以爲通亦不遠人以爲高反諸己而求之忠信篤敬而已矣忠信則一無所欺篤敬則一無所苟而又密之以日省深之以自反終之以不校積久而孚則內外親疏長幼尊卑智愚善惡之懸殊皆吾度內也於接人之時而盡其在己是故立身之外別無涉世之方所謂求諸己者正如此亦守約施博之義也若臣子於君父無以有己者也反己之說又不足以盡之考諸經則可見其思說曰

程子云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蓋思者心之收而善之動機也人能於日用間每事之來每念之動必澄心而審思之思及生初思及終身更思及祖父之培植思及子孫之垂裕更思及聖賢詔教之切師友期望之深則惕然知懼奮然欲前而善之遷不啻如風之速過之改不啻如電之決矣此務學之實而進德之基也念之念之其畏說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所由判也是以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外則畏師友古語曰懷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

學案小識

卷九

三

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譏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習與性成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



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下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以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以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自警願以效切磋於友朋云觀此數則先生之克治省察可見其大概矣所著有春秋解疏數千條又有興觀錄先賢模範等書大抵有關於世道人心非僅經生家言也

學案小識

卷九

三

甯州劉先生

先生諱大紳號寄庵山東循吏也善詩能古文而根本於忠孝廉節故其言行焯焯有非人之所能及者其宰曹縣告諸生曰子朱子小學一書作聖之階梯入德之軌塗師舍是無以為教弟子舍是無以為學也晚近利祿之風既熾惟以記誦詞章為務士子初入塾館父兄師長即教以帖括聲律博取功名富貴是以人心不正風俗不厚達則驕奢淫佚窮則獍狻偷薄無益於天下國家之大今與諸生約必讀此書朝講夕貫身體力行由灑掃應對進退以馴致於達天知命之域庶幾明體

學案小識

卷九

三

致用為天地間不可少之人方不虛負此一生許魯齋曰小學吾敬之如神明奉之如父母願諸生服膺斯語其上伯制軍謝書院山長書曰朱子言今郡縣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讀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為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求燕闔清曠之地而不可得今五華書院萃三逸之士人延師課訓之游其中者為學來乎為科舉來乎其與朱子所謂郡縣之學校有異乎無以異乎蓋不可知矣是亦惟即科舉之業以求聖賢之學探天人性命之奧嚴義利人已之分本末兼該

內外交修以是見用於世與徒事帖括者相去霄壤也其與袁蘇亭書曰足下數數叩紳在東治譜足下固樂道人之善者也紳何治譜哉今鄉人無不欲欺足下者紳何敢爾顧念東人之於紳實有不可解者方紳以乾隆癸卯年筮仕濟南新城歷甲辰乙巳丙午大旱災荒之時拯救無術方欲引退大吏且量移曹縣代者既至矣而新城人不欲紳去也請於大吏弗許適使者琅公過縣南境新城聚數千人遮於道乞留紳長山西鄰邑也亦代新城乞留使者爲言於大吏得留三月既至曹則其乙巳丙午之年災傷更甚於新城也方務與民休

學案小識

卷九

三十四

息而河使者檄修趙王河工段數百丈日役萬夫兩月而始竣無逃亡者無疾病者又檄辦河工料稽三百萬紳以方收斂躉緩之河員訴於使者督責嚴急將按以罪因請爲十日限縣人爭先往納未十日而三百萬之數足矣紳行民間有於馬後言穀賤銀貴開徵期迫者願語之曰俟穀得價再輸未遲也此語遂達大吏耳怒謂曹縣知縣徑緩征矣急遴廉能吏代征之至則新糧如期完矣因議征乙巳丙午年逋欠計爲數四五萬兩有寄揚言不足數卽以他人易紳民大恐晝夜輸將不數日得三萬餘兩廉能吏由此膺上考戊申年紳遂以

病自劾方紳之初至曹也以與上司有違言投劾去縣人聞之環署泣留且相率走訴大吏絡繹道路間適大吏有事於泰山見而諭止之紳以是不得去至是乃於元日密自申文不假書吏手迨得請而縣之人始知之雖乞留者相踵而至無如何也甫歸而攤賠之令至於是又出再至東省題補文登未抵任而新城方修城城工棘手人爭避之新城人轉請於大吏願得紳修城紳能辭大吏不能辭新城人也城工竣方議重興正蒙書院以錦秋湖荒爲膏火田蓋前此在新城已草創此舉其時正旱災未能大有爲也而已以在曹縣任內事同衆人革職遣戍矣是爲甲寅年月日也兩縣人於是爲紳敏緩請贖得歸其後大臣有以紳上聞者

學案小識

卷九

三十五

廷寄來滇送部引見仍發往山東以知縣用將補福山福山地僻事簡其士人類皆能文章如新城於紳爲宜而部已選人裁得暫攝兩月焉次年補朝城又值大雨水以七分災報大吏準五分五分則不成災矣幸民間素知紳無怨謗者紳又以病自劾弗之許許暫移署青州同知次年以武定同知升署同知固開曹也時登萊蝗蝻四起大吏委紳督捕復他河南黃河水漫自漕運河至大清河爲沿

河郡縣害又委紳查災查賑紳素無才能皆勉強任事而已後一年爲乙丑得家書知伯兄叔弟相繼物故而母親年已八十乃援例請養遂得歸數年在東如是而已無所謂治譜也而東人之於紳則實有不可解者請留矣代贖矣未已也其始以病歸也東人留醫藥者幾二年乃歸爲紳母壽爲紳壽如在任時也歸則送至汴梁城燕游數日始別去則有送至樊城者其繼以贖歸也延留爲壽者如初歸則有送至漢口者最後以養歸也則有送至周家口者是皆足滋紳懼者也無所謂治譜也其間有無知愚民暱好紳者或舉古人行事附會

學案小識

卷九

尾

於紳或以紳行事增飾之轉出諸情理外皆不足據爲治譜也恐足下不察而以樂道人善爲事卽紳不敢欺足下而人有欺之者矣觀此知先生之學之治直追古人詩文餘事而已沒後崇祀新城名宦祠

昆陽李先生

先生諱文耕字心田號復齋進士歷官按察使生平以徒義集義精義爲學服膺陸稼書張楊園兩先生嘗謂孟子以居仁由義爲尙志此士人律合法度也由居實扣在仁義上時時密勘此心果能清明廣大沖然藹然通乎天命不爲私意間隔可以立天下之大本否所行果能正直和平秩然抑然準乎天理不爲私情阻撓可以行天下之達道否仁義須實按在居由上務使天地盎然生物之意常油油在方寸間而不屑罽豆不受萬鍾之心介然夷然真於日用事物上發出方是傾身入

學案小識

卷九

尾

於仁義之中不徒苟於依附已也苟無此段刻苦嚴密之心道理總不在身上又謂君子無入不自得只是理順心安至其用心則全是憂勤惕厲蓋吾人自命爲士任重道遠實有不容謝之仔肩不易完之功力緝熙而後光明罔念卽可作狂是安得不矢之以憂勤惕厲之以危厲況乎遇有險夷人多疾疢不必孤孽始知慮患操心自古賢豪無不動心忍性生於憂患此中之玉成君子者正復不少也憂勤惕厲亦何時何地而可忘者乎又謂事物之理可會於靜中不必專得自靜中也蓋學者工夫精義爲主義苟精熟則無論靜動皆油油在心

目間如知萬物之皆爲一體則欲使之各得其所者常耿耿也知萬物之不離吾性則欲使之各盡其分者常切切也譬水之能流不待流派之分而淵源自裕如木之能長不待枝葉之發而根本自深操存者不以私而淆此也涵養者不以慾而亂此也若夫既感之餘觸於事物而罕見其理未應之前掃空心性而渾以爲靜則亦非體用一源之謂矣又謂中庸立大本行達道是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皆聖人分上事若初學用功只是專心一志精義徒義集義深造以道期於自得至於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謂之立大本可也取之左右逢源謂之

學案小識

卷九

三

行達道亦可也又謂孟子雖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驗人性之仁義禮智然不過明其固有而非外鑠至擴充以盡其才仍有待於學問苟或徒恃良知之固有而不博之於經史精之於學問思辨不惟億度之見揣摹難真疑似之端歧出易惑且以一己之識見爲一己之範圍雖所見極大恐仍不免於坐井而觀也總之學問之道必折衷於聖人今於孔子好古敏求博文約禮之訓之外另標宗旨別立門戶得不謂之異端乎至於知行並進如目視足履是兩事而非兩候卽顏子循循博約之教絲毫不敢躐等然未嘗限定幾日博文幾日

約禮必俟聰明之盡然後講求踐履也蓋隨博隨約卽知卽行而前便是路頭隨時不煩等待若知而不行直將聖賢緊要言語當一場閒話說過雖辯論之極其精引證之極其博亦何裨於身心性命乎以上二弊一則知不求真一則行不求實學問之大害也去此二害學路乃正又謂異端之害汨溺人心然惟高明者多中之其餘未數數觀也至近日功利之害遍天塞地澈骨透心勿論富貴貧賤高明沉潛之人舉凡交際往來倫常日用之事非利不動非利不行直以趨便求益鍊成人

學案小識

卷九

三

念而不忘利其有正人君子倡爲義舉者則子立無與孤掌難鳴除貼心貼力任勞任怨外仍須以利脂秣以利灌溉然後各得其欲爲我所用而隄防少疏仍恐爲所劫制其旁觀之忌者惡者譏誚之阻難之中傷之又無論已嗟嗟一舉事而傷仁人孝子之心短英雄豪傑之氣殆無有過於今日之世局世態世味世情者矣士君子生當此時苟欲正人心變風俗計惟操甄陶一世之權有甄陶一世之德激濁揚清舉直錯枉變化愧厲遲以歲年庶幾滌垢穢之肝腸剔腥羶之髓骨漸復本心知有廉恥若在下之君子則惟自完其貞獨立不懼

謝流波於砥柱標勁草於疾風樹準立規守先待後至於觀感興起則仍聽之於世而已嗚呼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理人倫昭揭於日星者無古今一也民彝物則保合於造化者無盈細分也好是懿德若性生焉顧人品爭差或相倍蓰自賢人以至庸人嗜好迥殊矣自恒人以至下流嗜好又迥殊矣乃至苟賤卑污不齒人類下視等儕仍有過之推其由來只是好利一念中之而其後遂淪胥而靡所底也可勝嘆哉可勝嘆哉其訓諸孫曰自來詮道字者莫如子朱子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數語精切周

學案小識

卷九

四

詳確當不易今人為學其止知作文應舉者卑陋固不足道間有求向上功夫者又以道為元虛高妙之一物而懸揣臆度求之至當前日用事物則以為粗迹而不屑意即有告以道在日用事物者亦復觀望游移不肯踏實向前是以徒有求道之名終無行道之實也不知道率於性而天命之性之具於吾心者即此萬事萬物之理其大者子臣弟友範圍於當前而不可尺寸踰其切者貌言視聽附麗於當躬而不可須臾離其一切酬酢事物之理胥根天命之性而來其分之二一事一物各有至當恰好之處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其合之而

萬事萬物皆有至當恰好之處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道之範乎人者至切至密如此而今乃懸揣臆度觀望游移曰吾將以求道則是大道別有所在而當前之子臣弟友可姑任其不孝不敬不序不信而無礙也當躬之貌言視聽可姑任其不恭不從不聰不明而無傷也噫宇宙間安得有此道理不屬鬼神不察之地可以容吾之任情肆志而自如者其亦不思之甚也矣若夫真心求道者則不然道端於趨向今日志道即是今日用功道疑於誠篤今日任道即是今日著力當前之所接者即當講求得其理而後動也當前之所應者即當精

學案小識

卷九

四

察順於理而後安也一念悠忽即是坐聽其道之離一事縱弛即屬顯判於道之外顏子得四勿之訓而曰請事斯語仲弓得敬恕之傳而曰請事斯語夫豈有所觀望等待者哉總之道在日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朱子之訓甚明學者親切體之當自知其所用力而懸揣臆度觀望游移者可以廢然返矣觀此則知先生之心思嚴謹體驗精詳事事鞭辟近裏步步踐履著實是以出其所學事君則忠臨民則惠其宰鄒平冠縣清訟息爭除姦戢暴而尤盡心於教化民初呼為李教官後呼為李青天及守泰安沂州為屬吏立課程謂官不勤則事

廢而民受其害而勤本於仁無惻瘵在抱之心必不能  
殷殷於民事又本於誠無明且對越之隱必不能凜凜  
於官箴其爲臬司一本勤慎不務赫赫名而察吏安民  
見於山左文移黔中文移者至誠至仁至周至悉發於  
心而根於性也先生於世道澆漓人心沉溺之際而壁  
立萬仞超出羣流一言一動屹若泰山萬事萬理渾然  
太極規模氣象有令人想像於不容己者矣著有喜聞  
過齋全集歿後崇祀鄉賢山左舉名宦

學案小識

卷九

聖

侯官謝先生

先生諱金鑾字退谷舉人官教諭忠信篤敬身體力行  
平時教人以四子書爲綱五經爲輔而力除空虛自守  
偏執冥行之弊其復鄭六亭書曰夏間接誦來函備承  
教益中秋復接手教誨沖之懷溢於言表甚矣閣下之  
篤志於學也僕早歲蹉跎中年潦倒世事鹿鹿因循無  
所成就方未冠時卽喜讀宋儒書悅心性之語比長交  
陳恥齋先生與語昭合遂壹志於是如所謂言誠言敬  
言主靜言慎獨存養求放心者以爲大本在是也而竭  
力求之實則於古今事變日用常存之道一無所窺徒

學案小識

卷九

聖

用力於虛空之中而不自知其躐等以至顛倒贖亂竟  
成心疾如是者凡十六七年終不受其實益年三十一  
無可如何始寬心讀書涉獵於詩書易周官禮記更數  
年乃大悟前此之非計其初自少年來居學齋與童子  
均其功課每日一本四書未嘗間斷至參以經籍久之  
覺有實效日用行持間自省得於四書者爲多蓋學者  
不志於聖賢則已苟志於聖賢未有能脫四書者論語  
一部此吾夫子之所以教人者在四書中尤爲切實計  
吾夫子生平之所以教人者一曰忠信一曰好學二者  
盡之矣蓋忠信則以日用實行爲憑而無虛空高遠之

說好學則極倫常變態之跡而無信已執一之求故弟子大書特書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言夫子之所教者如此而已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然則好學之事詎不尤重歟僕之所敬慕閣下賦質忠信殊絕於人也茲誦來札幾有必察邇言沛然若決江河之意是閣下於學問已得其大要也斯道之望將有屬矣夫學以六經為大端孔子之所謂文也學者以四子書為綱以六經為輔力講求焉有得於心以之治己有術以之治人有術是之謂經術為其可施於實用而非訓詁鈔錄者比也此孔子所謂博學於文也

學案小識

卷九

聖

國家太平日久士子力學者多康熙間士大夫喜言心性之學吾閩如李厚庵蔡梁村雷翠庭其著者也要其所執持以示後生者亦一時風氣之所趨耳然其時忠信篤學者已有如胡東樵其人乾隆間經學大盛顧其間分際亦自不同如顧復初任荆溪方望溪其所求者皆有濟於實用非明於古闇於今徒事章句訓解已也此數子者博通注疏而有所領悟折衷使學者可以脩諸身而見諸用庶乎孔門之功臣矣後有作者則不然喜搜求古書以為新博愈古愈廢之說則以為愈佳將謂唐不如晉晉不如漢東漢不如西漢宋以下則鄙

夷弗屑已矣其於聖人之經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以抄襲舊說為尊古以論辨折衷為武斷學雖博以語脩已致用之方則無術焉此第謂之經學則可不足以語經術也若胡顧任方四家則可謂經術也已僕於古經誠無所窺然苟得餘年則將卒業於四氏之書焉故凡僕之言經學當時之所棄也所以然者欲不謬於力行忠信之旨已矣閣下抱忠信之質有志於力行而以倫常為急務夫急力行重倫常二者皆忠信之事也然而求諸孔子教人之旨則所尤重者學而所尤先者文蓋聖賢之學一倫常盡之閣下前書之言是也然倫常之理至切至近至平至易而即至曠至隱至繁至艱不可以一時淺易之說槩諸古今亦不可以一己境遇之偏槩諸天下古今千萬簡牘聖賢千言萬語不能盡其情者凡此力行之事即凡此倫常之事也故以倫常之故而有力行以力行之故而有學問博學於文者所以致其知以為力行者也夫知者明於目也行者健於足也未有目無見而足能行者自古言學亦未有以行先於知者一部大學功夫致知格物已居其大半誠意為生死關頭然意之不誠咎在知之未致其門迺昭然矣然其道至廣而博故貴實而不貴浮貴切而不貴泛僕

學案小識

卷九

聖

語

本朝經術必以顧胡任方四子為先者意在斯已大約士凡不喜讀書不事講求而空言力行空言倫紀空言心性與夫存誠慎獨主靜存養者不墮於空虛自守則必偏執冥行語此失彼有體無用否則泛枝濫葉揚糝簸糠或者等身著作鉛槧四馳或者寸解彘彘孤燈自守凡茲所事雖一生辛勤皆不足以入聖人之道何以驗之觀於其行則弗信試之實用則茫然也吾輩向學已晚讀書已遲僕所願與閣下共謀讀書之法者意在以四子書為宗不以四子書為作文之具而以為倫常

學案小識

卷九

學

日用所資切實以求則廣之自通六經約之無非實行稱此以往則近之可為文行兼修之儒漸而積之必有體用合一之日此聖賢之正軌也若曰吾但以實行倫常為要經學文學皆不足恃則所謂倫常日用者別有簡易之一途而六經不必存也豈理也哉與閣下交已十餘年中間多以世故文字相往復未有一日之暇從容論學者茲以來書語及故陳其崖略唯高明有以教之其再復鄭六亭書曰曩者僕以來教有經術之言謬為論說而獨有取於顧胡任方四家者蓋以四子之於讀經皆汲汲於倫常日用而非訓詁抄錄者也然讀書

之法又有當言者古來書惟易詩書為孔子所手定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數者為極純粹耳自後諸儒著述則不能無偏弊之處卜子夏左邱明親受業於孔子其言尚有疵謬況其下者乎任荆溪之學易也苦志力求至於血氣散亂神思喪失昏不知人七日乃蘇此足見其由探索而有獲而少脫然自得之趣者也又此公生平讀書必欲融會眾家無所遺棄故洗心首卷圖說太繁而五十學易之解不無牽強此其所偏也若其卦爻註說獨能徵求象數使學者知聖人之立言字字有所根據而窮極事變無一不切於倫常日用此其所以為

學案小識

卷九

學

難也昔程傳以理訓易朱子歸諸卜筮其旨尤該然易之為書原本象數者也善說易者必當不離於象數惜乎古書淪亡難於引据任氏所徵皆不失其正大足為本義之助故僕謂學易者必有取乎此也讀洗心者於其首卷圖說且姑置之必言圖說則又當讀胡東樵易圖明辨勝於任氏多矣至於禮記一書雜取羣儒之著述各有篇段任氏以朱子有大學章句遂取禮記而竄易編次之甚至郊特牲一篇全逸題名散附於他段責以變亂古經之咎復何辭焉但任氏之意實師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自為成書彙分簡帙使脩己力行之君子



易於貫通焉至其解義則穿穴注疏自悟指歸上契前聖之心源所謂天理爛熟者豈依門傍戶者所可比哉學者觀其梳剔之明而得其會通之妙則亂絲之治條理井然還考原文昭然自在豈以任氏而棄古本哉春秋所以正倫常也左氏記其事實其功大矣至其義例則三傳皆私已見胡氏又從而強辨之數千年來夫子本經不明於世至今日而意理始可求也顧氏之功豈少哉胡東樵禹貢與梅定九天文並稱絕學今與顧氏地理表合而讀之中原扼要形勢了然於胸豈非致用之一大端與方望溪之釋周官輒謂王莽劉歆有所增

學案小識

卷九

四

竄疑其所可疑而悟其所難悟微靈泉孰能之四君子之讀經皆聖人致知格物之法大有功於倫常者也夫讀書之益人也如五穀三牲之致其養焉然五穀有芒穀而三牲有皮毛善食者飽焉而氣體以充精力以富芒穀皮毛不知其所以棄也任氏周易之病僅在圖說序言今揭其所短而攻之而棄其所長是猶見皮毛而惡三牲指芒穀而訾五穀也要之近世君子多言經學其能讀四君子之書者少矣閣下以忠信為本以倫常日用為重能不致力於是哉前書繁蕪而意有未盡故復陳之其作退谷自警文曰退谷嘗讀易之繫辭矣其

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曰異哉以聖人之德如彼而其所以自處者如此故夫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是故康節先生稱老子得易之體張子房得易之用雖其言之駁而其旨可思矣要惟上達之事小子未之敢測則且痛自刻責書以自警也曰天下之理進常不足而退常有餘故進而見者不如退而藏進而言者不如退而默進而求諸人不如退而求諸己汝能見人之善胡不退而自脩汝能見人之惡胡不退而自省汝有誨人之言不如退而自誨

學案小識

卷九

四

汝有責人之事不如退而自責愛人不親汝則退而反其所愛治人不治汝則退而反其所治忿懣未可任汝盍退以平其氣是非未可定汝曷退以思其詳汝行既疏惟退可以寡悔汝言既易惟退可以寡尤汝自見其長盍退而察焉曰其實有之耶其益求所進也汝自悔其罪盍退而念焉曰其勿忘矣其奚以再蹈也吁嗟乎喜好歡忻惟退則見其所弊功名富貴惟退則見其無聊責有所歸汝速退以自量道莫吾知汝姑退以自娛且夫虛而能容者莫若谷深而難測者谷也響而斯應者谷也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其賢之所處乎先生之學

處處鞭辟近裏而出謀發慮動徹機宜仁全義備壞者使之復完墜者使之復振職雖司鐸而地方有事當道倚之贊舍賴之卽衆庶亦未嘗不感而服從之德盛道通所謂動人以誠制事以義者其先生之謂乎所著有蛤仔難紀略泉漳治法及文集

河內夏先生

先生諱錫疇字用九號西墅逸民舉人約言躬行以居敬窮理爲本以明體達用爲要接物以恕持己以誠不襲口吻不蹈空虛畫爲宵得得則書之其言曰理本至易至簡艱深煩碎者失之又曰致知是學問入頭處朱子每出示人如中庸君子而時中章句補云君子知其在我至孟子知言集註補出盡心知性皆朱子喫緊爲人處他如此類甚多又曰窮理須見得徹底務到得第一著方是不可只到得第三著第二著便休若知到十分便事事占第一義做更不落第二義了又曰格物是

大學一頭這箇到徹底處下面工夫只要心肯意肯做將去如作宮室相似格物是將他許多木料零星湊得完備了下手做時只要一都能檢點照管得又曰學者格物第一段義理不知性善則不知我之可以爲聖賢而明德之志墜矣不知性善則不知人之可以爲聖賢而新民之業不講矣又曰朱子謂致知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先儒謂主一一字是誠意玉鑰匙謂存養如主人省察如奴僕數語最善名狀亦是做過工夫後纔能說得如此分明親切然數語中竊嘗妄易一語曰慎獨是誠意玉鑰匙又曰大學以格物爲始以絜矩爲

終格物卽所以求此矩也又曰大學章句云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予最愛此二語惟朱子纔能說這般透頂的話亦是朱子生平見到最得意語故四書多作如此說又曰朱子補格物傳說得道理雪亮真是忒煞分明包括多少義疏省費多少詮解雖曾子子思爲之恐無以過此之明確也但文字古今不同耳後儒紛紛訾議皆不知而強言者也又曰近日陸清獻諸公謂大學自程子更定復得朱子章句卽是原本未必盡合正己精益精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此言可破學者二三之見又曰性字自朱子纔訓得盡今

學案小識

卷九

五

中庸篇首節性字註是也漢唐諸儒那得有此訓詁來又曰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其說亦未爲全非但說得忒煞重了便有弊一切權詐權術狂妄之論皆足以託之故程子深闢其說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又曰朱子論語集註錄尹氏之言於篇終曰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此言最足警發學者幾如大呼寐者而使之醒矣學者皓首讀聖人之書聞尹氏之言而亦頑然無所稍寤焉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又曰程子之言朱子重加訂正覺字字親切有味無一閒放語凡四書之所錄

者無不純粹以精而至當不易矣又曰聖賢只是於天理之當然處認得明白更無一毫拖泥帶水程朱所以有功於聖門者只爲於此等處認得分明儘力發揮出來一部四書不可不看他喫緊處也又曰常惺惺法最妙不如此便只終日昏睡了須是喚他醒來又曰動靜工夫要做成一片今只靜中如此被外事一頭撞破或有人一聲叫破便陡然放出來前後截斷只管動去沒收煞意思都消散了此病打疊不下更有甚話說魯齋云千萬人中常知有已到此境界甚難又曰朱子云方其靜時動之理已在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程子所謂

學案小識

卷九

五

動亦定靜亦定內亦定外亦定也如此纔做得工夫貫徹然求其所以能如此者只要理會箇敬字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存養盡頭處故曰自戒懼而約之云云慎獨是省察入頭處故曰自謹獨而精之云云又曰涵養要深省察要密然涵養深而後省察密涵養深而省察又不可不密也朱子於中庸尊德性節指示最爲詳切又曰周子之言主靜不如程子之言主敬也主敬無弊主靜便有弊然其自注云無欲故靜則亦與禪門釋子之所謂靜者異矣又曰止字意理最精妙能止便萬物各得其所然離箇敬字不得又曰聖人不說主靜

只說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便無病又曰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曰見是真覺悟瞞不得些子曰自訟是真愧悔恕不得些子有此真識力纔能起死回生不致因循耽悞一世了事又曰子絕四朱子云絕無之盡者此是徹骨說出來道箇無字已是贖了此是聖人心體上事直是赤骨立無一些子繫累若顏子克已便說不得箇絕字了這箇地位峻絕學者無可著力處學者須要學顏子程子云學之始則須從絕四去言克已也又曰某嘗說而今人都有箇藏賊法這箇賊常伏在心中自暗暗使用他卻不肯教他出現安置

學案小識

卷九

五

到背裏百般去遮護他不令人知得我們如今要做君子來除先殺了這箇賊又曰君子慎獨有二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此務其得於已也小人緣飾行誼欺誑末俗僥倖名譽作隱於屋漏之下養惡於幽暗之中終於敗露身名俱喪竟何益乎此懲其失於人也學者較於二者之間可以知所省矣又曰過不如意事須恬靜忍耐以處之若有一毫怨尤之意便生許多躁擾不惟累心亦且累事又曰言偽則多沮行偽則多敗吾人言行之際妻子見之奴僕見之鄉黨望之朋友責之而欲以飾

已而欺人也得乎又曰魏莊渠曰自欺病徵極重為鬼為蜮以此為獸為禽以此又學者只因誠意一關難透故包羞忍恥一生此數語大有省發予每誦其語未嘗不慄然也又曰王梅溪曰不善文者宜祕不善書者宜楷不善言者宜省此言殊有味在予尤為對症之藥又曰醉古堂格言云休委罪於氣化一切責之人事休過望於世間一切求之我身此知道者之言又曰偽行偽語偽意去盡纔成真君子偽不必外面假托襲取只有一毫裝點便是作偽又曰人與天地一也只為有已便與天地不相似能克去則渾然與萬物一體矣又曰讀

學案小識

卷九

五

書只一心在書上卽此便是敬便是存心工夫如此纔能曉得書中義理吾每讀書時常覺有數人在胸中橫衝直撞讀了後只如沒讀時一般此由許多閒意為祟須是剛刀殺退他始得又曰薛文清公曰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湛然之體此言可發深省若為此萬起萬滅之私纏繞了一生汨沒了一生將何時過得人鬼關也先生之學鞭辟近裏固如此晚年邃於易誦覽一室額以邵窩學者又稱邵窩先生所著有讀易私鈔讀易私說強學錄日省格所輯有強識錄課子隨筆強恕堂家範自警編邵窩偶存邵窩筆

錄邵窩私鈔綱目撮要家禮儀節總要砭俗碎言四書  
為學指南所評定有律歷星紀地理圖誌儀禮圖誌左  
傳史漢通鑑綱目諸書

學案小識

卷九

四

錢塘戚先生

先生諱人鏡字仲蘭號蓉臺翰林官至洗馬生而誠篤  
四歲失怙儼如成人奉母夫人教卓然樹立不與流俗  
為低昂而和順積中孝愛深至推之忠君信友皆是物  
也其明鑑告成疏曰洪維我

國家重熙累洽

聖

聖相承伏讀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一書皆申明乎治忽之原  
邪正之辨天命人心繫屬之故而於有明三百年尤諄

學案小識

卷九

四

諄致意予奪昭然

皇上敬承

心法典學高深

御製讀通鑑紀事本末詩百篇之中於前明得二十三  
首所以寓興觀之義彰筆削之公垂法戒而示來茲者  
固燦如日星矣廼

聖心乾惕猶懍厥鑒不遠之思

特命館臣倣宋范祖禹唐鑑一書纂輯明鑒二十四卷  
以備

乙覽其中去取褒貶咸仰

膚裁臣恭誦之下往復尋繹凜然於君臣一德之所由昌上下睽否之所由亡竊惟明祖以一旅起滁陽轉戰十有五年而成帝業尊禮耆儒勤恤民隱開言路以達下情禁內臣而無預朝政其於求才輔治之道不可謂不切而於杜漸防微之意亦不可謂不深然自永樂以後仁宣繼治方底乂安孝宗清明克持恭儉其他治日少而亂日多可法者少而可戒者多何哉則以朝無紀綱賞罰之權不出於上是非倒置賢不肖混淆而用人失其道也昔范祖禹有言曰治未嘗不由君子亂未嘗不由小人又曰天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歛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爲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夫明之君子非不衆也聰明正直之資亦時輩出也然而奸佞弄權貂璫竊柄當時人主絕不悟其用人之失蓋邪巧之伺主也密密則罔識其奸君子之事君也忠忠則自忘其戇戇固難容况有宵小爲之潛煽其毒而驅之乎驅之不已則且摧折之戮辱之如前明之黨禍亦已烈矣臣嘗推原其故而知君子小人之消長未始不本於君心之好惡武宗好逸樂則僉壬以佚遊導矣嘉靖好

學案小識

卷九

五

齋醮則閣臣以青詞進矣神宗好財利則中官以礦稅興矣外此土木甲兵之事聲色狗馬之娛小人類迎其意之所向以竊權寵於不及覺至莊烈手剪逆奄刻厲圖治不可謂非無欲之主然時事孔亟猜疑愈甚痛懲羣臣之黨十有七年之間至易五十餘相而溫體仁以陽爲孤立陰肆排擠獨相八年當時雖有公輔之器忠直之士封疆戮力之臣卒不能一日安於其位蓋不明理之是非不察人之邪正而徒欲力矯其弊小人未有不乘間而入者也大學言好惡公私之別始於慎獨終於絜矩而於平天下一章尤兢兢於用人之得失歷觀廢興成敗莫不由斯千古以來事同一轍伏惟我朝謨烈昭垂震今鑠古凡前代諸弊無不掃除而更張之

學案小識

卷九

五

皇上於用人行政賞善罰惡一本至公皆由聖學日深則治功日懋臣才識庸愚幸得仰窺緒論竊於一辭莫贊之中謹獻千慮一得之義不識有當與否伏乞訓示其與友人論士習書曰承諭所聞士習甚壞未信其然而陋則誠有之鏡竊以爲士習之陋固其常耳然

不可不思其所由來當今讀書者豈真有爲聖賢辨義利之見入於其心者哉又豈真有窮經致用守己治人之學修於其素者哉彼其父兄師友之相傳上之不過趨時尚釣弋科名此爲極有志者也其次冀得一矜以奔走餽口耳最其下者逐蠅頭之微罔顧廉恥利害舞弊犯法無所不至事雖差等所別者智愚原其本心之所發則固不甚相遠也人卽無良其仰事俯育資生之計亦必不能盡忘苦寒之士其處境也嗇其取利也艱其見聞愈隘其識趣愈卑則陋固其宜也又習見乎爲之上者其所養者豐其所憑者厚其得以假借而取途

學案小識

卷九

空

者甚寬然而沾沾然爲利之心則固與之未始有異也夫以不教之士處甚嗇之境守之以淺見寡聞之心堅之以耳濡目染之習迫之以資生之策而以入於豐厚者之目則亦安往而不形其陋者哉鏡竊謂方今之士不矜惜之誘導之而但深鄙之痛懲之是真所謂不教而誅者也滇中風氣素稱淳厚爲士者大率家貧而質魯貧則多艱澀之態魯則少修飾之文鏡竊謂易形其陋者正其本色譬之鄉愚之民不若城市之智巧然而其賦性厚本真未漓導之而至於善轉易爲力千百之中有一二篤信好學者所成就者必大爲宗師者果無

厭棄之心示之以躬行申之以明訓而又去其所苦累於案臨相接時不憚反覆開導考試後相質之美者獎其文辭誘勗其學業擴充其志趣勵其操修使之於義利路上漸見分曉其有爲非好訟者於可傳喚之處隨時面加訓斥委曲詳明務使其悔悟貼服而後已其不能改者然後照例懲辦平素見聞其行之優劣者隨時記載於考試高下畧示勸懲再於發落之時反覆申明賢者進之不肖者戒之亦未忍遽絕也如此雖士之愚昧未必卽能興感而宗師之職之心固當如是也况誠能動物登高而呼百人之中豈必無一二應者乎弟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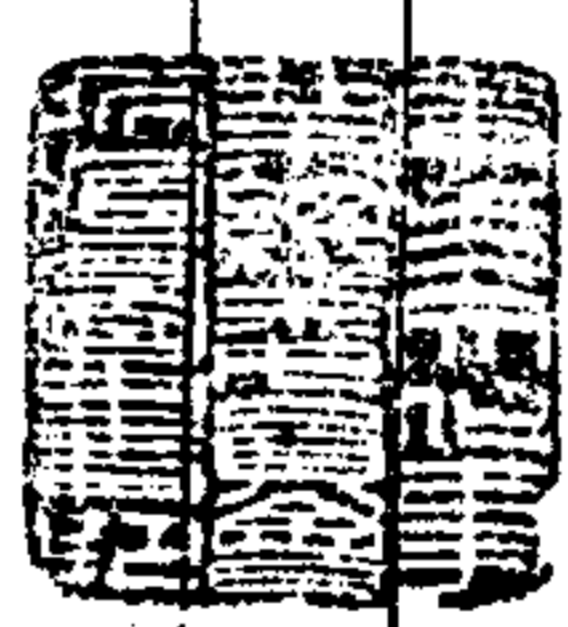
學案小識

卷九

空

奉命使黔官吏之相見者大率亦言士習之陋前之歷任文宗亦皆有鄙夷不屑之語惟鎮遠太守迎謂余曰邊省士子儘有佳者大人總不可存厭棄之心則培養者大矣余深歎服其言惜弟才鈍又爲時甚暫未能有所設施吾兄才識明敏遠過於弟性真流露必能動人大抵宗師之於士令不可以不肅而情不可以不親令肅則人不狎而陷於非情親則心無厭倦能曲得其艱苦並悉其淺深受病之由而教誨之言亦易入於其心父母之於子師之於弟吏之於民亦若是而已矣辱承下

問故敢以意見之所素信者為對不識仁兄以為何如  
先生成已成人之學亦可以概見矣其督學黔陽也講  
明義利示以體用刊小學人譜諸書使知所趨向莅任  
僅數月而士人思之生平寢饋於稼書楊園兩先生之  
書涵養純熟識量廣遠無涯涘無圭角而見之者起敬  
起畏雖頑必順雖侮必肅若有莫之致而致者識與不  
識皆稱為有道之氣象有用之偉人焉惜其年不永而  
徒令人想像而已也



學案小識

卷九

空

卷十目錄

待訪錄

應潛齋先生	張篋山先生
刁蒙吉先生	徐青牧先生
張尙若先生	謝約齋先生
周好生先生	張玉甲先生
張警庵先生	徐晝堂先生
申孚孟先生	俞存齋先生
潘鐵廬先生	田梁紫先生
曹厚庵先生	沈位山先生
李簡齋先生	朱梅崖先生
任東澗先生	高紫超先生
高彙旃先生	顧先生
彭先生	王豐川先生
馮海鵬先生	吳與巖先生
蔡溪巖先生	馬二岑先生
白含貞先生	張爾晉先生
陸翼王先生	王石隱先生
蕭文超先生	彭古恩先生
秦定叟先生	譚東白先生

學案小識

卷十目錄



學案小識卷十

待訪錄一時搜求未得其著之所論及者隨詳隨略

錢塘應先生



先生諱搗謙號潛齋性至孝節操至高殫心理學躬行實踐力追程朱痛闕新建當湖陸先生序其王學考曰自陽明之學行天下迷惑溺沒於其中者百五十餘年近歲以來好學深思之士乃敢昌言排之然以其功業赫赫於人之耳目間者疑信且半錢塘應潛齋獨一言以斷之曰陽明之功譎而不正詭遇獲禽耳又推其本而論之曰陽明自少馳馬試劍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

學案小識

卷十

用則又直窮其病根陽明復起不能不服斯言嗚呼以陽明之天資豪邁向使自幼涵養薰陶於小學中加之以良師友磨礪砥礪如二程之有濂溪朱子之有延平何至放言高論如此哉所以敢為放言高論者其所由來漸矣故愚嘗言小學一書乃世道升降之本小學行而天下人才範圍於規矩準繩之中然後學術一而風俗同潛齋之論可謂知本矣潛齋論性論太極頗與程朱抵牾余不敢從然其教人用功必以窮理格物為本謹守朱子家法故其言多可羽翼經傳其論次陽明言行凡一卷附於其所輯性理大中內余以為此當自為

一書不當附性理故特表而出之而名之曰王學考欲

知學術異同之所由來者其必有取於此也夫其祭潛齋先生文曰先生唐之許由晉之陶潛高風峻節可與比肩然許則高矣峻矣而文采無聞陶則文采表見於後世矣而沈於麴蘗不可以為訓是皆千古遺恨也先生閱覽博物澹泊甯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卓然獨立高視古今豈非宇宙正氣所鍾哉隴其仰止高山有年辛酉之夏始會於武林道德之氣肅然藹然如飲醇醪使人心醉先生不鄙儒劣出其著述從容指示易詩書禮皆有成編往往發先儒所未發

學案小識

卷一

展卷讀之不覺神往先生又命二子訪我於西湖之滄意欲取其芻蕘之見以相切磋蓋我既重先生之學而先生又愛我之樸私竊自喜謂庶幾得藉典型以開豁其愚蒙而範圍其身心癸亥四月余又至武林先生見之益復欣然縱論古今疊疊不厭孰意一別之後遂成永訣哉嗚呼先生之學其精到處固已卓然可不朽其未成之書二子皆好學深思必能卒其父業在先生固可無憾於九原余獨悲我之失其良友讀古人書往往以不得見古人為恨幸而得見今之世有如古人者乃隨得而又隨失之嗚呼哀哉余方留滯恒陽未得親哭

几筵敬寄一芹納諸靈前先生有知其不我棄竊聞先生生平足跡不出百里隘巷短垣恬如也太守嵇宗孟數式廬欲有所贈躡嚙未出及讀先生所作无悶先生傳乃不敢言海甯知縣許酉山請主講書院造廬者再先生辭曰令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以德足矣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大臣交章薦之先生輿牀以告有司曰搗謙非敢卻薦實病不能行耳客有勸者曰昔太山孫明復嘗因石介等請以成丞相之賢何果於卻薦哉先生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乃免徵卒年六十九先生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四書各有著說

學案小識

卷十

三

又撰教養全書四十一卷分選舉學校治官田賦水利國計漕運治河師役鹽法十考畧仿文獻通考而明代事實尤詳又有性理大中二十八卷門人凌嘉邵沈士則姚宏任傳其學

廬陵張先生

先生諱貞生字幹臣號簣山進士歷官侍講學士建言鑄級去爲司業時刻鄒南皋宗儒語略頗闡良知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居京師寓邸舍蓬蒿滿徑哭無炊烟瀕行不能具裝故人餽膳一無所受其狷介有如此者著庸書二十卷聖門戒律八條唾餘若干卷三魚堂粹語載簣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等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等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握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簣山云樂者卽吾之本

學案小識

卷十

四

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攙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爲境遷爲物撓爲欲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填胸滿膺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真樂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尊字最好皆木集註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簣山又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尊孔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吾才又云知孔顏樂處卽知思孟樂處皆足補註所未及又簣山集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

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爲  
 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  
 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羽翼程朱又與  
 熊青嶽書云若提明性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  
 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於我矣與前書同意不  
 知青嶽何以有此論又與羅先生書云令師青老見解  
 不偏考究有年其閑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  
 合又簣山語錄云學問自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  
 又云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  
 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

學案小識

卷一

五

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從何說  
 聖賢語言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  
 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氣無  
 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  
 有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又  
 足見其體認之細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  
 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  
 酌又閱張簣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不是兩箇畢  
 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  
 者學顏子之學卽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

吝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爲而  
 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卽此自命爲經濟之人其論  
 最快又簣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謂曾子言忠恕是  
 誠以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敬以貫之此當互看

學案小識

卷一

六

邠州刁先生

柏鄉魏先生爲之傳曰先生諱包字蒙吉別號用六居士父諱克俊有道而樂施與學者所稱貞惠先生也先生生而魁岸又性穎異年二十有五登天啟丁卯賢書既再詣春官不遇遂絕舉子業以斯文爲己任於城隈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遞讀書其中無間寒暑學者宗焉執經之履常滿戶外甲申闖變設思廟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朝夕哭臨賊命敦趣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入

國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書反復

學案小識

卷十

七

尋玩積二十餘年所著有易酌十二卷四書翼註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其學以謹於言行爲要嘗曰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日言語不苟一日取與不苟一日出處不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爲乎於梁溪高忠憲公尤篤好之曰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主奉之如貞惠禮一言弗檢一行弗實必晨詣悔謝曰某不肖甚媿吾父吾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勇於自克如此年六十有六以居母憂毀悴遂不起門人私諡爲文孝先生先是貞惠卒三日勺水不入口

母哭慰之始勉進一溢米鬢髮盡白杖而後起令門人

治喪一倣文公家禮既葬廬於中庭簷下三年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室每朔望忌辰悲號感路人居恆木訥似不能言及事至當言則正色而談上下傾聽故州有大事不能決者亦必待其一言爲斷流賊圍州城毀家糾衆誓固守城得不破兵退後流民載道設屋於西關聚養之疾病受傷者給以醫藥全活甚衆有山左難婦七十餘人不能歸命老成家人往送之臨行八拜以重託家人皆感泣竭力護送無一婦不得所者又篤於故舊終始如一慎於交遊然諾不苟與魏蔚州及東林諸

學案小識

卷十

八

君子爲神交各以其所得遙相質正問學至老不倦先生歿後無錫人士遂於道南祠崇祀焉當湖陸先生與刁再濂書曰不佞在江南時已聞尊公先生之名恨未得讀其書頃至恆陽見用六集稍慰飢渴之思猶以未得生平著作爲恨聞尙有斯文正統及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錄諸書謹專人走請其已刻者幸將來紙刷印賜教其未刻者乞將原本借抄抄畢卽當專人奉歸記室斷不敢遺失亦不敢污損想高明諒其求教之誠必不吝也尊公先生行實并求賜教統希垂鑒不宣

江陰徐先生

翠庭雷先生爲之傳曰先生名世沐字爾翰家世江陰縣之青山晚號青麓又曰青牧少孤奉母祝太君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嘆囿於舉業如井蛙焉其學篤信朱子切已反求務有益於身心其辯別異同抉摘影響之談務歸於下學實踐俾人無惑歧途而後已其虛心抑志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先生少時猶及交太倉陸桴亭無錫高策旃武進馬一庵諸先生往來論學以資其益關中李二曲南遊先生與深談久之二曲曰子學篤而行未廣則答以先生

學案小識

卷一

九

行高而學不醇蓋不苟同類此晚以子恪選拔入都攜之行遂館焉閉戶讀書日有記注滄柱仇公見而驚嘆颺言於衆由是安溪李公亟相訂交先生所著四子書易書詩儀禮周禮春秋孝經小學及明紀諸編統名之曰惜陰錄當湖手鈔其四書中精要語而爲之跋其爲當世大儒所傾服如此當湖御史罷官先生亦旋里越年當湖沒先生積學又二十五年八十有三歲疾革召老友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靜氣以卒論曰儒者於學術異同非模稜兩可則有爭氣焉先生無是也斯其爲篤信好學者歟其時克艱陳先生並起共學

繼之則有楊文定公皆同邑人何江陰風氣之厚也有志者可以知所歸向矣當湖陸先生書其四書惜陰錄後曰江陰徐子爾翰以所著四書惜陰錄示予謂之惜陰者其大旨以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做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蓋其旨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爲表裏而每於一章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所謂喫緊爲人者歟學者誠知其所惜而勉強焉以孔孟之言爲範圍身心之資而勿視爲爵祿之資以程朱之解爲

學案小識

卷十

十

指點行道而設勿視爲作文而設知人心道心之辨矣則必實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知理義之性與氣質之性有殊矣則必實以理義變化其氣質勿徒曰吾姑辨之姑言之發爲議論可以悅人耳目而已一息勿敢懈也一言一動勿敢慢也如是可謂不負其陰而於聖人之道不遠矣雖然徐子所惜亦就知道而不實用力者言耳若夫甘陷溺於道外孜孜矻矻以聲色爲可娛以勢利爲可慕以辭章爲可誇以虛無寂滅爲可樂或援儒以入墨或推墨以附儒其於道也尙不能知又何論行其爲可惜更何如哉其可不以陷溺之餘轉而從

事於聖人之道哉余不敏少嘗汨沒於舉業中年竊聞先儒之緒論始若望見涯涘而未能得其堂奧今髮種種矣尙不免於出入細繹徐子惜陰之義不覺惶然汗下遂書於其末以誌仰止之義願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遊之計以庶幾無愧於曾子董生之言徐子其尙有以策我哉

磁州張先生

柏鄉魏先生爲之傳曰先生名潛字尙若生而穎悟數歲讀書卽通曉大義年十二補弟子員順治丙戌領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選翰林院庶吉士與湯潛庵先生共砥礪爲聖賢之學性至孝聞母病卽力請終養躬親湯藥母病遂瘥後連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葬如禮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轉之命同人錯愕先生怡然歸鍵戶讀書於身心性命之理靡不窮究蒼萃古人格言懿行訓勉子弟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蘇門孫徵君先生往復論辨無虛日嘗曰真學問在行誼若知而不行猶未知也又曰除忠孝倫常外別無道學可以見先生之所得矣年五十八卒於家所著有潛甯集十卷

南豐謝先生

先生諱文洵字秋水號約齋明季諸生初講陽明之學年四十與同人會講於新城之神童峰有玉聖瑞者力攻陽明先生與爭辯累日爲所動取羅整庵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維著大學中庸切已錄發明程子主敬之旨以爲爲學之本畏天命一言盡之矣學者以此爲心法注目傾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責無犯帝天之怒其程山十則一以躬行實踐爲主時甯都易堂九子節行文章爲海內所重星子髻山七子亦以節概名先生獨反已闢修務求自得

學案小識

卷十

三

髻山宋之盛過訪先生先生遂邀易堂魏禧彭任會南豐城山講學旬餘於是皆推其篤躬行識道本南豐甘京與先生友已而服其誠也遂師之卒年六十七先生左傳濟變錄自序曰處國家之事惟變爲難得失成敗恆在幾微呼吸之間使闇者當之惘惘然莫得其方神亂氣沮一再躊躇而大事已去智不足也智稟於天而未嘗不得之於學恃天者每有奇中之能然事遂功成往往以不善居而敗知於始而闇於終有足悲者惟得之於學以勇則沈以養則遠遇事不震不徐而適投其機功成之後又恬然若未嘗有事者雖猜主妬相而不

假以隙此之謂大智夫學明理於經而習事於史史與學居十之六而閱歷煅煉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然能學古人之成案精思而力辨之置身當日如親受其任而激撓衝突於其間如是者久之則閱歷煅煉已兼具於讀史之中矧身世所遭得之於動忍增益其力又有大焉者乎以此知得於學者全而得於天者半身任天下者烏可無智欲智者又烏可無學也洵生也闇幸而天下事未嘗及身年已望六可免覆餗之恥賤貧多暇授徒左傳見其時名卿大夫濟君國之險艱識深力堅誠有不可及者因每國取數事評註得二十八

學案小識

卷十

十四

篇又余友魏裕齋有杜預癖深謀至計一一摘抉出之發從來讀左者所未發輯左傳經世一書予多取之夫以予之闇又老且賤安能與一時英少抵掌談天下事惟是取古人陳迹神而明之以補天所不足雖不徵之實事庶幾心目開朗俾不至於闇終則厚幸矣乃若明體適用之學非全力不足以幾自共學以至於立立而至於權不容凌節而施亦不容畫地而限夫學至於立則窮不失己達不離道似亦可以自畢然使時勢安常則以立者居之有餘一有變故非權曷濟故學不至於能權則才不足以御變天下事既身入其中能保其有

常而無變耶至於立之未臻而急於用權則將以義爲利詭御思獲此又豈識聖人之所謂權者耶春秋時諸名卿大夫未必一一不謬於聖人惟是學之有道則變化在我雖以小人之智毒如烏菴亦未嘗不可泡而製之以神吾生人之權得是意而推之將博觀全史以盡古今之變區區守一左氏猶恐不足以濟吾闇也

周好生先生

當湖陸先生困學齋記曰好生周子名其讀書之所曰困學齋謂余記之余以爲困而學非難知困爲難夫人心苟有所困心溺焉身汨焉膠固而不可拔方且自以爲適豈知困哉吾見今天下之學者不陷溺於佛老則迷沒於詞章舍坦途而入荆棘困其甚焉然肯自以爲困耶今吾與好生幸讀程朱之書知其大綱彼之迷溺而不自覺者吾知免矣然天下之困人者非獨此也一心之微日用之間利害得喪愛憎毀譽困之者嘗四面而至乘間伺隙受其束縛而不知能開柱下天竺之雲

霧而或不能不徘徊於一官一爵之得失能破姚江金谿之藩籬而或不能不猶豫於一鎰一銖之有無能埽顏謝徐庾之綺麗而或不能不動色於閭巷匹夫之喜怒一有入焉則吾之學皆爲其所困嗚呼知之者豈不難哉然則如之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能省然後能困知困然後能學日用之間凡接於吾耳入於吾目發於吾心者必察之必防之知其在桎梏之中則必思所以脫於桎梏矣知其在波濤之內則必思所以出於波濤矣聖賢居敬窮理之學雖欲頃刻離之而可得耶遂書之以爲記當與好生共勉焉孔孟程朱豈遠乎哉翠



庭雷先生曰余向見當湖陸先生集多與周好生書心知陸先生劇切道義之友有周先生在京師則聞松江有周文簡庵比視浙學延為兒輩師余資麗澤焉一日出所編次困學錄示余即好生先生之書錄分劄記文集為二冊循環讀之言簡而義該意愨而理切皆近裏著己之實功闢邪砭俗之要務非用心於內者不知好也竊謂先生殆似曹月川陸先生可擬辭文清然辭曹二先生生平未嘗相見先生與陸先生較古人為多幸焉當是時南有黃梨洲北有孫夏峰顏習齋人品卓絕而學皆不純夏峰門人魏蓮陸習齋門人李恕谷篤守

學案小識

卷一

七

張玉甲先生 號西山  
稼書陸先生答先生書曰恭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隴其自某年某處得瞻仰高山私心向往年來南北間隔無由執鞭茲幸承乏靈邑得與令郎朝夕共事洎任之始又蒙不鄙遠辱台翰重以尊刻曷勝怵慰儒宗理要一書補近思之缺去性理之煩真足為學者指南衍義補刪筆削精嚴有功文莊不淺讀青齊政略諸書則皆得之涉歷體驗又令人爽然自失矣受教宏多肅此奉謝又答先生書曰先生當代名賢不遺葑菲山僻下吏荷蒙垂盼俯賜教言感佩何如每讀青齊政略剔

學案小識

卷十

六

其師說先生與之往復辨論冀歸於一是唯桐鄉張楊園先生之學當湖起而若合符節先生宗仰楊園與當湖相劇切故粹然一出於正世之學者無志於正學則已苟有志其奉是為指南庶不至適越而北轅也夫

弊釐奸澄源端本無一不中俗吏之膏肓愚駑之姿獲此鞭策受益宏多但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抱愧良深耳至大集中扶持正學諸篇直指金谿姚江為禪此尤世俗所依回而不決得大君子之論定可以為學者指南矣令郎英年好學以謝室芝蘭衍孔庭詩禮將來名業正未可量但靈壽一邑荒涼殊甚學宮尤極蕭條近奉部文有修學紀錄之例雖不必因此起見而整頓賢序亦羽翼聖門中一事也不識先生亦為令郎一助乎便中瀆布統祈台鑒不宣貞庵魏先生序張西山文集曰天運到隆有聖君主持於上則必有賢臣輔翼於下而

尤賴有正大真醇之儒於古昔聖賢心學之宗講明而  
闡釋之然後道統與治統相維而成久安長治之盛此  
歷代所以尊崇而矜式之而越在有宋則周程張朱為  
最著說者謂其得孔孟之心傳續千古之絕學誠非誣  
也然非真知灼見尊信而不惑奚克臻此哉張君玉甲  
系出橫渠後自其先世徙居京師家學淵源即以西銘  
正蒙為窮理盡性之階梯入籍以後宰試武林典禮南  
官俱有賢聲視學三吳三吳為文章淵藪往者士子競  
好綺靡工於盤悅張君則力追古道以致知力行之學  
身先多士而猶恐其無所緣以入也復著孝經衍義儒

學案小識

卷十

九

宗理要二書俾之循誦服習不為歧途所惑而東南之  
士風無復有風雲月露之續紛矣遷蜀少參有滅寇功  
補任青齊齊俗習於舊染難以猝治加鬪雞走狗六博  
蹴鞠以及師巫詛咒淫祠誕說之流不可勝紀張君深  
念王政之大當先教養故蒞任以後惟漸次為之勸諭  
而譬解使之盡棄其舊而謀其新而異端曲學尤在所  
禁其要在敦學校重農桑崇孝弟興教化使人皆知繼  
善成性之本指以不至於放僻邪侈而已此豈非明體  
達用道統與治統相表裏者乎至於五經之論三教之  
說朱陸之異同諸子之緒言分別取舍皆窮源極渺而

其文章如布帛菽粟自然典雅光氣璀璨又其餘也向  
者余亦嘗從事於程朱之學矣今視張君之正大真醇  
持論不刊而猶覺余之僅得其郛廓而未窺其精微也  
然或者且曰張君之學僅見於一方而猶未及於天下  
也倘得躋公卿熙庶績理學文章沾丐海內使海內儒  
者皆知有周程張朱以定其趨向而漸臻於孔子之闕  
奧其於聖學不益高大而光明乎噫治之興也自上達  
下化之行也由近及遠傳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  
易也今日者

學案小識

卷十

三

天子方放黜浮靡敦崇實行安見張君之學不且由一  
方而漸及於六合以內漸及於四海以外而因以導太  
平盛治於無窮也哉吾是以信張君之為輔翼世運之  
人也

連城張先生

先生諱鵬翼字蜚子晚號警庵翠庭雷先生為之傳曰張先生幼知好學塾師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十四歲熟讀四書註參玩大全忽悟曰心當在身內身當在心內弱冠籍郡庠越十五年食餼越三十年歲貢質素弱初學導引攝生術五十後專用持敬寡欲之功神氣日固壽八十有三生值亂離十二歲明鼎革播遷飢饉而學不廢迨閩疆底定士務進取先生親老亦刻意場屋之學年四十遭耿逆變棄舉業乃返初志是時始見近思錄及朱子全集更十年始見辭文清讀書錄連城

學案小識

卷十

三

處萬山中無師友先生銳志問學虛心集益而自治嚴整終日端坐跬步不苟盛暑不袒務事親養志無違居喪疏食三年不內寢不外遊蓋動必以禮云讀四子五經自識心得名說略輯濂洛關閩要言為理學入門又為後四書采歷代名臣為相將諫三譜綜二十二史定史案考古今疆域九邊阨塞黃河原委著中華世統圖說當明季學術厖雜海內宿老如孫夏峰李中孚黃梨洲尚多濡染先生與當湖陸清獻公並時宗主程朱異地同心生平韜晦不自表暴儀封張清恪公撫閩搜羅碩彥悔未及知先生漳浦蔡文勤公書醇學二字表其

聞歿三十餘年閩當事題請列祀鄉賢論曰吾邑李徵

君元仲長汀黎大參愧曾皆名在天下先生稍後出獨潛心理學而經世大務未嘗不日有杼軸也其時上杭吳一士窮經飭行即授先生以讀書錄者也先生嘗自謂壯時遇黃遂登言道有進林赤章授以近思錄朱子全書且曰求道之要盡在論語是二人者皆莫考其生平始末為可惜也先生晚年喜與長汀黃龍陽聲遊其及門則黃建中劉偉克傳其業閩汀學者當推先生為冠冕云童先生積超曰警庵先生所居鄉名新泉所著書尚有芝壇日讀小記已錄行皆切倫常用之道考

學案小識

卷十

三

其得力戴記為多積超藏其與林赤章先生論心性手札又嘗過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先生遺教林赤章先生名霞起號淑齋又與童玉鉉李崐峰董若水四人號四愚構四愚亭於冠豸山中先生結屋獨居山之深邃處讀書鼓琴地故無水禱而得泉玉鉉修山誌有二十四景先生效柳筆為之記逆耿偽將軍劉應麟欲聽琴攜先生至郡先生白衣抱琴不下拜劉知難屈還釋之又雷先生序先生鄉賢錄曰國家族淑獎賢莫重於鄉賢之祀惟有司大吏得其人則無濫施無溢美舉以入祀者實惟州邑之坊

1.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五六〇

表斯足以興教化而美風俗乾隆十一年吾閩請祀鄉賢者僅三人而連城居二其一爲警庵張先生先生以明經逾大耋歿已三十餘年生平安貧力學不求人知人亦罕有知者當事能表章以樹風聲此足見

聖化翔洽靡善不揚士人服古閣修未有終闕於後世者也抑吾於先生重有感焉先生年十有四講習四子書卽知學在檢束身心然猶自言爲科舉帖括汨沒者二十餘年後遭耿逆變避亂得讀近思錄朱子全書乃翻然自悔返求初志至年五十二始讀辭文清公讀書錄自是窮經觀史學以日進著述等身而務敦實行暗

學案小識

卷十

三

室屋漏如對神明嘗曰考亭易簣之年乃我下帷之始蓋俛然日有孳孳真不知其老而且耄也使先生徒以文名掇巍科膺廡仕持祿保位以及世子孫挾勢力使有地治者爲躋位鄉賢中其何以愧乎士君子而履鄉國之心哉且如先生卽不祀鄉賢其所爲不朽者自在也與先生同邑而祀者爲寒泉童君年後於先生均可垂範後學故人謂閩中此舉足孚公論云今先生之子哀集文牒事實付梓敬書此以誌仰止之私云

魯南徐先生

先生諱用錫號書堂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讀翠庭雷先生序其圭美堂集曰圭美堂者魯南徐先生讀書講學之堂也先生居宿遷在魯之南故自稱魯南云其族子楓亭周君汝峰從學久先生歿二君哀先生詩文輯而編之楓亭守雲南屬汝峰校刊以廣其傳先生嗣君致書於鉉俾共商確且請序焉先生與吾師蔡文勤公同出安溪李文貞公門文勤公嘗言服膺安溪最篤心體而躬蹈之者蝶園徐公江陰楊公及先生也鉉昔庶常假歸過宿遷拜見先生於圭美堂時先生罷官居里蕭然不聞外事獨接引後進剖析義理間及詩文書法律津有餘味焉

學案小識

卷十

三

今上卽位首起楊公於雲南先生與鉉亦先後蒙召命當是時蝶園徐公年八十餘矣以舊臣復敘用先生年亦八十矍鑠如壯年人鉉以晚進追隨蝶園江陰二公同事

禁廷退而親炙先生得遂二十年仰止之私而龐眉皓首碩德重望咸布班列何其盛也先生曰我朝重熙累洽吾扶杖以觀德化之成耳堪陪侍從哉天子垂念其老遂得引年而歸先生之學一以安溪爲

宗天人性命之精微以及兵農禮樂之經緯所聞於文  
貞公者皆筆之於書不復自作其自持嚴懃詩序論書  
牘雜著碑版古文無一苟就者二君汲汲於圭美堂集  
欲使天下共探先生之學所從來匪獨不忘其師已也  
鉉自念生平幸從先生長者遊今皆不可得見矣爰藉  
是以識之

學案小識

卷十

五

申孚孟先生

貞庵魏先生為之傳曰申涵光字季孟號鳧盟永年人  
申端愍公之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史下筆為文章  
高潔宕逸超出尋常蹊徑外顧善為詩端愍公宦遊四  
方在家鍵戶約束僕從不干戶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  
守事捐四百餘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觀社三郡名  
士畢集質疑問難經藝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  
鉅鹿楊猶龍雞澤殷伯巖為患難交會京師陷端愍公  
殉難扶柩旋喪事畢即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  
任漕運總督經濟長才負人望且其子殊壻也故省之

學案小識

卷十

五

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表捧以歸丐四方名筆表章煌  
煌焉鄉居力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跡絕於城市時  
有同邑人張葢字命士岸然高尙以古人自處與鳧盟  
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巖則自睚  
甯棄縣令歸日與之遊即妻子呼之歸弗顧也人皆異  
之鳧盟既屢躡場屋又痛先端愍公殉難而歿春露秋  
霜環塚而號近淚無乾土焉為詩多且久自祕惜不以  
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壇坫人爭錄焉一時紙  
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吹也會  
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墓之典余時為諫議上褒錄

幽忠疏共二十餘人端愍公姓名列奏中已而格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梟盟乃跼足至京匍匐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力也余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爲德蓋梟盟舊與余弟辯若相識於京邸而余之識梟盟始此也自是詩文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大夫高才博學蜚聲藝苑者莫不求識面願結交隣巷中之車滿矣甲午遊泰山過歷下登李于鱗白雲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有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遊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奇貯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爲某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

學案小識

卷十

三

猶龍遷豫州方伯復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天人性命之祕或以爲鷺湖之再見也時

朝廷有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欲以梟盟名應力辭之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梯榮地哉有司乃止同郡中表王襄璞爲山右方伯邀至署未幾還歸襄璞訝其速答曰此中有高士傳青主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矣襄璞爲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青主者枕石漱流人也辛丑弟盼成進士選庶常教之惟謹梟盟亦以恩貢入成均辭病不赴

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靳太安人卒於京奔喪不及憑棺擗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煜登鄉薦教之惟謹戊申

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余謂梟盟稱其選欲公言之於當事梟盟託弟隨叔婉辭余欲成其高亦遂已辛亥壬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州詩云未知門戶誰堪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假歸兄弟聚首衡門反鎖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焉蓋梟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李空同何大復亦兼採所長其他兢如也遂以詩名海

學案小識

卷十

三

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輕著筆曰勦獲未易勦襲我亦恥爲之年逾知命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手作堂聯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欲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鷺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雖迂而穩陸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皆格言也二弟經出口授文成大家兄而兼師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意而無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拯危扶屯挽般伯巖於

寇難賙李志濟於戍邊赴義有如飢渴取與之間一毫不苟晚而學益進悔名之爲累也蓬蒿滿徑長吏式廬者遜避不出官其地者愈重之邑人執贄問字者亦不拒爲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脯茶蔬食而已不尙宴會曰是勞人奚益興至則獨酌數杯輒止丁巳六月晨起猶與客談娓娓不倦詣兩弟歸及堂楹一仆而卒年五十八或謂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荆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性習圖義利說等書魏子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嘆其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

學案小識

卷一

无

夫昭昭然浩浩然不違親不絕俗混跡風塵蠲脫物表彈琴咏先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郭林宗黃叔度之在東漢孟襄陽之在唐其近之矣世徒吟咏其篇什得詩人之冠冕固不足以知之也余與臯盟稱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以切故述其梗概如此餘則載於觀仲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不復見有斯人矣

俞存齋先生

稼書陸先生與先生書曰向讀紫陽大旨序知先生干城吾道之盛心未獲親依道範山斗之仰時切寤寐去歲接手教知方從事二程遺書當王事鞅掌之時不忘談經講義真超出尋常萬萬哉隴其少不知學徒汨沒制舉業中掇其糟粕未嘗識前輩淵源率爾涉世動與時違所至掣肘亦思與當世君子熟講而力行之而年已六旬非復強仕之時行將從十畝詩人歸老於當湖之澣或得以其暇講理舊業稍稍窺見古人緒餘庶不負此生然非所敢期也來札過蒙獎許殊非敢當僻處荒城久稽裁答時切悚惕便中附候拙刻三種并塵台鑒統希垂照

學案小識

卷一

无

溧陽潘先生

先生諱天成字錫疇諸生幼與父母遊讐相失年十五乞食行求往來徽甯萬山中走且哭每至一村持爨大呼作鄉語觀者輒笑至江西界母金氏自巷中出遂相持哭迎父母歸傭飯以養先生之學以子臣弟友為主年七十四窮餓以死藁葬惠應寺側遺書鐵廬集五卷

學案小識

卷十

三

睢州田先生

先生諱蘭芳字梁紫號箕山著有逸德軒文集稼書陸先生與陳子萬書曰田梁紫中州夙儒為湯潛庵先生心折讀其呻吟語序深服其學問淵源但內一二語及陽明者其所素疑故偶為足下道之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恐又開一聚訟之端如何如何

學案小識

卷一

三



黃岡曹先生

先生諱本榮號厚庵順治六年進士授祕書院編修應詔上聖學疏千言其略云

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為學誠宜開張

聖聽修德勤學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道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

對周詳

君德既修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

詔嘉納侍

學案小識

卷十

講幄辯論經義奉

敕同傳以漸撰易經通注九卷自著五大儒語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以國史院侍講學士乞假回籍卒於揚州先生之學半從新建半歸紫陽故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辭與陸王並敘雜而未醇是可知矣而平生勵志清苦始終不渝病革時行李蕭然門人計甫草在側猶以窮理盡性為諄諄其安貧守道斃而後已如此柏鄉魏先生序其書紳錄曰昔余與厚庵長安朝夕號為良友其居學錄一帙余嘗取之彙於雅說集中特以世之向學者少故未輕出以示人不幸甲辰歲厚庵逝世余

曾有詩弔之蓋痛斯道之失人而余有離羣索居之嘆

也丁未春爾唱盧子持書紳錄以告曰此傳所聞見於吾師者也請先生序之余惟理學二字世所不樂聞譬

如魚在水中而不知為水鳥在空中而不知為空也亦足異矣今厚庵見道真切其言性善言物格皆有合於

先賢之的指論太公望散宜生與余知統錄合而謂顏子不改其樂從戒慎恐懼中來謂明德與仁皆心之妙

用性原不睹不聞見此之謂見道聞此之為聞道龜山三先生指訣在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非其見地親切能

一一道出乎嗟乎學之不講久矣而上天厚愛斯人亦

學案小識

卷十

三

終不欲泯滅故往往於晦明絕續之間篤生數人以續其脈厚庵倡之爾唱述之一堂授受詎非斯道之羽翼哉吾嘗訪閩中志學者於陸咸一咸一首以爾唱對爾唱其由此益加精進也考亭在望庶幾升堂入室焉

錢塘沈先生

先生諱近思字位山號閻齋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翠庭雷先生序其文集曰

國朝真儒輩出平正切實一以朱子爲宗推平湖陸先生爲最錢塘沈端恪公則篤信平湖以上宗朱子者也公少習禪旣乃沉潛反覆乎六經先儒之旨以體驗於躬行踐履之實其令臨穎也修城築堤積穀勸學務爲百年利賴之計與陸先生之宰嘉定靈壽同其立朝也端方耿介表率百僚遇事多所建白與陸先生爲御史之直言讜論同顧陸先生在臺垣僅一歲罷歸再召已

學案小識

卷十

五

不及待公由銓司驟擢卿貳陟總憲年未及耆而捐賓客嗚呼使公永其年所建樹詎止是哉公在朝與吾師蔡文勤公投契最深間以事至海澱則宿文勤公所鉉因得厠座隅聆緒論或聯床講析過夜分竊幸所得於公者實多公性靜默不妄言笑至其辨學術陽儒陰釋之歧途世道人心義利公私忠奸賢佞之分界則如決百川而東注洋洋灑灑而不能自止公嘗出所纂陸子遺書屬鉉校訂蓋總平湖陸先生諸書薈萃而類編之以裨後學者也旣又得讀論語隅見錄其他著述祕而未宣今與令嗣君同官於朝乃得盡讀公之詩文劄記

其研理窮事根心而出平正切實與平湖陸先生如出一轍學者由此而得梯航宗平湖以上宗朱子如公之持躬覺世卓然爲一代醇儒視夫恟恟於空寂馳騁於功利炫鶩於詞章者其得失奚啻霄壤哉鉉不自揣敢識一言於簡端與天下用心正學者質焉又陸子遺書序曰平湖陸子學子朱子之學能真知實踐者也其治身居官立朝之梗概海內宗仰之余於年譜序中亦旣言之矣其生平著述如困勉錄及點定四書大全皆其初年未定之書其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松陽講義衛濱日鈔及門人所編輯文集及三魚堂四書講義

學案小識

卷十

五

四方學者或未之見或見其一二而莫覩其全卽全觀之而莫得指歸雍正五年余在都門總憲沈端恪公折節下士以陸子遺書屬校訂蓋公學陸子以上學朱子故於陸子之書沉潛反覆之久因倣近思錄之例以類相從而次第之以便讀者之尋求自道體性命之精蘊學問切實之實功異端之歧途聖賢之造詣莫不瞭然分明由此而上溯近思錄濂洛關閩之正脈無復有掘泥而揚波者矣是書公就稿而薈於位其門人李氏兄弟收藏之余視浙學喜其完好如初欲爲梓行而力未逮今荷

聖恩侍母歸養爰識此意以諭後之學者厥後是書梓行與否無可考而沈先生之天鑒堂集亦不可得姑錄其重刻陸宣公奏議序曰天地倫理之經莫大於君父儒者性命之學莫先於忠孝昔孔子作孝經而無忠經後儒於是有補不知忠孝原無二理故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以孝事君則忠四教之垂要之以忠信一貫之唯守之以忠恕六經四子無一非忠經至理特不以專名云爾唐陸宣公奏議一書真可謂之忠經也孔顏曾孟而後周程張朱以前此千餘年間道統幾絕所謂名臣大儒者勲業文章非無粲然類皆雜於功

學案小識

卷十

三

名之私其粹然一出於正而能以道事君者唯公其庶幾乎今取其書而讀之其告君之大者如推誠接下聽言用人改過罪已散財絕賄賂粟定稅馭將治邊天德王道體備用周見古大臣格心正君之學焉總之義利二者辨之至明一切雜霸曲學不敢陳於君前當時導利而害義者莫甚於裴延齡故公有好蠹一書直言不諱九死不辭其忠誠激烈已足碎奸邪之膽而百世之下聞公之風者尙可激濁揚清嗚呼豈不盛哉恨公生不逢時不能盡其所學以究其用使以堯舜之道遇堯舜之君責難陳善言聽計從恢宏至理展布經綸雖接

踵臯夔比肩稷契可也近思來治潁川建社學於北城簿書之暇與項子性存宋子之遜稍爲校定公書點讀付梓以授社學諸生自十五入太學讀孝經小學四書本經後卽令讀奏議使君父忠孝大倫早明於天性未漓之日而正誼明道堯舜君民之志不誤於蒙養先入之言則臯夔稷契本領卽成童初學而根基已定有以跳脫乎習俗之橫流埽除乎物欲之錮蔽從此而擴其識鍊其才充其學厚其養而暢發事業其或可以備聖世耳目股肱之一數爲當今第一流之人物乎刻既竣遂書此語於篇端使有志讀公之書者日就月將精

學案小識

卷十

三

思力踐飲食起居時與公對心神智慮默與公通精粹潔白之操正大光明之業體之則爲真儒用之則爲純臣庶乎無負讀公之書焉耳

李簡庵先生

翠庭雷先生爲墓誌銘曰雍正九年春吏部檄天下舉人需次縣令者先赴京學習政事而吾鄉連城李君既至隸戶部湖廣司越三月告病歸逾歲壬子十二月二十九日卒甲寅秋余假歸省覲其子具狀來請銘嗚呼君之生平鄉國間知君者莫不稱爲有道之君子也君性端敏甫四齡成誦四子書能謹容節就傳習舉業兼攻詩古文既而嘆曰吾學自有身心性命所宜急者可以虛名驚乎於是究心濂洛關閩書以反躬切體爲務居蓮峯點石諸山者久之嘗曰學者惟利名之念爲害

學案小識

卷一

三九

最大越此庶可與共學自弱冠佩諸生年四十五始中康熙康子鄉試累上公車不第未嘗不自得事父母以色養居父喪變俗以禮平居恂恂衣若不勝義所不可堅執不能撼邑令杜某其父舊亦宰連城自爲生祠既去民改祀朱子迨令至欲復之君毅然白太守爭之令怒甚索君素行無可瑕疵乃已家居讀易彈琴饗殮或不給余嘗與君語植志行身之方意相激切偶雜他賓君卽默然余性喜暢談君嘗贈余靜穆二字然氣質難變以此甚愧君君隸戶部以母病亟歸歸而竟先母以逝君好讀易卒日自以未竟其志命子納易於懷以殮

余嘗謂學聖人必從狷者始君其庶幾乎君諱圖南字

開士簡庵其號也生於康熙丙辰年二月二十八日年五十有七祖諱炯明歲貢生父諱夢箕歲貢生漳浦先生有傳嫡母黃孺人無出君兄弟三人皆趙太君出君其仲也娶周氏子男五女一孫男三孫女二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里某原銘曰以君而比衆猶古器不可瓦缶用志希乎前哲君其堪自悅嗟後之人必將有愾其風節墨卿伊先生曰簡庵先生有子成文字仲彭爲名諸生境極困授徒歲終以徒學未成抱愧束脩有半受者有全卻者徒以感奮應舉饋贖固辭不受或遺其家既而知之卽酬以古琴聞翠庭先生之喪徒步行二百里往弔不受粢而同童一齋與同里少時見之年已七十矣輒與一齋爲忘年友云

學案小識

卷一

四

朱梅崖先生

翠庭雷先生序其文集曰余之知梅崖自其為諸生時始梅崖之族人投書求余為其母節孝傳尺幅中皆淳古冲淡之氣余心異之己而知其出自梅崖越數年遂發解成進士入史館當是時天下人無不知有梅崖者名公卿咸刮目焉梅崖落落自如既而改為縣令其落落如故遂改教職以歸余別梅崖八九年其貌加豐容加粹益和以平乃歎向之知梅崖猶淺也梅崖承先世詩書之澤胸中所浸灌無勢利之見兄弟朋友所切劘皆超然遠於俗歸而有母可事兄弟友朋唱和之樂山林池館又足以遂遊息梅崖挾其所有視世之奔走風塵惴惴恐失意如桎梏之在身甯肯以彼易此哉其文章不為炳炳烺烺以動人視聽所謂淳古冲澹者嗜之久而彌篤其所自得蓋在文字之外然則世之知梅崖者毋涉乎淺而不既其深也其兄弟友朋以梅崖集付梓人屬序於余余鹵莽言之如此

學案小識

卷十

聖

任東澗先生

理堂韓先生表其墓曰先生姓任氏諱瑗字恕庵號東澗學者稱為東澗先生先生年十八棄舉業講學靜坐三年見心之妙者機既而嘆曰聖人之道歸於中庸極於盡性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之謂哉於是取孔孟程朱之書潛玩力索久乃得於聖賢之要其為學恪遵程朱遺規以上求孔孟心精其言曰不得聖賢心精不足以盡道之極致近世所謂心學以為探本握要不知道精微而難窮心易蔽而多私心其所心非聖人之心也故得聖人之心則得道矣知聖人之言則知心矣我

學案小識

卷十

聖

朝自孫鍾元倡道北方浙中黃梨洲起而應之於是姚江之聲焰愈熾而程朱之緒幾絕一時抗顏發難以相攻者多出於迂學腐儒或訓詁詞章之徒其道不足以自立其學不足以成物此愈衰彼愈盛平湖陸清獻公發聲振厲大聲疾呼欲挽頽俗反之正道然孤立無徒歿未久而流風漸微為彼學者隨聲而起執其一說以概大道滅裂聖言強以就已蓋自陽明逞其私智變易經訓至是習慣遂為固然其視昔之陽取陰棄益橫溢無忌矣先生憂之於是作反經說傳習錄辯窮其所極

導其所歸冀有志之士解其惑正其趨庶幾孔孟程朱之道賴以不墜是時先生年已八十餘蓋其積久深造洞然無疑於毫釐故其衛前賢佑來學如其深且至也先生既隱居無所用於世世之知先生亦無以盡其底蘊今

天子初改元舉制科欲得道術閎深之士講求治理隆醇古之化而是時高安朱文端公方爲

天子所寵賴先生故識文端公欲以所學獻之君相慨然曰明良遇合千載罕觀吾其可一試於是應

召入都及至而文端薨

學案小識

卷十

四

廷試亦報罷自是遂決志不復出矣先生嘗佐父延平公平順昌寇興舉淮安水利俱有成效其營爲方略載於遺書亦足以考其濟用之大概也先生系出先賢任城伯七十一傳至諱蘭者始占籍淮安之山陽會祖諱邦緯封文林郎祖諱三益武岡州知州封中憲大夫父諱宗延官延平府知府封中憲大夫曾祖妣陳氏封孺人祖妣毛氏朱氏封恭人妣李氏封恭人元配許氏繼室許氏男八人相甲子舉人由教諭陞建陽縣知縣先卒棟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斌附監生朴東模附學生早卒棫女四人廩生汪澍楊某郝某舉人李清馥其墳

也孫十有四人曾孫七人乾隆辛卯余遊淮安謁先生

一見深相契顧余曰近覽君文見君之心久矣因自述

爲學之方甚悉出所著書屬余參訂甲午秋八月先生

已構疾予至掖而出談甚歡博及經世之務因以淮揚

水患爲憂閱三日河大溢先生與疾出走九月二十八

日卒於寶應之寓舍是爲乾隆三十九年距生康熙三

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二以十二月二日葬

邑東七里塘所著書有纂注朱子文類一百幾卷論語

困知錄二卷中庸困知錄二卷續編一卷補遺一卷易

學象數傳心錄一卷太極圖說析疑一卷通書測二卷

學案小識

卷十

四

讀經管見一卷小泉筆記一卷困學恐聞二卷反經說一卷陽明傳習錄辯二卷小泉集一卷知言劄記二卷朱子年譜一卷讀史衡說二卷史記論文一卷史記筆談一卷六溪山房文稿五卷六有軒存稿二卷寒山吟漫錄四卷拊缶集二卷和陶一卷六有軒詩漫抄二卷墜林一卷大學困知錄若干卷周易筆解若干卷越明年先生之孤棟以狀來請銘旣而楊君稼軒復以書載棟之言曰銘以藏諸幽表以揭諸顯先君之德蓄於身有待於後將於君乎表之也嗚呼先生以倡明正學爲已任所爲書皆潛而未出余爲發其大凡使後來者考

焉又序其小泉筆記曰余讀三魚堂文集其講學尤以尊朱子闢陸王為急自羅整庵陳清濶以來未有如此之深切著明者也夫朱陸二子以學術相詆各具於其書後之人欲合而一之無是理也自朱子之書著為功令習之者以為過世之資至近世愈趨末而迷本既不

學案小識

卷十

陸

湖之說出為陸王者未嘗不氣為之下豈平湖之辨異人哉以其所樹立知尊朱子之無弊而大有功其闢陸王為非徒然也山陽任東澗先生自弱冠有志於學棄舉子業專一而求之至今八十年其於朱子之書章體句究之反躬以驗其合篤實闊修不炫於時著為小泉筆記一書其大旨與平湖不約而同貫皆以尊朱子闢陸王為急觀平湖之所以得則先生豈有勝之者哉夫自古立言之道必視其人有非可以口舌爭者世之志於尊朱子闢陸王者其尤知所自立哉

無錫高先生

先生諱愈字紫超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即知向學日讀忠憲公遺書及先儒語錄謹言行嚴取舍植身艱苦嘗曰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晚年窮困餒粥七日矣方挈其子登城眺望充然樂也張清恪公巡撫江蘇延主東林書院講會先生以疾辭年七十八卒嘗撰朱子小學註又著周易偶存春秋經傳日鈔春秋類春秋疑義周禮疏義儀禮喪服或問

學案小識

卷十

陸

無錫高先生

先生諱世泰字彙旃忠憲公從子也少侍忠憲公講席體認有得尊聞行知篤守家學晚年以東林先緒爲己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於梁溪一時同志恪遵遺規祁州刁包等相與論學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孝感熊文端出先生門下曾與東林講會歛人汪學聖者援儒入禪既至東林乃悟前非徽州汪知默陳二典胡崙江佑吳慎朱宏施璜輩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汪學聖以問學東林於是更定紫陽通志錄

學案小識

卷十

四七

無錫顧先生

先生諱樞端文之孫也從高忠憲講求朱子之學入國朝鞫形遁跡不入城市不赴講會淹貫五經尤深書易晚爲易稿折衷至當心體躬行而已嘗論明儒服膺粹胡而謂陳王不免有差又曰端文主無欲忠憲主格物並直接宋儒其志趨之正可知矣

學案小識

卷十

四八



甯都彭先生

先生諱任與同邑魏先生禧嘗集同志講學於易堂世所稱易堂九子先生其一也著有草堂文集其論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辨之不哲而在於行之不篤九子中如甯都李先生騰蛟著有周易剩言邱先生維屏著有周易剩說南昌彭先生士望著有恥躬堂集皆易堂講學之人也

學案小識

卷十

四九

鄂縣王先生

先生諱心敬字爾輯號豐川受業於二曲先生著有豐川集關學編豐川易說其言易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是孔子明易之切於人身即是可以知四聖人繫易之本旨並可以識學易之要領又曰易是道人事之書陰陽消長只是借來作影子耳故曰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於陰陽消長處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真亦屬捕風捉影又曰置象言易是謂懸空執象舍義是謂泥跡象義雙顯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又曰中庸一書是子思為當日之言道者視為高深元遠故兩引中庸之說以明

學案小識

卷十

五

道易翼十篇是孔子為當日之言易者視為高深元遠故重申易簡之說以明易後儒往往索諸隱深欲以張皇易妙而不知反失其本旨又曰若易不關象不知義於何取不屬卜筮不知設著何為又曰學者讀易不知求設教之本旨讀書不知洪範經世之宏猷每於河圖洛書穿鑿附會何切於實事實理又曰義言象占同體共貫廢一不得泥一不得後儒紛紛主象主數主理主卜筮主錯綜之處是舍大道而入旁蹊云云關中之學二曲倡之豐川繼起而振之與東南學者相應相求俱不失切近篤實之旨焉

涇縣馮先生

先生諱雲程字海鷗別號峪泉子七歲而孤感憤自立嘗謂平生有友五人本邑則雪木李子二曲則名世趙子鄴邑則爾輯王子晚得一人則二曲司訓茂林劉子又繼得瀟灑之友方白趙子二曲李先生為之傳又同時有蓋屋惠含貞先生思誠武進雋公先生卿鵠李先生皆為之傳稱其學行云

學案小識

卷十

至

武進吳先生

先生諱光字與巖號野翁著有弄丸論一卷大學格致辨一卷論孟合參一卷中庸臆說一卷讀書錄抄二卷五願齋文集耕娛集遂初集野翁日錄共若干卷而易相十箋象數義理兼詣其極

學案小識

卷十

至

秦安蔡先生

先生諱啟允字紹元學者稱爲溪巖先生聞甲申之變絕意仕進閉戶讀儒書講求身心性命之學其弟啟賢號琴齋事親至孝亦以學稱

學案小識

卷十

五

同州馬先生

先生諱嗣煜字元昭號二岑以古學自任通判山東權守武定州敵兵攻城城破死之二曲李先生謂馮恭定而後咸推二岑先生

學案小識

卷十

五

華州白先生

先生諱奐彩字含貞號泊如出馮恭定公之門明末與張太乙武陸海同講學後所與游則同州黨兩一王思若張敦庵馬立若蒲城王省庵等以道誼相切磋黨兩一先生名湛字子澄嘗言人生須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為天地間第一等人故號兩一王省庵先生諱化泰篤志理學與黨兩一切砥密詣又同時有周先生澹園究心濂洛關閩立身行己大體卓然與白黨諸先生同為一時學道之士

學案小識

卷十

五

武功張先生

先生諱承烈字爾晉初喜任俠三變而留心正學折節周程諸先正書言動以之後遂準繩尺寸毫髮不敢苟云

學案小識

卷一

五

陸翼王先生

先生諱元輔嘉定人三魚堂日記云陸翼王博聞而朴實君子人也家多藏書如儀禮經傳通解金仁山許白雲真西山魏鶴山文集及西山讀書記陳清瀾學部通辨皆由其家借閱云

學案小識

卷十

五

王石隱先生

先生失其名石隱其字也三魚堂日記云諸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并致所刻說文論正十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十年靜晤十年考正集成三十萬言誠字內所未有之書亦字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桴亭確庵乃勉於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

學案小識

卷十

五

蕭文超先生

先生諱企昭漢陽人尊法朱子詆斥陽明而心平氣和一準於正非有涉於門戶之私其所著性理譜論讀書之序稱始於小學四書五經而性理大全二程遺書朱子文集語類曾齋遺書薛氏讀書錄胡氏居業錄高子遺書次之西山大學衍義又次之通鑑綱目十七史詳節吾學編又次之又著有聞修齋稿一卷

學案小識

卷十

五九

彭古愚先生

先生諱鵬字奮斯號無山莆田人舉人耿精忠叛凡九拒偽命卒得不污賊平厯官至廣東巡撫其各奏疏書牘侃侃無所撓屈清苦刻厲罷官後貧無以存活云著有古愚心言八卷

學案小識

卷十

六

秦定叟先生

先生諱雲爽字開地錢塘人著有紫陽大旨八卷專為糾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而作也分八門曰朱子初學曰論已發未發曰論涵養本源曰論居敬窮理曰論致知格物曰論性曰論心曰論太極陽明之論亦間附載以互證

學案小識

卷十

空

譚東白先生

先生諱旭新建人著有謀道錄謀道續錄蓋隱居未仕守程朱之學以教人者也其論斥王庭理學辨曰偶過坊間見王言遠理學辨悅其名也購得之時一披覽百孔千瘡殊不可耐據其所言宋代直無完儒異哉邪說之害道一至此乎如以混沌言太極以心知言性以用言道以心言理天人看作兩股內外判成兩截甚至周子無極等說程子性即理等說邵子道為太極等說張子鬼神二氣良能等說都一例譏彈而其闢朱子也尤甚又謂釋氏見性成佛與中庸未發之中相似又謂吾儒體認未發以前氣象與禪家不思善不思惡時看本來面目相近又謂老子是易之坤道儒者是易之乾道和合三教全無義理其他支離破碎非聖叛經并取陸王之學者尤難縷述云云

學案小識

卷十

空

卷十一目錄

待訪錄

沈 先生

劉 先生

盛寒溪先生

江藥園先生

凌渝安先生

沈石長先生

何商隱先生

張岵瞻先生

陳古民先生

祝人齋先生

冉蟬庵先生

王介祺先生

李禮山先生

王仲穎先生

馮周溪先生

尹元孚先生

學案小識

卷十一 目錄

黃崑圃先生

黃玉圃先生

陳元熙先生

殷夢五先生

趙仁圃先生

岳小瀛先生

法鏡野先生

羅臺山先生

姜雲一先生

李十洲先生

曾受一先生

王能愚先生

余存吾先生

劉端臨先生

卿滋圃先生

李申耆先生

學案小識卷十一

待訪錄

仁和沈先生

先生諱昀受學於蕺山先生而以程朱為宗主敬立誠  
端本績學潛齋應先生其切劘友也生平清苦自甘嘗  
累日絕糧采階前馬蘭草食之或饋米宛轉推辭遂飢  
仆於地其人惶恐遁去既蘇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  
我耳以喪禮久廢輯士喪禮說投門人陸寅年六十三  
卒無以為殮應先生經紀其喪涕泣不知所出曰吾不  
敢輕受賻襚以玷先生應先生門人姚宏任趨前曰如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宏任可以殮先生乎曰子篤行可也



山陰劉先生

先生諱灼叢山先生之子也叢山先生死明唐晉二王皆遣使祭蔭以官先生皆辭之既葬居叢山一小樓二十年杜門絕人事考訂遺經以竟父業通家故舊亦峻拒之或勸之舉講會不應臨卒戒其子曰若等安貧讀書守人譜以終身足矣所卧之榻假之祁氏病強起易之曰吾豈可終於祁氏之榻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太倉盛先生

先生諱敬字聖傳號寒溪其撰思辨錄輯要序曰思辨錄吾友桴亭陸子言道之書也桴亭性通明氣識高遠其於聖人之道蓋童年已篤好之出乎天性非有先生長者耳提而面命之也予遇桴亭年十五桴亭少予一歲一見即相得甚歡當其少時言動之間輒則古昔厭薄聲華不耽舉子業好讀書喜談大義與予同事者三年厥後予罹家厄流離播徙相去稍遠而桴亭學益進交益廣復時時念予思成就之至崇禎丙子始與陳子確庵江子藥園有講學之舉予復得朝夕焉時大道久

學案小識

卷十一

息絕學初興慮驚世駭俗深用韜秘熒熒四人促膝連牀晦明風雨或橫經論難或卽事窮理反覆辨析要歸於是甚有商確未定徹夜忘寢質明而後斷或未斷而復辨者蓋桴亭開闢確庵精敏藥園懇到予屏息聽之未嘗不心開目明聞所未聞也既而同志漸多設規立約日以充拓歲時旬月皆有常會每會之期必講貫終日凡身心性命之奧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學太極陰陽鬼神之秘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蹟無不根究本末要於中正講論之樂嘗恨古人不及見之退則仿先儒讀書記之法各有所錄旬日不記卽互相糾虔以爲學

問進退之別茲桴亭思辨錄皆十二年間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見則疾書以自識其所得也桴亭於體用之書無所不窺於體用之學無所不貫其所著述充簡滿篋思辨錄特其一耳然其人其學亦足以見大凡矣今戊子春桴亭授書里中以古道教後學登其門者日盛每月朔日考德問業課文習禮蓋彬彬乎有安定之風焉藥園長君與余兒子皆竊追隨於其後因相與共論少年力薄未暇博覽况師門正學尤當詳究則思辨一書正今日之津筏也但其間所紀皆因年隨筆未

學案小識

卷七

四

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一集凡若干卷又天人儒釋經史爲一集亦若干卷予不敏不敢怠惰實用佐成焉夫三代而下所以無善治者本於無人才三代而下所以無人才者本於無善教今桴亭之爲書者若彼而藥園之輯之者若此凡及門之士讀其前集則凡所謂身心之奧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學在是矣讀其後集則凡所謂太極陰陽之秘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蹟在是矣其事半其功倍諸子何憚而不學哉雖然竊有願焉桴亭之爲書非僅欲以示及門諸君也卽予與藥園之共輯是書亦非僅欲以示及門諸君暨予等之子

弟也孔子沒微言絕天下而有能讀是書者吾黨之所敬求也其尙知桴亭之心及予與藥園之心哉

學案小識

卷七

五

太倉江先生

先生諱士韶字虞九號藥園其謨思辨錄輯要序曰文字興而天地之道明文字盛而聖賢之道晦奚以明之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矣陰陽無形非行生何由見陰陽聖賢之道仁義而已矣仁義無象非著述何由覩仁義則文字之所係豈不重哉結繩以降太昊始之皇農諸聖人繼之而集諸聖人之大成者爰有孔子漢唐以降濂溪始之洛閩諸大儒繼之而集諸儒之大成者爰有朱子開闢以迄今此兩大文字者或在三代或在後世其時雖異其道則同故曰文字興而天地之道明也然

學案小識

卷二

六

而羣言淆亂莫知折衷其溺於詞章牽於訓詁者勿論矣自禪元之學盛而二氏標榜於是異學與正學爭自心宗之學盛而三教合一於是儒者與儒者爭浸淫至於末季所推儒門巨擘大約為異端立赤幟耳開闢以迄於今此兩怪文字者或樹敵門外或操戈室中其旨似異其害實同故曰文字盛而聖賢之道晦也夫言之而足以明吾道則病乎其不言也言之而反足以晦吾道又病乎其言之也立言之得失係斯道之存亡嗚呼豈不重哉吾友桴亭之有思辨錄與思辨之有輯要寒谿述之詳矣予不復贅獨是桴亭之為是書無間寒暑

無間窮達無間治亂蓋十二年如一日殆予所謂言之而足以明吾道而惟恐其不言者歟則繼朱子而集大成者桴亭何多讓焉予又何敢為桴亭諱焉嗚呼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誦之習之或從而歌舞咏嘆之以為是桴亭之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疑之阻之或從而訕笑詬厲之以為是桴亭之罪而皆無容心也道存與存道亡與亡聽之天而已矣庶幾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俟天下萬世之知桴亭而能讀是書者

學案小識

卷七

七

烏程凌先生

先生諱克員字淪安序張楊園先生全集云人之爲學所以修身盡性也性雖無形而其理不越乎倫常事物之間故踐形卽所以盡性下學卽所以上達知道器之不可離則可以言性矣自論性不明往往有爲傳心之學而反失其本心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真偽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其言曰子思首原天命之性而蔽其旨於大本達道孟子揭性善二字以示人而驗其情於四端之發由是而紛紛之說始定厥後程子出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八

而曰性卽理也又明確不移聖人復起不易其言陽明易之以心卽理也便錯蓋心則虛而活謂之具衆理則可謂之心卽理則不可故中庸言率性而不言率心孔子不言其性不違仁而言其心不違仁况渠以無善無惡言心之體則心卽理句亦屬鶻突不過師心自用廢却讀書窮理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知性不知性豈能盡心哉故姚江之學興則說理全無根據認虛靈知覺爲心而以無善無惡名之則雖言理而反失其本心浸淫於禪而不覺矣此張子見道不惑尊聞行知故其言之焯焯而一時知之者亦寥寥也蓋陽明本以文人餘

習好異立新彼以仁義禮智而外獨提良知兩字別立

門庭爲根據孟氏而不顧博學詳說明庶物察人倫之旨婉轉說合以良知自有天則萬事只求心之所安天理之粲然於吾心者謂之文種種說歸於心內不肯以格物爲窮理其病只坐心卽理也一句生出夫賦於性而統於心渾然在中者理之一本也殺於事物察乎天地有物有則者理之散殊也窮理盡性以至命孔門之正學也不言精義利用而謂一心惺寂足以窮神達化道器之分釋氏明心之學也以理明義精之學爲支離而致良知於事物之間祇求心之安未審合乎當然之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九

則姚江師心之學與異教同源也恃其聰明舌辨足以禦人以佐成一己之說而一時之好徑欲速者喜其言之直捷而放縱闢茸者樂其教之脫畧而不核於事情相與尊之轉相矜尙况其文學事功亦足以震炫一時而淺識者遂以有言者信其德勇者信其仁也將盪天下而莫辨其非矣或爲兩歧之說者謂朱子自明誠之學也而陽明自誠明將等之堯舜孔子乎况孔子生知猶居自明誠之列凡其開示後學皆由教而入者也陽明以自明誠爲非亦安識所謂自誠明豈非以杳冥昏默最上一乘之說爲胚胎乎張子拒之素嚴雖未能摧

非廓清然當羣言鼎沸尙知伊洛淵源者則張子反經之力也抑思百餘年以來聖學榛蕪反覆沈痼士子毀棄程朱之書漸不識孔孟門庭猖狂自恣往而不返故學術亂而士習壞士習壞而生心害政之禍淪胥而莫救則學術之關氣運豈小哉語溪老人以崇正闢邪爲已任尊信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辨悉精微表裏洞澈使學者因朱子之遺言以尋孔孟之墜緒如披雲霧而見青天厥功不細然學其學者未免爲語言文字之習講論愈繁而知德者鮮文章日多而約禮者寡畢知殫能於時藝之中謂足盡聖賢之蘊卽所以論道講學而於

學案小識

卷十

十

修辭立誠之道未能體會將朱子惓惓釋遺經訓後學竟是安排作時文地步而以修飾之辭爲干進利祿之資恐崇信陸學者益思所志所習之論義利之辨深中學者隱微而偏內之弊愈不可返又將來斯道之憂也惟念芝先生學有本原功崇實踐持守集義養氣之功致力庸言庸行之際道器不離動靜無間驗其素履則歷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發其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言愈遠見愈親而理愈實有德之言非能言者比余交三十年察其語默動靜莫非斯道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

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先生德器溫粹陶淑於山陰更覺從容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學益精密識益純正仰質先生其揆一處洞悉無疑而同學者或詆其說之異同不知信程朱卽所以信孔孟博文約禮孔門教人之準繩知言養氣孟氏爲學之律令程朱之書翼經而行如日月麗天求道者舍此而別求門庭是猶背日月而索照也使先生而在充養自然積厚流光當不能名其所至然其所已言者實與先儒相發明以惠後學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梓其書而公之

學案小識

卷十

十

遙字內必有負異挺特篤實爲己者讀其書自有以得其中之所存也又曾與楊園先生書云天下之變由於人心人心之變由於學術百餘年來聖學榛蕪歧途百出今欲挽久溺之人心開久錮之耳目非大力量者不能如弟輩學力亦無精彩動人儒門亦覺冷落而弟之朽鈍爲甚循途守轍正如策蹇驢於康莊狂瀾顛倒不能障百川而東之惟願尙友千載沒齒無悔而已當與兄共勉之道之不明有二溺於俗與溺於意見耳溺於俗者不必言溺於意見者其病難挽大抵聰明文學之士入手便思超脫立論喜求新異始而厭薄程朱旣而

厭薄孔孟孟不敢毀惟取立論之異於程朱者以爲快不知亙古今只有此理而已何嘗有所異到得義理精融時自覺得新意無窮夫子語顏子而不惰豈曰有所異聞耶學者入手當思有著力處便求超脫不得心境到得能樂地位自然神明變化何止超脫若不思致力之難便求會心之適惟有影響解悟之見以自適已意而已施之日用多驗不過種種病痛直探其源只坐合下的然一念上來果有闡然求道之心則病根自少學者聰明各有分量又無篤實求道之心狂言異論不知世道人心將何所歸也弟與兄年力已邁然弟以爲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十三

血氣雖衰嗜欲淡而天根見克己之功亦覺省力願與兄更加猛勵一線未斷誰爲留之

沈石長先生

先生諱磊與張楊園先生書云於季心容巢兩兄間得驗知道力之高厚與義勇之剛方私擬以爲所養如此而所發如彼真孟子所謂浩然之氣直養而無害者也去夏今春又得讀所寄淪安爾慥穎生札救朋友之急必本於天地之立心規同人之過必推於學問之根原命意措詞一字不苟以爲吾當世而求師程徵長兄其誰與歸然以弟之不肖至愚至柔少負先人之訓長無師學之傳虛度光陰已及見惡之年而精神頹放不能自振所謂蒲柳之姿望秋先零者也乃其心不死猶有爲人之望而性復忿戾不能安於世俗每欲絕類離倫飄然獨往以爲斯人固不可棄而鳥獸尤不可同但茫然四顧何處是安身之地此磊之所以日夕躊躇而未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十三

有決者也卽如謀生一事力既不能負耒又無工商之業只得以處館爲事乃前乎此者課文旣與心違後乎此者句讀又與俗戾而同志之中不以謀食相諒而反以謀道相託是自欺欺人進退兩無所據矣此又磊之所以日夕愧恨而未有己者也方今世已衰矣道已微矣所賴一二同志相與力閑聖道鼓倡後學留碩果之不食以爲窮上反下之計然易曰儉德避難禮曰默足

以容此正張光匿采之時乃或者欲與口舌爭則執途  
 之人而告之或者欲以文墨顯則大集羣衆而講之休  
 咎卽不可知恐爲己爲人之學闇然的然之道於此焉  
 判矣此又磊之所日夕憂惕而未有己者也最可憂者  
 今日一二有志之士能自振於波靡之中所謂卓然特  
 立獨行者也而或流爲異類或娛於詩酒或崇尙氣誼  
 陷於非僻則有志矣而未必同其志不必言也若夫一  
 二同志之中又自有道術之裂其或脫畧聞見而獨提  
 本原者以爲性在先而教在後吾已窺見性命之原則  
 學術俱綴是開天下以荒經蔑古之禍矣其或拘文義  
 專務尋章摘句以爲知在先行在後吾日諷詠詩書  
 文義而聖賢在是是競人以辭華而不知有敦本尙實  
 之行矣更可憂者其志同矣道同矣而未同其功則或  
 限於資質之魯氣習之惡境遇之艱疾病之困師友之  
 離索坐是以有盡之居諸恣無已之悠忽卽如長兄惠  
 教以來星移物換已三度矣而長兄之德學益進於高  
 深傲地諸賢未見有超軼絕倫者也或反失其本來面  
 目者有之至於弟磊之無狀真朱子所謂昏弱之甚欲  
 進而不能者自宜有道君子之棄絕然每讀朝聞道夕  
 死可矣之章惕然有悟於心以爲人有生而不聞道不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十四

唯不可以生并不可以死故不聞則百年皆虛聞則一  
 朝夕皆實豈可以當世有明師良友而不一懇求又豈  
 有仁人君子見聾瞽者之匍匐溝壑荆棘而不一指引  
 之於正道也凡此種種之所欲質者俱於身世有關而  
 不可但己本宜徒步就正旣阻於力屢欲筆叩又懼其  
 突而無禮且書亦未必言之能盡意滿擬念時兄之約  
 或得因以一覲光儀而折衷其疑不謂竟虛德音之來  
 括而愚蒙之通塞亦有命也輾轉圖維若終不言則蓄  
 之無已時矣敢特因季心之便而冒昧以陳惟先生憐  
 而教之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十五

武原何先生

先生諱汝霖字商隱誤張楊園先生初學備忘引云先生懿德醇詣一生授學默默以忠信篤敬孚於人絕不事口耳佔畢然而言論旨趣之著見於筆墨者已自不少汝霖之交先生晚終始十七年中說之而學未能也辱不我遺每出一簡相示必極謙慎蓋意不自足又惟恐人以空言視之也迨病亟始託全稿而欲質靡從已然由中有本之言字字皆可垂教原無容贊一辭者如自省則有願學記備忘錄師門則有問答錄聞見則有言行錄訓子有語誠人有鑑喪祭有說農圃有書俱一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共

一從身心日用間體驗天理民彝以為立身應事自淑淑人之準則非辭章訓詁家所能窺其一二者故不厭知希切切懼鄰於表暴真實學也其餘尺牘詩文散在知交者尚多方彙集惟塾中與羣弟子語一冊蓋嘗手定其次為上下卷題曰初學備忘每授學者傳抄則梓而行之或非先生之所靳也竊慨正學陵夷三百年中河津餘干而下指不易屈讀先生是編庶乎嘗鼎一臠知味者將毋想見其全乎

張帖瞻先生

先生諱嘉玲字佩慈帖瞻其號也上何商隱書云玲生三十有一年矣二十一年而始聞先生之名又五年而從凌先生執贄以見又六年而請納拜正師弟之名先生許又六年然後受曉庵何求備聞斯言蓋不屑教亦不終絕玲方退而修省冀自今行無大虧復申前請繼見與凌先生手書又似欲終絕者若是則玲之惑也滋甚蓋聞民生於三君與師皆以義合其合也則君先乎臣弟先乎師禮也後世人倫不明君罕下士而士多失身少不親學而長好為師二者交譏然而人倫不明由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共

於師道之不立也師道不立則異端爭起于是有所謂良知之學者良知之師敖然自聖不師往哲自立門戶思以其學易天下而無從也見才俊之士則多方以鈎致之既得之患失之故或拜而復還或還而復拜擁臯比之儀有同兒戲浸淫不已四海風靡羣然慕心學之名而好之既乃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迹其授受始猶矜私智驚虛聲而卒流為勢利之門於是以講學為倖竇以載贄為苞苴當事可通則通當事山人可附則附山人惟利之求無復廉恥其壞人心敗風俗蓋不少矣極其流禍遂至遺親後君天崩地坼而餘波遺燭



之所及迄今未弭嗚呼其原始於學術不正而生心害事禍至此極也當此之時非有至德可師者拯其橫流何以回一陽於重陰之下而來復哉側聞張先生素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今者道明德立玲之愚陋何從仰測高深然嘗竊識君子之緒言矣凌先生曰同人學問各有偏長成德君子其惟考翁曉庵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楊園有焉何求曰先生閭修一室而聞風者悅服覲德者心醉惟其誠也尊教則曰學術至正言行無疵三百年來指不多屈至其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尤莫知其所以然也先生自任則曰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五

祖述孔孟憲章程朱非吾人之責而誰責夫諸君子皆知德之人又非阿私所好合而觀之則先生之足爲師表誠有欲辭而不得者然猶深執謙退概謝從遊蓋以君子所處非獨一身得失乃關風俗盛衰今之師弟濫觴已極故欲杜門却贅以身示範其亦憂深而慮遠已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我求童蒙而相感以私所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也童蒙求我而志應以公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也二者相似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且燐火之不息正以日月之未出也甯當因噎而廢食哉孟子不因楊墨之橫議而廢設科朱子不因金

溪之倡教而謝諸生惟其守先待後雅意作人用俾聖緒光昭久而不墜然至於今聖遠言湮已不勝邪詖交作之憂向使孟子朱子俱塊然獨善以全高則後之人雖有志於孔子之學孰從而求之而道術之分離乖隔又不知其何所底己是以君子進則行其道退則傳諸人豈好勞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以盛德如先生善教如先生人心向仰如先生邁此道喪學絕之日進既無可爲而退又不欲廣其傳彼之近聲利而溺虛無者固已前禽不誠矣卽有願學之士亦且望絕計窮或求進不得而退自廢棄甚或憔悴以死又其甚者轉而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五

從學異端而未知返先生豈不畏天命閔人窮哉不然其亦何心於獨善也意者門牆旣闢風動四方恐非龍潭老人之意乎竊謂龍潭老人誠不測其所至度亦同人於郊咸旆志末之倫耳以視康齋興起餘干之功孰大孰小必有能辨之者矧先生今日旣無勢位之榮又不標榜爲事自好者無所嫌而敢進有爲者無所爲而不來不過二三後生不遇於時之士帶經負耒相從於十畝之間衡門之下以求其至難得者於身初不敢有夸毗矜躁之念冀或風動四方以上累師門則與先生匿景沉聲身焉用文之意固並行而不悖也若謂維皇

不欲斯文之喪則秉彜在人心師友在簡策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即欲就正有道亦顧其實何如耳甯必掘衣委贄標師弟之名乎則愚又有說焉無文猶興天下一人而已方此風頹俗靡人才衰少苟有志於學者皆當曲成之俾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此乃萬物並育之心豈可以豪傑概人人而况人之豪傑自許者未必果豪傑乎如接與荷蓀之徒惟自許豪傑而不屑屈首於聖門故其高風峻節雖令人慨想於千載之餘然每讀書至下車而辟反見則行未嘗不嘆聖人之畏天命閔人窮無時敢忘而自以為是者之終難入道也假令彼得聖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三

人而師之其所造甯止此哉蓋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特以距曹交之不誠雖至理亦不外是而非教人之成法也語曰嫻習禮樂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有以夫不然者秉彜在人心而執氣拘物蔽之心為良知師友在簡策而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且剽竊聖賢之說以文己說其不畔道者鮮矣誰則能無師傳而神會乎若夫名者實之賓也世固有有名罕實者矣實至而名不從未之有也或曰先生雖不以師道自居及門譽髦已不一人薰其德而善長者又不知凡幾矣是豈有心獨善哉

果遇英才固所樂得而涵育也子自無受教地耳夫復何言嗟乎此則玲之罪也玲少愚陋既長雖幸得從諸君子遊然賴其教而知人生固有學問焉不當溺於舉業之卑汚而已至於克伐怨欲生心而不知制情慢邪僻設身而不知檢罪大行虧悔於前而靡贖遷善改過期於後而未能而窮理之事入德之門則尤茫然罔識厥旨雖有善教將安施也顧以行負神明親不逮養今誠不忍以遺體終陷小人之歸冀及時操祓等於有道之門以為出谷遷喬之計懷懷丹忱懷已數年而不意先生拒之深也夫日月所照靡間容光雨露所濡不遺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三

朽木若曰自授書而外未嘗有曰師曰弟子者則上既不獲隨敬夫諸子執箕膺搗於前下又不得從蔡生授几奉杖於後每一念至誠不自知其涕泗之橫生也而諸君子之進說於函丈者猥以朱蔡為言則先生且將隱度之曰朱子固予所願學玲猶不足當季通之一映惡乎知夫道若是則先生之牢關而嚴拒固宜諸君子不棄玲而終覆露之請易說以前曰與其進歸斯受孔孟家法也震澤之濱有一人焉與波上下幾死者數大懼而號救於先生者六年矣又如是而後救恐終汨沒矣其勢急其情悲仁人能終不一動心乎倘得矜哀而

蚤收之以療其饑渴之害心以少答父母生我之意於萬一則先生成全之德沒齒不忘而諸君子以大公之懷而引掖放廢之人俾賸得聰俾矇得視而敢不飭身補過以為圖報之地乎雖然玲非獨為一己之私而已誠願先生懼生心害政之禍體孟子朱子之心毋終執謙退以龍潭老人自處用是興起斯文萬物並育則師道立人倫明他日一陽復生天下英才應運而作或有其人而孔孟程朱之統豈終無所託乎昔昌黎上宰相三書君不先而自售士林惜之玲以困蒙求師當不嫌於瀆故雖見絕而不知止今聞講席將東敢爾上塵台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三

聽伏懇朝夕從容轉布下誠俾遂區區幸甚幸甚

濮川陳先生

先生諱梓字古民布衣作張楊園先生小傳已采入學案後其跋重輯楊園先生年譜云先生少工時藝科第操券可得年十五補弟子員至甲辰年三十五而不獲登賢書者人以為偶焉踴躍而不知天之玉成先生為紫陽後之一人也昔者先生嘗自嘆矣余於己卯壬午論文藝亦可僥倖但當時一中式則亦為祝開美矣夫中西間之祝開美者豈少哉於斯道之傳何當焉天生子靜於南渡以黑腰子亂學術則必生朱子以接孔孟之傳天生陽明於明季以滿街聖人混儒釋則必生楊園以續程朱之統世非無關陽明之人或偏於窮理而流為入耳出口或偏於力行而徒為謹小慎微皆不足以服陽明之心又何以折其辨而撲其焰哉惟先生知之確行之勇取舍明存養密精義入神而篤實光輝故一切鬼蜮之技無所售而晦蝕之道賴以復旦魏了翁敘朱子年譜曰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閭室屋漏之無愧即以是合之先生又奚忝焉則信乎朱子之後之一人已然則為先生之年譜僅儕之鄉黨自好之士粗拾其行誼梗概使後之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三

仰泰山北斗者黯淡無色非後學之咎哉第年譜之作必取材乎日記陸清獻有日記故好生年譜成於沒後之丁丑不過五年楊園不聞有日記也故當時至交如凌何沈三先生并不聞有行狀佩慈幾幾黃勉齋而不永其年卽門人之編次全集者又不及早訂之而大也一生飢驅遠遊寥寥數語何足怪哉然猶幸有此影響得據以追溯平昔交遊之書及願學備忘錄近鑑言行見聞訓門人語之散見者庶幾摭摭以成斯編則大也之功亦不容泯矣梓生癸亥距先生易簣已十年弱冠謁塾庵又失詳問登記至今年七十有二始爲之遺老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五

凋謝何從而質所疑哉雖然朱子年譜成於門人李果齋其原本已無可考行世者祇明李古冲本近則洪去蕪本而已孰意訂四百餘年之謬誤者尙有今寶應之王懋竑則自今而後安知無好學深思之士復砭古民之舛訛而勒爲定本者乎渺渺九原拭目企之矣乾隆十九年四月晦日識

海昌祝先生

先生諱淦號人齋其彙訂楊園先生全書序曰明之季也橫議譎張人心惑溺程朱之學不傳而孔孟之道或幾乎晦矣楊園先生生當其時恪守子朱子居敬窮理之訓以實致其崇效卑法之功其遇彌艱其行彌篤其所有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念慮所存恒周乎天下後世蓋畜德如此其光大也先生之言曰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又曰求異於人卽異端也求合於人卽鄉愿也盡其當然之分斯依乎中庸也又曰彼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近日講學之家主靜悟者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五

鄙躬行爲粗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而不根極於理道生心害政正與邪說暴行無異其所以閑先聖之道者又如此先生旣沒二三同志相與錄其遺文然卒未有能繼其學者嗚呼自昔制義興而師所以教與弟子所以學無非是也人當誦詩讀書幾不知工文詞弋科第而外復有何事卽其間或亦思所興起而利誘勢奪終莫必其脫然無累以自固於禮義之域於此而好修立節不屑屑詞章名爵以爲身圖此其人亦不多觀况夫志伊學顏守先待後者哉然而誠無不動寒無不開自先生起而後來賢智往往聲應氣求

以嚴其辨百川之東迷途之復不可謂非先生反經之力之所及也或者謂孔子刪定贊修朱子集為傳註以羽翼之道之所由明也先生著述不及六經疑若於衛道之功猶有所未盡者不知道在千古迭更明晦聖人亦因其晦者而明之斯已矣其所以明之不必盡同夫各有當也先生不云乎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當擇善而從優柔厭厭期於自得不宜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由是觀之先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尊聞行知以明學術之正所為當務之急救世之大權莫過於此非必於經傳之外別有增益然後為得也其有所撰錄則

學案小識

卷二

三

其不能自己之衷之所流露而非徒以立言富有比德前賢又無疑也淫是用本先生立教之旨以蒐輯遺書不敢苟同昔人取多求備之意有畢錄者有什錄七八者有什錄二三者總而覈之凡十有六宗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問答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卷帙之多寡各從其部淫竊不自揆以為先生之書之必可信今傳後以維世道而正人心者畧具於此後之學者誠由先生之遺文追而溯諸昔賢往聖之所以為教者以觀其淺深離

合何如而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焉則庶有賴矣先生又精選備忘錄為淑艾錄以示學者準則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三

中牟冉先生

先生諱觀祖字永光號蟬庵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好古不汲汲進取而殫精著述潛心理學登豐耿逸庵先生特延主嵩陽書院先生昌明道學著為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一時稱盛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旋乞假歸里翛然寂處銳意實學時儀封張孝先先生方闢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相與闡明洛閩之學一遵程朱粹如也年八十有二卒於家所纂有五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約二十種

學案小識

卷十一

朝廷遇有纂修或就其家採擇焉洛學編云

新城王先生

先生諱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隱五公山北地學者至今稱五公山人初先生父延善縣諸生尚義富明之末散萬金產結客三子長餘恪季餘嚴先生其仲也繼世父建善令魯山會闖賊陷京師先生自魯山歸父帥三子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起兵討賊容城孫徵君奇逢亦起兵共恢復雄新容三縣斬其偽官未幾賊敗

學案小識

卷十一

清師入先生父為仇家陷執入京三子將行餘恪以先生後世父不可死揮餘嚴為復仇計遂獨身赴難父子畢命燕市餘嚴歸帥壯士入仇家殲老幼三十口無子遺於是急捕先生兄弟會上官方為解迺免先生於是奉鶴山公隱於易州之五公山此五公山人所由稱也先生少有志嘗受業於孫徵君學兵法國變後更與徵君往來講學究經史授生徒教以忠孝務實學兼文武才搢紳先生選選構講堂具安車幣迎受業遠近從遊至數百人既隱五公學無不究嘗彙古人經世事為居諸編數卷此書十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畧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大畧又湧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自少壯數十年感慨激烈之致一發於詩

爲文數千言立就每談兵述往事論忠孝大節目炯炯如電聲若洪鐘顧平居與人和易從容簡諒以講學者書爲事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年七十卒學者私諡文節先生尹會一日吾觀王或庵撰五公山人傳謂先生負經世才其詳得自吾邑李剛主讀其遺書至撫卷太息曰此諸葛武鄉之流嗟乎吾嘗怪世之人動以儒術迂疏爲道學詎病如先生者隱而未見耳使獲見用於世其不一雪斯言也與望溪先生嘗與余商訂北學亦爲先生屈一指余故采或庵所載書其畧以志嚮往云北學編云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三

襄城李先生

先生諱來章初名灼然以字行號禮山明恭靖公後裔生而穎異自知向學初授書卽日記千餘言年十五入邑庠時更制以策論試士邑前輩傅夢翁太守評其策云侃侃鑿鑿是規胸中經術他日必爲名臣李氏自恭靖公後世以理學著稱中州先生爲肖雲先生曾孫於書無所不讀詩古文詞一學卽工既而一切棄去專心於濂洛之書以興復先業爲己任就學於輝邑孫夏峰徵君與整崖李二曲以正學相砥礪康熙乙卯舉於鄉復受業於魏庸齋象樞之門庸齋有欲除妄念莫如立志之語因作書神語畧復與睢州湯潛庵柘城寶靜庵上蔡張仲誠往來簡札剖析經旨凡所持論總以不背先儒有益世用爲主嘗謂近思錄一書爲周孔真命脉學者不從此入手皆斷港絕流欲求入道難矣與登封耿逸庵中牟冉蟬庵同講學於嵩陽書院發明程朱之旨時孫夏峰徵君與耿誠齋諸人講學於輝之百泉書院兩河相望一時稱盛焉已朱太守璘聘主南陽書院作達天錄及南陽書院學規士習爲之日上旋以母老謝歸增修紫雲書院讀書其中學者多自遠而至筮仕得廣東之連山瘴烟蛋雨獐狝雜居先是排狝負險跳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三

梁提督殷化行討之反爲所乘事聞遣將分道會勦始就撫距公涖任甫隔歲耳聞者皆爲先生慮先生曰貉雖異類亦有人性吾當推誠待之乃仿王文成公遺意日延耆老詢疾苦招流亡勸之開墾薄其征賦復深入貉穴爲之置約延師務以至誠相感動創建連山書院著學規日進邑人訓教之而貉民之秀者亦知向學誦讀之聲徹巖谷制府中丞交獎曰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信有徵矣己丑行取上官考語謂有文翁化蜀之風壬辰補授兵部武選司主事監督北新倉革運官餽遺差竣引疾歸田相國從典少司馬李先復少司寇王企靖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三

交章以真正實學可資大用保薦奉

旨徵召先生力以疾辭遂不出嘗謂欲爲聖賢須從慎獨做起著彙影錄年六十有八卒於家陳大中丞榕門以先生與孫夏峰湯潛庵張敬庵耿逸庵冉蟬庵寶靜庵張起庵爲中州理學八先生增祀許州七子祠道光十四年栗樸園中丞題請列祀河南鄉賢祠部議遵旨以理學真傳褒之著書四十餘種其行世者有禮山園文集及連陽八排風土記洛學編云

王仲穎先生

先生名之銳號退庵仲穎其字也世多知其字故以字傳先生幼志聖賢之學年十四讀書至吾十有五章瞿然曰先師成童已志大學吾去成童一年耳曾小學之未通乎於是苦心焦思深自淬礪以中庸齊明盛服語書揭臥次夜必整衣端坐或竟夜不寢康熙丁丑學使安溪李文貞公按河南以課講受知召與語大嘆賞曰南方無此學質也選貢使從遊攜之直撫幕下每公退輒與講說古先微言精義七年盡聞文貞性命河洛算數音韻之學當是時文貞以道德文章網羅才俊先生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三

澹然沖默其間獨與江陰楊文定名時壹以切劘身心研究經義爲務文貞嘗語人曰從吾遊者不翅數千人然而潛心學問不求聞達南楊北王而已乾隆四年趙泰安相國疏薦其學行擢國子助教居國學十二年謝病卒於家年七十有九先生之學主於躬行實踐孝弟之氣滿容充體祭必敬喪必哀忌日不樂終其身有兄暴於行動遇以非道先生怡然順受事之如嚴君或以過先生先生曰世間兄弟多貌相承吾兄遇我嚴弟我也吾何恨事之益謹及官太學兄書至必再拜然後發兄病就訣京師先生躬藥餌衣不解帶月餘卒哀慟欲



去官遂服以例不可止居恆莊肅如對賓客擬而言議而動口不道人過有德於人終身不使知之自奉極薄廩祿所入節縮以奉其兄及親戚之乏者未嘗蓄一錢其德行醇備自鄉之耆宿及太學士大夫稱道如出一口方望溪先生嘗言仲穎孝友本天性學問法程朱其自命處真有矯矯不羣壁立萬仞狀而廉靜之操當世殆無其匹北學編云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三

甯晉馮先生

先生名濂字周溪故明大司寇英之元孫也少時寡言笑而內多慧聞人性皆善語輒欣然若有得祖端祺異之遂命名濂而字曰周溪蓋以周元公之無所因承而繼絕學者期之也弱冠補弟子員旋食廩餼四試畿闈不售以恩貢補學正安貧自好不汲汲於仕進其讀書一遵朱子之法以居敬窮理為務日用飲食動靜語默整肅不苟教人必由小學始不紛紜亂講有未慊此而問彼者先生曰此猶未得何遠多求嘗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句數語書置座右終日晤對於周易則專取本義謂諸家總不如朱子之潔淨精微實得四聖心傳日讀一卦十旬一周往復無間至老如一日遊京師名公卿皆嚮慕就見未嘗投刺先謁也所至以發蒙育德為己任量材設科蔚然有成高相國東軒從先生幾二十年嘗迎至江蘇織造署中朝夕觀摩請業如少時樂道忘勢人尤傳為盛事年七十有四衣冠端坐而逝北學編云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三

博野尹先生

先生名會一字元孚別號健餘保定博野人幼孤事節母李太夫人以孝聞登雍正甲辰進士授吏部考功司主事遷員外郎丙午典試粵西丁未分校禮闈胥得人出守襄陽攝荊州荆石首縣饑衆萬餘洵洵以浮言相煽動先生單騎宣慰之賑撫其衆而收其簧鼓倡首者衆立解移守揚州尋擢兩淮運使晉總鹽政加僉都御史揚俗汰侈先生躬節儉屏絕餽遺俗爲少革乾隆二年入覲巡撫廣東以母老辭

上閱其情爲改河南北宋以來理學之傳河南爲盛明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三

道伊川康節同源派衍歷金元明代不乏人而

國朝湯文正潛庵張清恪孝先耿嵩陽逸庵尤爲後起卓卓先生慨然以振興絕業爲任增訂洛學編以詔學者立五社簡好脩良士爲之長月朔望長吏集諸生講論德義因以察鄉之孝弟任卹與罷表不率者而勸懲之適年教大行仿周官溝樹畜牧比伍保受之法以劭農靖民紆徐布之政成而民無擾開歸水上章自劾因採宋富鄭公趙清獻救災事宜損益之條爲十六次第請行皆報可是年不知有災內遷御史中丞甫數月以母病乞終養得允歸築健餘堂以奉太夫人先生自早

歲受書及通籍歷仕至開府未嘗一日去太夫人膝下其承顏養志雖年五十依依猶嬰赤其居官行政每夕必告太夫人有不合或爲輟食則長跪不敢起以故先生之孝與太夫人之賢聲聞士大夫上達

天子御製詩章匾聯卽其家賜之當世以爲榮先生既家居侍養之餘益博稽古人微言奧義息慮以求其精有所得著之讀書劄記立共學社招生徒相與講明義理之學學者翕然從之置義田以睦宗族設義倉義學慨惠其鄉里嘗曰爲學務在力行徒尙空言無益也太夫人卒哀毀壹衷諸禮服闋之歲

學案小識

卷一一

三

上預虛少司空待之既卽任

命督江蘇學政先生以江蘇文勝實鮮敦厲小學之教舉蘇人范文正公爲秀才法其晉接諸生温温然復舊典答其拜也方望溪屏居清涼山下先生舍騶從手操几杖造其廬請以師事聞陽湖是鏡隱居有孝行親詣舜山訪之遂以薦於朝其敬德樂道虛已善下類如此晉少宰仍留學政尋卒於官年五十有八遺疏以任賢納諫爲言言不及私

上聞悼惜賜一品諭祭於是鄉人請祀於鄉所歷治地皆以名宦請祀而蘇人兼祀之道南祠以配前賢先生

之學淵懿純粹不為岸異於古今人學術純駁審慎別擇之而未嘗顯言攻斥曰吾惡從來學者好為謾罵也自居鄉涖官外建節內長耳目咸卓然有可稱道而自視欲然若毫無所得諸已而設施於世者望溪先生以是亟稱之所著有文集十卷詩草三卷奏議十卷劄記語錄讀書筆記凡十七卷講習錄二卷從宜錄一卷尹氏家譜八卷賢母年譜一卷撫豫條教四卷尺牘四卷君臣士女四鑑錄凡十六卷增訂洛學編五卷北學編三卷呂語集粹四卷重訂小學纂註六卷近思錄集解十卷並行於世續北學編云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三

黃崑圃先生

先生諱叔琳字崑圃大興人始生具夙慧成章即通四書五經從學饒仲如研窮性理之奧又從吳述庵究經世學年二十以康熙辛未第二名進士列館職益自淬礪與衛既齊討論宋人語錄恂恂然有醇儒風見者不覺其為少年鼎甲也嗣歷講讀晉卿貳司文衡秉節鉞落職復起屏藩山左詹事東官公餘常手一編以至耄耋不廢當督學山東時毅然以興賢育才為己任捐脩三賢祠於泰山之麓奉宋胡安定孫明復石徂徠欽薦如舊俾學者知所景從又興復白雪松林兩書院延師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三

儒選才雋捐備膏火造士多窮經敷用之英翕然稱盛其巡撫浙江也剪除巨惡辨釋冤獄災傷則賑之貧墨則黜之尤以薦賢為重所汲引者如萊州守嚴有禧長清令劉輝祖皆以循良遷秩而分校禮闈主試江南所拔取者理學有如任宗丞啟運經學有如陳司業祖范文學有如徐孝廉文靖入祀賢良者則徐撫軍士林潘敏惠思渠也張太史淳夏太史用脩李觀察慎修輩皆端方博洽與先生教學相長其餘名士宿儒建樹接踵未可悉數先生善識天下才俊方望溪為諸生時來謁一見稱莫逆交凡望溪所著周禮春秋之學皆與先生

往復指劃無少間他如周大璋顧進又數十人不憚千里或不問歲時親炙就正則其學之及人遠矣生平著述有硯北易鈔闡發河洛之精蘊詩經統說折衷羣說之異同夏小正傳註史通訓故補註文心雕龍輯註顏氏家訓節鈔硯北雜錄則於經濟學術各有指歸纂言粹美著語精純有功儒林豈小補哉計先生自五歲就塾享壽八十有五蓋二萬九千日中無日不學也可謂純篤君子矣尹嘉銓曰有是哉先生之虛懷善受至老不衰也甲戌秋先生行年八十有三授余史通訓故補注余讀至疑古惑經二篇請於先生欲取昌黎削荀揚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四

不合聖籍之義酌爲節刪毋致貽誤來學先生怡然從之且作後序以志過於戲過亦何傷善補爲貴昔衛武公耄而好學日誦抑戒以自警終成睿聖之名先生有同揆矣北學編云

黃玉圃先生

先生名叔璫字玉圃崑圃先生之季弟也崑圃先生德性寬大先生則嚴厲自持其學以立誠爲本要其功於篤敬晚號篤齋以自勗云初康熙己丑成進士由太常博士遷戶部雲南司主事調吏部文選司遷稽勲員外再調文選以薦擢湖廣道御史巡視東城時王公貴人以追私捕相屬甚夥皆曰務親治先生正告同列曰御史非王官何瑣瑣若是下所司理之有銜邸命至公署者昂然坐滿御史上先生詰以何時奉差視事際不能對則立使徹坐將疏劾之其人悚惕謝罪久乃釋去自是無敢以私干者時久停御史巡邊海之制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四

上以臺灣亂初定特遣先生往視之至則剪餘孽釋脅從反側遂安雍正元年任滿特留一年命以所行事告後任先生爲列海疆十要既還京怨家以蜚語中之遂落職乾隆初起河南開歸道調驛鹽糧道豫大水先生撫災民勤郵周至濬永城河口開儀封引河築虞城堤岸皆中窾要豫人至今頌之在豫四年以母憂歸服除補江南常鎮揚道遇疾暫解任疾已復原官又三年致仕家居七年卒年七十有七先生平居呐呐言不出口遇大事侃然執持不少撓屈罷職時究

心宋五子書及元明諸儒集深造有得晚歲所養益粹  
嘗語人曰道學卽正學也親正人聞正言行正事斯爲  
實學不然空言性命何爲乎著有近思錄集注慎終約  
編旣倦錄廣字義諸書藏於家尹嘉銓曰先公巡撫河  
南時每見先生必執後進禮稱爲立不易方和而不流  
君子人也序其廣字義曰茲編也匪惟知之且允蹈之  
其行已靜以廉其待人恭以恕其立政簡以清於戲可  
以見先生之生平矣北學編云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四

新安陳先生

先生諱懔字元熙天性聰穎五歲入小學不爲兒嬉終  
日端坐不妄言及冠補博士弟子員讀太極圖說西銘  
有悟卽專意於性命之學檢身制行以孟雲浦呂豫石  
兩先生爲法開館授徒首重躬行又以前此藝文家爭  
爲新奇可喜之論每至悖謬朱註乃取大全蒙引存疑  
淺說諸書潛心體認其能得傳註之意者手自抄錄輯  
爲成書名曰四書認註說康熙癸卯舉於鄉甲辰成進  
士仍以訓迪諸生爲業聞呂簡齋宗伯講學於宏運書  
院卽潔誠往謁簡齋深相得以爲深切爲己之學竟日  
談論娓娓不倦謁選得馬邑令邊陲殘破之地黎民彫  
敝幾不可爲前令率以因循從事相沿已久愈難振作  
先生蒞任後招集流亡賑貧恤孤久之民無失業者興  
學課士彬彬有禮讓之風焉分校晉闡簡拔稱得人以  
邑多逋欠終不可爲痛切白之上憲力爲蠲免請告歸  
里益殫心於聖賢之學癸亥主教嵩陽書院遠近之士  
就學問業者日益衆先生以平日所註理學諸書往復  
推論爲學者講授聞者無不欣然領會後以疾卒於家  
洛學編云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四

新鄉殷先生

先生諱元福字夢五誕時父夢神語曰當賜君五福兒因以為名字通籍後因所居鄉名永城遂以永城為號幼丰姿秀異見者以為奇童讀書十行俱下七歲讀小學近思錄欣然樂之凡所舉動即以為法父卒家徒四壁立嘗借書依母紡車前假餘燭光終夜朗誦為文力追先正不逐時趨年二十始入學康熙癸酉鄉舉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嗣洩廣西之柳城重農課士於邊鄙地行鄉飲及賓興禮雍然可觀創纂邑志四載以艱歸服闋補江南武進縣吏胥慢易書生捧牘嘗試先生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四

咄嗟裁決咸驚服兩江有神明之頌攝無錫象謁東林講堂拔識名宿鄒升恆輩一時以為知人解組後值朱相國軾撫浙延主敷文書院明體達用人材奮興人呼為小白鹿洞生平氣節自命設施皆本實踐精研周易詮發圖書太極之旨垂老不忍釋手所著有寓理集其大旨尊崇程朱糾正陸王過當之處以求歸於一是附史斷數十則詩出入唐宋大家有候鳴集知非草讀易草等集行世年六十四卒於家學者私諡曰文介先生洛學編云

泰安趙先生

先生諱國麟字仁圃進士歷官大學士幼孤貧事母至孝就傅讀書篤志力行不同流俗康熙五十八年出宰長垣縣遇水患不待報開倉撫卹全活甚眾由是簡在帝心遷永平府知府即擢大名道不數年至福建巡撫先生清冷絕塵愛民如子所歷皆有惠政乾隆四年授文華殿大學士以仲永檀參劾俞姓之事牽連被謗屢次乞退乞休蒙恩著革職在咸安宮行走越歲回籍恭祝萬壽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四

賜禮部尚書銜先生家居倡建泰安書院日與士子講明程朱之學一時從遊之士皆可觀焉卒年七十七身外無長物詒其子孫者書一屋硯十數方而已著有日記數冊道光九年入祀鄉賢祠

滿洲岳先生

先生諱岳起號小瀛滿洲鑲白旗人姓鄂濟氏舉人歷官江蘇巡撫父長庚官侍御先生自少讀書制行刻苦堅忍久而自然畢生無市名心弱冠侍御歿家赤貧事母甘旨無缺以孝聞讀四子書必心會身體有所發明嘗謂學者當守乞人不屑之義為京朝官雖賀賻不受外任則廉俸外不名一錢勞儉若性成人見為困乏者適適如也至其為政則盡心力以為民不以潔己為稱塞故尹奉天革放糧陋習使瘠民腴己者絕其根株及巡撫江蘇奏肅清漕運揭倉場漕丁需索回漕諸弊為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四

州縣浮收藉口請一切嚴禁

上嘉納之而民丁亦帖然稱便其他興利除害濟猛濟寬隨處皆有條理可以知其學之有本矣卒年五十五嘉慶二十三年從祀蘇州名宦祠

法鏡野先生

理堂韓先生為之小傳曰法坤宏字鏡野號迂齋膠州人辛酉舉人少為學即不肯事章句讀諸儒論學書以為如己意所欲出行事必準古人與人言陳誼至高世類以為迂因自號迂齋嘗以春秋者聖人不得已之書一筆一削心法存焉奈沒於經師講說遂使聖人之心不可復見於是發奮究討以折衷至是閱三十年書始成名曰春秋取義測為文嚴於義法史記八家外又好歸震川方望溪餘子不屑也所著有學古編若干卷藏於家又序其學古編曰膠西法迂齋先生少治古文學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四

罷舉以來伏處海上不獲躬制作之林文故未大顯於世迂齋今且老同學友彙其文若干首付梓人而以余之與迂齋相知來問序余謂天下言文者歸太史公而明歸熙甫學之為能神似太史公搜奇探蹟上下數千年以為紀表世家書傳熙甫嘗自言不得當世奇行偉烈書之用以為恨然熙甫生與王弇州同時弇州取材最博撰述最富其四部稿欲自擬於國史而三百年來獨震川集衣被海內承學之士奉為科律蓋文章自有真也昔亡友閻君懷庭好迂齋文每口講指畫其所以然去年余刻懷庭西澗集於淮安今迂齋集告竣余復

序之屈指壯年交遊惟迂齋與余在陳思王有言誰相知定吾文者此所爲執筆而太息也又序其綱目要畧曰朱子作綱目草稿甫就未及刪修而傳刻又多有訛漏學者執書法字索句求之故曲說破義往往不免蓋春秋載夏五非孔子之舊也其脫誤在三傳之前矣孔子作春秋筆削舊史何取乎破句而存之且何與於春秋天子之事之義也夫以聖人之經流傳脫誤滋異義生鈴說筆削之旨爲晦蝕况綱目未經脩定加以訛漏強爲之解以文害辭辭害義是逞私智而誤前賢也膠西法迂齋先生著綱目要畧錄取綱維約文申義其於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四

後世學者卽事爲之著求性命之歸微顯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空談名理至於雕盤藻繪虛飾輪轅愈無譏焉善學者苟得先生之緒言而講貫之可以知所致力矣雖然本末先後之敘亦有不可強合者聖人作春秋東規西矩南衡北權中繩五則不爽萬物就裁其本在於學易學易之本在於謹彛倫慎言行內之於禮人之彛倫言行壹於禮則性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經緯天地之事起此聖人所自盡而願天下萬世同歸而無歧者也南宋諸大儒所爲固持堯舜孔孟之道於國事倥偬之會者此春秋之義也謂別無說以易之也道不可以二故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建三才橫六合一道而已二之則惑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卽先生所云滄海橫流經常大義確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強信用不專諸大儒之說未嘗一日得施於行事是以卒成爲南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於戰國擾攘之時朱陸陳誠正義利之辨於南宋南北交訌之日其揆一也先生答懷庭書謂南宋儒先不識時宜持方枘而內圓鑿乎夫所云時宜者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四



異器械殊徽號得與民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裁盡利既竭聰明焉至於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非所謂時宜也南宋諸大儒之所評論天經也地義也人行也烏得而不斤斤也先生其熟思之懷庭云亡吾道益孤每過虎坊橋輒有腹痛之感近公復解組其出處令人敬慕去先生之居未遠可以往復尊著繕寫成務令朋好盡意斟酌歸於至善勿留遺憾先生立身行己至有可觀惟學偏姚江故理堂懷庭兩先生集中與先生尺素往復俱有規勸語臺山之說又如此是亦可以想見矣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五

瑞金羅先生

先生諱有高字臺山甯化陰先生送其歸瑞金曰臺山以乾隆丁丑八月來我甯化受易於翠庭雷公之門間亦嘗過吾廬往復談論知其有意於求放心而又非如陸王二子之所云云也蓋亦當世有志之士哉戊寅九月將歸告別於予予不敏未測臺山之歸與昔之來所進幾何也但以孔子聖人猶每十年而一進則臺山今日之歸其必有以自力無疑也既信孟子所謂求放心矣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顧弗信矣乎然臺山以敏給之才豪邁剛方之氣杜門息交恐非其好也他日將又有所往也此之六三隨之六二尚無忽也哉所著有尊聞居士集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五

姜雲一先生

先生諱國霖字雲一澠人聖聖篤行闇然無聲華讀書不為雜博每一語終日玩索體諸身心嘗曰此心不可使有一時之放又曰學莫先於辨義利功莫切於克己能不以死生動心方謂實有所得生平無急言遽色廣眾中危坐竟日無頽容人或非毀之至面諛夷然不為動其涵養鎮定如此家極貧年七十躬親耕耘糟糠不厭乾隆戊辰己巳間離大饑劇菜根為食貌轉腴又王先生諱允中字精一號金巖壽光人讀書夙若遲鈍乃扁戶靜坐百餘日自是一日不遺好為深湛之思作先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天後天圖解多創名理平生敦倫飭紀言行醇如也教人以近思錄為的一時學者宗之年踰四十舉於鄉未幾卒理堂韓先生云又樂昌周先生士宏德州梁先生洪翁安邱張先生貞益都李先生文藻皆以學術聞與先生相先後

李十洲先生

韓理堂先生為之傳曰先生名觀瀛字湘友十洲其號也萊之膠州人父澤禹城教諭先生以雍正乙卯舉於鄉晚年教諭萊蕪是時州縣以吏治相尚持苛深迎合上官意旨待士無體驅使教官如屬吏縣有富豪與楊姓比居而利有其宅與鹽賈通謀誣以私販沒入之楊姓弱不能理其族人生員某訟於上官上官庇富賈不勝檄學戒飭富賈欲廷辱之以洩忿逮繫某生促召學官至縣廷決獄縣使三反先生不往具稟本府言待士自有體今事屈已甚或致決裂壞士風傷國體遂力求

學案小識 卷十一

去以歸先生為人質直義所不可不以利害阻與人言侃諤自遂而出之以誠意人不以為忤也海陽鞠翰林謙收善清談與先生會於京邸推闡陽明氏灑灑不可竭先生抗聲與辨謙牧心折改容謝先生初為學同里張進士山民方以理學古文倡率後進獨心器重先生招與遊處與折衷經史及先儒書學以大就其教人必宗朱子家言曰孔孟正傳在是烏可舍康莊由曲徑也年七十有九卒子三人壽鼎壽國壽民先生之歸也膠人果以城築之役當事者辱士士大闢當事者解綬去人以是服先生先識云論曰余嘗至膠過法迂齋海上

廬閣迂齋集評點多出先生手歎其學有本源王君幼藻先生門人也通經學善古文詞為予言先生行事甚悉因示以狀畧及迂齋所記軼事而屬為傳余錄著之如此先生平生不喜著作嘗曰古今事變義理精微先儒論之詳矣深求自得之可耳即此殆與炫詞華以邀名者異矣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五四

東安曾先生

先生字受一嘗考洙泗以來淵源授受下逮宋元明諸儒之俎豆學宮與未經從祀而獲聞斯道之傳者皆博採史傳參之語孟手自抄錄定見知聞知之統屏俗學雜學之陋嚴陽儒陰釋近理亂真之防粹然一出於正名之曰尊聞錄又括經史大義成學古錄大興朱石君先生序學古錄曰治者道之迹也唐虞以來禮樂刑政之迹不同其所以為治一也六經之道微矣其迹惟周官禮較著王莽之世劉歆依仿時事以偽經竄入其間今漢制可考者班氏十志而外浚儀王氏抄撮傳注凡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五

得四卷而鄭氏多以漢法說經畸零詰屈殆等於不賢者之識小焉唐之六典開元禮宋之政和五禮元典章明集禮會典諸書迹具在也而不盡衷於道至唐杜氏宋鄭氏馬氏之通典通志畧通考類能言其所當然而不能盡言其所以然學者知古今之變博取而約之也精而後由其跡以觀聖人之道之心將所謂一以貫之與夫百世可知者胥在是矣東安曾氏受一玩性命之旨者數十年嘗撰次孔子孟子下至宋元明諸儒為尊聞錄八卷以繼往學又以舉政之暇舉歷代禮樂政刑治亂得失之大推本經義間涉諸史成學古錄百數十

篇攬其綱要而無叔孫繇之芟擷其精華而非舉子  
兔園之冊以是爲有本之學亦以是爲有用之文昔曾  
氏鞏之文論者以經術最醇故其言禮樂三代之制如  
衆處一堂而與之進退茲之無意爲文而文且若是者  
則以其學廣其思精其體大雖治之迹古今不同而無  
異道卽無異治予之學抑已末矣手是篇而卒讀之庶  
幾見未知本如見古聖人之迹之心而不至面牆也夫

邵陽王先生

先生諱元復字能愚號醒齋生而志不與庸伍晚年  
功夫益純溫和沖淡渾然不見其圭角後學無不傾心  
善化李先生恒齋與之質疑問難以生平所未澈者數  
事請於先生先生作廣道蠡測鬼神死生四篇示之其  
卒也李先生爲之傳著有榴園集詩稿

寶應劉先生

先生諱台拱字端臨研程朱之學以王白田朱湘洵爲宗通音韻天文律呂著論語補注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五

長沙余先生

先生諱廷燦字卿雯號存吾進士官翰林檢討生而穎異篤嗜經史根柢深厚行誼卓然孝弟忠信至今鄉人猶爲稱仰主講書院以濂洛關閩爲宗而諸子百家律法算法亦嘗綜覆而討論之從之遊者皆知實學之足重云卒年七十四所著有存吾集

學案小識

卷十一

五

灌陽卿先生

先生諱祖培字滋圃至性純孝讀書力追古人入翰林  
閉戶鑽研堅苦自守朝暮二餐鹽豉而已不設盤饌一  
家數口以每年所得俸了之無不足一介不取於人轉  
侍御論覈無所避忌嘗言朱子全書應頒學宮飭諭各  
省學政責令士子人人熟讀以端學術而植人材洵擢  
內閣侍讀學士封奏無虛日大抵皆振官常培士風除  
民害關係朝廷之紀綱閭閻之疾苦者言雖未能盡行  
而先生之素抱亦概可見矣

學案小識

卷一一

平

武進李先生

先生諱兆洛字申耆進士官鳳臺縣知縣研求義理通  
達事情專心有用之學不為空談其所著鳳臺縣志各  
論俱有本末士林稱之

學案小識

卷一一

空



學案小識卷十二

經學學案

黃梨洲先生

朱愚庵先生

陳長發附

梅定九先生

王寅旭先生

閻百詩先生

胡東樵先生

胡樸齋先生

萬充宗先生

弟季野附

錢飲光先生

王山史先生

喬石林先生

魏念庭先生

張敦復先生

李恕谷先生

惠元龍先生

陳泗源先生

子仲儒孫定宇附

學案小識

卷十二

查初白先生

李天生先生

余仲林先生

胡滄曉先生

盛庸三先生

焦廣期先生

張彝歎先生

俞石吉先生

諸襄七先生

李耜卿先生

沈冠雲先生

吳中林先生

蔡仁錫先生

臧玉林先生

學案小識卷十二

經學學案

經學三卷有本四庫全書經學三卷有本四庫全書

成篇未便揭明所出

餘姚黃先生



學案小識

卷十二

先生諱宗義字太冲號梨洲畢力著述以六經為根柢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說無不精研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謂聖人以象示人者七有八卦之象有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為偽象者四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乃崇七象而斥四象又著深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又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圖解一卷割圓八綫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西洋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又輯宋史叢目補遺三卷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其文集則南雷文定十一卷文約四卷又輯有宋儒學案元儒學案明儒學案數百年來醇者駁者是者非者正者偏者合并於此三編中學者喜其采之廣而言之辨以為天下之虛無怪誕無非是學而不知千古

學術之統紀由是而亂後世人心之害陷由是而益深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是言豈欺我哉夫橫浦象山參究於宗杲德光者也而與紫陽並列新會姚江首率爲陽儒陰釋者也而與河津餘干並稱則是墨晏可以比於尼山莊列可以齊於鄒國先生亦學道者也曾不一爲之思乎且自顏曾思孟而後博文約禮明善誠身出則致君三代處則垂教六經同揆於先聖而端範於後賢朱子一人而已亂朱子之道卽亂孔子之道者也當湖陸先生曰董子云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

學案小識

卷十二

其道勿使並進今亦曰不在朱子之術者絕勿使進崑山顧先生曰陽明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與之書而辯之矣又曰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菴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先生卒年八十六弟宗炎宗會子百家宗炎字晦木著有周易象辭二十一卷尋門餘論二卷圖書辨惑一卷其說力闢陳搏之學故其解釋爻象一以義理爲主

百家傳其家學又從梅先生問推步法著勾股矩測解原二卷

學案小識

卷十二



吳江朱先生 陳長發附

先生諱鶴齡明季諸生穎敏嗜學入

國朝屏居著述晨夕一編行不識路途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遂自號愚庵與亭林顧先生友以本原相勗湛思覃力於經注疏及儒先理學以易理至宋儒已明而左傳國語所載占法多未及詳撰易廣義略四卷以蔡氏釋書未精斟酌於漢宋之間撰尚書埤傳十七卷以朱子培擊詩小序太過與同縣人陳先生啟源參考諸家說疏通序義撰詩經通義二十卷以胡氏傳春秋多偏見鑿說乃合唐宋以來諸儒之解撰春秋集說二

學案小識

卷十二

四

十二卷又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又以林氏注素之詳證參考誤讀左日鈔十四卷又有禹貢長箋十二卷作於胡東樵錐指之前雖不及胡氏之詳覈而備論古今利害旁引曲證亦多剽獲陳先生著有毛詩稽古編二十卷訓詁一準諸爾雅篇義一準諸小序而詮釋經旨則一準諸毛傳而鄭箋佐之其名物則多以陸璣疏為主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編為唐以前專門之學也而附錄中論西方美人橫生妄議誣毀聖人專門之病其狂悖一至此乎

宣城梅先生

先生諱文鼎字定九與弟文鼎又鼎共習臺官交食法著天文駢枝六卷值天學書之難讀者必求其說以考經史至廢寢食疇人弟子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無隱期與斯世共明之所著天算之書八十餘種讀元史授時法經作元史天經補注二卷又以授時集古法大成參授古術七十餘家著古今天法通考七十餘卷又取魯獻公冬至證統天術之疎作春秋以來冬至考一卷又以庚午元為上元起算之端作庚午元法考一卷又以郭太史所著法草乃法經立法之根作法草

學案小識

卷十二

五

補注二卷又以立成傳寫譌舛作大統立成注二卷又以授時法於日纏盈縮月離遲疾並以琛積招差立算作平定三差詳說一卷又以唐九執法為西法之權輿作回回法補注三卷西域天文書補注三卷三十雜考一卷又以表景生於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於里差而變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又以周髀里差即西說所出作周髀算經補注一卷又以渾蓋之器最便行測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又以西國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為一月作西國日月考一卷又西術有細草猶授時之通軌作七政細草補注三卷又以新法交食蒙引

七政蒙求並逸作交食蒙求訂補二卷附說二卷又以  
監正楊光先不得已日食圖有誤作交食圖法訂誤一  
卷又以交食細草用儀象志表不如弧三角之親切作  
求赤道宿度法一卷又以交食起復方位難以東西南  
北之號測驗惟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爲八面正對天頂  
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下聯而直線作十  
字橫線命之曰左曰右爲四正向取上左上右下左下  
右爲四隅向作交食管見一卷又以日差表說有誤作  
日差原理一卷又以火緯難算作火緯本法圖說一卷  
又因火緯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又以金水歲

學案小識

卷十二

六

輪繞日右移上三星軌迹左轉歲輪仍右移作上三星  
軌迹成繞日圖象一卷又以天問略取黃緯不真作黃  
赤距緯圖辨一卷又以西人謂日月高度等其表景有  
長短非是作太陰表影一卷又以帝星勾陳經緯刊本  
互異作帝星勾陳經緯考異一卷又以測帝星勾陳爲  
定夜時之簡法作星晷真度一卷康熙間明史開局天  
文志爲檢討吳任臣所修後以屬先生先生摘其謬舛  
五十餘度以天草通軌正之成明史志擬稿三卷康熙  
二十八年先生至京師李文貞謂天法大備而經生望  
洋宜作簡要之書先生因作天學疑問三卷四十二年

聖駕南巡文貞以巡撫扈從

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焉在文貞奏尚在臣署先生伏

迎河干

召對移時賜績學參微四大字

命其孫鼓成在

內廷學習先生所著書柏鄉魏荔形兼濟堂纂刻者凡

二十九種鼓成謂編校未善別爲編次名梅氏叢書輯

要總二十五種六十二卷先生卒年八十有九

學案小識

卷十二

七

吳江王先生

先生諱錫闡字寅旭博覽羣書通中西天學潛心測算天色澄霽輒登屋臥鳴吻間仰觀景象竟夕不寐務求精符天象著曉庵新法六卷考古法之誤而存其是擇西說之長而去其短據依圭表改立法數識者莫不稱善年五十五卒宣城梅先生曰從來言交食祇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寅旭以日月圓體分三百六十度而論其食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推其法頗精確蓋宣城之以上下左右算交食方向法實本於先生焉

學案小識

卷十二

八

太原閻先生

先生諱若璩字百詩居淮安年十五補學生員研究經史深造自得海內名流過淮必主其家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偽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氏奇齡尚書古文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詞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先生又以朱子以來已疑孔傳之依託遞有論辨復為朱子尚書古文疑以申其說康熙元年遊京師旋改歸太原舊籍十七年應博學鴻詞科試不第亭林顧先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為改訂數條顧先生虛心從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如指掌撰四書釋地一卷續編及於人名物類訓詁典制又解釋經義諸條共為五卷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又著孔廟從祀末議十一事又著潛邸劄記六卷毛朱詩說一卷手校困學紀聞二十卷又有日知錄補正喪服翼註宋四家逸事博湖掌錄諸書詩有眷西堂集子詠中書舍人能文

學案小識

卷十二

九

書舍人能文

德清胡先生

先生諱渭字朋明號東樵篤志經義精輿地之學著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二十七篇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於地理多疎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禹貢達於河河當從說文作荷榮波既瀦波當從鄭康成作播梁州黑水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為一乃博稽載籍考其同異而折衷之山川形勢郡國分合異同道里遠近平險討論詳明宋以來傳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貢者數十家精核典贍此為之冠又撰易圖明辨十卷專為辨定圖書而作謂先天之圖唐以前書絕無一字符驗而突出

學案小識

卷一一

十

於北宋之初由邵子以及朱子但取其數之巧合未暇求太古以來誰從授受故易學啟蒙易本義前九圖皆沿其說然考宋史儒林傳啟蒙本屬蔡先生元定創藁非朱子自撰晦庵大全集載與劉君房書曰啟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著數推尋不須過為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亦不免尚有剩語至於本義卷首九圖為門人所依附朱子當日未嘗堅主其說先生所論已足釋學者之疑而猶不如白田王先生之考訂為尤詳也又撰洪範正論五卷謂漢人專取災祥推衍五行穿鑿附會亂彝倫攸敘之經又撰大學翼真七卷

大旨以朱子為主力闢王學改本之誤所論尚軌於正惟謂格致不必補傳則又遵朱而不識其要耳康熙四十二年

聖駕南巡先生以禹貢錐指獻

行在蒙 御覽嘉獎書者年篤學四大字賜之卒年八十二

學案小識

卷一一

十

績溪胡先生

先生諱匡衷歲貢生讀書考古於經義多所發明不苟與先儒同異所著有周易傳義疑參十二卷析程朱之異同補程朱之罅漏大抵多采宋元各家羽翼程朱之說以相訂正而亦時出己見於二書頗有裨益又著有三禮札記周禮井田圖考井田出賦考儀禮釋官等書其論井田多申鄭義而授田一事以遂人所言是鄉遂制大司徒是都鄙制鄭注自相違戾作畿內授田考實一篇列於卷首積算特精密其釋官則以周禮禮記左傳國語與儀禮相參証論據精確足補註疏所未及又

學案小識

卷十二

七

著有左傳翼服論語古本證異論語補箋莊子集評離騷集注等書其詩古文名樸齋集卒年七十四

鄞縣萬先生

先生諱斯大字充宗治經學尤精春秋三禮於春秋則有專傳論世屬辭比事原情定罪諸義於三禮則有論郊論社論禘論祖宗論明堂泰壇論喪服諸義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確實宗法十餘篇亦頗見推衍惟其說經以新見長以鑿見短蓋輕於起義而勇於信心應嗣寅稱喜其覃思而嫌其自用亦篤論也所著有儀禮商三卷禮記偶箋三卷周官辨非二卷學禮質疑二卷學春秋隨筆十卷卒年五十一弟斯選預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篇斯同則世所稱

學案小識

卷十二

七

季野先生也生而異敏年十四五取家藏書徧讀之皆得其大意甯波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疑義輒以片言析之徐氏撰讀禮通考先生與參定焉乾隆初奉詔刊定明史以王氏明史稿為本而增損之此稿實出先生手嘗曰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簡之為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先生性不樂榮利見人惟以讀書勵名節相切劘所著歷代史表六十卷儒林宗派六卷紀元彙考廟制圖考石經考周正彙考歷代宰輔

考宋季忠義錄六陵遺事庚申君遺事羣書辨疑書學彙編崑崙河源考河渠考石園詩文集其歷代史表稽考列朝掌故端緒釐然有助史學又創宦者侯表大事年表二例爲列史所無

桐城錢先生

先生諱澄之原名秉鑑字飲光自號田間老人嘗問易於石齋黃先生初撰一書曰易見因避兵闕地失其本又追憶其意撰一編曰易大傳既而亂定歸里復得易見舊稿乃合併二編刪其重複益以諸家之說勒爲田間學易十二卷其學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石齋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參取注疏及程子傳朱子本義而大旨以朱子爲宗其說不廢圖而以陳搏先天圖及河洛二圖皆因易而生非易果因此而作圖中奇偶之數乃撰著之法非畫卦之本持論極爲允當

故卷首圖象雖繁而不涉支離附會之弊又撰田間詩學十二卷大旨以小序首句爲主所采諸儒論說數十家考之核辨之精舉凡制作之本末時代之異同情事之疑信圖經之得失無不博搜而旁證之可謂實事求是矣

華陰王先生

先生諱宏撰字無異號山史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著周易筮述八卷蓋以朱子謂易本卜筮之書故作是編以述其義其卷一曰原筮曰筮儀曰著數筮儀本朱子並參以汴水趙氏其卷二曰揲法其卷三曰變占尊聖經黜易林稽之左傳與朱子大同小異其卷四曰九六曰三極曰中爻中爻即互體其卷五日卦德曰卦氣卦氣本邵子朱子並附太乙秘要其卷六曰卦辭其卷七日左傳國語占曰餘論其卷八曰推驗采之陸氏其涉於太異可駭者弗載其書雖尚為筮著而設而大闢

學案小識

卷十二

七

焦京之術闡文周之理立論悉推本於經義較之方技者流實區以別矣

寶應喬先生

先生諱萊字石林康熙己未博學鴻詞官至翰林侍讀撰易俟十八卷雜采宋元後諸家易學而參以己意前列諸圖不主陳搏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橫直之說於卦變亦不取虞翻以下諸家而取來氏之反對其解經多推求人事參以古今治亂之得失如謂履卦六三為成卦之主而引莽卓安史解啞人之凶謂三百八十四爻惟離九四最凶而引燕王旦建成元吉高煦為証謂小畜九三為小人籠絡君子而引溫體仁文震孟近事為說蓋誠齋易傳之支流假借牽合在所不免而理

學案小識

卷十二

七

關法戒終勝莊老之虛談也

柏鄉魏先生

先生諱荔彤字念庭貞庵先生之子也官至江蘇常鎮道著大易通解四卷其論畫卦與河圖洛書祇是其理相通不必穿鑿附會又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非生卦之次序其爻則兼變爻言之謂占法二爻變者以上爻為主五爻變者占不變爻四爻變者占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為主餘占本爻與象辭至論上經首乾坤中間變之以泰否下經首咸恆中間變之以損益尤得二篇之樞紐皆頗有所見惟不信先儒扶陽抑陰之說反覆辨論大意謂陰陽之中皆有過不及

學案小識

卷十二

六

皆有中正和平德皆有美凶品皆有邪正非陽定為君子陰定為小人陰陽中皆有君子小人陽之美德剛健其凶德則暴戾陰之美德柔順其凶德則奸佞陰陽之君子俱當扶小人俱當抑陰陽二者一理一氣調濟剛柔損益過不及務期如天地運化均平之時此四聖人前民之用贊化之心而易所以作也云云其說甚辨然觀於乾坤姤復之初爻聖人情見乎辭矣蓋陽而不知其過則不能自勝而爭勝於陰爭勝於陰則惡亢龍之謂也陰而不失其中則不敢自成而取成於陽取成於陽則美黃裳之謂也陰陽雖二實一氣之流行也調濟

之中扶抑寓焉烏得謂無扶抑哉

學案小識

卷十二

十九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second column.



桐城張先生

先生諱英字敦復進士歷官大學士著周易衷論二卷專釋六十四卦之旨而不及繫辭說卦序卦每卦各為一篇每篇詮解大意而不列經文大抵以朱子本義為宗然於坎卦之貳用任句又以本義為未安而從程傳以樽酒簋貳為句則固未嘗如胡炳文等膠執門戶之見也其立說主於坦易明白不務艱深故解乾象元亨利貞云文王繫辭本與諸卦一例解乾坤文言云聖人舉乾坤兩卦示人以謂易之法如此擴充體要蓋以經釋經一掃紛紜轆轤之見大旨具見矣

學案小識

卷十二

三

蠡縣李先生

先生諱堉字剛主號恕谷著有周易傳注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傳注一卷中庸傳注一卷傳注問一卷李氏學樂錄二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二卷小學稽業五卷恕谷後集十三卷程朱之學直接孔曾思孟其傳注皆本之躬行心得用以垂世立教使後之讀其書者因不失先聖之旨而道由是明人心由是正紀綱法度由是不至泯沒於萬世也而先生竟莫之究乃舉與陸王諸近於禪者一斥為空談何其謬哉惟先生持身謹樸所著書亦尚有根據其

學案小識

卷十二

三

論易六旨謂聖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歸人事屯建侯蒙初筮每卦亦皆以人事立言陳搏龍圖劉牧鈞隱以及探無極推先天者皆使易道入於無用參同契三易洞璣諸書皆異端方技之傳其說適足以亂道即五行勝負分卦直日一世二世三世四世諸說亦皆於三聖所言之外再出枝節其駁卦變之說發例於訟卦象詞駁河圖洛書之說發例於繫傳駁先天八卦之說發例於說卦傳其餘則但明經義不復駁正舊文自來詁經者具有心得發為新義雖與前儒有異亦復何害乃若肆行排擊於其所長而忘其所短若先儒之所為更

無以勝於我者客氣自高放言無忌無學無養是可知矣

長洲惠先生

先生諱周惕原名恕字元龍進士官知縣邃於經學著有易傳春秋三禮問及硯溪詩文集其詩說三卷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為正六月以下為變文王以下為正民勞以下為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皆有依據其子仲儒先生諱士奇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讀著易說六卷專宗漢學以象為主徵引極博而不免失之雜至論大明終始引莊子在宥篇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

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竊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謂莊周精於易故善道陰陽先儒說易者皆不及尤未免失之不經又撰春秋說十五卷以禮為綱而緯以春秋之事言必據典論必持平又撰禮說十四卷大學說一卷又究推步之術著交食舉隅二卷又有琴笛理數四卷又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諸集子七人棟字定字號松崖最知名世稱定字先生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大臣交章論薦會索所著書未及呈進罷歸先生於諸經熟洽貫串諸詁訓古字古音非

經師不能辨作九經古義二十二卷尤遠於易其撰易漢學八卷乃追考漢儒易學掇拾緒論以見大凡凡孟長卿易二卷虞仲翔易一卷京君明易一卷干寶附焉鄭康成易一卷荀慈明易一卷其末一卷則發明漢易之理以辨正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學其撰易例二卷乃鎔鑄舊說以發易之本例隨手記錄以備作論之材其撰周易述二十五卷以荀爽虞翻為主而參以鄭元宋咸干寶之說融會其義自為注而自疏之其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兩傳雖為未完之書而漢學之絕者至是而粲然復章矣又撰明

學案小識

卷一一

五

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禘行於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又撰古文尚書考二卷辨鄭元所傳之二十四篇為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為偽又撰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王士正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九曜齋筆記松崖筆記松崖文鈔諸史會最竹南漫錄諸書卒年六十二

泰州陳先生

先生諱厚耀字泗源康熙丙戌進士以通算入直內廷授檢討官至論德以天算之法治春秋補杜預長歷為春秋長歷十卷其凡有四一曰歷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及左傳注疏春秋屬詞天元歷理及朱載堉歷法新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詞載杜預論日月差訛一條為注疏所無又引大衍歷數春秋歷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歷以古法十九年為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歷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

學案小識

卷十二

五

為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歷元三曰歷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為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歷存以古歷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長歷則為辛巳朔乃古歷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先生則謂如杜氏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

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為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歷相符故不復續推焉又撰春秋戰國異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遺一卷春秋世族譜一卷又著禮記分類十七史正譌諸書

海甯查先生

先生諱慎行字初白號悔餘進士官編修著周易玩詞集解十卷卷首河圖說二一謂河圖之數聖人非因之以作易乃因之以用著自漢唐以下未有列於經之前者一謂洛圖出於讖緯而附以朱子亦用河圖生著之證次為橫圖圓圖方圖說論其順逆加增奇偶相錯之理次為變卦說謂變卦為朱子之易非孔子之易次為天根月窟考列諸家之說凡六而以為老氏雙修性命之學無關於易次為八卦相錯說謂相錯是對待非流行又謂相錯只八卦非六十四卦相錯次為辟卦說二

一論十二月自然之序一論陰陽升降不外乾坤次為中爻說以孔穎達用二五者為是次為中爻互體說謂正體則二五居中互體則三四居二三四之中由變而成次為廣八卦說謂說卦取象不盡可解當闕所疑其言皆明白篤實足破外學附會之疑矣

富平李先生

先生諱因篤號天生博學強記貫穿註疏康熙間舉博學鴻詞

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未逾月上疏乞終養歸遂不出與整庵李先生容涇陽李先生念慈稱關中三李先生著有詩說亭林顧先生稱之曰毛鄭有嗣音矣又著有春秋說四書五刪

學案小識

卷十二

天

長洲余先生

先生諱蕭容字仲林撰古經解鈎沈三十卷採錄唐以前諸儒訓詁首為敘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尚書二卷毛詩二卷周禮一卷儀禮二卷禮記四卷左傳七卷公羊傳一卷穀梁傳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二卷爾雅三卷共三十卷而敘錄周易左傳均各分子卷實二十三卷也其敘錄備述先儒名氏爵里即所著義訓其書尚在者不載或名存而其說不傳者亦不載餘則自諸家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凡唐以前舊說有片語單詞可考者悉著其目雖有人名而無書名有書名而無人名者亦皆登載又以傳從經鈎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書並仿資暇集龍龕手鏡之例兼著其書之卷第以示有徵至梁皇侃論語義疏日本尚有全帙又唐史徵周易口訣義今永樂大典尚有遺說是書列皇氏書於佚亡而史氏書亦皆未宋盡海外之本是時尚未至中國而天祿之珍度藏清秘非下里寒儒力所能睹也然經生耳目之所及者則摭據亦可謂備矣

學案小識

卷十二

天

光山胡先生

先生諱煦字滄曉著周易函書約存二十四卷約注十八卷別集八卷其持論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與朱子頗有異同然朱子語錄有曰某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詞大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傳詞中發之如此乃不失文王大意但未暇整頓云云是朱子於本義蓋欲有所改定而未能則後人辨訂亦未始非朱子之志也陸游渭南集有朱氏易傳跋曰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堅守一家之說未為得也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為說亦已大異讀者當自知之斯可謂天下之通論矣

學案小識

卷一一

三

秀水盛先生

先生諱世佐官龍里知縣撰儀禮集編四十卷哀輯古今說儀禮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斷以己意以儀禮經傳通解析諸篇之記分屬經文嫌於經傳混淆為朱子未定之稿故是編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一依鄭氏之舊其士冠士相見喪服等篇經記傳注傳寫混淆者則從蔡氏考定武成之例別定次序於後而不敢移易經文其持論頗為謹嚴又楊復儀禮圖久行於世然其說本注疏而時有併注疏之意失之者一一是正至於諸家謬誤辨之尤詳焉

學案小識

卷十二

三

金山焦先生

先生諱袁熹字廣期舉人撰春秋闕如編八卷蓋因歷說春秋者務以刻酷為經義是以獨酌情理之平立褒貶之準謹持大義而刊削繁苛如隱公盟蕨諸家皆曰惡私盟先生則謂繼好息民猶愈於相虞相詐至七年伐邾事由後起不容逆料而加貶詞又謂會潛之戎本雜處中國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貶俱無可加謂無駭之書名若後世帝室之胄不繫以姓非貶而去之謂書齊侯弟年見齊之重我使其親貴非譏過寵其弟謂書螟為蟲傷苗稼即當留意補助不以此一事便為

學案小識

卷一一

三

惡如此之類數十條皆一洗曲說至於武氏子求購乃魯不共命天王詰責豈敢反譏天王家父求車乃天子責貢賦有闕經婉其文曰求車不應舍其下責其上尤大義凜然非陋儒所及未附讀春秋數條論即位或書或不書四時或備或不備有史所本無有傳寫脫佚非聖人增減於其間亦足破穿鑿之說近世春秋之學以先生此書為最雖編輯未終而義例已備於經深為有裨矣

高淳張先生

先生諱自超字彝歎進士著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大意本朱子據事直書之旨不為隱深阻晦之說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義不可知者則闕之篇首總論二十條其中如單伯逆王姬則從王氏之說以為魯之大夫如秦獲晉侯辨所以不書名之故於宋師敗績辨所以不書公之故於司馬華孫來盟辨胡傳義係乎名之說於盟宋罪趙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棄疾弒立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齊殺高厚謂非說晉而於衛人立晉一條尤得春秋深意雖以宗朱為名而參求經傳務求心得洵足闡發朱子之所未及以視穿鑿附會者異矣

學案小識

卷一一

三

秀水俞先生

先生諱汝言字右吉諸生著春秋四傳糾正一卷蓋撰春秋平義始脫藁乃作此書以總括其大旨書中摘引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之失隨事辨正區爲六類一曰尊聖而忘其僭計八條二曰執理而近于迂計十五條三曰尙異而隣於鑿計二十三條四曰臆測而近於誣計四十三條五曰稱美而失實情計八條六曰摘瑕而傷鏗刻計六條六類之中立義正大持論簡明篇帙無幾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藥石矣其春秋平義十二卷多引舊文自立論者無幾而精審多得於經意正不以

學案小識

卷一二

書

鮑生新解爲長前有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爲甚可謂片言居要矣竹垞朱氏經義考載繆泳之言稱先生研精經史尤熟明代典故嘗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詩古文曰漸川集

秀水諸先生

先生諱錦字襄七進士官至贊善著毛詩說二卷以小序爲主序文惟存首句用蘇轍之例不釋全經惟有所心得則說之用劉敞七經小傳例也首爲通論九篇上卷周南至曹風所說凡五十八篇下卷幽風至商頌所說凡二十七篇疏證旁通時有新意而附會古義強經從我者亦在所不免焉又有補饗禮一卷以周禮補儀禮無嘗於不類而分注之傳記證佐天然咸有條理尤非牽強附會之比雖寥寥不滿二十頁而古典所存足資考證焉又有夏小正詁一卷

學案小識

卷十二

書



安溪李先生

先生諱光坡字和卿文貞先生之弟也家居不仕潛心經學著三禮述注六十九卷疏解簡明不蹈支離不侈奧博自成一家言文貞子諱鍾倫著周禮訓纂二十一卷標舉要旨弗以考證辨論為長與先生相近蓋其家學如是也先生又著有性論三篇辨論理氣先後動靜以訂近儒之差先生天性至孝父病篤炷香焚掌叩天以祈延壽果獲全愈及有孝廉之舉有司以先生應而先生寢疾矣卒年七十有三

學案小識

卷一一

尾

吳江沈先生

先生諱彤字冠雲號果堂舉博學鴻詞報罷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九品官以親老歸先生淹通三禮以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多從其說卽有辨者不過以攝官為詞乃詳考周制撰周官祿田考與之辨分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凡田爵祿之數不見於經者或求諸注不見於注者則據經起例推闡旁通補經所無乃適如經之所有鄭賈注疏後未有若是其精密者也其中稍有牴牾者如謂子男之國不得有中士則與孟子王制相戾謂加田有常數則與司勳文左氏傳相戾然先生經術湛深百慮一失不足為全書之累也又譏儀禮小疏春秋左氏傳小疏尙書小疏果堂集十二卷卒年六十有五

學案小識

卷十二

尾

仁和吳先生

先生諱廷華字中林舉人官同知撰儀禮章句十七卷其書以張稷若儀禮句讀過於墨守鄭注王九溪儀禮分節句讀以句讀為主箋注失之太略因折衷先儒以補二書所未及每篇之中分其節次每節之內析其句讀其訓釋多本鄭賈箋疏亦間采他說附案以發明之於喪禮尤為精審又安溪王先生諱士讓官知州舉博學鴻詞與修三禮著有儀禮訓解

學案小識

卷十二

三九

無錫蔡先生

先生諱德音字仁錫舉人官司務嘗謂橫渠以禮教人最得孔門約禮之旨故其律身甚嚴著禮經本義十七卷是書前十六卷皆本經第十七卷附吳草廬所輯逸禮八篇皆引宋元明以來諸家之說與注疏互相參考大旨皆不戾於古又撰通禮五十卷

學案小識

卷十二

三九

武進臧先生

先生諱琳字玉林諸生專心治經貫通漢注唐疏而旁及諸家之說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尚書集解一百二十卷別白精審未嘗輕詆前哲至於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者尤推見至隱太原閻先生見其書以為精確且稱為隱德君子焉

學案小識

卷十二

學

卷十三目錄

經學學案

顧震滄先生

沈東甫先生

薛青州先生

邵先生

徐先生

張宏蓮先生

嚴先生

王九溪先生

馬宛斯先生

晏一齋先生

沈子大先生

王介山先生

潘補堂先生

程綿莊先生

趙易門先生

浦潛夫先生

學案小識

卷十三

目錄

任後山先生

沈克齋先生

汪默庵先生

林澤雲先生

魏先生

牛真谷先生

楊符倉先生

張天隨先生

吳易堂先生

梁先生

吳宥涵先生

王若霖先生

陳仲夔先生

嚴寶成先生

范蘅洲先生

姜石貝先生

顧古湫先生

任鈞臺先生

徐先生

徐健庵先生

第...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版正外

秦樹峯先生

姜上均先生

張仲嘉先生

陸坡星先生

學案小識

卷十三

目錄

學案小識卷十三

經學學案

無錫顧先生

先生諱棟高字震滄晚年治春秋又自號左奮進士乾隆辛未薦舉經學

賜國子監司業丁丑又

賜國子監祭酒所著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以春秋列國諸事比而為表曰時令曰朔閏曰長厯拾遺曰疆域曰列國地理犬牙相錯曰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賞曰田賦曰吉

學案小識

卷十三

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嘉禮曰王迹拾遺曰魯政下逮曰晉中軍曰楚令尹曰宋執政曰鄭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四裔曰天文曰五刑曰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吞滅曰亂賊曰兵謀曰引據曰杜註正訛曰文物曰列女其險要表後附以地形口號五禮表後附以五禮源流口號輿圖則用朱字墨字以分別古今地名附錄則皆諸表序并表所未及者又為辨論以訂舊說之訛凡百三十一篇條理詳明考證典核其辨論諸篇多發前人所未發又著毛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采錄舊說頗為謹嚴又往往因以發明經義與但徵故實體

同類書者有殊又著尚書質疑二卷其例不載經文亦不訓釋經義惟標舉疑義每條撰論一篇為數凡四十一有一大抵多據臆斷不甚考論本末亦皆前人舊論不足以言心得也卒年八十有一

學案小識

卷十三

歸安沈先生

先生諱炳震字東甫著九經辨字瀆蒙十二卷校正九經文字第一卷為經典重文第二卷為經無重文第三卷為經典傳譌第四卷第五卷為經典傳異第六卷為經典通借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為先儒異讀第十卷為通音異義第十一卷為異音異義第十二卷則註解傳述人也其排比鈎稽頗為細密可以因文字之異同究訓詁之得失於經學不為無益云又著新舊唐書合鈔侍郎某奏進

學案小識

卷十三

詔付書局其精粹者采入唐書考證中

淄川薛先生

先生諱鳳祚從魏文魁學天文主持舊法譯穆尼閣說  
爲天步眞原謹守繩尺著天學會通十餘種蓋新法初  
行欲以中西文字會而通之梅宣城天算書記所謂青  
州之學也先生又著兩河清彙詳究黃河運河北自昌  
平通州南至浙江河湖全水諸目又別爲海運一篇

學案小識

卷十三

四

餘姚邵先生

先生諱晉涵進士博聞強識四部七錄靡不研究尤長  
於史會開四庫館先生見永樂大典采薛居正舊五代  
史乃薈粹編次得十之八九復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  
諸書以補其缺並參考通鑑長編諸史及宋人說部碑  
碣辨證條繫悉符原書一百五十卷之數書成奏呈  
御覽館臣請仿劉煦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  
宮先生又謂宋史自南渡以後多謬甯宗以後褒貶失  
實不如東都有王偁事略也欲先輯南都事略使條貫  
粗具詞簡事增又欲爲趙宋一代之志俱未卒業其緒  
餘稍見於審正續通鑑中又著爾雅正義以郭注爲宗  
兼采舍人樊劉孫李諸家說承學之士以爲過於邢昺  
又著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考方輿金石編目  
輶軒日記南江詩文稿卒年五十四

學案小識

卷一三

五

秀水徐先生

先生諱庭垣著有春秋管窺十二卷自序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為人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為而謂聖人肯為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示人然聖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千禁又深匿之以圖幸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

學案小識

卷十三

六

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之號黜當代公卿其將何詞以遏之云云持論極為正矣又自述注釋之例曰以左傳之事實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空礙則據經文先後以駁正之云云立義亦極明坦其中如桓不書王之類間亦偶沿舊說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經意與焦氏闕如編可以並傳矣

吳江張先生

先生諱尚瑗字宏遠一字損持進士官知縣著三傳折衷四十四卷凡左傳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傳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嶽考地名同考名姓世表諸篇皆引據典核可資考證惟其書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每據漢魏以下史事與傳文相證往往支離曼衍未免蕪雜然取材既廣儲蓄遂宏先儒微言大義亦多錯見於其中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固未可以其糠粃而盡棄其精英也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七

嘉定嚴先生

先生諱衍諸生專心古學通乎經而貫乎史而於資治通鑑探索尤獨精焉謂温公著書意在資治故朝章國事述之獨詳而家乘世譜紀之或略其於人也顯榮者多而遺逸則略方正者多而節俠則略丈夫者多而婦女則略乃援引正史及他書以補之或補為正文或補為分注其補正文之例有二有通鑑所已載而事或缺而不周文或簡而不暢則逐節補之有通鑑所未載而事有關於家國言有係於勸懲則特筆補之其補分注之例有三一曰附錄事雖可采而或涉於瑣或近於幻

學案小識

卷一三

八

故不以入正文一曰備考通鑑之所載如此他書之所載如彼兩不相合事屬可疑故並存之一曰補注胡氏之所注未備或有譌舛則以己意釋之其所取材則十七史居十之七稗官野史居十之一而要以法戒為主又於周赧入秦之後改稱前列國五季迭興之世改稱後列國進蜀漢於正統黜武氏於附載則即紫陽綱自之義矣天下未有不讀經而能讀史者觀先生即事求理雖所補者史而何莫非本於經哉

甯鄉王先生

先生諱文清號九溪進士官宗人府主事儀禮分節句讀以句讀為主略有箋注不欲其繁又撰周禮會要六卷亦約括注疏諸說疏通字義而已其凡例經文一字不通亦一字不動然敘官亦經文也而自五官之長外餘官則俱刪之又有考古源流數百卷存於門人某某家久之佚亡無存卒年九十餘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九



鄒平馬先生

先生諱驥字驄御又字宛斯進士官知縣著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是書取左傳事類分為百有八篇篇加論斷首載晉杜預唐孔穎達序論及自作左邱明小傳一卷辨例一卷圖表一卷覽左隨筆一卷名字譜一卷左傳字奇一卷合事緯為二十卷內地輿有說無圖蓋未成也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又撰釋史一百六十卷纂錄開闢至秦末之事博引古籍疏通辨證非羅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紀所可及也宰靈璧蠲荒除弊流亡復業卒於官士民奉祀名宦祠

學案小識

卷十三

十

新喻晏先生

先生諱斯盛字一齋進士官至巡撫著楚蒙山房易經解十六卷凡分學易初津二卷易翼宗六卷易翼說八卷學易初津為全書之宗旨謂今所傳圖書乃大衍之數因大傳之言而圖之不取河洛奇偶之說所見最確又謂辭占不遺象詞而不取卦變互體之說則盡廢漢易之古法未免主持稍過易翼宗以經文為主而割十翼散附於句下意在以經解經頗傷破碎又每爻之首畫一全卦而間以一動爻亦自我作古易翼說全解十翼而先繫辭次說卦次序卦次雜卦次彖傳次文言次象傳非古非今更不知所據何本然不廢象數而不為方技術數之曲說不廢義理而不為理氣心性之空談在近日說易之家猶可云篤實近理焉又著禹貢八卷

學案小識

卷十三

十一

太滄沈先生

先生諱起元字子大進士官至光祿寺卿著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大旨以十翼為夫子所著學易者必當以孔傳為主因取明高景逸周易孔義之名別加纂集於古今說易諸書無所偏主惟合於孔傳者即取之其篇次則仍依今本以彖傳象傳繫於今文之下謂易之亡不亡不係於古本之復不復王氏以傳附經亦足以資觀玩惟大象傳往往別白起義文言則引伸觸類以闡易蘊皆無容附於本卦故別出之前列三圖一為八卦方位圖一為乾坤生六子圖一為因重圖皆據繫辭學案小識

卷十三

十三

說卦之文至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諸圖則謂此陳邵之易非夫子所本有樂從刪雜頗能掃除紛紜轉之習矣又著詩傳叶音考三卷

天津王先生

先生諱又樸字介山進士官同知著易翼述信十二卷經傳次序悉依王輔嗣舊本而冠以讀書之法終以所集諸儒雜論其大旨專以彖象文言諸傳解釋經義白謂篤信十翼述之為書故名曰易翼述信而以朱子所云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者為非其注釋各卦每爻必取變氣蓋即之卦之遺法其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皆不列圖而敘其說於雜論之末特為有識

卷十三

十三

陽湖潘先生

先生諱思渠字補堂進士官至巡撫著周易淺釋四卷皆卽卦變之法以求象而卽象以明理每卦皆註自某卦來謂之時來蓋易道廣大無所不該其中陰陽變化宛轉關生亦具有陰陽相通之理故漢之虞翻諸家皆有是說而程子朱子亦闡明是理雖非易之本義要亦易之所有也前有白瀛序稱先生點勘通志堂所刊易解四十二家竭畢生之力以成此書比其沒也力疾屬草尙闕乾坤二卦未註遂以絕筆故此本所說惟六十二卦其彖傳象傳則以用註疏本附經附釋而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則未之及蓋主理者多發揮十翼主象主數者多研索卦爻其宗派然也後有林迪光跋述先生之言曰彖多言象而變在其中爻多言變而象在其中不明時來不知卦之來處不求爻變不知卦之去處爻無所不包舊說一槩講入身心政治上遺卻許多道理不如就其淺處說而深處亦可通也足括是書之旨矣又有鼇峯講義四卷

學案小識

卷一三

十四

上元程先生

先生諱廷祚字綿莊著大易擇言二十六卷因靈皋方氏緒論以六條編纂諸家之說一曰正義諸說當於經義者也二曰辨正訂異同也三曰通論謂所論在此而義通於彼與別解之理猶可通者也四曰餘論單辭片語可資發明者也五曰存疑六曰存異皆舊人訛舛之文似是者謂之疑背馳者謂之異也六條之外有斷以己意者則以愚案別之其闡明爻象但以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八義爲八卦真象入者之得失則以所值之重卦爲斷其明爻義則求之本爻而力破承乘比應諸舊解其稽六位則專據繫辭貴賤者存乎位之旨凡陽爻陰位陰爻陽位之說亦盡芟除蓋力排象數之學惟以義理爲宗者也又有程氏易通十四卷易說辨正四卷

學案小識

卷十三

十五

休甯趙先生

先生諱繼序號易門著周易圖書質疑二十四卷以象數言易而不主陳邵河洛之說謂作圖者本於易而反謂作易者本於圖蓋因錢氏義方之說而暢之首為古經十二篇次逐節詮釋經義而不載經文但標卦爻用漢儒經傳別行之例次為圖三十有二各系以說而終以大衍象數考春秋傳論易考易通歷數周易考異卦爻類象又一篇辨吳仁傑本費直本而不立標題列於周易考異前疑即考異之末簡傳寫顛倒也全書多從卦變起象而兼取漢宋之說持論尚平允惟以帝出乎震為夏之連山坤以藏之為殷之歸藏本程氏之說而推衍之未免曲解夫子所贊周易也豈忽攙說舊法自亂其例乎

學案小識

卷十三

十六

吳縣浦先生

先生諱龍淵字潛夫官知縣著周易通十卷謂六爻之義本一理四聖之旨本一貫自說易者解以己意遂致卦詞不通於象詞下卦之詞或不通於上卦之詞故六十四卦各立論發揮於卦義爻義或逐條剖析或連類推闡務使相通而後已其說不為無見然既欲牽合於理學又欲比附於史事縱橫曼衍辨而太華者有之

學案小識

卷十三

十七

興化任先生

先生諱陳晉字似武號後山亦曰以齋進士官教授著  
易象大意存解一卷不載經文惟折衷諸家之說明易  
象之大意故以為名左傳韓起聘魯見易象易之主象  
三代舊法是書卷首標凡例七則多申尚象之旨其論  
太極五行兼及河洛先天諸圖發揮明簡惟標舉其理  
所可通凡一切支離推衍布算經而繪奕譜者剪除殆  
盡其凡例有日後之言象數者流入藝術之科其術至  
精而其理亦更奧澀且偏於一隅反涉形下之器可云  
篤論其論象論爻論象不廢互體之說蓋以雜卦傳為  
學案小識

卷十三

天

據其論六十四卦各括其大旨亦大抵切人事立言終  
以繫詞序卦說卦雜卦其文頗略蓋著書之意在於六  
十四卦餘皆互相發明耳

嘉興沈先生

先生諱廷勵字克齋官知州著身易實義五卷一以程  
朱為宗凡宋明諸儒稱引程朱之說者搜采無遺其別  
有發明者概屏弗錄前有自序云以心言易未若以身  
體易之為實以身體易又必以易見諸用之為實故名  
其易為身易實義云歸安葉先生佩蓀進士官至布政  
司亦治古易著易守四十卷易中三聖人所未言者不  
加一字故曰守

學案小識

卷十三

十九

13 120 13 13 13 13 2 13 13

休甯汪先生

先生諱璵字支儀號默庵著讀易質疑二十卷置象數而專言理其凡例有云今說易之家謂易以道陰陽務以圓妙幽渺籠罩影響如捕風如捉影無當實用故愚以為學易當就平實切近處用功云云其宗旨可見矣銓釋疑義無所穿鑿

侯官林先生

先生諱贊龍字澤雲舉人撰學易大象要參四卷發明大象為主六十四卦各為一篇以上下經分二卷而冠以綱領六篇為一卷一曰發凡二曰象例三曰義理象數四曰卦爻中相錯陰陽相應五曰憂患九德六曰大象有通於四書殿以附解二篇為一卷一曰作易憂患解二曰雜卦傳解大旨以大象上一句為天地萬物之象下句為人事以天象為人事之則不言吉凶而言理義不言神聖而言君子以明人人可學故所闡發皆切日用其綱領有曰借易明理自夫子已然學以聚之問

承德魏先生

先生諱樞進士官教授舉博學鴻詞著東易問八卷用王弼本列朱子本義於前而以己意附於後其凡例謂生長遼東曰與東人相問答故敘其原委而集之以示初學名之曰東易問其論卦變曰剛柔皆當指卦不當指爻如訟之剛來而得中者坎也隨之剛來而下柔者震下於兌也蠱之剛上而下柔者坎在巽上也噬嗑晉睽鼎四卦言柔得中而上行者皆離火也賁柔來而文剛離文乎艮之內也分剛上而文柔艮文乎離之內也無妄之剛自外來者震也大畜之剛上者艮也咸柔上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三

而剛下兌在艮上也恒剛上而柔下巽在震下也柔以時升者巽也是凡言剛者皆陽卦凡言柔者皆陰卦也則以剛來柔來指一爻而言者固未足以盡其義矣云云是論亦近理矣而未盡然其論來知德錯綜曰乾本至健也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順初爻變巽為入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動以綜言則又可以謂之說二爻變離為明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陷中爻巽可以謂之入以錯言則又可以謂之動以綜言則又可以謂之說推之三四五上莫不皆然則亦何所不像哉是故初以在下變巽而潛有以為錯震而躁動者其將何以應之乎

二以在田變離而見有以為錯坎而隱伏者其將何以應之乎則持論固為明確矣又著春秋管見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三

滋陽牛先生

先生諱通震字皆平號真谷進士官知縣其學博涉羣書亦精研經義著空山易解四卷務在通漢晉唐宋為一其大旨主理不主數於卦氣值日及虞翻半象兩象等說排抑而埽除之是亦足以成一家之學矣又著空山堂春秋傳二十卷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三十四

武進楊先生

先生諱方達字符倉撰周易輯說存正十二卷附易說通旨略一卷分經二篇傳十篇一依本義之舊大旨亦多主本義惟卦變之說主程而不主朱其體例以為必使正義先明而後以旁義參之賓主秩然則條理可得故凡言變互者皆列之圈外使不與正義相混又以爻位之正不正有應無應乃卦中之大義彖辭爻辭皆從此推出故每卦卦畫之下即為註明末附通旨略雜引先儒家爻位之說間亦參以己見蓋倣王弼略例而為之也又撰易學圖說會通八卷先天之學也又易學圖說續聞一卷不離乎陳邵而已又著春秋義補註十二卷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三十五



武進張先生

先生諱蘭皋原名一是字天隨撰周易析疑十五卷大旨以程子易傳朱子本義為宗而佐證以宋元諸說其謂卦必先分而後序不用古文十二篇之說蓋從蕭漢中讀易考原其繫詞以下略不置解則用王弼例也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三六

金匱吳先生

先生諱鼎字尊彝號易堂乾隆辛未薦舉經學歷官侍講著易例舉要二卷仿周易折中卷首義例而益加推衍上卷多輯先儒之說下卷多出己意凡一百四十八條惟不及互卦卦變二義其自序云已詳中爻考卦變考中而二考不載書中又撰十家易象集說九十卷采宋俞炎元龍仁夫吳澄胡一桂明來知德錢一本唐鶴徵高攀龍郝敬何楷十家之說其論辨去取別為附錄十卷蓋以漢唐舊說略備於李鼎祚周易集解宋儒新義略備於董楷周易會通惟元明諸解則未有專彙一書者因哀此十家以繼二書之後其東莞學案則攻陳清澗學部通辨作也是先生學術之非也兄鼐亦通經著有三正考二卷取元李濂夏周正辨疑明張以甯春王正月考節其繁冗補所未備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證極有根據又有易象約言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三七

介休梁先生

先生諱錫璵雍正二年舉人乾隆十五年薦舉經學歷  
官少詹事薦薦時以所撰易經揆一呈

御覽蒙

召對諭武英殿謄寫一部原書給還本人後坐遺失書  
籍鐫級歸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三十八

江甯吳先生

先生諱啓昆字宥涵進士官編修著索易臆說二卷總  
論易之大旨不復章解句釋如上下經之分篇諸卦之  
命名以及先天後天圓圖方圖等類各為一篇以闡其  
義其卦變一篇謂彖傳所云剛來柔進之類必本卦貞  
悔二體實有此象而云然非本卦所無外卦所有而必  
假之以得解也在本義逐爻細推以為此自某卦而來  
不過兼此一說欲使經無剩義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  
有此卦也後人專信本義遂誤以餘意為正意又如分  
官卦象次序一篇謂天地之造化不離五行八卦率領  
諸卦分掌五行以用事術家以子父才官兄弟論生剋  
制化而不知其所以然然剛柔者立本者也綱領之八  
卦是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所屬之諸卦是也一切往來  
屈伸之理無一不在此六十四卦變通之中其發明象  
數皆為有見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三十九

金壇王先生

先生諱澍字若霖亦或自書為錫林進士官給事中撰禹貢譜二卷各著經文於前而附圖於後州為二圖一言疆界一言貢道導山導水及山川田賦亦各有圖凡四十圖大抵皆本蔡傳而參以諸家之說又著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大學本文一卷大學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三

黃岡陳先生

先生諱大章字仲夔號兩山進士著詩傳名物輯覽十二卷先生於毛詩用功頗深所作集覽本百卷凡三易稿而後成此即其摘錄附梓之本凡鳥二卷獸二卷蟲牙二卷鱗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蓋尤其生平精力所注也其中體例未合者則如釋鶉之奔奔引莊子之鶉居列子之性變以及朱鳥為鶉昔子夏衣若懸鶉釋雞棲于埘引列子之木雞呂氏春秋之雞跖漢官儀之長鳴雞體近類書有乖說經之旨然其徵引既眾雖精核不足亦多識之一助也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三

常熟嚴先生

先生諱虞惇字寶成進士歷官太僕少卿著讀書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首為列國世譜次國風世表次詩指舉要次讀詩綱領次刪次次六藝次大小序次詩樂次章句音韻次訓詁傳授次經傳逸詩次三家遺說次經傳雜說次詩韻正音次經文考異每一類為一卷皆附錄編首不入卷次其正經為十五卷小雅為八卷大雅三卷而每卷析一子卷頌為五卷大旨以小序為宗而參以集傳其從序者十之七八從集傳者十之二三亦有二家皆不從而先生自為說者每篇之首自為序文及諸家論序之說每章之下各疏字義篇末乃總論其大旨與去取諸說之故皆以推求詩意為主頗畧於名物訓詁故不免失於考證之處然大致皆平心靜氣玩味研求於毛朱兩家擇長棄短非惟不存門戶之心亦併不涉調停之見核其所得乃較諸家為多焉

學案小識

卷一三

三

會稽范先生

先生諱家相字衡洲進士官知府著三家詩拾遺十七卷因王伯厚之詩考重加裒益而少變其體例首為古文考異次為古逸詩次以三百篇為綱而三家佚說一併見其以三家詩拾遺為名則古文考異不盡三家之文者自宜附錄其逸詩不繫於三家者自宜芟除一例收入未免失於貪多而較王氏之書則又詳贍可觀矣又著詩瀋二十卷乃其釋詩之說大旨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而斷以己意首為總論三十篇以下依次詮說皆不載經文但著篇目其先儒舊說無可置辨者則併篇目亦不著之今核其所言長短互見猶說詩家之有依據者矣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三

象山姜先生

先生諱炳璋字石貞號白巖進士官知縣著詩序補義二十四卷以詩序首句為國史所傳如蘇樂城之例但蘇氏於首句下申明之語竟刪除不論先生則存其原文於首句中離一字書之而一一訂其疎舛例又小殊蓋參用朱子詩序辨說之義以通貫兩家也其綱領有云有詩人之意有編詩之意如雄雉為婦人思君子凱風為七子自責是詩人之意也雄雉為刺宣公凱風為美孝子是編詩之意也朱子順文立義大抵以詩人之意為是詩之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則以編詩之意為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三十四

一篇之要尤可謂解結之論矣又著讀左補義五十卷

常熟顧先生

先生諱鎮字備九號古湫又號虞東進士官宗人府主事撰虞東學詩十二卷大旨以講學諸家尊集傳而抑小序博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因調停兩家之說以解其紛所徵引凡數十家而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四家所取為多雖鎔鑄羣言自為疏解而義本某人必於句下註其所出又於名物訓詁聲音之學一一考證具有根柢蓋於漢宋之間能斟酌而得其平於讀詩者不為無裨也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三十五

荆溪任先生

先生諱啓運字翼聖號鈞臺進士歷官宗人府府丞著肆獻裸饋食禮三卷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皆士禮因據三禮及他傳記之有關於王禮者推之不得於經則求之註疏以補之凡五篇一日祭統二曰吉蠲三曰朝踐四曰正祭五日釋祭其名則取周禮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之文每篇之內又各為節次每節皆先撮已說而自註其說之所出其後並附載經傳較之勉齋黃氏祭禮更為精密又撰宮室考十三卷於李如圭釋宮之外別為類次曰門曰觀曰朝曰廟曰寢曰塾曰宁曰等威曰名物曰門大小廣狹曰明堂曰方明曰辟雍考據頗為詳核又著周易洗心九卷四書約指十九卷又有禮記章句十卷又有孝經章句一卷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三六

當塗徐先生

先生諱文靖考據經史講求實學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十七年又薦舉經學授檢討著禹貢會箋十二卷因禹貢錐指所已言而更推所未至故較東樵益為精密又撰山河兩戒考十四卷又撰周易拾遺十四卷主程子說而於漢魏諸家亦有發明又有管城碩記三十卷推原詩禮諸經之論旁及子史說部又有竹書統箋十二卷年九十餘乃卒

學案小識

卷一三

三七

崑山徐先生

先生諱乾學字原一號健庵進士官至尚書撰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於儀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等篇又大戴記則做朱子經傳通解兼采眾說剖析其義於歷代典制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及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諸書立綱統目其大端有八一日喪期二日喪服三日喪儀節四日葬考五日喪具六日變禮七日喪制八日廟制喪期歷代同異則有表喪服暨儀節喪具則有圖縷析條分頗為詳備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三六

金匱秦先生

先生諱蕙田字樹峯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撰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因徐氏讀禮通考體例網羅眾說以成一書凡為類七十有五以樂律附於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圓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一題統之並載入嘉禮雖事屬旁涉非五禮所應該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總名曰禮禮之用精粗條貫所該本博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於學禮載鐘律詩樂又欲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為書數篇而未成則先生之以類纂附尚不為無據其他考證經史原原本本具有經緯非剽竊餽創掛一漏萬者可比較陳用之所作禮書有過之無不及矣

學案小識

卷十三

三九

錢塘張先生

先生諱文嘉字仲嘉著齊家寶要二卷本書儀家禮諸書酌為古今通禮曰居家禮曰童子禮曰義學約曰師範曰家誠曰家規曰宗講約曰鄉約曰社約曰冠禮曰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每門前引經傳及新定儀注間有附論折衷頗為詳慎但據沈堯中之說謂三年之喪當三十六月不知此說始於唐王元感而張東之駁之其議遂寢載在唐書張東之傳殊為失考亦是書未能窮源於禮經第從家禮諸書畧求節目宜其說之有離合也

學案小識

卷十三

四

丹陽姜先生

先生諱兆錫字上均著禮記章義十卷大義謂禮記由漢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說者往往誤斷誤連當分章以明義故曰章義其說謂如曲禮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當通下父子兄弟一條為章儼人必於其倫當通下大夫士庶各條為章又有本非一篇而牽合為篇者如經解之天子以下聘義之間玉之屬有簡編互錯者如射義篇首之射必先燕節當是領起燕義鄉飲酒義之總詞燕義篇首之秋合諸射當是領起射義之詞逐條討論時有所見至於孔氏之不喪出母及降婦人而

學案小識

卷十三

四



平湖陸先生

先生諱奎勳字坡星撰戴記緒言四卷大旨以禮記多出漢儒不免有附會古義之處而鄭康成以下諸家又往往牽合穿鑿以就其說乃參考諸經旁採眾說以正之每篇各以小序為綱而逐字逐句條辨於後用力可謂勇矣又著陸堂易學十卷宗朱子者十之六宗諸儒者十之四間以己意訓釋於前人亦無大異同惟謂伏羲但畫八卦而無卦名黃帝乃以名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堯舜始增加屯蒙諸卦名等說未免新異又著陸堂詩書學十二卷又春秋義存十二卷

學案小識

卷十三

四十一

復行禮諸條皆徵引儀禮以駁前人之謬亦有考證較陳雲莊之集說固為密矣又著大戴禮刪翼四卷又著周易本義述蘊四卷蘊義圖考二卷大抵恪遵朱子本義偶有舍本義而從程傳孔疏者非其通例也又著詩蘊四卷又著春秋參義十二卷春秋事義慎考十四卷又有穀梁彙義十二卷於三家褒貶之例無所偏主頗足以資參考焉

卷十四目錄

經學學案

劉華岳先生

葉書山先生

顧星五先生

邱近夫先生

劉雲翼先生

邵先生

曹六吉先生

沈椒園先生

程春暈先生

陳亦韓先生

程易疇先生

周懸著先生

程是庵先生

崔南有先生

陳文裕先生

杭莖浦先生

學案小識

卷一四目錄

吳山夫先生

胡竹軒先生

朱竹君先生

錢辛楣先生

顧景范先生

全謝山先生

武虛谷先生

顏習齋先生

吳託園先生

盧紹弓先生

劉滄嵐先生

周先生

范庸齋先生

潘龍庵先生

戴東原先生

都乾文先生

桑穀甫先生

崔東壁先生

待訪錄目錄

張阜文先生

金榮齋先生

王鳳喈先生

孔顛軒先生

任木田先生

臧拜經先生

汪容甫先生

許月嵐先生

學案小識

卷十四 目錄

學案小識卷十四

經學學案

襄城劉先生



先生諱青蓮字華岳撰學禮闕疑八卷補正陳氏雲莊集說之訛漏凡有所辨定者咸著於篇無所疑者則不載焉其駁陳氏之誤者如入臨不翔集說臨哭也先生則引周禮注以尊適卑曰臨以駁之謂臨當解作莅禮不下大夫集說從黃氏之誤續大夫撫式士下之之下此謂先儒俱合下刑不上大夫為一節詞句對屬皆頗有所據其拾陳氏之遺者如黃冠草服及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集說俱云未詳此引周禮注及先儒舊說以補之讀集說者可取資焉

學案小識

卷十四

桐城葉先生

先生諱酉字書山進士官左庶子著春秋究遺十六卷多宗其師靈臬方氏春秋通論而亦稍有從違其曰究遺者蓋用韓愈贈盧仝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語也於胡傳苛刻之說及公穀附會之例芟除殆盡於左氏亦多所糾正乃往往併其事跡而疑之是未免於拘牽而大致準情度理得經意者為多其凡例中所謂變例特文隱文缺文之說亦較諸家之例為有條理統核全書瑕固不掩其瑜也又撰有詩經拾遺十三卷

學案小識

卷十四

無錫顧先生

先生諱奎光字星五官知縣著春秋隨筆二卷不載經文但偶有所得則錄之故名隨筆其說有出於臆度者然如謂春秋例從義起非義從例生謂春秋有違例有特筆然亦須理會大處不可苛細繳繞謂春秋時天子僅守府方伯亦失職說者乃於小國見伐責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謂春秋將以治世之無王者而胡氏於宰桓歸賵則曰貶而書名於榮叔歸舍及賵則曰王不稱天如此則無王自春秋始矣謂說春秋者自相矛盾既云為賢者諱又曰責賢者備既曰隱公為攝又曰桓公為篡何者為是皆深中春秋苛刻迂謬之弊故其所論多能得筆削之旨先生嘗撰然疑錄所載說春秋諸條與此相同其為先有此本又編於然疑錄中或先載錄中又摘出別為此本均不可考然疑錄頗為瑣雜論其菁華則已盡此兩卷中矣

學案小識

卷十四

1576 續修四庫全書 2 史部

崑山邱先生

先生諱鍾仁字近夫康熙戊午舉博學宏詞老不與試特賜中書舍人撰春秋遵經集說二十六卷述孟子朱子說經之義故冠二子之說於簡端其集說則兼取諸家然其書瑕瑜互見如春王正月之說自張以甯以後辨析已無遺義乃仍以夏時反覆申論又如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乃以為志楚之強所以旌將來齊桓之功凡此之類多不足據其他如叔孫得臣卒一條以不日為闕文而以胡安國之從公羊為非許世子止一條用歐陽修之說而證以蔡景公之書葬凡此之類亦有可取焉

學案小識

卷十四

四

蘄水劉先生

先生諱夢鵬字雲翼進士官知縣著春秋義解十二卷卷首刊孟子朱子之論春秋者為述孟述朱次為王朝世次考列國世次考魯世次考以下十二公為十二卷大指推本公穀謂公穀比事屬辭義不詭於儒者其斥左氏持論甚辨

學案小識

卷一四

五

淮安邵先生

先生諱坦著春秋集古傳注二十六卷或問六卷大指皆遵左氏其不遵左氏者惟紀子帛改從伯君氏卒改從尹鄭人來渝平改從輸三條耳其所集傳注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翰胡安國高開陳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十七家之說而別采宋元諸家以輔之亦時時出有新意而臆度抵悟亦在所不免

學案小識

卷十四

六

嘉善曹先生

先生諱廷棟字六吉著孝經通釋十卷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載於下其輯注則徵引頗備所錄凡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  
國朝十家旁証諸說者又十有二家又著易準四卷爲圖學而作也

學案小識

卷一四

七

仁和沈先生

先生諱廷芳字椒園博學鴻詞歷官按察使撰十三經  
註疏正字八十一卷參稽衆本考驗六書訂刊板之舛  
訛祛經生之疑似於注疏之學大有功焉

錢塘程先生

先生諱川字郵渠號春曇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撰  
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凡易四十卷書九卷詩七卷春  
秋三卷禮二十一卷每經皆以總論居前論舊說得失  
者次之其餘則以經文爲序並各著某人所錄於下且  
註其年月及朱子是時年若干歲於首條條分縷析至  
爲明白雖其間記錄或失其真前後偶異其說者未爲  
一一辨明然比類而觀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見  
矣

常熟陳先生

先生諱祖范字亦韓舉人薦舉經學

賜國子監司業銜著經咫一卷皆其說經之文名經咫者用國語晉文公咫聞語也凡易七條書十二條詩七條春秋十三條禮六條論語十三條中庸二條孟子十條而以雜文之有關禮義者八篇刊於禮後其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原序稱文不離乎六經四書說不參乎支離怪僻視蕭山毛奇齡之專攻前人同一說經而純駁顯然矣

學案小識

卷一四

十

歙縣程先生

先生諱瑤田字易疇孝廉方正博通經傳好學深思著通藝錄曰喪服足徵記曰宗法小記曰溝洫疆里小記曰禹貢三江考曰九穀考曰磬折古義曰水地小記曰解字小記曰聲律小記曰考工創物小記曰釋草釋蟲小記循文考索所得每較鄭注為精而間有以意扞獲者亦不免自信之太過至其論學中述敬一篇持循頗密雖動靜看成兩截而卽事加謹不得謂非心身之益矣

學案小識

卷一四

十

太倉周先生

先生諱象明字懸著舉人著七經同異考三十四卷凡易四卷書五卷詩六卷春秋六卷三禮十三卷皆哀集舊說亦間附以己意略為折衷蓋採摭之功多而考證之功少其體例畧近黃東發日抄章如愚山堂考索也

學案小識

卷十四

十一

應城程先生

先生諱大中字拳時號是菴進士著四書箋說六卷采諸書之文與四書相發明者或集注所已引而語有舛誤或集注所未發而義可參訂皆為之箋其出處其與集注小異者則為附錄其他書中所載四子書文與今本異者則為附記第六卷中則專考四書人物遺事又雜事數十條別為雜記援据頗極詳明其間雖或間有疎漏以及稍涉泛濫者而大體則為有據之言矣

學案小識

卷一四

十二



永濟崔先生

先生諱紀原名瑒字君玉更今名字南有進士官至副都御史撰成均課講周易其說以本義為主而亦間有異同至其以經文專主卜筮十翼專言義理謂孔子恐人惑於吉凶禍福之說要求趨避之術故專以義理為主則似傳非解經惟以補救夫經矣又有成均課講學庸讀孟子劄記論語温知錄二卷

學案小識

卷十四

十四

福安陳先生

先生諱綽字文裕撰四書錄疑三十九卷凡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解章句集註者多解經文者少其大旨在於鑽研朱子之說一字一句務發明盡致使讀者知其所以然又著有周易錄疑無卷數

學案小識

卷一四

十五

仁和杭先生

先生諱世駿字大宗號堇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著續方言二卷采十三經註疏說文釋名諸書以補揚雄方言之遺前後類次一依爾雅但不標明其目耳蒐羅古義頗有裨於訓詁惟是所引之書往往耳目之前有顯然遺漏者而大致引據與核在近時小學家猶最有根柢者矣

山陽吳先生

先生諱玉搢字山夫貢生官訓導著別雅五卷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依韻編之各註所出而爲之辨證於考古深爲有功惟是古人用字有同聲假借有轉音變異有別體重文同聲轉音均宜入之而此書挂漏甚夥然就所徵引足以通古籍之異同疏後學之疑滯猶可以考見漢魏以前聲音文字之槩是固小學之資糧藝林之津筏非俗儒剽竊之書所能彷彿也

德清胡先生

先生諱彥昇字竹軒進士官知縣著樂律表微八卷凡度律二卷審音二卷製調二卷考器二卷一一辨証多糾正古人之謬如謂十二律相生不計餘數五音相生不計變音又謂錢樂之三百律杜佑之十二變律蔡西山之六變律則又皆襲京房之謬說而失之者也古人之十二律旋宮最為簡便即如琴之七絃每絃必有三準其音皆與全絃散音合簫笛六孔並出音孔為七而四字高吹即五合字高吹即六此其聲之高下清濁自然相應豈假於變律耶至於變宮變徵二音本皆在五

學案小識

卷十四

九

音之外故以變目之今因仲呂以下之十律而皆如地形訓之說目以變宮變商恐黃鐘變律縱與變律有分亦必不能獨成一聲先生是論可謂精且審矣又謂荀勗十三笛是古人遺法今但作黃鐘大呂二笛而十二畢具其法黃鐘笛用黃林太南姑應蕤七律大呂笛用大夷夾無仲黃林七律作大呂笛之法但以黃鐘笛相較其黃林二律之孔無所挪移餘四孔及出音孔皆下黃鐘笛半孔其七調除黃林二調相同外其大夾仲夷無五調合黃鐘笛之七調為十二律調較古人之云六十調及八十四調者亦為簡易可從

大興朱先生

先生諱筠字竹君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奏前明永樂大典一書陳編羅載請擇其中若干部分別繕寫以備著錄奉旨允行在辦理四庫全書處行走總辦日下舊聞先生博文宏覽謂經學本於文字訓詁為學政時以爾雅說文為士子倡為文以鄭孔經義遷固史書為質卒年五十三著有筇河集

學案小識

卷十四

九

嘉定錢先生

先生諱大昕字辛楣號竹汀進士歷官少詹事研精經史蔚為著述於經義之聚訟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韻訓詁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實年齒燎如指掌古人賢奸是非疑似難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斷者皆有確見在館時嘗與修音韻述微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諸書所著有唐經考異一卷經典文字考異一卷聲類四卷廿二史考異一百卷唐書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學士年表二卷宋學士年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藝文志四卷三史學案小識

卷十四

三

拾遺五卷諸史拾遺五卷通鑑注辨證三卷四史朔閏考四卷吳興舊德錄四卷先德錄四卷洪文惠年譜一卷洪文敏年譜一卷王深甯年譜一卷王弇州年譜一卷疑年錄三卷潛學堂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潛學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養新錄二十三卷恆言錄六卷竹汀日記三卷族子錢塘進士官教授與其弟坊相切磋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皆有神解著律呂古義六卷謂周本八寸尺若制律必用十寸尺以証荀勗之非又著淮南天文訓補注三卷述古編四卷

常熟顧先生

先生諱祖禹字景范著方輿記要一百二十卷據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易古今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跡皆有折衷雖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欽定通鑑覽要於地理注中多加采錄焉

學案小識

卷十四

三

鄞縣全先生

先生諱祖望號謝山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歸班遂歸不復出性伉直貧且病饔飧不給人有所餽弗受一主蔽山講席又為端溪書院山長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先生為學淵博無涯浹於書靡不貫串時開明史館為書六通論修史事先藝文次表次忠義隱逸兩列傳人多避之所撰有丙辰公車徵士小錄漢書地理志稽疑又有答弟子董秉純張炳蔣學鏞盧鎬等所問經史疑義錄為經史問答十卷又校水經注續選甬上耆舊詩

學案小識

卷十四

偃師武先生

先生諱億字虛谷進士官山東博山縣知縣有聲被劾罷職民咸寃之後經保薦而先生已卒年五十有五先生優於學以經史訓詁教授生徒勇於著錄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金石跋讀史金石集目錄譜授經堂詩文集凡數百卷皆稽之經史百家傳記旁引遠徵遇微罅輒剖抉精蘊比辭達意以成一例云

學案小識

卷十四

博野顏先生

先生諱元字習齋其學主於勵實行濟實用終身刻苦  
介然自成一家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蓋目擊明  
季諸儒心學縱恣之失故力矯其弊然視其性命亦幾  
恍惚不自知其矯枉過正也至謂孟子言性善與孔子  
言性相近習相遠語異而意同會通孔孟則不可謂之  
立異矣

學案小識

卷十四

三十四

仁和吳先生

先生諱任臣志行端慈博聞強記兼精天官樂律康熙  
乙未以博學鴻詞徵授檢討撰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  
廣搜博引可稱淹貫又撰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周禮大  
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託園詩文集諸書

學案小識

卷十四

三十五

仁和盧先生

先生諱文弼字紹弓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孝謹篤學好校書所校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呂氏春秋賈誼新書韓詩外傳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獨斷經典釋文諸善本鏤板惠學者又苦鏤板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而名之曰羣書拾補所自著書有抱經堂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鐘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注二卷皆使學者覬正積非蓄疑可以渙釋矣歷主江浙各書院講席以經術導士卒年七十有九同縣孫先生志祖進士官御史所著讀書勝錄七卷考論學案小識

卷十四

三六

經子雜家折衷精詳不為武斷之論家語疏證六卷證王肅之偽又著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注補正四卷補正姚之駟輯謝承後漢書五卷

濰縣劉先生

先生諱以貴字滄嵐進士官知縣年甫艾告歸杜門著述於十三經注疏外旁搜一百四十餘家而考其異同辨其得失所著有古本周易十六卷析疑二十卷尚書以下皆有集解各若干卷又有初學正鵠正命錄蒼梧縣志萊州名賢志藜乘初編滄嵐辨真文共若干卷卒年六十有五

卷十四

三七

學案小識

歷城周先生

先生諱永年博學貫通為時推許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特召脩四庫書授編修先生在書館見宋元遺書湮沒者多見采於永樂大典中於是抉摘編摩自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集以下凡得十餘家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焉

洪洞范先生

先生諱凝鼎字庸齋拔貢生著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用朱子原本皆先明句讀次銓文義先列集注次錄或問語類其餘諸儒議論與朱註相發明者乃採錄之稍有同異者則斥不載焉



休甯戴先生

先生諱震字東原舉人乾隆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館總裁以纂修薦

賜進士改庶吉士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所校大戴禮記水經注最精核又著有聲韻考四卷聲類表九卷方言疏證十卷又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句股割圓記三篇續天文畧三卷策算一卷又詩經二南補注二卷毛鄭詩考四卷考工記圖二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屈原賦注七卷通釋二卷文集十二卷先生故訓之學也而欲謹其不知義理特著孟子字義疏證乃至

學案小識

卷十四

三

詆程朱為老為佛謂理為我所本無程朱言性即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即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之而為此說孟子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先生有意匿之乎抑並此句而忘之乎大抵考據訓詁可以明典章制度不可以窮義理典章制度非全無義理特其外迹耳特其末節耳聖賢工夫全在明善復性以不失乎天之所以予我者而謂理為我所本無是何言哉後之慕先生者有歛縣凌先生廷堪進士官教授撰禮經釋例十三卷又著魏書音義燕樂考原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五物九祭釋牲旅酬楚茨

諸說經之文俱有考覈惟復禮三篇謂窮理二字出於宋儒則並夫子說卦傳而忘之亦大可異矣

學案小識

卷十四

三

錢塘桑先生

先生諱調元字發甫進士官工部主事撰論語說二卷凡五百條分上下二卷又分五子卷所言皆闡集註未盡之義如謂人知有慾不剛而不知無慾尙非剛之類頗爲細密又撰有躬行實踐錄

學案小識

卷一四

黔陽潘先生

先生諱士權號龍庵官太常博士撰大樂元音七卷前五卷據琴定樂大旨本管子下徵之數一百八下羽之數九十六白虎通絃音離故首徵二說而通之按絃審音以首絃爲下徵二絃爲下羽三絃爲宮四五六七爲商角徵羽并附以儀禮樂譜十二篇圖說頗繁然實本律呂正義琴以首絃爲下徵之說旁爲推演其由琴聲而推諸樂與近時慎修江氏律呂新論所見略同但不及江書之精密耳六卷附以琴譜曲譜七卷歷學音調類例甚詳

學案小識

卷一四

滿洲都先生

先生諱都四德字乾文號秋莊鑲紅旗人撰黃鐘通韻二卷凡十篇曰律度量衡第一五音位次第二六律第三七均第四五音六律相生第五律呂名義第六律本第七循環為官第八聲字第九律數第十末又附以琴圖共為上下二卷多本蔡氏律呂新書而附益以己意如聲字一篇於

國書十二字頭獨取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十二章之字而其餘皆不之及蓋未究

國書制作之本也惟所論清字切音之法皆中窾要為

學案小識

卷十四

三

有益於學者耳

大名崔先生

先生諱述號東壁舉人官知縣泛覽羣書巨細不擇而一反求之於六經以考古帝王聖賢行事之實著有考信錄全書其門人陳履和述其目錄曰考古提要二卷補上古考信錄二卷是為前錄唐虞考信錄四卷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豐鎬考信錄八卷洙泗考信錄四卷是為正錄豐鎬考信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是為後錄共三十六卷又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讀風偶識四卷尚書辨偽二卷論語餘說一卷讀經餘論二卷為考信翼錄十二卷又有五服異同彙考三卷易卦圖說一卷無聞集知非集正編小草集先生學主見聞勇於自信雖有考證而從橫軒輊任意而為者亦復不少况其間得者又強半為昔賢所已言乎

學案小識

卷十四

三

待訪錄

武進張先生

先生諱惠言字皋文著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又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譜等書

學案小識

卷一四

歙縣金先生

先生諱榜字榮齋治禮宗康成著禮箋十卷

嘉定王先生

先生諱鳴盛字鳳喙著尚書後案三十卷專宗鄭康成注

學案小識

卷一四

曲阜孔先生

先生諱廣森字眾仲又字與軒至聖六十八代孫著公羊通義十一卷大戴禮補注十四卷

興化任先生

先生諱大椿字幼植又字木田修四庫書充纂修禮經  
哀輯為多長於名物著弁服釋例深衣釋例釋繪等書

學案小識

卷一四

三

武進臧先生

先生諱庸字拜經著拜經堂日記十二卷拜經堂文集  
四卷

江都汪先生

先生諱中字容甫著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學述內  
外篇

學案小識

卷十四

五

海州許先生

先生諱桂林號月嵐博覽羣書研窮經義通訓詁精算  
法著有易確穀梁釋例宣西通算牖諸書

卷末目錄

心宗學案

張仲誠先生

潘用徵先生

山曉堂先生

邵念魯先生 以下待訪錄

魏蓮陸先生

張天民先生

張瑤星先生

康一峯先生

彭尺木先生

後序附

學案小識

卷末目錄

學案小識卷末

心宗學案

上蔡張先生

先生諱沐字仲誠號起庵官內黃及資縣令屢以廉吏論薦召歸後講學於汝梁之間中州稱真儒潛庵逸庵與先生三人其示學者為學次第曰立志曰存養曰窮理曰力行曰盡性曰至命大畧不違程朱之法及讀其遊梁講語則曰程子云釋學本心此語是偶誤彼止鵠突耳儒學方是本心下了種生了根於是心正身修而而生大業矣豈可以先儒一言之誤看壞心了只未明

學案小識

卷末

工夫為心耳這裏關竅豈是鹵莽可以識得你們須日用間靜坐尋討此心認識此心覺得明亮亮一念在這裏便存住莫令放失又曰盡性非別有功夫即立志存養窮理力行層層功夫即盡性也性者生也以心生得名非有形可指有象可求苦煞認性為一物則惑矣志心之生也立亦心之生也存之養之則生氣厚又窮理焉則益生至力行則生理盡矣故曰盡性性本虛而能生盡其虛而能生者不使枯槁絕滅也孔子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若不存存則亦烏有道義哉吾故曰性善是工夫也樂記曰凡人有血氣心知之性

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心是血氣之物含有知覺在內便是性那裏面無喜怒哀樂常法又何有善只是感於外物當惻隱者生惻隱當羞惡者生羞惡當辭讓是非者生辭讓是非耳然此不過四端而已天之所以能與人不過此端令人接續此端擴充將去則爲仁義禮智此所謂天之休命也不擴充則亦不過端焉而已那有仁義禮智乎乃知性天與人以工夫也不盡工夫已非性矣由是觀之先生專以知覺爲主知覺含於心故謂性生於心下種生根卽所謂靜坐等討認識此心覺得明明亮亮一念在這裏是也

學案小識

卷末

那裏面並無喜怒哀樂常法又何有善是卽無善無惡之謂至謂四端皆感於外物而生則不獨告子之義外而已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先生豈未之思耶大抵陽明之說主於中雖程朱之言存養言窮理本無點滴滲漏皆可改頭換面以曲成其意見之私此明季之言良知者比比是也先生平生以傳心學爲已任而作六書以教門人不離乎一念常在四字所謂一念者謂此心中一段極明白意思卽是天理常在卽是天理流行非又有天理在何處又須去存也或問是遇事卽提起否曰此念無動靜不分遇事不遇事人方靜時此

心最易閒閤放軼卽是昏邪當喚醒使在然旣在矣忽而遇事不及防範又被物誘此念突失故好言者任意多言而不知乍好怒者任意發怒而不知息一念不在故無所不至矣於正多言時一提此念便可緘口正發怒時一提此念便可息氣正疑人忌人時一提此念便可疑消忌釋正裝飾名節鑽營貨色時一提此念便可改其裝飾罷其鑽營此一念又爲改過遷善矣直是明明亮亮一心常時要他相隨此事來卽此心安插在此事卽此事便合理彼事來卽彼心安插在彼事卽彼事便合理方事之未來只可謂之一念待事之旣至乃有

學案小識

卷末

合理之可名如天上直一月千家萬戶之光明亦直一月也故曰非又有天理在何處也又曰所謂一念常在者何啻嚴師憚友之相隨居處自不容不恭執事自不容不敬與人自不容不忠又曰一念不在便是氣用事矣此一念如連山斷嶺有處固有無處亦闔渡在與操存舍亡不同由此觀之先生於大聖人所謂操存舍亡者亦不以爲然也何况程子之主一無適朱子之常存敬畏乎夫念者意之轉動也較思爲輕較慮爲淺謂之一念忽轉忽動之思意也不憑天理而憑人心已無不溺於思陷於欲者心之一念安能禁其不爲私欲乎而

何嚴師憚友相隨乎夫嚴師憚友敬也誠也舍敬與誠  
不言而動曰加一念察識即精加一念主持即一無論  
堯舜之精一不能若是其易敢問所謂察識主持者即  
察識此一念乎主持此一念乎抑以一念察之識之主  
之持之乎一念何物察之識之主之持之又何物也先  
生認本體爲工夫並謂又有天理在何處天理既無則  
常在者恐即人欲矣不大可畏哉程子之所謂吾儒本  
天者正以此也至陽明藉朱子之一言半語與已畧相  
似者三十餘條硬坐以爲晚年定論是欲援朱子以自  
證明其不肯於正學也而其陵跨毀滅之心蓋亦在所

學案小識

卷六

四

不免矣先生乃合之傳習錄以爲道一錄其亦陽明之  
心乎惜哉先生之篤志好學而有此一大差是亦可慨  
也矣其他所著有溯流史學鈔圖書秘典一隅解六論  
敷言張氏家譜

從學諸子

黃本訥	楊得秀	王章	閻良弼	馬昌
鄧九齡	史贊明	劉承業	黃之錫	馬騫
李殿禎	張右斌	黃勤	周丕顯	馬德進
馬德迪	馬德達	師懋學	王志旦	張翊
張端				

學案小識 卷末

慈谿潘先生

先生諱平格字用微著求仁錄謂孔門之學以求仁爲  
宗求仁所以復性仁也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充周  
於未發條理於發見吾人日用平常之事也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不慮而知不  
學而能渾然親長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今  
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勃然而發直捷痛切  
不自知覺渾然孺子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  
渾然一體之充周於日用條理於發見如此則知皆擴  
而充之以保四海豈難事哉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

學案小識

卷末

五

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謂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  
體則復吾渾然一體之性斷須一體萬物之志故大學  
首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爲軌則欲明明德於天  
下乃吾性渾然一體之真欲不從功能伎倆起見從功  
能伎倆起見則日事於強日事於多聞識有智慮惟吾  
性之真欲則能反而求之欲平天下先治國欲治國先  
齊家欲齊家先修身欲修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誠意欲  
誠意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蓋有是明明德於天下之  
欲自能直追病源知平日人我習見之爲礙必務格而  
通之也知即良知所謂愛親敬長不忍殺鯨乍見惻隱

六七七



時常發見於日用之間者是也格者通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即本亂末治之本末本者身也末者家國天下也格物即格通身家國天下也不忍殺鯨之牛良知也致不忍殺鯨之知在推恩以及百姓乍見孺子之怵惕惻隱良知也致乍見惻隱之知在擴充以保四海孩提之愛親敬長良知也致愛親敬長之知在達之天下推恩以及百姓擴充以保四海仁義而達之天下格物也推恩以及百姓而後不忍殺鯨之知至擴充以保四海而後乍見惻隱之知至仁義達之天下而後愛親敬長之知至物格而後知至也知至而後

學案小識

卷六

六

意之存於中者無偽運於事者必慊無自欺可知意無自欺而後心復其渾然寂然周流四達之體無所可知心無所而後無親愛賤惡敖惰之辟而身修身修而後宜其家人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家齊家齊而一國興仁興讓國治矣國治而好民好惡民惡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又謂大學乃曾子極言一貫之全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語已盡一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兩語已盡一貫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語已盡一貫格物是打通一貫物格是實到一貫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后意識誠意誠而

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渾然一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天子庶人皆是一貫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反言以見一貫一貫者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盡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格物者貫身家國天下為一物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一事所以復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自格物之學不明而一貫之道晦矣今學者欲聞一貫之道其必如曾子之日省吾身而後可哉又謂學者之患大率在於不知真

學案小識

卷六

七

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故有種種弊病以各成其學術若能審求仁之學脈而得性善之真旨者不別求心蓋真心見在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恭敬自恭敬當是非自是非非有所藏而發亦不期其然而然雖梏之反覆者未嘗不流行於倫物之間本見在何俟於理會參求無刻不流行何待於靜中養出又謂有操持則分內外心意為內事物為外以心意為內則見滿前無非引心之境益不得不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在腔子矣夫吾心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而照管操持欲使之常惺惺於腔子則心勞真心主也意識賊

也操持意識以爲心則賓主雜糅心勞則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主賓雜糅亦宜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故日間執持有滿前無非引心之苦向晦燕息有魂夢顛倒不安之苦知求仁之學脈者吾心本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以天地萬物爲外則非吾渾然一體之心性矣焉得有內外之殊又謂操持者意也識也操持此心是以意識治意識也知求仁之學脈者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孜孜焉以盡吾分日見吾分之未盡而慄慄焉不敢忽易夫孜孜焉以盡吾分全體是敬日見吾分之未盡慄慄然不敢忽易亦全體是敬敬即是心而非敬以治心心

學案小識

卷末

八

即是敬而非主敬持敬然不過孜孜焉以盡吾分耳日見吾分之未盡而慄慄然不敢忽易耳初不自知其爲敬也不自知其爲敬乃所以爲敬即是心心即是敬也又謂實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願欲實用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工夫自能實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性分如是工夫復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工夫是謂本體工夫非有二如是工夫副如是願欲如是願欲故有如是工夫是謂真志真功非有二如是願欲復有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願欲是謂真性真欲非有二所以某嘗謂明明德於天下乃自性之欲格通人我乃自

性格通自性之欲則非強立大願自性格通則非作意用力復性之功即是率性誠之者之人道即是誠者之天道豈非對針直縫凡聖同條天人共貫之學脈與又謂立志之始須刻刻自提或於空間無記之際默默自提曰我何以無志或於倥偬恍惚之際默默自提或於因循舊習之際默默自提久久則志漸切漸堅而立矣然提志與提心不同提心者認靈明知覺爲心欲常在於腔子常患此心之走失或至作意而動火提志者不然不過自責志之不立而已陽明先生立志說云一毫私欲之萌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

學案小識

卷末

九

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教心生責此志即不教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慢心生責此志即不慢忍心生責此志即不忍畏難之心生責此志即不畏難怨尤之心生責此志即不怨尤自小自棄之心生責此志即不自小自棄求人非人之心生責此志即不求人非人無一事而非責志無一時而非責志無一地而非責志無一不責志則志立矣學者知所以責志自不至錯於提心而因藥發病之患其庶幾乎又謂真志既立則一日十二時打成一片

志既打成一片則事事盡分皆真志所率由豈見有工夫工夫二字起於後世佛老之徒蓋自倫常日用之外另有一事故說是工夫若主敬之學先立體以為致用之本窮理之學先推極知識以為遇事之用亦是另有一事可說是工夫嗚呼為主敬窮理之學者豈知是特地工夫耶亦曰為盡倫常用故不可不主敬窮理也然則非學養子而後嫁者耶嗚呼為學本無工夫力行而已矣不篤志必不能力行與學者言但言篤志而已矣立志果足立志果盡立志之外果無容更有言說又謂工夫不是做的是自然的志不是要立的是自然的

學案小識

卷末

十

只起初思量乃是勉強勉強提起之久至於思路漸熟不俟起念時時見前無間閒忙無間蚤暮不由汝思量不由汝比勘自不覺知恥發憤精神煥發而志立矣又謂晦庵不信大學而信伊川之改大學不格物而補格物之傳以至象山陽明不信曾思孟而謂顏子及而聖學亡今敢於悖先聖而不敢以悖後世諸賢明道伊川改大學則信為實然象山陽明謂顏子及而聖學亡則尊為確論若指程朱與象山陽明之學未契於孔孟則必目為狂妄反疑其非正學矣總因學者讀註聽講先入於宋賢之說或又入於陽明龍谿之說而未嘗讀孔

門經書故意見偏陂窠臼難拔某之所以說不得看注不得看諸賢語錄蓋嘗深中其病確知其害故不惜痛切言之又謂吾儒之道至孟子而絕二千年來我幸窺見一班憂歎徬徨惟恐不得其人共明之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二三子有時肫篤我以為喜有時懈緩我以為憂警勵鞭策似乎趕緊不能不如此二三子若有一日自得孔孟之學始不孤我之責任始輕我之望二三子如舉子之望捷貧子之望金此種苦懷惟我自知二三子所不能喻我之望二三子甚切二三子自待甚緩我之悲歎不能不愈深夫深造自得二

學案小識

卷末

十一

三子見為甚難我見為甚易夫子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實是如此二三子信不及夫子豈誰語欺人我豈援聖言以欺二三子蓋先生欲超出程朱之塗轍並亦諱言陽明以便直接孟子而觀毛氏文強稱先生竭力參求慚痛交迫者四十日如一日而親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亦與陽明龍場之悟無異故一守陽明之致良知與責志之說而特以格通身家國天下釋格物以示不入陽明窠臼然而或言真心或言真性心性並未分明又每以不忍蘄蘄乍見惻隱孟子之隨時指點者即

據爲渾然之一體卽認爲豁然之一貫視擴充爲直達  
流行無工夫之可驗其言集義亦以格通家國天下當  
之嗚呼豈不誣乎夫孟子之博學反約知言養氣皆格  
致誠正窮理居敬之事也所以擴充者在此所以集義  
者亦在此豈實願實證真心真性當下直捷之謂乎先  
生誣孟子矣而欲直接孟子之傳因狂而妄明季之言  
心宗者其流弊大抵如此奚足怪哉

密縣山先生

先生諱御衆字寬夫號曉堂又號惕翁其學以事心爲  
主蓋明末心學之餘緒也凡言心學者動曰當前曰究  
竟曰了當曰自然曰不掛絲毫曰只此一事曰本無一  
事曰討消息曰到圓滿處曰睜眼看見開口說著且或  
引經傳及先儒語以己意湊泊之非所引本義而若矜  
爲微妙又或直用二氏而以聖經強合之本屬妄誕而  
敢自以爲傳所不傳如先生者可卽困亨錄觀之曰人  
之事心如事天但敬吾心使之潔淨光明遇事卽此應  
之一切順逆成敗惟天所命我不敢參以畔援希冀之

意故曰天下本無事曰今日所謂只此一事者看來還  
是未能灼然確然爲不移主宰若一旦有所侵奪恐所  
謂一事者茫無得力處也從古聖賢念茲在茲舉聚散  
得失付之流雲我此一事並無增減此之謂止此一事  
曰學者莫求解聖賢語要認自己心明白自己事依文  
能解遇事茫然總是不親切自誑誑人曰千難萬難只  
是打疊此心若心地潔淨不但發憤植立所謂道理平  
鋪著足便四通八達曰慎獨不是把捉但認得獨時自  
然知慎曰凡人只要辦箇必爲聖人之志自能博學自  
能審問自能慎思明辨而篤行之進是自己進退是自

已退他人預力不得所貴乎得良友者資指迷之益耳  
曰種種嗜好都教刊落淨盡無巨細不掛絲毫方可進  
道少有沾帶終是凡軀非由己工夫曰心本無物無物  
則虛虛則公公則無所偏私任天下紛紜雜蹟遺大投  
艱不過如其理分物數應之更有何事而第一在識本  
心存養得精神強固後睜眼便看見開口便說著也雷  
霆風雨天體凝然若多一念則私吝生廢其天職矣曰  
在此時作此事一點真心對天下萬世精義入神是真  
到圓滿處曰高景逸先生過汀州坐小樓上讀程子書  
至金革百萬曲肱疏水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

學案小識

卷末

十四

一事處豁然頓悟覺得此心與大化無間曰饑食渴飲  
夏葛冬裘看出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來則周子無欲  
故靜之言真是了當更有何說曰聖人洗心退藏於密  
是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曰上帝臨汝  
無貳爾心是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學問工夫是疏源達  
流不使壅塞之意曰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著脚曰夫  
焉有所倚曰二氏有之向上一機千聖不傳此語亦未  
爲非但立言大簸弄耳真學者自然見之不然何以欲  
罷不能曰俞淨意公傳中有云信根原自不深恒性是  
以不固學者不可不咀嚼此二語合觀困亨錄多是拈

出指點語雖偶亦鞭辟近裏而究不知一點心爲何心  
此一事爲何事如何圓滿如何又不掛一絲如何潔淨  
如何又四通八達本體既非工夫全無著落其何以爲  
學者訓乎夫聖賢之學不外居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  
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而已而曾不一及凌高駕空謂向  
天機上討消息謂一寸靈明通天一片幻境視禪和又  
何異哉是安得不辨

學案小識

卷末

十五

待訪錄 心宗

餘姚邵先生

先生諱廷采字念魯諸生與徐景范受業於韓先生孔  
富講致良知之學著有思復堂集其學校論二篇竟敢  
謂人心之偽伏於孔孟程朱之中是孔孟程朱之言皆  
足以害於人心狂悖亦至此乎後又謂宋以後書一切  
束且勿觀從事於孔顏曾孟之教蓋欲廢孔孟心有難  
安姑且廢程朱乎其肆無忌憚若此我

朝崇尚正學朱子升堂豈容有此橫議之妄人可知致  
良知之流禍不至於李卓吾不止豈不大可懼哉竊考

學案小識

卷末

廿六

餘姚支派由錢德洪傳沈國模會宗聖史孝成再傳為  
韓孔當邵曾可勞麟書念魯傳其家學其後莫可考焉

新安魏先生

先生諱一鰲字蓮陸與清苑高鑄范陽耿極從徵君孫  
先生游最久先生搆雪亭於夏峰白雪盈山孤燈午夜  
及門問答先生為多而上下古今視千秋如一旦高曠  
之病所不免矣所著有四書偶錄詩經偶錄雪亭夢語  
雪亭詩草

學案小識

卷末

廿七

江都張先生

先生諱問達字天民生平墨守陽明良知之學所著易經辨疑七卷黜數崇理而談理一歸之於心其自序首推王弼又引陽明箇箇人心有仲尼及求諸我心之是諸語是即象山六經注我之說也其取於輔嗣之虛無宜矣

學案小識

卷六

六

江甯張先生

先生諱怡號瑤星其父可大為登萊總兵死毛文龍之變先生蔭錦衣衛千戶李闖逼降不從遁於深山終身不出著有三禮合纂二十八卷其通禮以大學為首從陽明所解古本不用朱子經傳次序且以周禮為有政無教儀禮為儀繁義疎不知先王因事寓訓之旨其見解大抵出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學者也

學案小識

卷末

九

武功康先生

先生諱呂賜字復齋號一峰著有讀大學中庸日錄二卷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此功夫知行兼到自是切實精詳又云中庸揭出慎獨即孔子修己以敬血脈王文成更提撥明快二錄大旨已盡於此書首載自作墓誌一篇述其講學宗旨最詳亦自稱為姚江之支派云

學案小識

卷末

三

長洲彭先生

先生諱紹升字允初號尺木其祖南昫先生嘗與林雲翥云朱子之會鵝湖也傾倒於陸子義利之說此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指一脈相承僕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此書遂傳為家學允初與同縣潘恬如吳縣汪縉講學者有二林居集縉字大紳著有二錄三錄尊孔子而參乎二氏

學案小識

卷末

三





學案後序

道不變而學未嘗不變也學未嘗不變而道終未嘗變也千古一孔子而已矣千古一顏子曾子而已矣千古一子思子孟子而已矣千古一程子朱子而已矣此數聖人數賢人者天以之成其天地以之成其地人以之成其人天地不變此數聖人數賢人不變也數聖人數賢人不變天地終古不變也道不變也其間學之變者有矣所聞異詞所見異詞所授異詞所師承異詞典章制度各有所據名物象數各有所宗自秦至漢至魏晉至唐以至於今變者數矣變之數而屢變不一變矣然

學案小識

後序

乃道之外跡也道之末節也譬之天雲霧過而日月之明星辰之燦自在也譬之地城郭移而山川之淑物產之精自在也非道之真非道之本也彼之所謂學也非道學也其關於道之本道之真者則不可以變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程子之於釋老朱子之於橫浦象山何如其嚴也蓋恐其變而道乃終不至於變也然而天之生民也一治一亂大抵閱數百年而變一見明之有陽明橫浦象山之流也而其焰熾於橫浦象山以朱子為洪水猛獸以孔子為九千鎰是竟欲變朱子之道而上及於孔子者也而其後也龍溪泰州山農海

南諸人尊師說而益肆無所忌憚數十年間若慎若醉不知何者為洛閩並不知何者為洙泗倘恍迷離任其心之所至而已而甚者遂至於犯法亂紀而不之顧入國朝其流波餘燼尙未息也平湖陸子起而闢之而桐鄉太倉儀封三先生先後其間與陸子同夫而後天下之學者上之則相與為輔翼次之亦不失所持循卽一名一物之長一字一句之是或以明故訓或以徵博聞消其意見去乃詆訾亦何不可進於道哉而且正學曰昌狂瀾自倒間有三三言新建者知之未真奉之亦苟隨聲附和如蚓吹蟬吟既無所宗主亦復何所提唱而

學案小識

後序

後知平湖諸先生闢之之功歷百數十年而更著也道之不變夫復何疑雖然孔子遠矣顏子曾子遠矣子思子孟子遠矣程子朱子亦遠矣卽陸子亦不可復見矣學者回思故明正嘉而後學術大乖人心胥溺至有痛定思痛者則余輯是編而以心學附其後雖不免過慮之謂而亦無非仰承吾平湖陸子之遺意也夫道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人之所以生也非道則氣而已矣則質而已矣氣與質萬物共之者也人而可以物乎故非道不可以為人知其不可為人而學可得矣學以完其為人亦完其道而已學以完其道亦完其所以為

人者於天地而已一有不可以對夫天地者則道自我變矣安得謂道必不變哉顧變者在人而必不變者亦在人也人能持此道於必不變則可與天地立矣然而自孔子以後又有幾人哉余因平湖諸先生而重念之未嘗不有望於天下之學者也此是編之所由作也

學案小識

後序

學案小識 後序 跋

敬楷先生學案既成或有求讀之者曰請問其目坊爲述焉或曰若是其門戶乎是書之旨吾不及知以其目言之則吾惑滋甚新學無論矣夫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非傳道乎得不傳之學於六經非經學乎坊應之曰以若所言是顏閔必無文學而游夏不足與言德行也就陳蔡諸賢而分爲四科就

國朝諸先生而分爲四門耳或曰然則翼道以下之皆所以傳道耶坊曰是固然而未盡然也游夏之德行何敢擬於顏閔顏閔之文學其必不同於游夏也或乃爽然失憬然悟坊因以質之先生先生曰子既有所見曷書於冊以詔後人於是乎書若夫是書之旨則先生各序言之矣坊又何能窺其萬一實坊謹識

學案小識

跋

六八七

跋

古無不躬行之學也自道不明而行者鮮故夫子以學之不講為已憂要其旨則在修德徒義改不善而已俗儒以章句訓詁為學遂置身心於不事而賢智之過又或極意求深墮於空寂蓋道之不行久矣宋興濂洛關閩五子者出即經以見道即身心以驗道所講在此所行即在此此學之正也傳至有明遵行勿替故其初統紀一而法度明及姚江出而道乃大亂學者喜其徑之捷可以自便其私也則羣焉趨之要其所以託於道者則曰文章也氣節也功名也夫三者謂非道之所見不

學案小識

跋

可也然無擇善固執之功而任心自用將文章失之誣氣節失之驕功名失之譎且有背道而馳者極之談元說妙飾智驚愚而身心之汙垢不可窮詰名教之場竟成市利其害豈淺鮮哉論者謂明亡於講學非講學之過所學不正之過也我

朝鼎新尊崇正學於是純儒出而力挽狂瀾平湖陸子之言曰今之為世道計者必自蓋乞墦賤壟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特於松陽講義三致意焉桂少趨庭嘗受是書及游鏡海先生之門朝夕講求益信陸子之為當代正學也先生以素所心得者提撕後進兢兢

於義利儒釋之辨且復博覽羣言輯為學案自陸子以次標其正宗衍其支派判其歧途嚴而不苛簡而能盡蓋其所詣者實故斷之也當其所憂者深故言之也切學者觀此則知即講即行而訓詁不足以盡之空寂不足以得之文章氣節功名不足以託之精研乎性情心術之微而事即在於日用飲食充極乎天地民物之大而職不越夫子臣弟友由格致而誠正而修齊治平孰有外於是哉先生幼學壯行未耄而作遂初之計復以柘城寶先生理學正宗屬桂續輯倘及就正而成之則宋元明以來正傳具在可與是書相翼而行先生行道

學案小識

跋

之功正未有艾也桂顧何人而敢妄語於斯耶校刻甫竣奉先生命謹跋於後並以誌愧云時道光二十五年歲在乙巳孟冬月館後學何桂珍謹識

跋

舅父學案小識既成付之剞劂命兆麟借弟校字受讀再四而不禁慨然有言也夫天下有性學而後有綱常有綱常而後人道不至於漸滅自性學之不明於天下也於是曠達之流以名教為虛設以性命為空談以蕩檢踰閑為豁達以秉禮守義為拘牽遇有一二尊崇正道講求性理者輒非之笑之且大肆狂言以譏之不斥為怪即訾為迂不鄙為愚即目為矯今夫聖賢之道即人人當盡之道亦即人人同具之道也其理如日月星辰之麗天千秋不墜其脈如江淮河漢之行地萬古不

學案小識

跋

遷其用如布帛菽粟之資於人須臾不可離守此者全其為人外此者失其為人孔曾思孟所以懃懃懇懇垂統緒以示來茲者非欲特立獨行以表異於天下萬世也亦盡乎人道之當然而已矣周程張朱所以紹述前言表明大義者亦非欲高自位置以待後人之尊崇也述聖學以維持萬世之人心而已矣然而道之繫於人也雖深切著明而可守人之求乎道也恒支離惝恍而無憑南轅適越北轅適燕人人所知而燕趙之界限茫乎未得於是如盲人之撻埴索塗而歧趨出矣同一言格致也或以嗜奇愛博為淵雅或以物來坐照為心得

同一言誠正也或空寂而忘戒懼之功或強制而遺涵

養之學微言絕異說橫宗旨淆正道晦非舉先賢之矩矱以示之的標聖學之塗徑以導其趨不幾萬古如長夜耶 舅父本平生之得力訂正學以示後儒首之以傳道表聖道之統緒也次之以翼道重聖道之干城也又次之以守道嚴聖道之防閑也又別出之以經學明學未嘗不由於經而經不徒在口耳也卷末附心宗則言其非學而足以亂學也夫宋元儒學案明儒學案流傳於世久矣然皆純駁混淆是非紛亂渾丹青黑白為一色總離合異同為一源學者多取其簡便直捷者從

學案小識

跋

而蹈之而孔孟之統紀以失朱程之矩範不可復存矣夫聖賢之道實理也聖賢之學實功也舍踐履而言良知舍積累而言頓悟遊其心於寂靜墮其理於虛無是直以性道為鏡花水月毫無把握也而聖賢之學幾為天下裂是編標道統之所歸明範圍之所在既不得以獵取名物而棄身心更不得以蹈襲禪機而忘懿德挽狂瀾於既倒引一髮於千鈞此則吾 舅父扶持正學之苦心也夫外甥黃兆麟謹跋

跋

舅父是書之作也先以其序命俾兄弟錄之俾且錄且喜幸千古之正學不至晦於今日也幸今日之學者得有所指歸不至惑於歧途也幸俾之蒙昧無知得是書之成不至失所尊行也今夫孔孟程朱之道無日不在天下天下之人亦無一不在孔孟程朱之道之中而何以有是有非有同有異有純有駁有正有偏若是其不齊也不亦大可慨乎夫考核之詳非不是也而斤斤焉以富爲量以多爲能獵其枝而遺其本疏其流而棄其源其失也外其得也未至若混一三教動稱二聖指魔

學案小識

跋

爲道認心爲性不可空而空之不可把捉而把捉之斯之謂改換頭面斯之謂簸弄神識其更有輕詆程朱薄視義理句讀初明而已橫生意見魚豕粗釋而已大肆狂譏藉一言半語以逞其辨爭假末節細事以誇其慧巧助浮薄而益之瀾率巖陵而揚之焰此學者之深憂人心之大害也吾 舅之爲是書也以一生之真積傾方寸之赤誠爲斯世埽榛莽爲後學正趨向爲希賢作聖者立一必可至之正鵠其傳道四人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而言與行卓然表見於天下上可以此追宗乎孔曾思孟下可以此近接乎許薛胡羅蓋廣大精微

傳古聖賢之遺緒於不墜者此其選也其翼道十九人

言足以匡迪羣流行足以羽儀四海舉偏頗而扶之以中正祛迷罔而牖之以誠明蓋其所植者深而其所以干城斯道者至有賴也其守道四十四人堅定以立其志嚴肅以持其身爾室屋漏俯仰於無所愧萬馬千軍撼動而莫可搖蓋有定識定力獨立不懼者矣夫學未有不由於經者也由窮理而得聖人之旨則即經即道道不離乎經經亦不離乎道矣若但訓詁其文字考索其典章重名物不重心身知獵取不知格致此字裏行間之經非道德性命之經也夫是以別出爲經學之案

學案小識

跋

也而每於其害道者一一辨之夫辨豈得已哉如今日之言王學者大抵無師承無提唱原不似末明之若狂若醉橫行無忌而曠達之流往往假此以爲託身之地非特貪其簡便亦且恃爲尊崇而脫離程朱矩範踰閑蕩檢無不可以自由是不損心宗何以正洙泗之壇坫嚴洛閩之藩籬乎此吾 舅之苦心我輩向學者之所深幸也是書創始於癸卯之嘉平月成於乙巳之初夏同志諸先生見而悅之相謂曰扶持正教啓迪後學是不可不公諸當世爰共商而付之剞劂 俾竊與校讐敬述小語以志步趨之所向云外甥黃倬謹跋

書學案小識後

唐先生撰輯

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既畢役乃謹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縫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二儀之莫日月星辰之紀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咸若洒埽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成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

學案小識

後跋

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卽物而窮理卽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也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為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繼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

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

間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顧涇陽氏之學以靜坐為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為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鈎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為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卽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迹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為無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

學案小識

後跋

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我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說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鉅公碩學頌頌相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唐先生於是輯為此編大率居敬而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修采擇名言畧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蔽則皆釐而剔之豈好辯哉去古日遠百家各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廢人人之心而無異辭道不同不相為謀則亦已

2120121

8  
Z121-5  
158



ZW 21181888687288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矣若其有嗜於此而取途焉則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  
聞道自標無以方隅自囿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  
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與人為善之志也道光二十  
五年十二月館後學會國藩謹識

學案小識

後跋

三